

道光云南志钞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文献研究所

[清] 王 崧 著

[清] 杜允中 注

道光云南志钞



刘景毛 点校

李春龙 审定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文献研究所

V297.4
22

道光云南志钞

云南文献 1995 年第二期

主办：云南省社会科学院 文献研究所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15 4/16

字数 338,000

印数 500 册

云南省新闻出版局准许印制资料准印证

成本费 12 元

点校前言

道光《云南志钞》八卷，王崧著，杜允中注。王崧（1725—1838），原名藩，字伯高，一字乐山，号酉山，浪穹（今洱源）人。家世袭浪穹土典史。嘉庆己未（1799）进士，官山西武乡知县，嘉庆丙子（1816）主讲山西晋阳书院，四年后谢病归乡里。王崧一生著述较丰，编有《云南各征志》，著有《说纬》（收入《皇清经解》）、《乐山制艺》、《乐山诗集》、《乐山集》等。精于考据之学，袁嘉谷《说纬·跋》云：“吾省考订之学，首乐山先生。”

道光六年（1826），开馆纂修《云南通志》，云贵总督阮元聘王崧总其成。后阮元入京述职，崧与继任者意见不协，“托嫁女辞归”。（赵藩《续云南各征志序》）崧已成之稿，经过遴选，由其学生杜允中注释后刊刻入丛书《乐山集》，封面刻有“道光九年吉佑堂藏版”字样，名曰《云南志钞》，卷首目录载为八卷。卷一：《地理志》；卷二：《建置志》、《盐法志》、《矿厂志》；卷三、卷四：《封建志》上、下；卷五、卷六：《边裔志》上、下；卷七、卷八：《土司志》上、下。然书口及每卷首“卷”字下毕未刻卷数。殆甫刻而未通行，故传本绝少。《云南志钞》完稿者也不仅只上列八卷。如卷八《土司志·下》临安府蒙自县县丞条载：“日森妻割发换肉啖夫，不受辱死。语在《烈女志》。”同卷武定直隶州武定军民府知府条云：“光洵字信卿，仕履详《秩官志》。”又、同卷《土司志·废官序》云：“倪蜕《土官说》、刘彬《永昌土司

论》采入《杂著》，兹不录。”可知尚有《烈女》、《秩官》、《杂著》三志。

《云南志钞》，何以言“钞”？高似孙《史略·史钞》云：“凡言‘钞’者，皆撮其英猎其奇也，可为观书之法。”由于是私刻之书，大约是限于经济能力，王崧不能将其成稿全部刊刻，故含咀英华，删除冗赘，以八卷七志近三十万字的篇幅，基本概述了云南的地理概貌、政区沿革及历史发展。文字十分精炼。如《封建志》以人物及家族系事，记载了庄跻开滇至明末的重大事件，可视为一部云南历史简编。民国初年，秦光玉编《续云南各征志》，就选入了此志，可见欲迅捷了解云南古代史，此志不失为首先嘉本。本《钞》体例谨严，阮元《说纬·序》云：王崧“所著《地理》、《封建》、《边裔》诸篇，能得魏收、杜佑之遗法，洵为名笔。”民国间所修的《新纂云南通志》就承袭了本《钞》《封建志》所创立的《滇世家》、《枸町世家》等篇目，阮元之说，盖非溢美之词。另外，本《钞》也保存了许多原始性较高的史料。如《土司志》系统记载了元、明至清中叶云南土司的置废、世系等情况，特别是明末至清中叶的记载尤为详细，为研究云南民族史、地方史的重要原始资料。《新纂云南通志·土司考》的清代部分，多是未加考订地钞录本志。

由于本《钞》是融贯众书而成，故引书多未注出处。王崧总理通省志局时，搜集前人纪载滇事之书共五十余种，汇编为《云南各征志》二十一卷，作为修志的基本资料之一。《志钞》多处自注云：“事具《各征志》”，（如卷七《土司志·上》大理府序）又多处自注引府、州、厅、县志，可见其书“亦有所本”，“非一般任意立说者可比”。（徐文德《云南志钞·后记》，载云南大学历史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四十

辑)。

《云南志钞》文字精炼，又间或有语焉不详者，故杜允中为之作注。杜允中亦浪穹人，王崧的学生，道光时修《云南通志》，曾以浪穹生员任分纂，杜注本《钞》乃为之考稽出处，详明缺略，替本《钞》增色不少。

由于历史的局限，本《钞》在若干问题的提法上亦有偏颇。例如，《土司志》记载一些部族酋长的分裂叛乱与少数民族的反抗斗争皆称“乱”或“贼”等等。相信读者在汲取精华时自会加以甄别。

这次整理点校道光《云南志钞》，以道光九年吉佑堂刊本为底本，某些篇目参校了《云南史料丛刊》徐文锦标点本，凡引证徐本处，皆在校勘记中注明。为便于查阅翻检，参照正文，重新拟定了目录。原刻本每卷首均有“浪穹王崧伯高旧名藩著、门下后学同里杜允中注”字样，校点本一律删除。校勘记置于每志末尾。标点、分段参照中华书局本二十四史之先例。杜注原为双行小字，今以括号“()”区别之；注文若在句末，一律置于正文的标点符号之后。

本书卷一、五、六、七、八为林永生抄录，卷二、三、四由刘景毛抄录。全书由刘景毛标点、分段、校勘，李奎龙修改定稿。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文献所

一九九五年五月

目 录

点校前言..... (1)

道光云南志钞

卷一 地理志

序..... (1)

图说..... (1)

云南省..... (2)

云南府..... (6)

附郭昆明县(7)、富民县(7)、宜良县(8)、罗次县
(8)、晋宁州(8)、呈贡县(9)、安宁州(9)、禄丰
县(9)、昆阳州(10)、易门县(10)、嵩明州(11)

武定直隶州..... (11)

元谋县(12)、禄劝县(13)

大理府..... (14)

附郭太和县(15)、赵州(15)、云南县(16)、邓川州
(16)、浪穹县(17)、宾川州(17)、云龙州(18)、十二
长官司(18)

丽江府..... (19)

附郭丽江县(20)、中甸厅(21)、维西厅(21)、鹤庆州
(22)、剑川州(22)

楚雄府..... (23)

附郭楚雄县(24)、定远县(24)、广通县(25)、镇南州

- (25)、南安州(26)、姚州(26)、大姚县(27)
- 永昌府 (28)
- 附郭保山县(29)、龙陵厅(29)、腾越厅(30)、永平县(31)、府属各土府(32)、土州(32)、宣抚司(32)、安抚司(32)、长官司(33)
- 顺宁府 (33)
- 附郭顺宁县(34)、猛缅厅(34)、云州(34)
- 蒙化厅 (35)
- 旧定边县(36)
- 永北厅 (36)
- 永宁土府(37)、土顺州(37)、蒗蕨废州(38)
- 景东厅 (38)
- 普洱府 (39)
- 附郭宁洱县(40)、思茅厅(40)、威远厅(41)、他郎厅(41)
- 临安府 (42)
- 附郭建水县(43)、石屏州(43)、阿迷州(44)、宁州(44)、通海县(45)、河西县(45)、峨峨县(46)、蒙自县(46)、纳楼茶甸长官司(47)、亏容甸长官司(47)、左能寨长官司(47)、思陀甸长官司(47)、落恐甸长官司(47)
- 元江直隶州 (48)
- 新平县(49)
- 镇沅直隶州 (50)
- 恩乐县(51)
- 曲靖府 (51)
- 附郭南宁县(52)、沾益州(52)、陆良州(53)、马龙州

- (53)、罗平州(54)、寻甸州(54)、平彝县(55)、宣威州(55)
- 澄江府 (56)
附郭河阳县(57)、江川县(57)、新兴州(58)、路南州(58)
- 广南府 (59)
附郭宝宁县(60)、土富州(60)
- 开化府 (60)
文山县(61)
- 东川府 (61)
会泽县(62)、巧家厅(62)
- 昭通府 (62)
附郭恩安县(63)、大关厅(63)、鲁甸厅(64)、镇雄州(64)、永善县(64)
- 广西直隶州 (65)
师宗县(66)、丘北县(66)、弥勒县(67)
- 黑盐井直隶提举司 (68)
- 琅盐井直隶提举司 (68)
- 白盐井直隶提举司 (69)
- 边徼十八土司 (69)
车里军民宣慰使司(69)、缅甸军民宣慰使司(70)、木邦军民宣慰使司(70)、八百大甸军民宣慰使司(71)、孟养军民宣慰使司(71)、老挝军民宣慰使司(71)、南甸宣抚司(72)、干崖宣抚司(72)、陇川宣抚司(73)、猛密宣抚司(73)、蛮莫安抚司(74)、直隶耿马宣抚司(74)、孟定土府(74)、孟艮土府(74)、湾甸土州(75)、镇康土州(75)、芒市安抚司(75)、孟琚长官司(75)、

卷二 建置志

沿革 (91)

盐法志

序 (111)

井灶 (112)

官司 (112)

章程 (113)

课款 (116)

贩恤 (116)

矿产志

序 (118)

采炼 (119)

钱法 (123)

卷三 封建志 上

序 (127)

滇世家 (133)

响町世家 (136)

邛谷(137)

夜郎世家 (137)

白蛮世家 (141)

白狼王唐菽(143)、白狼楼薄蛮夷王唐缙(143)、奉通

邑君令田(143)

九隆世家 (144)

破虏傍邑侯凶承(147)

爨氏世家	(148)
群蛮世家	(150)

卷四 封建志 下

南绍世家	(156)
高溪郡王仇宽(166)	
大理世家	(180)
元宗室诸王世家	(189)
明黔宁世家	(191)
岷王棣(191)、汝南王梗(191)	

卷五 边裔志 上

序	(199)
缅甸载记	(199)
暹罗载记	(230)
南掌载记	(236)

卷六 边裔志 下

越南载记	(244)
西藏载记	(269)

卷七 土司志 上

序	(297)
---------	-------

世 官

序	(299)
云南府	(301)
罗次县炼象关从九品(302)、禄丰县南平关从九品(302)	

大理府 (303)

赵州定西岭巡检(303)、云南县县丞(303)、云南县主簿(304)、邓川州青索鼻从九品(304)、浪穹县典史(304)、浪穹县蒲陀崆巡检(305)、浪穹县凤羽乡巡检(306)、浪穹县上江嘴巡检(306)、浪穹县下江嘴巡检(307)、云龙州箭杆场巡检(307)、十二关长官司副长官(308)、云龙州归化里老窝千总(308)、云龙州六库千总(308)、云龙州漕洞把总(309)

临安府 (309)

纳楼茶甸长官司副长官(310)、亏容甸长官司副长官(311)、思陀乡土舍(312)、溪处乡土舍(312)、瓦渣甸土舍(313)、左能乡土舍(313)、落恐乡土舍(314)、阿邦乡土舍(314)、纳更山巡检(314)、慢车乡土舍(315)、稿吾卡土把总(315)、十五猛寨长(315): 猛喇寨长(316)、猛丁寨长(316)、猛梭寨长(316)、猛赖寨长(316)、猛蚌寨长(316)、茨桶坝寨长(316)、五亩寨长(316)、五邦寨长(317)、者米寨长(317)、猛弄寨长(317)、马龙寨长(317)、宗哈瓦遮寨长(317)、斗岩寨长(317)、阿土寨长(317)、水塘寨长(318)

楚雄府 (318)

楚雄县正八品(318)、定远县正九品(319)、姚州从六品(319)、镇南州州同(319)、镇南州州判(319)、镇南州阿雄关从九品(320)、镇南州镇南关从九品(320)、广通县回蹬关从九品(320)、广通县沙矣旧从九品(320)

澄江府 (321)

新兴州州判(321)

- 景东直隶厅 (321)
 景东府知府 (322)、景东府知事 (323)、保甸巡检
 (324)、三岔河巡检(324)、板桥驿丞(325)
- 广南府 (325)
 广南府同知(325)、富州知州(326)
- 广西直隶州(无) (327)
- 顺宁府 (327)
 猛猛巡检(327)、云州大猛麻巡检(328)、耿马直隶宣
 抚(328)、孟琚宣抚(328)
- 曲靖府 (329)
 平彝县丞(329)
- 武定直隶州 (330)
 勒品甸巡捕(331)、环州甸土舍(331)
- 丽江府 (332)
 丽江府正六品通判(332)、兰州土舍(334)、鹤庆州正
 六品通判(334)、鹤庆州观音山从九品巡检(334)、鹤
 庆州在城驿未入流(334)、鹤庆州观音山驿丞(335)
- 元江直隶州 (335)
 永丰里把总 (335)、茄革里把总 (336)、儒林等里把
 总(336)、在城千总(336)、新平县县丞(336)、新平
 县斗门磨沙千总(337)、新平县喇砖把总(337)、新平
 县他旦把总(337)、新平县老是达把总 (337)、新平
 县岩旺把总(337)
- 普洱府 (337)
 车里宣慰司(338)、宁洱县普藤千总(340)、宁洱县猛
 旺把总 (340)、宁洱县整董把总(341)、宁洱县猛乌
 把总(341)、宁洱县乌得把总(341)、他郎厅儒林等里

- 土把总(341)、佗郎厅定南等里土把总(341)、威远厅猛夏千总(341)、威远厅猛夏把总(341)、威远厅猛班把总(342)、思茅厅倚邦把总(342)、思茅厅猛遮千总(342)、思茅厅易武把总(342)、思茅厅猛腊把总(342)、思茅厅六困把总(342)、思茅厅猛阿把总(343)、思茅厅猛笪把总(343)、思茅厅橄榄坝把总(343)、思茅厅攸乐土目(344)、思茅厅仆蛮寨土目(344)
- 蒙化直隶厅 (344)
 蒙化府知府(344)、南涧县丞(344)
- 永昌府 (345)
 孟定知府(345)、湾甸州知州(346)、镇康州知州(347)、龙陵厅遮放宣抚副使(348)、龙陵厅潞江安抚(348)、龙陵厅芒市安抚(349)、保山县鲁长千总(350)、登埂千总(350)、卯照土目(350)、腾越厅南甸宣抚(351)、陇川宣抚(353)、干崖宣抚(355)、盖达副宣抚(358)、猛卯安抚(358)、户撒长官司(360)、腊撒长官司(361)、大塘隘把总(362)、茨竹寨把总(362)、古勇隘把总(362)、明光隘把总(362)、滇滩隘土目(362)
- 永北直隶厅 (363)
 永宁府知府(363)、北胜州知州(364)、北胜州州同(365)、顺州州同(366)、蒗蕨州土舍(367)
- 开化府 (368)
 正八品(368)
- 东川府 (369)
 会泽县木期古寨土千总(369)
- 镇沅直隶州(无) (369)

- 昭通府 (370)
 永善县检溪阿兴千户(370)
 琅盐井提举司 (370)
 巡捕(370)

卷八 土司志 下 废 官

- 序 (377)
 云南府 (378)
 昆明县赤水鵬巡检(378)、昆明县清水江巡检(378)、
 罗次县知县(378)、安宁州知州(378)、宜良县汤池巡
 检(379)
 大理府 (380)
 邓川州知州(380)、云龙州知州(380)
 临安府 (382)
 石屏州土舍(382)、阿迷州东山巡检(383)、阿迷州土
 目(385)、宁州知州(385)、宁州州判(386)、嶧峨县
 知县(386)、主簿(386)、蒙自县知县(386)、蒙自县
 县丞(387)
 楚雄府 (387)
 镇南州英武关巡检(387)、沙桥驿驿丞(387)、广通县
 主簿(387)、黑盐井巡检二(387)
 澄江府 (387)
 河阳县驻防(387)、江川县关索岭巡检(388)、新兴州
 铁炉关巡检(388)、路南州知州(388)
 景东直隶厅〔无〕 (389)
 广南府〔无〕 (389)

- 广西直隶州 (389)
 广西府照磨(389)、师宗州知州(389)、弥勒州知州
 (389)、旧维摩州知州(389)
- 顺宁府 (390)
 顺宁知府(390)、云州知州(391)、猛緬长官司(391)、
 猛猛巡检(392)、猛撒巡检(392)、阿林寨巡检(392)、
 莽水寨巡检(392)、右甸千户二(392)
- 曲靖府 (392)
 曲靖府知事(392)、南宁县白水关巡检(392)、沾益州
 知州(392)、沾益州松韶关巡检(394)、沾益州安置陇
 川宣抚(394)、陆良州同知(394)、马龙州知州(394)、
 罗平州知州(395)、寻甸军民府知府(397)、易隆驿
 驿丞(397)、平彝县县丞(397)
- 武定直隶州 (398)
 武定军民府知府(398)、和曲州金沙江巡检(413)、和
 曲州摩耳山巡检(413)、元谋县知县(413)
- 丽江府 (416)
 丽江府照磨(416)、通安州州同(416)、鹤庆府知府
 (416)、鹤庆府知事(417)、剑川州千户(417)
- 元江直隶州 (417)
 元江知府(417)、马龙他郎甸长官(419)、新化州摩沙
 勒巡检(419)、新平县南坝巡检(420)、新平县结白巡
 检(420)、新平县场武坝巡检(420)、新平县了味巡检
 (420)
- 普洱府 (420)
 威远州知州(420)
- 蒙化直隶厅 (421)

漾备驿驿丞(421)

永昌府 (421)

保山县十五喧二十八寨(421)、永平县丞(422)、施甸长官(422)、凤溪长官(422)、甸头巡检(422)、水眼巡检(422)、打牛坪驿丞(422)、腾越州龙川江驿丞(422)、永平驿丞(422)、打牛坪巡检(422)、右甸正千户(422)、副千户(422)、孟良知府(423)、老挝军民宣慰(423)、木邦军民宣慰(423)、孟密宣抚(426)、緬甸宣慰(428)、麓川平緬宣慰(428)、孟养军民宣慰(432)、蛮莫安抚(436)、八百大甸军民宣慰(438)、茶山长官(439)、里麻长官(439)、钮兀长官(440)、东倘长官(440)、瓦甸长官(440)、促瓦散金二长官(440)

永北直隶厅〔无〕 (441)

开化府 (441)

教化三部长官(441)、安南长官(443)、王弄长官(446)、维摩乡土舍(446)、牛羊寨土舍(447)、新现寨土目(447)、布旧土舍(447)、八寨土舍(447)

东川府 (448)

知府(448)

镇沅直隶州 (452)

知州(452)、者乐甸长官(453)

昭通府 (453)

乌撒知府(453)、乌蒙知府(454)、芒部知府(454)

道光 云南志钞一

地 理 志

班氏志《地理》，史家相沿为例，《续汉书》虽易名《郡国》，实亦地理也。常璩志《华阳国》，为州、郡志所祖，君臣士女行事皆备，不独方域、山川、风俗、物产而已。《尚书·禹贡》、《周礼·职方氏》即古之地理书，《山海经》、《水经注》踵之而作。《元和郡县志》旁涉古迹，《太平寰宇记》兼及艺文，不免于泛滥。今志虽分门隶事，而要以地理为主。地非图不著，图非说不明。分野、疆域、山川、气候、风俗、灾祥本于天，而效于地者，皆于地理门中志之。

图 说

地理之书，古谓之《图经》，《汉书·艺文志·形法家》，《山海经》十三篇以其有图，故在形法家，（古本十三篇，刘秀校进时又附五篇，为十八篇，说见《玉海·地理类》。《中兴书目》云：《山海经》图十卷，梁张僧繇画，舒雅见僧繇旧踪，重绘为十卷。）其书囊括海宇，云南之山川道理当在所志所图中。其图既亡，而《经》之所志，亦难以考据。隋唐史志著录之舆记、图经率皆散佚，其传于今而最古者唐李吉甫之《元和郡县图志》⁽¹⁾，图至宋已亡，遂独以志称。北宋以来，州郡始有志书。《云南通志》修于雍正年间者，因吴自肃旧志绘图列说，弁于部首。但乾隆以后，制

度颇有更改。我国家辨方经野，首重舆图。钦定《皇舆图志》、钦定《河源纪略》及《皇清职贡图》诸书，凡列戍开屯之域，献琛纳赋之区，莫不绘其形状，使数万里外之山川道里如在户庭，矧云南自世祖章皇帝平定后，即与畿辅各省同隶朕方统属，虽时析时并，疆索则愈恢愈广，图之而附以说，庶展卷了如指掌焉。

云南省 在海内西南隅，其地东至广西泗城府界七百五十里，西至神护关接野人界一千七百六十里，南至越南界七百五十里，北至四川会理州界四百里，东南至广西镇安府界一千一百四十里，西南至天马关接缅甸界二千三百一十里，东北至贵州普安厅界四百三十里，西北至土番界二千里，东西广二千五百一十里，南北袤一千一百五十里。

云南府为省会，东北至京师八千二百里。其地当唐虞为南交味谷之交，夏、商为梁州徼外，周合梁于雍，又为雍州边裔蛮夷所居，或曰即百濮之国也。战国时，楚庄所略地，西至滇池，归报道绝，自王其地，号滇国。秦时，始通道置吏，庄氏犹世王滇。汉初通西南夷，置犍为郡，元封间，以兵临滇，滇王降，以其国置益州郡。后汉增置永昌郡，亦属益州部。三国时，为蜀汉地，又分益州置交州。（后主建兴二年改为建宁，又增置兴古、云南二郡，以其去中国远，置庾隆都督于建宁都总之，遥领交州刺史。今曲靖府废味县是其治也。）晋泰始七年，分置宁州⁽²⁾，太康三年复省入益州，立南夷校尉以护之。太安二年⁽³⁾，复置宁州。（自是郡县增置益多。）咸康四年，分置安州。（《晋春秋》太宁以后，宁州没于李蜀。咸康四年，蜀李寿篡立，分牂牁⁽⁴⁾、夜郎、朱提、越巂置安州，既又分兴古、永昌、朱提、云南、

越嶲、河阳六郡置汉州。明年，宁州复为晋有。晋、宋《志》皆云：是年置安州，盖即李寿所置而晋因之，故云。）八年仍并入宁州。（晋《志》，是年以越嶲郡还⁽⁵⁾属益州。）宋、齐因之。梁大同中，改置南宁诸州。承圣末，没于群蛮。隋开皇十七年，复开南中，仍置南宁州，后又领于益州都督府。唐武德四年，置姚州，（管羁縻州三十二。）贞观六年，于戎州置都督府，督南中一十七州。后因之。（《会要》天宝元年，戎州督羁縻三十六州、一百三十七县，并荒梗无户口。）自开元之季，南诏渐强。天宝九载，遂有云南之地，僭国号曰“大蒙”。贞元十年，改国号曰“南诏”。大中十三年，改称“大礼”。昭宗天复二年，郑买嗣灭蒙氏而夺之，僭号“大长和”。后唐天成三年，赵善政灭郑氏，改国号“大天兴”。明年，杨干贞废善政自立，改称“大义宁”。后晋天福二年，段思平灭干贞自立，号“大理国”。宋太祖弃云南，段氏据以传世。神宗熙宁以后，段氏衰。元祐元年，高氏代立，号“大中”。元符二年，段氏复兴，号“后理”。元宪宗征云南，诸部悉平，得五城八府四郡三十七部，立万户府十有九，设大理都元帅府。至元间，分大理国三十七部为南、北、中三路，立总管府，旋置云南行中书省，治中庆路。明初平滇，改诸路为府，改行省为云南等处承宣布政使司。领府二十二，内羁縻者十一；州四十二，内羁縻者亦十一；县三十，内羁縻者二。又西南宣慰司六，宣抚司四，安抚司二，长官司一十四，而卫、所诸司参列其中⁽⁶⁾。国朝因明之旧而加以变通，语在《建置志》。今自粮储道兼管云南、武定外，分为三迤，各置一道，领府十四、直隶厅三、直隶州四、属州二十七、县三十九、分驻同知八、通判六、州同一、州判四、经历六、县丞三、知事一、提举司三、盐大使

九、巡檢司二十三。

其山脉发源于昆仑，过西番，历滇、黔、楚、越、吴而终于大江之岸，昔人谓之南干大龙，云南实据上游。老君山穹窿郁嶂，为滇中众山之祖，中出为云县之梁王山，为楚雄之鹅毛岭，折而北，至罗次之玉龙山，复折而南，至昆阳之铁炉关。又东北为嵩明之岷岫山，又北为嵩明之邵甸，折而西南为省北之隔山，纡曲三叠，旋转如环，乃建省治焉。他若点苍、高黎贡、蒙乐、玉龙、绛云露诸山，实为全滇雄镇，故南诏僭封五岳。

水则金沙、澜沧二江为随龙大水，金沙自土番来，经云南中甸塔关入丽江界，洄历永北、宾川、大姚，会打冲河、安宁河，而合于大江。澜沧自土番鹿石山南流，经云南之丽江、云龙、永昌、顺宁而入车里。正东之水，皆汇八达河入广西。正西之水，皆归潞江入阿瓦。而景东河、阳瓜江贯穿腹里，疆界画然。此三迤之所由分也。

省会据五华山，实为奥区。综其大略，永北一厅在金沙江外，为其左臂。永昌、顺宁在澜沧江外，为其右臂。大理当迤西之中，枕山带水，规模雄整，动静与省会相应。丽江、鹤庆凭高视下，有建瓴之势。楚雄、武定西北之辅车。蒙化、景东、元江、镇元、普洱西南之蕃篱。澄江、临安正南之屏蔽。广南、开化东南之保障。曲靖、广西全滇之咽喉。昭通、东川北门之锁钥。而西接缅甸，南邻越南，北抵蒙番，惟东面直达黔楚，外有重关之固，内有诸江之限，扼险据要，控取群蛮，洵南服之重地也。若夫盐池之饶，五金之利，以及职官、武备、土司、夷人与土习民风，分见《图说》各门类中。

省之名起于元，诸京外设为行中书省者十一，而云南与

焉。所治之城称为省城，遂相沿不改。汉置益州，治雒，为今四川汉州。晋置宁州，治味，为今南宁市。唐置剑南道，治益州，为今四川成都县。皆统辖郡县之治所也。今之省城在云南府附郭昆明县境，唐代宗永泰元年⁽⁷⁾，南诏蒙氏凤伽异增筑，名拓东城，其伪都在太和，而于东境置拓东节度，言将开拓东境也，为六节度之一，〔六节度者，曰拓东，曰弄栋，曰永昌，曰银生，曰剑川，曰丽水。〕后又改称都闾府。〔《滇记》蒙氏名都曰苴咩，别都曰都闾。〕元曰中庆城。明洪武十五年，建云南府，改筑砖城，周九里三分，高二丈九尺二寸，设门六，上皆有楼。东门曰威和，〔俗谓之大东门。〕楼曰殷春；东北门曰敷泽，〔俗谓之小东门。〕楼曰璧光；南门曰丽正，楼曰近日；西门曰宝城，〔俗谓之大西门。〕楼曰拓边；西南门曰威远，〔俗谓之小西门。〕楼曰康阜；北门曰拱辰，楼曰望京。南门之西有钟楼，东有鼓楼。环城有河，可通舟楫，外有重关扼衢市之隘。城内有山三，曰五华、曰螺峰、曰祖遍。有池曰九龙，一名翠海，〔俗讹为菜海。〕有河曰绿水。祝益之所曰万寿宫，在五华山顶，其麓为五华书院，院南为文庙，庙西北为城隍庙，西南为巡抚署，〔俗谓之西院。〕其东南为总督署，〔俗谓之东院。〕总督署东越大街为布政司，〔俗谓之后司。〕布政司南为按察司，〔俗谓之前司。〕由按察司越大街而西为粮储道，粮储道之南为盐法道，螺峰山之西为贡院，又西为云南府。山之东为昆明县，南为学院，院西为翠海，海西有教场，〔俗谓之西教场。〕其余文武大小官署以次环列。其形势由五华山趾自北而南达丽正门，谓之大街。中道坊，〔俗谓之三牌坊。〕其匾南面曰“平定百蛮”，北面曰“怀柔六诏”。道光七年，改题曰“天开云瑞”，曰“地靖坤维”。大街之东则布政

司、按察司，其西则总督署、巡抚署、粮储道、盐法道。出丽正门为南关厢，有坊，匾曰“忠爱”。（俗谓之三市街，以其有羊市、马市、菜市也。）偏东为大教场，云南府通判分驻于此。由忠爱坊而南，东有坊曰“金马”，西有坊曰“碧鸡”。由金马坊而东，出重关，入京之大道也。由碧鸡坊而西，出碧鸡关，达楚雄以西诸郡之大道也。

云南府 为云南省会，其地东至澄江府路南州界一百二十五里，西至楚雄府广通县界二百四十五里，南至澄江府新兴州界一百五十五里，北至曲靖府寻甸州界一百四十三里，东南至澄江府河阳县界八十四里，西南至楚雄府南安州界四百二十二里，东北至寻甸州界二百三十里，北至武定直隶州界一百六十里，东西广三百七十里，南北袤二百九十八里，《禹贡》为梁州边裔，殷、周时为徼外西南夷地。楚庄蹻略地至此，据以自王，号“滇国”。汉元封二年，滇王降，始置益州郡。蜀汉建兴三年改为建宁郡，治味县。晋惠帝太安二年，分置益州郡。怀帝永嘉二年改为晋宁郡，宋、齐并因之，梁、陈间废。隋初，立昆州，寻废。唐初，复立昆州属姚州总管府。贞观四年，改属戎州都督府。天宝末，没于南诏蒙氏，称都阐府。唐昭宗以后至宋，为郑买嗣、赵善政、杨干贞、段思平相继篡据。元初，置都阐万户府。至元十三年，立云南行中书省，属中庆路。明洪武十五年，改云南府，领州四、县九。国朝因之。康熙八年，省归化入呈贡、三迤入昆阳，今领州四、县七，隶粮储道。

自南诏凤伽异增筑拓东城，遂为西南要地，所辖州县自楚雄府之金桥山而东，高处白华山脊则罗次也。白华南指，九峰层累，如拍府治之肩，则富民也。禄丰发自羊溪，易门

为其下委，安宁乃风岭之分支，昆阳乃铁炉之别脉，晋宁来自关岭，宜良出于罗藏，呈贡自七甸回关，嵩明由梁山北折，星罗棋布，环拱郡城，屹然一巨镇也。

附郭昆明县，（东至嵩明州界六十里，西至安宁州界四十里，南至呈贡县界三十里，北至嵩明州界五十里，东南至宜良县界一百二十里⁽⁸⁾，西南水路至昆阳州界七十里，东北至嵩明州界五十里，西北至富民县界四十里。）古为滇池、建伶、谷昌三县地。唐置昆州，治益宁县。元置善州，改为云南行省治，属中庆路。明为云南府治，今因之。北负陞山，南临滇水，金马东骧，碧鸡西翥；城中则五华岿然中立，为郡镇山，诸峰罗列如屏障。水利则六河环绕，灌溉攸资。曰盘龙江，在县东，源出嵩明州邵甸，至县境松华坝分为二：曰金梭河，（一名金汁河。）源出松华山，即盘龙江之左流；曰银梭河，（一名银汁河。）源出黑龙潭。曰宝象河，源出嵩明叭纳山黄龙潭，至老崔桥合流。曰海源河，源出聚仙山。曰马料河，源出白土村。纳六河而成巨浸者，曰滇池，在县南，周围三百余里，汇呈贡、晋宁、昆阳三州县之水入海口，经螳螂川北，绕富民达禄劝之普渡河而入金沙江。

府西北七十里为富民县，（东至嵩明州界三十里，西至罗次县界三十里，南至昆明县界五十里⁽⁹⁾，北至武定州界四十里，东南至昆明县界五十里，西南至安宁州界三十五里，东北至曲靖府寻甸州界四十里，西北至罗次县界三十里。）古秦臧县地。唐初，属昆州，后没于蛮，乌蛮酋砮门芨末始筑为降龙城。元至元中，立黎濠千户所，十二年，改为富民县，属中庆路。明属云南府，今因之。城北九峰山，峰峰相对，为县主山。水则清水河，源出罗次，东注大河，直达滇

池。

府东一百二十里为宜良县，（东至澄江府路南州界二十里，西至呈贡县界四十里，南至澄江府河阳县界三十里，北至嵩明州界三十里，东南至路南州界三十里，西南至河阳县界三十里，东北至曲靖府陆凉州界三十里，西北至昆明县界五十里。）古滇池县地。陈、隋时，蛮酋罗氏筑城，号嘍褒笼，夷谓城为笼也。唐为昆州地。元初，立宜良匡城及大池千户所。至元中，改置宜良州，领大池、赤水二县。后改州为县，属中庆路，并二县入焉。明属云南府，今因之。县东客争容山高出云表，为一县镇，雉山在城内正南。水则明湖，清澈如镜，大城江源出旧阳宗县，东注大池江，入八达河。

府西北一百三十里为罗次县，（东至富民县界三十里，西至禄丰县界三十里，南至安宁州界六十里，北至武定州界三十里，东南至富民县界三十里，西南至禄丰县界一百二十里，东北至富民县界二十里，西北至武定州界三十五里。）古压磨吕村，乌蛮罗部农落禅居此。宋时，大理高量成令高白莲庆治其地。元至元中，置罗次州，属中庆路。后改为县，属安宁州。明弘治十二年改属云南府⁽¹⁰⁾，今因之。旧无城，国朝始筑。山则玉龙、白华环列如画。分水岭二水分流：一流出五道河，一流入金水河，由禄丰而注元江，即星宿江之源。土巡检一，驻炼象关。铜厂一，曰大美，知县理之。

府南九十里为晋宁州，（东至澄江府河阳县界五里⁽¹¹⁾，西至昆阳州界三十里，南至河阳县界十里，北至呈贡县界五十里，东南至河阳县界十里，西南至澄江府江川县界五十里，东北至呈贡县界八里，西北水路至昆明县界八十里。）

汉滇池县，为益州郡治。晋属晋宁郡。隋置昆州，寻废。唐初复置。后入于蒙氏，为阳城堡，段氏因之。元初，置阳城堡万户府，至元十二年改州，属中庆路。明属云南府，今因之。负山带河，腴田沃壤。城西五里，有金沙草湖，即滇池滨。水中有石一路，为滇池分界。

府南四十里为呈贡县，（东至宜良县界五十里，西至昆明县界十里，南至晋宁州界五十里，北至昆明县界十里，东南至澄江府河阳县界四十里，西南至晋宁州界五十里，东北至昆明县界四十里，西北水路至昆明县界四十里。）汉滇池县地。旧有呈贡城，为乌、白、芨门、芨莫能徒、梵五种蛮所居。元初，立黄贡千户所，至元中改为晟贡县，与归化县同属晋宁州。明初，改今名。国朝省归化县入之，属云南府。城北汎岷山，群峰耸拔，为邑众山祖；罗藏山蜿蜒百余里，尤为名胜。城东落龙河，源出黑、白龙潭，流入滇池，田畴皆资灌溉。

府西七十里为安宁州，（东至昆明县界二十里，西至禄丰县界六十里，南至昆阳州界十五里，北至罗次县界六十里，东南至昆阳州界二十里，西南至易门县界九十里，东北至富民县界六十里，西北至罗次县界七十里。）古滇国螳螂川地。汉为益州郡之连然县。晋属建宁郡，宋、齐因之。隋初，属昆州。唐武德初，改置安宁县，仍属昆州。后陷于蛮，遂为蒙氏所据，段氏因之。元至元三年，立安宁千户所。十二年，改州，属中庆路。明属云南府，今因之。据会垣之肘腋，为迤西之门户。山以崿峻、白鹤为最。水则资利河，源出滇池，下注螳螂川，盐井二：曰洪源，在城内；曰新井，在城外；知州理之。

府西北二百一十里为禄丰县，（东至罗次县界三十里，

西至楚雄府广通县界三十五里，南至易门县界一百二十里，北至广通县界三十五里，东南至安宁州界九十里，西南至楚雄府南安州界七十五里，东北至武定州界四十里，西北至广通县界二十五里。) 汉益州郡地，后为禄琤甸之白村，蛮酋所居，其地瘴热，迁徙不常。段氏时，高智升子义胜治之。元初，置禄丰县，属安宁州，明因之，今属云南府。山有象头、姚陵，水有东河⁽¹²⁾、南河，土巡检一，驻南平关，而老鸡关则为官旅往来住宿之所。

府南一百二十里为昆阳州，(东至晋宁州界二十里，西至易门县界九十里，南至澄江府新兴州界三十里，北至昆明县界四十里，东南至澄江府江川县界五十里，西南至楚雄府南安州界三百二里，东北水路至昆明县界五十里，西北至安宁州界八十里。) 汉益州郡昆泽县地，晋属晋宁郡。萧梁时，土人彝瓊据之。隋时，南宁夷彝瓊玩出降，拜昆州刺史，治于此。唐高宗麟德初，置河东等处二十四羁縻州，隶嶲州都督府，后改隶梨州。天宝中，没于南诏。五代时，段氏据之，建巨桥城，以高氏世治其地。元初，立巨桥万户府，至元中改为昆阳州，属中庆路。明属云南府，今因之。控滇池之津要，扼螳川之上游。城西月山，形如半月，州治建其下；东南宝应山，孤峰特秀。城东渠濛江北入海口，注螳螂川。

府西南二百五十里为易门县，(东至昆阳州界三十里，西至楚雄府南安州界一百里，南至临安府螳螂县界六十里，北至禄丰县界三十里，东南至昆阳州界三十五里，西南至螳螂县界六十里，东北至安宁州界三十五里，西北至南安州界一百里。) 旧为乌蛮酋仲磨由男所居，名市坪村。段氏时，高福世守于此。元初，立澳门千户所。至元中改为易门县。

属昆阳州，明因之，今属云南府。山则黎崖、禄益、智勇，为县藩篱。水则易江、九渡河，为城襟带。铜厂三：曰万宝，曰义都，在县境；曰香树坡，在南安州地。铁厂一，曰老吾山。皆知县理之。

府之东北一百三十里为嵩明州，（东至曲靖府寻甸州界五十里，西至昆明县界七十里，南至昆明县界六十里，北至寻甸州界十五里，东南至宜良县界三十里，西南至昆明县界七十里，东北至东川府界二百里，西北至富民县界六十里。）古滇国，汉为益州郡地。乌蛮车氏等据此，筑沙礼⁽¹³⁾卧城，后为枳氏所夺，因名枳砦。有汉人筑金城于此，曰长州，因筑台与蛮盟，故名其地曰嵩盟。唐人于蒙氏，阁罗凤置长城郡，段氏改为嵩明郡。元初，置嵩明万户府，至元中改长州，寻升为嵩盟府，属中庆路，后降为州。明省邵甸、杨林二县，并为嵩明州，属云南府，今因之。其山由云龙、罗雄下抵黄龙，建州治；罗锦、翠屏、敕孛、聚奎诸山环列左右。水则有嘉利泽，众水交汇，西折而入寻甸。川原沃衍，实东北之雄封。

云南府为全滇首郡，山川壮丽，原野膏腴，带海襟山，兼擅陂池之利，甲于三迤诸郡，足与楚、蜀比肩，宅是南邦，洵一大都会也。

武定直隶州 在省城西北一百八十里⁽¹⁴⁾，其地东至曲靖府寻甸州界一百二十里，西至楚雄府大姚县界二百四十里，南至云南府罗次县界三十九里，北至四川会理州界三百里，东南至云南府富民县界四十五里，西南至楚雄府定远县界八十六里，东北至会理州界三百里，西北至会理州界三百一十里。东西广三百六十里，南北袤三百三十九里。（东至

禄劝县界十五里，西至元谋县界一百八十里，南至云南府罗次县界三十九里，北至禄劝县界十五里，东南至云南府富民县界五十里，西南至云南府禄丰县界一百二十里，东北至禄劝县界十三里，西北至楚雄府大姚县界二百里。) 汉秦臧县地，属益州郡。后汉属建宁郡。隋为昆州地。唐隶戎州都督府，天宝后，没于南诏。蒙氏既亡，五代至宋，云南为郑买嗣、赵善政、杨干贞、段思平迭据。段氏号“大理国”，诸蛮凡三十七部，其中有掌鸠部、(讹为石旧。) 于矢部、仁德部、罗婺部、洪农碌券部、华竹部、法块部。段氏使乌蛮阿剌⁽¹⁵⁾治罗婺部，罗婺，其远祖之名也，取以名部。元宪宗平云南，置罗婺万户府，隶威楚路，旋并仁德、于矢二部入罗婺部，为北路总管府。后又以本部为武定路军民府，改碌券部为禄劝州，领易笼、石旧二县；罗婺部之叵箠甸为和曲州，领元谋、南甸二县，俱隶武定路。明初，仍为军民府，而省南甸入和曲州，省易笼、石旧入禄劝州。万历初，改为武定府，治和曲州，领禄劝州、元谋县，国朝因之。乾隆三十五年，改府为直隶州，而裁和曲州，改禄劝州为县，与原设之元谋县俱归州辖，而隶粮储道。州境四维千里，削壁悬崖，水甘草茂，宜于畜牧，亦蛮服之雄也。山则狮子、佐邱、三台、五凤、二龙，耸拔千仞，水则盘龙旋绕如带，香水泉、银槽河清冽可饮。北渡金沙江，距城三百余里，设巡检防守，接境戎、僰，蜀境之险，州实并之。而地连昆明，旦暮可达，州境有变必蔓于省城。土舍一，驻环洲甸。土巡捕一，驻勒品甸。铜厂一，曰大宝，知州理之。

州西一百九十里为元谋县，(东至州界二十里，西至楚雄府大姚县界四十里，南至州界十五里，北至州界九十里，东南至州界三十里，西南至楚雄府定远县界五十六里，东北

至州界一百里，西北至大姚县界一百里。)汉会无县地，属越嶲郡。唐属姚州，五代至宋，为段氏华竹部，蛮名环州。元至元十六年，置元谋县，属和曲州，明因之。今属武定直隶州。山有茶房、鸡鸣、长山，环亘四周。水有龙川江，发源镇南，入县境名西溪河，通定远、大姚诸水，北注金沙江。盐井二：曰只旧，知县理之；曰草溪，属黑井提举。

州东北二十里为禄劝县，(东至曲靖府寻甸州界一百里，西至州界十里，南至州界五里，北至四川会理州界三百里，东南至州界三十五里，西南至州界三里，东北至寻甸州界二百四十里，西北至会理州界三百里。)汉会无县地，属越嶲郡。唐初隶戎州都督府，后没于南诏。五代至宋，为段氏之洪农碌券部及罗婺、掌鸠、法块诸部地。元至元中，置禄劝州，隶武定路，领易笼、石旧二县。明隶武定军民府，仍领二县。今降为县，属武定直隶州，所辖五境二十四马。山则绛云露，绵亘盘旋几数百里，蒙氏僭封五岳，此其东岳也。幸邱山，顶有三峰，可容万家，足称天险。河有普渡，发源富民，掌鸠、盘龙皆由县折流入金沙江。铜厂一，曰狮子尾，东川府理之。县境向化里有地曰上撒甸，一曰撒城，土人呼为撒里国。群峰四合，周遭百里，中独平坦，有大郡雄胜气象。康熙中，武定未改州时，府同知分驻于此。有营盘，有兵弁，其地居夷寨正中，控制四面，故立重镇以警备。其后裁同知官，地仍归禄劝，今同知故署尚存。当武定置府时，领州二、县一。暨府降为州，共领二县，而疆里山川与昔无异。其形势同出九盘山，自虚仁驿至望城关为元谋县，又自白华山经勒品甸起狮子山为州治。狮子山东北为三台山，为杉松营，折入禄劝县治；撒甸一支又分自三台，过幸邱山而与东川接界。密菁深林，汉夷错处。

大理府 在省城西八百九十里。其地东至楚雄府姚州界二百八十里，西至永昌府保山县界六百八十里，南至蒙化厅界七十里，北至丽江府鹤庆州界一百五十里⁽¹⁶⁾，东南至蒙化厅定边废县界一百三十里，西南至永昌府永平县界一百五十里，东北至永北厅界四百一十里，西北至丽江府丽江县界六百二十八里。东西广九百六十里，南北袤二百二十里。古梁州边徼，汉武帝开西南夷，为益州郡地，后汉属永昌郡，蜀汉属云南郡，晋初因之。永嘉中，分置东河阳郡，宋、齐因之，梁末，没于群蛮。唐武德七年，为羁縻南云州地，〔亦谓之昆弥，唐武德四年，昆弥遣使内附。《唐书》：昆弥即汉之昆明，在爨蛮西，以西洱河为境。〕贞观八年，改名匡州，属戎州都督府。天宝后，没于南诏。〔蒙氏建伪都于此，亦谓之西京，又改为中都。〕石晋时，段氏世有其地，称大理国。元平云南，置大理路总管府，以段世为总管，属云南行省，又置大理等处军民宣慰司都元帅府理于此。明洪武十五年，改为大理府，领州四、县三、长官司一。国朝因之，隶迤西巡道即为巡道分驻之所。府为迤西大郡，所辖州县自鹤庆观音山西过黑水河，至罢谷山为浪穹县，至云龙山为邓川州，南入龙首关，〔俗名上关。〕点苍山横列如屏，其东为宾川州，稍南为云南县，俱自梁王山发脉，赵州在龙尾关外，〔俗名下关。〕别从定西岭分支，云龙州西隔漾濞江，又来自丽江之兰州而另为一脉者也。鹤庆、丽江在其上游，永昌为其后户。东控楚雄，南连蒙化，怒江、洱河之险，水目昆弥之峻，山川形胜雄于南服。唐之中叶蒙氏负隅于此，乘间抵隙，常为蜀肘腋患。段氏承之，抚有城池，保其险塞，推长群蛮者亦三百余年。蒙古取其地，遂成包并东南之

势，盖地虽僻远而封壤延袤，关山襟带，西南都会，云南、大理其竞胜者矣。

附郭太和县，〔东至宾川州界水路二十里，西至蒙化厅界六十三里，南至赵州界三十里，北至邓川州界七十里，东南至宾川州界三十里，西南至澜沧江界三百八十里，东北至金沙江界三百五十里，西北至丽江府旧兰州界五百里。〕汉叶榆县地，属益州郡。后汉曰牂榆，属永昌郡。晋属云南郡，永嘉以后属东河阳郡。宋、齐仍为牂榆县，梁末没于蛮。唐属姚州，开元二十六年，南诏皮罗阁逐洱河蛮取太和城，城盖蛮所置也。其后遂据其地，号大蒙国，又号大礼国。城曰羊苴咩，迭传至段氏，改“礼”为“理”。元为大理路治。宪宗七年，立上、下、中三千户所，至元十一年，罢中千户，立录事司。十二年升为理州。二十一年，州罢，复立录事司。二十六年，即上、下二千户立县，曰太和。西倚点苍山，东临洱河水。其山在城西三里，自北而南，绵亘百余里，高六十里，盛夏积雪不消，凡十九峰，两峰中夹一涧，注为十八溪。其水即《水经注》之叶榆河，亦名西洱河，〔洱本作珥，后讹为洱。〕广二十里，长百余里，形如偃月，环抱点苍之麓，源出浪穹巽谷山，由邓川入县境，纳十八溪之流，汇为巨浸，绕点苍山背，合漾濞江以达澜沧江。城南有关曰龙尾，负山阻水，山势逆回如游龙之掉尾，为郡南屏蔽。城北有关曰龙首，峰峦云簇⁽¹⁷⁾，昂然突起，如游龙之翘首，为郡北要隘。洵天设之险，不假人工。

府南六十里为赵州，〔东至云南县界六十五里，西至蒙化厅界三十里，南至楚雄府镇南州界二百三十里，北至太和县界三十里⁽¹⁸⁾，东南至云南县界六十五里，西南至镇南州界二百三十里，东北至宾川州界三十里，西北至永昌、蒙化

二府厅界一百里。)汉楸榆县地，属益州郡。后为罗落蛮所居，唐为匡州地，蒙氏为赵州黔⁽¹⁹⁾。(《唐·志》蒙氏使赵康居此，因以名黔，夷谓州为黔也，读若简。)寻改赵郡，又为赵州，又置白崖黔。段氏改为天水郡。元初，置赵黔千户所，至元十一年，改为赵州，于白崖黔立建宁县，二十五年，省入州，属大理路。明属大理府，领云南县。国朝改县属府。其州为往来孔道，控苍洱之要冲，山川紫抱，原隍沃衍。蒙古取大理，先下赵州。明初，大军入赵州，遂经营上、下两关，进薄太和，盖攻取之先资矣。土巡检一，驻定西岭，岭在州东南四十里，峻险为迤西要隘。东南有白崖黔江，为建水礼社江之源。又南九十里，有铁柱，相传诸葛武侯擒孟获于此，立之以纪其功。

府东南一百四十里为云南县，(东至楚雄府白盐井界二百里，西至赵州界二十五里，南至赵州界一百里，北至宾川州界四十里，东南至楚雄府姚州界九十五里，西南至赵州界四十五里，东北至白盐井界二百里，西北至宾川州界四十里。)汉元封初，置云南县，属益州郡，后汉属永昌郡。蜀汉置云南郡，晋、宋至梁皆因之。唐为匡州，置勃弄、匡川二县，又置镜州、曾州，张仁果据之，号曰白子国。蒙氏改为云南州，段氏因之，又称品甸。元初，立千户所，至元中，复为云南州，属大理路，后降为县。明初，属赵州，今属大理府。城西北九鼎山，九峰并峙，簇若青莲。水则青龙、周官些海⁽²⁰⁾，濛洞曲折，灌溉赖之。土县丞、土主簿各一。故城在县南，《滇略》谓：“汉武时，彩云见于白崖，县在其南，故曰云南。”其说未知所本。

府北九十里为邓川州，(东至宾川州界四十里，西至浪穹县界二十五里，南至永昌府永平县界八十里，北至永北厅

界一百四十里，东南至太和县界二十五里，西南至云龙州界三十里，东北至永北厅界一百里，西北至浪穹县界三十五里。)汉叶榆县地，属益州郡。唐初为邛备州，属姚州都督府，后为邛贼诏所据，南诏并之，置邓川险，改称德源城，段氏因之。元初，立德源千户所，至元十一年，改为邓川州，属大理路，明属大理府，领浪穹县，国朝改县属府。高崖深壑，控扼边陲，号称险要。云龙山翠嶂层分，耸入天表，为一州之镇。水则弥苴河环绕如带，绿玉池色如碧玉，同注叶榆河。

府北一百二十里⁽²¹⁾为浪穹县，(东至丽江府鹤庆州界一百二十里⁽²²⁾，西至云龙州界一百二十里，南至邓川州界十里，北至丽江府剑川州界六十里，东南至邓川州界十五里，西南至永昌府永平县界一百里，东北至鹤庆州界五十五里，西北至剑川州界一百二十里。)汉叶榆县地，唐初为浪穹诏，武氏永昌初，置浪穹州，后并于南诏，亦曰浪穹州。蒙氏置凤羽县，段氏因之。元初，置浪穹千户所，至元十一年改为县，属邓川州。明省凤羽县入浪穹县，今属大理府。西南有凤羽山，一名吊鸟山，《水经注》云：“众鸟千百为群，其会鸣呼唳嘶，每岁七八月至，十六七日则止，一岁六至，雉雀来吊，夜燃火，伺取之，其无噍不食，似特悲者，以为义则不取也。俗言凤凰死于此山，故众鸟来吊，因名吊鸟。”《水经注》所言，至今犹然。巽谷山在城北，茈碧湖水出其下，由城东注邓川达太和，即西洱河之源也。土典史一，驻城内。土巡检四，分驻炼城、凤羽、上江嘴、下江嘴。县本岩疆，故前朝多设土官防守。

府东百二十里为宾川州，(东至云南县界四十里，西至太和县界一百二十里，南至云南县界五十里，北至永北厅

界三十五里，东南至楚雄府姚州界四十里，西南至赵州界五十里，东北至永北厅界一百二十里，西北至丽江府鹤庆州界六十里。）汉遂久县治，属越嶲郡，唐为匡州地，蒙氏为太和楚场地，段氏因之，元为太和，云南二县及赵州地，明弘治七年⁽²³⁾，割太和地九里，赵州地一里，云南县地二里置宾川州，属大理府，今因之，控姚州之肘腋，蔽大理之肩背，襟带山川，东西联属，锤英山奔涌而来，为州治所托，金沙江绕其东北达姚州，即古之若水。城西百里鸡足山，形如鸡距，其上梵刹最多，俗以为释迦佛弟子迦叶传衣入定处。按《佛国记》摩竭提国有山名鸡足，迦叶全身在此中住云云，其国去云南绝远，僧徒因名相同而附会之也。

府西五百里为云龙州，（东至浪穹县界九十里，西至永昌府保山县界一百八十里，南至永昌府永平县界八十里，北至丽江府丽江县界一百一十里，东南至浪穹县界二百四十里，西南至保山县界一百九十里，东北至丽江府旧兰州界一百三十里，西北至野人界二百二十六里。）汉嶲唐、比苏二县地，属益州郡，后汉永昌郡地，晋为西河郡地，宋、齐、梁因之，唐为匡州西境，蒙氏、段氏谓之云龙甸，元至元末，立云龙甸军民府，属金齿宣慰司，明初，为云龙州，属大理府，今因之，幅员较他州县为广，三崇山峙其西，雒马江绕其东，（江一名泄江⁽²⁴⁾）澜沧、潞江诸水俱经其境，藩卫大理，襟带永昌，密迩生番，为西陲要地，铜厂二：曰白羊，曰大功，盐井一：曰金泉，土巡检一，土弁二。

府东⁽²⁵⁾三百里为十二关长官司，（东至白盐井界一百二十里，西至云南县界一百五十里，南至姚州界三百里，北至宾川州界七十里。）语在《土司志》。

大理为蒙、段旧疆，夙称沃壤，山川灵秀，文物蔚然，

而商贾辐辏，甲于他郡，亦滇中一大都会也。

丽江府 在省城西北一千二百四十里，其地东至永北厅界一百三十里，西至怒夷界六百四十五里，南至大理府浪穹县界二百四十里，北至四川巴塘界七百六十里，东南至永北厅界二百零八里，西南至大理府云龙州界六百一十九里，东北至永北厅界四百五十里，西北至西藏擦瓦冈所属之梅里树大雪山一千二百九十里，东西广七百七十里，南北袤一千零八十里。《禹贡》梁州徼外，汉越嶲、益州二郡地。后汉兼属永昌郡。或曰：后汉明帝永平十七年，白狼王唐菴作诗三章，颂汉功德即此。益州郡领县二十四，丽江为邪龙。越嶲郡领县十五，丽江为定花。隋属湖州。唐初，改定祚曰昆明，后没于蛮，为越析诏。贞元中，蒙氏并之，置丽水节度。宋时为么些蛮醮醮所据。元宪宗济金沙江，征大理，讨平之，置茶罕章管民官。至元八年，改为宜慰司。十三年，改置丽江路军民总管府。二十二年，罢府，更立宜抚司，属云南行省，领州八：（通安、宝山、巨津、兰州、顺州、北胜、永宁、浪蕤⁽²⁶⁾。）县一。（临西。）明洪武十五年，改丽江府，寻改丽江军民府，分顺州、北胜、永宁、浪蕤四州隶鹤庆府，仍领州四：（通安、宝山、巨津、兰州。）县一。（临西。）国朝仍为军民府，省四州一县人焉。乾隆三十五年，改为丽江府，置附郭县曰丽江，降鹤庆府为州，并所属之剑川州⁽²⁷⁾并隶之。又置厅二：曰中甸，以同知治之；曰维西，以通判治之。凡领厅二、州二、县一，隶迤西巡道。地脉发于老君山，东过石鼓，经阿喜汛至象岭之麓，建为府治。府居滇之上游，维西、中甸又居府之上游，而鹤庆州治之覆釜山与剑川州治之金华山皆自老君山而来。惟中甸远在

金沙江外，实为丽、鹤之藩篱。曩者弃为瓯脱，户门尚虞其孤。我朝辑定边陲，坤维永奠，中甸、维西亦皆建城筑邑，不仅长驾远馭而已。盐井一，曰丽江，大使理之。铜银厂一，曰回龙，知府理之。土通判一，有缉捕之责。土舍一，驻旧兰州。

附郭为丽江县，（东至鹤庆州界二百一十里，西至怒夷界六百七十里，南至剑川州界九十里，北至中甸界四十五里，东南至鹤庆州界四十里，西南至剑川州界三百二十里，东北至永北厅界三百七十里，西北至维西界四百五十里。）汉定笮县地，属越巂郡。蛮名三贛，唐改定笮曰昆明，属巂州，又升为昆明军，天宝末，为越析、么些诏所据，后并于南诏。宋时，仆儻蛮居之，复归于么些蛮，元置通安、宝山、兰州、巨津、临西等州县，明因之。国朝省诸州县，统归丽江府。乾隆三十五年，置丽江县附府郭。其地山深箐密，烟瘴易生，赖雪山终年积雪，毒疠潜消，人民安业。近城者曰象山、曰东山、曰黄山，皆峻峭千仞。雪山门关当么些、吐蕃之衝，石门、九河、塔城三关皆入西藏要路，邱塘关昔为边塞，今居腹里。大江二：右曰金沙，出西藏乳牛山；左曰澜沧，有二源：一出喀木之格尔玖奕噶尔山，一出喀木之济鲁肯他拉，名傲母褚河，二水会于义木多庙之南，为拉克褚河，流入境内。各有渡口，而最险者莫如木瓜音渡。用圆木一条，刳其半作槽以为舟，名曰溜筒，其制以大竹绳系两岸大树，一高一低，作溜势，取坚木作瓦形，厚寸许，长尺余，合盖竹绳为筒。欲渡者，人马并束，手足系筒上，从高溜至低处，由此岸达彼岸。渡口设汛弁，验数放行焉。澜沧江西为怒江，自达赖喇嘛东北流出，以其经怒夷界，故名怒江，其下流即潞江。此江之外即无汉人。又西曰

俅江，出俅子地，下流入怒江⁽²⁸⁾。此江之外，又无怒夷矣。原设土守备一，土千总二，新设中路土千总一，东路、南路土把总各一，土外委各一。

府北四百八十里为中甸厅，（东至丽江县界二百三十里，西至维西界一百三十里，南至丽江县界四百二十里，北至四川里塘界二百八十里，东南至丽江县界一百五十里，西南至维西界二百一十里，东北至四川峨、雅界一百八十里，西北至四川巴塘界一百八十里。）旧属西藏。雍正二年内附，移剑川州州判分驻，属鹤庆府，七年，建土城。乾隆二十二年，裁州判，以楚雄府同知改作丽江府同知，分驻中甸厅。厅有大中甸、小中甸，相距五十里，同知土城在大中甸。城东南三百余里有大雪山，与丽江之雪山相接，中为金沙江划断，故别之为大，与巨灵之劈太华相若。积雪亘古不消，山腰有雪门檻，阴云笼罩，风力如刀，似有神灵守护，人不得上，甸南之十二栏干山与甸北之格咱厂山竞势争雄。金沙江环绕西、南、东三面，由奔子栏下注维西，渡口为人藏大路。金厂一，曰麻康，银厂一，曰安南，同知理之。土守备二人外，土千总五，土把总十六，分管五境，由同知、守备选充，不予世袭。黄教喇嘛食俸僧一千二百二十六人，分住归化、大宝、白鸡三寺，不食俸者数倍，侵削夷民无厌。红教喇嘛僧三十余人，俱不食俸，住承恩寺，恒为黄教欺凌，时兴讼。

府西北三百八十里为维西厅，（东至丽江县界四十里，西至西藏四蟠八百三十里，南至野夷界七百十里，北至四川巴塘界一千四百里，东南至丽江县界七十里，西南至丽江县界七十里，东北至中甸厅界三百六十里，西北至中甸厅界七百二十里。）旧属丽江土府木氏，么些、古宗诸夷所居。雍

正六年⁽²⁹⁾开辟，取名维西，移鹤庆府通判分驻，始建土城。乾隆二十二年，改属丽江⁽³⁰⁾。距大雪山八百余里，城西二十里栗地坪、太乙山通府要路，高数百丈，梭石山倍之。金沙江自奔子栏流入其宗渡，上下数百里，在城东北与澜沧江相距仅数十里。旧有银厂三，嘉庆七年封闭。土千总二、土把总五、头人四，黄教喇嘛六百一十五人分住三寺，红教喇嘛六百五十一人分住八寺。

府南九十里为鹤庆州，（东至永北厅界一百二十里，西至剑川州界五十里，南至大理宾川州界一百二十里，北至丽江县界五十里，东南至永北厅界一百二十里，西南至大理府浪穹县界一百八十里，东北至永北厅界四百八十里，西北至剑川州界五十里。）前汉益州郡地，后汉为永昌郡西北境。唐为越析诏地，名鹤州，又名样共州，天宝中，属于南诏，太和中，蒙氏劝丰佑立谋统部。（南诏初徙羊苴畔城，近龙尾鹤拓，即此地。）宋时，段氏因之，蛮名牛贲。元初，置鹤州，寻改二千户，仍称谋统。至元十一年复为州，复置顺州、副州、木按州，属丽江路。明洪武中，改为府，省顺、副、木按入之。寻改军民府，属云南布政司。国朝因之。乾隆三十五年降为州，属丽江府。城西覆釜山自老君山来，样工（一作弓）江自雪山发源，入象眠山石窟，伏流三里许，复出为腰江，归金沙江。石窟咽水不尽，溢而为害，今于龙华、象眠两山间浚河六七百丈，水泄而田畴不伤。铁厂一，曰河底，知州理之。土通判、土巡检、土驿丞各一。

府西南一百二十里为剑川州，（东至鹤庆州界四十里，西至丽江县界一百五十里，南至大理府浪穹县界一百二十里，北至丽江县界四十里，东南至鹤庆州界四十里，西南至大理府云龙州界一百六十里，东北至丽江县界二十里，西北

至丽江县界五十五里。)前汉益州郡地，后汉永昌郡地。唐时为义督罗鲁城，一名剑川。南诏置剑川节度，宋时，段氏改为义督险。元初，置义督千户所。后改为剑川县，属鹤州。明洪武十七年，升为州，属鹤庆府，国朝因之。乾隆三十五年，改属丽江府。州治在剑湖尾，曲流三折似川字，因名。老君山为全滇祖山，嶂叠芙蓉，隐七十二龙湫，灵异莫测，州治脉衍于此，建和东峙，石钟西悬，回龙厂改煎京铜，局在焉。水则潭河溪涧环城而汇为剑湖，溢为西湖。盐井一，曰砾沙，大使理之。

是郡南屏大理，北拒蒙番，昔南诏与吐蕃相持，恒追逐于此。蒙古降摩荻，(一名摩沙，即摩些之讹。)进取大理，即其道也。鹤庆、剑川接壤浪穹，去夷即华，平原可耕，险阻足据，文学科名比于诸郡。惟二厅一县，地连外域，气候极寒，建设方新，田土硗瘠，而西藏货物出入来往，商贾交集，文教初开，人民浑噩，犹有哇哇呼呼之遗风焉。

楚雄府 在省城西五百二十五里，其地东至云南府禄丰县界一百五十五里，西至大理、蒙化二府、厅界二百二十五里，南至元江直隶州界三百里，北至四川盐源县金沙江渡口五百三十里，东南至云南府昆阳州界二百三十里，西南至景东厅界二百五十里，东北至禄丰县界一百五十八里，西北至永北厅界七百五十里，东西广三百八十里，南北袤九百二十五里。《禹贡》梁州徼外。周百濮地。汉益州、越嶲二郡地，后为杂蛮耕牧地，夷名峨碌⁽³¹⁾，爨首威楚筑城居之，因名威楚城。唐初，属戎州都督府，天宝中，没于南诏，属银生节度。宋时，段氏以之属姚州，名当筋厥⁽³²⁾，又改白鹿部，寻改威楚郡。元置威楚路总管府，属云南行省，后又

置威楚、开南等路宣抚司于此。明改楚雄府，领州二、县三，属云南布政司，国朝因之。乾隆三十五年，裁姚安府，以其附郭之姚州及所属之大姚县来属，领州三、县四，隶迤西巡道。地居省属之中，为迤西之咽喉。府治在冈脊之上，跨慈乌山，所属州县及黑、琅二井，山脉来自赵州之定西岭，过姚州之普溯，一折为九台，作府治之镇山，再折为碧藏，入南安州，又过乌龙岭，置广通县。惟镇南州别从英武，南出定远县，又自镇南东分宝应山，琅井之原也。真武洞之绝顶峰，黑井之主也。姚州之山则与镇南、定远同祖，自普溯北折，自大哨分支，经普昌关，一由老虎哨至龟祥山，建为州治，一由仙境山出黎武，为大姚县，白井即在境内。龙川江源出镇南州，经府城北与城南之青龙河合流，而东至定远县界入金沙江。南则南安州碍嘉之大厂、马龙诸江环抱，周匝形势最为雄整。银厂一，曰永盛，知府理之。

附郭楚雄县，（东至广通县界四十里，西至镇南州界五十里，南至南安州界四十五里，北至定远县界四十五里，东南至南安州界四十里，西南至镇南州界一百三十里，东北至广通县界四十里，西北至姚州界九十里。）蒙氏时，为安州及威楚州，后为彝蛮所据。段氏时，属朗州。元初，置千户所，至元十五年升威州，置富民、净乐二县。二十一年省二县并州亦降为县。明洪武中，置为府治，改名楚雄，今因之。雁塔山在南⁽³³⁾，锦囊山在北，最高者曰九台山，著名者曰武侯冈。水则龙泉，出于雁塔，凤泉，出于慈乌。土县丞一，有缉捕之责，无专司之地。

府北一百二十里⁽³⁴⁾为定远县，（东至广通县界四十五里，西至镇南州界二十五里，南至楚雄县界五十里，北至大姚县界一百三十里，东南至广通县界四十里，西南至镇南州

界二十五里，东北至武定州元谋县界九十里，西北至姚州界三十里。) 汉益州郡地，名曰直賧，杂蛮所居。唐初，置西濮州。贞观中，改名黎州。天宝中，没于南诏，蒙氏使爨首筑新城于此，曰耐笼，后人于段氏。元初，立牟州千户、黄蓬阱百户。至元中，改定远州，后降为县，属威楚路，改黄蓬阱为南宁县，后革为乡。明为定远县，属楚雄府，今因之。山则象鼻、云龙、黄龙、狮子为大，水则龙文川，二源皆出云龙山，左斗箐，右老虎箐，二派合流，迤邐而南，又折而东，绕石门山人龙川江。铜厂一，曰秀春，知县理之。土主簿一。

府东七十里为广通县，(东至云南府禄丰县界八十里，西至楚雄县界三十里，南至南安州界九十里，北至定远县界四十里，东南至云南府易门县界六十里，西南至南安州界九十里，东北至武定州元谋县界九十里，西北至定远县界八十里。) 汉益州郡地。唐初置尹州，属戎州都督府，后蒙氏置路賧县。元初，置路賧千户所，至元中，改为广通县，属南安州。明改属楚雄府，今因之。山则鹤耆、回蹬、九盘为高。水则罗申河，源出阿陋雄山，西流经黑盐井入金沙江；城北大河即龙川江下流，春夏汹涌，险不可测。土巡检二。

府西北七十里为镇南州，(东至楚雄县界二十里，西至姚州界九十里，南至楚雄县界二十里，北至姚州界五十里，东南至景东厅界一百八十里，西南至大理府赵州界二百二十四里，东北至定远县界二十里，西北至大姚县界七十里。) 汉益州郡地，濮落蛮所居，州⁽³⁵⁾名欠舍，亦曰沙却。唐初，置西宗州，贞观中，去西字，属戎州都督府。蒙氏置俗富郡，又置石鼓县。元初，立欠舍千户、石鼓百户。至元中，改欠舍为镇南州，属威楚路；石鼓为县，属镇南州。二

十四年，革石鼓为乡，明因之，属楚雄府。城北十五里，山曰十八盘，绝高，躡之，十八折乃达巅。水则白龙河，一名虹江，源出苴力铺，又名苴水，经州南，汇府治大河，为州之襟带。土州同、土州判各一，土巡检二，山川环络，车马往来，冲要之区也。

府东南五十里为南安州，（东至云南府易门县界一百四十里，西至楚雄县界十里，南至景东厅界二百五十里，北至楚雄县界五里，东南至云南府昆阳州界一百八十里，西南至易门县界一百里，东北至广通县界一百五十里，西北至广通县界七十里。）古荒服地，爨蛮所居，寨名摩乌。元初，立摩乌千户。至元中，改南安州，属威楚路。明属楚雄府。州西六十里有废县，名砣嘉，本夷獠地，曰黑初。元置砣嘉千户，后改为县，属威楚路。明属楚雄府，今裁县，以南安州州判驻其地。凤凰山在州城南，而砣嘉之卜门，卧象远作藩篱。水则妥稍河，在州城西，经楚雄东界与沙甸河合流入泖门。银厂二，曰石羊，曰土革喇，知州理之。银扯铜厂一，曰马龙，知府理之。铜厂二：曰寨子箐，知府理之；其一在香树坡者，易门县知县理之。滇省诸州，马龙、路南、镇南、南安，俗谓之四大穷州，楚雄府属居其二焉。

府北⁽³⁶⁾二百里为姚州，（东至定远县界七十里，西至大理府云南县界一百四十里，南至镇南州界七十里，北至大姚县界二十五里，东南至定远县界九十里，西南至大理府云南县界二百七十里，东北至大姚县界二十五里，西北至云南县界二百四十里。）古滇国地，汉为益州郡，置桥栋县。（桥，一作弄。）蜀汉属云南郡，东晋成帝分云南郡立兴宁郡，治桥栋县，属宁州，梁没于群蛮。唐初，置姚州都督府。（《通典》云：其人多姚姓，故名。）麟德初，治姚城县，垂拱元

年，置长城县。天宝初，更名泸南，又置长明县，并属姚州，后俱废。既而蒙氏据其地，改柁栋府置柁栋节度。宋时，大理段氏改为统矢逻，又改姚亦曰姚府，段政严时，封高太明之子明清为演习官，世有其地。元初，立统矢千户所。至元十二年，改置姚州，属大理路，文宗天历初，升为姚安路⁽³⁷⁾。明初，改路为府，治姚州，又改姚安军民府，属云南布政司，国朝因之。乾隆三十五年，裁府，以附郭之姚州改属楚雄府，分州判驻普溯。仙景山在州城西，黎武山尤巨，笔架山在州城南，三峰耸立，而中峰特峻，云出即雨。水则蜻蛉河，出三窠山，南流为大石湖，分为东涵溪、西涵溪，绕城北，合趋大姚河入金沙江，亦巨浸也。土州同一。州境于全滇为腹里，然北则渡金沙入越巂，西则指叶榆趣大理，南则出威楚向滇池。诸葛武侯渡泸水取道于此，隋史万岁略西洱，亦自蜻蛉、柁栋而入。自古西南有事争于滇蜀间者，恒在是州，洵地理之枢要矣。

府北二百八十里为大姚县，（东至武定州元谋县界一百四十里，西至姚州界三十里，南至姚州界四十五里，北至四川盐源县界二百一十里，东南至定远县界一百三十里，西南至姚州界三十里，东北至四川会理州界三百六十五里，西北至姚州界四十里。）汉青蛉县地，属云南郡。东晋咸康中废。唐属黎州，又置西豫州，改名麋州，属戎州都督府，寻废。又置哀州、西利州、徽州，寻废。段氏时属姚州，蛮名大姚堡。元初，立千户所。至元中，改置大姚县，属姚州，明属姚安府，国朝因之。乾隆三十五年，改属楚雄府。山则龙山，有遼谷崇崖之胜；方山极崑崙崑崙之观，北枕金沙江，南据大姚河，府北雄镇也。县旧与姚州合为永北一府。自汉置柁栋、青蛉二县，厥后立郡、立州、立都督府、立

路、立军民府，于云南诸郡中开辟最早，建设最繁。盖界连武定、永北，遥通丽江，地与蜀犬牙相错，古时黔道险阻，入滇必由蜀道，自蜀来者，以姚安为投足之所。今府治虽更，然形势固在也。

盐井则黑、白、琅三井，直隶提举司，不受府辖而地在府境。黑井、琅井出定远县，黑井提举司领阿陋井大使，琅井则提举专理之。白井出姚州，提举领安丰井大使。

是郡当四达之冲，东卫首郡，西联大理，南控鲁奎，北接四川。人民俭朴，士习诗书，而盐官之利乃甲于通省。

永昌府 在省城西一千三百四十五里。其地东至顺宁府界一百四十里，西至神护关缅甸界五百五十里，南至孟定土府界八百七十里，北至大理府云龙州界二百五十里，东南至顺宁府界一百一十七里，西南至天马关界一千一百一十里，东北至云龙州界三百五十二里，西北至马面关界三百里，东西广六百九十里，南北袤一千一百二十里。《禹贡》梁州西南徼外地。古哀牢国。汉武帝置不韦县，属益州郡。后汉永平初，立澜沧郡，寻改永昌郡，置哀牢、博南二县。晋属交州，又属宁州。隋属益州总管府。唐属姚州都督府，后为蒙氏所据。段氏、高氏皆为永昌府。元立永昌州，寻升为府，属大理路。明洪武十五年，仍置府，又立金齿卫，二十三年省府，以金齿卫为军民指挥使司。嘉靖元年，改为永昌军民府，仍置永昌卫，属云南布政司，领州一、县二、安抚司一、长官司二。国朝省永昌卫，仍置永昌府，隶迤西巡道，分设龙陵厅，以同知驻之，改所属之腾越州亦为厅，凡领厅二、县二。府在澜沧江外，山自怒夷中南来，经行数百里，起甘松，开虎嶂、栖贤诸山建府治。永平在澜沧江内，

远出旧兰州而与云龙同脉，腾越在潞江、龙川江外，又自野人界经滇滩关，起崑崙，过千峨山而逆入土番、野人，遥连西北，三宣六慰错处西南，独以东面接壤大理、顺宁，为控制边陲之重地。土知府一，驻孟定。土知州二，一驻镇康，一驻湾甸。

附郭保山县，（东、西、北同府，南至潞江界一百六十里，东南至顺宁府顺宁县界一百一十七里，西南至腾越厅界一百四十里，东北至永平县界一百六十七里，西北至野人界一百四十七里。）汉不韦县，属益州郡。后汉为永昌郡治，永平十二年，置哀牢县，属永昌郡，齐置永安县，为永昌郡治，元为永昌府治，明初为永昌、金齿二千户所，属金齿卫。正德十四年，改新安千户所，嘉靖元年，改名保山县，置为府治，今因之。城在宝盖山麓，哀牢、九隆诸山环拱前后，东有青华海，广二十余里，汇纳众流，足资灌溉。潞江在城西百里，又名怒江，由怒夷界入境，经潞江安抚司治入缅甸。澜沧江在城东八十里，有铁索桥，为往来要津，源出土番，东过顺宁，达车里人南海。土千总二，一驻鲁掌，一驻登埂。土目一，驻卯照。

府南三百六十里⁽³⁸⁾为龙陵厅，（东至保山县界二百五十里，西至腾越厅界九十里，南至木邦宣慰司界二百八十里，北至腾越厅界二百五十里，东南至镇康土州界二百五十五里，东北至腾越厅保山县界二百七十里，西南至南甸宣抚司界二百二十五里，西北至腾越厅界一百六十里。）本保山县之猛弄地，乾隆三十五年，移同知驻之。地非平壤，难施版筑，故城池未建。伏龙山在正南，高数十丈，周围五里。狮子山形如卧狮，乾隆三十五年，大兵征缅，驻师于此。邦武山在厅南五十里，芒市北三十里，征缅时，设木栅于下，通

- 二关路。(大关、二关皆在正南。)水则猛淋河，由厅东北绕坝西，流六十里通龙江⁽³⁹⁾。三十六道河在遮放东北深箐中，道所必由，委曲济涉三十六次始达箐口，后虽改为十余道，而故名由存。地介两江，境通八隘，深溪绝涧，峻岭重峦，保障三司，作西南之锁钥，屏藩一郡，扼宜慰之咽喉。土司三，潞江、芒市安抚司各一，遮放副宣抚司一。

府西南三百六十里为腾越厅，(东至潞江土司界一百六十里，西至滇滩关外野人界二百里，南至囊宋关外南甸土司界七十里，北至马面关外小茶山界二百四十里，东南至南甸小陇川界一百五十里，西南至干崖土司界一百八十里，东北至保山县上江十五喧界二百五十里，西北至小茶山境三百里，又至龙陵厅界二百三十里。)汉永昌郡西境越巂地，楚、驃、蛾昌三种蛮居之。晋属宁州。唐为羁縻州地。贞元中，南诏异牟寻逐诸蛮，置软化府，后七种蛮徙居之，改腾冲府。元宪宗三年，高酋内附。至元十一年，改腾越州，又置腾越县、越甸县、古涌县、顺江州。十四年，增置腾冲府，二十五年，省州县入府，属大理路。至正七年，立宣抚司，寻废。明洪武末，改腾冲守御所，属金齿卫。正统十四年⁽⁴⁰⁾，升为腾冲军民指挥使司，属云南都司。嘉靖二年⁽⁴¹⁾，置腾越州，属永昌军民府。十一年，改为指挥使司，腾冲卫。国朝顺治十六年，仍为州，以守各领腾冲卫事，千总佐之。二十六年，裁腾冲卫。乾隆三十年，永昌减军民二字，但称府，以州隶之。嘉庆二十五年，改腾越厅，以同知治之，直隶遮西巡道。道光三年⁽⁴²⁾，改为永昌府分防同知，仍称腾越厅。山则高黎贡，蒙氏僭封西岳，而岚嵒、罗生诸山峙前后。水则大金沙江环其外，龙川、大盈诸江绕其内，扼诸蛮之要路，居金齿之上游。金厂一，曰黄草坝；铁厂三，曰阿

幸、曰沙喇、曰水箭，同知理之。土司七，猛卯安抚司一，陇川、干崖、南甸宣抚司各一，盞达副宣抚司一，户撒、腊撒长官司各一，乾隆中，新设明光隘土把总一，大塘隘土把总二，古勇隘土把总一，滇滩关土目一。

府东北二百里为永平县，（东至蒙化厅界一百四十五里，西至保山县界六十里，南至顺宁府顺宁县界六十里，北至大理府云龙州界八十里，东南至蒙化厅界六十里，西南至顺宁县界三十五里，东北至云龙州界一百三十里，西北至保山县界五十里。）汉博南县，永平十二年置，属永昌郡。东晋永和中，以其置于永平时，改名永平。南诏蒙氏置胜乡郡，段氏因之。元初，立千户所，至元中，复为县，属永昌府。明初，属金齿卫，嘉靖二年⁽⁴³⁾，仍属永昌府，今因之。西有博南山⁽⁴⁴⁾，东有宝藏山，名自汉传，险从天设，银龙江绕城而出漾濞，乾海子环其外，为永昌之咽喉，作大理之犄角。

凡云南诸郡，永昌在汉已隶版图，衣冠文物，自古称之。土地沃饶，风俗淳美，尤为西南奥区。惟是疆域辽阔，毗连外夷，商贾丛杂，货通缅甸，诸蛮错处，野性难驯。且其地鸟道羊肠，千岐万径，深山大泽，伏莽藏奸。虽中外一家而防微杜渐，守御宜严。是以在首邑则有南、北、大、小、（四关名，）山达、老姚、鲁掌、芭蕉、里骚、茨竹、丁当山⁽⁴⁵⁾、光塔坡诸关，在龙陵则有大、二、三、（三关名，）象达、黑龙潭诸关，在永平则有上甸、花桥二关，而最险要者，莫如腾越诸关，马面关在云喧山顶，控制茶山、里麻一带要害；滇滩关外接野人界；神护关在盞西邦中山，控制茶山、古勇、威缅等路；万仞关在猛弄山，控制港得、港勒等路；巨石关在习马山，控制户冈要路；铜壁关在布岭

山，控制蛮哈、海黑、蛮莫等路；铁壁关在等练山，控制蛮莫等路；虎踞关在邦杭山，控制蛮棍、遮鳌、光脑、猛密等路；天马关在邦欠山，控制猛广、猛密、猛曲等路；汉龙关在龚回，控制猛尾、猛广、猛密、猛育、全弄、锡波等路。他若龙川、全胜、镇彝，则又稍近内地者，滇滩关外，野人出没无常，恒为边境患。道光三年，建碉楼五十三、堡二十四，或以木，或以石，或以土，或以石和土，皆相度其险要之区而以练兵屯焉。华夷之介，周防必设重门也。

府属土司、土府、土州，图中所有，附记其道里以备镇抚者之稽察焉。

府西北八十里⁽⁴⁶⁾，孟定土府。（东界顺宁府云州，西界旧木邦土司，南界孟琏土司，北界保山县。）

府南⁽⁴⁷⁾二百二十里，湾甸土州。（东界顺宁府，西界猛波罗，南界镇康土州，北界保山县。）

府南三百八十里，镇康土州。（东界顺宁府，西界潞江土司，南界耿马土司，北界湾甸土州。）

府西南五百里，陇川宣抚司。（东界芒市土司，西界干崖土司，南界旧木邦土司，北界南甸土司。）

府西南四百里，遮放副宣抚司。（东界芒市土司，西界陇川土司，南界阿瓦，北界南甸土司。）

府西南三百九十里，南甸宣抚司。（东界潞江土司，西界干崖土司，南界陇川土司，北界腾越厅。）

府西南四百八十里，干崖宣抚司。（东界南甸土司，西界盏达土司，南界陇川土司，北界南甸土司。）

府西南五百里，盏达副宣抚司。（东界干崖土司，西界巨石关，南界铜壁关，北界猛曲。）

府南三百二十里，芒市安抚司。（东界镇康土州，西界

陇川土州，南界遮放土司，北界潞江土司。）

府西南一百三十里，潞江安抚司。（东界保山县，西界腾越厅，南界芒市土司，北界保山县。）

府西南六百里，猛卯安抚司。（东界遮放土司，西界旧缅甸土司，南界旧木邦土司，北界陇川土司。）

外有户撒长官司，腊撒长官司，雍正二年已裁，乾隆三十六年复设。

又、府南四百六十里，耿马宣抚司，七百三十里，猛猛宣抚司。府东南一千五百六十里，孟琏长官司，旧属府辖，乾隆二十九年，改隶顺宁府。其余土职无专管地界者，不在此列。

顺宁府 在省城西一千一百五十里，其地东至景东厅界二百二十里，西至永昌府湾甸土州界一百二十里，南至孟琏土司交缅甸界三百二十里⁽⁴⁸⁾，北至永昌府永平县界三百七十里，东南至镇元州界一百五十里，西南至耿马土司界二百五十三里，东北至蒙化厅界一百三十六里，西北至永昌府保山县界二百三十六里，东西广三百四十里，南北袤六百九十里。汉益州郡徼外地，蒲蛮居之，即古濮人也，宋以前不通中国，蒙氏、段氏俱不能制。元泰定时始内附，文宗天历中置顺宁土府，又置庆甸县、宝通州、大侯长官司，俱属府。明洪武十五年，省州县入府，改大侯长官司为大侯州。万历二十四年，土知府猛廷瑞叛，讨平后，设流官知府，改大侯为云州，属府，国朝因之。康熙四年，移通判驻右甸，乾隆十一年，改猛缅长官司为缅宁厅，移右甸通判驻之⁽⁴⁹⁾，移经历驻右甸，领厅、州、县各一，隶迤西巡道。其山初与永昌共脉，自永昌之石洞分支，过哀牢入府境，起九层楼山经

乐平至交凤山建为府治。云山自泮山东分，右甸从明山南发，永镇关分水岭又自右甸分支，而迄于孟定。溪谷阻深，雄关峻峙，外藉诸猛为藩篱，内以蒙、永作屏蔽。

附郭顺宁县，〔西、南、北与府同，东至云州界三十里。〕古蛮地，名庆甸，孟获为诸葛武侯所徙，南宅庆甸即此。万山丛峙，一路中通，凤、僕二山为一邑之望。中阿、乐平环拱前后，地虽弹丸，颇有建瓴之势。大川则澜沧、黑惠二江，俱在东北。明洪武二十年，诏沐英于澜沧江津要筑垒置戍以备平缅，即此地。南诏蒙氏僭封四渎，而黑惠江居其一，其为险隘可知。银厂一，曰涌金，知县理之。铜厂一，曰宁台，知府理之，或别委官焉。

府东南⁽⁵⁰⁾三百里为猛緬厅〔东至夏里江二百里，西至邦忽九十里，南至猛准一百里，北至习项邦伍一百四十里。〕旧属土司，乾隆十一年，改土归流，名曰緬宁，其地跬步皆山，界连外域，设猛猛土巡检一、孟琏宣抚司一、耿马宣抚司一。

府东一百二十里⁽⁵¹⁾为云州。〔东至景东厅界一百里，西至顺宁县界十里，南至猛緬土司界三百里，北至蒙化厅界一百二十里，东南至景东厅二百五十里，西南至猛緬土司界一百二十里，东北至蒙化厅界一百四十四里，西北至蒙化厅界二十四里。〕古蛮夷地，名孟祐，白夷所居。元世祖中统初，〔宋理宗景定末〕属麓川路。明洪武中，置大侯长官司。正统三年⁽⁵²⁾，改为大侯御夷州。万历二十五年，改土设流官，名云州，属顺宁府，今因之。州城主天马山，而蛮弥山在城南，绵亘百余里，尤峻，夏秋间山出紫气，曰瘴母，触之伤人。孟佑河、南看河皆自城东汇众水入澜沧江，州据其险，足控诸蛮。西出则顺宁、永昌震，东顾则景东、

威远危。界在华夷之交，固非瓯脱之可比矣。土巡检一，驻城东。

郡属夷类虽多，咸知畏法，土司世长其民，亦以资捍御云。

蒙化厅 在省城西八百二十里，其地东至大理府赵州界六十里⁽⁵³⁾，西至顺宁府顺宁县界一百五十里，南至顺宁府云州界二百里，北至赵州界一百里，东南至景东厅界一百三十里，西南至云州界一百五十里，东北至赵州界五十里，西北至永昌府永平县界一百七十里，东西广二百一十里，南北袤二百九十里，汉益州郡地，后汉永昌郡地，唐属姚州都督府，细奴逻筑城居之，号蒙舍诏，又称南诏，云南地分六诏，此居其一，开元中，南诏并五诏，迁治太和城，以此为旧都，置阳瓜州，天宝中，南诏叛唐，僭称大蒙国，世有其地，宋时，段氏置开南县，元初，立蒙舍千户所，至元十一年，置蒙化府，十四年，升为路，二十年，降为州，属大理路，明初，仍为州，并置蒙化卫，正统中，升为府，属云南布政司，国朝因之，康熙六年，省卫，并于府，雍正七年，裁楚雄府属之定边县附之，乾隆三十六年⁽⁵⁴⁾，改为厅，以同知治之而直隶于迤而巡道，地脉起于定西岭，至甸头东分，由伏虎山入盟石，为厅治，西为天耳山，过峨岢山则景东诸郡之原也，巍宝、文华、狮子、金牛、石母、天马诸山类皆层峦叠嶂，镇锁川原，水则澜沧一江源流最远，自永昌、顺宁流经厅界，历景东以入车里，漾濞江源有三：一出浪穹县之罢谷山，经邓川州注叶榆河，西流入厅境为漾水；一出剑川州绕点苍山后，南流入厅境；一出土番可跋海，历云龙州南入厅境，为漾水，三水合流名漾濞江，东南流归澜

沧江。而阳江环绕厅治，纳诸涧之水，尤为完密。附郭土知府一，南涧土县丞一。

旧定边县，今为南涧巡检治所，在厅城南一百三十里，（东至大理府赵州界二十里，西至澜沧江巡检司界五十里，南至景东厅界八十里，北至蒙化府旧界二十五里。）旧为濮落蛮所居。元至元二十四年，置定边县，属镇南州，寻省。明初，复置县，属楚雄府，今裁县归厅。旧县西之无量山为镇沅州之蒙乐山发脉，与景东厅相连。相传诸葛武侯南征时驻师于此。

厅为蒙氏旧疆，素称雄部。今则士遵儒业，民务农功。古昔桀骜悍戾之风，久消融于圣化，而人文科第接迹联骥矣。

永北厅 在省城西北一千三百五十里，其地东至武定直隶州元谋县界三百五十里，西至丽江府鹤庆州界一百二十五里，南至大理府宾川州界二百二十里，北至四川黄喇嘛界六百里，东南至楚雄府大姚县界三百里，西南至大理府邓川州界一百八十里，东北至四川盐源县界三百里，西北至丽江府丽江县界一百五十里，东西广三百七十三里，南北袤五十八里⁽⁵⁵⁾。汉益州郡地，后汉永昌郡地，本古之白国，为施蛮所居。唐贞元中，南诏异牟寻始开置北方賧，徙沮河、白蛮、罗落、么些、义门、寻丁、峨昌七种蛮以实其地，号剑羌，亦名成僊賧，又改名善巨郡，段氏改为成纪郡，高氏又改成纪镇，以高大惠镇之。元初内附，至元十五年置施州，十七年改为北胜州，二十年⁽⁵⁶⁾升为府，属丽江路军民宣抚司。又有蒗蕓州，同属鹤庆府，嗣于其地置澜沧卫以州隶之。正统间，以州直隶云南布政司，与卫同治。天启中，省

蒺藜入北胜州。国朝康熙五年，改北胜州隶大理府。二十六年，裁澜沧卫并入州。三十一年，以州直隶布政司。三十七年，改为永北府，以永宁土府隶之。三十八年，又以鹤庆府所属之土顺州附焉。乾隆三十二年⁽⁵⁷⁾，改为厅，以同知治之，而直隶于迤西巡道。地在金沙江外，其脉发于蒙番大雪山，经永宁，历蒺藜，循观音河至海腰铺，折为府治。山则近而乌洞、壶山，远而喇不、六捏、甲母、卡洗，皆为藩篱。水则程海，在城南，周八十里，溢而为草海，三渡河入金沙江，北则五郎河与西卜河会纳西来之潜水、观音、跼河诸水，环城北而西入江。勒汲河合泸沽湖为永宁巨浸，麦架河对滇那河⁽⁵⁸⁾为蒺藜深渊，三面临江，千峰绕郭，北胜州旧《志》谓：“孤悬江外，列岫成城”，可以知其险固矣。金厂一，曰金沙江；铜厂一，曰得宝坪，同知理之。土知府、土知州各一，土州同二，土舍一，皆有专司之地。

厅北四百五十里为永宁土府，（东至四川盐源县界六十里，西至丽江府丽江县界八十里，南至蒺藜土舍界一百七十里，北至蒙古⁽⁵⁹⁾界三百里。）本汉越嶲郡地，旧名楼头贼，与土番接界，又名茶盐，后为么些蛮所据，么些蛮酋祖泥月乌者逐出土蕃而徙居其地。唐时属南诏，宋时属大理，蒙古南侵大理，世祖驻军日月和，即其地。初置答蓝管民官，至元十六年，改置永宁州，属丽江路。明洪武中，改属鹤庆府，二十九年，改属澜沧卫。永乐四年，升为府，属云南布政司。正统后，为诸番所侵，土官不能制，请设流官。今属永北厅。又有北胜土州知州与州同翼城而治，各分其地，盖北胜乃永北旧名，土官亦当时所置，既设流官，而以土官隶之。

厅西七十里为土顺州，（东至北胜土州界四十里，西至

丽江府界六十里，南至鹤庆州界四十里，北至丽江府界五十里。）南诏蒙氏时名牛賧，诸浪蛮与罗落蛮杂处。元初内附，置顺州，属丽江路。明设流官，改土官为州同。国朝康熙八年，省顺州入鹤庆府，后鹤庆改州，永北改厅，以土州同属永北厅。

厅北二百二十里为蒺藜废州。（东至四川中所界一百里，西至丽江府界一百八十里，南至章氏界一百二十里，北至永宁土府界一百二十里。）唐时地名罗其賧，元至元中置蒺藜州，今废，以土舍司之。

景东厅 在省城西南一千二百八十里，其地东至楚雄府南安州界一百八十里⁽⁶⁰⁾，西至顺宁府云州界二百二十里，南至镇沅州界二百九十里，北至蒙化厅南涧界一百三十七里，东南至镇沅直隶州恩乐县界一百三十五里，西南至顺宁府顺宁县界三百里，东北至楚雄府镇南州界二百二十里，西北至蒙化厅界三百三十里，东西广三百四十里，南北袤四百三十里。汉益州郡徼外地，蛮名景董，又名拓南。汉时为昔朴、和泥二蛮所居。南诏蒙氏立银生府，后为金齿白蛮所夺，移府治于威楚。蒙古世祖中统三年，（宋理宗景定三年）平滇，得其地。至元中，置开南州，仍隶威楚路。明洪武中，改为景东土府，又设景东卫。嘉靖中，设流官，为景东府，属云南布政司，国朝因之。康熙二十六年，省卫并于府。乾隆三十五年⁽⁶¹⁾，改为厅，以同知治之而直隶于迤西巡道。城西九十里无量山，一名蒙乐，蒙氏僭封南岳，其山自北而南绵亘三百余里，峻峭峻拔，险不可上，为厅之镇。东有邦泰，北有鹤笼以及玉屏、景董诸山，纡回曲折，群峰环抱，实为屏藩。水则中川河，发源于蒙化所属之阿克铺，

纳诸溪之水汇为大河，经厅治折流，由中所会普马入镇沅界，为把边江之上游，品秀、蛮谢绕于左，戛里、澜沧环其右，而大瀾、板桥、灰窑、景谷诸河又环抱厅治，惟猛统一河盐卤藉以滋养，称地利焉。盐井五：曰大井、小井、磨腊井、磨外井、圈铁井，皆同知理之。土官则知府一，巡检二，知事、驿丞各一。沿江一带夷人稽察约束皆土官分任之。地与诸蛮逼近，故明洪武时，沐英自楚雄至景东，每百里置一营以备蛮寇。

今虽汉夷杂处，寄籍者多，然酝酿雅化，民风土习亦与各郡相同，盖幅员虽不广，而外卫楚、蒙，内扼蛮僰，形势实为完密云。

普洱府 在省城南一千七百里⁽⁶²⁾，其地东至元江州界二百五十里，西至顺宁府界四百四十里，南至阿瓦界一千五十里，北至镇沅州界一百九十里，东南至老挝南掌界一千四百一十里，西南至莽緬界一千三百里，东北至元江州界二百二十五里，西北至景东厅界二百七十里。东西广六百九十里，南北袤一千二百四十里。古西南夷极边地，历代未经内附。明洪武十四年开滇，土酋那直率属来归，属元江府，明末为那崑所据。国朝顺治十六年平云南，那酋归附，旋叛伏诛，编隶元江府。康熙三年，移元江府通判分防其地，名曰普洱。自明初置车里宣慰土司，其地有十三版纳。雍正七年，裁元江通判，以所治之普洱六大茶山及橄榄坝、江内六版纳地置普洱府，又设同知驻所属之攸乐，通判驻所属之思茅。其江外之六版纳仍属宣慰司，岁纳银粮于攸乐。乾隆元年，增设宁洱县，附于府郭。移攸乐同知驻思茅，名思茅厅，而省旧设之通判以府隶迤东巡道。三十二年，增设迤南

巡道，驻府城而以府隶之。三十五年，降元江、镇沅二府为直隶州，而以元江通判分防之他郎、镇沅同知分防之威远并归府辖，俱名为厅，于是领厅三、县一，其地发于镇沅乌连山把边江界，其左九龙江界，其右思茅，处于高偏，威远、他郎，一东一北。十三版纳咸资控制。

附郭宁洱县，（四至与府同。）城东有锦袍山，山势雄杰，上有垒趾，相传诸葛武侯南征结营于此，又有双星、仁寿、太乙、天笔、凤凰诸山，水则有整董江、猛撒江、小江，皆距城百数十里，清水河在城南二十里，土千总一，驻普藤，土把总四，分驻猛旺、猛乌、整董、乌得，皆在九龙江内，盐井三，曰磨黑、曰木城、曰安乐，知县理之。

府西南⁽⁶³⁾一百二十里为思茅厅，（东至猛旺界一百二十里，西至孟碇界三百七十里，南至宁洱县界三十里，北至宁洱县界四十里，东南至旧攸乐厅界二百二十五里，西南至江外猛阿界三百六十里，东北至宁洱县界一百四十里，西北至宁洱县界一百七十里。）自古不通中国，旧《志》以为即古产里。周成王时，越裳氏来朝，周公作指南车导之归，故名车里。元世祖命兀良合台伐交趾，经其部，悉降之，置车里路总管府。明洪武中，改车里军民府，寻改宣慰使司。国朝雍正四年，宣慰司献地。七年，设通判驻之。乾隆元年裁通判，移攸乐同知驻其地，名思茅厅⁽⁶⁴⁾。山则白马、孔明，皆距城数百里，高千百仞，而六茶山在东南三百里倚邦土弁境，产茶，各土物之贡。水则九龙江，源出西番可跋海，或云即《禹贡》之黑水。车里宣慰司驻江之北岸，即车里江，水势湍急，绕厅之东、西、南三面，袤延千数百里，十版纳在江内，三版纳在江外。厅为普洱之门户，车里为厅之藩篱，九龙江为车里之天堑，十三版纳为车里之保障，他若四

十八道河、獐所江、漫连河，皆入九龙江，而喇卡江在白马山之麓，打歇江在白马山之西，糯札江、整控江在白马山之南，其西岸即野保地，白马障于内，诸江护于外，金汤之固，此足当之。所属车里宣慰司及猛腊、橄榄坝、倚邦、易武、六困土总俱驻九龙江内，猛遮土千总，猛阿、猛笼土把总俱驻九龙江外。

府西三百六十里为威远厅，（东至宁洱县界二百三十里，西至顺宁府界三百五十里，南至思茅厅界二百四十里，北至镇沅州界一百四十里，东南至元江州界二百三十里，西南至孟琏界四百里，东北至镇沅州界一百六十里，西北至景东厅界一百四十里。）汉益州郡徼外地。南诏蒙氏置威远睑，属银生节度。段氏时为金齿白夷蛮酋阿只步等所据。蒙古世祖讨平之，中统三年（宋度宗咸淳二年）以地属威楚路。明洪武三十四年⁽⁶⁵⁾，置威远土州，属楚雄府。今为厅，以同知治之，隶普洱府。牛肩、磊钟二山雄峙南北，大芦山极高峻，为保黑所居，距习环江不远，最称险要。又大蚌江岸延袤三百八十余里，对岸即緬宁厅属之猛猛、孟琏土司界，多野保村寨，是大蚌江实威远之户闕也。盐井二，曰抱母、曰香盐，大使理之。铁厂一，曰猛烈，同知理之。土千总一、云骑尉二，分驻猛夏、猛班。

府北三百三十五里⁽⁶⁶⁾为他郎厅，（东至元江州界二十五里，西至镇沅州界一百八十里，南至宁洱县界一百二十里，北至新平县界一百四十里，东南至元江州界六百三十里，西南至镇沅州界二百五十里，东北至元江州界二十五里，西北至新平县界一百五十里。）古西南荒裔，不通声教。元时，置元江路，所统有他郎寨。明置元江军民府，以寨隶之。嘉靖中，改为恭顺州。国朝顺治十六年⁽⁶⁷⁾，省州入府，雍正

十年，设通判驻其地，乾隆三十七年改为他郎厅，仍以通判治之，属普洱府⁽⁶⁸⁾。厅西红岩山，峭壁凌空，人莫能上，厅北遮蔽，灵山中，有石碣，常见奇云缭绕。有江自景东者乾河发源，上流过谷麻，即名谷麻江，中流过布固，即名布固江，下流过阿墨，即名阿墨江，又过李仙，即名李仙江，众水所汇，地利攸资，盐井二，曰猛野、曰磨铺，知府理之，土把总一。

地多夷种，民居有离城七八百里者，是郡风俗俭啬，耕获蚕桑之暇，采蕨为业，而地当老挝、缅甸出入要冲，设关立隘，拊循慎固，惟守土者是赖焉。

临安府 在省城东南四百三十里，其地东至开化府界三百二十里，西至元江州界二百五十里，南至越南界二百五十里，北至澄江府江川县界二百三十里，东南至开化府界二百七十五里，西南至元江州界二百九十里，东北至广西直隶州弥勒县界三百四十里，西北至元江直隶州新平县界三百六十里，东西广五百七十里，南北袤四百八十里。《禹贡》梁州徼外地，古句町国。汉置句町县，属牂牁郡；賚古县，属益州郡。蜀汉属兴古郡。唐初，置南龙州⁽⁶⁹⁾，贞观十一年，更名钩州，属戎州都督府，又置牂州，属黔州都督府，天宝末，没于南诏。蒙氏置通海郡。宋时，段氏改为秀山郡，其后蛮酋互相侵夺，或属都阐，或属阿梵。元初内附，置阿梵万户府，至元中，改南路总管府，旋改临安路，治通海县，属云南行省，兼置临安、广西、元江等处宣慰司理于此。明改路为府，移治建水州，属云南布政司。国朝因之，雍正九年⁽⁷⁰⁾，移所属之新平县隶元江府。乾隆三十五年，降建水州为县，领州三、县五、长官司五，隶迤南巡道，幅员最

广。其原皆发自新兴州之蒙习山，一出老鲁关，初分嶓峨县，再经铁冶所，北枕晴山，南临泸水，建府治焉。阿迷其尽脉也。一出夹雄山甸直关，折为宁州。一出曲陀关连开二县，曰河西、曰通海，皆远隔曲江，环绕府治之北。一过亚泥河，渡龟枢，经行最远，由玉屏山北开石屏，府治之西南也。一自焕文山东出，右拱纳楼，左开蒙自，府治之东南也。左能诸司又在礼社江外，别与元江共脉。

附郭建水县，（东至阿迷州界三十里，西至石屏州界四十里，南至蒙自县界二百里，北至通海县界一百六十里，东南至蒙自县界八十里，西南至纳楼司界六十里，东北至宁州界一百三十里，西北至石屏州界三十里。）汉贲古县地。唐元和初，蒙氏筑惠嗣城于巴甸，汉语曰建水，历郑、赵、杨、段四氏皆仍旧名。元初置建水千户所，属阿焚万户府，至元十三年，改建水州，属临安路。明为临安府治，国朝因之。乾隆三十五年，降为县。城北晴山为镇，而云龙、石门诸山拥其后，东南有矣和坡⁽⁷¹⁾山，西北曰火焰山，南曰焕文山。水则近郭有泸江，一名大河，源出石屏异龙湖，纳众水东下，榻冲、象冲二河注之，由城南流入阿迷之燕子碛，复出为乐蒙河。北曰曲江。南曰礼社江，其江自赵州定西岭流经元江东南北境；江外四百余里为藤条江；又三百里为黑江，黑江南界越南，（即交趾。）西界老挝，最为险要。银厂一，曰摸黑，知县理之。境内厄塞之地，分设土目一人，谓之掌寨。礼社江内掌寨二，曰斗岩、曰阿土。礼社江外掌寨七，曰五亩、曰水塘、曰宗哈瓦遮、曰马龙、曰五邦、曰猛弄、曰猛梭。藤条江外掌寨六，曰猛丁、曰猛蚌、曰猛喇、曰茨桶坝、曰者米把哈、曰猛赖。

府西八十里为石屏州，（东至建水县界四十里，西至元

江州界一百五十里，南至纳楼司界二百里，北至通海县界一百五十里，东南至建水县界七十里，西南至元江州界一百七十里，东北至建水县界六十里，西北至新平县界一百四十里。）汉益州郡地，唐为乌蛮所居，有磐石出于土中，名曰石坪邑。元改为石坪州，属临安路。明洪武中，改曰石屏州，属临安府，今因之。山以凤凰、玉屏为最。宝山、砚山、普陀岩、白浪岛并著瑰奇。其水自宝秀湖发源，分流环城四周，东入异龙湖，湖广百五十余里。铁厂一，曰小水管，知州理之。

府东一百二十里为阿迷州，（东至开化府界二百里，西至建水县界九十里，南至蒙自县界五里，北至广西直隶州弥勒县界三十里，东南至蒙自县界三十六里，西南至蒙自县界四十里，东北至弥勒县界二十里，西北至建水县界六十里。）汉益州郡地，蛮名阿宁，转音阿迷。元初，立阿宁万户府。至元中，属南路总管府。大德中，属临安广西元江等处宣慰司。明洪武十五年置阿迷州，属临安府，今因之，改宁为迷。东山高耸霄汉，常有群鸟飞集，亦名鸟充；在远者曰万象，为泸江所出；曰蓬和，遥与禄丰、乌冲联络，环抱州治。水则乐蒙河，绕城而北为盘江，入八达河。

府东北二百五十里为宁州，（东至广西直隶州弥勒县界九十里，西至通海县界三十里，南至建水县界九十里，北至澄江府江川县界五十里，东南至建水县界五十五里，西南至建水县界七十里，东北至澄江府河阳县界七十里，西北至澄江府江川县界四十里。）汉益州郡地，蜀汉兴古郡地。晋、宋、齐为梁水县，属梁水郡。唐初，析置西宁州，贞观八年改黎州⁽⁷²⁾，天宝后，没于蛮，号浪旷，夷语谓早龙也，步雄部么些徒⁽⁷³⁾蛮据之，后属东爨，酋阿几以浪旷割与豆

圭，改为宁部。元初，置宁部万户府，后改宁海府。至元十三年，置宁州，属临安⁽⁷⁴⁾路。又立西沙县，至治六年⁽⁷⁵⁾，并入州。明亦曰宁州，今因之。州城建于华盖山麓，锦屏山端严凝重，登楼山势凌霄汉。水则浣江，自州北折而南，会婆兮江入盘江。铜厂一，曰绿砬碕，知州理之。

府北一百五十里为通海县，（东至宁州界十里，西至河西县界二十里，南至建水县界二十里，北至宁州界五十里，东南至建水县界五十里，西南至石屏州界六十里，东北至宁州界二十里，西北至河西县界十五里。）汉句町县，属牂牁郡，后为阿剌蛮所居。唐时，蒙氏置通海郡。宋时，段氏改秀山郡，后复为通海郡。元初，立通海千户所，隶善阐万户府。至元中，改通海县，属宁海府，府废，改属临安路，为路治，后又隶宁州。明徙府治于建水，仍为通海县，属临安府，今因之。州南有螺峰，一名秀山，城建其下；东则有诸葛山，相传诸葛武侯南征驻兵于此。水则有六村大河，自嵎峨大鱼口入界，注于曲江，凡历县境四十余里，为县巨川。

府西北一百八十里为河西县，（东至宁州界三十里，西至嵎峨县界五十里，南至通海县界五里，北至澄江府江川县界二十里，东南至通海县界十五里，西南至石屏州界三十里⁽⁷⁶⁾，东北至澄江府江川县界二十里，西北至嵎峨县界八十里。）汉益州郡地。唐初，于姚州南置西宗州，领县三，河西其一也。天宝后，没于蛮，为步雄部，阿剌蛮易渠夺而居之，名休腊部。元初，即其部为万户府。至元十三年，置河西州，属临安路，二十六年降为县。明亦为县，属临安府，今因之。城西五里普应山为县镇山；城北曲陀山，元人立关其上，最大者曰夹雄，为宁州、通海诸山之祖。水则普应溪，屈曲赴城，长堤捍之；长河绕于东，自曲陀关来，聚诸水入

祀麓湖，通海、河西二县界之，而宁州亦擷其秀焉。

府西北二百六十里为嵯峨县，（东至河西县界十里，西至元江直隶州新平县界一百里，南至石屏州界六十里，北至云南府易门县界一百里，东南至河西县界五里，西南至新平县界三十里，东北至澄江府新兴州界二十五里，西北至易门县界一百里。）汉牂牁郡地，后汉属兴古郡，晋属南宁郡，唐为嵯倪蛮所据，后阿契酋逐之而有其地。元初，即其部立千户所。至元十三年，改为嵯峨州，领邛州、平甸二县，二十六年，降为县，省二县为乡，属临安路。明亦为县，属临安府，今因之。山曰嵯、曰峨，县以此得名。城北萃秀山环拥县治，其远者曰宝岩、曰邃岩，水曰合流江，一源自新兴流至城北，一源自石屏流至城南，相合而入曲江。

府东南一百五十里为蒙自县，（东至开化府界三十里，西至建水县界八十里，南至开化府界六十里，北至阿迷州界四十里，东南至开化府界六十里，西南至建水县界八十里，东北至开化府界三十里，西北至阿迷州界六十里。）汉牂牁郡地，后汉属兴古郡。唐时，南诏置通海都督府，其地属焉，以赵氏世守之。有山名目则，转音为蒙自。宋时为阿契蛮所据。元初，置蒙自千户所，属阿契万户府。至元十三年，改为蒙自县，属临安路。明属临安府，今因之。城西南三十里麒麟山，银、铜、锡诸矿所生；石门、茭哀二山，离城八九十里，颇擅奇观。水则长桥海，构木为梁，长十余丈，汇迤坡海水，北流入阿迷；而城南百二十里入安南之道侧有莲花滩，即梨花江所经也。明永乐初，沐晟出蒙自莲花滩，进讨安南；嘉靖中，莫登庸之乱，汪文盛以莲花滩当交、广水陆之冲，遣兵据其地，即此。银、锡厂二，俱名个旧；铜厂一，曰龙树；皆知县理之。

府南八十里为纳楼茶甸长官司，（东至黑江越南界六百里，西至石屏州云台里界一百里，南至元江直隶州界四百里，北至府城南关纸房铺界八十里。）本蛮地。唐时，蒙氏名茶甸。元初，置千户所，属阿宁万户府。至元中，改属善阐宣慰司，后分为二千户，属云南行省。寻改属临安宣慰司，名纳楼茶甸。明置长官司，以普氏世袭，国朝因之。地多瘴疠，隆冬亦如五月，三秋尚带烟岚。极南芭蕉岭，形势逼仄，据险守隘，控防交趾；西南有烈渡，逼近南掌，以黑江为界，限制外夷之要区也。

府西南二百一十里为亏容甸长官司，（东至慢车乡界十五里，西至元江直隶州界十五里，南至溪处乡界十五里，北至石屏州界十五里。）唐铁容甸部。元至元中，以其部长隶元江路。明洪武十五年，赐部长姓孙，置长官司，属临安府，予世袭，国朝因之。其地山高水恶，四时恒热。

府西南二百五十里为左能寨长官司，（东至瓦渣乡界十里，西至思陀乡界十里，南至溪处瓦渣界二十里，北至落恐乡界五里。）本唐之官桂思陀部，析而为五，左能为一寨。明置长官司，属临安府，以吴氏世袭，国朝因之。老尖山峙其北，清水河环其东，道路险危，瘴疠时发。

府南二百八十里为思陀甸长官司，（东至落恐乡界十里，西至元江直隶州界十五里，南至元江州界五十里，北至元江州界十里。）唐时与溪处、落恐、瓦渣、左能为一部。元置和泥路，以思陀甸隶云南行省，寻改隶元江路。明置长官司，属临安府，以李氏世袭，国朝因之。地气阴湿，四时恒凉，禾稼晚收，多发冷瘴，与纳楼、亏容之苦热者，又一气候。

府南二百八十里为落恐甸长官司，（东至瓦渣乡界五十

里，西至思陀乡界三十里，南至左能乡界五里，北至元江直隶州界十五里。) 唐时为伴溪落恐部，属思陀，后别为一甸，曰落恐甸，元置军民万户府，隶云南行省，改属元江路。明置长官司，属临安府，赐土司姓名陈开基，予世袭，国朝因之，幅员狭而路径危，昔人称为“一道羊肠，两山熊耳。”气候与思陀同。

府属五土司外，复有纳更、溪处、瓦渣、阿邦、慢车、稿五卡六司，语在《土司志》。

云南大郡，自首府外，以曲靖、临安、大理为最，临安疆域既广，汉夷杂居，较他郡为难治，而人物科名有盛无衰，允称文献之邦云。

元江直隶州 在省城南七百里，其地东至临安府石屏州界一百一十里，西至镇沅直隶州界二百七十里，南至普洱府宁洱县属猛乌界一千六百九十里，北至楚雄府南安州界五百里，东南至临安府属外五司界一百四十里，西南至普洱府他郎厅界一百一十里，东北至临安府峨峨县界二百里，西北至镇沅直隶州恩乐县界二百九十里，东西广二百二十里，南北袤二千一百里，汉益州郡徼外地，名惠龙甸，又名因速部，蒙氏时，属银生节度，徙白蛮苏、张、周、段等十姓戍之，又开威远等处置威远贖，后和泥蛮据其地，宋时，依智高之党窜于此，和泥开罗盘甸居之，后为么些徒蛮阿焚诸部所有⁽⁷⁷⁾，元初内附，后复叛，筑城拒命，至元十三年，遥立元江万户府以羁縻之，二十五年讨平后，于威远置元江路，属临安广西元江等处宣慰司，明初，改为元江府，永乐四年，改元江军民府，属云南布政司，领因远罗必甸长官司，后改因远为奉化州，又置恭顺州，国朝平滇，改土设流，置元江府，省奉

化、恭顺人焉，领车里宣慰司。雍正七年，分所属之普洱等地置普洱府，车里附之。十年，移临安府之新平县来属，设通判，驻旧恭顺州之他郎寨，为普洱府之分防厅。乾隆三十五年，降府为州，直隶迤南巡道，领县一。地脉起于楚雄府碍嘉废县，礼社江界其左，阿墨江界其右，哀牢山其正脊之南来者，由因远山至自乐山，建为州治。所领新平县又居礼社江之左，控扼鲁奎。州治东玉台山，旧名罗盘山，凡二十五峰，望之如台，元时，置罗盘甸，以此为名；其南曰天马山、嵯峨山；其西曰九龙山；其北曰青龙山。水则南洪河，自无量山发源，由城北会南麻河入礼社江；清水河抱于内，李仙江绕于外，局势最完整。铜厂一，曰青龙，知州理之。土千总二、土把总三，惟任缉捕，无专司之地。

州北一百五十里⁽⁷⁸⁾为新平县，（东至临安府嵯峨县界一百里，西至镇沅直隶州恩乐县界三百七十里，南至本州界一百五十里，北至楚雄府南安州界三百里，东南至临安府石屏州界一百五十里，西南至镇沅直隶州界九十六里，东北至临安府嵯峨县界五十里，西北至镇沅直隶州恩乐县界五百里。）古西南荒裔，汉为嵯倪蛮所居，唐为阿焚蛮所居，元初，置平甸县，属嵯峨州；又置马笼部，属元江路。明改平甸县为乡，隶嵯峨县，后为丁苴、白蛮夷贼所据，万历十九年，讨平之，割元江、石屏、河西、新化四州县地置新平县，属临安府。其新化州乃弘治中改马龙他郎甸长官司所置，万历二十五年⁽⁷⁹⁾改属临安府。国朝康熙四年，省新化州入县。雍正十年，改县，属元江府。乾隆三十五年，降元江府为直隶州，仍以县属之。县治山川湊密，所凭者高山之最大者哀牢、鲁奎皆在境内。水则易门绿汁江、禄丰之星宿江、楚雄之大江俱会于县西北，名三江口，自此流入元江；

而城东亚泥河经鲁奎山麓入礼社江，在往来临安路侧若特以界石屏、嵒岷者，银厂一，曰太和，知县理之。土县丞一，驻城中。

是州气候炎蒸，田禾两熟，夏秋间瘴疠特甚，触之伤人，东邻越南，南接老挝，道路四通之地也。

镇沅直隶州 在省城西南一千六百里，其地东至普洱府他郎厅界二百四十五里，西至景东厅界二十里，南至普洱府威远厅界三十里，北至景东厅界二百七十里，东南至普洱府宁洱县界八十里，西南至景东厅界三百里，东北至元江直隶州新平县界二百九十里，西北至蒙化厅旧定边县界三百里。东西广二百六十五里，南北袤三百里。汉益州郡徼外地，濮落杂蛮所居。（《元史》作“昔朴、和泥二蛮”。）南诏蒙氏为银生府地，金齿、焚夷侵夺之，历段氏不能复。元初内附，立威远州，属威楚路。后置案板寨，属元江路。洪武末，改置镇沅州，永乐四年，升为府，属云南布政司，并土官世袭，国朝因之。雍正二年，改设威远流官同知，四年，设流官知府，并改者乐甸长官司为恩乐县隶之⁽⁸⁰⁾。八年，兼辖威远。乾隆二十二年，以威远旧属之按板井来附。三十五年降府为州，直隶迤南巡道，改威远同知属普洱府，为分防厅。领县一，地脉自景东来，起黄草岭至境内马容山，即其麓建州治。把边江绕其左，澜沧江环其右，恩乐县又在把边江左，别与元江同派；乌连东跃，天马西腾，乘钟、乐板、石花、石罗，列屏前后，水则南别河由里河环绕东南，汇为镇沅河入澜沧江；新抚、那掌左右萦抱，新抚河下流为把边江，即景东河。地气炎蒸，瘴疠时发，盐井二，曰恩耕，知州理之；曰按板，大使理之。

州东北一百二十里为恩乐县，（东至元江直隶州新平县界二百四十里，西至本州界五十里，南至本州界五十里，北至景东厅界三十里，东南至新平县界八十里，西南至本州界三十五里，东北至景东厅界一百二十里，西北至景东厅界二十五里。）汉濮洛蛮地。南诏蒙氏属马龙、他郎二甸，地名猛摩，夷名者岛。段氏时为阿梵诸部所据。元时内附，属他郎甸管民官，隶元江路。明洪武末，土酋刁氏内附，置者乐甸长官司⁽⁸¹⁾，属云南布政司，国朝因之。雍正五年，改者乐甸为恩乐县，设流官，属镇沅府。乾隆三十五年，降府为直隶州，县仍隶之。城东三家坡山，峰危路险，为哀牢门户，众夷出入之所。西北蒙乐山，冈峦起伏，遥峙县治之前，状如列屏，即蒙氏僭封之南岳也。水则鲁马、浦麻诸河缭绕，境内田畴资灌溉焉。

是州倚山辟境，傍水为居，当猛緬、越、挝之通衢，作景、元、楚、普之外障。风俗醇良，士崇节义，太平之乐可以共享无穷焉。

曲靖府 在省城东⁽⁸²⁾三百里，云贵总督旧驻之地也。其地东至贵州普安厅一百七十里，西至云南府嵩明州界二百二十里，南至广西直隶州界一百七十里，北至贵州大定府威宁州界四百五十里，东南至贵州普安厅界二百五十八里，西南至澄江府路南州界一百三十一里，东北至贵州威宁州界二百七十里，西北至武定直隶州禄劝县界四百六十七里。东西广三百九十里，南北袤六百二十里。《禹贡》梁州南裔，汉益州、牂牁二郡地。蜀汉改置建宁郡，治味县，复分建宁、牂牁置兴古郡，治律高县。晋时二郡俱属宁州，分东境置平夷郡。梁时为白蛮爨瓊所据，后分东西二爨，曲靖为东爨。

隋初，爨子震，玩入贡，开皇中，置南宁州，又置恭州、协州。唐初，以爨宏达为昆州刺史，复立南宁州，改恭州为曲州，析协州为靖州，以南宁州为都督府，贞观八年改为郎州，天宝末，没于南诏。蒙氏置石城郡，宋属段氏，后为磨弥部所据。元初，取其地置磨弥部万户府，至元八年，改为中路，十三年改曲靖路总管府，二十五年升宣慰司，属云南行省。明洪武中，改曲靖军民府，属云南布政司，国朝因之。康熙八年，降寻甸府为州，附焉，隶迤东巡道，领州六、县二，入滇道所必经，自木容山至分秦岭⁽⁸³⁾，起胜峰山，府治建焉。所辖州县马龙自负金西分，陆凉从木容南下，沾益来自花山，寻甸别为一派，松韶关分支并出，一由炎方抵宣威，一由凉水至平彝，一由分水入罗平，四达交通，全滇门户。

附郭南宁县，〔东至平彝县界七十五里，西至马龙州界二十里，南至陆凉州界一百里，北至沾益州界二十五里，东南至罗平州界三十里，西南至马龙州界十八里，东北至平彝县界二十八里，西北至马龙州界二十五里。〕汉味县，益州郡治，又律高县地。蜀汉亦为郡治，晋为宁州建宁郡治，武帝时，又置同乐县，宋、齐因之，梁没于蛮，隋唐同乐县。唐初，复置味县，为南宁州治，天宝末废。段氏时，乌蛮磨⁽⁸⁴⁾部据之。元初，立南宁千户所，至元十三年升为州，二十二年⁽⁸⁵⁾降为县，明为曲靖府治，今因之。山有翠峰、青龙、终南、负金环拱前后，水则白石江独当一面，潇湘江与沾益北来，诸水会于城东北，达陆凉、罗平而入八达河。

府北三十里为沾益州，〔东至平彝县界八十里，西至东川府界一百八十里，南至南宁县界五里，北至宣威州界一百二十里，东南至陆凉州界九十里，西南至马龙州界十五里，

东北至贵州普安厅界九十里，西北至东川府界九十里。) 汉宛温县，属牂牁郡。蜀汉属兴古郡。晋分兴古置西平郡，属宁州。置西平县为郡治，宋、齐因之。唐初，置西平州，贞观中，改为盘州，天宝后没于蛮，后爨、刺二种居之，又为磨弥部所夺。元初内附，以本部隶磨弥万户府，至元中，改置沾益州，属曲靖路，领交水、石梁、罗山三县，明永乐中⁽⁸⁶⁾，省三县入州，属曲靖府，今因之。四面环山带水，伯蒙、堆涌二山，一高耸，一延亘。沙河、交河二水与腊污河一东一西并合而入潇湘江。

府南一百二十里为陆凉州，(东至罗平州界八十里，西至马龙州界五十里，南至澄江府路南州界七十里，北至南宁县界五十里，东南至广西直隶州师宗县界六十里，西南至云南府宜良县界九十五里，东北至南宁县界五十里，西北至南宁县界五十里。) 汉愬县，属牂牁郡，又平夷县地。晋为同乐县治。南诏号为落温部，置陆郎县，大理段氏因之。元初，置落温千户所，至元十二年⁽⁸⁷⁾，为陆凉州，属曲靖路，领芳华、河纳二县。明永乐中，省二县入州，属曲靖府，今因之。城西部封山，林木森蔚。芳华，旧县之名，本之。城南中延泽⁽⁸⁸⁾，潇湘诸水所汇。河纳，旧县之名，本之。

府西南五十里为马龙州，(东至南宁县界二十五里，西至寻甸州界七十里，南至陆凉州界六十里，北至沾益州界三十里，东南至陆凉州界六十里，西南至澄江府路南州界八十里，东北至沾益州界五十五里，西北至寻甸州界五十里。) 汉律高县，属益州郡。蜀汉为建宁郡地，又分置兴古郡，治于此。晋析置西安县。齐为西中县。唐初，为南州，后为麻州地。天宝末，没于蛮，为撒匡部⁽⁸⁹⁾，盘瓠裔纳垢部逐而

据之。元初，置纳垢千户所，至元中，改为马龙州，属曲靖路，领通泉县。明永乐初，省县入州，属曲靖府，今因之。山则多罗势入云霄，中和状列旗鼓，水则东河擅潇湘之名，西河流九曲之派，土田硗瘠，居民病之。

府东南二百七十里为罗平州，（东至贵州普安厅界九十里，西至广西直隶州师宗县界五十里，南至广南府界一百一十里，北至南宁县界九十里，东南至普安厅界一百里，西南至师宗县界八十里，东北至平彝县界七十五里，西北至陆凉州界八十里。）汉漏卧县，属牂牁郡，又为宛温县地。蜀汉属兴古郡，晋因之。唐为盘州地，后没于蛮，为塔敝纳夷甸，寻为罗雄部，相传盘瓠后裔罗雄居此。元初，隶普摩千户所，至元十三年，割夜直部并入，改为罗雄州，又置亦佐县，并属曲靖路。明属曲靖府，万历十五年，改名罗平州，国朝因之。康熙五年，省亦佐县入州⁽⁹⁰⁾，三十五年，以亦佐县地附平彝县。八部山高二百丈，禄布山亘百余里，白蜡山树一州之望，叔龙山⁽⁹¹⁾容千家之居，水则块泽河自旧亦佐县入州境，会以则江、大渡河入八达河，而鲁泥河旋绕城外。

府西一百三十里为寻甸州，（东至马龙州界七十五里，西至武定直隶州禄劝县界三百里，南至云南府嵩明州界六十里，北至东川府界七十里，东南至马龙州界五十里，西南至嵩明州界六十里，东北至东川府界一百一十五里，西北至东川府界一百八十里。）汉初为滇国地，后焚、刺蛮居此，号仲札溢源部。晋时为乌蛮之裔新丁所夺，号新丁部，讹为仁地。蒙氏时为寻甸部，段氏时为仁德部。元初，立仁地万户府，至元十三年，改仁德府，属云南行省。二十四年置为美、悦俸二县，二十五年改悦俸为归厚，并属仁德府。明洪

武中，改寻甸军民府，省二县入之，属云南布政司，国朝因之。康熙八年降为州，属曲靖府，迤东巡道驻此。龙头、来凤、卧云、洗马诸山远列，屏障城西。清水海一名车湖，四面皆山，其水澄碧。铅厂一，曰妥妥，知州理之。铜厂一，曰双龙，知府理之。州北达川蜀，南巩会城，山水濛濛，川原平衍，宜于耕种，亦一奥区也。

府东北九十里为平彝县，（东至贵州普安厅界四十里，西至南宁县界四十里，南至罗平州界二百二十里，北至沾益州界十五里，东南至罗平州界四十里，西南至南宁县界一百一十里，东北至沾益州界六十七里，西北至马龙州界一百七十里。）汉平夷县，属群柯郡。晋改为平蛮县，属平蛮郡。唐初，复置平夷县，属盘州，后没于蛮。元为普安县地。明置平夷卫，属云南都司，国朝因之。康熙二十六年，省入沾益州，三十五年⁽⁹²⁾，置平彝县，属曲靖府，以罗平州之亦佐县地益之。龙马山、祖墓山耸其高，清溪洞、紫泉洞秘其奥。由黔入滇之冲要也。铅厂二，曰块泽，在县境；曰卑浙，在罗平州，皆知县理之。

府东北二百三十里为宜威州，（东至贵州普安厅界七十里，西至东川府界一百里，南至沾益州界四十五里，北至贵州大定府威宁州界一百三十里，东南至普安厅界一百六十里，西南至寻甸州界九十五里，东北至威宁州界一百五十里，西北至东川府界一百二十五里。）汉同并县，属群柯郡。蜀汉属兴古郡。晋永嘉五年，分置西平县于此。唐属盘州，后没于蛮，为磨弥部所据。元初，属磨弥万户府。至元中，置沾益州，明初因之。国朝顺治十六年，移州治于交水，以废治为游击驻防城。雍正五年，割沾益州新化里至高坡顶置宜威州，属曲靖府。石龙、大瓢诸山为滇、黔交界。

车翁江⁽⁹³⁾右绕，可渡河后踞，□黔、蜀之上游作曲、寻之重蔽。北通乌撒，东控普安，穀馆之口，此实当之。

是郡山接乌蒙，路通交、广，其系于云南也，犹人之有头目。昔汉兵临滇，自牂牁而来，诸葛亮入南中，使庾隆都督李恢案道建宁，恢大破群蛮，南至盘江，（在广西州，）东至牂牁。隋初，梁睿上言：南宁州，汉世牂牁之地，去益州路止一千，朱提北境，即与戎州接界。幸因平蜀士众，即略定南宁州。自卢、戎以北⁽⁹⁴⁾，军粮须给，过此即于蛮夷征税，以供兵马。唐初，亦开东西二爨地，天宝十载，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将兵讨南诏，分道出戎、潯州，进次于曲靖，为南诏所败，其地遂悉没于蛮。蒙古将兀良合台自都阯而东平蛮爨，而后略定诸裔，引兵从交、广而北。明初，命诸将收云南，分军一自乌撒而南，一自普安而西，皆以曲靖为咽喉。曲靖既克，而云南、大理次第毕举，即国朝平滇，亦由此而进。是郡之所系，顾不重哉！

澄江府 在省城东南一百二十里，其地东自广西州弥勒县界二百里，西至云南府晋宁州界三十六里，南至临安府宁州界一百二十里，北至云南府呈贡县界五十五里，东南至弥勒县界二百五十三里，西南至临安府峨峨县界二百一十五里，东北至云南府宜良县七十里，西北至呈贡县界一百三十里。东西广二百三十六里，南北袤一百七十五里。《禹贡》梁州西南荒裔。秦时为滇国。汉武帝开西南夷，置俞元县，属益州郡。蜀汉属建宁郡。晋增置新兴县。隋属昆州。唐置牂州，旋改河州，隶黔州都督府。嗣置西宁州。天宝末，没于么些⁽⁹⁵⁾蛮，号罗伽甸，后为焚蛮所夺。南诏蒙氏取其地，为河阳郡。宋为段氏所据，号罗伽部。黑爨蛮之裔居路

甸，号落蒙部。元初内附，以罗伽部为万户府。至元三年，改万户为中路。十六年，改为澄江路，隶云南行中书省。领州二，县六。明洪武十五年，改为澄江府，省普舍、研和归新兴，邑市归路南，领州二、县三，国朝因之。康熙八年，省阳宗归河阳，领州二、县二，隶迤东巡道。幅员不甚广，自铁炉关东至关索岭，起舞凤山，其麓即府治。抚仙湖在其左，星云湖环其右。江川县发于叠翠山，逆折而至西之新兴州，又东转，而铁池河外隔路南州。虽非用武之地，实推饶沃之区，扼临安之咽喉，作首郡之唇齿。

附郭河阳县，（东至路南州界九十里，西至云南府晋宁州界十里，南至临安府宁州界一百三十里，北至云南府呈贡县界五十五里，东南至宁州界三十三里，西南至江川县界三十五里，东北至云南府宜良县界七十里，西北至呈贡县界二十九里。）汉以后建置与府同。唐置梁水县，初属南宁州，武德七年，割属西宁州。没于南诏，后强宗部居之。元初，置罗伽千户，至元中改为河阳州，寻降为县。明为澄江府治，今因之。城西北⁽⁹⁶⁾罗藏山，梁王尝立砦其上，又名梁王山，高出层霄，舞凤山群峰展列如翼，府治建于山麓。城东金莲山，一名绣球山，其东为隆寿山，与城西之朝阳山相拱对。水则梁王河，自梁王山发源，循城而西；东谷溪发源东山谷，循城而东，并玗札溪、西礮泉诸水注抚仙湖。湖在城南十里，周三百余里，象鼻岭从东来入湖，如象饮水状。明湖在阳宗废县界，今属河阳，当县北山后，与抚仙若相应和。

府西南九十里为江川县，（东至临安府宁州界五十里，西至新兴州界四十里，南水路至宁州界七十五里，北至河阳县界二十五里，东南至宁州界二十里，西南至临安府河西县

界三十里，东北至河阳县界二十五里，西北至云南府晋宁县界三十里。) 汉属益州郡，名碌云异城，蛮名易笼，唐置绛县，初属南宁，贞观八年，置黎州，领县二，绛其一也。蒙氏叛唐，徙曲旺蛮居此，以白蛮首治之，后为么些徒⁽⁹⁷⁾蛮所据，段氏时，号步雄部。又分为罗伽部。元初，置千户，至元中改江川州，寻降为县，属澄江路，明属澄江府，今因之。城北有山曰叠翠⁽⁹⁸⁾，其顶出泉，分流三派：西入滇池，东入抚仙，南入星云，星云湖在城南，汇上、中、下三河之水，与抚仙湖一线相通。城南海门桥为迤南赴省通衢。

府西南一百六十里⁽⁹⁹⁾为新兴州，(东至江川县界二十里，西至云南府昆阳州界五十里，南至临安府峨峨县界五十里，北至昆阳州界五十里，东南至临安府河西县界四十四里，西南至峨峨县界四十七里，东北至云南府晋宁州界五十里，西北至昆阳州界四十里。) 汉属益州郡。晋置新兴县，属建宁郡。梁髡瓚据之，分为西髡。唐初，隶牂州，贞观二十三年置求州，属戎州都督府，南诏蒙氏改为温富州，后么些蛮居之，号休制部。元初，立部傍千户，寻改休纳县，至元十三年，于县置新兴州，后省休纳县入州，属澄江路，明属澄江府，今因之。城东南钟山为一州之镇。水则大溪河，又名玉溪河，有二源，一出兽头山，一出香柏河，经城北折而西流，纳诸溪之水灌溉田畴。甸苴、曲陀二关内，良田鳞次，桑麻万家，人有会城仓廩之誉。土州判驻东山，距城三十里，领夷寨四十九，土练二百一十六，以地近鲁奎，常为贼巢，故世其官以镇之。

府东一百三十里为路南州，(东至广西州界八十里，西至云南府宜良县界四十里，南至临安府宁州界九十里，北至宜良县界二十五里，东南至广西州弥勒县界八十里，西南至

河阳县界七十八里，东北至曲靖府陆凉州界六十里，西北至曲靖府马龙州界一百八十里。) 汉属益州郡，唐属昆州，蛮名路甸。天宝末为黑彝蛮之裔所据，筑城曰徽吕，号落蒙部。元初，即本部立万户府。至元中，改路南州，领邑市县，属澄江路。又即弥沙等五城立弥沙县，二十四年，并入邑市。明省邑市县入路南州，属澄江府，今因之。城建于鹿阜山，有列若三台星者曰三台山，有蹲若狮子形者曰狮子山。水则黑、白龙潭，流为巴盘江，襟带城池，而铁池河环绕于外。铜厂五，曰凤凰坡、曰红石崖、曰大兴、曰红坡、曰发古，知州理之。

是郡地居腹里，毗连省会，沐浴教化，沦洽滋深，故士敦《诗》、《书》，民安耕凿，山川之秀，甲于他郡，而人文亦蔚起云。

广南府 在省城东南一千五十里⁽¹⁰⁰⁾，其地东至广西土田州界四百三十里，西至开化府界二百二十五里，南至越南宝乐州界五百二十里，北至广西西隆州界二百里，东南至广西镇安府界二百九十里，西南至开化府界二百五十五里，东北至广西西林县界一百四十里，西北至广西直隶州弥勒县界二百八十里。东西广六百五十五里，南北袤七百二十里。古徼外荒服地，汉牂牁郡南裔。宋仁宗皇祐间，广源州蛮依智高作乱，狄青讨之，追至科岩，智高败死，其裔居此，口特磨道。元至元间，立广南西路宣抚司，领路城等五州，后并路城、上林、罗佐为来安路，惟领安宁州、富州。明洪武十六年⁽¹⁰¹⁾归附，改授广南土知府，裁安宁州入府，领州一。国朝顺治十六年开滇，依鹏投诚，仍授土知府。十八年，设流官知府，授依氏土同知职，富州仍以土官知之。康熙八

年，裁广西府之维摩州，分维摩乡地益之，领县一，土州一，隶迤东巡道。

附郭宝宁县，四至八到与府同。其山发脉于蒙自县之目则，迤邐而南，过旧维摩州之五嶂，东入府境为花架、祛丕⁽¹⁰²⁾诸山，土富州治在焉。北出阿纪得、红石崖至平关坡为府治，莲花、牌头诸山列为屏障。城东南宝月关，一人守险，万夫莫入。又南为西洋江，源出板郎、木王、速部三山，三流相合，东经富州西北，又东南入广西土田州界，注于右江。

境内汉夷杂处，或十余家，或数十家为一寨，合一二十寨为一大寨，川、楚、黔、粤贫民往往赁山种植，生齿蕃滋，去来无定，夷性多悍，汉人柔而好讼，自设官建学以来，夷人子弟亦有读书列庠序者矣。东抵粤西，南临越南，路当水陆之冲，地扼山溪之险。

府东⁽¹⁰³⁾二百六十里为土富州，（东至广西土田州界一百里，西至宝宁县界一百里，南至广西镇安土州界三十里，北至广西泗城府界一百里。）元置富州、安宁州，属广南西路，又置罗佐州，初属广南西路，后属来安路。明省安宁、罗佐二州入富州，属广南府，今因之。

开化府 在省城东南七百三十里，其地东至越南边界五百四十里，西至临安府建水县界六百八十五里，南至越南边界一百三十里，北至广西直隶州属之邱北界一百六十里，东南至越南边界二百三十里，西南至越南边界四百一十里，东北至广南府界二百二十里，西北至临安府阿迷州界一百八十里，东西广一千二百二十五里，南北袤二百九十里，古红夷国，在西南徼外。汉为句町边地，接壤交州。唐属越嶲郡都督府，后没于南诏。蒙氏据为强现、牙车、教化三部。宋为

段氏据，皇祐五年，狄青征侬智高，寓人龙海基向导有功，命领其地。元为强现三部，属临安等处宣慰司。明洪武初，改强现三部为教化三部，与王弄部、安南部并为长官司，属临安府。国朝因之。康熙四年，平土贼王朔等，以教化、王弄、安南三长官司地置开化府，属云南布政司。八年，分广西府之维摩州⁽¹⁰⁴⁾地益之。雍正八年，置文山县附郭，领县一，隶迤东巡道。

文山县，四至八到与府同。城北凤凰，六诏为郡镇山；西曰秀石、天洞二山，俱在八戛山之前；旋折而西，曰西华山，横列三十六峰，拱翼府治。水有济热河，浴之可解瘴毒；异龙潭在其南，诸流汇焉，引以灌田，民咸赖之。县属八里，其村寨共一千七百二十有奇。雍正六年，钦差侍郎杭奕禄、学士任兰枝赐越南铅厂河内地四十里，遂以马白、小赌咒河为界。金厂一，曰麻姑，知县理之。土经历一，驻三板桥。

是郡昔时夷多汉少，风俗朴鲁，今则流寓者众，渐习繁华，惟文教日辟，竟有淹雅之士，而夷人亦列胶庠矣。

东川府 在省城北五百三十里，其地东至贵州威宁州界二百里，西至四川宁远府界三百里，南至曲靖府寻甸州界二百六十里，北至昭通府鲁甸州界一百六十里，东南至曲靖府宣威州界一百三十里，西南至武定直隶州禄劝县界二百五十里，东北至威宁州界一百七十里，西北至四川会理州界四百五十里，东西广五百里，南北袤四百二十里。《禹贡》梁州徼外荒服地。汉置堂琅县，属犍为郡，后汉属犍为属国都尉，蜀汉分犍为立朱提郡，又为堂狼县，晋、宋、齐因之，后陷于蛮。南诏蒙世隆置东川郡，段氏置东川大都督。元

初，置万户府，至元十五年，改阡畔军民总管府，隶乌撒乌蒙宣慰司，二十八年，立东川路，明洪武十四年⁽¹⁰⁵⁾，土酋禄鲁祖归附，授东川土知府，属云南布政司，十六年复叛，讨平后，改东川军民府，属四川川南道，国朝因之，康熙三十八年，始设流官，雍正四年，改隶云南布政司，五年，置会泽县附郭⁽¹⁰⁶⁾，领县一，隶迤东巡道。

会泽县四至八到与府同，发脉于寻甸月狐山，经凉水井至府境之波罗箐，左蔓海而右以濯，建为府治，山自武定雪山分支，水自嵩明秀崧发源，由金沙江曲折环抱，最为险要。境内山多田少，惟恃货财致富，银厂二，曰金牛、曰角麟；铅厂一，曰者海；皆知县理之，铜厂一，曰紫牛坡，知府理之。

府西北二百八十里为巧家厅，旧设经历，嘉庆十六年添设同知⁽¹⁰⁷⁾，分县属向化、归治、善长三里归其管理；建城于鲁木得，距巧家三十里，跬步皆山，城南即金沙江，江外为四川会理州披沙界，银厂一，曰棉花地；铜厂五，曰汤丹、曰碌碌、曰大水沟、曰茂麓、曰大风岭，皆知府理之。

地势高于省城，作北门之锁钥，内拥江山之雄，外连黔、蜀之险，五金之宝环生，五方之民翥集，竞利尚奢，治之不易，然数十年来，士之举于乡者颇不乏人。

昭通府 在省城东北一千一百六十里⁽¹⁰⁸⁾，其地东至四川叙永厅永宁县界七百二十里，西至四川宁远府西昌县金沙江界二百八十里，南至贵州大定府威宁州界五十里，北至四川叙州府宜宾县界六百四十里，东南至贵州大定府毕节县界四百六十里，东北至四川叙州府珙县界六百八十里，西南至东川府会泽县界一百三十里，西北至四川雷波厅金沙江界九

百二十里，东西广一千里，南北袤六百九十里。《禹贡》梁州徼外，古名窳地甸。汉朱提县，属犍为郡。唐乌蛮仲由牟之裔阿统迁此，传至十一世孙乌蒙强盛，号乌蒙部。宋时封阿杓为乌蒙王。元初归附，至元十三年，置乌撒路，十五年为军民总管府。二十一年，改宣抚司。二十四年，升乌撒乌蒙宣慰司，属云南行省。明洪武十五年，置乌蒙府，属四川南道，国朝因之。雍正五年，改属云南布政司。六年，设通判，驻大关。降明时所置之镇雄府为州，设州同驻彝良，州判驻威信，又于米贴地置永善县，俱属于府。九年，土酋叛，伏诛，改为昭通府，置恩安县附郭，设同知驻大关厅，移通判驻鲁甸厅。领厅二、州一、县二，隶迤东巡道。地脉发于曲靖之宣威州，北入贵州威宁州，过牛街子，经得胜坡，入境内至二木那建府治；右循牛栏江畔，经鲁甸厅至九莲峰为永善县治，左自角魁河以东，重山复岭，为镇雄州治，而大关厅则在雪山之右。

附郭恩安县，（东至贵州威宁州界六十里，西至永善县界一百六十里，南至鲁甸厅三十里，北至大关厅界二百里，东南至贵州威宁州界五十里，东北至镇雄州界一百二十五里，西南至东川府界一百四十里，西北至大关厅界一百七十五里。）城西有擦拉河，源出鲁甸大黑山，纳撒鱼、利济二河由大关入川江；东汇诸溪，曰八仙海。山有龙洞、凤凰，列如屏障。

府北一百八十里为大关厅，（东至镇雄州界一百三十里，西至永善县界七十里，南至恩安县界九十里，北至四川叙州府宜宾县界四百六十里。）古乌蒙下方地。雍正六年⁽¹⁰⁹⁾，置通判驻此。九年，移通判于鲁甸而设同知治之，又于盐井渡设巡检。岩疆险要，一郡藩篱。雪山在东南六十里，积雪经年

不消；犄角山层峦耸翠，中多猿狖，天久雨，闻啼声即晴。水则南受恩安，历雄魁，会黄水河入镇雄白水江，达盐井渡入川江。铜厂二，曰人老山，曰箭竹塘；铁厂一，曰椒子坝。皆同知理之。

府西南五十里为鲁甸厅，（东至恩安县界三十里，西至东川府巧家厅界八十里，南至贵州大定府威宁州界八十里，北至永善县界一百七十五里。）本土酋禄万福旧地。雍正九年，移大关通判驻之。牛栏江环其右，大凉山峙于北，大黑、龙头二山东西拱列。银厂一，曰乐马，通判理之。

府东四百二十里为镇雄州，（东至四川叙永厅永宋县界三百里，西至恩安县界三百八十里，南至贵州大定府威宁州界三十里，北至四川叙州府高县界三百一十里。）古芒部地。汉属犍为郡，唐乌蛮据之，宋置西南番部都大巡检使，元置芒部路，属乌撒乌蒙宣慰司，明初，置芒部府，寻升芒部军民府，嘉靖二年，改名镇雄军民府⁽¹¹⁰⁾，属四川川南道，领怀德、威信、归化、安靖四长官司⁽¹¹¹⁾。国朝雍正五年，改隶云南布政司。六年降为州，属昭通府，于彝良设州同，于威信设州判，于母享设巡检。乾隆四十八年，移丽江府知事为本府知事，驻牛街。城北乌通山，巍然独峙，高入云端，如人翘首独立，为州巨镇；绰纽、乐安二山雄峙南北。水有赤水、黑水，又有白水江受八匡河、郤佐溪、黄水河诸水，流入四川叙州府。银厂一，曰铜厂坡；铜厂一，曰长发坡；铅厂一，曰老彝良；皆知州理之。

府西北二百二十里为永善县，（东至大关厅界一百六十里，西至四川宁远府西昌县金沙江界六十里，南至恩安县界一百八十里，北至四川叙州府屏山县金沙江界五百里。）汉犍为郡地，旧名米贴，与四川土司隔江接壤，元乌撒路地。

明属四川乌蒙府。国朝雍正五年，改属云南布政司。六年，置永善县，属昭通府。九莲峰为县主山，献宝山回环作案，三关设险，一水重围，江外少溪渌，引箐水以灌溉。银厂一，曰金沙；铜厂二，曰梅子沱、曰小岩坊；皆知县理之。土千户一，驻阿兴。所辖夷民颇众，沿江撒水坝赖以防御。

是郡山川险峻，土田瘠薄，旧为苗蛮所居。雍正间，建置州县，首叛伏诛，歼除殆尽。四方之人来就，旷土聚居，日集日增，渐成土著，城市乡村皆满，其来者多属商贾、百工、众伎、逋逃冶荡之子，逞诈力相吞噬，乱气狡愤，讼狱滋多，千万人中偶有一二土族。迄今将百年，土著之家亦有习举子业登甲乙科者，然不似他郡之食旧德名氏，服先畴畝亩也。

广西直隶州 在省城东南四百里，其地东至广南府界四百五十里，西至临安府宁州界一百八十里，南至临安府阿迷州界一百六十里，北至曲靖府罗平州界一百六十里，东南至临安府建水县界六百四十里，西南至阿迷州界二百里，东北至曲靖府罗平州界二百六十四里，西北至澄江府路南州界一百五十里，东西广六百三十里，南北袤三百二十里。《禹贡》梁州荒裔，汉为益州、牂牁二郡地。蜀汉属兴古郡。晋属宁州。唐时，东爨乌蛮弥鹿等部居之，为羁縻州，隶黔州都督府。天宝末，没于蛮，仍为师宗、弥勒、维摩三部所据。历蒙氏、段氏皆不能制。元初内附，隶落蒙万户府。至元十二年，置广西路，属云南行省。明初，改为广西府，属云南布政司。成化十一年，改土设流，领师宗、弥勒、维摩三州及十八寨所官，国朝因之。康熙八年，裁维摩州，设三乡县。九年，省入师宗州，裁十八寨所，附弥勒。雍正二

年，移通判驻五嶠。八年，师宗州增设州同，驻旧三乡县之邱北。乾隆三十五年，降府为州，直隶迤东巡道，并降师宗、弥勒二州为县，五嶠通判为州判，邱北州同为县丞，并属于州。领县二。镇山曰骑鹤，州治主之，原出曲靖府南宁县之松韶关，自白水驿至废越州南入境，东由英武山历恩荣岭为师宗县，西由龟山经撒普哨为弥勒县；而邱北诸山隔在八达河外。城东山曰东华，西曰西华，为州治左卫、右卫。灵龟山高插云表，为陆凉、路南、师宗、弥勒四州县分界。水则西泸河，一名西溪，源出阿卢洞，环绕州城，流入支醮塘。

州东北一百五十里为五嶠州判治，山水俱无可纪。

州北九十五里为师宗县，（东至曲靖府罗平州界三十里，西至弥勒县界九十里，南至本州界六十里，北至陆凉州界五十里。）汉牂牁郡地。古名匿弄甸，彝蛮有师宗者据之，号师宗部。元初，隶落蒙万户府，至元十二年，立师宗千户所，属广西路；二十七年，改为师宗州。明亦为州，属广西府，国朝因之。康熙九年，省三乡县入焉，山以恩荣为镇，自槟榔洞东连白蜡山，接壤罗平，内辖五乡、八寨，地皆平坦。阿保寨逼近七嶠，建常平仓于此，以便诸夷纳粮，知县岁往征之。七嶠：曰黑耳、曰普嶠、曰坝昂、曰五洛河、曰鲁克，俱在浑水江内，曰蚌别、曰坝林，俱在浑水江外，山势极险峻。

州东南二百九十里为邱北县丞治，（东至师宗县界二百里，西至临安府阿迷州界一百二十里，南至广南府界四十五里，北至本州界八十里。）元维摩州地。明维摩州治，辖维摩、曰者、马者龙、阿宁、邱北五乡，者旦、宜常、六桂、补罗四嶠，国朝因之。康熙八年，裁维摩州，以曰者归弥

勒，维摩分归广南、开化二府；以三乡、四嶂地置三乡县，九年，裁归师宗州。雍正九年，设州同驻其地，复以归弥勒之曰者乡及阿迷州十四寨地并属焉，隶师宗州。乾隆三十五年，降州为县，改州同为县丞，隶师宗县。处丛山中，多石而乱，治南石龙山为曰者、马者龙、阿宁三乡交界处。西北赋革龙山⁽¹¹²⁾，上有水泉，明末，沙定洲叛，据其上，李定国围之，三年乃克，今城址尚存。下为通粤西驿路，治北莫治峰，高万余丈，云雾终岁不开，三四月间偶晴朗，登其巅，可望见安南之境。水则清水江东流，绕治前，合境内诸水入罗平之八达河。

州西南九十里为弥勒县，（东至本州界二十五里，西至临安府宁州界一百里，南至临安府宁州界一百七十里，北至本州界二十里。）汉牂牁郡地，唐时些莫徒蛮之裔弥勒居之，因名弥勒部。元初，隶落蒙万户府，至元十二年，立弥勒千户所，属广西路。二十七年，改为州，又立维摩千户所，属阿迷万户府。至元中，属广西路，后改维摩州。明弥勒、维摩二州并属广西府，国朝因之。康熙八年，裁维摩州。乾隆三十五年，广西府降为直隶州，而弥勒州降为县，隶之。城北二十五里蛇花口，两山夹峙，龙泉水一线流通里余出谷，为赴省大道，而仅容一轨，天生要隘也；东有部龙⁽¹¹³⁾、陀螺直趋盘江山，西有威和、阿欲⁽¹¹⁴⁾，走十八寨，与阿迷之布我乡为绣错。水则威和山下有温泉，可饮可浴；而阿当龙潭水自西来，蛇花口龙潭水自北而东，禹门山飞瀑三派泻千丈崖而下，会白马津至城东南，四水合流，漂洄纾折，注册普、拐甸入八达河，形势雄而敞。

是州诸山为屏，八甸为蜃，东瞰西粤，南控越南，山谷幽阻，民夷富强，府县更制而后黎庶久安善良。然设险固

图，亦未可稍疏也。

黑盐井直隶提举司 在省城西三百七十五里，其地东至武定直隶州治二百里，西至定远县治七十里，南至广通县治八十里，北至武定直隶州元谋县治一百五十里，东南至云南府禄丰县治一百六十里，西南至琅井治三十里，东北至定远县治二里，西北至大姚县治二百里，距楚雄府治一百八十里，东西广六里，南北袤十二里。本定远县之宝泉乡，山麓有卤水，元设官提举，明初因之，天启元年度，国朝设盐课提举司，提举官辖盐井及广通县阿陋、猴井两盐课司，属楚雄府。康熙四十五年，改为直隶盐法道，领黑盐、阿陋二井。大使司井有五，曰大井、新井、沙井、东井、复隆井。司南天马山状如天马行空，司北鸡冠山，形如鸡冠上耸。水则楚雄之龙川江，下流由司境经武定、元谋县界入金沙江；而菖蒲潭、盐水、管水井卤水所资。疆域不及州县之大村落，而财赋所出几甲全滇。民本以力作输赋税，迨建学育才，沐浴圣化，士之列科目者颇不乏人焉。

琅盐井直隶提举司 在省城西三百九十里，四界俱属定远县，距楚雄府治一百二十里，东西南北广袤各六里。本定远县之宝泉乡，《南诏野史》称：神狼舐地而卤出，故名狼⁽¹⁵⁾，后改“狼”为“琅”。元设官提举。明置琅井盐课司，分属安宁、黑井二提举。天启三年，裁盐课司，移云南府安宁州之提举于此，改为琅井提举司，属楚雄府，国朝因之。康熙四十五年，改为直隶盐法道，井止一区，出宝应山麓。司北鱼池山，自大理苍山发脉，结为司治；其东鳌峰山为一井关锁。水则梅子箐，田园赖以灌输；濯乐河，贮庶就之被濯。幅员

十余里，居民数百户，以卤代田，以力裕食，既富方谷，士不以方隅自域，科名亦日起矣。

白盐井直隶提举司 在省城西六百九十里，其地东至金沙江界三百里，西至大理府宾川州界二百里，南至姚州界一百二十里，北至铁锁桥一百二十里，东南至大姚县界九十里，西南至大理府云南县界二百四十里，东北至安丰井八里，西北至天乙山五十里，距楚雄府治一百二十里，本在姚州境内。汉青蛉县地，属越巂郡，蜀汉属云南郡，晋初因之，后分属兴宁郡。唐为西濮州地，又名髻州，后没于蛮。宋段氏时，属姚安大姚堡地，元为大姚县地，属姚州，始设官提举。明置提举司，属姚安军民府，国朝因之。康熙四十五年，改为直隶盐法道，领白盐，安丰二井。大使司井有五，曰观音井、旧井、乔井、界井、尾井，而每井又分正井、沙井，四面山如屏障，而宝关山发脉于赵州之定西岭，东过普湖由仙景山出黎武以结司治；回龙山在东，象岭山在北，而香水河流绕诸山下穿过五井，合众水汇三岔河入金沙江，山泽通气，溥为利源，民居依东西山麓，商贩往来，车马辐辏，视附近州县尤觉熙攘，士之登科甲者亦较诸司为盛。

边徼十八土司 在省城西南，附近永昌、顺宁、普洱三府。

车里军民宣慰使司，（东至落恐蛮界，西至八百大甸宣慰使司界，南至波罗蛮界，北至元江州界。）古名产里，商初，以象齿、短狗献。至周，复入贡，周公作指南车导之归，故名车里。后为倭泥、貉傃、蒲刺、黑角诸蛮杂居，

不通中国。宋宝祐中，元宪宗遣兀良合台伐交趾，经其地，所部悉降。至元中⁽¹¹⁶⁾，置彻里军民总管府，统六甸，后又置耿冻路，领耿当、猛冻二州。洪武十七年，改置车里军民府⁽¹¹⁷⁾，十九年，改宣慰使司⁽¹¹⁸⁾，国朝因之。雍正九年，改隶普洱府。由镇沅直隶州恩乐县西南行十一日至其地。山曰猛永、曰光山、曰九龙，司治在九龙山下，临大江，江水名九龙，黑水末流也。其别部曰小彻里。自司治东北至省城三十四程。

缅甸军民宣慰使司，（东至木邦宣慰使司界，西至戛里界，南至南海，北至陇川宣抚司界。）古西南夷，汉之掸国也，语在《边裔志》。元于蒲甘缅甸城置邦牙等处宣慰使司。明洪武二十七年，置缅甸军民宣慰使司。嘉靖以后，泐灭邻境诸蛮，明时所置五宣慰司皆为所并，遂倔强于西南境。其山曰小豹，江曰金沙，江阔水恶，缅人据以为险。古城有五，曰江头，至腾越十五日；曰太公，在江头城南十二日；曰马来，在太公城南八日；曰安正国，在马来城南五日；曰蒲甘，在安国城西南五日。其人有数种，曰老缅、曰得楞子、曰阿瓦，而猛别、雍会、普潞、洞吾、摆古皆其族类。自司治东北至省城三十八程。

木邦军民宣慰使司，（东至八百大甸宣慰使司界，西至缅甸宣慰使司界，南至孟连克则蛮界，北至芒市长官司界。）旧名孟都，一名孟邦。相传其首为蜀汉木鹿王之裔。元至元二十六年，立木邦军民总管府，领三甸。明洪武十五年，改为木邦府。永乐二年，改为木邦军民宣慰使司。万历二十三年，缅人攻之，陷其城，伪立猛密司礼守之，官军未能讨也。山曰慕义，在司北。江曰喳哩，在司西，即潞江也。自湾甸土州之姚关渡喳哩江，十二日至其地，自司治东

北至省城三十五程。

八百大甸军民宣慰使司，（东至车里宣慰使司界，西至大古喇界，南至波勒蛮界，北至孟良土府界。）夷名景迈，世传其酋有妻八百，各领一寨，因名八百媳妇国。元初，征之不下，后遣使招附，置八百等处宣慰。明洪武二十四年入贡，乃立八百大甸军民宣慰使司。嘉靖间，其酋刀氏为缅所逼，避居景线。万历十五年，请兵恢复，未许，后竟为缅有。其山曰南格刺，下有河，南属八百，北属车里。平川数千里，辖部广远。自姚关东南行五十程至其地，自司治北至省城三十八程。

孟养军民宣慰使司，（东至金沙江，西至大古喇宣慰使司界，南至缅甸宣慰使司界，北至干崖宣慰司界。）汉永昌郡西徼地，有香柏城，俗名迤西。元至元二十六年，置云远路军民总管府。明洪武十五年，改为云远府。十七年，改为孟养军民宣慰使司⁽¹¹⁹⁾。正统以后，其酋思氏数与缅相攻，至万历三十二年，遂属于缅。山曰鬼窟，或讹为鬼哭，号称险要，夷人据为硬寨，小有衅则治兵相攻。其土下湿夜寒，濒江为竹楼以居，一曰数浴。金沙江在司东界，即大盈江之下流也。其险隘曰夏撒、曰孟伦。其别部曰密诸城，曰夏里。自司治至省城三十七程。

老挝军民宣慰使司，（四界见《边裔志·南掌载记》。）俗呼挝家。明永乐三年⁽¹²⁰⁾置老挝军民宣慰使司。嘉靖间，緬人破其东之缆掌，亦名南掌，语在《南掌载记》。老挝与安南拒守之地曰三关，其外有大古喇、小古喇、底马撒。永乐初，与平緬、木邦、孟养、緬甸、八百、车里及老挝共为西南十宣慰司。大古喇亦曰摆古，地滨南海，与暹罗邻，亦近佛狼机，善用火器，由緬甸渡大江不过两程，即至大古喇

境。底马撒在大古喇东南，又有洞吾，在大古喇之北，得楞在大古喇西南，得楞与暹罗相近，亦曰小古喇，诸夷并为缅人所并。自老挝司治西北至省城六十八程。

南甸宣抚司，〔四界见《永昌府图说》。〕汉永昌郡徼外地，曰南宋甸。元至元二十六年，置南甸军民总管府，领二甸。明洪武十五年，改为南甸府。永乐十二年，改为南甸州。正统八年，升宣抚司⁽¹²¹⁾，国朝因之。今属永昌府腾越厅，地在厅南半个山下，山北恒有霜雪，南则炎瘴如蒸，属部直抵金沙江，与孟养地犬牙相错。司东十里有丙弄山，又东五里有蛮干山，土目凭险阻居其上；沙木笼山在司南百里，上有关，立木为栅；南牙山甚高，延袤百余里，官道经之，上有石梯，夷人据为要隘。其水曰小梁河，源出腾越厅赤土山麓西南，经南牙山下，曰南牙江，至干崖为安乐河，合于大盈江，流入孟养、缅甸界，谓之金沙江。司东南七十里为孟乃河，即腾越厅大盈江之源，由司南入干崖境合于安乐河。自司治东北至省城二十二程。

干崖宣抚司，〔四界见《永昌府图说》。〕汉永昌郡徼外地，旧名干赖戛，亦曰渠澜戛，白夷居之。元中统初内附，至元十二年⁽¹²²⁾，置镇西路军民总管府，领三甸⁽¹²³⁾。明洪武十五年，改为镇西府。永乐初，改为干崖长官司。正统八年⁽¹²⁴⁾，升宣抚司，国朝因之，今属永昌府腾越厅，由厅西南行二百里至其境。其山曰云晃，在司南十五里，上有瀑布，流为云晃河；曰云笼，在司东二十五里；曰白莲，在司北六十里，中挺一峰，土官居其麓，下有白莲池；曰刺朋，在司西四百里⁽¹²⁵⁾。其水曰安乐河，在司东云笼下山，即南甸小梁河也，源出腾越，流至司北而西入大盈江；云晃河在司南，源出云晃山，下流于云笼河，灌田千余顷；又司东北三十里有正西河，源出云

笼山，下流十五里合云笼河。其别部曰雷弄、曰盏达。境内甚热，冬月衣葛，汗犹淫淫，西为部岭，稍凉如腾越，又西为雷弄，又西为孟乃，又西为大冈，炎毒甚矣。自司治东北至省城三十三程。

陇川宣抚司，（四界见《永昌府图说》。）汉永昌郡徼外地，旧名麓川，其地曰大布茫⁽¹²⁶⁾、曰贼头附赛、曰贼中弹吉、曰贼尾福禄培⁽¹²⁷⁾，皆白夷所居。元中统初内附，至元十二年置麓川路军民，金齿等处宣抚司⁽¹²⁸⁾。明洪武十七年，置麓川平缅宣慰司，正统十一年，改麓川为陇川，设宣抚司于陇把，与南甸、干崖合为三宣，屏蔽永、腾，国朝因之，今属永昌府腾越厅。其山曰马鞍、曰摩黎、曰罗木，俱极高峻，夷人恃以为险。有汤泉从石罅流出为河，热如沸汤；金沙江在司西北，自干崖入境，南流入孟养界；麓川江在司东南，自腾越厅流入南甸境，为孟乃河，下流至此，经芒市西界而合于金沙江。司南有西峨渡，为麓川达木邦之路。司南有麓川城，东南有遮放城，自司治东北至省城三十六程⁽¹²⁹⁾。

猛密（或作“孟密”）宣抚司，（东至木邦宣慰使司界，西至缅甸宣慰司界，南至八百大甸宣慰使司界，北至蛮莫安抚司界。）汉永昌郡西南夷地，后为群蛮所据。明为木邦宣慰司部落，成化十九年⁽¹³⁰⁾，始析置猛密安抚司，属湾甸州。万历十三年，改为宣抚司，直隶布政司。十六年，为缅甸所并，寻复羁属于中国。明立各土司，猛密最后，不在三宣之列。有砖城，无戍楼。山高田少，米谷最贵，花果瓜蔬与中国同。多地羊鬼，为行人祟。南牙山峙其北，摩勒、金沙二江环之。北距腾越厅一千一百里，一由木邦、锡波入；一由猛卯至猛广入；一由邦抗、鲁祖，渡莫勒江，过南牙而

人；一由蛮莫人。所部有宝井，由陇川十日至猛密，又二日至宝井，又十日至缅甸也。司北孟乃为其别部，自司治东北至省城三十三程。

蛮莫安抚司，（东至芒市长官司界，西至孟养宣慰使司界，南至猛密安抚司界，北至干崖宣抚司界。）本猛密分地，明万历十三年，析置安抚司，后陷于缅。地在金沙江内，腾越厅之西，蛮哈山下，山如象鼻，行者累足，自布岭三日至其地。田土饶衍，风俗与陇川、猛密同。东有等练山，环以那莫江，当缅人水陆之冲，为陇川右臂。自司治东北至省城三十一程。

直隶耿马宣抚司，（东至镇康土州界，西至孟定土府界，南至木邦宣慰使司界，北至镇康土州界。）本木邦宣慰司村寨，明万历十二年，置宣抚司⁽¹³¹⁾。国朝因之，隶永昌府，后因差发银赴布政司输纳，不隶于府，改为直隶耿马宣抚司。乾隆二十九年，改属顺宁府猛緬（旧名緬宁）厅。与孟定土府隔喳哩江，孟定居南，耿马居北。其地有三尖山，又有养马山。风俗与孟良同。自司治至省城二十三程。

孟定土府，（四界见《永昌府图说》。）古蛮夷地，本名景麻甸。元立孟定路军民总管府，领二甸。明洪武十五年，改置孟定府，国朝因之，属永昌府。其地有无量山、喳哩江。风俗男戴竹帽，女衣文绣。自府治至省城二十八程。

孟良土府，（东至车里宣慰司界，西至木邦宣慰司界，南至八百大甸界，北至孟琿长官司界。）蛮名孟措，在姚关东南二千里，自古不通中国，明永乐四年⁽¹³²⁾归附，置孟良府。自干崖之大冈渡金沙江，又百里入小孟良，渡小孟良江，入大孟良。沃野千里，最称殷富。地多虎，出入以象，名曰象马。兵革坚利，男女皆警提。自府治北至省城三十八

程。

湾甸土州，〔四界见《永昌府图说》。〕蛮名细贲，自古不通中国，元中统初内附，属镇康路。明洪武十七年置湾甸州⁽¹³³⁾。国朝因之，隶永昌府。地多瘴疠，不可近，有黑泉，不可涉，水溢时，飞鸟过辄堕，夷以竿挂布，漫而曝之，用拭盥盂，人食立死。州西北高黎共山，左右有平川，厥草肥美，草木贯四时不凋，孟通山产茶，茶味最胜。州北七十里为姚关，东北接顺宁府界。自姚关而南，渡喳哩江二十程至木邦，自姚关南行八日入孟定府境。其人皆焚种，以芭蕉实当果。自州治东北至省城二十程。

镇康土州，〔四界见《永昌府图说》。〕蛮名石贲，元立镇康路军民总管府，领三甸。明洪武十五年，改镇康府，十七年，降为州，国朝因之，隶永昌府。无量山在州南六十里，即蒙乐山，当木邦之要路。潞江在州西七十里，亦曰喳哩江，与潞江安抚司接界。其别部曰昔刺寨、曰控尾寨、曰孟拿。自州治东北至省城二十三程。

芒市安抚司，〔四界见《永昌府图说》。〕蛮名怒谋，又曰大枯贲，小枯贲，即《唐书》所谓芒施蛮也。元中统初内附，至元十三年，置芒市路军民总管府，领二甸。明洪武十五年，置芒施府，正统九年⁽¹³⁴⁾，改置长官司，万历十一年，升安抚司，国朝因之，隶永昌府龙陵厅。其山曰青石，下有芒市河，与永贡、斡猛二山皆高广陡峻，夷长所居。其水曰麓川江，在司西与陇川宣抚司接界，下流至緬北，合于大盈江，亦曰金沙江，自干崖折而东南，流至司西南青石山下，又南流入孟养界，亦谓之大车江。其地川原旷远，田土肥美，又饶银矿，最称殷富。自司治东北至省城二十三程。

孟珪长官司，〔东至车里宣慰司界，西至木邦宣慰司

界，南至孟良土府界，北至普洱府威远厅界。) 蛮名哈瓦，自古不通中国，明正统中，平麓川，始内附，置孟琚长官司，国朝因之。初隶永昌府，乾隆二十九年，改隶顺宁府。由姚关东南行十九程至其地，又七程至孟良司东景线村，道通车里，出普洱、元江可达交冈；又有路通老挝，可达越南，部内有厂，曰募迺，(一作“莫乃”。) 产银矿，夷酋世专其利，以致殷富。自治东北至省城二十三程。

凡此十八土司，明初，置宣慰司六：曰车里、曰缅甸、曰木邦、曰八百大甸、曰孟养、曰老挝，俗谓之六慰；宣抚司三：曰南甸、曰干崖、曰陇川，俗谓之三宣。其后置猛密、耿马二宣抚司，共为五宣。而蛮莫、芒市则曰安抚司，孟琚则曰长官司，是皆号为土司者也。其孟定、孟良皆曰府，湾甸、镇康皆曰州，以其附于诸司之列，故统曰十八土司。其中或灭或废已不足十八之数，原其初置之制而图之，并附以说。云南之土官称司与不称司者不止于此，各载《土司志》。

校勘记

(1) 元和郡县图志 图志，原作“志图”，《新唐书·艺文志》著录作“元和郡县图志”，今据改。

(2) 分置宁州 分，原作“改”，《宋书·州郡志四》、《晋书·地理志·上》及本书卷二《建置志》并作“分”，《宋志》云：“宁州刺史，晋武帝泰始七年分益州南中之建宁、兴古、云南、永昌四郡立。”今据改。

(3) 太安二年 按：“太”原误作“大”，后凡此类讹字，径改，不出校。

(4) 牂牁 原作“蚌于”，《宋书·州郡志四》、《晋书·

地理志·上》并作“群荆”，今据改。

(5) 还 原误作“仍”，《晋书·地理志·上》作“还”，今据改。

(6) 明初平滇，改诸路为府，……而卫、所诸司参列其中 按：此载明初时建制，与诸书有所不同。《明实录·太祖实录》卷一四三洪武十五年三月己未条载：初平云南，“更置云南布政司所属府州县，为府五十有二……，州六十三……，县五十有四……，千户所二……蛮部六……。”明万历《云南通志·地理》载：“皇明改置布政司，领府十二……，军民府八……，州二……，长官司一……；其羁糜则为府二，宣慰司六，宣抚司三，州四，长官司二。”《明史·地理志》载：“云南等处承宣布政使司领府五十八，州七十五，县五十五，蛮部六。后领府十九，御夷府二，州四十，御夷州三，县三十，宣慰司八，宣抚司四，安抚司五，长官司三十三，御夷长官司二。”

(7) 唐代宗永泰元年 《蛮书·云南城镇》：“拓东城，广德二年（764）凤伽异所置也。”代宗永泰元年为765年，有异，然《德化碑》云：赞普钟“十四年春，命长男凤伽异于昆州置拓东城。”赞普钟十四年即永泰元年。

(8) 一百二十里 二十，道光《云南志稿·疆域》引清《一统志》作“一十”，嘉庆《重修一统志》作“七十”。

(9) 五十里 嘉庆《重修一统志》作“三十”，道光《云南志稿》注云：“《县志》南三十里至七望城，交昆明县界。”

(10) 明弘治十二年改属云南府 《明史·地理志》云南府罗次条作“弘治十三年八月改属府。”

(11) 五里 嘉庆《一统志》作“三十五里”。

(12) 东河 《清史稿·地理志》禄丰县条有“东渠

河”。

(13) 礼 《元史·地理志》中庆路嵩明州条作“札”。

(14) 一百八十里 嘉庆《一统志》及《清史稿·地理志》皆作“二百四十”。

(15) 劄 《元史·地理志》武定军民府条作“劄”。

(16) 一百五十 嘉庆《一统志》作“一百六十”。

(17) 峰峦云簇 峦，原误作“蛮”，云南大学油印本徐文德案云：“应是‘峦’之误，”今据改。

(18) 三十里 《州志》同，嘉庆《一统志》作“二十里”。

(19) 唐为匡州地蒙氏为赵州賧 《新唐书·南诏传·上》云：“有十賧，夷语賧若州，曰云南賧……赵川賧”，“赵州”似为“赵川”之讹。

(20) 周官些海 些，嘉庆《一统志》、《清史稿·地理志》大理府云南县条皆作“步”。

(21) 一百二十里 嘉庆《一统志》、《清史稿·地理志》作“一百十”。

(22) 一百二十里 嘉庆《一统志》、《清史稿·地理志》皆作“二十”，乾隆《大理府志》作“三十”，此“一百”二字疑衍。

(23) 明弘治七年 《明史·地理志》作“弘治六年四月”。

(24) 泚江 泚，嘉庆《一统志》、《清史稿·地理志》云龙州条皆作“泚”，似是。

(25) 东 原误作“南”，嘉庆《一统志》、《清史稿·地理志》本条皆作“东”，今据改。

(26) 领州八（通安……北胜……） 《元史·地理

志·四》丽江府条，北胜为府，云：“领府一、州七”，北胜府条云：“至元十五年，立施州，十七年改为北胜州，二十年升为府。”又，《元史·世祖纪》至元二十五年五月己亥条载：“以北胜施州为北胜府”，作“府”似是。

(27) 剑川州 《清史·地理志》二十一丽江府条“剑川州”三字下尚有“维西厅”；本《志》维西厅条亦云：“乾隆二十二年，改属丽江”，此处“剑川州”下疑脱“维西厅”三字。

(28) 俅江……下流入怒江 俅江即独龙江，下流入大金沙江，即今称之伊洛瓦底江，此作“流入怒江”，误。

(29) 雍正六年 《清史稿·地理志》二十一丽江府维西厅条作：“雍正五年设厅治，隶鹤庆府。”

(30) (维西厅) 乾隆二十二年改属丽江 《清史稿·地理志》二十一、丽江府维西厅条作“乾隆十一年随鹤庆来隶”，丽江府条下又云：“乾隆三十五年……改鹤庆府为州，并所属……维西厅来隶”，互异。

(31) 峨碌 《元史·地理志》威楚路及《大理国高生福墓碑》皆作“俄碌”，元《混一方輿胜览》作“俄鹿”，此土著民族语之音译也，故互不同。

(32) 名当筋腠 当，原误作“富”，据《元史·地理志》威楚路条及嘉庆《一统志》改。

(33) 雁塔山在南 嘉庆《一统志》云：“雁塔山，在楚雄县南门内。”《清史稿·地理志》楚雄条作：“城内，雁塔山。”此“南”字下似脱“门内”二字。

(34) 一百二十里 嘉庆《一统志》、《清史稿·地理志》同，《楚雄府志》、《定远县志》并作“九十”，互异。

(35) 州 《元史·地理志》镇南州条作“川”，互异。

(36) 北 《清文献通考》、嘉庆《一统志》、《清史稿》。

地理志》皆作“西北”，此似脱“西”字。

(37) 文宗天历初升为姚安路 文，原作“明”，云南大学油印本有徐文德案云：“明，应是‘文’之误。”今按：景泰《云南志》卷四载欧阳玄《升姚州路记》云：段明元文宗“天历戊辰（元年）入朝，今升姚州为姚安路。”作“文”是，今据改。

(38) 府南三百六十里 《清史稿·地理志》作“府西南二百九十里”为龙陵厅，似是。

(39) 龙江 《清史稿·地理志》作“龙川江”。

(40) 正统十四年 《明史·地理志》腾越州条作“正统十年三月”，有异

(41) 嘉靖二年 《明史·地理志》腾越州条作“嘉靖二年十月”。

(42) 道光三年 《清史稿·地理志》作“二年”。

(43) 嘉靖二年 《明史·地理志》永平条作“嘉靖元年”。

(44) 西有博南山 西，《明史·地理志》、嘉庆《一统志》、《清史稿·地理志》皆作“西南”，此似脱“南”字。

(45) 丁当山 嘉庆《一统志》作“丁当丁山”，有异。

(46) 府西北八十里 嘉庆《一统志》、《清史稿·地理志》皆作“府东南八百七十里”，是。

(47) 南 嘉庆《一统志》、《清史稿·地理志》皆作“东南”。

(48) 南至孟链土司交缅甸界三百二十里 此句嘉庆《一统志》作“南至孟链长官司界三百二十里”，与此异。

(49) 乾隆十一年改猛链长官司为链宁厅移右甸通判驻之 嘉庆《一统志》云：“乾隆十三年，以右甸通判移驻猛

緬，改为緬宁通判。”《清史稿·地理志》云：“乾隆十二年，置厅隶府”，互异。

(50) 东南 嘉庆《一统志》、《清史稿·地理志》皆作“南”，有异。

(51) 一百二十里 嘉庆《一统志》、《清史稿·地理志》皆作“三十里”。

(52) 正统三年 天启《滇志·地理志》同，《明史·地理志》作“宣德三年五月”。

(53) 六十里 嘉庆《一统志》作“五十里”，《蒙化续志》作“东二十里至高山哨交赵州界”，互异。

(54) 三十六年 嘉庆《一统志》、《清史稿·地理志》皆作“三十五年”。

(55) 五十八里 嘉庆《一统志》、《清史稿·地理志》皆作“八百二十里”，似是。

(56) 二十年 《元史·地理志》、天启《滇志》同，《元史·世祖记》至元二十五年五月己亥条云：“以北胜施州为北胜府”，似应作“二十五年”。

(57) 三十二年 嘉庆《一统志》、《清史稿·地理志》作“三十五年”。

(58) 麦架河对泚那河 泚《清史稿·地理志》作“泚”；又，“对”，似应作“纳”。

(59) 蒙古界 嘉庆《一统志》同，然《一统志·永北直隶厅图》永宁边界有“蒙番界”，“古”似为“番”之讹。

(60) 一百八十里 《景东厅志》同，嘉庆《一统志》作“一百二十里”。

(61) 三十五年 原作“三十七年”，嘉庆《一统志》、《清史稿·地理志》皆作“三十五年”，《清实录·高宗实录》

卷852乾隆三十五年二月庚戌条载：“将永北、蒙化、景东三府，均改直隶厅同知。”今据改。

(62) 普洱府在省城南一千七百里 一千七百里，嘉庆《一统志》、《清史稿·地理志》皆作“一千二百三十里；又，‘在省城南’，嘉庆《一统志》作‘在省治西南’，《清史稿·地理志》作‘东北距省治’，‘南’前似脱‘西’字。

(63) 西南 嘉庆《一统志》、《清史稿·地理志》皆作“南”，以地望判断，思茅厅在普洱南面偏东，此“西”字似衍。

(64) 乾隆元年载通判移攸乐同知驻其地名思茅厅 乾隆元年，嘉庆《一统志》、《清史稿·地理志》皆作“雍正十三年”，《清实录·高宗实录》卷四雍正十三年十月甲戌条亦系此事：“兵部议准云贵总督尹继善疏言：‘……驻扎攸乐之普洱府同知亦应移驻思茅，即改为思茅同知。其原驻思茅之普洱府通判应裁。……’从之。”按，此事朝庭于雍正十三年十月甲戌（1735·11·22）议定，旨令传到云南盖已是乾隆元年（1736），故记载有不同。

(65) 明洪武三十四年 《明史·地理志》威远御夷州条作：“洪武十五年三月仍为威远州，属楚雄府，十七年升为府，后废。三十五年十二月复置州，直隶布政司。”《明实录·太祖洪武实录》卷153载：洪武十五年三月己未“更置云南布政司所属府州县”，楚雄府属有“威远州”，又《太宗永乐实录》卷15载，洪武三十五年十二月丙辰，设“威远、镇沅二州”，以“刀算党为威远知州”，此“三十四年”似应为“三十五年”。

(66) 府北三百五十里 嘉庆《一统志》、《清史稿·地理志》皆作“东北一百六十里”。

(67) 十六年 嘉庆《一统志》及《清史稿·地理志》他郎厅条皆作“十八年”，似是。

(68) 乾隆三十七年改为他郎厅仍以通判治之属普洱府《清史稿·地理志》作：“雍正十年设厅，乾隆三十五年改属（普洱）府。”嘉庆《一统志》亦作“乾隆三十五年，复改为（普洱）府属”。与此异。

(69) 南龙州 龙，原作“笼”，据新、旧《唐书·地理志》改。

(70) 雍正九年 嘉庆《一统志》、《清史稿·地理志》元江直隶州条皆作“雍正十年”，有异。

(71) 坡 嘉庆《一统志》、《清史稿·地理志》皆作“波”。

(72) 柴州 原误作“黎州”，据新、旧《唐书·地理志》改。

(73) 么些徒 《元史·地理志》宁州条作“些么徒”，是。

(74) 临安 原误作“宁安”，据《元史·地理志》宁州条及天启《滇志·地理志》沿革郡县名宁州条改。

(75) 至治六年 《元史·地理志》宁州条作“至治二年”，与此异。

(76) 三十里 嘉庆《一统志》作“五十里”，《河西县志》作“六十里”。

(77) 后为么些徒蛮阿剌诸部所有 么些徒蛮，嘉庆《一统志》元江府条同，天启《滇志·地理志》沿革郡县名元江军民府条作“些么徒蛮”，似是。

(78) 一百五十里 嘉庆《一统志》、《清史稿·地理志》皆作“二百里”。

(79) 二十五年 天启《滇志·地理志》沿革郡县名新化州条同，《明史·地理志》临安府新化州条及天启《滇志·地理志》沿革大事考皆作“十九年”，互异。

(80) (雍正) 四年设流官知府并改者乐向长官司为恩乐县隶之“设流官”事，《清史稿·地理志》镇沅直隶厅条系于雍正五年，“改者乐向长官司为恩乐县”之事，嘉庆《一统志》镇沅直隶州恩乐县条亦系于“雍正五年”，有异。

(81) 明洪武末土酋刁氏内附置者乐向长官司 洪武末，天启《滇志·地理志》沿革郡县名者乐向长官司条同，然《明实录·太宗永乐实录》卷十六系此事于永乐元年春正月乙未，《明史·地理志》者乐向长官司条作“永乐元年正月析麓川平緬地置”，嘉庆《一统志》镇沅直隶州旧者乐向长官司条云：“洪武末内附，隶云南布政司，永乐元年，设者乐向长官司。”此条“置”字前似脱“永乐元年”四字。

(82) 在省城东 东嘉庆《一统志》作“东北”，《清史稿·地理志》此句作“西南距省三百里”，此“东”字后疑脱“北”字。

(83) 分秦岭 云大本作“分水岭”。

(84) 磨 原误作“万”，本书下文沾益州条及天启《滇志·地理志》沿革郡县名作“磨”，《元史·地理志》曲靖府南宁县条作“莫”，嘉庆《一统志》作“摩”，“磨”、“莫”、“摩”皆土著民族语之音译，今从本书下文及《滇志》正之。

(85) 二十二年 嘉庆《一统志》曲靖府南宁州条同，《元史·地理志》南宁县条作“二十一年”，有异。

(86) 明永乐中 嘉庆《一统志》沾益州条作“永乐初”，《明史·地理志》沾益州条作“洪武十五年”，然《明实录·太祖实录》卷143洪武十五年三月己未条载更置云南布

政司所属府州县，沾益州属县有交水、石梁、罗山三县，尚未合并，诸书所载互异。

(87) 至元十二年 《元史·地理志》曲靖府陆良州条作“至元十三年”，有异。

(88) 中延泽 延，嘉庆《一统志》曲靖府山川、《清史稿·地理志》皆作“延”。

(89) 撒匡部 “撒”前衍“乌”字，据《元史·地理志》曲靖府马龙州条及嘉庆《一统志》曲靖府马龙州条删。

(90) 康熙五年省亦佐入州 五年，嘉庆《一统志》曲靖府古迹亦佐故城条，《清史稿·地理志》曲靖府条皆作“八年”。

(91) 叔龙山 叔，嘉庆《一统志》曲靖府山川、《清史稿·地理志》曲靖府条皆作“叔”。

(92) 三十五年 《清实录·圣祖实录》卷168康熙三十四年九月丁丑条云：“改云南平彝卫为平彝县。”嘉庆《一统志》曲靖府平彝县条、《清史稿·地理志》同条亦作康熙三十四年，似是。

(93) 车翁江 天启《滇志·地理志·山川》曲靖府同，《清史稿·地理志》曲靖府作“车洪江”，嘉庆《一统志》曲靖府山川云：“车翁江，在宣威州西一百六十里，一名车洪江。”异名也。

(94) 自卢戎以北 《隋书·梁睿传》作“自卢戎已东”，似是。

(95) 么些 天启《滇志·地理志》沿羊郡县名澄江府同，《元史·地理志》澄江路作“些么徒”，互异。

(96) 西北 《明史·地理志》澄江府、嘉庆《一统志》澄江府江川、《清史稿·地理志》澄江府皆作“北”，似

是。

(97) 么些徒 《元史·地理志》澄江路江川府条作“些么徒”，似是。

(98) 叠翠 天启《滇志·地理志·山川》江川县条同，《清史稿·地理志》江川县条作“屈颍颍山”，嘉庆《一统志》澄江府山川屈颍颍山条云：“在江川县西北十五里，一名叠翠山。昔有人猎于此，终日无获，土语谓‘屈’为‘犬’，‘颍’为‘惜’，‘颍’为‘劳而无获’，因名。”

(99) 西南一百六十里 《澄江府志》、《新兴州志》同，嘉庆《一统志》澄江府新兴州条、《清史稿·地理志》同条皆作“一百二十里”；又，“西南”，《一统志》作“西”，《清史稿》作“南”，互异。

(100) 在省城东南一千五百里 一千五百里，嘉庆《一统志》广南府、《清史稿·地理志》广南府皆作“八百五十里”。又，下文载广南府之四至八到，皆与《一统志》有异。

(101) 明洪武十六年 《明史·云南土司传一》、嘉庆《一统志》广南府条皆作“洪武十七年”，然《明史·地理志》《明实录·太祖实录》卷150洪武十五年十一月“是月”条皆作“洪武十五年”，似是。

(102) 祛丕 丕，原作“巫”，据天启《滇志·山川》广南府条、嘉庆《一统志》、《清史稿·地理志》改。又，祛，天启《滇志》作“祛”。

(103) 东 嘉庆《一统志》广南府土富州条同，《清史稿·地理志》作“东南”，似是。

(104) 州 原作“乡”，据《明史·地理志》广西府条，《清史稿·地理志》开化府条改。

(105) 明洪武十四年 嘉庆《一统志》东川府条作“洪武十四年”，然《明史·地理志》四、四川东川军民府条作“洪武十五年正月为府”，有异。

(106) (雍正) 五年置会泽县附郭 嘉庆《一统志》东川府会泽县条作：“雍正五年置县治巧家汛，六年移治附郭。”《清史稿·地理志》巧家厅条作雍正“四年置会泽县，治此(巧家)。六年移县附郭。”《清世宗实录》卷59系“寻定巧家营新设县曰会泽”，于雍正五年七月辛巳条，《世宗实录》卷80系改“东川府附郭”事于雍正七年四月辛卯条，互异。

(107) 嘉庆十六年添设同知 《清史稿·地理志》巧家厅条作“嘉庆十九年析会泽县地置。”有异。

(108) 一千一六十里 《清史稿·地理志》作：“九百二十里”。

(109) 六年 原作“五年”，据本书上文昭通府条、嘉庆《一统志》昭通府大关同知条及《清史稿·地理志》大关厅条改。

(110) 嘉靖二年改名镇雄军民府 嘉庆《一统志》昭通府镇雄州条同，《明史·地理志》四、四川镇雄府条作“嘉庆五年四月改府名”，有异。

(111) 领怀德威信归化安靖四长官司 《明史·地理志》四、四川镇雄府条作“领长官司五”，“白水红箬副长官司，正德十六年十一月置。”

(112) 臙革龙山 嘉庆《一统志》广西直隶州山川、《清史稿·地理志》广西直隶州条皆作“革龙山”，“臙”字疑衍。

(113) 部龙 天启《滇志·地理志》山川广西府条同，明《一统志》作“卜笼”，嘉庆《一统志》广西直隶州山川

云：“旧有部笮千户所置于此。”

(114) 阿欲 天启《滇志·地理志》山川广西府条、嘉庆《一统志》广西直隶州山川、《清史稿·地理志》皆作“阿欲部”，此疑脱“部”字。

(115) 南诏野史称神狼舐地而卤出故名狼 《南诏野史·盐井》云：“狼井、黑井，因狼与黑牛舐地知盐，故名之。”

(116) 至元中 《元史·地理志》彻里军民总管府条载，府为“大德中置”，与此异。

(117) 洪武十七年改置车里军民府 《明史·地理志》作：“洪武十五年闰二月为军民府。”

(118) (洪武)十九年改宣慰使司 《明史·地理志》作：洪武“十九年十一月改军民宣慰使。”《明史·土司传》云南土司作：洪武“十七年……，改置军民宣慰使司。”互异。

(119) (洪武)十七年改为孟养军民宣慰使司 《明史·地理志》孟养土司条云：洪武“十七年改为孟养府，后废。……永乐二年六月改军民宣慰使司。”

(120) 明永乐三年 《明史·地理志》老挝军民宣慰使司条作：“永乐三年四月”。

(121) 正统八年升宣慰司 《清史稿·地理志》永昌府南甸条、嘉庆《一统志》腾越厅南甸宣抚司条同，《明史·土司传》南甸土司及本书《土司志》皆作“九年”，《明史·地理志》南甸条作：正统“九年六月升宣抚司”。

(122) 十二年 《元史·地理志》镇西路条作“十三年”。

(123) 领三甸 三，原作“二”，《明史·土司志》干崖

条及嘉庆《一统志》作“三”，《混一方輿胜览》载，镇西路领干崖、渠阑、大明三賧。是，今据改。

(124) 八年 嘉庆《一统志》腾越厅干崖条同，《明史·土司传》、《清史稿·地理志》永昌府干崖条皆作“九年”，《明史·地理志》作正统“九年六月升宣抚司。”作“九年”似是。

(125) 四百里 四，嘉庆《一统志》腾越直隶厅山川作“一”。

(126) 大布茫 布，原误作“市”，据《元史·地理志》麓川条、嘉庆《一统志》腾越直隶厅陇川宣抚司条改。

(127) 賧尾福禄培 培，原误作“塘”，据上校两书改。

(128) 至元十二年置麓川路军民金齿等处宣抚司 按《元史·地理志》麓川路条云：“至元十三年立为路”。又，《元史·地理志》金齿等处宣抚司条云：“中统初，金齿、白夷诸酋各遣其子弟朝贡。二年，立安抚司以统之。至元八年，分金齿、白夷为东西两路安抚使。”十五年，改安抚为宣抚”，所载与此异。

(129) 自自治东北至省城三十六程 三十六，《明史·土司传》陇川宣抚司条作“六十六”。

(130) 成化十九年 《明史·地理志》孟密条云：“孟密宣抚司，本孟密安抚司。成化二十年六月析木邦地置。”

(131) 明万历十二年置宣抚司 嘉庆《一统志》顺宁府直隶耿马宣抚司条作：“明置安抚司，万历十二年，升宣抚司。”《明史·地理志》作：“耿马安抚司，万历十三年析孟定地置。”《清史稿·地理志》顺宁府耿马宣抚司条作：“明万历十三年，析孟定地置安抚司，旋升宣抚司。”互异。

(132) 永乐四年 嘉庆《一统志》徽外附见旧孟艮土府

条同，《明史·土司传》孟艮条作“三年”，《明史·地理志》七作“孟艮御夷府，永乐三年七月置。”似是。

(133) 明洪武十七年置湾甸州 《明史·地理志》湾甸御夷州条载：“本湾甸长官司，永乐元年正月析麓川平缅地置……，三年四月升为州。”《明史·土司传》湾甸条云：“洪武十七年置湾甸县，永乐元年三月设湾甸长官司……，寻仍改为湾甸州。”似是。

(134) 正统九年 《明史·土司志》芒市条作正统“八年，机发令其党涓孟车等来攻芒市，为官军所败。放革来降，靖远伯王骥请设芒市长官司……，隶金齿卫。”有异。

道光 云南志钞二

建置志

沿革

海内西南陬之有滇，见于《史记·西南夷传》，（《汉书·西南夷传》注：地有滇池，因为名，《华阳国志·南中志》：滇池县，有泽水，“所出深广，下流浅狭，如倒流，故曰滇池。”）而云南之名见于《汉书·地理志》，（近代志乘，皆称武帝元狩元年彩云见南中，因以为名，又或称元封时，然考之古籍，不见此事。）杜佑《通典·边防总序》曰：“南蛮，其在唐虞，与之要质，故曰要服。夏、商之时，渐为边患，暨于周代，党众弥盛……，秦昭王使将伐楚，略取蛮夷，置黔中郡。汉兴以后……，西南诸夷、夜郎之属悉平定，置郡县。”然则考云南之建置，当自秦汉始矣。靖《志》所纪綦详，今录之：

汉武帝建元中，始通西南夷，置犍为郡，寻罢西夷，独置南夷。元狩元年，始通滇国，元鼎六年，置牂牁、越巂诸郡，元封二年，以兵临滇，滇王降，置益州郡，昭帝始元元年，立响町侯亡波为王，新莽时，改犍为郡为西顺，牂牁郡为同亭，越巂郡为集巂，益州郡为就新，贬响町王为侯，蛮夷尽反。越巂夷⁽¹⁾任贵自立为平谷王，会莽败汉兴，诛贵。后汉光武建武二十七年，哀牢夷内附，封为君长。明帝永平十二年，分益州郡置水昌郡。

三国汉先主章武元年，分犍为属国置朱提郡，后主建兴三年，诸葛亮南征，平四郡，改益州郡为建宁郡，分建宁、永昌郡为云南郡，分建宁、牂牁为兴古郡，俱领于益州刺史。（见《蜀志·后主传》。）

晋武帝泰始二年，分益州置梁州，七年，又分益州之建宁、永昌、云南、兴古四郡为宁州，统县四十五。太康三年，复废宁州入益州，立南夷校尉以护之，监五十八部蛮族，惠帝太安二年，复置宁州，（《晋书》：永昌从事孙辨请复置宁州，从之，即以南夷校尉李毅领刺史，并辖牂牁、越巂、朱提三郡。按：《宋书》载太安二年。）又分建宁以西之七县别立为益州郡。怀帝永嘉二年，改益州郡为晋宁郡，分牂牁立平夷、夜郎二郡。五年，分兴古之东立西平郡，分永昌、云南立东河阳郡，分牂牁、朱提、建宁为平夷、夜郎二郡，（本永嘉二年置，当是再分朱提、建宁以益之耳。）又分朱提为南广郡，成帝时，（失年。）分兴古为梁水郡，（按：《晋书·王逊传》：“逊以地势形便，上分牂牁为平夷郡，分朱提为南广郡，分建宁为夜郎郡，分永昌为梁水郡，又改益州郡为晋宁郡，事皆施行。”盖总逊为刺史时，其前后建置如此，非诸所改置俱在永嘉二年也。）又分云南为兴宁郡，分东河阳为西河郡，成帝咸康四年，分牂牁、夜郎、朱提、越巂四郡为安州。八年，又罢并宁州，以越巂还属益州，省永昌。先是，惠帝太安元年，李特起兵于蜀，号“汉”，益州郡县皆没于特。其后李雄又分汉嘉、蜀二郡立沉黎、汉原二郡，李寿又分宁州之兴古、永昌、云南、朱提、越巂、河阳六郡为汉州。郡县没于李氏者四十六年，而江左仍遥置之。穆帝永和二年，桓温灭蜀，复有其地，改平夷为平蛮郡。简文帝咸安二年，益州复没于苻氏。孝武帝太元中，复为晋有。

宋时为宁州，领郡十五。（《宋志》：州领建宁、晋宁、群舛、平蛮、夜郎、朱提、南广、建都、西平、西河阳⁽²⁾、东河阳、云南、兴宁、兴古、梁水凡十五郡，内按建都郡，《志》载：“晋成帝分建宁立。”《晋志》缺载。）齐时为宁州，镇领郡三十。（其南广、梁水、建宁、晋宁、云南、西平、夜郎、东河阳、平蛮、兴古、兴宁凡十一郡名与宋同，其建平、南群舛、西河阳、西阿、平乐、南朱提、北朱提、宋昌、永昌九郡废置无考。又，齐武帝永明二年⁽³⁾，置南犍为郡，五年，置益宁郡，郁林王隆昌元年置西益、江阳、犍为、永兴、永宁、安宁六郡，海宁王延兴元年，置东朱提郡，明帝建武三年，置安上郡，共十郡，皆无民户。）梁武帝大同中，置南宁州，太清二年，爨瓚窃据群舛、兴古等郡，陈时，地没于爨蛮。

隋高祖开皇中，瓚子震、玩遣使朝贡，命韦世冲以兵戍之，置恭州、协州、昆州，又置群州。六年，改越巂郡为西宁州，十八年，又改为巂州。炀帝大业初，废恭州、协州，隋末，谢、赵诸蛮分据其地。

唐高祖武德初，遣使至南中招降其部落，复置南宁州。（汉夜郎地，元年开南中，因故同乐县置，治味。）又置昆州、恭州、协州，复析协州为靖州，隶戎州都督府。三年，以群舛首领谢蛮地置群州，以群舛蛮别部置充州，隶黔州都督府。四年，以汉云南县地置姚州，云南郡又置姚州都督府，领州十三。（《唐书·地理志》注：以古滇王国民多姚姓，因置姚州都督，并置州十三。）又置西濮州、尹州、曾州、西平州，隶戎州都督府；置矩州，隶黔州都督府；复置总管府于南宁州。五年，侨治益州。七年，复以南宁州为都督府，又分置西宁州、南云州、南龙州、西宗州、西利州、

西豫州，以弄栋地置褒州。八年，改南宁州为郎州，复治味，改恭州为曲州。太宗贞观元年，罢郎州都督府。三年，改西豫州为麋州，以麋宏达之子归王为南宁州都督，以东谢蛮地置应州，以南谢蛮地置寿南州。四年，又置瓊州，改寿南州为庄州，皆隶黔州都督府。八年，改西宁州为黎州，南云州为匡州，西平州为盘州。十一年，改西濮州为攀州，南龙州为钩州，西宗州为宗州，西利州为徽州，以庄州为都督府。寻又以西赵首地置明州，隶黔州都督府。二十二年，分郎州地置麻州。二十三年，徙莫抵蛮、俭望蛮皆内属，以其地置傍、望、求、邱、览五州，隶戎州都督府。高宗麟德元年，移姚州都督府于弄栋川。咸亨三年，昆明蛮十四姓率户内附，以其地分置殷州、总州、敦州，隶黔州都督府。调露元年，复废姚州。武后垂拱四年，复置。万岁通天二年，昆明夷内附，以其地置宝州，隶黔州都督府。中宗景龙二年，罢庄州都督府。玄宗开元五年，复以郎州为南宁州。十五年，复置殷州。（本咸亨三年置，寻废，至十五年复置。）

又有哀牢别种，其先自号六诏，（蒙巂、越析、浪穹、邓赧、施浪、蒙舍。）开元之末，蒙舍诏渐强，并吞五诏，寻以功策授云南王。天宝元年，置姚州濠州守捉使。九载，蒙舍僭国，号曰大蒙。德宗兴元初，蒙舍改国号曰大理。贞元二年，复置殷州。（按：殷州屡置屡废，贞元二年，节度使韦皋表请复置。）十年，蒙舍归附，改国号仍曰南诏。十三年，置浪川州，隶戎州都督府。（节度使韦皋表置。）宣宗大中十三年，复叛，改称大礼。昭宗天复二年，郑买嗣篡立，僭号大长和国。

后唐明宗天成三年，赵善政立，改国号曰大天兴，寻杨干贞废善政自立，改国号曰大义宁。

后晋高祖天福二年，段思平立，国号大理。

宋初仍为大理国。哲宗绍圣元年，高升泰立，号大中国。三年，段正淳立，号后理国。

元宪宗三年，〔宋理宗宝祐元年〕命太弟与兀良合台征云南。五年，诸部悉平，得五城，八府、四郡、三十七部，立万户府十有九，设大理都元帅府，仍录段氏子孙世守其土。世祖至元四年，立大理等处行六部。七年，改善阑万户府为路，又并大理上、下二万户府为路，立军民总管府，领录事司一、县一、〔太和、〕府二，〔永昌、腾冲、〕府领县一、〔永昌领永平、〕州五，〔邓川、蒙化、赵州、姚州、云南、〕州领县二，〔邓川领浪穹、姚州领大姚、〕八年，分大理国三十七部为南、北、中三路，改威楚万户府为路，立总管府，领县二，〔威楚、定远、〕州四，〔镇南、南安、开南、威远、〕州领县一，〔南安领广通、〕十年，立云南行中书省，〔见《元纪》。按：《地理志》置云南行省在十三年。〕十一年，改北路为武定路军民府，领州二，〔和曲、禄劝、〕州领县四，〔和曲领南甸、元谋，禄劝领易笮、石旧、〕十二年，籍师宗、弥勒二部为军，立广西路。十三年，改善阑为中庆路，领录事司一、县三，〔昆明、富民、宜良、〕州四，〔嵩明、晋宁、昆阳、安宁、〕州领县八，〔嵩明领杨林、邵甸，晋宁领晟贡、归化，昆阳领三泊、易门，安宁领禄丰、罗次、〕改南路为临安路，领县二，〔河西、蒙自、〕千户一，〔舍资、〕州三，〔建水、石屏、宁州、〕州领县二，〔宁州领通海、峨峨、〕改中路为曲靖路，总管府。又改茶罕章宣慰司为丽江路，立军民府管府。改仁地万户府为仁德府，领县二，〔为美、归厚、〕又立巴的甸为乌撒路。十四年，立广南西路宣抚司。十五年，以乌撒路为军民总管府。十六

年，升中路为澄江路，领县三，（河阳、江川、阳宗。）州二，（新兴、路南。）州领县三。（新兴领普舍、研和，路南领芭市。）十八年，复广西路军为民，领州二，（师宗、弥勒。）二十一年，改乌撒总管府为宣抚司，二十二年，罢丽江路总管府，立宣抚司，领府一，（北胜。）州七，（顺州、浪蕓、永宁、通安、兰州、巨津、宝山。）州领县一。（巨津领临西。）省合刺章、金齿二宣抚司为一，（治永昌。）立临安、广西道宣抚司。二十三年，立鹤庆路军民府，领县一，（剑川。）二十五年，立元江路，领二部。（步日、马龙。）升曲靖总管府为宣抚司，领县一，（南宁。）州五，（陆良、越州、罗雄、马龙、沾益。）州领县六，（陆良领芳华、河纳，罗雄领通来，沾益领交水、石梁、罗山。）改乌撒宣抚为宣慰，兼管军万户府。（见《元纪》。按：《地理志》升乌撒宣抚为乌撒乌蒙宣慰司在二十四年。）以金沙江西通安等五城隶察罕章，废金沙江东永宁等五城，以北胜、施州为北胜府。二十六年，省云南、大理、中庆等路、州、县。二十八年，立金齿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又立东川路，改立曲靖等处宣慰司管军万户府。（云南曲靖路宣抚司所辖地广，民心未安，改立以镇之。）成宗元贞二年，乞蓝蛮平，以其地为云远路军民总管府。大德二年，立云南诸路、道肃政廉访司。四年，立乌撒乌蒙等郡县，置维摩州。英宗至治二年，置宁远州。泰定帝泰定二年，蒲蛮来附，置顺宁府。文宗至顺元年，置顺元宣抚司、麓川⁽⁴⁾路军民总管府。顺帝至正三年，立永昌等处宣慰司。（自宪宗时至此，累朝建置，互见《元史·帝纪》及《地理志》。按：至元十三年，赛典赤以改定云南诸路名号来上，凡为路三十七、府二、属府三、属州五十四、属县四十七，其余甸、寨、军民等府不在此数。三

十一年，云南行省复上所定路、府、州、县，上路二、下路十一，下州四十九，中县一、下县五十。前后不合，盖数十年之内更置非一也。兹惟据年代可考及现在云南者具列于编。）

明洪武十四年，遣将平滇。十五年，改诸路为府，以中庆路为云南府，改行省为布政使司。正统十一年，改麓川为陇川，设宣抚司于陇把。（《名胜志》明分为四道：其迤西者曰金沧道、曰洱海道，领大理、永昌、鹤庆、蒙化、楚雄、武定、永宁、姚安、镇沅、顺宁、丽江、景东等府；迤东者曰安普道、曰临元道，领云南、临安、澄江、寻甸、广西、广南、曲靖、元江等府。其土官之有分地者：长官司一，曰者乐甸；御夷府二，曰孟定、孟艮；军民宣慰司六，曰孟养、车里、木邦、老挝、缅甸、八百大甸；宣抚司三，曰干崖、南甸、陇川；御夷州四，曰镇康、湾甸、大侯、威远；御夷长官司二，曰芒市、钮兀；军民指挥使二，曰澜沧、腾冲。又、其余长官、巡检之分地，小而杂处中边者不可胜纪。）成化十二年，更置临元、澜沧、金腾、曲靖四道。十五年，改木邦宣慰司为猛密安抚司，隶湾甸。嘉靖元年，复永昌府治。（洪武十五年置府，二十三年省府，入金齿卫，设指挥使司。景泰中设镇，至是，以巡抚何孟春言，仍罢镇置府。）改金齿指挥使司为腾越州，仍置腾冲卫。万历十九年，设新平县。改直隶新化州隶临安府。二十五年，改顺宁州为流府，二十六年，改大侯为云州属之。终明之世，为府二十，领州三十六、县三十二，又分置各卫、所附焉。

国朝顺治十六年，收云南入版图，建置各如旧。寻裁通安、宝山、兰州、巨津四州、临西一县，归丽江府。康熙四年，裁新化州归新平县。五年，以北胜州隶大理府。六年，

以临安府属教化、王弄、安南三长官司地置开化府。八年，改寻甸府为州，隶曲靖府。废维摩州，以其地分隶附近府州。裁顺州归鹤庆府，归化县归呈贡县，三泊县归昆阳州。又裁阳宗县归河阳县，亦佐县归罗平州，砉嘉县归南安州。三十四年，设平彝县于旧平夷卫。三十七年，改北胜州，置永北府。雍正二年，改威远土州，设直隶同知。四年，改隶四川之东川府归云南，设会泽县隶焉。五年，分沾益州地置宣威州，改者乐甸长官司为恩乐县，隶镇沅府。又改隶四川之乌蒙、镇雄二府归云南。六年，降镇雄为州，以米贴地置永善县，俱隶乌蒙府。七年，设普洱府，裁定边县归蒙化府。八年，设文山县于开化府。九年，设恩安县于乌蒙，改乌蒙为昭通府。十年，改新平县隶元江府。共置府二十三，直隶同知一，领州三十一、县三十一、土府一、土州一，隶云南布政司。

前《志》所纪如此。案：《史记》、《汉书》皆有《西南夷传》，所称之地曰夜郎、曰靡莫、曰滇、曰邛都、曰同师、（《汉书》作“桐师”。）曰牂榆、曰嵩、昆明、曰徙、笮都、曰冉駹、曰白马、曰巴、黔中、曰五尺道、曰且兰、曰劳漫。其为郡者曰牂牁、（一作“牂柯”。）曰犍为、曰粤嵎、曰沈黎、曰汶山、曰武都、曰益州。马、班二史合西夷、南夷、西南夷为一传，后世区画疆理，州、部、道、路、郡、县分并统隶，沿革参差，遂致纠纷莫辨。然参互钩稽，尚可知其大略。邛、笮等处是西夷，夜郎等处是南夷，滇国等处是西南夷。夜郎，今贵州遵义府普安厅也。靡莫，今贵州贵阳府、安顺府也。滇，今云南府也。邛都，今四川邛都县也。牂榆，今云南大理府也。嵩、昆明，《汉书》注曰：“嵩，今之嵩州，昆明又在其西南，今之南宁州，诸蛮所居⁽⁵⁾”云云。嵩州，

今四川宁远府会理州。昆明，今云南丽江府，元、明之通安州地，非省城首县也。徙、笮都，《汉书》注曰：“徙，后为徙县。笮都，后为沈黎郡”云云。徙县，今四川天全州也。沈黎郡，今四川清溪县地也。冉駹，今四川茂州，《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蜀西徼外羌，茂州、冉州本冉駹国也⁽⁶⁾。”白马，今甘肃阶州，其属成县有仇池山，《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陇右成州、武州皆白马氏，其豪族杨氏居成州仇池山上。”巴、黔中，今四川之重庆、保宁、顺庆、夔州等府，皆秦之巴郡地。四川之酉阳州、贵州之思州府普安厅皆秦之黔中郡地也。五尺道，《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五尺道在郎州。《汉书》注曰：其处险厄，故道才广五尺云云。唐之郎州，今贵州遵义府也。且兰，今贵州省属之贵筑、贵定、黄平、瓮安、余庆、清平、遵义、平越等州县也。樊道，汉县，今四川宜宾县也。近人倪蜕著《汉郡治所壤地考》⁽⁷⁾，析别最清，但与今制沿革稍异，因采其原文，而以今制侧注于下。其文曰：

武帝初通夜郎，置犍为郡，以邛、笮为治所，今之叙州府也。邛在叙西南，笮在叙西北，二小国名也。全属四川省。（按：今四川眉州嘉定府、贵州仁怀县亦犍为郡地。）次诛且兰君，置牂牁郡，初治今定番州，继徙治播州，又徙治乌蒙，即朱提也。今贵阳府、遵义府、黎平府、普安州⁽⁸⁾、镇宁州、昭通府、临安府、广西府、皆牂牁地也。凡五府、州属贵州省，三府属云南省。（按：定番州隶贵州贵阳府，播州今为遵义府，隶贵州，乌蒙今为昭通府，隶云南。汉樊道、朱提二县，今为屏山县，隶四川叙州府。普安州今为直隶厅，属贵州省⁽⁹⁾。镇宁隶安顺府。广西今为直隶州，属云南省。又按：贵州平越州亦牂牁郡地，治故且兰，见《一统

志表》。〕 继诛邛君、笮侯，诸夷震恐，皆请臣置吏⁽¹⁰⁾。以邛都为越巂郡，邛州为治所，今建昌府⁽¹¹⁾会理州、盐井卫、雅州府、丽江府皆越巂；而楚雄属之黑、白二井亦是越巂境内地。凡两府一州一卫属四川省，丽江府及黑、白二井属云南省。（按：邛都，今四川西昌县。邛州，今四川直隶州。建昌，今为宁远府⁽¹²⁾，属四川省。盐井卫，今为盐源县。隶宁远府。雅州府属四川省。丽江、楚雄属云南省。永宁土府亦越巂郡地。）以笮都为沈黎郡，黎州为治所，今安抚司全属皆其地也。余未详。（按：今四川雅州府清溪县汉初为笮都县，后分为沈黎郡，兼置旄牛县，寻省为蜀郡地，明为黎州安抚司。）以冉驩为以汶山郡，茂州为治所。今威州以及松潘、安、绵等处皆汶山地也。全属四川省。（按：冉驩已见前。茂州，今四川直隶州。威州，今茂州保县。松州、潘州，今四川松潘厅。绵，今四川直隶州。安县，隶绵州。）以广汉西白马为武都郡，阶州为治所。今两当、文、成等县皆其地也。全属陕西省。（按：阶州，今甘肃直隶州。文县、成县皆其所属。两当县，隶甘肃秦州。）最后，滇主举国降，以其地为益州郡，滇池县为治所。今云南府、澄江府、楚雄府、姚安府、大理府、蒙化府，皆其地也。全属云南省。（按：姚安府今裁归姚州，隶楚雄府。蒙化府今为直隶厅。）此各郡领土，太史公《西南夷传》首提掣，原足分明，后世易置纷纷，遂致清混。及王莽，变更益甚，竟至人莫能名。且以响町换爵之故，大结不解，辄二三十年⁽¹³⁾。洎后，哀牢内附，置永昌郡，又割置六县，未免小有异同。然不闻益州郡移治所而去滇池也。后世分别益州、益州郡为二，而且云：益州刺史统益州郡太守。如是，则有若冀州、豫州亦将更有冀州郡、豫州郡乎？必不然矣。至成都，秦时所名。

汉兴，易名广汉。至东汉而称益州郡⁽¹⁴⁾，亦不知几时寄益州治于汉州。及刘焉始为益州牧，移治绵竹，复移治成都⁽¹⁵⁾。蜀先主夺其地，自领益州牧。即位后，以诸葛亮领之。亮南征，分益州为建宁郡，而益州故治竟不复矣。后世必以成都为本系益州郡地者⁽¹⁶⁾，非也。

倪蜕所言如是。案：秦惠王伐蜀，取之，置蜀郡。《华阳国志·蜀志》：秦惠王城成都，本治赤里街，徙置少城。《太平寰宇记》谓：成都，汉旧县，以周太王止岐山，一年成邑，二年成都，因名之曰成都。汉高帝六年，分蜀置广汉郡。武帝元鼎中，略通西南夷，更置犍为、牂牁、越巂、益州四郡，因分雍州之南，置益州统焉。《释名》：“益州，益，厄也⁽¹⁷⁾，其所在之地险厄也。”应劭《地理风俗记》：“疆壤益广，故曰益州。”据此诸说，则成都之名当始于秦，而为益州治所矣。迨武帝更置益州郡，《华阳国志·南中志》云：初属牂牁、越巂，元封二年，开为郡，治滇池上，号曰益州，是则益州治成都，而益州郡治滇池。滇池，今云南晋宁州也。倪蜕以为益州郡即益州，盖秦及汉初之蜀郡治成都，其时未有益州之名。武帝置四郡，始分雍州之南为益州以统之，而益既为州，又为郡也。汉初置广汉郡，治梓潼，后汉移治雒县。雒，今之汉州。《舆地广记》谓：汉州，秦属蜀郡，汉属广汉郡，东汉为郡治，兼为益州刺史治云云。可知郡治、州治非在一地，而滇池则为益州郡治。汉末，刘焉领益州牧，始移治成都，昭烈帝因之。后主建兴三年，改益州郡为建宁郡，分建宁、永昌立云南郡，分建宁、牂牁立兴古郡。绎《太平寰宇记》所述，则益州治成都，益州郡治滇池，而改为建宁郡。其置云南，兴古郡所分者，建宁之属县也。《记》曰：益州部凡十有九郡，则建宁、永昌、云南、

牂牁、兴古诸郡皆统于治成都之益州矣。《汉书·食货志》：“诛羌，灭两粤，番禺以西至蜀南者置初郡十七。”晋灼曰：“元鼎六年，定越地以为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阯、九真、日南、珠崖、儋耳郡。定西南夷以为武都、牂牁、越巂、沈黎、汶山郡。”又，“所置犍为、零陵、益州等郡，凡十七也。”今考注中所列西南初郡，黔、蜀居多，惟益州郡所领县二十有四，则皆滇地也。后汉哀牢内附，置哀牢、博南二县，为永昌郡，分益州郡之不韦、云南、牂榆、比苏、牂唐、邪龙等县属之。《汉·志》所列之县，以今地名释之，益州郡领县二十四：滇池者晋宁州也，连然者安宁州也，俞元者河阳县也，谷昌者昆明县也，秦臧者武定州也，味者南宁县也，昆泽者昆阳州也⁽¹⁸⁾，叶榆者太和县、邓川州、浪穹县也，律高者南宁县、马龙州也，不韦者保山县也，云南者云南县也，牂唐者云龙州也，弄栋者姚州也，比苏者云龙州也，贲古者建水县也，建伶⁽¹⁹⁾者呈贡县也。其外邪龙、同劳、铜濬、双柏、牧靡⁽²⁰⁾、毋掇、胜休、来唯并失考。（《汉书》注：来唯“从陞山出铜。”陞山乃今省城之镇山⁽²¹⁾。）牂牁郡领县十七，在滇而可考者六：鬲者陆良州也，漏卧者罗平州也，宛温者沾益州也，平夷者平彝县也，同并者宣威州也，句町者通海县也。其外故且兰、谭封、谈指、毋敛⁽²²⁾夜郎、毋单、漏江、西随、都梦、谈稿、迭桑，或在贵州，或失考。（《华阳国志》载：明、章之世，毋敛人尹珍从许叔重受经，事在《南中志》牂牁郡下，则毋敛亦当属云南。）越巂郡领县十五，在滇者四：遂久者宾川州也；青蛉者大姚县白盐井也；定笮⁽²³⁾者丽江县也；姑复，当建武初与牂榆、弄栋诸蛮同叛，计其联络之势，或在楚雄、大姚之间也。犍为郡领县十二，在滇者二：堂琅者会泽县也，朱提者昭通府

境也。此秦、汉建置之大略也。东汉、蜀汉更易无多，至晋以后，则建置如棋枰，然东西靡定，名称如隐谜然，前后忽殊。冯赧《滇考》曰：

汉武平滇，初置益州郡。郡也，非州也。益州刺史治成都，兼理滇、蜀。三国汉始改益州郡为建宁，以别于益州之名。晋以益州地广，分建宁、兴古、云南、永昌四郡为宁州，后又罢宁州入益州，继又分建宁以西七县别立益州郡，又复分永昌为梁水郡，改益州为晋宁郡，分牂牁为平夷郡，朱提为南广郡，继又分牂牁半为平夷郡，夜郎以南为夜郎郡，而李雄遂尽有南中之地。（晋惠帝时，巴氏李特据广汉，被戮，其子雄自称成都王，攻陷宁州。）其后桓温破蜀，宁复为晋。符坚寇梁、益，宁更为秦。六朝叠更，莫有定主，虽除授都督，犹列梁、益之号，皆止空名而已。

倪颯《滇云历年传》曰：滇云一隅，古先不过梁州外徼，所称蕃服者也。汉武帝元封二年，始置益州郡，而犍为、越巂自为西夷，牂牁自为南夷，特以与益相邻，各有数处错入，则地势然也。王莽性好纷更，改益州郡为就新，然亦未尝分置。明帝时，哀牢内附，始置永昌郡，蜀先主分犍为属国，置朱提郡，在上在下，俱不可考。迨武侯南征，改益州郡为建宁郡，分永昌置云南郡，分牂牁置兴古郡，俱领于益州刺史。考武帝以滇池为益州郡，此外未尝更置益州，即州领郡之说，亦不在武帝时。观宣帝以方士言益州有金马、碧鸡之神，遣王褒往求之，因蛮乱路阻，止于成都望祀。然则郡守亦以路阻之故，侨治于广汉⁽²⁴⁾。或又因此遂领诸郡，如犍为、越巂等均在部内矣。是以王阳、王尊俱行部至九折阪⁽²⁵⁾，二刺史俱在成帝时，故成帝谓刺史临太守，轻重不相准，改刺史为牧。未几，仍复刺史⁽²⁶⁾。然此

时成都尚号广汉郡，不号益州也。后，太常刘焉建议，以刺史权轻，请选九卿为州牧，朝廷从之，即以焉领益州牧。益州侨治，旧在汉州，焉移治绵竹，已而绵竹被火，遂徙成都。焉死而璋继，先主夺之，亦自领益州牧。先主即位，以诸葛亮为益州牧，而成都遂称益州矣。然而滇之益州郡自在，至武侯而始改建宁以别之。此皆确然有据而可证者。或谓武帝另有益州以临益州郡，又谓建益州即是成都，又谓刺史临太守即在武帝时。殊不知武帝遣使十三州，而益州等初郡，固不在遣使中也。晋以建宁、永昌、云南、兴古四郡置宁州，统县四十五。太康时，复废宁州入益州，立南夷校尉以护之，监五十八部蛮族。惠帝复置宁州，又别立益州郡，止统七县。怀帝改益州郡为晋宁郡，又分牂牁置平夷、夜郎二郡，又分兴古置西平郡，分永昌、云南置东河阳郡。又分朱提为南广郡，分兴古为梁水郡，又分云南为兴宁郡，分东河阳为西河郡。成帝又以牂牁、夜郎、朱提、越巂四郡为安州。八年，又罢，并宁州，以越巂还属益州，而省永昌。李雄占据后，又以兴古、永昌、云南、朱提、越巂、河阳六郡为汉州，桓温灭蜀，改平夷为平蛮郡。宋时为宁州，领建宁、晋宁、牂牁、平蛮、夜郎、朱提、南广⁽²⁷⁾、建都、西平、西河阳、东河阳、云南、兴宁、兴古、梁水凡十五郡。齐时为宁州⁽²⁸⁾，领郡三十，内南广、梁水、建宁、晋宁、云南、西平、夜郎、东河阳、平蛮、兴古、兴宁十一郡，名与宋同，其建平、南牂牁、西河阳、西阿、平乐、南朱提、北朱提、宋昌、永昌，废置无考。又，武帝置南犍为郡，益宁郡，郁林王置西益、江阳、犍为、永兴、永宁、安宁六郡，海陵王置东朱提郡，明帝置安上郡，皆无民户⁽²⁹⁾。夫以益州一郡之地，化而为三十郡，临治则十羊九牧，赋役必

一免两皮。如此而欲蛮夷之率俾，境上之安宁，其可得乎？

倪蜕之说如是。然《汉书·地理志》谓：武帝“改梁曰益”，而于汉中、广汉、蜀⁽³⁰⁾、犍为、越嶲、益州、牂牁、巴八郡下皆注云：“属益州。”则益州为州名，益州郡为郡名，较然可知。其叙汉、晋以后之建置沿革，穿穴钩贯，足正史志之疏谬。

自南北分裂，宁州道阻，彝氏以方土大姓自为君长。梁时侯景之变，爨瓚乘机据有牂牁、兴古诸郡。瓚死，子震、玩分统其众，历陈至隋，始讨平之。隋文帝改越嶲郡为西宁州，炀帝废恭州、协州，末年，为谢、赵诸夷分据其地。唐高祖、太宗以次削平。《滇云历年传》曰：

唐初，经理诸夷，改易建置纷纷不一。至戎州、黔州⁽³¹⁾二都督之设，则云南幅员错入贵州、四川者殊多，至今已难究诘。盖此三隅，俱属《禹贡》九州外徼，自无画定之区，朝南暮北，无怪其然。后世志家，依违迁就，又岂尽无？即如武德三年，以谢蛮地置牂州，牂牁别部置充州，隶黔州督。四年，又置西濮州、尹州、会州、西平州，隶戎州督。又置矩州，隶黔州督，又分置西宁州、南宁州⁽³²⁾、南龙州、西宗州、西利州、西豫州，以弄栋地置哀州。贞观元年，以南谢蛮地置寿宁州。四年，又置炎州，又改寿南州为庄州，皆隶黔州督。八年，改西宁州为黎州，南云州为匡州，西平州为盩州。十一年，改西濮州为黎州，南龙⁽³³⁾州为钩州，西宗州为宗州，西利州为徽州⁽³⁴⁾。二十二年，分郎州地置麻州。似此诸州，以何地置？从何处分？因何事改？考《地理志》、《建置表》，往往互异不合，虽欲正之，何从而正之？且如松外诸蛮，是四川边徼，自与滇云无涉，而梁建方遣使，道巂州，掩西洱河，于是东西大首领相率朝

贡，是又滇云事矣。（《唐书·南蛮传》：贞观二十二年，使梁建方进讨松外诸蛮，杀获十余万，谕降者七十余部，户十万九千。复遣奇兵自焇州道掩西洱河，蛮帅杨盛纳款军门。于是西洱河大首领杨同外、东洱河大首领杨欽、松外首领蒙羽皆请入朝。二十三年，复遣将击西爨蛮，开靖蛉、弄栋为县，其西徙莫抵蛮、俭望蛮皆来内属，以其地置傍、望、览、求、邱五州，隶郎州都督。）又、西洱河即今大理之洱海，古樸榆河也。或云即昆弥河，乃金沙江别名也。又云是西潞河，又作西洱河，此又有西洱河。或异或同，是一是二，亦乌从而定之也耶？至所置傍、望、求、览、邱五州，据《滇史》云：求州在新兴，余四州在楚雄。但徙莫抵、俭望二蛮俱在靖蛉、弄栋之西，则以其地建州，不应又在靖蛉、弄栋之东。且四州既在楚雄，求州何以独越数百里，更东而在新兴耶？是皆不可强定也。”

又曰：“昆弥即昆明。弥、明，音讹耳。西洱河，金沙江也⁽³³⁾。”

又曰：昆明非是滇池。《集览》云：“系丽江之通安州。”看来亦未必然，石子仁请立姚州都督府于昆明之弄栋川，则昆明当在姚、焇界内。姚北去二百八十里，过金江，即越焇地。所以《史》、《汉》每连言“焇、昆明”，是焇与昆明接壤无疑矣。《唐志》亦云：“昆明即定符县。”既即定符，则非滇池、非通安，又明矣。况昆明，地名，非水名也。《括地志》云：昆明有滇池，益州有滇池县，县西北有滇池泽。昆明滇池在叙州西二十里，一名波凌池，长五十里，阔七里，风雷一动，波浪凌山。武帝欲伐昆明，以其国有滇池，遂于长安西南穿池象焉，周围四十里，以习水战，欲伐昆明，故即以昆明名池”云。又、荀悦曰：“昆明子居汉河中，故习水

战以伐之。”悦，汉人，必当不译。又、《五代史·四夷附录》云：“昆明，在黔州西南三千余里。”考黔州即今彭水县，（今属四川酉阳州。）是昆明果非滇池县也⁽³⁶⁾。前后参考，盖元承晋人昆泽县之名而讹为昆明县者也。至明，以讹传讹，遂于《一统志》云：“昆明，西南夷国名，即滇国也，汉为滇池县地”等语。夫然后昆明移号于云南，而越巂，不知其有昆明，且合滇池、滇池泽二者而为一矣。

倪蜕之辨甚明，颇不蹈刻舟求剑之失。考《汉书·地理志》，益州郡所领县，首曰滇池，其注云：“大泽在西，滇池泽在西北，有黑水祠。”第十二县曰昆泽。《唐书·地理志》：巂州越巂郡领县九，第六曰昆明，注云：“武德二年置，有盐，有铁。”据此，则昆泽、昆明自是二县。《五代史》所云黔州，今为四川酉阳州彭水县地，巂州之昆明在其西南三千里外，于地道正合。唐末五代，云南为蒙、郑、赵、杨、段五氏所据，宋太祖画大渡河外，弃而不取，元灭段氏以后，至国朝雍正时，具如前《志》所纪。

乾隆二年，广南府增设宝宁县附郭。三十四年，忠勇公大学士傅恒经略缅甸军事，凯还，三十五年，奏增丽江、宁洱、顺宁三县，各附郭；降鹤庆府为州，归丽江府辖；裁姚安府，以姚州大姚县归楚雄府辖；降永北、蒙化、景东三府为厅，直隶迤西道；增设迤南兵备道，驻普洱府，降元江、镇沅二府为州隶之，改元江所属之他郎寨及威远直隶同知并隶普洱府，为分防厅；又降武定府为州，直隶粮储道，而裁其附郭之和曲州。又、广西府亦降为州，直隶迤东道。改建水、禄劝、师宗、弥勒四州为县。道光三年，改腾越州为厅，仍隶永昌府。凡领府十四、直隶厅三、直隶州四、分防厅十三、属州二十六⁽³⁷⁾、县三十九。

校勘记

(1) 越巂夷 靖道谟纂雍正《云南通志》同，《汉书·西南夷传》作：“粤巂蛮夷”，有异。

(2) 西河阳 “阳”字原缺，据《宋书·地理志》补。

(3) 齐武帝永明二年 《南齐书·州郡志》作“一年”。

(4) 麓川 川，原误作“州”，据《元史·文宗本纪》三改。

(5) 诸蛮所居 蛮，《汉书·西南夷传》注作“蠻”。

(6) 冉州本冉驩国也 冉，《汉书·西南夷传》同，《史记·西南夷列传》作“冉”。

(7) 倪蜕著汉郡治所壤地考 按：《滇云历年传》卷二附此文，题作“汉武帝所置诸郡治所壤考”，有异。

(8) “普安州”下，原有“镇安州”三字，《滇云历年传》引倪蜕文无此三字，下文云“凡五府州属贵州省，三府属云南省”，府州凡八，去“镇安州”方合此数，今据删。

(9) “属贵州省”下，原有“镇安今为正安隶遵义府”句，正文“镇安州”三字乃衍文，此文注“镇安州”，亦衍，故删。

(10) 诸夷震恐皆请臣置吏 此句原脱，《滇云历年传》引倪蜕文有，意长，今据补。

(11) 建昌府 《明史·地理志·四》：“元建昌路，……洪武十五年正月为府……，二十五年六月，府废，升卫为军民指挥使司。”《清史稿·地理志·四川》建昌清为道，治所雅州府，会理州、盐源县、(原盐井卫，雍正六年改置。)雅州府皆属建昌道辖。“建昌府”似为“建昌道”之讹。

(12) 建昌今为宁远府 《清史稿·地理志·四川》：“宁远府……隶建昌道，建昌总兵驻，明建昌卫。”此文有误。

(13) 且以响町……二三十年 此句原缺，据《滇云历年传》引倪文补。

(14) 益州部 《滇云历年传》引倪文作“益部”。

(15) 移治绵竹复移治成都 此句《滇云历年传》引倪文作：“移治绵竹，又因天火烧绵竹，复移治成都，焉死，子璋因之。”

(16) 后世必以成都为本系益州郡地者 原作“后世必以益州为本系成都郡者”，汉成都不称郡，据《滇云历年传》及雍正《去南通志》卷四引倪文改。

(17) 释名益州益厄也 “益州”二字原缺，据《释名》补。

(18) 昆泽者昆阳州也 《读史方輿纪要·云南府》同，道光《云南通志》载，昆泽在宜良，似是。

(19) 建伶 《汉书·地理志》作“健伶”。

(20) 牧靡 牧，《汉书·地理志》作“牧”。

(21) 陞山乃今省城之镇山 陞，《汉书·地理志》来唯县自注及颜师古注均作“陞”，与清省城镇山陞山之“陞”不同。

(22) 谈指毋斂 谈指，原误作“谈拒”；毋，原误作“母”，据《汉书·地理志》改。

(23) 定苻 《汉书·地理志》作“苻”。

(24) 侨治于广汉 “于”字原缺，据《滇云历年传》卷三补。

(25) 九折阪 阪，原误作“坡”，《滇去历年传》作“坂”，《汉书·王尊传》云：“琅邪王阳为益州刺史，行部至邛郯九折阪。”《续汉书·郡国志》五、蜀郡属国条耶“九折坂”，今据《汉书》改。

(26) 仍复制史 复，原误作“为”，据《滇云历年传》改。

(27) 南广 原作“南蛮”，误，据《宋书·州郡志》改。

(28) 齐时为宁州 “州”下原有“镇”字，《南齐书·州郡志》下作“宁州镇建宁郡”，镇，“建治于”之意，此为衍文，删。

(29) 安上郡皆无民户 安上郡，原作“东上郡”，据《南齐书·州郡志》下改；又，《滇云历年传》卷三引倪文，“户”下有“嗟乎国将乱必多制”句。

(30) 蜀 下原衍“郡”字，下文“巴”下亦衍“郡”字，据《汉书·地理志》删。

(31) 黔州 原作“剑州”，剑州治普安，今四川剑阁，与云贵无涉，《滇云历年传》卷四作“黔州”，是，今据改。

(32) 武德……四年……又分置西宁州南宁州 南宁州，原误作“南云州”，据《滇云历年传》卷四改；又，《新唐书·地理志》七下载，南宁州为“武德元年开南中，因故同乐县置”，非置于武德四年。

(33) 龙 原误作“笼”，据《新唐书·地理志》改。

(34) 徽州 原误作“徽州”，据《新唐书·地理志》改。

(35) 西洱河金沙江也 西洱河非金沙江，此说误。

(36) 昆明果非滇池县也 “池”字原缺，据《后汉书·郡国志》五、益州郡条及上下文补。

(37) 属州二十六 二十六，本书《地理志》作“二十七”，似是。

盐 法 志

民生日用，不可一日阙者，布、帛、菽、粟、水、火而外，惟盐最急。天地以养人为心，故其物无处不有。许氏《说文》谓：“古者夙沙初作，煮海盐⁽¹⁾。”其见于《经》者，《尚书·禹贡》：青州贡盐，缙。《洪范·五行》：“水曰润下，作咸。”《周礼》九贡注：物贡鱼盐。

而云南之产盐，见于史者，《汉书·地理志》及《华阳国志·南中志》，越巂郡定笮县出盐，蜻蛉县有盐官，益州郡连然县有盐官。《续汉书·郡国志》注：越巂郡定笮县“有盐坑，积薪，以齐水灌而后焚之，成白盐，汉末，夷等皆翎之。”《后汉书·西南夷传》：郑纯为永昌太守，“与哀牢夷人约，邑豪岁输布贯头衣二领，盐一斛以为常赋，夷俗安之。”《三国·蜀志》：先主定益州，置府校尉，较盐、铁之利。《新唐书·南蛮传》：南诏览睑井产盐⁽²⁾最鲜白，惟王得食，取足辄灭灶，昆明城诸井皆产盐，不征，群蛮食之。《元史·文宗本纪》：至顺二年，“云南行省言：‘亦乞不薛之地，所牧国马，岁给盐，以每月上寅日啖之，则马健无病，比因伯忽叛乱，云南盐不可到，马多病死。’语令四川行省以盐给之。”自元以前，云南盐法未备，其略如此。

宋吕氏祖谦曰：“三代，盐虽入贡，与民共之，未尝有禁。自管仲相桓公⁽³⁾，始兴盐筴夺民利，自后盐禁方开。汉兴，除山泽之禁，武帝时，孔仅、桑弘羊祖管仲之法，始禁榷，昭帝召贤良文学论民疾苦，请罢盐铁，桑弘羊论难，不能废。元帝虽暂罢之，卒以用度不足而复建，此后盐法虽有宽有急，然禁榷与古今相为终始。”胡氏寅曰：“盐为天地自然

之利，所以养人，尽捐之民，则纵末作，资游惰；尽属之官，则夺民日用而公室有近宝之害，皆未得中道也。官为厉禁，俾民取之而裁入其税，则政平而害息。”二氏所言谨正。盐筴者，师其意而行之，可以裕国，可以育民。方今圣人在上，地不爱宝，滇人之和味咸仰给于井而免于淡食。司事之官，禀承庙谟，随时调剂，以视管夷吾塞人之养，隘其利途者，公私迥别已。

井 灶

盐之所产不同：解州之盐风水所结，宁夏之盐刮地得之，淮、浙之盐熬波，川、滇之盐汲井，闽、粤之盐积卤，淮南之盐煎，淮北之盐晒，山东之盐有煎有晒，此其大较也。云南诸井煎盐各有其程，行盐各有其地，井各有灶，灶各有丁，旧新增减之日，稽之案册，皆可得而详焉。

官 司

《周礼》所建山泽之官虽多，然不过掌其政令之厉禁，不在于征榷取财也。管夷吾相齐，始有盐铁之征，桓公霸诸侯，而齐世守其法，故晏子曰：“海之盐厖，祈望守之。”浸寻至汉武帝置盐铁官，募民自给费，因官器作鬻盐，官与牢盆。（《汉书·食货志》注：苏林曰：“牢，价直也，今世人言顾手牢，盆，煮盐盆也。”⁽⁴⁾如淳曰：“牢，齎食也，古者名齎曰‘牢’。”师古曰：“牢，苏说是也，鬻，古煮字也。”）自是以后，盐与铁同置官，及唐德宗税茶，穆宗以茶税归盐铁使，宋太宗至道元年，以杨允恭兼制置茶盐使，于是置官以

茶盐为名。云南在唐以前叛服靡常，宋则弃之域外，朝之盐政不能远施。元设提领盐使司、盐司副提举，见于朱璋《黑盐井志》。近人王定柱所志，亦有元提举盐运使司之名，然立法尚略，至明而其制乃可考。

章 程

滇之盐产于井，治之以盐法道，而统于巡抚部院，分设官司以提举之，曰提举，立征榷之法，名曰盐课，以官司之，曰大使。提举之司三：曰黑盐井、曰白盐井、琅盐井，其官曰提举。盐课之司九，曰：黑盐井、白盐井、安丰井、阿陋井、香盐井、按版井、弥沙井、大井、丽江井，其官曰大使。白盐井大使、安丰井大使皆隶于白盐井提举司；黑盐井大使、阿陋井大使兼管草溪井，皆隶于黑盐井提举司；抱母井大使兼管香盐井，统名抱香井盐课司，而隶于威远厅；按版井坐落镇沅州境，盐课司大使即隶于州；弥沙井坐落丽江府剑川州境，盐课司大使即隶于府；大井坐落大理府云龙州境，盐课司大使即隶于府；丽江井坐落丽江府丽江县境，盐课司大使兼管老姆井，即隶于府。其未设盐课司之安宁井，则隶于云南府；只旧井则隶于武定州；恩耕井则隶于镇沅州；景东井则隶于景东厅；磨黑、木城、安乐三井及石膏箐井皆隶于普洱府。凡隶于府、厅、州者，其课即令所隶之府、厅、州官督征。国朝之章程大略如此。

其为盐也，汲卤于井，煮之以锅，锅安于灶，司灶以丁，蒸薪煮之，火有其候。张融《海赋》曰：“漉沙构白，熬波出素，积雪中春飞霜暑路。”所赋虽为海盐，而井盐颇似之。井之灶丁有额，而散为灶户则无额，有一户而兼领二三

丁者，兼领四五丁者，井中所出之卤，官吏按丁分授，且给以买薪之银，谓之薪本，灶户受而煎之，始则由卤定盐之额，由盐定课之额，继乃通计各井应煎之盐，应解之课，分令各灶按数纳盐，官司顾觅脚力运往各厅、州、县，令地方官售卖，谓之行销，而解其售卖之银于盐道，行销各有其地，某厅、州、县行销某井之盐，某井之盐应于某厅、州、县行销，搀越者即为私盐，其法自元、明以来由略而渐详，由疏而渐密。盖井有兴废丰荒，卤有浓淡盈缩，故因时制宜，今昔异致。然皆以盐为官物，官煎之而官卖之也。马氏端临《文献通考》曰：

盐之为利，自齐管仲发之，后之为国者，权利日至。其初也，夺灶户之利而官自煮之，甚则夺商贩之利而官自卖之。然官卖未必能周遍，而细民之食盐者，不能皆与官交易，则课利反亏于商税，于是立为委盐、食盐等名，分贫富五等之户而依数抑配之。盖唐张平叔所献官自卖盐之策，而昌黎公所以驳议之者，其虑已略及此矣。迨其极弊也，则官复取盐自卖之，别取其钱，而人户所纳盐钱遂同常赋，无名之横敛永不可除矣。

顾氏炎武《日知录》曰：

松江李雯论盐之产于场，犹五谷之生于地，宜就场定额，一税之后，不问其所之⁽⁵⁾，天下皆私盐，则天下皆官盐也。此论凿凿可行。杜子美诗云：“蜀麻吴盐自古通”，又云：“蜀麻久不来，吴盐拥荆门”。若如今日之法，各有行盐地界，吴盐安得至蜀哉？

马氏、顾氏之言，非为云南而发，然赵州师范著《滇系》，有曰：

雍正间，额煎盐二千七百二十八万七千四百余斤，正课

銀二十七萬八千餘兩，盈餘銀四萬七千七百餘兩，如是而已。後來加煎加銷⁽⁶⁾，至餘十倍，鹽政大壞，民力不堪，奸民乘之而起，圍城縛吏，剝眼投火，皆以鹽為口實。竊惟滇之幅員，可以包江、浙兩省，而地丁、錢糧曾不及其大府之一，江、浙山郡甚多，亦如雲南，而賦役懸殊者，則不均之故也。地方官無漕糧之轉移，不得不假鹽課以補苴罅漏，大吏又視行鹽之區為利藪，官累日深，民怨滋起，取是之故。夫滇之兵米僅足養兵，鹽課銀以支官俸兵餉猶不足，歲仰給於各省協濟，銀累巨萬，疲內郡以濟邊方，凡為甌脫無用之地，惟開滇時，田賦甚輕，數百年來，習為固然，一旦清厘，其勢有不能行，況於鹽務？略一加煎、加派⁽⁷⁾，群呼而起，禍几不測。方今正額且不能銷，所加化為烏有，愈貧者愈貧，由計之不審也。惟是因仍原額，與之休息，尚可支撐，故詳志諸井，使有所考。

又曰：滇鹽原系官銷，而坐井丁書違例買私，自困沾潤，尚不至大為民累。自署提舉某在本井摻和灰土，詭稱余鹽，几倍於正額，主者善之，於是銷鹽之地以余鹽之多寡為殿最，反置額鹽於不問。始則計口授食，繼則按戶分攤；始則先課後鹽，繼則無鹽有課。各屬士民訴之大府，大府，故商籍，左袒州、縣官，而州、縣官之無良者，深以士民為仇，迨比愈急，或立斃於庭，或羈死於獄。控之督、撫，仍發州、縣官，遂釀大禍，一二日間，十餘郡邑不約而同，蜂擁奴聚，呼聲如沸鼎，迨氣稍平，捕十許人罪之，以販私、仇殺定讞，有死者，有徙者。嘉慶四年，巡撫初彭齡奏准鹽務歸民，由井收課，而後縲紲之苦絕于道，暮夜之呼絕于門，舉三十年之黑霧積陰，嶮然得睹天日，雖深山窮谷之老婦孺子無不曰：“今活我，今活我。”惟望繼此者守而勿替，滇

之幸亦国家之幸也。

其书作于嘉庆十二年，滇盐之大略可睹已。因摭其始末，著于篇。

课 款

汉京房奏考功课吏之法，所考、所课非一端也。迨其后，视催科之殿最，定服政之贤否，驯至纳税用银，于是名银为课。《旧唐书·职官志》曰：“凡赋人之制有四：一曰租，二曰调，三曰役，四曰课。”其课虽非银，而课之名已立。云南既产盐，又产银，较盐之轻重而税之，折为银而输于官，宜取携之甚便矣。嘉庆二年，乃有聚众抗官之事。何哉？银产于厂而散布于外方，盐产于井而行銷于境内，官司以土易银，闾阎以银买土，加征之课倍于应输之课，穷蹙已极，控诉无门，挺而走险，莫可如何也。夫盐之有课，各省皆然，何独于滇有害？语曰：“琴瑟不调，改弦而更张之。”宜矣。课之款目，今与昔无殊，而民之苦乐异趣，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也。

赈 恤

管夷吾之煮水为盐也，使其民见予之形，而不见夺之理，彼之霸术则然。若夫王者之政，盐与谷并重。盐之井，犹夫谷之田；井之灶户，犹夫田之农夫。田荒则治之，农夫病则恤之，其道一也。明以前无籍可征，我国家轸念民依，视盐如谷，其善政可勿纪欤？

校勘记

(1) 说文谓古者夙沙初作煮海盐 原“夙沙”下衍“氏”字，“海”下衍“为”字，据《说文》卷十二上盐字条删。

(2) 窺险井产盐 “井产”二字原脱，据《新唐书·南蛮传》上补。

(3) 自管仲相桓公 桓，原误作“威”，据《国语·齐语》及《史记·齐世家》改。

(4) 盆煮盐盆也 此句原错置于下文“牢苏说是也”句下，今据《汉书·食货志》注移正。

(5) 一税之后不问其所之 《日知录》卷四行盐条“之”后有“则国与民两利又曰”句。

(6) 后来加煎加销 《滇海虞衡志》卷二、《滇系》第五册《赋产·常产》“加煎”前有“公私交迫总归盐铜”句。

(7) 略一加煎加派 派，原作“销”，据上校所引二书改。

矿 产 志

《周官》：“凡人掌金、玉、锡、石之地，而为之厉禁以守之。若以时取之，则物其地，图而授之，巡其禁令⁽¹⁾。”此地宝之见于古籍者也。金、银、铜、铁、锡为五金，云南皆产，其著于史者：

《汉书·地理志》：朱提，山出银，俞元，怀山出铜。律高，西，石空山出锡；东南，盖町山出银、铅。贲古，北，采山出锡；西，羊山出银、铅；南，乌山出锡。来唯，从陞⁽²⁾山出铜。

《续汉书·郡国志》：谈指，出丹。夜郎，出雄黄、雌黄。邛都，南山出铜。台登、会无、滇池、不韦，出铁。俞元，装山出铜。双柏，出银。博南，南界出金。

《华阳国志·南中志》：堂螂县出银、铅、白铜。博南县山高四十里，越之得兰沧水，有金沙，以火融之为黄金。梁水县振山出铜。贲古出银、铅、铜、铁。

《唐书·地理志》：姚州云南郡产赭金，昆明有铁。

《元史·食货志》：“山川林泽之产，若金、银、珠、玉、铜、铁、水银、朱砂、碧甸子、铅、锡、矾、硝、碱⁽¹⁾、竹、木之类，皆天地自然之利，有国者所必资也，而或以病民者有之矣。”产金之所，“云南省曰威楚、丽江、大理、金齿、临安、曲靖、元江、罗罗、会川、建昌、德昌、柏兴、乌撒、东川、乌蒙。”产银之所，“曰威楚、大理、金齿、临安、元江。”产铜之所，“曰大理、澄江。”产铁之所，“曰中庆、大理、金齿、临安、曲靖、澄江、罗罗、建昌。”

《明史·食货志》：“坑冶之课，金、银、铜、铁、铅、

汞、朱砂、青绿，而金银矿最为民害。”永乐间，设“云南大理银冶。”景帝以盗矿者多，兵部尚书孙原贞请开银场。英宗天顺四年，命中官罗珪之云南。孝宗弘治十三年，“云南巡抚李士实言：‘云南九银场，四场矿脉久绝，乞免其课。’报可。”“世宗初，闭大理矿场。”神宗万历二十四年，献矿峒者日至，于是无地不开，中使四出，云南则杨荣。

三十三年，山西巡抚魏允贞上言⁽⁴⁾：“方今水旱告灾，天鸣地震，星流气射，四方日报，中外军兴，百姓困敝，而嗜利小人借开采以肆饕餮，倘衅由中作，则矿夫冗役为祸尤烈。至是而后，求投珠抵璧之说，用之晚矣。”河南巡抚姚思仁亦言：“开采之弊，大可虑者有八：矿盗哨聚，易于召乱，一也。矿头累极，势成土崩，二也。矿夫残害，逼迫流亡，三也。顾民粮缺，饥饿噪呼，四也。矿洞遍开，无益浪费，五也。矿沙银少，强科民买，六也。民皆开矿，农桑失业，七也。奏官强横，淫刑激变，八也。今矿头以赔累死，平民以逼买死，矿夫以倾压死，以争斗死，及今不止，虽倾府库之藏，竭天下之力，亦无济于存亡矣。”疏入，皆不省。

历稽前史，矿即《周官》之冶。开采之地，古曰坑冶，明代曰场，滇人由场音转为厂。我朝统一环区，列圣以至诚赞化育，故天地降祥，云南之矿厂时出不穷，铜则本省钱法赖以鼓铸，且流通甚广，不可稍缺。金、银、铁、锡以及倭铅、硝、磺之属，皆能上裕国用，下利民生，经理之宜，远胜往古云。

采 炼

太史公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

往。”斯言也，所指甚宏，而于厂尤切。

游其地者，谓之厂民，厂之大者，其人以数万计，小者以数千计，杂流竞逐，百物骈罗，意非有他，但为利耳。无城郭以域之，无版籍以记之。其来也，集于一方，其去也，散之四海。杨子云曰：“一闾之市，必立之平。”况几千万人之所萃乎！要不过开采、煎炼二端，因而百务丛生，设制度，定纪纲，浸以成俗。其事至繁，碎述之以为博物之助。

凡产皆在山林旷邈之地，距村墟市镇极远。厂民穴山而入，曰礞、曰硎，即古之坑。取矿而出，火炼为金，即古之冶。滇之厂，银、铜为多，其法最详。矿犹玉之璞、珠之蚌也。主之者名曰管事，出资本，募工力。治之人无尊卑，皆曰兄弟，亦曰小伙计。选山而劈凿之，谓之打礞子，亦曰打硎，略如采煤之法。礞硎口不甚宽广，必伛偻而入，虑其崩摧，撑柱以木，名曰架龛，间二尺余，支木四，曰一厢，硎之远近以厢计。弟兄入礞硎曰下班，次第轮流，无论昼夜，视路之长短分班之多寡，以巾束首，曰套头，挂灯于其上，以铁为之柄，直上长尺余，于末作钩，名曰亮子。所用油、铁，约居薪米之半。其中气候极热，群裸而入，入深苦闷，掘风洞以疏之，作风厢以扇之。掘深出泉，穿水窠以泄之。有泉则矿盛，金水相生也。水太多，制水车推送而出，谓之拉龙。拉龙之人，身无寸缕，蹲泥淖中，如涂涂附，望之似土偶而能运动。礞硎内虽白昼，非灯火不能明。路直则鱼贯而行，谓之平推，一往一来者，侧身相让。由下而上，谓之钻天，后人之顶接前人之踵。由上而下，谓之钓井，后人之踵接前人之顶。作阶级以便陟降，谓之偃夷楼梯。两人不能并肩，一身之外，尽属土石，非若秦、晋之窑，可为宅舍。释氏所称地狱，谅不过是；张僧繇变相，未必绘及也。

矿有引线，亦曰矿苗，亦曰矿脉，其为臧否，老于厂者能辨之。直攻、横攻、仰攻、俯攻，各因其势，依线攻入，一人掘土凿石，数人负而出之。用锤者曰锤手，用鑿者曰鑿手，负土石曰背荒，名曰沙丁。土内有豆大矿子，曰肥荒，检出尚可煎炼。硎之深下者曰井硎，开而平者曰城门硎，硎中石围土沙者曰天生硎，掘硎至深，为积淋所陷曰浮硎，攻者不得出，常闷死，或数人，多至数十数百，宝气养之，面如生，有突立向后入之人索饮食者，啐之则僵仆，名曰干帆子。死于磗硎，即委之死所，不取以出。磗硎内分路攻采，谓之尖子，计其数曰把，有多至数十把者。磗硎矿旺，他人丐其余地以攻采，谓之斯尖子，斯字之义，殆取于《毛诗》“斧以斯之”，斯者，析也。或有东西异线，其渠各攻一路，迨深入而两线合一，互争其矿，经客长下视，定其左右，两造遵约释争，名曰品尖子，又有抄尖、截底之弊。探知某磗硎有矿，从旁攻入，预邀其矿路，谓之抄尖；或从底仰攻，上达于矿路，谓之截底。此则相争无已，杀伤亦所不顾。

既得矿而煎炼之，名曰做炉火，又曰下罩子，语在《铜政》中。

凡厂之初辟也，不过数十人，裹粮结棚而栖，曰火房。所重者油、米，油以燃灯，米以造饭也。四方之民，入厂谋生，谓之走厂。久之，由寡而渐众，开采有成效，乃白于官司，申请大府飭官吏按验得实，专令一官主之，称为厂主，听其治，平其讼税。其所采炼者入于金府，府以一人掌其出纳，吏一人，掌官文书，胥二人，供僮伺之役，游徼其不法者，巡察其漏逸者，举其货，罚其人。厂主所居曰官房，以七长治厂事：一曰客长，掌宾客之事；二曰课长，掌税课之事；三曰炉头，掌炉火之事；四曰锅头，掌役食之事；五曰

鑛头，掌鑛架之事；六曰矸长，掌矸石之事，七曰炭长，掌薪炭之事。一厂之矸石，多者四五十，少者二三十，计其数曰口。其管事又各置司事之人：工头以督力作，监班以比较背荒之多寡，其刑有笞、有缚，其笞以荆，曰条子，其缚以藤，曰揷，繫两拇悬之梁栋，其法严，其体肃。

厂民多忌讳：石谓之硃，为石音近于失也；土谓之荒，为土音近吐，且土不能变金也；好谓之御⁽⁵⁾，为好音近于耗也；梦谓之混脑子，为梦属虚境也；矸石坚，谓之硃硬；以火烧硃，谓之放爆火；矸一片谓之刷；矸长伏硃，谓之擗⁽⁶⁾；大矸谓之堂；土石夹杂，谓之松荒，松荒易攻凿，其矸不长久，凡攻凿宜硃硬，硬则久，可获大堂，凡矸石畏马血，涂之则矸走；畏印封，封之则引苗绝。凡矸最善变，积矸盈山，未及煎炼，或化为石。佩金器者不入矸石，有职位者不入矸石，不鸣金，不燃爆，不呵殿，祀西岳金天大帝，祀矸脉龙神，谓龙神故熨夷，畏见冠带吏也。

厂既丰盛，构屋庐以居处，削木板为瓦，编篾片为墙。厂之所需，自米、粟、薪、炭、油、盐而外，凡身之所被服，口之所饮啖，室宇之所陈设，攻采煎炼之器械，祭祀宴飨之仪品，引重致远之畜产，均当毕具。于是商贾负贩，百工众技，不远数千里，蜂屯蚁聚，以备厂民之用。而优伶戏剧，奇巧淫巧，莫不风闻景附，覬覦沾溉，探丸挟篋之徒亦伺隙而乘之。

尝有管事，资本乏绝，用度不支，招募之众，势将瓦解，管事徘徊终日，寝不成寐，念及明日天晓，索债者、支米油盐盐者，纷沓而至，何以御之？无可如何，计惟有一死而已。辗转之际，矸石中忽于半夜得矸，司事者排闥入告，管事喜出望外，起而究其虚实，询其形质高低。逾时，更漏

既尽，门外马喧人闹，厂主及在厂诸长咸临门称贺。俄顷，服食什器、锦绣罗绮、珠玕珍错，各肆主者赠遗络绎，充牣阶墀，堆累几榻，部分未毕，慧仆罗列于庭，骏马嘶鸣于厩，效殷勤、普福泽者，延揽不暇。当此之时，其为荣也，虽华衮有所不及；其为乐也，虽登仙有所不如。

凡厂人获利，谓之发财。发财之道，有由磬响者，有由炉火者，有由贸易者，有由材艺者，有由工力者，且有由赌博者、盗窃者，其繁华耀艳，胜于都会之区；其侈荡骄奢，过于簪纓之第。赢膝履蹶而来，车牛任犂而去，又或始而困瘁，继而敷腴，久之复困瘁，乃至遁负流离，死于沟壑。

其人既众，其类不一，各结为党，名曰拜把，歃血订盟，谓之烧香，弟兄逞强恃勇，不避死亡，别有其礼义，非圣贤之礼义也；别有其是非，非圣贤之是非也。

厂之兴废靡常，甫见穀击肩摩，烟火绵亘数千万家，倏为鸟巢兽窟，荆榛瓦砾填塞溪谷，然其余矿弃材，樵夫牧竖犹往往拾取之。语曰：“势有必至，理有固然，市朝则满，夕则虚；求存故往，亡故去。”其此之谓与？

矿厂之事，望江檀萃《农部琐录》尝记其略，故推广言之。

钱 法

钱之为币，兴自上古。太公为周立九府圜法，钱圜函方。（《汉书·食货志》注：孟康曰：“外圜而内孔方也。”）轻重以铢，历代遵用，各随时而轻重无常。盖周制以商通货，以贸易物，必用币以为之衡也。然币不止于钱，《史记·平准书》曰：“农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龟贝金钱刀布之币兴。”

“虞夏之币，金为三品，或黄、或白、或赤，或钱、或布、或刀、或龟贝。”《太玄经》曰：“古者宝龟而货贝，后世君子易之以金币。”考之诸史，自汉以来，钱币之用甚溥，而他币多废不行。

滇与中朝，时阻时通，累代钱制变更，未必不行于滇。（道光六年，浪穹人牧牛于野，牛蹄踏地，下有空穴，人往探之，中有铜釜，上覆铜盖，贮铜器二千余枚，约长二寸余，广寸许，一面有篆文，上有孔，以铜丝穿之。案：《汉书·食货志》：王莽“罢大小钱，改作货布，长二寸五分，广一寸，首长八分有奇，广八分，其圜好径二分半，足枝长八分，间广二分，其文右曰‘货’，左曰‘布’，重二十五铢”云云。据文证形，历历不爽，则此乃王莽之货布也。）而民间用贝为币，自古已然，俗谓之肥，金沙江及他郡邑海子（凡汇水之区，滇人皆谓之海子。）皆产之。其用之也，以一枚为一庄，庄者壮也，四庄曰手，谓一手可握也，四手曰苗，贯十六贝，如苗长也，亦谓之缙。五缙为一卉，卉即索也，以索贯之，则八十贝也，值银六厘。以市小物，可得数十种，故夷民便之。或曰：肥者，贝之博而颞⁽⁷⁾也。案：《汉书·食货志》：“大贝四寸八分以上，二枚为一朋，直二百一十六。壮贝三寸六分以上，二枚为一朋，直五十。幺贝二寸四分以上，二枚为一朋，直三十。小贝寸二分以上，二枚为一朋，直十。不盈寸二分，漏度不得为朋，率枚直钱三。是为货贝五品。”

《农部琐录·食货志》：

二贝为朋，大贝值钱二百十六，壮贝五十，幺贝三十，小贝、不成贝三。滇以索纪，皆小贝、不成贝，值钱三者也。一索之贝，准以汉直，则二百四十也。古者用钱必检

选，用贝以枚数，故郭景纯以为简易可资，然贝之在中土已屡易矣，而行于南中者独不变。宋以前靡得而记也，元行钞法，至元十三年，行省赛典赤言：“云南贸易与中土不同，钞法实所未谕，莫若以交会、贝子⁽⁸⁾公私通行，庶为民便。”从之。盖因滇之旧俗而不革耳。大德九年，以钞给云南行省，与贝参用。其贝非出本土者，同伪钞论，盖以贝之产本土者无多，而禁西番、安南之贝入境，使不得专其利，庶钞可流通，是已有废贝之渐矣。迨明万历四年，巡按郭廷梧言：“滇中产铜，不行鼓铸，反以重价购海贝，非利。”遂开铸局。是则土贝所产愈微，乃购海贝。天启以后，银肥贱，遂滞不行，转发夷方，夷人尚用之。故胜国以前，残余契券尚称海肥若干索，今则钱法流通，银货交集，贝不复用，夷姬以饰面而已。

《锁录》所言云南用贝、用钱，大略如此。

自明以来，云南鼓铸或兴或废，前《志》可稽，今首列之。其后以次汇叙：曰局炉数目，曰制钱轻重，曰卯期、铜铅配铸，曰铜铅锡价、脚银，铜锡加耗数目，曰养廉工食物料，曰以钱易银，曰支放，曰铸息，曰现行事款，其目凡十⁽⁹⁾。条理分析，易于省览云。

校勘记

(1) 周官……巡其禁令 禁，原误作“政”，据《周礼·地官司徒》第二 人条改。

(2) 陆 原误作“陞”，据《汉书·地理志》益州郡条改。

(3) 碱 原脱，据《元史·食货志·二》补。

(4) 三十三年山西巡抚魏允贞上言 山西，原误作“云

南”，据《明史·食货志·五》改，又，《明史·魏允贞传》载，允贞于万历“二十一年以右金都御史巡抚山西”，约卒于万历二十九年，不当于“三十三”年“上言”。《明史·食货志·五》：“自二十五至三十三年，诸档所进矿税银几及三百万两，群小藉势诛索，……民不聊生，山西巡抚魏允贞上言……”此似节抄《明史》而致误。

(5) 物 原作“微”，据《滇系》卷四之一赋产引《农部镇录》及《滇海虞衡志》改。

(6) 矿长伏硃谓之撮 撮，《滇海虞衡志》同，《滇南矿厂图略》、光绪《云南通志稿·食货》卷四四作“撮”。

(7) 预 《尔雅·释鱼》巴条作“𩺰”。

(8) 贝子 《元史·世祖本记六》作“𩺰”。

(9) 其目凡十 按：上文条目以“曰”为记，仅有九，似有脱；又、本书仅列其目，无正文，盖为刻书时略去。

道光 云南志钞三

封建志 上

古之封建诸侯，有因其所建之国而封之者，若徐、薛、申、郟、蓼、六、吴、越之类是也；有亲贤并建，蕃屏王室者，若周所封之同姓、异姓诸国是也。其制度于秦，复兴于汉，历代因时变通，要不外此二者。然汉自景、武以后，令诸侯不得复治国，天子为置吏，虽有君国子民之名，不过食其邑人，土地、甲兵不得而擅。至魏而封建侯王，皆使寄地空名，虽有王侯之号，而乃侔于匹夫。晋矫其弊，反以基祸，盖浸失先王封建之意，故不能收维藩维翰之效。降至唐宋，名存而实尽亡。又有未与国邑，先赐美名，如东汉之灵寿王、征羌侯之类；本无土地，虚予以名，如北魏之建业公、丹阳侯、会稽侯、苍梧伯之类。唐有萧瑀、颜师古、魏征、马周、宋务光、韦嗣立诸人论之详矣，而莫如马端临之言：“一则不能存三代之公心，二则不能存三代之良法⁽¹⁾”，最为赅备也。

滇之封建，三代以前不可考，而说者谓武王牧野之《誓》，有庸、蜀、羌、鬻、微、卢、彭、濮人，滇之倮即卢之转音，濮称百濮，犹粤之称百粤，其地非一方一隅之所能概。定远县于唐武德四年置西濮州，贞观十一年更名鬻州，是则鬻、卢、濮三国之在云南，确有可据。故倪蜕《滇云历年传》谓：“八国皆⁽²⁾西南夷”，盖合滇、黔、楚、蜀言之，其说良是。

汉武帝太初改元，始用夏正，后惟武氏改用周正外，累代无不以夏正相沿，而滇之夷俗，犹或用子、丑之月为岁首，且有子、姬二姓者，其殆商、周封建之遗黎欤？由此而推古之封建，分命宗室、勋贤，各往一方一隅，垦辟草莱，绥辑众庶，如熊绎之筮路蓝缕以开楚疆，少康庶子之文身断发而邑会稽，迨其立国既定，然后锡之以爵，遵九服之制，朝贡于京师，非若汉、晋诸王，时值承平，坐拥城邑，安享富贵也。滇与蜀连壤，故常璩之《志》统称《华阳》而别称《南中》，当草昧之初，事多神怪，盘古、三皇诸氏，九头、五龙诸纪，见于《述异记》、《三五历记》、《皇王大纪》、《通鉴外纪》、《路史》诸书者，率荒诞不经，司马迁既择其尤雅者为《五帝本纪》，而《华阳国志》引《洛书》，谓人皇兄弟九人，分理九州，为九圉，华阳之壤，是其一圉，圉中之国则巴、蜀。唐司马贞补《三皇本纪》，所述华胥履大人迹而生庖牺；女娲氏蛇身人首，诸侯共工氏与祝融战，不胜而怒，头触不周，山崩，天柱折，地维阙，女娲炼五色石以补天，断鳌足以立四极，聚芦灰以止滔水；女登感神龙而生炎帝，人身牛首；又称人皇九头，乘云车，驾六羽，兄弟九人分长九州，各立城邑，所述虽非信史，要亦疑以传疑云尔。

楚、蜀、滇、黔，于古为西南外徼，荒诞之事尤多。

高辛氏有犬戎之寇，募天下能得犬戎之将吴将军头者，购⁽³⁾黄金千镒，邑万家，又妻以少女。时帝有狗名槃瓠，衔吴将军头造阙下，帝乃以女配槃瓠，入南山，止石室中，生六男六女，自相夫妻，其后滋蔓，有邑君长皆赐印绶，事见《后汉书》，为长沙武陵蛮，则楚地也。

蜀之先蚕丛、鱼凫，后有王曰杜宇，号曰望帝，逊位于其相开明，化为子鹃鸟，武都有一丈夫化为女子，山精也，

蜀王纳为妃，事见《华阳国志》，则蜀地也。

夜郎有女子浣于豮水，有三节大竹流入足间，闻其中有号声，剖竹视之，得一男儿，归而养之。及长，有才武，自立为夜郎侯，以竹为姓，事见《华阳国志》及《后汉书》，则黔地也。

蛮夷之王侯君长其兴也，大率类此。《生民》诗之履武，《玄鸟》诗之生商，毛《传》谓姜原从高辛帝见于天，简狄配高辛氏祈郊谋，义最平正。《史记·本纪》乃为践巨人迹，吞玄鸟卵之说，郑氏《诗笺》从之。毋乃混沌初辟，人神杂糅，固不可以常理测欤？《图纬》所纪禘祫，《宋书》所志《符瑞》，或亦天地之大，何所不有欤？一方一隅，各有君长，立国于滇者，《南诏野史》引《白古记》：三皇⁽⁴⁾之后，西天摩竭国阿育王第三子蒙苴低娶欠蒙亏为妻，生低蒙苴，苴生九子，名九隆氏，长子阿辅罗，（前《志·杂纪》作“眉附罗”，）十六国之祖；次子蒙苴兼，（前《志》作“廉”，）吐蕃之祖；三子蒙苴诺，汉人之祖；四子蒙苴醉，东蛮之祖；五子蒙苴笃，生十三子，有五贤、七圣，蒙氏之祖；六子蒙苴托⁽⁵⁾，居狮子国；七子蒙苴林，交趾之祖；八子蒙苴颂，白崖张乐进求之祖；九子蒙苴闕，（前《志》作“闪”⁽⁶⁾，）白夷之祖。元人张道宗《纪古滇说》：周宣王时，天竺摩揭提国（揭，一作“耶”，）阿育王生三子，长福邦、次宏德、季至德，俱健勇。王有神骥，其色如金，三子皆欲得之。王意欲与季，而患其争，乃以轡私授至德，纵骥东驰，命三子曰：“捕获者主之。”三子各部众追至滇池上，长子意马饮滇池，伺而邀之，不获。仲子意马至甸中，亦不获。至德追至东山松林，以轡邀之，马见轡而就，遂获焉。时各留屯未回，王遣舅氏神明统兵迎之，为哀牢夷所阻，遂归

滇，各主其山。福邦先至西山，时有碧凤集山上，滇人呼凤为鸡，因名山为碧鸡，福邦既歿，为碧鸡山神。至德至东山，得金马，因以金马名山，既歿，为金马山神。宏德后至北野，歿，为岩头山神。今安宁有龙马跳涧山，并草溪井、龙马河，即其所经之地，石上蹄迹深尺许。

《南诏野史》：阿育王第八子蒙苴颂居大理白崖，号白国。楚威王命庄躒伐滇，躒遂自为滇王，后好佛，法纪不振⁽⁷⁾，国人推张仁果为王。至汉武帝，命张騫使滇，立仁果为王，仍称白国。昆弥氏继之，改“白”为“拜”。吴《志·大事考》：初，武帝恶滇王常羌言不逊⁽⁸⁾，伐之。因天竺白饭王裔仁果为众所推，立为滇王，治白崖，号白子国。庄氏世绝。前《志·杂纪》：

白国之先，有西海阿育王。奉佛恶杀，不茹荤腥，又称白饭王。传至仁果，以慈信治国，国人戴之。元狩间，常羌治滇池，仁果治白崖，两国角立。帝嘉仁果而恶常羌，乃册仁果为滇王，仁果子孙不尚染采，不杀生命，仍号白国。传世十五⁽⁹⁾世至龙佑那，不变其旧。诸葛亮定南中，封龙佑那于其故地。又移南中劲卒、青羌万余家于蜀，为五部，所当无前，号为飞军。分其羸弱配大姓焦、雍、姜、囊、孟、量、毛、李为部曲，置五部都尉，号五子。故南人言“四姓五子”也。晋罢宁州，置南夷府，统五十八部夷族，都监行事。每夷供贡南夷府，入牛、金、旗、马，动以万计。其四姓子弟仕进，必先经都监。夷人大种曰昆，小种曰叟，有桀黠能言议屈服种人者，谓之耆老。又有夷经，南人言语⁽¹⁰⁾，虽学者亦半引其语。与夷为姓曰逮耶，诸姓为自有耶。犯法者辄依之藏匿。与夷至厚者谓之百世逮耶，恩若骨肉，为其逋逃之藪。故轻为祸变，恃此也。俗尚巫鬼，好诅盟，投石⁽¹¹⁾结

草，官常以诅盟要之。诸葛亮乃为夷作图谱，先画天地、日月、君长、城府，次画神龙、生夷⁽¹²⁾及牛、马、羊，后画部主吏乘马幡盖，巡行安恤，又画牵牛羊⁽¹³⁾、负酒、贳金宝诣之之像，以赐夷，夷甚重之。又与瑞锦铁卷，每刺史、校尉至，贳以呈诣。（按：“南中劲卒”以下，本《华阳国志·南中志》。）

又，《封建·附录》：

滇王仁果，西海阿育国王后裔也。元狩间，帝闻当羌有“汉孰与我大？”之语，悉其不逊，时仁果善抚其众，与当羌角立，乃封仁果为滇王，庄蹻之世遂绝。三国时，有凤龙佑那，仁果十五世孙也，诸葛亮定南中，收用豪杰，乃封佑那为建宁国王，赐姓张氏，传至十七世孙张乐进求，唐武德间，遣使随南宁州都督韦仁寿入朝，诏册进求为首领大将军。永徽四年，让国于蒙氏细奴逻，张氏始绝。

参证诸说，纷纭错杂，靡能条贯。阿育王事见法显《佛国记》及《水经注》河水条。所治之城在摩竭提国巴连弗邑。昔作小儿时，当道戏，遇释迦佛行乞食，以一掬土施佛云云。释迦佛之生，一说周庄九王年，《春秋》鲁庄公七年夏四月，恒星不见，夜明是⁽¹⁴⁾也；（《魏书·释老志》、《隋书·经籍志》）一说周昭王二十二年；（《通鉴前编》）一说周昭王二十四年甲寅四月八日；（晁公武《读书志》）一说周昭王九年；（元释觉岸《释氏稽古略》，据《藏经》所记。）一说周昭王二十五年。（元释念常《佛祖通载》）无论生于何年，阿育王固当周世，然非《古滇说》所称之宣王时也。《佛国记》又谓犍陀卫国是阿育王子法益所治处，阿育王既当周时，子名法益，则与《白古记》所云三皇之后，子名颯苾低迥不符矣。释迦牟尼佛生于天竺之迦维卫国，见于《隋

书·经籍志》及佛经，汉以后诸史皆列天竺于《西域传》，而云南则为《西南夷》，为《南蛮》，方隅各异，《佛国记》及《大唐西域记》所序诸国，皆史书《西域传》所不载，若《西南夷》、《南蛮》之地名，则更无仿佛者，《南诏野史》称阿育王第八子蒙苴颂居大理白崖，号白国，不知何所本，且据其所引《白古记》，则蒙苴颂乃阿育王之曾孙矣。

考《唐书·西域传》，摩揭它本天竺属国，又谓摩揭佗，东逾大河，地接西南夷，又，《南蛮传》：南诏居永昌、姚州之间，东距爨，西摩伽陀云云，或摩揭它、摩伽陀即摩竭提，译音无定，而它、陀亦互用耶？昔汉武帝令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等间出西南夷，指求身毒国，至滇，皆闭昆明，莫能通，《后汉书·西域传》：天竺，一名身毒，是则滇与天竺相距不远。（案：以今地势度之，腾越厅正与天竺相对，中为赤发野人所阻，若驱逐野人，相距不过一千八九百里耳。）

《佛国记》，阿育王坏七塔，作八万四千塔，《魏书·释老志》：“有王阿育，以神力分佛舍利，役⁽¹⁵⁾诸鬼神，造八万四千塔，同日而就。今洛阳、彭城、姑臧、临淄⁽¹⁶⁾皆有阿育王寺，盖承其遗迹焉。”（浙江宁波府有阿育王寺，舍利塔相传为地中涌出，因以名寺，遂因以名山，明郭子章作《阿育王志》十卷。）据此所言，则阿育王虽在天竺，而其子孙分治于滇，事所或然，《史记》、《汉书》载西南夷最详，而白国之名不著，或以为疑。考《后汉书·西南夷传》，永平中，自汶山以西，前世所不至，正朔所未加，白狼、槃木、唐菘等百余国，举种奉贡，白狼王唐菘作诗三章云云，汉之汶山，今为四川茂州，然则白狼者，其殆《野史》所谓白国乎？《古滇说》支离杂说，乃好事者所妄造，《白古记》不知

何人所作，今亦罕有其书，所述九隆氏出于阿育王，为诸国之祖，似仿《史记》五帝皆祖黄帝之意。冯甦《滇考》谓南诏僭窃已久，臣下务为神异之说，美其祖宗。然自古帝王以及僭窃之君、蛮夷之长，开创时类多神异，其中附会增饰，固所不免，何独九隆氏为然？《后汉书·西南夷传》载：哀牢妇人沙壹，生十子，名九隆。明杨慎因得《白古通》之书，作《滇载记》，取沙壹事与仁果、龙佑那及唐时之南诏牵合为一。诸葛元声《滇史》、谢在杭《滇略》从之，推寻世代，乖谬实甚。《南诏野史》、《大事考》、《杂记》⁽¹⁷⁾所载三说，详略互异。近人倪蜕《滇云历年传》谓：“据此三说，则此滇王乃蒙⁽¹⁸⁾氏，非庄氏矣。然太史公曰：‘秦灭诸侯，惟楚苗裔尚有滇王。汉诛西南夷，国灭矣⁽¹⁹⁾，惟滇复为宠王。’以此观之，庄氏何尝世绝乎？且张騫亦未至滇。”云云。

大抵滇之疆域最广，立国于其中者不止一姓，蛮荒文字猥陋，译语舛讹，文人于千百年后追述往代，臆度传闻，十不得一。太史公有言：“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者道。”爰稽正史，参以杂说，取其近是者述为世家。《前志》所载之妙香、鹤拓，荒唐过甚，退置《轶事》中；竹王国于夜郎，汉置牂牁郡，在今贵州之遵义、普安诸郡县，然滇之曲靖、临安二府所统亦在其内，故并列之。

滇 世 家

滇王者，故楚将军庄蹻之后也。楚有两庄蹻：一庄王时为大盗，一顷襄王时为将军。为将军者，其后称王于滇。

滇，故西南夷也。其俗编发左衽，随畜迁徙。在夜郎之

西，靡莫之属以什数，莫能相君长。

始周显王时，楚宣王与齐威王、魏惠王、燕悼王、韩哀侯、赵成侯并为山东强国，号为六国，楚地南有巴、渝，过江，南有黔中、巫郡。（黔中，今四川之酉阳州、贵州之思州府普安厅，巫郡，今四川之巫山县。）至顷襄王时，（宣王子威王，威王子怀王，怀王子顷襄王。）使庄蹻将兵循江上，略巴、黔中⁽²⁰⁾以西，至滇池，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饶数千里，以兵威定⁽²¹⁾属楚，欲归报，会秦将张若伐取巫郡及江南为黔中郡，（见《史记·秦本纪》。）道塞不通，乃以其众王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

庄蹻者，楚庄王之苗裔也。（《太平寰宇记·南蛮》四篇。按，《史记》、《汉书》皆云：楚威王时，使庄蹻略巴、黔中以西，至滇池，欲归，会秦夺楚巴、黔中，因以其众王滇。后十余岁，秦灭。又按：楚自威王后，怀王立三十六年，至顷襄王之二十年，秦昭襄王遣兵攻楚，取巫、黔中，《后汉书》则云，顷襄王时，庄豪王滇，豪即庄蹻也。若庄蹻自威王时将兵略地属楚，秦陷巫、黔中郡，道塞不通，凡经五十二年，岂得如此淹久？或恐《史记》谬，班生因习便书，范曄所记详考为正。又按：庄蹻王滇后十五岁，顷襄王卒，考烈王立二十五年，幽王立十年，负刍立五年，而楚灭，后十五年秦亡，凡七十载，何故云蹻之王滇后十余岁而秦亡？斯又未之详也，《文献通考》同。今案：《史记》，秦时诸此国颇置吏，十余岁秦灭云云，盖言置吏后十余岁而秦灭耳。）从沅水伐夜郎，军至且兰，楛船于岸而步战，（夜郎，今贵州之遵义府普安厅，且兰，今贵州之贵筑、贵定、黄平、瓮安、余庆、清平、遵义、平越等州县。）以且兰有楛船辨别处，（《后汉书》注：“《异物志》曰：牂牁，系船牁

也。”牂，音弋。）乃改其名为牂牁。（案：今贵州之贵阳府、遵义府、黎平府、普安厅、平越州、正安州、镇定州，云南之曲靖府、临安府、昭通府、广西州，皆汉牂牁郡地。）蹇所王地，池水周回，源深广而末更浅狭，有似倒流，故谓之滇池，有盐池田渔之饶，金银畜产之富。（《史记正义》：“郎州、昆州即庄蹇所王。”案：唐郎州，今贵州遵义府；昆州，今云南府。）蹇既王滇，分侯支党，世有其土。秦并蜀，尝略通五尺道，（《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五尺道在郎州。”《汉书》注：“其处险厄，故道才广五尺。”）颇置吏主之，而庄氏之王如故。

汉兴，皆弃此国而开蜀故徼，巴蜀民或窃出商贾，取其笮马、犍僮、旄牛，以此巴蜀殷富。武帝建元六年，发巴蜀卒治道，通西南夷，数岁，道不通，西南夷又数反，发兵兴击，耗费无功。元狩元年，武帝因张骞言通身毒国，乃令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等间出西南夷，指求身毒国。至滇，时滇王名尝羌，（尝，一作“常”，《汉书》作“当”。）乃留为求道，四岁余⁽²²⁾，皆闭昆明，莫能通。滇王与汉使言：“汉孰与我大？”滇王与夜郎侯分国而治，汉使唐蒙见夜郎侯多同，其言亦然，（案：《后汉书·西南夷传》谓庄蹇灭夜郎，《史记》、《汉书》皆无此言，若夜郎灭于蹇，唐蒙何以见之？观后人朝与滇王同受王印，可知分国而治，未尝灭也。盖蹇从沅水至滇池，过夜郎而伐其军，故范《史》误以为灭之耳。）各自以为一州王⁽²³⁾，不知汉广大。使者还，盛言滇大国，足事亲附，帝注意焉。夜郎侯始倚南粤，及南粤反，汉发兵灭之。夜郎侯遂入朝，帝以为夜郎王，使王然于以兵威风谕滇王入朝。滇王有众数万人，其旁东北劳深、靡莫，（今贵州贵阳府、安顺府。）皆同姓相仗，未肯听。劳、莫数

侵犯使者吏卒。元封二年，帝发巴蜀兵击灭劳深、靡莫，滇王始首善，以故弗诛，举国降，请置吏入朝。于是以为益州郡，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因割群牂、越嶲数县以配之。后数年，并昆明之地皆以属之。（案：汉越嶲郡，今四川之定远府、雅州府、邛州西昌县、盐源县，云南之丽江府、楚雄府、永宁土府皆其地。昆明，今丽江府，元、明之通安州地，非云南首县。）西南夷君长以百数，独夜郎、滇受王印。滇，小邑也，最宠焉。

庄氏传世至王莽时，其旁邑甸町王邯（甸町，今临安府属，甸，一作“钩”）亦西南夷君长，武帝所封也。莽以四夷僭号称王，违于古制，皆更为侯，邯与蛮夷之国尽反。莽大发吏士击之，不能克而还。公孙述据益土，太守文齐固守不降，闻光武即位，遣使朝贡。建武十八年，夷渠帅栋蚕与姑复、檄榆、弄栋、连然、建伶、昆明诸种反叛，杀长吏，武威将军刘尚等发广汉，犍为人⁽²⁴⁾、蜀郡人及朱提夷击之，尚军遂渡泸水，入益州郡界。群夷闻大兵至，皆弃垒奔走。尚获及羸弱、谷畜，斩栋蚕帅，凡首虏万余人⁽²⁵⁾，诸夷悉平。至蜀后主建兴二年，诸葛孔明率众南征四郡，平之，改益州郡为建宁，分建宁、永昌为云南郡，又分建宁、群牂为兴古郡。自尝羌后，滇王之名不传，盖沦入群夷中已。

甸 町 世 家 平 谷

甸町王者，其先为侯，不知立国所始。汉昭帝时，其侯亡波从军正王平、大鸿胪田广明等破益州反虏，始元五年，

上曰：“响町侯亡波率其邑君长人民击反者，斩首捕虏有功，其立亡波为响町王。”传世至禹，成帝河平中，与夜郎王兴、漏卧侯俞举兵相攻，牂牁太守陈立斩兴，士众皆释兵降，禹与漏卧侯俞震恐，入粟千斛，牛羊劳吏士。

禹传至邯，值王莽篡位，改汉制，贬响町王为侯，邯怒恨⁽²⁶⁾，牂牁大尹周钦诈杀邯，邯弟承攻杀钦，州郡击之，不能服。三边蛮夷愁扰尽反。

时越嶲郡守枚根调邛都人长贵（《汉书》作任贵，邛都，今四川西昌县，汉之越嶲郡治，邛州，今四川直隶州。）以为军侯，更始二年，长贵率种人攻杀枚根，自立为邛谷王，领太守事。又降于公孙述，述败，光武封长贵为邛谷王。建武十四年，长贵遣使上三年计，光武即授越嶲太守印绶。十九年，武威将军刘尚击益州夷，路由越嶲，长贵闻之，疑尚既定南边，威法必行，己不得自放纵，即聚兵起营台，招呼诸君长，多酿毒酒，欲先以劳军，因袭击尚，尚知其谋，分兵先据邛都，遂掩长贵，诛之，徙其家属于成都，而复响町旧号。

安帝时，永昌、益州、蜀郡夷皆叛，众十余万，破坏二十余县，益州刺史张乔遣从事杨竦将兵至椽榆，破之，渠帅三十六种皆来降附。响町王后史不复见，然诸种降附，当在其中也。（《南中志》曰：“响町王国，其置自濮王，姓毋，汉时受封迄今。”）

夜郎世家

汉时，西南夷君长以十数，夜郎最大，在蜀郡徼外，东

接交趾，西邻滇国，其地邻牂牁江，江广数里，出番禺城下。（番禺，今广东广州府属县，田雯《黔书》曰：“且兰即今之遵义，夜郎即今之桐梓，则牂牁江即今之乌江，后世求其地而不得，遂以为在定番城南，定番去且兰尚数百里，且隔乌江，庄断何处楸船？”云云。案：定番州，今贵州贵阳府属，乌江在府北。）其地多雨潦，俗好巫禁忌，寡畜产，故最贫。响町有桄榔木，可以为面，百姓资之。

汉时，竹王兴于遁水，〔《华阳国志·南中志》：“夜郎县有遁水，通郁林⁽²⁷⁾，有竹王三郎祠。”《水经》：“温水出牂牁夜郎县，又东至郁林广郁县，为郁水。”郦道元《注》：“郁水即夜郎豚水也。”〕初，有女子浣于水滨，有三节大竹流入足间，推之不肯去，闻其中有号声，剖竹视之，得一男儿，归而养之。及长，有才武，遂雄夷狄，自立为夜郎侯，以竹为姓，捐所破竹于野，成竹林，尝与从人止大石上，命作羹，从者曰：“无水。”乃以剑击石，水出，后渐骄恣，传国至多同。

武帝建元六年，大行王恢击东粤⁽²⁸⁾，东粤杀王郢以报，恢因兵威使番禺令唐蒙风晓南粤，南粤食蒙蜀枸酱，（枸，一作“蒟”。）蒙问所从来，曰：“由西北牂牁江，出番禺城下。”蒙归至长安，问蜀贾人，独蜀出枸酱，多持窃出市夜郎，夜郎者，临牂牁江，江广百余步，足以行船，南粤以财物役属夜郎，西至桐师，然亦不能臣使也。蒙乃上书说帝曰：“南越王地东西万余里，名为外臣，实一州主，今以长沙、豫章往，水道多绝，难行，窃闻夜郎精兵可得十万，若从番禺浮船牂牁，出其不意，此制粤一奇也。诚以汉之强，巴蜀之饶，通夜郎道，为置吏，甚易。”帝乃拜蒙中郎将，将二千人从巴、苻关人见夜郎侯多同，厚赐，谕以威德，约为

置吏，使其子为令。夜郎旁小邑皆贪汉缗帛，以为汉道险，终不能有也，乃且听蒙约。还报，乃以为犍为郡。（《文献通考·四裔考》：“《后汉书》云：‘武帝元鼎中，置牂牁郡，夜郎侯迎降，天子赐其王印绶，后遂杀之，夷僚咸以竹王非血气所生，甚重之，求为立后，牂牁太守吴霸以闻，天子乃封其三子为侯，死，配食其父。’按：范曄所选，乃引《华阳国志》。又案：《汉书》，其夜郎侯降，封王，不言杀，成帝时犹谓之夜郎王，曄焉得云竹王被杀，复封其子为侯？与班《史》全乖异。《华阳国志》怪诞，范曄因习纂录，不复刊革。”云云。《通考》所纠良是，今取《华阳国志》及《后汉书》参互订正著之。）发巴蜀卒治道，自犍道指牂牁江。

蜀人司马相如亦言，西南夷邛、笮可置郡，乃使相如以中郎将⁽²⁹⁾往谕，皆如南夷，为置一都尉、十余县，属蜀。当是时，巴蜀四郡通西南夷道，载转相餉，数岁，道不通，公孙弘言其不便，可且罢，专力事匈奴。帝许之，罢西夷，独置南夷两县、一都尉，稍令犍为自葆就。（《汉书》注：“令自保守，且修成其郡县。”）及元狩元年，博望侯张骞使大夏还，盛言大夏在汉西南，慕中国，患匈奴隔其道，或闻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国，诚通之，道便近，又亡害。帝乃令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等出西南夷，至滇，指求身毒国，皆闭昆明，莫能通。滇王及夜郎侯各以一州王，不知汉广大，与使者言：“汉孰与我大？”帝使驰义侯因犍为发南夷兵诛南粤，且兰君恐远行而旁国虏其老弱，乃与其众反，杀使者及犍为太守。汉乃发巴蜀罪人当击南粤者八校尉击之，会南越已破，中郎将郭昌、卫广引兵遂行，诛隔滇道之且兰，遂平南夷为牂牁郡，夜郎侯始倚南粤，南粤已灭，遂入朝。帝以为夜郎王，与滇王并赐王印。汉诛且兰、邛君，并杀笮侯，冉

驩皆震恐，请臣置吏，以邛都为越巂郡，荏都为沈黎郡，（今四川清溪县地。）冉駹为汶山郡。（今四川茂州地。）广汉西白马为武都郡。（今甘肃阶州地。）

夜郎王传国至兴，当成帝时，兴与叟町王禹、漏卧侯俞更举兵相攻，牂牁太守请发兵诛兴等，议者虑道远，乃遣太中大夫蜀郡张匡持节和解。兴等不从命，刻木象汉吏，立道旁射之。杜钦说大将军王凤曰：“匡和解蛮夷王侯，王侯受诏，已复相攻，轻易汉使，不惮国威，其效可见。恐议者选栗，复守和解，太守察动静，有变乃以闻。如此，则复旷一时，王侯得收猎其众，申固其谋，党助众多，各不胜忿，必相殄灭。自知罪成，狂犯守尉，远藏温暑毒草之地，虽有孙、吴将，赉、育士，若入水火，往必焦没，知勇亡所施，屯田守之，费不可胜量。宜因其罪恶未成，未疑汉家加诛，阴敕旁郡守尉练士马，大司农豫调谷积要害处，选任职太守往，以秋凉时入，诛其王侯尤不轨者，即以为不毛之地，亡用之民，圣王不以劳中国，宜罢郡，放弃其民，绝其王侯不复通。如以先帝所立累世之功不可堕坏，亦宜因其萌芽，早断绝之。及已成形然后战师，则万姓被害。”大将军凤于是荐金城司马陈立为牂牁太守。立，临邛人，前为连然长，不韦令，蛮夷畏之。及至牂牁，谕告兴，兴不从命，立请殊之。未报，乃从吏数十人出行县，至兴国且同亭，召兴。兴将数千人往，至亭，从邑君数十人人见立，立数责，因断兴头，邑君曰：“将军诛亡状，为民除害，愿出晓士众。”以兴头示之，皆释兵降。立还归郡，兴妻父翁指与兴子邪务收余兵，迫胁旁二十二邑反。至冬，立奏募诸夷与都尉长史，分将攻翁指等。翁指据厄为垒，立使奇兵绝其饷道，纵反间以诱其众。都尉万年曰：“兵久不决，费不可供。”引兵独进，败还。

立怒，叱戏下，令格之，都尉复还战，立引兵救之，时天大旱，立攻绝其水道，蛮夷共斩翁指，持首出降，夜郎爵绝。

论曰：汉武帝开西南外徼，封其君长三王，滇、夜郎以宠，故受王印，而响町王亡波独以有功褒赏，贤于尝羌，多同远矣。或谓帝恶尝羌有“汉孰与我大”之言，乃立白饭王裔仁果为滇王，庄氏世绝。（《南诏野史》）夫太史公不曰：“汉诛西南夷，国多灭矣，唯滇复为宠王”乎？夜郎之王，始于多同，至成帝时，兴犹以王称，而范《史》谓帝斩竹王，封其三子为侯，宜马氏端临讥其怪诡也，《黔书》曰：“竹王之事与盘瓠、蚕丛、杜魄、荆尸之说无以异，岂果有其事乎？抑妄以传妄而莫之究也，然吞卵履武，载在《雅》、《颂》，张鹭斯之为龙种也，宝志之育鸟巢也，蜀妃之为山精，卢志之为鬼子也，乌可以恒情测夏冰语哉？由汉迄今千百年，祀之不少衰，（杨老、黄竹驿有竹二郎、祝⁽³⁰⁾三郎祠，土人祀之惟谨。）鬼方尚鬼，大抵然矣，抑又闻之黔称贵竹，实此之由，《零陵记》云：‘桂竹之野产桂竹，’《竹谱》又作‘筍竹’，然世之称者，不从‘筍’而从‘贵’，以竹王故也。”

白 蛮 世 家

白狼王唐菽 白狼接薄蛮夷王唐增 奉通邑君令田

白蛮者，一曰白夷，又曰白子，其先为西域天竺国白饭王，天竺有神人，曰释迦牟尼佛，汉孝武帝元狩中，霍去病征匈奴，过居延，获其金人，长丈余，及开西域，张骞使大

夏还，传其旁身毒国有浮屠之教，身毒者，一名天竺，浮屠者，译言佛也。释迦牟尼之父曰净饭王，（《佛国记》作白净王。）净饭王之兄曰白饭王，其弟曰斛饭王。又有摩竭提国，其王曰阿育，稍后于释迦牟尼，而敬信佛法。

云南于汉为西南夷，地连西域，武帝遣王然于等指求身毒国而至滇，以其可通也。白饭王、阿育王所治，兼有云南之地，而非同一国。或谓阿育王即白饭王者，非也。阿育王尝以神力造八万四千塔，同日而就，今大理府城外弘圣寺之塔，相传亦其所造。史称西南夷君长以百数，阿育王所治虽不可考，要亦在其中。张道宗记其三子为神，其说与史传刺谬，惟《白古记》所言，尚可参取。

阿育王之裔为南诏蒙氏，白饭王之裔为仁果。一曰仁果时，居赵州之白崖川，当汉武帝时，与滇王尝羌角立，善抚其众，帝因封之，号曰白王，今大理城西北白王坟盖其葬处也。时又有昆弥氏，（弥，一作“明”。）以西洱河为境，（洱，一作“二”。）谓之西洱河蛮，自称拜国，九隆之族也，后为南诏所灭。仁果传十五世至龙佑那，当蜀汉建兴三年，诸葛亮南征雍闾，师次白崖川，封龙佑那为白子国，赐姓张氏，于是渐去山林，徙平地，诸部始知有姓氏。亮改益州郡为建宁郡，张氏后改称建宁国。龙佑那传十七世⁽³¹⁾至张乐进求，（《南诏野史》作“三十三世”。）唐高祖武德初，南宁州都督韦仁寿将兵循西洱河，开地数千里，置七州十五县，蛮豪皆宾见，即授以牧宰，人皆安悦。及还，张乐进求遣使随仁寿入朝，高祖嘉之，册张乐进求为首领大将军。

时有细奴逻者，（《唐书》作“细奴逻”。）耕于巍宝山麓，数有祥异，孳牧蕃息，部众日盛。张乐进求诣蒙舍祭铁柱，铁柱者，诸葛武侯所立，岁久剥泐，乐进求重铸，合酋

长九人祭之，细农逻与焉。有五色鸟集于柱，又飞憩于细农逻右肩，众咸以为异。如此者十八日，鸟乃去。于是诸酋皆归心于细农逻，乐进求乃妻以女。高宗永徽元年，（前《志·附录》作“四年”。）遂逊位焉。细农逻自立为奇王，以居于蒙舍，号蒙氏，称大封民国，而张氏世绝。白国之名不见于史，今大理旁近诸郡县其民犹称白子，或疑“白”与“梵”音近而讹。然梵，故侯国，与白自是两种，西南之国既多，古固有白国，而史失载欤？

其近似者汉明帝永平中，汶山以西百余国举种奉贡^②，称为臣仆。白狼王唐菟等慕化归义，作诗三章，事下史官，录其歌，曰《远夷乐德》、曰《远夷慕德》、曰《远夷怀德》。

和帝永元十二年，旄牛徼外白狼楼薄蛮夷王唐缙等率种人归义内属，诏赐金印紫绶。

安帝永初二年，青衣道夷邑长令田，与徼外三种夷举土内属。帝增令田爵号为奉通邑君。

隋高祖开皇元年，白狼国献方物，诸国于白国，不知族类同异，皆益州所部也。

论曰：唐、虞尚矣，让国之事，燕有子哙、子之，蜀有杜宇、开明，南中亦有张乐进求、细农逻，其为诚为伪，与晏、莽，献、丕以后之让天下者同乎？否乎？张氏出于西竺白饭王，世以佛法治其国，至今滇中风俗最重烧香礼拜，其遗教也？范《史》推言之曰：“佛道神化，兴自身毒，而二汉方志莫有称焉。”“岂其道闭往运，数开叔叶乎？”“详其清心

释累之训，空有兼遣之宗，道书之流也。”“然好大不经，奇譎无已，虽邹衍谈天之辩，庄周蜗角之论，尚未足以概其万一。又精灵起灭，因报相寻，若晓而昧者，故通人惑焉。盖导俗无方，适物异会，取诸同归，措夫疑说，则大道通矣。”又曰：“邇矣西胡，天之外区。土物琛丽，人性淫虚。不率华礼，莫有典书。若微神道，何恤何拘。”盖言蛮夷之性不以神道制之，则无所忧惧，无所拘忌也。

九 隆 世 家 破虏傍邑侯鹵承

九隆者，天竺摩竭提国阿育王之苗裔，居哀牢山下，（山在永昌府城北二十五里，杨慎《云南山川志》云：“本名安乐，夷语讹为哀牢。”）世为哀牢夷。初，阿育王第三子驃苴低生子低蒙苴，（一作“蒙迦独”。）分永昌之墟，娶摩梨羌女为妻，名沙壹。（《华阳国志》作“壹”。）蒙迦独尝渔于水，溺死，尸不可得，沙壹往哭，见一木浮来，沙壹坐其上，遂感而有娠，十月，产子男十人。后浮木化为龙，出水上，作人语，谓沙壹曰：“若为我生子，今悉何在？”九子见龙惊走，独小子不能去，背龙而坐，（背，《华阳国志》作“陪”。）龙就而舐之。夷语谓背为九，谓坐为龙，因名子曰九隆。及后长大，诸兄以九隆能为父所舐而黠，共推以为王。时哀牢山下复有一夫一妇，产十女子，九隆兄弟皆娶以为妻。后渐相滋长，种人皆刻画其身，象龙文，衣著尾。（《后汉书》注：“自此以上，并见《风俗通》。”按：今本《风俗通》无此文。）其九子一曰眉附罗、（《野史》作“阿辅罗”。）二曰牟苴兼、三曰牟苴诺、四曰牟苴酬、五日牟苴

笃、六曰牟苴纆、七曰牟苴林、八曰牟苴頌、九曰牟苴閃。
〔牟，《野史》并作蒙，《华阳国志》、《后汉书》所称九隆，乃背坐之夷语，九非数，隆非龙，而《白古记》改隆为龙，谓低蒙苴生九子，名九龙氏，其后各为一国之祖，《古滇说》又谓沙壹触沉木，生十子，复产一子，木化为龙，舐其小子，唤其名曰：“习农乐”。《滇史》、《滇略》诸书遂以南诏之细奴罗为即习农乐，考细奴罗当唐高祖时，而九隆之裔十余世至贤栗，于汉光武时通中国，年代相悬，其乖谬不待辨矣。〕九隆之兴，盖在周、秦间，九隆死，世世相继，名号不可得而数，至于禁高，乃可记知，禁高死，子吸代，吸死，子建非代，建非死，子哀牢代，哀牢死，子桑耦代，桑耦死，子柳承代，柳承死，子柳貌代，柳貌死，子扈栗代，自九隆时分置小王，往往邑居，散在溪谷绝域荒外，山川阻深，生民以来，未尝通中国。

汉孝武帝通博南山，渡兰沧水以取哀牢地，行者苦之，歌曰：“汉德广，开不宾，度博南，越兰津，渡兰沧，为他人。”于是哀牢转衰。（本《华阳国志》）至光武帝建武二十三年，其王扈栗（《后汉书》作“贤栗”。）遣兵乘箬船南下江、汉，击附塞夷鹿蓼，鹿蓼民弱小，将为所擒。会天大震雷，疾风暴雨，水为逆流，箬船沉没，溺死者数千人。扈栗复遣六王攻鹿蓼，鹿蓼王迎战，大破哀牢军，杀其六王，哀牢人埋六王，夜，虎掘而食之。哀牢人惊怖，引去。扈栗惧，谓耆老曰：“哀牢略微，自古以来，初不如此。今攻鹿蓼，辄被天诛，中国其有圣帝乎？是何天祐之明也？汉威甚神。”即遣使诣越巂太守，愿帅种人归义奉贡，光武帝纳之，以为西部属国，自是岁来朝贡，其地东西三千里，南北四千六百里，有穿胸、僮耳种⁽³³⁾，闽、越、濮、鸠僚，其渠帅皆曰王。

孝明帝永平十二年，哀牢王抑狼⁽³⁴⁾（《后汉书》作“柳貌”。）遣子率种人内属，（《后汉书》注引《哀牢传》：“柳貌死，子扈栗代。”而本传建武时攻鹿蓼者为贤栗，永平时率种人内属者为柳貌，其世次似舛讹，当依《华阳国志》扈栗攻鹿蓼，抑狼率种人内属，盖柳貌之后为扈栗，扈栗之后为抑狼也。）其称邑王者七十七人，户五万一千八百九十，口五十五万三千七百一十一，西南去洛阳七千里，明帝以其地置哀牢、博南二县，割益州郡西部都尉所领六县，（《续汉志》六县谓不韦、唐唐、比苏、楛榆、邪龙、云南也。）合为永昌郡，宁州之极南也。有闽、濮、鸠僚、僊越、裸濮、身毒之民，哀牢人皆穿鼻僮耳，其渠自谓王者，耳皆下肩三寸，庶人则至肩而已。土地沃腴，宜五谷蚕桑，知染采文绣，剡氎帛叠，兰干细布，织成文章如绫锦。兰干，僚言纒也。有梧桐木华，绩以为布，幅广五尺，洁白不受垢污，先以覆亡人，然后服之，及卖与人，俗名曰桐华布。其竹节相去一丈，大受一斛许，出铜、铁、铅、锡、金、银、水精、珊瑚、犴虫、蚌珠、孔雀、翡翠、犀、象，又有貂⁽³⁵⁾兽食铁，猩猩兽能言，其血可以染朱罽。云南县有神鹿，两头，能食毒草，博南县山高四十里，越之得兰沧水，有金沙，以火融之为黄金。有光珠穴，出光珠。有虎魄，能吸芥。又有珊瑚，猩猩兽在山谷中，行无常路，百数为群，土人以酒若糟设于路；又喜屣子，土人织草为屣，数十量⁽³⁶⁾相连结，猩猩在山谷见酒及屣，即知张者先祖姓名，乃呼其名而骂云：“奴欲张我。”舍之而去，去而又还，相呼试共尝酒。初尝少许，又取屣子著之，若进两三升，便大醉，人出收之，屣子相连不得去，执还内牢中，人欲取者，到牢边语云：“猩猩，汝可自相推肥者出之。”即择肥竟，相对而泣，即左思

《賦》云：“猩猩啼而就禽”者也。昔有人餽封溪令，令問：“餽何物？”猩猩自籠中答曰：“但有酒及仆耳，無他飲食。”（此條《後漢書·西南夷傳》注引《南中志》，今本《南中志》無此文。猩猩雖有，不如此之靈異。）

章帝建初元年，哀牢王類牢與守令忿爭，遂殺守令而反叛，攻岷唐，太守王尋奔櫟榆，哀牢三千餘人攻博南，燔燒民舍。章帝募發越巂、益州、永昌夷漢九千人討之。明年春，邪龍縣昆明夷鹵承等應募，率種人與諸郡兵擊類牢於博南，大破斬之。傳首洛陽，賜鹵承帛萬匹，封為破虜傍邑侯。

九隆之族，先為哀牢國，後開其地為永昌郡。《華陽國志》曰：“南中，昆明祖之。”故諸葛為其國譜也。

論曰：西南之國，不知凡幾，九隆、六詔，其最著者也。白子國出于白飯王，哀牢國出于阿育王，皆天竺國之君長。史所謂西南夷之君長以百數，二王或在其中乎？《古滇說》、《白古記》諸書合二王為一人，遂使白子、哀牢世系牽合支離。以今考之，哀牢為九隆氏，其兄九人，各主一方，先為八詔及昆弥氏，後並為六詔，而南詔緬奴還受白國張氏之讓，且並六詔為一，稱蒙氏。詔，謂王也。滇去佛所生之天竺頗近，其族分國于此，而民漸染其教最深。傳記所言，多推崇釋氏。樊綽《蠻書》、宋祁《唐書》皆紀六詔事，采之別為世家于後。

夔氏世家 四

夔氏者，南中大姓也，受封者二人，南朝为宋邛都县侯夔龙颜，北朝为魏同乐郡侯夔云，自谓楚令尹子文之后，汉季食采于夔，以夔为氏，自河东安邑迁运南土，然《战国策》魏惠王时有夔襄，则著姓已在秦前，蜀汉诸葛亮南征，平四郡，移南中劲卒青羌万余家于蜀，分其羸弱，配大姓焦、雍、娄、夔、孟、量、毛、李为部曲。

初，建宁李恢为郡督邮，其姑夫夔习为建宁令，有违犯之事，恢坐习免官，太守董和以习方土大姓，寝而不许，亮收用俊杰，恢领建宁太守，而习官至领军，后主炎兴元年，汉亡。

魏末帝奂咸熙元年，吴交趾郡吏吕兴杀太守孙皓，内附魏，魏遣建宁夔谷、夔熊等领部曲讨之，谷未至，兴已为功曹李统所杀，晋武帝泰始元年，谷等至郡，抚和初附，无几，谷卒，吴主孙皓遣将伐交趾，入其城，俘晋所置官属，熊为皓所杀，武帝封其后嗣为侯，自是，诸姓衰微，夔氏独盛。

惠帝、怀帝以后，巴氏李特子雄作乱，据成都，僭号，攻破梁州，建宁大姓夔量（一作“量”）保兴古、槃南，（槃，一作“盘”）叛晋降雄，雄遣其叔父骧寇宁州，刺史王逊使将军姚崇，《华阳国志》作“岳”，今从《晋书·王逊传》）大姓夔琛（《华阳国志》作“深”，今从《晋书·王逊传》）拒战于棠狼，大破之，逊卒后，刺史尹奉重募徼外夷刺杀量，平槃南，成帝咸和七年，骧子寿攻朱提，奉遣霍彪及琛助太守董炳保城，八年，奉等出降，九年，雄分宁州置

交州，以琛为刺史。诸爨于汉之领军习，其世系莫考，然或忠或叛，代有名人。（近人志乘谓晋时兴古太守爨琛以忠著，梁水太守爨亮以叛闻，案：琛即深，亮即量，其官非兴古、梁水，琛后降李雄，亦不以忠著，惟熊忠于晋耳。）

宋文帝元嘉十八年，晋宁太守爨松子反叛，（案：松子，其名，《滇考》误脱“子”字。）宁州刺史徐循讨平之。时南北分裂，爨氏各随所在受封，宋邛都县侯建宁爨龙颜，官为龙骧将军、镇蛮校尉、宁州刺史。魏同乐郡侯建宁爨云，官为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南宁州刺史。南中本蛮徼，视中朝之强弱盛衰以定从违。三国时，大姓雍闿叛汉，李严以书晓谕之，闿答曰：“愚闻天无二日，土无二主。今天下派分，正朔有三，远人惶惑，不知所归。”其傲慢如此。赖诸葛武侯讨平之，南人始不复反。

晋氏东迁，中原扰攘，爨氏以方土大姓自王蛮方，所部夷既众，皆从主人之姓，统称爨人，而分东、西两爨。汉代以前，西南夷之君长甚多，以渐吞噬兴灭，惟白饭王之裔张乐进求号为白蛮，阿育王之裔哀牢夷号为乌蛮，传世最久。至是而爨氏之沦于白蛮者谓之西爨，沦于乌蛮者谓之东爨。其地自曲州、靖州西南，昆州、曲犍、晋宁、喻猷、安宁距龙和城，皆西爨也。自弥鹿、升麻二川，南至步头，皆东爨也。白蛮、乌蛮属于两爨，而蛮非爨之族类。

梁元帝时，侯景之乱，南宁州刺史徐文盛征群蛮入讨，西爨爨瓊遂据有牂牁、兴古等郡。朝廷不得已，以为宁州刺史。瓊死，子震、玩分统其众。一曰玩，松子之子也。隋文帝开皇十七年，玩遣使朝贡，以为昆州刺史。明年叛，遣太平公史万岁征之，已而入朝，卒为文帝所戮，没其子宏达为奴。唐高祖受禅，宥宏达，仍袭昆州刺史。史万岁之征爨玩

也。从越巂进兵，经马湖、番山，自蜻蛉川过弄栋，次小勃弄、大勃弄，至于南中，贼前后据要害，万岁皆破之。行十余里⁽³⁷⁾，见诸葛武侯纪功碑，其铭曰⁽³⁸⁾：“万岁之后，胜我者过此。”命左右仆其碑，下复有字云：“隋开皇十九年，史万岁复立吾碑。”万岁惶恐再拜，重立之。进渡西滌河，入渠滥川，破其三十余部，爨玩请降，于是勒石颂美隋德。

爨氏世官于滇，宏达之后，著名者爨归王、爨乾福、爨棋、爨崇道、弟日进、日用，爨仁愨、爨彦昌、（一作“彦征”。）爨宝璧、爨判。唐之中叶，南诏阁罗凤强盛，以兵协西爨，徙户二十余万于永昌城。东爨以言语不通、散依林谷，得不徙。乌蛮种复振，徙居西爨故地，其后为禄劝土官凤氏。

论曰：爨初以姓著，后以名其所据之地，西爨、东爨，犹后世之称西迤、东迤云尔。庄蹻以楚将王滇，西南君长多庄氏之族，故《史记》谓滇王其众数万人，旁劳浸、靡莫⁽³⁹⁾皆同姓相扶。宋孝武太明二年，爨道庆作《爨龙颜碑》，推原其祖为楚之斗谷於菟，或其苗裔有从庄蹻之军者乎？史万岁南征，岂不以为功迈武侯，读其碑而后惶恐再拜，宜哉。

群 蛮 世 家

晋、宋以后，雄长于南中者，两爨为最。地以爨名，而人则白蛮、乌蛮。《唐书·南蛮传》曰：“自夜郎、滇池以西，皆庄蹻之裔。”又曰：“群蛮种类，多不可记。”今著其受封者：曰长川郡公、曰顺政郡王、曰怀化郡王、曰和义郡王、

曰罗殿王、曰滇王、曰夜郎郡公、曰归义郡王，凡六王二公。

长川郡公者，勿邓大鬼主，名苴嵩。夷俗尚鬼，谓主祭者为鬼主。乌蛮之种分七部落，勿邓居其末，在邛部、台登之间，地方千里。天宝中，尝受封爵，及南诏陷嵩州，遂羁縻吐蕃。德宗贞元中，复通款，受封，兼邛部团练使。

顺政郡王者，两林都大鬼主也，名苴那时。（《通鉴·唐纪》作“苴乌星”。）

怀化郡王者，名苴梦冲。长川郡公死，子苴骠离幼，以苴梦冲为勿邓大鬼主。

和义郡王者，丰琶部落大鬼主，名骠傍。勿邓南七十里为两林，其南为丰琶。吐蕃侵略勿邓，苴那时乞兵于剑南节度使韦皋，攻吐蕃，战甚力。骠傍助之，大破吐蕃。诏封三人为王，皆入朝，给印章、袍带，宴麟德殿，尝赉加等。苴梦冲内附吐蕃，断南诏使路。韦皋召至琵琶川，声其罪斩之。披其族为六部，以样弃主之。及苴骠离长，乃命为大鬼主。骠傍年少骁敢，数出兵攻吐蕃，吐蕃间道焚其居室、部落，亡所赐印章。皋为之请，复得印。

罗殿王、滇王皆牂牁蛮，文宗开成元年其鬼主阿珣内属。武宗会昌中，封其别帅二人。东距辰州二千五百里⁽⁹⁾，其南千五百里，即交州也。

夜郎郡公者，亦牂牁蛮，首领姓谢氏，名龙羽，有兵三万。高祖武德三年，遣使人朝，以其地为牂州，授龙羽刺使而封之。

归义郡王者，戎州管内驯、骋、浪三州大鬼主董嘉庆也。累世内附，以忠谨称。其封年无考。

又有资阳郡公宋鼎，德宗建中三年与诸谢朝贺。黔中观

察使王础奏，使三年一朝，诏从之。

论曰：滇为萃山之域，崖谷阻深，道里延迤，生其间者，各随水草畜牧迁徙，类聚群分，推其雄桀者为长，榛莽之与居，豺狼之与狎，犷悍猛鸷之性，殆与鸟兽伍。滋育蕃息，大者为国邑，小者为部落，久之而邻境黎氓蚁附蜂攒，杂厕其中，华夷互薰染，渐相仿效，唐室威惠所暨，率皆望尘顺轨，因而建州置县，故颜师古请写《王会图》，媲美周家故事。然亦有安其固然，不能变化者，如黑齿、金齿、银齿、绣脚种、绣面种、雕题种、穿鼻种、长鬃种、栋锋种之类，自冠裳礼乐之伦观之，莫不惊为诡异，若夫洪荒草昧之世，圣王制度未彰，中夏之人，固尝居营窟槽巢，饮血茹毛，草衣卉服矣。然则群蛮之习俗，何不可为冠裳礼乐也哉！

校勘记

(1) 马端临之言一则不能存三代之公心二则不能存三代之良法 二“存”字上原脱“能”字，据《文献通考·封建考》十六补。

(2) 皆 原误作“通指”，据《滇云历年传》引《牧誓疏》及《尚书·牧誓疏》改。

(3) 购 原作“赐”，据《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改。

(4) 三皇 《南诏野史·南诏历代源流》淡生堂本同，倪格本作“三白王”，有异。

(5) 托 《南诏野史》作“托”。

(6) “闕”〔前《志》作閃〕 前《志》指雍正《云南通志》；闕，王崧《云南备征志》录《南诏野史》（下称“王

崧本”)作“閏”，有按语云：“閏，作内。”倪格本《南诏野史》作“閏”、胡蔚本作“内”，互异。

(7) 好佛法纪不振 《南诏野史》倪格本同，王崧本作“好佛法纲纪不振”意长。

(8) 武帝悉滇王常羌言不逊 常羌，《史记·西南夷列传》作“尝羌”，《集解》徐广曰：“尝，亦作赏”；《汉书·西南夷传》作“当羌”，互异，盖为滇语汉译，音近异写，兹仍各沿其旧，下同。

(9) 十五 雍正《云南通志·杂纪》作“十七”。

(10) 言语 《华阳国志·南中志》作“言论”。

(11) 投石 原误作“拔石”，据《华阳国志·南中志》改。

(12) 次画神龙生夷 《华阳国志·南中志》作“次画神龙生夷”。

(13) 牵牛羊 “牵”字原脱，据《华阳国志·南中志》补；又，《南中志》无“羊”字。

(14) 是 原脱，《魏书·释老志》有，意长，今据补。

(15) 役 原作“于”，中华书局点校本《魏书·释老志》校记云：“《广弘明集》卷二作‘役’。按阿育王役鬼神，一日一夜造八万四千塔的神话屡见佛教纪载。”是，今据改。

(16) 临淄 原作“临渭”，中华书局本《魏书·释老志》校云：“诸本‘淄’作‘渭’，《广弘明集》卷二作‘淄’。按《广弘明集》卷一五《列塔像神瑞迹》列举所谓阿育王塔无‘临渭’而有‘临淄’，云‘青州临淄城中有阿育王寺，其形象露盘在深林巨树下。’“渭”乃“淄”形近而讹，今据改。

(17) 大事考杂记 乃雍正《云南通志》篇名。

(18) 蒙 原误作“张”，据《滇云历年传》卷二改。

(19) 国灭矣 《史记·西南夷传》作“国多灭矣”。

(20) 略巴黔中 “中”字原脱，按：黔中，战国楚置郡，《史记》与《汉书》之《西南夷传》皆作“黔中”，是，今据补，下同。

(21) 以兵威定 “定”下原衍“地”字，据《史记》与《汉书》的《西南夷传》删。

(22) 四岁余 四，原误作“西”，据《汉书·西南夷传》改。

(23) 王 《汉书·西南夷传》同，《史记·西南夷传》作“主”，有异。

(24) 犍为人 原倒误作“犍人为”，《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作“发犍为蜀郡人”，云南大学历史系民族历史研究室油印徐文德生先整理本作“犍为人”，是，今据改。

(25) 万余人 《后汉书·西南夷传》作“七千余人”。

(26) 怒恨 《汉书·西南夷传》作“怨恨”，意长。

(27) 华阳国志夜郎县有遣水通郁林 郁林，原作“广郁林”，云大本作“广郁郁林”，按：《华阳国志·南中志》同本书，廖寅本注云：“《后汉书·夜郎传》注引无‘广’字。”任乃强本校云：“广郁，属郁林郡，班《志》言水道恒举县名，常《志》恒举（郡）名，故曰‘通郁林（郡）’，旧校者拟依《汉书》改广郁，遂被宋刻衍广字也。”此说是，今据删“广”字。

(28) 东粤 “粤”及下文“南粤”之“粤”，《汉书·西南夷传》同，《史记·西南夷传》皆作“越”。

(29) 中郎将 《史记》、《汉书·司马相如传》同，然二书《西南夷传》又皆作“郎中”。

(30) 祝 《黔书》下、竹王条作“竹”。

(31) 十七世 《南诏野史》倪辂本作“张氏传三十三世”

至张乐进求”，胡蔚本《南诏历代据土总纲·建宁国》作：张龙佑那“传三十二世至十七世孙张乐进求”。

(32) 举种奉贡 种，原误作“踵”，据《后汉书·西南夷列传》改。

(33) 有穿胸僂耳种 《华阳国志·南中志·永昌郡》顾广圻校云：胸“当作鼻，见《后汉书》”。《后汉书·哀牢夷传》：“哀牢人穿鼻僂耳。”然古代亦有穿胸之蛮，《尔雅·释地》六蛮条邢疏引李巡云：“五曰穿胸，六曰僂耳”。

(34) 哀牢王抑狼 注云：“《后汉书》作柳貌。”按：抑狼、柳貌疑非一人，《后汉书·哀牢夷传》注引《哀牢传》记哀牢世系，云：“柳承死，子柳貌代；柳貌死，子彪栗代。”彪栗为东汉初光武帝时人，貌为其父。又、抑狼，《华阳国志》顾广圻校本作“柳狼”，他本均作“抑狼”。

(35) 貂 原误作“貂”，据《华阳国志·南中志》及《后汉书·哀牢夷传》注引，《南中八郡志》、《广志》改。

(36) 量 原误作“里”，《后汉书·哀牢夷传》注引《南中志》作“量”。量，即双，《晋书·阮孚传》：“未知一生当著几量屐。”是，今据改。

(37) 行十余里 《隋书·史万岁传》作“行数百里”。

(38) 其铭曰 《隋书·史万岁传》作“铭其背曰”，似是。

(39) 靡莫 原误作“摩莫”，据《史记·西南夷列传》改。

(40) 五百 《新唐书·南蛮传》作“四百”。

道光 云南志钞四

封建志下

南诏世家 高溪郡王仇宽

唐之边患，南诏为甚，其始兴也，由沙壹。（《华阳国志》作“壹”。）沙壹者，哀牢夷摩黎羌女，名欠蒙亏，嫁为低蒙直妇。（低蒙直，《古滇说》作“蒙迦笃”，《南诏野史》引《白古记》：骠直低姿⁽¹⁾欠蒙亏生低蒙直。今从杨慎《滇载记》。）龙凭其身，生十子，其小者名九隆。诸兄以其雄黠，推之为王，世世相继，名哀牢国。汉光武帝时，为西部属国。《华阳国志》所谓南中、昆明祖之，诸葛亮为其国谱者也。兄弟十人立为十姓，曰：董、洪、段、施、何、王、张、杨、李、赵，分土而治。九隆诸兄，一为昆弥氏，余分为八诏。《后汉书》所谓分置小王，往往邑居者也。昆弥一曰昆明，其八诏者：曰蒙舍诏、〔舍，一作“社”，今蒙化厅。〕曰浪穹诏、〔今为县。〕曰邓赧诏、〔今邓川州。〕曰施浪诏、〔今浪穹县蒙次和之地。〕曰越析诏、〔一名摩梦诏，今丽江府。〕曰蒙嵩诏、〔今四川宁远府。〕又有时旁诏、矣川罗识诏、〔此二诏《蛮书》作“白岩时傍，剑川矣罗识”，今从《唐书》。〕通谓之乌蛮。

先是，九隆死后，分为九十九部，不能相君长，汉诸葛武侯讨定之，其后自相吞并，至唐而为六诏。蒙舍在五诏之南，故称南诏，蛮细奴逻据之；浪穹诏，蛮丰时据之；施浪

诏，蛮施望欠据之；邓賧诏，蛮丰咩⁽²⁾据之；越析诏，蛮波冲所据，地甚广，东南百五十里，石壁上有色斑斓，类花马，又号花马国；蒙嶲诏，蛮崙辅首据之。六诏各受唐爵，为诸州刺史，而属于姚州都督府，受剑南节度使节制。南诏尽灭五诏，为滇蜀巨患。樊绰《蛮书》、《新唐书·南蛮传》所载綦详，今著其臣唐、叛唐兴亡大略焉。

初，沙壹生子男十人，其时，复有妇人奴波息生十女子，与之配偶，分为十族，其第五曰牟苴笃，传三十六世，名细奴逻，一名龙独罗，始称南诏。其父名舍龙，一名龙伽独，避难蒙舍川，细奴逻数有神异，为众夷所服。高祖武德初，白蛮首领张乐进求妻以女，张氏世绝，细奴逻据其土，自立为奇王，号蒙氏，称大封民国，平地方，祀岳渎，封先世五贤七圣为山神，以蒙苴笃为始祖。高宗永徽四年，遣子逻盛炎入朝，诏授魏州刺史，赐锦袍。（《南诏野史》：细奴逻即位，改元大封，用澄江人郭郡矣为开国武臣，波罗旁为辅国文臣，号杨波远为神明大士，察盐泉，开盐井，有彩凤鸣于邓川，遗一羽，今名凤羽乡。）五年，复遣罗盛炎入朝谢锡命。上元元年，细奴逻卒，子逻盛炎嗣。（《南诏野史》：“王薨，伪谥高祖，八子逻晟立，称兴宗王。”）恭俭能治国，武后垂拱五年，朝京师⁽³⁾，赐锦袍归国。（《唐书·南蛮传》：“盛炎身入朝，妻方娠，生盛罗皮，喜曰：‘我又有子，虽死唐地，足矣。’”）睿宗太极元年，逻盛炎卒，子晟逻皮立。（《唐书·南蛮传》：“逻盛炎生炎阁，炎阁立，死，开元时，弟盛逻皮立。”《南诏野史》：“逻盛炎名逻晟，伪谥兴宗，子晟逻皮，石刻名诚乐魁。”）始立孔子庙于国中，玄宗开元二年，晟逻皮遣张建成入朝，诏封晟逻皮特进、台登郡王，建成受浮图像并佛书以归，请唐大匠恭韬、徽义等至

国，建崇圣、弘圣等寺，并造浮图以镇水患。十五年，晟逻皮薨，子皮逻阁立。（晟逻皮伪谥威成王，号太宗。《南诏野史》：“子皮逻阁，石刻作魁乐觉。开元二十六年，封云南王，又称归义王。”）十七年，皮逻阁使清平官张罗皮从巂州都督张审素击诸蛮，破之，拔昆明及盐城，诏授皮罗阁为永昌郡都督。

皮逻阁兵威既振，思并吞诸夷，谋于张建成，厚赂剑南节度使王昱，求合六诏为一。昱为请于朝，许之。乃先遣人说蒙巂诏照原，与连和，照原以子原罗质于南诏。时越析诏波冲妻美而淫，与豪酋张寻求通，寻求因弑波冲。皮逻阁乘间说王昱至姚州，诱石寻求至，数其罪诛之，即以地畀南诏。波冲兄子于赠，持所宝铈鞘，东北渡泸，邑于龙佑河，与其部酋杨堕治兵，欲复故土。南诏追之，不能克。用张建成谋，先取三浪。三浪者，浪穹、施浪、遼贛也。回兵攻浪穹。浪穹酋铈罗望，丰时之孙，战不克，退保剑川，南诏遂并有浪穹之地。归袭遼贛诏于大厘城。（即今大理府。）其酋啞罗皮人钟山据险，约铈罗望与施浪诏共拒南诏。皮逻阁与子阁逻凤分道攻破之。啞罗皮走死，其子皮逻遼筑城自固。施浪诏酋施望欠亦败，献爱女乞和，挈族走永昌，渡兰沧江，溺水死。弟施望千走吐蕃，吐蕃纳之剑川，与铈罗望杂居。皮逻阁既并四诏，闻蒙巂诏丧明，国中无主，谋曰：“王瞽，若更立强明，蒙巂不可图矣。不若归其质子，令人随往，乘便图之。”于是送原罗归国，遣兵应之，因击杀其父，遂据其地，并虏原罗以归。犹恐诸诏遗孽尚存，将遗后患，乃建松明为楼，诱而焚之。于是浪穹之铈罗望、遼贛之皮逻遼、施浪之施望千与蒙巂之原罗皆被焚死，惟越析于赠远，不与会，阁逻凤往击杨堕，破之，于赠投泸水死，获其铈鞘

以归。铎鞘者，状如残瓣，有孔旁达，出丽水，饰以金，击无不洞，夷人宝贵，月以血祭之。（《南诏野史》：“先是，蒙氏恐三十七部不服，选亲戚⁽⁴⁾为五诏，后渐抗命，因赂剑南节度使王昱，求合六诏为一，使人谕五诏：‘六月二十四日祭祖，不到者有罪。’皮逻阁建大松明楼，敬祖于上。至期，五诏果会，时惟暹罗诏妻宁北妃止夫行⁽⁵⁾，夫不从，妃以铁钁约夫臂而行。二十四日，诸诏登楼祭祖，享胙食牲。至晚酒醉，皮逻阁独下楼，以焚楮为名，纵火，以兵围之，火发楼毁，五诏俱死。各诏妻往收尸，灰烬中不能辨，独宁北妃因铁钁得夫骨以归。滇中以此日为火把节，志恨也。南诏既害五诏，取其妃妾，宁北妃不从，曰：‘我非忘夫事仇者。’葬夫毕，闭城自固，南诏围之，三月食尽，盛衣冠自缚于坐，饿而死。南诏悔，旌其城曰德源。”《农部琐录》卷二：“考暹罗诏丰咩为御史李知古所杀，其子咩罗皮徙暹川，为皮逻阁所败，复归暹罗，与浪穹、施浪合兵拒南诏，卒不胜。皮逻阁夺暹罗，咩罗皮走保野共川，传皮逻罗、罗颠、颠文托。南诏破剑川，徙颠文托于永昌。其本末如此，未见焚死之诏为慈善之夫也。”至蒙嵩诏，自嵩辅首传佞阳照、照原、原罗。皮逻阁使人杀照原，逐原罗，遂有其地，亦不著焚死事。越析诏自波冲被弑，地归南诏，其兄子于赠持铎鞘渡泸，邑于龙佑河。阁逻风破之，投水死。浪穹诏自丰时、罗铎、铎罗望、望偏、偏罗矣、罗君，凡六世。贞元间，南诏虏罗君，徙永昌。施浪诏，施望欠败走永昌，溺死。弟施望千以吐蕃力保剑川，南诏破之，其子千旁罗颠走泸北，与矣川罗识子在吐蕃。故自皮逻阁夺五诏地，其王或灭或徙，俱未有焚死事，恐传闻之讹也。今宁北妃庙盖祀慈善云。”《琐录》所辨甚明。案：宁北妃即慈善夫人，今太和、邓川、浪

穹俱立庙祀之，又称白姐圣妃。德源城在今邓川城东。慈善夫人之智烈，至今称道不衰，而古迹具在，其事定非子虚。诸葛元声《滇史》谓南诏所焚乃诸诏遗孽，冯赆《滇考》从之。细绎情事，盖暹贼诏酋哱逻皮既为南诏所败，走保野共川，南诏恐其复兴，以计诱至其国，并诱各诏遗孽，举火焚之。哱逻皮之妻，乃浪穹诏之女，名白姐，阻夫毋行，不听，约铁钏于其臂。死后，因钏而得其尸。《唐书》但云哱逻皮走保野共川死，而不著其死之故，则史文之略也。皮逻阁之诱诸诏，要不过如秦昭襄王诱楚怀王之术，诸诏为其所愚，或迫于不得已耳。）

五诏既灭，其后嗣散居剑、顺之间者，贞元中，南诏北伐，俱虏之，徙永昌。二十年，皮逻阁连陷邛川、永昌、石鼓、沙追贼、龙佑贼等地，云南以西，尽为所有。二十五年，皮逻阁与御史严正诲谋击吐蕃，自统军攻石桥城，令子阁罗凤攻石和子，俱破之。又与中使王承训同破剑川蛮、潞河蛮。二十六年春，皮逻阁入朝，诏封越国公、特进、开府仪同三司，赐名归义；以其子阁罗凤为左金吾卫大将军，寻拜特进、都知兵马大将，前后两赐玺书，并赐金钿带七事，又以破潞蛮功，册为云南王。既归国，浸骄大，以蒙舍形势未胜，筑太和城于苍山洱水之间，徙居之，夷语山坡陀为和，故谓太和。立上、下二关，曰龙首、龙尾。明年，城大廛，又城永昌。

初，西爨、东爨分据滇中，高祖以爨宏达为昆州刺史。宏达死，其子爨归王为南宁州都督，居石城，袭杀东爨首领盖聘及子盖启，徙共范川，有两爨大鬼主爨崇道与弟日进，日用居安宁城左。章仇兼琼置府东爨⁽⁶⁾，通安南，因开步头，筑安宁城，赋役繁重，群蛮震骇。于是南宁州都督爨归

王、昆州刺史爨祺、求州刺史爨守义、保山大鬼主爨彦昌、南宁大鬼主爨崇道等攻杀竹灵倩并筑城使者，破安宁。事闻，玄宗遣中使孙希庄、御史韩洽、都督李宓等督蒙归义讨之。归义遣大将段俭魏与李宓等赴安宁，师次波州，爨归王及崇道等惧，率兄弟千余人泥首谢罪，赦之。（案：《唐书·南蛮传》开步头路、筑安宁城，乃章仇兼琼，而《滇考》以为竹灵倩，今改正⁽⁷⁾。）

李宓欲乘此以威东爨，激崇道杀日进及归王，东爨诸酋并起问罪。归王妻阿吒，乌蛮女也，走父部乞兵，遣使诣归义求杀夫者。归义为请于朝，以其子守隅仍为南宁州都督。归义以女妻之，又以一女妻崇道子辅朝，以为和解。而崇道、守隅仍相攻不置。阿吒请归义为兴师，仍协同诸爨逐崇道，走黎州，遂虏其族并辅朝，收还其女。崇道寻亦被杀。

诸爨稍离弱，南诏益强。其西，緬、暹罗、大秦，其南，交趾、八百、真腊、占城、老挝诸国，皆岁进珍奇。而云南以东之地，浸浸入于南诏矣。天宝四载，蒙归义遣其孙凤伽异入朝，诏授鸿胪少卿，赐乐一部，以宗室女为公主妻之。

七载十二月，蒙归义薨，子阁罗凤立。八载，玄宗遣中使黎敬义册封阁罗凤为云南王；以其子凤伽异为鸿胪上卿，兼阳瓜州刺史、都知兵马大将军。自细奴逻至此，凡五世，俱奉唐正朔，朝贡不绝。

李宓初为云南太守，后以都督同南诏讨诸爨，既以计激爨崇道杀爨归王、爨日进⁽⁸⁾等，恶南诏解其难，奏南诏诸不法状。节度使郭灵已解之。及张虔陀为云南太守，贪淫狡诈，故事，蛮酋谒都督，必率其妻子与俱。阁罗凤既立，率妻妾过虔陀，虔陀皆私之。又多所征求，阁罗凤不应，虔陀

数诟靳之，阴表其罪，由是怨愤日深。凤阴修城堡，结吐蕃，置铁桥于金沙江以通来往。虔陀奏南诏将反，阁罗凤亦表陈虔陀之罪。朝廷使中官贾奇俊详覆，奇俊入虔陀贿，是虔陀。阁罗凤怒，发兵攻姚州，虔陀战不胜，饮鸩死，阁罗凤遂陷姚州，拔雋州、虜西泸令郑回以归。

九载，诏遣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等三路出师讨之。阁罗凤惧，就安宁城使王克昭再伸己冤，克昭不允，回复攻安宁，陷之。又遣使诣军前谢罪，请复还所据，且曰：“若不许，将归命吐蕃。”仲通怒，进军白崖，遣将王大运绕出点苍山后⁽⁹⁾。阁罗凤遣子凤伽异将段俭魏迎山后师，自统大兵战于洱河，官军大败，仲通仅以身免，王大运亦为段俭魏所杀。仲通所将兵八万，一战而死者六万人。阁罗凤遂取夷州三十二，斂战鬻，筑京观，遣使贡金宝赴吐蕃告捷。吐蕃册阁罗凤为东帝，号赞普钟，给金印。夷谓君为赞普，弟为钟，谓为兄弟之国，而南诏是弟也。（《南诏野史》：凤弟皮阁和尚⁽¹⁰⁾有神术，遣令结好吐蕃，人马十八骑往，不过朝夕，王师三至三败，皆其术也。）阁罗凤遂改正朔，称赞普钟元年，僭号大蒙国，以段俭魏为清平官，赐名忠国，揭碑国门，明不得已而叛。尝曰：“我上世世奉中国，累封赏，后嗣容复归唐，若唐使者至，可指碑澡洗吾罪也。”

十二载，唐复置姚州，阁罗凤复陷之。明年，杨国忠以剑南节度当国，调天下兵凡十万讨南诏。人闻云南多瘴疠，行者愁怨，父母妻子送之，所在哭声振野。乃命侍御史剑南留后李宓、节度使何履光等率兵十道并进。阁罗凤遣军将王乐宽等潜军袭之，复诱李宓全军深入，至太和城，闭壁不战。宓粮尽，士卒饥疫，死者什七八。宓欲引还，适吐蕃兵至，内外夹击，宓沉江死。（《唐书·杨国忠传》：宓败死西

洱河。《容斋随笔》卷四：《高适集》中有《李宓南征蛮诗序》，宓盖归至长安，未尝败死⁽¹¹⁾。惟《滇考》言宓沉江死，今从之。）全军皆没，杨国忠隐其败，更以捷闻，益发中国兵进讨，前后死者几二十万人，无敢言者。（《南诏野史》：是役也，乃白妃妖术，展帕拍手而笑，韩陀僧用钵法，王师乃溃。）阁罗凤曰：“生虽祸之始，死乃怨之终。今天子致讨，士兵何辜？”乃收亡将等尸，祭而葬之。又令清平官郑回撰《德化碑》。（案：南诏凡立二碑：一在城西南，一在城北。）

肃宗至德元载，阁罗凤乘乱陷越巂会同军，据清溪关，降寻传⁽¹²⁾、骠诸国，上元二年，引兵东伐，登俗富、河阳、长州、石城等郡，迁西爨户二十余万于永昌。代宗永泰元年，阁罗凤命其子凤伽异增筑拓东城，改称善阐府；遣将破曲靖。大历元年，阁罗凤更筑羊苴畔城于太和之北，僭号大礼国。四年，阁罗凤改元长寿。筑养子城，又筑丽水金宝城。十四年⁽¹³⁾，阁罗凤死，伪谥神武。子凤伽异先死，孙异牟寻嗣立，追谥凤迦异为悼惠王。（《南诏野史》：阁罗凤，石刻名觉乐凤。）

异牟寻有智数，善抚众，略知书。母李，独锦蛮女也。独锦蛮亦乌蛮种，在秦藏川南。玄宗命其长为巂州刺史，世与南诏婚媾。异牟寻立，悉众二十万人寇，与吐蕃并力，一趋茂州，逾文川，扰灌口；一趋扶、文，掠方维，白坝；一侵黎、雅，叩邛邛关，令其下曰：“为我取蜀为东府，工伎悉送逻娑城，岁赋一缣。”连陷州县，刺史弃城走，士民窜匿山谷。上忧之，用杨炎计，发禁兵四千人，使神策都将李晟将之，发邠、陇、范阳兵五千人，使金吾大将军曲环将之，自江油趋白坝，与山南兵合击吐蕃、南诏，破之。范阳兵追及

于七盘，又破之，遂克维、茂二州。李晟追击于大度河外，又破之。吐蕃、南诏饥寒，隕于崖谷，死者八九万人。吐蕃悔怒，杀诱导使之来者。（此事《唐书·南蛮传》在德宗时，《资治通鉴》在代宗大历十四年。）异牟寻惧，筑羊苴咩城，延袤十五里，徙居之。（《唐书·南蛮传》：“广德初，凤伽异筑拓东城，诸葛亮石刻故在，文曰：‘碑即仆，蛮为汉奴。’夷畏誓，常以石撻梧。”《滇云历年传》：即今之省城。案：羊苴咩城即今大理府城。）吐蕃封为日东王。德宗建中元年，异牟寻僭称见龙元年。兴元初，僭改上元，封境内山川为五岳四渎，（中岳点苍山，东岳绛云露山，南岳蒙乐山，西岳高黎贡山，北岳玉龙山，四渎：一曰黑惠江，一曰澜沧江，一曰金沙江，一曰潞江。）并建祠及三皇庙，春秋致祭，设官分职，在內有九爽、三托，在外为二都督、六节度、十贖。凡田，五亩曰双，上官授田四十双，上户三十双，以是为差。农无贵贱皆耕，不徭役，人岁输米二斗。是时，南诏之境，东至于铜柱、铁桥、蟠桃、玉榆，东南至于交趾，南至于驃国木落山，西至于太石，西北至于吐蕃，北至于神川，东北至于黔、巫，纵横数千里。

故西泸令郑回者，相州人，通经术。阁罗凤既虏之归，爱重之，号蛮利，使其子凤伽异及孙异牟寻、曾孙寻梦湊皆师事焉。每授学，回得挹之。及异牟寻嗣立，以回为清平官。清平官者，蛮相也，凡有六人，而国事专决于回，五人者事回甚卑谨，有过则回挹之。南诏有众数十万，吐蕃每入寇，常以为前锋，赋敛众数，又夺其险要立城堡，岁征兵助防，异牟寻苦之。回因说异牟寻复自归于唐，曰：“中国尚礼义，有惠泽，无赋役，非若吐蕃林刻无极也。今弃之复归唐，无远戍劳，利莫大此。”异牟寻以为然，而无路自致，凡

十余年，及西川节度使韦皋至镇，招抚群蛮。异牟寻潜遣人因群蛮求内附，皋奏请招纳之。其时，李泌亦劝招云南，以断吐蕃右臂。德宗命皋先作边将书以喻之，皋乃遣谍者遗书。吐蕃疑之，因责大臣子为质，且发兵二万屯会川，塞滇、黔之路。韦皋遣将击破之。比年致书招异牟寻，终未获报。然吐蕃每发南诏兵，南诏与之益少，勿邓首长苴梦冲潜通吐蕃，扇诱群蛮隔绝南诏使者。皋遣三部落总管苏崧将兵至琵琶川，执梦冲，数其罪而斩之，南诏之路始通。吐蕃、南诏日益相猜，每南诏兵至境上，吐蕃辄亦发兵，声言相应。韦皋复遣异牟寻书，欲与共袭吐蕃，驱之云岭之外，悉平吐蕃城堡，独与南诏筑大城于境上，置戍相保，永同一家。

贞元九年，异牟寻决策归唐，遣使三辈，一出戎州，一出黔州，一出安南，各赍生金、丹沙诣韦皋，金以示坚，丹沙以示赤心。三分皋所与书为信，皆达成都。异牟寻上表，请弃吐蕃归唐，并遗皋帛书，自称唐云南王孙、吐蕃赞普义弟、日东王。皋遣其使者诣长安，并上表贺。德宗赐异牟寻诏书，令皋遣使慰抚之。明年，皋遣其巡官崔佐时随诏使至南诏所都羊苴咩城。时吐蕃使者数百人⁽⁴⁾先在其国，异牟寻尚不欲吐蕃知之，欲令佐时衣群胡服而入。佐时不可，曰：“我大唐使者，岂得衣小夷之服。”异牟寻不得已，夜迎之，设位陈燎，佐时大宣诏书。异牟寻内畏吐蕃，顾左右，失色流涕，再拜受命。郑回密见佐时教之，故佐时尽得其情。因劝异牟寻悉斩吐蕃使者，去吐蕃所立之号，献其金印，复南诏旧名，异牟寻皆从之。仍刻金契以献，帅其子寻梦凑（《唐书·南蛮传》作“阁劝”，此从《通鉴》。）及清平官与佐时盟于点苍山，载书四：一藏神祠石室，一沈西洱

水，一置祖庙，一以进天子。遣曹长段南罗、赵迦宽随佐入朝。

先是，吐蕃与回鹘争北庭，大战，死伤甚众，征兵万人于南诏，异牟寻请发三千人，吐蕃少之，益至五千，许之，异牟寻自将数万人踵其后，昼夜兼行，袭击吐蕃，战于神川，大破之，取铁桥等十六城，虏其五王，降其众十余万。

遣弟湊罗栋、清平官尹仇宽等二十七人入献地图、方物。帝赐赉有加，拜仇宽左散骑常侍，封高溪郡王，以祠部郎中袁滋为册南诏使，成都少尹庞颀副之，崔佐时为判官；俱文珍为宣慰使，刘幽岩为判官；赐银窠金印，文曰：“贞元册南诏印”。〔《通鉴考异》：“韦皋奏状皆称云南王，而窠傍《云南别录》曰：‘诏袁滋册异牟寻为南诏’，盖从其请，南诏之名自此始也。蛮语诏，即王也。《新传》云：‘云南诏王’，误。”〕滋至其国太和城，异牟寻遣兄蒙细罗勿等以良马六十迎之，异牟寻蒙虎皮，执双铎鞘，执矛千人卫，大象十二引于前，骑军、徒军以次列。诘旦授册，异牟寻⁽¹⁵⁾率官属北面立，宣慰使东向，册使南向，乃读诏册，相者引异牟寻去位，赐授册印，稽首再拜，又授赐服备物。退曰：“开元、天宝中，曾祖及祖皆蒙册袭王，自此五十年。贞元皇帝洗痕录功，复赐爵命，子子孙孙永为唐臣。”因大会其下，享使者，出银平脱马头盘二，谓滋曰：“此天宝时，先君以鸿臚少卿宿卫所赐也。”有笛工、歌女，皆垂白，示滋曰：“此先君归国时，皇帝赐胡部龟兹音声二列，〔《资治通鉴》注：“唐十部乐有《龟兹乐》，有弹箏、竖箏篥、琵琶、五弦、横笛、笙、箫、篪、篥、答腊鼓、毛员鼓、都昙鼓、侯提鼓、鸡娄鼓、腰鼓、担鼓、齐鼓、贝，皆一，铜鼓二，舞者四人。设五方师子，高丈余，饰以方色，每师子有十二人，画衣执红拂，首

加红袜，谓之师子郎。龟兹，音邱慈。”）今丧亡略尽，唯二人故在。”滋曰：“南诏当深思祖考成业，抱忠竭诚，永为西南藩屏，使后嗣有以不绝也。”异牟寻拜曰：“敢不承使者所命。”滋还，复遣清平官尹辅首等七人谢天子，献铔鞘、浪剑郁刃、生金、瑟瑟、牛黄、琥珀、叠毳、纺丝、象、犀、越贼统伦马。郁刃铸时以毒药并治，取迎跃如星者，凡十年乃成，淬以马血，以金、犀饰铔首，伤人即死，浪人所铸，故亦名浪剑。王所佩者，传七世矣。既入献，朝廷赐赉甚厚，前后使者皆授官有差。

骠国王雍羌亦遣使同南诏使献其国乐，凡二十二曲，与乐工三十五人，其曲皆演梵音，一低一仰，未尝不相对，凡五译而至成都。韦皋复谱次其声，作《南诏奉圣乐》奏之。诏封雍羌为弥臣国王。（《资治通鉴》：贞元十八年，骠王摩罗思那遣其子悉利移入贡。骠国在南诏西南六千八百里，闻南诏内附而慕之，因南诏人见，仍献其乐。）

异牟寻攻吐蕃，复取昆明城，以食盐池。又破施蛮、顺蛮，并虏其王，置白崖城。因定磨些蛮，隶昆山西彝故地。破茫蛮，掠弄栋蛮、汉裳蛮以实云南东北。遣使献马六十二匹。取越贼置软化府，谋击吐蕃，以逐川、宁北等城当寇路，乃峭山深堑，修战备。又请以大臣子弟质于皋，皋辞，固请，乃尽舍成都，咸遣就学。且言：“昆明、巂州与吐蕃接，不先加兵，为虏所胁，反为我患。”请皋图之。皋以兵粮未集，请俟他年。皋有智数，恐南诏貌与而未悉其心，故以此辞。

十五年，吐蕃谋袭南诏，将以十月围巂州，屯兵昆明，又屯西贡川。异牟寻与皋相闻，皋命部将武勉⁽¹⁶⁾率弩士三千赴之，亢荣朝以万人屯黎川，韦良金以二万五千人屯巂

州。约南诏，有急皆进军。吐蕃引众五万自曩贡川分二军攻云南，一军自诺济城攻嵩州。皋以嵩州实往来道，捍蔽数州，乃严兵以守，别遣将袭击，降其帅。吐蕃兵气顿衰，退至铁桥，南诏毒其水，人马饮之多死。吐蕃益惧，遂屯三泸水，复城悉摄。悉摄，吐蕃险要也。南诏与皋部将杜毗罗狙击之。十七年春，夜绝泸水，斩吐蕃屯卒⁽¹⁷⁾，吐蕃保鹿危山，杜毗罗设伏以待。吐蕃大酋皆降，获甲二万。又合鬼主破之于泸西。吐蕃大惧，乃戍纳川等五城，欲悉师出西山、剑山，攻嵩州以绝南诏。皋遣将邢毗屯南、北路，赵昱戍黎、雅州。异牟寻谓皋曰：“吐蕃声取嵩州，实窥云南，请进军羊苴咩城。”皋督诸将分进与南诏会，陈兵深入，克城七，焚堡百五十所，擒其将论莽热，杀获无算。帝遣中使降温旨劳异牟寻。吐蕃盛屯昆明、神川、纳川自守。异牟寻比年献方物，天子皆厚礼之。

宪宗元和三年，异牟寻卒，诏太常卿武少仪持节吊祭，册其子寻阁劝为王，赐元和新印。其国人私谥曰孝桓王，上寻阁尊号曰骠信。骠信，夷言帝也。僭改元曰应道，以善阐为东京，太和为西京。明年死，伪谥孝惠王。子劝龙晟立，（《南诏野史》：“孝惠王名新觉劝，伪谥孝文。”）僭改元龙兴，淫肆不道，上下怨疾。嗣位凡六年，其臣弄栋节度使王嵯巂弑之，伪谥幽王。（《通鉴》注：“南诏置弄栋节度于唐姚州之地。”程大昌曰：“南诏有六节度，曰：弄栋、永昌、银生、剑川、拓东、丽水。”）立其弟劝利晟。（《唐书》、《通鉴》俱无“晟”字。）诏少府少监李铣为册立吊祭使。劝利晟德嵯巂，赐氏蒙，封太容⁽¹⁸⁾，夷言大兄也。任清平官，专决国事。僭改元全义。穆宗长庆三年始赐印。是岁死，伪谥靖王。国人请立其弟丰祐。

先是，劝利晟时，黄洞岩屡叛，邕、管间连岁被兵，王嵯巖乘衅东寇安南，然朝贡犹每岁不绝。未几，劝利晟死于善阐城，诏遣京兆少尹韦宙规吊祭，册丰祐为王，随遣洪成首等人谢，丰祐赧敢，善用其众，始慕中国，不与父连名。（《资治通鉴》注：“南诏父子连名，其先细奴逻生逻盛炎，逻盛炎生炎阁，炎阁死而立其弟盛罗皮，盛罗皮生皮逻阁，皮逻阁生阁逻凤，阁逻凤生凤迦异，凤迦异生异牟寻，异牟寻生寻阁劝，寻阁劝生劝龙晟、劝利晟，皆连名也。”）僭改元保和，文宗太和二年，又改元天启。

西川节度使杜元颖以旧相文雅自高，（杜元颖，长庆初相穆宗，）不晓军事，专务蓄积，减削士卒衣粮，西南戍边之卒，衣食不足，皆入蛮境抄盗以自给，蛮人反以衣食资之。由是蜀中虚实动静，蛮皆知之。文宗太和三年十一月，南诏嵯巖谋大举入寇，边州屡以告，元颖不之信。嵯巖兵至，边城一无备御。蛮以蜀卒为响导，袭陷嵩、戎二州。元颖遣兵与战于邛州南，蜀兵大败，蛮遂陷邛州。武宁节度使王智兴入朝，诏发东川、兴元、荆南兵以救西川。十二月，又发鄂、岳、襄、邓、陈、许等兵继之，以王智兴为忠武节度使，以东川节度使郭钊为西川节度使，兼权东川节度事。嵯巖自邛州引兵径抵成都，（《九域志》：“自邛州东至成都二百六十里。”）陷其外郭。成都自韦皋结好南诏，四十年无蛮警，兵备懈弛，杜元颖帅众保牙城以拒之，欲遁者数四。诏贬元颖为邵州刺史，以右领军大将军董重质为神策诸道西川行营节度使。又发太原、凤翔兵赴西川。南诏寇东川，入梓州，西川郭钊兵寡弱，不能战，以书责嵯巖悖盟。嵯巖复书曰：“杜元颖侵扰我，故兴兵报之耳。”时董重质等大兵已集，嵯巖颇惧，因与钊修好而退。蛮留成都西郭十日，其始，慰

抚蜀人，市肆安堵，将行，乃大掠子女百工数万人及经籍、珍宝而去。蜀人恐惧，自杀者不可胜计。敕兵逐之，嵯峨身自殿，至大渡河，谓蜀人曰：“此吾南境也⁽¹⁹⁾，听汝哭别乡国。”众皆号恸，赴水死者以千计。自是南诏工巧与中国埒。

明年，丰祐上表自陈，兼疏杜元颖之罪，请诛之。帝再贬元颖循州司马。郭钊至成都，与南诏立约，不相侵扰。诏遣中使以国信赐嵯峨。郭钊以疾求代。

四年，以李德裕为西川节度使。蜀自南诏入寇，一方残弊。德裕至镇，议韦皋倾内资结蛮好，示以战阵文法，启戎资盗，其策非是。乃建筹边楼，按南道山川险要与蛮相入者图之左，西道与吐蕃接者图之右。其部落众寡，馈运远途，曲折咸具。召习边事者与之指画商榷，凡虏之情伪尽知之。又料择伏瘿旧獠与州兵之任战者，废遣犴彘什三四，士无敢怨。又请甲人于安定，弓人河中，弩人浙西，由是蜀之器械皆犀利。率户二百取一人，使习战，贷物事，缓则农，急则战，谓之“雄边子弟”，总十一军。筑仗义城，以制大渡、清溪关之阻；作御侮城，以控荣经倚⁽²⁰⁾角之势；作柔远城，以扼西山吐蕃。复邛崃关，徙州治台登，以夺蛮险。又转邛、雅粟以佐内粟，阳山之运，十月为漕始，先夏而至，不涉炎月，犴夫得免瘴毒，边民乃安。帝命修塞清溪关以断南诏入寇之路，德裕上言：“通南诏细路至多，不可塞，惟重兵镇守，可保无虞。”又欲召北兵归，德裕复奏：“蜀兵脆弱，新为南诏所困，皆破胆，不堪征戍。若北兵尽归，蜀不可保。”朝廷尽从其请。德裕乃修甲冑、器械，完残奄懈，皆有条次。于是，二边浸惧。南诏请还所俘掠四千人。

五年，遣使贡物。六年，南诏掠骠国民三千，徙之拓东。开成四年、五年、武宗会昌二年，俱遣使来朝。六年，

寇安南，节度使裴元裕死之。宣宗大中十年，丰祐建五华楼于其东京，以会西南夷十六大国君长，楼方广五里，高百尺，上可容万人，又立碑金马山以记方物。（《滇云历年传》：“大理先有五华楼，大抵是南诏会集之所也。”）

安南经略使苛墨自私，以斗盐易一牛，夷人不堪。十二年，结南诏将段酋迁陷安南都护府，号“白衣没命军”，南诏发朱弩佉苴三千人助守。朱弩佉苴者，亲卫军也。然犹朝贡不绝。丰祐凡立三十六年，改元年二：曰保和、天启。始立常平仓，建善闾王宫，废道教，设学校，置教官，以益州人张永让、国人赵永本为之。十三年，丰祐死于东京，伪谥昭成王。（《南诏野史》云：“昭成王名晟丰祐，石刻曰劝丰祐，即位年十六。”《滇云历年传》：“丰祐或云是劝利晟之弟，或云是劝利晟之子。”《野史》云，名晟丰祐，当是劝利晟之子，而又曰，石刻为劝丰祐，则又承寻乐劝，而为利晟之弟矣。）

南诏自劝龙晟为其臣王嵯巅所弑，而异牟寻之业始衰，亦自丰祐、王嵯巅而益轻中国。丰祐死，子世隆立。（世隆，《唐书》作“酋龙”。）初，韦皋在西川开清溪道以通群蛮，使由蜀入贡，又选群蛮子弟聚之成都，教以书数，欲以慰悦羁縻之，业成则去，复以他子弟继之，如是五十年，群蛮子弟学于成都者，殆以千数，军府颇厌于廩给，又蛮使人贡，利于赐予，所从僦人浸多，杜棕为西川节度使，奏请节减其数，诏从之。丰祐怒，其贺冬使者留表付嵩州而还，又索习学子弟，移牒不逊。自是，入贡不时，颇扰边境。会宣宗崩，遣中使告哀，时丰祐适卒，世隆凶狠悖慢，谓我国亦有丧，朝廷不吊祭，又诏书乃赐故王，遂置使者于外馆，礼遇甚薄。使者还，具以状闻，朝廷以世隆名犯庙讳，复无朝

贡，不告国丧，亦绝册立吊祭使，斥其名曰酋龙，世隆乃自称皇帝，国号大礼，改远建极，改西京曰中都，东京曰上都。遣兵陷播州。

懿宗咸通元年，安南都护复取播州。安南土酋引南诏兵三万人乘虚攻安南，陷之。二年，陷邕州，又陷巂州。时杜棕入相，上言：“南诏向化七十年，蜀中寝兵无事，群蛮率服，今西川兵食单寡，且应遣使吊祭，晓谕清平官等以新王名犯庙讳，故未行册命，待其更名谢恩，然后遣使册命，庶全大体。”上从之，命左司郎中孟穆为吊祭使。会南诏寇巂州，攻邛崃关，穆遂不行。二年，以蔡袭为安南都护，袭发诸郡兵二万守边，节度使蔡京阻之，袭固请，不许。已而南诏将杨思缙等率兵薄城，攻急，袭录异牟寻盟言系矢上射入其营，不答。袭兵少，不能守，城陷，阖宗死者七十人，幕府樊绰取袭印走，渡江。蛮遂屠城，杀虜十五万人，使杨思缙以兵二万据交趾城，进屯龙州。窥内地，康承训为岭南西道节度使，至邕州，不设斥候，南诏帅六万人将入境，承训统六道兵凡万人拒之。敌至，不设备，五道八千人皆没，惟天平军后至得免。承训不知所为，副使李行素帅众治濠栅，甫毕，蛮军已合围。四日，攻具将就，诸将请夜分道斫蛮营，承训不许。有天平小校再三力争，乃许之。小校将勇士三百，夜縋而出，散烧蛮营，斩首五百余级。蛮大惊，解围去。承训乃遣诸军数千追之，所杀虜不满三百级，皆溪僚胁从者。承训腾奏云：“大破蛮贼。”中外皆贺。加承训检校右仆射，子弟亲昵皆奏功受赏，烧营小校不迁一级。由是军中怨怒，声流道路。东道节度使韦宙具知承训所为，以书白宰相，乃罢承训，以高骈代之。

南诏复寇巂州，节度使肖邺率属蛮鬼主邀击于大渡河，

败之。六年，南诏陷巂州，刺史喻士珍降于蛮。七年，高骈大破南诏，复取安南。骈初代蔡袭为都护，前后节度使郑愚、张茵，俱懦弱，不能任事，特命以兵授骈。骈以五千⁽²¹⁾人渡江，败林邑兵于邕州，旋击南诏龙川屯，拔之。杨思缙烧资畜走，世隆恐安南有失，复遣杨缙思、范尼些、赵诺眉等助段酋迁守安南。骈战数胜，士无不一当百。缙思出战，败还，士乘之，踊跃超堞入，斩酋迁、泥些、诺眉等，安南遂平。方骈破龙川屯，监军李维周妒其功，匿捷书不上，更奏骈玩敌不进，帝忧之，命王晏权代骈。维周遽檄骈回，适骈已得安南，遣王惠赞传酋迁首献捷京师。天子大悦，加骈检校工部尚书，复镇安南，置静海军于安南，以骈为节度使。南诏为安南患，殆将十年，至是始平。骈凿开五道，通漕运，筑安南城，周三千步，造屋四十余万间，南诏畏之，不敢东侵。

未几，复有成都之寇。先是，世隆遣清平官董成等诣成都，节度使李福盛仪卫以见之。故事，南诏使见节度使，拜伏于庭。成等曰：“驃信已应天顺人，（《资治通鉴》注：“南诏自寻梦湊以来，自称驃信，夷语君也，因僭号，自谓应天顺人。”）我见节度使当抗礼。”传言往返，自旦至日中不决，将士皆愤怒，福乃命摔而殴之，因械系于狱。七年，刘潼代福为西川节度使，表请纵还。诏召成等至京师，厚赐劳而遣之。贬李福为蕲王傅。八年，世隆遣杨首庆谢释董成之囚，且归成都俘三千人。定边军节度使李师望欲激蛮怒以邀战功，遂杀首庆。会朝廷征师望还，以窦滂代镇。世隆怨中国杀其使，隧倾国人寇，攻清溪⁽²²⁾关。屯将杜再荣绝大渡河走。蛮服汉衣济河，遂陷犍为，掠陵、荣二州，进攻嘉州，刺史杨恣力战九日，不胜，走，嘉州陷。窦滂自勒兵战，蛮

伪请和，谤信之，蛮遽噪而进，谤不知所为，仓卒走，蛮陷黎州，遂入邛徕关，攻邛、雅二州，皆陷之。进攻成都，次眉州，节度使卢耽与刺史吴行鲁、杨庆复共修守备，西川之民争走入城。时成都但有子城，亦无壕，人所占地各不过一席许，雨则戴笠盎以自庇，又乏水，取摩河池泥汁澄而饮之。突谤觐成都陷得薄其罪，沿途款援军，不使遽前。世隆攻益急，耽率杨庆复、杨恣等百计备御，世隆不能克。耽遣同节度副使谭奉祀致书于其用事之臣杜元忠，问其所以来之意，蛮留之不还。耽告急于朝，且请遣使与和，以纾一时之患。朝廷命太仆卿支详为宣谕通和使，蛮以耽待之恭，亦为之盘桓，而成都守备由是粗完。蛮长驱而北，陷双流。耽遣节度副使柳槃往见之，杜元忠授槃书一通，曰：“此通和之后，驛信与军府相见之仪也。”其仪以王者自处，语极骄慢。又遣人负彩幕至城南，云欲张陈蜀王厅以居驛信。蛮军抵成都城下，前一日，卢耽遣先锋游奕使王昼至汉州词援军，且趣之。王昼以兴、元、资、简兵三千余人，军于毗桥，遇蛮前锋，与战不利，退保汉州。成都部将李自孝阴与蛮通，欲焚城东仓为内应，城中执而杀之。后数日，蛮果攻城，城中无应而止。蛮合梯冲四面攻成都，城上以钩纆挽之使近，投火沃油焚之，攻者皆死。卢耽遣杨庆复摄左都押牙李骧各帅突将出战，杀伤蛮二千余人，焚其攻具三千余物。蜀人素怯，其突将新为庆复所奖拔，且利于厚赏，勇气自倍。其不得出者，皆愤郁求奋。蛮取民箠重沓湿而屈之以为蓬，置人其下，举以抵城而斫之，矢石不能入，火不能燃。庆复熔铁汁以灌之，攻者又死。支详遣使与蛮约和，蛮遣使迎详，时颜庆复以援军将至，详谓蛮使曰：“受诏在定边约和，冀其不犯成都也，今矢石交攻，何谓和乎？”蛮以和使不至，复攻

城，城中出兵击之，乃退。

初，韦皋招南诏以破吐蕃，蛮诉以无甲弩，皋使匠⁽²³⁾往教之。数岁，蛮中甲弩皆精利。朝廷贬宴滂为康州司户，以颜庆复为东川节度使，凡授蜀诸军皆受庆复节制，蛮分兵往拒之，庆复大破蛮军，杀二千余人。蛮骑数万复至，会右武卫上将军宋威以忠武二千人至，即与诸军会战，蛮军大败，死者五千余人，退保星宿山，威进军沱江驿，距成都三十里，蛮遣其臣杨定保诣支详请和，详曰：“宜先解围退军。”蛮围城如故，城中不知援军之至，但见其数来请和，知援军必胜矣。蛮请和使者十返，城中依违答之，蛮以援军在近，攻城尤急，驛信以下，亲立矢石间。官军至城下与蛮战，夺其升迁桥⁽²⁴⁾，蛮自烧攻具遁去。比明，官军乃觉之。

初，朝廷使颜庆复救成都，命宋威屯绵、汉为后继，威乘胜先至城下，破蛮军，功居多，庆复疾之。威饭⁽²⁵⁾士欲追蛮军，城中战士亦欲与北军合势俱进，庆复膝威，夺其军，勒归汉州。蛮至双流，阻新穿水，造桥未成，狼狽失度。三日桥成，乃得过，断桥而去。甲兵服物遗弃于路，掠工匠、玉帛以归，遂尽有大渡以南之地，时咸通十一年也。

是役也，卢耽、杨庆复守坚城，选突将时出胜算，宋威又乘胜追奔于外，功几成矣。而颜庆复恃夺威军，使世隆成梁而济，反致尽失大渡河以南之地，颜氏之肉其足食乎？

世隆年少嗜杀戮，亲戚异己者皆斩，兵出无宁岁，诸国更仇忿，屡覆众，国耗虚。蜀之役，男子十五以下悉发，妇耕以饷军。十四年，复寇黔中，经略使秦匡谋弃城奔荆南，播州陷，招讨使杨端攻复之，即据其地。僖宗乾符元年，南诏寇西川，作浮梁济大渡河，防河都知兵马使黄景复俟其半济击之。蛮败走，断其浮梁。蛮以中军多张旗帜当其前，而

分兵潜出上、下流各二十里。夜作浮梁，诘朝俱济，袭破诸城栅，夹攻景复，力战三日，景复阳败走，蛮尽锐追之，景复设三伏以待之，蛮过三分之二，乃发伏击之。蛮兵大败，杀二千余人，追至大渡河南而还，复修完城栅而守之。蛮归，至之罗谷，遇国中发兵继至，新旧相合，钲鼓声闻数十里。复寇大渡河与景复夹水而军，诈云求和，又自上下流潜济，与景复战，连日，西川援兵不至，而蛮众日益，景复不能支，兵遂溃。南诏乘胜陷黎州，入邛崃关，攻雅州，大渡河溃兵奔入邛州，成都惊扰，民争入城，或北奔他州。城中大为守备。世隆遣节度使牛丛书曰：“非敢为寇也，欲入见天子，面诉数十年为谗人离间冤抑之事，悦蒙圣恩矜恤，当还与尚书永敦邻好。今假道贵府，欲借蜀王厅留止数日，即东上。”丛素懦怯，欲许之，杨应复以为不可，斩其使者，留二人，授以书遣还，因责之曰：“诏王之祖，六诏最小夷也。天子录其勤，合六诏为一，俾附庸成都，名之以国，使子弟入太学，使习华风，今乃自绝王命。雀蛇犬马，犹能报德，王乃不如虫鸟乎？尔祖尝奴事西蕃，为尔仇家，今顾臣之何恩仇之戾耶？蜀王故殿，先世之宝宫，非边夷所宜舍。神怒人愤，驃信且死。”蛮兵及新津而还。丛恐蛮至，预焚城外，民居荡尽。

明年，高骈移镇成都，蛮方攻雅州，闻之引去。骈发精骑五千追至大渡河，擒其首长数十人，斩之，修成边关，绝南诏入蜀之要道。南诏遣使者诣高骈求和，而盗边不息，骈斩其使者，蛮之陷交趾也。虜安南经略判官杜骧妻李瑤，瑤，宗室女。世隆遣瑤还，递木夹以遗骈，称“督爽牒西川节度使”，辞极骄慢。骈送瑤京师，复牒南诏，数其负累圣恩德，暴犯边境、残贼欺诈之罪，安南、大渡覆败之状，折

辱之。

自南诏叛，天子数遣使至其境，驃信皆坐受其拜。骈以其俗尚浮屠法，故遣浮屠景仙摄使往，世隆与其下迎谒，且拜，乃定盟而还。遣清平官首望赵宗政、质子三十人人朝乞盟，请为兄弟，若舅甥，骈结吐蕃尚延心、温末鲁舞月等为间，筑戎州马湖、沐源川、大渡河三城，列屯拒险，料壮卒为平夷军，南诏气夺，世隆恚，发疽死，伪谥景庄皇帝，时乾符四年也。自世隆嗣立以来，为边患殆二十年，中国为之虚耗，而蛮之战帅劲兵亦半尽于外矣。

世隆死于越岫之景净寺，子隆舜立，一名法，改国号鹤拓，亦号大封民，僭改元贞明。隆舜年少，好畋猎酣逸，衣绛紫锦闼，镂金带，国事专决大臣，遣段璠宝等诣岭南节度使辛说请修好⁽²⁶⁾，诏使答报，未几，寇西川。

高骈奏请与和亲，右谏议大夫柳韬、吏部侍郎崔澹上言：“远蛮畔逆乃因浮屠诱致，又议和亲，垂笑后世，不可从。”议遂寝。五年，南诏遣其首望赵宗政来请和亲，无表，但令督爽牒中书，请为弟而不称臣。时高骈徙镇荆南，持前请上表与澹争辩，不决。

辛说遣幕府徐云虔摄巡官往觐，到善阘府，驃信见大使抗礼，受副使已下拜，遣使谓云虔曰：“贵府牒欲使驃信称臣奉表，贡方物，驃信已遣人自西川入唐，与唐约为兄弟，不则舅甥，夫兄弟、舅甥，书币而已，何表贡之有？”云虔曰：“驃信既欲为弟、为甥，驃信，景庄之子，景庄岂无兄弟于驃信为诸父？驃信为君则诸父皆称臣，况弟与甥乎？且驃信之先，由大唐之命得合六诏为一，恩德深厚，中间小忿，罪在边鄙，今驃信欲修旧好，岂可违祖宗之故事乎？顺祖考，孝也；事大国，义也；息战争，仁也；审名分，礼也；四者

皆全，德也，可不勉乎？”驃信待云虔甚厚，云虔留善阍十七日而还。驃信以木夹二授云虔，其一上中书门下，其一牒岭南西道，然犹未肯奉表称臣。

广明元年，南诏复攻陷安南，西川节度使陈敬瑄申駢议，宰相卢携从中主之，乃以宗室女为安化长公主，许婚。中和三年，拜嗣曹王龟年宗正少卿，为云南使，徐云虔为副使，送公主诣南诏，时帝幸成都，隆舜遣使朝行在，上表款附。

昭宗乾宁四年，隆舜以淫虐无道为其竖臣杨登所弑，子舜化真立。隆舜伪谥圣明文武皇帝，（《南诏野史》作“宣武皇帝”。）改元四：曰贞明、曰承智、曰大同、曰嵯耶。

舜化真建元中兴，遣使款黎州修好，朝廷欲以诏书报之，西川节度使王建上言：“小夷不足辱诏书，臣在西南，彼必不敢犯塞。”从之。舜化真立四年，当昭宗天复二年，南诏清平官郑买嗣弑之，夺其国。蒙氏自高宗永徽四年癸丑细奴逻僭据，至昭宗天复二年壬戌舜化真国亡，历十三代共二百五十年。

蒙氏建国设官，立把国事八人：曰坦绰、曰布燮、曰久赞、曰酋望、曰正酋望、曰员外酋望、曰大军将、曰员外，犹试官也。立九爽分理：曰幕爽，主兵；曰琮爽，主户籍；曰慈爽，主礼；曰罚爽，主刑；曰劝爽，主官人；曰厥爽，主工作；曰万爽，主财用；曰引爽，主客；曰禾爽，主商贾。皆清平、酋望、大军将兼之。爽，犹言省也。又立三托：曰乞托，主马；曰禄托，主牛；曰巨托，主仓廩。大府主将曰演习，副曰演览。中府主将曰缙裔，副曰缙览。下府主将曰澹酋，副曰澹览。小府主将曰幕勃，副曰幕览。府有佗酋、佗西，即管记判官之类。王自称曰元，谓其下曰昶，

犹卿、尔也。王母曰信么、亦曰九么。妃曰进武。外有六节度：曰弄栋、曰永昌、曰银生、曰剑川、曰丽水、曰拓东。有二都督：曰会川、曰暹海。治民者有十贖：一云南贖，一白崖贖，又曰勃弄贖，一品濬贖，一暹川贖，一蒙舍贖，一大厘贖，又曰史贖，一苴咩贖，又曰杨贖，一蒙泰贖，一矣和贖，一赵州贖。贖，夷语州也。

人丁壮者皆为战卒，王之亲兵曰朱弩佉苴。佉苴，韦带也。兵百人置罗苴子统一人，罗苴子戴朱鞮整，负犀革铜盾而跣，走险如飞。自曹长以降，系金佉苴。尚绛紫，有功加锦，又有功加金波罗，金波罗，虎皮也。望苴蛮在澜沧江西，凡兵出，以望苴蛮先驱。以清平子弟为羽仪，王左右有羽仪长八人。清平官见王，不得佩剑，惟羽仪长佩之，为亲信。有六曹长，曹长有功，补大军将。大军将十二，与清平官等列，日议事王所。出治军壁，称节度，次补清平官。有内算官代王裁处，外算官记王所处分，以付六曹。凡调发，下文书众邑，必占其期。百家有总佐一，千家有治人官一，万家有都督一。以邑落远近分四军，以旗帜别四方，面一将，统千人，四军置一将，凡敌入境，以所入面将御之。

论曰：南诏始受唐封，既而叛，臣吐蕃，及韦皋镇蜀，复归于唐。其反覆无常，视边将之得失以为向背也。世隆僭称大号，唐无如之何，至以公主妻隆舜而与讲舅甥之礼，何其悖哉！王建曰：“臣在西南，彼必不敢犯塞。”呜呼！可以思其故矣。

大理世家

据云南以为国者，蒙氏之后，段氏最久。始于段思平，传国至正严，（《宋史》作“和誉”。）当宋徽宗政和六年，遣使人贡。明年，诏以正严为云南节度使加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司空、上柱国，册封大理国王。递传至兴智，凡二十二世，并僭称皇帝，历三百五十年，元灭之而国亡。

先是，唐西泸令郑回为南诏阁罗凤所虏，以儒术见重，凤伽异、异牟寻皆师之，世为其清平官，犹中国之宰相也。南诏蒙隆舜时，郑回七世孙买嗣执政，密令竖臣杨登弑隆舜，而立其子舜化真，复弑之而自立，更名昶，改国号曰大长和，改元安国。诸蛮三十七部心不服，谋起兵。买嗣惧，诛杨登以塞众口，立八年死，伪谥圣明仁武威德桓皇帝。

子仁昱立，（《通鉴》无“仁”字，今从《滇考》及《十国春秋》。）时后梁太祖开平四年也。建元孝治，立三年，寇蜀黎州，蜀主王建大破之。求婚南汉，汉主刘龚⁽²⁷⁾以增城公主妻之。明年，仁昱服丹药死，改元五⁽²⁸⁾：曰天瑞、景星、安和、贞佑、初历，伪谥肃文太上皇帝。（《南诏野史》：“昱聪明智巧，国泰民安，后唐庄宗同光四年薨，在位十七年。”）

子隆亶立，改元天应，在位二年，东川节度杨干贞弑之，而立侍中赵善政，伪谥隆亶恭惠皇帝，郑氏传三代，历二十六年而亡。

赵善政，宁北佑逸塋人，杨干贞既弑隆亶，恐下不服，乃推善政立之，使尽诛郑氏子孙。（《南诏野史》：善政微时，采薪山中，午睡，梦神曰：“柴具矣。”醒而果然，其母异

之。后为清平官，一日途行，天陨石于前，忽裂，有朱字云：“善政为天子。”于是杨干贞弑郑隆璽而立之，改国号曰大天兴，改元尊圣，甫十月，干贞废之而自立，善政死，伪谥惠康皇帝。

干贞，和村人，母名弥录，有殊色，蒙隆璽私之，有妊。后适渔人杨氏，生干贞，故冒杨姓。（《南诏野史》：干贞幼时，坐船首，见水中有人，龙袞冕旒，彩凤白光绕之，其父视之，乃是儿影，遂大喜自负。）干贞既立，改国号曰大义宁，改元光圣，寻又改大明，为政贪虐，中外咸怨。在位八年，通海节度使段思平起兵讨之，干贞不能御，出走永昌，思平追至万箭树，干贞自缢死，伪谥肃恭皇帝，时后晋高祖天福元年也。

郑、赵、杨既灭，段氏始兴。其先本武威郡姑臧人，汉太尉段颍之后，出自郑共叔段，遂以为氏，汉段会宗以天水上邽人为西域都护，颍，盖其从曾孙，以平羌功封新丰侯⁽²⁹⁾，官至太尉者二人，前、后二《书》并有传，段氏世居西塞，子孙散处，或仕中国，或入蛮陬。段荣、段韶显于北齐，段志元为唐佐命，其后段文昌遂相穆宗，皆武威姑臧之族也。姑臧后为乌斯藏⁽³⁰⁾，且讹为西藏，西藏与云南接壤，云南之段氏由姑臧而来，故段氏世为西边郡望。

唐玄宗时，段俭魏仕南诏蒙氏为清平官，从凤伽异败鲜于仲通于西洱河，赐名忠国，世为大军将，主东方。六传而至思平。（《南诏野史》：思平母过江，触木有孕，生思平、思良。）生有异兆，又善抚纳，诸蛮尽归心，干贞忌之，思平亦怨干贞篡夺，义不出仕，卜于秀山神祠，就其舅鬻判自匿。干贞索捕甚急，乃变姓名为猎者，以一犬自随，自品甸投宿主人，主人有一鞍，以生牛革四叠裹之，倚于墙，入

夜，风忽吹，戟洞贯其革而出。思平惊曰：“是何钻利，其神戟耶！”明旦，以犬易戟，又得神骥于叶镜湖。思平以神异自诩。

时干贞之篡已八年，善巨守高方素与思平善，密遣人招，思平与弟思良及军师董伽罗走就之。于路乏食，饥甚，瞥见巨桃，摘食之，剖其核而仁亦巨，其肤有文曰“青昔”。思平析而解之，曰：“青者，十二月也；昔者，二十一日也。今杨氏政乱，吾当以此月日举义乎？”遂至善巨，与高氏谋讨干贞。潜往东方，乞师于黑爨、松爨，三十七部皆助之，会于石城。盟誓立碑，合众十余万，鼓行而西，所向无敌。师次洱河尾。是夕，思平梦人斩其首，又梦玉瓶耳缺及镜破。醒而惧，不敢进兵。董伽罗曰：“进也，三梦皆吉。公为丈夫，夫去首为天，天子兆也；瓶以玉为，玉去耳为王，王之兆也；镜中有影，如人有敌，镜破则无影，无影则无敌。三梦皆吉，进也！”思平乃决。明旦引兵欲渡，莫知所从。见江尾一妇，衣白被屣而浣，指曰：“人从我江尾，马从三沙矣。尔国名大理。”从之，得济。干贞不虞师之猝至，率妻子仓皇出走，亲属皆被俘，国人尽归思平。

后晋天福二年⁽³¹⁾十二月二十一日，思平自立，果符“青昔”之讖。思平改国号大理，建元文德。尽逐杨氏邪臣，除其苛令。以董伽罗为相国；封高氏为岳侯，分治成纪、巨桥等地；封爨判为巴甸侯，祠秀山神，加恩三十七部。于是远近归心，诸夷君长各来贡献。思平在位八年，卒，伪号太祖，谥圣神文武皇帝。

子思英继立，改元文经。思平之弟思良废思英为僧而自立，改元至治，称思英为文经皇帝。思良立五年，卒，伪谥慈圣文武皇帝，传子思聪，时后周太祖广顺元年也。

自唐末至周四十余年，中国豆剖瓜分，各盗名号，改元称谥者纷纷⁽³²⁾。思聪立十年而宋兴，海寓渐将混一。太祖乾德三年，王全斌平蜀，蜀主孟昶降，全斌欲因兵威取滇，绘图以献。太祖鉴唐南诏之祸，以玉斧画大渡河，曰：“此外非吾有也。”由是段氏得久安于云南，不致如孟氏之灭绝，而中国竟以绝域⁽³³⁾视之，不知有所谓大理国矣。

思聪在位十七年，改元三，曰明元、广德、圣德⁽³⁴⁾。宋开宝二年卒，私谥至道广慈皇帝。

传子素顺，改元明正，在位十六年，宋太宗雍熙二年卒，私谥应道皇帝。

传子素英，在位二十四年，改元五，曰广明、明应、明圣、明德⁽³⁵⁾、明治，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卒，私谥昭明皇帝。

传子素廉，在位十四年⁽³⁶⁾，改元明启，宋乾兴元年卒，私谥敬明皇帝。

素廉子前死，其孙素真尚幼，国人乃立素英之孙素隆。素隆者，素廉之侄也。素隆立，改元明通，自念本素真之国，因其弱，国人扳己，不得已代之。阅四年，素真稍长，素隆乃避居僧寺，不复归，以国予素真。

素真立，改元正治，国人高素隆之让，于其卒也，谥之曰秉义皇帝。素真在位十四年，宋仁宗宝元二年卒，私谥圣德皇帝。有子先亡，传子孙素兴。

素兴年少，好佚游，广营宫室，于东京筑春登、云津二堤，分种黄、白花其上，有“绕道金陵”、“紫城银稜”之目。每春月，挟妓载酒，白玉案三泉溯为九曲流觞，男女列坐，斗草簪花以为乐。时有一花，遇歌则开，遇舞则动，素兴爱之，命美人以花盆髻为饰，因名素兴花，一名素馨花，似茉

莉花而系木本蔓延，后讹为木香花，殆花妖也。（《滇云历年传》按：东京即今省城，春登，今东门外里名，金汁河所经，则春登堤，金汁河堤也，云津河即盘龙江，则云津堤乃盘龙江堤也，稜、稜，同，农夫指町畦之远近多少曰“几稜”。然则此金稜、银稜犹云金堤、银堤，读稜为去声，乃是金稜俱种迎春柳⁽³⁷⁾，黄花入河，如金汁然，故呼为金汁河；银稜俱种素兴⁽³⁸⁾，白花入河，如银汁然，故呼为银汁河。玉案山，俗呼为棋盘山，在城西二十里，三泉者，商山下冷泉名；莲花池，在城北；菩提泉，迤邐而泻西壁为瀑布；文殊山下有文殊泉，亦在城北，皆省城之胜处。）素兴立，改元圣明，在位四年，国人因其失道废之，而立思廉，私称素兴天明皇帝。

思廉者，思平曾孙智恩之子，其继素兴，则宋仁宗庆历四年也。

自思平之起，当后周广顺时，至是百有九年，而宋之兴亦八十五、六年矣。宋与大理不相知闻，仁宗皇祐五年，枢密副使狄青破广源州叛蛮侬智高于邕州，智高奔大理，乃募死士使大理求智高，重译而至。死士者，雅州蕃牙郎号任判官者也。声言智高将借大理兵以入蜀，蜀大恐，会张安道帅蜀，侦知任判官所为，召至成都，将斩之。任请以家属系雅州狱，而身自入蕃，穷问智高指实，于是得小云南书，言智高至南诏，复谋作乱，为南诏所杀，安道以闻。其实智高自病死，思廉因函其首归宋，托言诛之也。自是，段氏始闻于中国焉。

思廉在位三十一年，避位为僧，改元四，曰保安、大安、正安、正德⁽³⁹⁾。宋神宗熙宁八年卒，私号世宗，谥孝德皇帝。

传子连义，改元上德。明年，遣使贡于宋。连义立六年，其臣杨义贞弑之，篡其位，改元广安。凡四月。岳侯⁽⁴⁰⁾高智升遣子升泰起东方兵讨灭之。而立连义从子寿辉，改元上明。

初，高氏佐思平建义，世为显官。至是，以靖难功加高智升太保、封德侯；子升泰善阐侯，代智升为相；以其弟义胜治禄璋，以高福守易门，以高连庆治罗部；以其侄泰运守安宁；又于楚雄筑外城，号德江城，以封其侄子量成；一门之盛半于大理。寿辉立二年，逼于高氏，不自安。是时，日月交晦，星辰昼见。寿辉乃托以天变，避位为僧。

更立思廉之孙正明。正明在位十三年，改元三，曰保立⁽⁴¹⁾、建安、天祐。段氏世衰，人心渐归高氏。宋哲宗绍圣元年，正明避位为僧，国人奉高升泰立之，私称正明保定皇帝。升泰改国号大中，建元上治，而段氏中绝。升泰立二年，将死，谓其子泰明曰：“段氏不振，国人推我，不得已从之。今其子已长，可还其故物，尔后人勿效尤也。”

绍圣三年，升泰卒，泰明乃立正明之弟正淳，号后理国。段氏复兴。高泰明相之，以其弟泰运为柵主，政令皆出其门，国人称为高国主。宋徽宗崇宁二年，正淳遣高泰运入朝求经籍，得六十九家。正淳在位十三年⁽⁴²⁾，改元四，曰天授、开明⁽⁴³⁾、天政、文安。大观三年，传位于其子正严，避位为僧。卒，私谥文安皇帝，号中宗。

正严立，勤于政事，远方悉来贡献。与国主高量成谋，遣使人广南，求内附，观察使黄璘以闻。政和六年，遣李紫琮等贡马三百八十四及麝香、牛黄、细氈、碧玕⁽⁴⁴⁾山诸物；又有乐人，善幻戏，即大秦鞞轩之遗，名“五色花鬘弄”。徽宗爱之，赏赐不货。明年，遂命官封爵，然帝制于

國中自若也。越十一年而宋高宗南渡，紹興六年，正嚴因廣西經略安撫使貢象、馬，詔護送行在，優禮答之。十七年，正嚴傳子正興⁽⁴⁵⁾而遁居僧寺，凡在位三十九年，改元五，曰日新、文治、永嘉、保天⁽⁴⁶⁾、廣運。卒，私謚宣仁皇帝，號憲宗。是時，宋高宗亦禪位於孝宗，而稱太上皇。

正興立，改元五，曰永貞、大宝、龍興、盛明、建德，在位二十五年，傳子智興而避位為僧，時宋孝宗乾道八年也。卒，私稱正康皇帝，號定⁽⁴⁷⁾宗。宋高宗、孝宗兩世內禪，而正嚴、正興亦然，蓋中外風氣相同如此。

智興在位二十九年，改元五，曰利貞、盛德、嘉會、元亨⁽⁴⁸⁾、安定。以宋寧宗慶元六年卒，私謚功極皇帝，號景宗⁽⁴⁹⁾。

子智廉立，改元風曆。宋寧宗嘉泰二年，遣使詣臨安，取《大藏經》一千四百六十五部，置於五華樓。在位六年⁽⁵⁰⁾，卒，私謚享天皇帝。無子，傳於弟智祥⁽⁵¹⁾。

智祥在位三十四年，改元三，曰天開、天輔⁽⁵²⁾、仁壽。宋理宗嘉熙二年卒，私號神宗皇帝。

子祥興立，改元道隆。是時，宋與大理俱被元侵逼，國日以微。祥興在位十二年⁽⁵³⁾，以宋理宗淳祐十一年卒，私謚孝義皇帝。

子興智立，改元天定⁽⁵⁴⁾。其明年，為元憲宗之二年，命太弟忽必烈征雲南，以兀良合台總督軍事。其三年九月，次忒刺，分三道以進：兀良合台率西道兵由晏當路，諸王抄合也只烈率東道兵由白蠻，太弟由中道。乙巳，至滿陀城，留輜重。十月丙午，過大渡河，又經行山谷二千餘里，至金沙江，乘革囊及筏以渡，摩沙蠻主迎降。十一月辛卯，遣三使人大理招段興智，皆被殺。丁酉，師至白蠻打郭寨，其主

将出降，其侄坚壁据守，攻拔，杀之，不及其民。庚子，次三甸。辛丑，白蛮送款。十二月丙辰，兵薄大理城。国主段兴智微弱，国事皆决于相高泰祥，屡战不胜。时东路兵亦至，皆登点苍山，下视城中，城中大惧。泰祥征兵三十七部，有来援者，皆为元兵阻败。泰祥与兴智谋，出避外郡，图兴复，兴智奔善阐，泰祥奔统矢，太弟命大将也古及拔突儿追之。

初，太弟以大理拒命，将屠其城。词臣姚枢从征，尝夜晏，陈宋太祖遣曹彬取江南，不杀一人，市不易肆事。明日，太弟据鞍呼之，曰：“汝昨夕言曹彬不杀事，吾能为之！吾能为之！”及师至大理，命枢裂帛为旗，书止杀之令，按兵入城，分号街陌，于是人民安堵。己未，西道兵亦至，令姚枢访图籍，祭被杀之三使。辛酉，南出龙尾城。次赵贲。癸亥，获高泰祥于姚州，欲官之，嫚骂不受，被斩于五华楼下。临死叹曰：“段运不回，天使其然，为臣死国，职也，吾事毕矣。”时白日当午，雷电大作，风沙愁惨，观者万人，莫不洒泣。太弟曰：“忠臣也。”命收葬之，而官其子高琼、高长寿等。明年，太弟班师，大将兀良合台拔善阐，获兴智以献。赦之，封为摩诃罗嵯，领诸蛮，大理国亡。

元宪宗五年，诸部悉平，得五城、八府、四郡、三十七部，立万户府十有九，以大理为都元帅府，录段氏子孙，仍守其土，世世为总管。太弟忽必烈即位，是为元世祖，兴智入朝，道卒。世祖遣使谕祭，追赠大理向义王，赐物归葬，以其弟段宝为总管。其后卒与元相终始，自古割据之雄，未有历年如此之久者，兴智之后为总管者十一代，杨慎《滇载记》备著之。

段正明之臣高升泰篡位二年，后虽还国于段正淳，然大

权悉归高氏，国人皆以国主称之。其后泰明，泰运，量成，居然与段氏并立，盖东西各据一京。又有平国公、明国公、中国公，其姓名不可详考。

论曰：自唐以来，据云南者蒙、郑、赵、杨、段五氏。蒙氏本乌蛮之族；赵善政，浪穹人，盖亦唐时诸诏之遗孽；杨干贞固蒙隆舜之遗体而冒姓为杨，与秦之赵政、楚之幽王悻⁽⁵⁵⁾无异；是皆西域阿育王之裔也。郑氏出于回，段氏出于颍，并以华人而堕于蛮，乃郑氏三世而亡，段氏传二十余世犹为元代总管，国祚之修短何悬绝耶？然大理奉回为本主，庙食至今，而段氏之祀无闻，岂享国与享祀，亦有莫能两大之义哉？檀萃《诏史补》曰：

段氏本出武威，犹郑氏本出荥阳。郑回以西泸令陷南诏，为清平官，其裔郑买嗣遂篡蒙氏。段俭魏以大军将臣蒙氏，其后段思平讨叛乱而君之，其得国比郑氏为正，传国至四百余年，不闻内犯，边境永宁，可谓能为中国保塞者矣。蒙氏世为唐臣，而叛附吐蕃，北陷成都，东陷安南，迨于唐亡，终被其患。而段氏兴当宋⁽⁵⁶⁾，原非宋臣，宋北患辽、金，西患西夏，而安南、大理均与宋邻，安南尚闻内侵，宋亦丧师海上。独大理分疆画界，从不逾垣，且函送侏元，遣使朝贡，求诸经籍，歌咏华风，使要荒之服尽得贤君长如此，中夏复何忧乎！昔欧阳公于五季诸国皆著为世家，《唐书》于南诏蒙氏亦著为列传。夫五季诸国割据，土地甚狭，年数甚促，未有如段氏之地广世长至四百余年之盛者也。蒙诏⁽⁵⁷⁾本出哀牢，余风未殄，而大理则以武威望族不坠华风，其君多贤，每以避位传高揖之美，以视五季之篡夺相寻，宋、金之互相吞噬，奚翅霄壤乎！

又曰：段氏先宋而兴，虽亡亦先宋，而以总管胙土犹百余年，视宋为优，而其间事迹亦颇与宋相类。段自思平开国，一传而其弟思良夺之，犹太宗之夺太祖也；思良传思聪、素顺、素英、素廉、素隆、素贞、素兴凡七世，素兴以无道废，自后汉丁未至庆历甲申共九十八年，国人仍立思平之元孙段思廉，岂不如高宗南渡，仍立太祖之裔孝宗乎？素兴在位日浅，但嬉游，无大失德，国人废之而立思廉，想见思良篡夺已久，国人终有所不服，虽历百年，终追慕思平而立其裔也。其间传弟、传子有数君，亦犹宋之内禅而避居僧寺，销声匿迹，不致有不朝上皇之嫌；其臣高氏平逆乱代立，旋仍归之，两无所猜，世与段氏终始，较宋之张邦昌、刘豫翼翅天渊！立国三百年，不闻有军旅之役，其臣亦无所著闻，殆《汉》之《文》、《景纪》无可书之事，《唐》之《房》、《杜传》无可载之功矣。呜呼！段氏治云南，至使中国之人几不闻有大理，岂非老氏所云：“至治之世，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者乎！而宋何能及欤？

元宗室诸王世家

世祖以太弟嗣位，既平大理，念非亲贤镇抚不能靖一方，或以荒服难之，世祖曰：“朕固乐其风土，向非历数在躬，将于彼请分器焉。”至元八年，以第五子忽哥赤为云南王，于是累代皆封王出镇，世祖封者，曰宗王脱忽鲁、曰云南王也先贴木儿、曰梁王噶玛拉、曰梁王松山。成宗封者，曰梁王门阔。武宗封者，曰云南王老的。英宗封者，曰梁王

王禪，泰定帝封者，曰云南王帖木儿不花，文宗封者，曰豫王阿忒思纳失里，又有秃坚者，文宗时自立为云南王，诸王之事，冯甦《滇考》具载之，其追尊大号者，曰光圣仁孝皇帝，庙号显宗，即葛玛拉也，旧史作“甘麻刺”，《续纲目》改定之。

初，世祖生十子，其二曰珍戩，（旧作“真金”，）生成宗，讳特穆尔，（旧作“铁不耳”，）即位后追尊考珍戩曰裕宗，裕宗三子，成宗其季也，噶玛拉者，裕宗长子，世祖之孙也，生三子，长为梁王松山，次名伊苏特穆尔，（旧作“也孙铁木耳”，）英宗被弑，伊苏特穆尔由晋王嗣位，追尊其考，故《元史》称为显宗，噶玛拉当至元中奉旨镇北边，二十六年，世祖以其居边日久，特命猎于柳林之地，明年冬，封梁王，授以金印，出镇云南，二十九年，改封晋王，移镇北边，成宗大德六年薨，后十年，仁宗即位，谥之曰献武，《元史·宗室世系表》曰：“元之宗系，藏之金匱石室者甚秘，外廷莫能知，其在史官，固特其概，而考诸简牍，又未必尽得其详。”史之所言如此，故云南诸王虽皆宗室，而世系多不可考。

其最后所封者有梁王把匝刺瓦尔密，（把，旧作“柏”，）云南王忽哥赤之裔也，封梁王，仍镇云南，顺帝之世，天下多故，王在镇，抚治有威惠，明玉珍僭号于蜀，遣兵来攻，王迎战，败之⁽⁵⁸⁾，顺帝北去，王岁遣使自塞外达元帝行在，执臣节如故，明太祖既定天下，命待制王栾赍诏招谕，王杀栾而以礼敛之，太祖又遣湖广参政吴云往，云为云南使臣铁知院所杀，王收云骨送于蜀，太祖知王终不降，乃命傅友德、蓝玉、沐英等征之，王遣达里麻出御，兵溃被擒，先是，大理平章段有功尝为王破走明玉珍，王妻以女，既而以

疑杀段得功，遂失大理授。达里麻既败，王知事不可为，谓其右丞曰：“我宗室，无降理，有死以报国耳。”先缢其妃，自饮药，不死，投滇池中，举家从之，俱死。其左丞达的、右丞驴儿夜入草舍自经。太祖迁王家属于耽罗，详见《明史》本传。

明黔宁世家 岷王榘 汝南王榘

黔宁王沐英⁽⁵⁹⁾，字文英，凤阳定远人。太祖初起时，养以为子，赐姓朱，后复本姓。洪武十年，论功封西平侯。十四年，同将军傅友德征云南，平之。明年，诏友德班师，留英镇云南。二十五年，卒于镇，年四十八，归葬京师，追封黔宁王，谥昭靖。子春、晟、昂皆镇云南，听尚成祖女常宁公主。

春，字景春，嗣父西平侯爵，卒年三十六，谥惠襄。无子，弟晟嗣。晟字景茂，以建文元年嗣为西平侯。英宗正统四年征麓川思任发，还至楚雄卒，年七十二，追封定远王，谥忠敬。

盖太祖平云南，尝仿元代亲王出镇之制。洪武二十八年，以云南新附，命第十八子岷王榘镇抚。建文元年，沐晟奏其过，废徙漳州⁽⁶⁰⁾，并锢之。成祖永乐初复王，与晟交恶。帝赐书谕榘而诏戒晟。榘又不法，帝怒，夺册宝。寻念王建文中久幽系，复予之，而榘不悛。六年，削其护卫。仁宗洪熙元年，徙武冈州。初，太祖以第五子周王橚就藩开封，橚弃其国来凤阳。帝怒，将徙之云南，寻止。建文初，橚时有异谋，其次子汝南王有桷告变，帝使李景隆执橚，宦

蒙化，诸子并别徙。今大理无为寺有《汝南王记》，是周王穉次子，封云南不法被囚，与守臣交恶者为岷王榘也。

自沐英受封出镇，世守其土。英宗以后，虽常命内官至云南镇守，然沐氏相继自若。忠敬王晟卒，有子斌，字文辉，幼袭公爵，居京师，而以晟弟昂代镇。

昂字景高，正统十一年卒，年六十七，赠定边伯，谥武襄。于是晟子斌始之镇，代宗景泰元年卒，年五十四，谥荣康。

子琮幼，命昂孙璘以都督同知代镇。璘字廷章，英宗天顺初卒。琮尚幼，擢璘弟瓚为都督同知往代。宪宗成化三年，琮始之镇，而以瓚为副总兵，移镇金齿。琮字廷芳，孝宗弘治九年卒，年四十七，赠太师，谥武僖。无子，以瓚孙崑嗣。

崑字元中，武宗正德十四年卒，年四十，赠太师，谥庄襄。

子绍勋嗣，世宗嘉靖十六年卒，赠太师，谥敏靖。

子朝辅嗣，嘉靖二十六年卒，赠太保，谥恭僖。二子融、巩皆幼，旋相继卒，命朝辅弟朝弼嗣。穆宗隆庆六年，有罪逮系，锢之南京，卒。

子昌祚嗣，神宗万历十四年，昌祚以病命子睿代镇。未几，睿有罪，被逮下狱，昌祚复镇。熹宗天启四年卒，年七十。

孙启元嗣，崇祯三年卒，子天波嗣。

自斌至天波，皆袭爵黔国公。天波袭后十余年，永明王由榔入滇奔緬，天波从行，緬人劫之，不屈被害。先是，土司沙定州作乱，天波奔永昌，其母陈氏、妻焦氏自焚死。及天波奔緬，妾夏氏不及从，自缢死。一门忠节，不愧世臣。

滇人共称道之。

沐氏自英至天波，受封者二王、一侯、一伯、十公，明开国功臣，传世最盛且久者，中山徐氏外，惟沐氏焉。其累代之贤否功罪，俱载《明史》本传。

校勘记

(1) 娶 原误作“聚”，据云大本及《南诏野史》改。

(2) 咩 《蛮书·六诏》同，《新唐书·南蛮传中》作“咩”。

(3) 武后垂拱五年朝京师 武后垂拱仅四年（685～688），逻盛炎朝京师系年舛乱，胡本《南诏野史·大蒙国》载：“罗盛炎，唐高宗甲戌上元元年（574）即位……明年盛炎入朝。”新、旧《唐书·南蛮传》皆云其“武后时”入朝。

(4) 亲戚 《南诏野史·大蒙国》王本、胡本皆作“亲族”。

(5) 时惟暹賧诏妻宁北妃止夫行 宁北妃，原误作“宁比妃”，据《南诏野史·大蒙国》倪辂本、王本及下文改。又，胡蔚本作“慈善”，下文引《农部项录》亦作“慈善”。

(6) 章仇兼琼置府东爨 云南省图书馆特藏本及云大本作“越巂都督竹灵倩置府东爨”，二本各有所出，详见下校。

(7) 《唐书·南蛮传》开步头路，筑安宁城，乃章仇兼琼，而《滇考》以为竹灵倩，今改正 特藏本及云大本“而”以下作“而无竹灵倩之名，此从《滇考》”。案：《南诏德化碑》载，剑南节度使章仇兼琼遣越巂都督竹灵倩置府东爨；又，《蛮书》卷四云：“章仇兼琼开步头路，方于安宁筑城。”章为策划者，琼为执行者，《德化碑》所载较为详尽。

(8) 日进 原作“道”，底本有毛笔批语（似方树梅先生

笔迹)，云：“《南诏德化碑》作‘日进’，今合为‘暹’，殆非。”今案：《新唐书·南蛮传》下、《新纂云南通志·族姓考》亦作“日进”，是，今据改。

(9) 遣将王大运绕出点苍山后 王大运，《南诏野史》胡蔚本作“王天运”，下同。

(10) 南诏野史凤弟皮阁和尚 皮阁，《南诏野史》胡蔚本作“阁陵”，倪辂本、王本作“阁皮”，此处似倒误。

(11) 《容斋随笔》卷四：《高适集》中有《李宓南征蛮诗序》，宓盖归至长安，未尝败死。按：高适集有《李云南征蛮诗》，其序云：“天宝十一载，有诏伐西南夷，……前云南太守李宓涉海自交趾击之，……十二载四月至长安”。宓后又出兵云南，《新唐书·玄宗纪》天宝“十三载六月，……剑南节度留后李宓及云南蛮战于西洱河，死之。”注引《容斋随笔》以证宓未败死，未确。

(12) 传 原误作“傅”，据《德化碑》及《新唐书·南蛮传》改。

(13) 十四年 《旧唐书·南蛮传》同，《南诏野史》倪辂本“十七年”，王本作“十一年”，胡蔚本作“十三年”，互异。

(14) 数百人 《旧唐书·南蛮传》同，《南诏野史》胡蔚本作“数十人”。

(15) 异牟寻 牟，原误作“蒙”，据《新唐书·南蛮传》改。

(16) 武勉 《新唐书·南蛮传上》作“武免”。

(17) 卒 原误作“率”，《新唐书·南蛮传上》云“破房屯，斩五百级”，《南诏野史》胡本作“斩吐蕃屯卒”，今据改。

(18) 大 《新唐书·南蛮传上》、《南诏野史》倪本、胡本皆作“大”。

(19) 此吾南境也 《新唐书·南蛮传中》同，《通鉴》卷二四四作“此南吾境”。

(20) 持 原作“执”，据《新唐书·李德裕传》改。

(21) 五千 原作“五百”，据《通鉴》卷二五〇及《滇考》改。

(22) 溪 原作“水”，据《新唐书·南蛮传中》及《通鉴》改。

(23) 匠 原误作“将”，据《通鉴》改。

(24) 升迁桥 《新唐书·南蛮传中》作“升迁梁”。

(25) 饭 原作“领”，据《通鉴》改。

(26) 遣段璠宝等诣岭南节度使辛说请修好 段璠宝，《通鉴》卷二五三同，《新唐书·南蛮传中》作“段璠宝”；又、岭南节度使，《通鉴》“作岭南西道节度使”，《新唐书》作“邕州节度使”，互异。

(27) 桑 原作“岩”，误，据《新五代史·南汉世家》及《南诏野史》改。

(28) 改元五 《南诏野史》王本作“改元六次”，初立时建元“孝治”。

(29) 新丰侯 《诏史补》同，《后汉书·段颎传》传“作新丰县侯”。

(30) 姑臧后为乌斯藏 乌斯藏，《滇系·典故系》引檀萃《诏史补·段氏世家》作“姑斯藏”，《汉书·地理志下》，武威郡有姑臧县，治所在今甘肃省武威市，与乌斯藏无涉。

(31) 二年 《诏史补·段氏世家》作“元年”。

(32) 改元称谥者纷纷 此句原缺，据《诏史补·段氏

世家》补。

(33) 绝域 原作“外域”，《诏史补·段氏世家》作“绝域”，意长，今据改。

(34) 明元、广德、圣德 《诏史补·段氏世家》同，《云南志略》作“明德，广平”，《南诏野史》倪本作“改元明德，又改元广德”，《滇载记》作“明德、广德、圣龙”，《滇云历年传》作“明德、顺德”，互异。

(35) 明德 《诏史补·段氏世家》同，《南诏野史》胡本、《南诏备考》作“明统”。

(36) 十四年 十四，《诏史补·段氏世家》、《滇云历年传》同，《南诏野史》倪本作“四”；王本、胡本及《云南志略》皆作“十三”，似是。

(37) 金稷俱种迎春柳 此句原缺《滇云历年传》有，意长，据补。

(38) 银稷俱种素兴 此句原缺，据《滇云历年传》补。

(39) 改元四，曰保安、太安、正安、正德 《诏史补》同，大安，《南诏野史》王本作“大正”，胡本及《滇云历年传》无；又，“正德”下，《云南志略》、《南诏野史》胡本及《滇云历年传》有“保德”年号，似是。

(40) 岳侯 《滇云历年传》卷五同，《南诏野史》胡本及《诏史补》作“善阐侯”，《南诏野史》倪本作“跋臣”，互异。

(41) 保立 《滇载记》同，《云南志略》、《夔古通纪》、《南诏野史》皆作“保定”。

(42) 十三年 《南诏野史》倪本同，胡本、《诏史补》及《滇考》作“十二年”。

(43) 开明 原例误作“明开”，据《云南志略》、《南诏野史》乙正。

(44) 玆 原误作“玆”，据《宋史·大理国传》、《夔古通纪》改。

(45) 正兴 《云南志略》、《滇载记》同，《南诏野史》王本作“义长”，倪本作“易长”，互异。

(46) 永嘉、保天 原作“嘉永、保人”，《诏史补》同，此据《南诏野史》胡本、《滇载记》、《滇云历年传》及《中国历史纪年表》改。

(47) 定 《诏史补》同，《南诏野史》胡本、《滇云历年传》作“景”。

(48) 元亨 原作“元贞”，《诏史补》同，此据姚安《兴宝寺碑》及《云南志略》、《滇载记》改。

(49) 景宗 《诏史补》同，《南诏野史》胡本作“宣宗”。

(50) 六年 《南诏野史》胡本作“五年”。

(51) 传子弟智祥 《云南志略》谓智祥为智康之子，非其弟也，有异。

(52) 天辅 原作“天补”，据元《故赵副相墓碑》及《云南志略》、《南诏野史》胡本改。

(53) 十二年 《南诏野史》王本同，《云南志略》作“十六年”，《野史》倪本、胡本皆作“十三年”，据大理五华楼新出元碑《故大师白氏墓碑铭》载，道隆十二年为“庚戌”，（公元1250年），《野史》胡本云：“理宗辛亥淳祐十一年（公元1250年）……祥兴卒”，作“十三年”似是。

(54) 改元天定 《诏史补》同，《南诏野史》胡本作“改元利正，又改元兴正、天定。”《中国历史纪年表》同。

(55) 与秦之赵政楚之幽王悻 按：《史记·六国年表》楚幽王名悻，此“悻”字疑为“悻”之形近误字，又，“悻”作“凶悻”解，文意亦可通。

(56) 兴当宋 原缺，据《诏史补·段氏世家》补。

(57) 篆诏 《诏史补》作“篆南诏”。

(58) 明玉珍僭号于蜀遣兵来攻王迎战败之 据上文，“王”指梁王把匝剌瓦尔密。《滇云历年传》卷五载，元顺帝至正二十二、二十六年，明玉珍二度进攻云南，是时梁王为帖木儿不花，《明洪武实录》卷十九载，癸丑（至正二十三年）冬，明玉珍遣万胜攻云南，次年为“梁王孛罗帖木儿”所败；又据《滇云历年传》卷五，“至正二十七年，梁王帖木儿不花薨，宗室把匝剌瓦尔密自立为梁王”；此“王”应指帖木儿不花，即孛罗帖木儿。

(59) 沐英 沐，原作“沐”，今改作“沐”，下同。

(60) 虞徙漳州 特藏本及云大本作“虞为庶人徙漳州”；又、二本下无“并佃之”三字。

道光 云南志钞五

边 裔 志 上

云南于古梁州为边裔，三代盛时，要服者贡，荒服者王，固尝与朝会之数也。汉置益州，云南隶之，应劭《地理风俗记》云：疆壤益广，故名益州。云南既列为州，于是更有其边裔。我朝化周六幕，由于列圣相承，故绝域诸蕃，占风纳颺。其在云南徼外者，若缅甸、若南掌，朝贡之道皆由云南入京。若暹罗、若越南，朝贡虽不由云南而亦境壤相通。至西藏，则朝贡之道及驻藏大臣往来俱由四川，然疆域毗连，其所部之喇嘛，多散处于丽江府界内，是皆云南之徼外，不可不志也。谨按钦定《图书集成·方輿汇编》，以《边裔》为一典，乃尊其例，志边裔焉。

緬 甸 載 記

緬甸之始，或以为《后汉书·西南夷传》之“掸国”，又以为《唐书·南蛮传》之“骠国”。《元史·緬国传》曰：“緬国为西南夷，不知何种。其地有接大理及去成都不远者，又不知其方几里也。”传不引汉、唐二《书》，但因世祖遣使宣谕緬国而纪之耳。以今地輿及风俗考之，其疆东至八百宜慰司界，南至海，西至孟养界，北至猛密宜抚司界。自司东北三十八程至布政司，转达于京师。其山曰小豹，其江曰金

沙，阔五里余，水势甚盛，国人恃以为险，其俗柔诈剽悍，有屋庐以居，象马以乘，舟筏以济，其文字进上者，用金叶写之，次用纸，次用槟榔叶，谓之緇书，男子善浮水，绾髻顶前，用青白布缠之，妇人绾髻项后，不施脂粉，事佛敬僧，有大事则抱佛说誓，质之僧，然后决，其产象、犀、马、椰子、白叠布、兜罗绵，树类棕，高五六丈，结实如掌，土人以鞠纳罐中，以索悬罐于实下，划实取汁，流于罐，以为酒，名曰树头酒，或不用鞠，唯取汁熬为白糖，其叶即贝叶，写緇书用之，石油自石缝流出，臭恶而色黑，可涂毒疮，古迹有江头城，至腾越十五日；太公城，在江头城南十日；马来城，在太公城南八日；安正国城，在马来城南五日；蒲甘緇王城，在安正国西南五日；所谓緇中五城也。

汉之掸国，在哀牢之外，哀牢夷当建武二十七年，其王贤栗谓中国有圣帝，遂率种人求内属，光武封为君长，自是岁来朝贡，其地西南去洛阳七千里⁽¹⁾，明帝以其地置哀牢、博南二县，割益州郡西部都尉所领六县，合为永昌郡。

永元六年，郡徼外教忍乙王莫延慕义，遣使译献犀牛、大象，九年，徼外蛮及掸国王雍由调遣重译奉国珍宝，和帝赐金印紫绶，小君长皆加印绶、钱帛。

安帝永初元年，徼外僬侥种夷陆类等内附，献象牙、水牛、封牛，永宁元年，掸国王雍由调遣使者诣阙朝贺，献乐及幻人，能变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马头，又善跳丸，数乃至千，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掸国西南通大秦，明年元会，帝作乐于庭，封雍由调为大都尉⁽²⁾，赐印绶、金银、彩缯各有差，《后汉书》所载掸国如此。

唐之骠国，古曰朱波，自号突罗朱，阇婆国人曰徒里拙，在永昌南二千里，去京师万四千里，东接真腊，西接东

天竺，西南堕和罗，南属海，北南诏。地长三千里，广五千里，东北袤长，属羊苴咩城。

凡属国十八：曰迦罗婆提，曰摩礼乌特，曰迦梨迦，曰半地，曰弥臣，曰坤朗，曰偈奴，曰罗聿，曰佛代，曰梨论，曰婆梨，曰偈陀，曰多归，曰摩曳，余即舍卫，赡婆，闍婆也。凡镇城九：曰道林王，曰悉利移，曰三陀，曰弥诺道立，曰突曼，曰帝偈，曰达梨谋，曰乾唐，曰末浦。

凡部落二百九十八，以名见者三十二：曰万公，曰充惹，曰罗君潜，曰弥绰，曰道双，曰道瓮，曰道勿，曰夜半，曰不恶夺，曰莫音，曰伽龙曠，曰阿梨吉，曰阿梨闍，曰阿梨忙，曰达磨，曰求潘，曰僧塔，曰提梨郎，曰望腾，曰担泊，曰禄乌，曰乏毛，曰僧迦，曰提追，曰阿末逻，曰逝越，曰腾陵，曰欧咩，曰砖罗婆提，曰禄羽，曰陋蛮，曰磨地勃。

由弥臣至坤朗，又有小昆仑部，王名茫悉越，俗与弥臣同。由坤朗至禄羽，有大昆仑王国，王名思利泊婆难多珊那，川原大于弥臣。由昆仑小王所居，半日行至磨地勃柵，海行五月至佛代国。有江，支流三百六十，其王名思利些弥他。有川名思利毗离芮，土多异香。北有市，诸国估舶所凑，越海即闍婆也。十五日行，逾二大山，一曰正迷，一曰射鞞，有国，其王名思利摩诃罗闍，俗与佛代同。经多茸补逻川至闍婆，八日行至婆贍伽卢，国土热，衢路植椰子、槟榔，仰不见日，王居以金为甃，厨覆银瓦，爨香木，堂饰明珠。有二池，以金为堤，舟楫皆饰金宝。

驃王姓困没长，名摩罗惹，其相名曰摩诃思那。王出，輿以金绳床，远则乘象，嫔史数百人，青甃为圆城，周百六十里，有十二门，四隅作浮图，民皆居中，铅锡为瓦，荔支

为材，俗恶杀，拜以手抱臂稽颡为恭，明天文，喜佛法，有百寺，琉璃为甃，错以金银，丹彩紫矿涂地，覆以锦茵，王居亦如之，民七岁祝发止寺，至二十有不达其法，复为民，衣用白叠氎、朝霞，以蚕帛伤生不敢衣，戴金花冠、翠冒，络以杂珠，王宫设金银二钟，寇至，焚香击之，以占吉凶，有巨白象，高百尺，讼者焚香跪象前，自思是非而退，有灾疫，王亦焚香对象跪，自咎，无桎梏，有罪者束五竹捶背，重者五、轻者三，杀人则死，土宜菽、粟、稻、粱，蔗大若脰，无麻、麦，以金银为钱，形如半月，号登伽陀，亦曰足弹陀，无膏油，以腊杂香代炷，与诸蛮市，以江猪、白叠氎、琉璃器缶相易，妇人当顶作高髻，饰银珠琲，衣青娑裙，披罗段；行持扇，贵家者傍至五六，近城有沙山不毛，地亦与波斯、婆罗门接，距西舍利城二十日行，西舍利者，中天竺也，南诏以兵强地接，常羁制之。

贞元中，王雍羌闻南诏归唐，有内附心，异牟寻遣使杨加明诣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请献夷中歌曲，且令骠国进乐人，于是皋作《南诏奉圣乐》，用正律黄钟之均，宫、徵一变，象西南顺也；角、羽终变，象戎夷革心也，舞六成，工六十四人，赞引二人，序曲二十八叠，舞“南诏奉圣乐”字，舞人十六，执羽翟，以四为列，舞“南”字，歌《圣主无为化》；舞“诏”字，歌《南诏朝天乐》；舞“奉”字，歌《海宇修文化》；舞“圣”字，歌《雨露覃无外》；舞“乐”字，歌《辟土丁零塞》，皆一章三叠而成。

舞者初定，执羽，箫、鼓等奏散序一叠，次奏第二叠，四行，赞引以序入，将终，雷鼓作于四隅，舞者皆拜，金声作而起，执羽稽首，以象朝覲，每拜跪，节以钲鼓，次奏拍序一叠，舞者分左右蹈舞，每四拍，揖羽稽首，拍终，舞者

拜，复奏一叠，蹈舞扑揖，以合“南”字。字成遍终⁽³⁾，舞者北面跪歌，导以丝竹。歌已，俯伏，钲作，复揖舞。余字皆如之，唯“圣”字词末皆恭揖，以明奉圣。每一字，曲三叠，名为五成。次急奏一叠，四十八人分行磬折，象将臣御边也。字舞毕，舞者十六人为四列，又舞《辟四门》之舞，遽舞人遍两叠，与鼓吹合节，进舞三，退舞三，以象三才、三统。舞终，皆稽首逡巡。又一人舞《亿万寿》之舞，歌《天南滇越俗》四章，歌舞七叠六成而终。七者，火之成数，象天子南面生成之恩。六者，坤数，象西南向化。

凡乐三十，工百九十六人，分四部：一、龟兹部；二、大鼓部；三、胡部；四、军乐部。龟兹部有羯鼓、揩鼓、腰鼓、鸡娄鼓、短笛、大小^{箜篌}、拍板，皆八；长短箫、横笛、方响、大铜钹、贝，皆四。凡工八十八人，分四列，属舞筵四隅，以合节鼓。大鼓部，以四为列，凡二十四，居龟兹部前。胡部，有箏、大小篳篥、五弦琵琶、笙、横笛、短笛、拍板，皆八；大小^{箜篌}，皆四。工七十二人，分四列，属舞筵之隅，以导歌咏。军乐部，金钹、金铎，皆二；搥鼓⁽⁴⁾、金钲，皆四。（搥应作“搥”，同扛，两人对扛之鼓也。）钲、鼓，金饰盖，垂流苏，工十二人，服南诏服，立《辟四门》舞筵四隅，节拜合乐。又十六人，画半臂，执搥鼓，四人为列。舞人服南诏衣、绛裙襦、黑头囊、金钗、画皮靴，首饰祿额，冠金宝花鬘，襦上复加画半臂。执羽翟舞，俯伏，以象朝拜；裙襦画鸟兽草木，文以八彩杂华，以象庶物咸遂；羽翟四垂，以象天无不覆；正方布位，以象地无不载；分四列，以象四气，舞为五字，以象五行；乘羽翟，以象文德；节鼓，以象号令远布；振以铎，明采诗之义；用龟兹等乐，以象远夷悦服。钲鼓则古者振旅献捷之乐也。黄钟，君

声，配运为土，明土德常盛。黄钟得《乾》初九，自为其宫，则林钟四律以正声应之，象大君南面提天统于上，乾道明也。林钟得《坤》初六，其位西南，西南感至化于下，坤体顺也。太簇得《乾》九二，是为人统，天地正而三才通，故次应以太簇。三才既通，南吕复以羽声应之。南吕，酉⁽⁵⁾，西方金也；羽，北方水也。金、水悦而应乎时，以象西戎、北狄悦服，然后姑洗以角音终之，姑，故也；洗，濯也，以象南诏背吐蕃归化，洗过自新。

皋以五官异用，独唱殊音，复述《五均谱》，分金石之节奏：

一曰黄钟，宫之宫，军士歌《奉圣乐》者用之。舞人服南诏衣，乘翟俯伏拜抃，合“南诏奉圣乐”五字，倡词五，舞人乃易南方朝天之服，绛色，七节襦袖，节有青襟排衿，以象鸟翼，乐用龟兹、胡部，金钲、搥鼓⁽⁶⁾、铙、贝、大鼓。

二曰太簇，商之宫，女子歌《奉圣乐》者用之。合以管弦。若奏庭下，则独舞一曲。乐用龟兹，鼓、笛各四部，与胡部等合作。琵琶、笙、篳篥，皆八；大小箛篥、箏、弦⁽⁷⁾、五弦琵琶、长笛、短笛、方响，各四。居龟兹部前。次贝一人，大鼓十二⁽⁸⁾分左右，余皆坐奏。

三口姑洗，角之宫，应古律林钟为徵宫，女子歌《奉圣乐》者用之。舞者六十四人，饰罗彩襦袖，间以八采，曳云花履，首饰双凤、八卦、彩云、花鬘，执羽为拜抃之节，以林钟当地统，象岁功备、万物成也。双凤，明律吕之和也。八卦，明还相为用也。彩云，象气也。花鬘，象冠也。合“奉圣乐”三字，唱词三，表天下怀圣也。小女子字舞，则碧色襦袖，象角音主木；首饰巽卦，应姑洗之气；以六人略后，象六合一心也。乐用龟兹、胡部，其钲、搥、铙、铎，

皆覆以彩盖，饰以花趺，上陈锦绮，垂流苏。按《瑞图》曰：“王者有道，则仪凤在鼓”。故羽葆鼓柄以凤凰，钲栖孔雀，铙、铎集以翔鹭，钲、捩顶足又饰南方鸟兽，明泽及飞走翔伏。钲、捩、铙、铎，皆二人执击之。贝及大鼓工伎之数，与军士《奉圣乐》同，而加鼓、笛四部。

四曰林钟，徵之宫，敛拍单声，奏《奉圣乐》，丈夫一人独舞，乐用龟兹，鼓、笛每色四人，方响二、置龟兹部前，二隅有金钲，中植金铎二、贝二、铃铎二、大鼓十二分左右。

五曰南吕，羽之宫，应古律黄钟为君之宫。乐用古黄钟方响一，大琵琶、五弦琵琶、大箜篌倍，黄钟篳篥、小篳篥、竽、笙、埙、篪、拍箏、轧箏、黄钟箫、笛倍、笛、节鼓、拍板等工皆一人，坐奏之。丝竹缓作，一人独唱，歌工复通唱军士《奉圣乐》词。

雍羌亦遣弟悉利移城主舒难陀献其国乐，（此下序骠乐，据白香山诗，则舒难陀乃雍羌之子，）至成都，韦皋复谱次其声。以其舞容、乐器异常，乃图画以献。工器二十有二，其音八：金、贝、丝、竹、匏、革、牙、角。金二、贝一、丝七、竹二、匏二、革二、牙一、角二。铃铎四，制如龟兹部，圆周三寸，贯以韦，击磕应节。铁板二，长三寸五分，博二寸五分，面平，背有柄，系以韦，与铃铎皆饰缘纷^①，以花叠缕为芯。螺贝四，大者可受一升，饰缘纷。有凤首箜篌二：其一长二尺，腹广七寸，凤首及项长二尺五寸，面饰麋皮，弦一十有四，项有轸，凤首外向；其一顶有缘，轸有鼉首。箏二：其一形如鼉，长四尺，有四足，虚腹，以鼉皮饰背，面及仰肩如琴，广七寸，腹阔八寸，尾长尺余，卷上虚中，施关以张九弦，左右一十八柱；其一面饰彩花，博

以虺皮为别。有龙首琵琶一，如龟兹制，而项长二尺六寸余，腹广六寸，二龙相向为首；有轸柱各三，弦随其数，两轸在项，一在颈，其覆形如狮子。有云头琵琶一，形如前，面饰虺皮，四面有牙钉，以云为首，轸上有花象品字，三弦，覆手皆饰虺皮，刻捍拨为舞昆仑状而彩饰之。有大匏琴二，覆以半匏，皆彩画之，上加铜瓿，以竹为琴，作虺文横其上，长三尺余，头曲如拱，长二寸，以缘系腹，穿瓿及匏本，可受二升。大弦应太簇，次弦应姑洗。有独弦匏琴，以班竹为之，不加饰，刻木为虺首；张弦无轸，以弦系顶，有四柱如龟兹琵琶，弦应太簇。有小匏琴二，形如大匏琴，长二尺；大弦应南吕，次应应钟。有横笛二：一长尺余，取其合律，去节无爪，以蜡实首，上加狮子头，以牙为之，穴六以应黄钟商，备五音七声；又一，管唯加象首，律度与荀勗《笛谱》同，又与清商部钟声合。有两头笛二，长二尺八寸，中隔一节，节左右开冲气穴，两端皆分洞体为笛量。左端应太簇，管末三穴：一姑洗，二蕤宾，三夷则。右端应林钟，管末三穴：一南吕，二应钟，三大吕。下托指一穴，应清太簇。两洞体七穴，共备黄钟、林钟两均。有大匏笙二，皆十六管，左右各八，形如凤翼，大管长四尺八寸五分，余管参差相次。制如笙管，形亦类凤翼，竹为簧，穿匏达本，上古八音，皆以木漆代之，用金为簧，无匏音，唯驃国得古制。又有小匏笙二，制如大笙，律应林钟商。有三面鼓二，形如酒缸，高二尺，首广下锐，上博七寸，底博四寸，腹广不过首，冒以虺皮，束三为一，碧缘约之，下当地则不冒，四面画驃国工伎执笙鼓以为饰。有小鼓四，制如腰鼓，长五寸，首广三寸五分，冒以虺皮，牙钉彩饰，无柄，摇之为乐节，引赞者皆执之。有牙笙，穿匏达本，漆之，上植二象牙

代管，双簧皆应姑洗。有三角笙，亦穿匏达本，漆之，上植三牛角，一簧应姑洗，余应南吕，角锐在下，穿匏达本，柄皆直。有两角笙，亦穿匏达本，上植二牛角，簧应姑洗，匏以彩饰。

凡曲名十有二：一曰《佛印》，驃云《没驮弥》，国人及天竺歌以事王也。二曰《赞婆罗花》，驃云《陇莽第》⁽¹⁰⁾，国人以花为衣服，能净其身也。三曰《白鸽》，驃云《达都》⁽¹¹⁾，美其飞止遂情也。四曰《白鹤游》，驃云《苏漫底哩》，谓翔则摩空，行则徐步也。五曰《斗羊胜》，驃云《来乃》，昔有人见二羊斗海岸，强者则见，弱者入山，时人谓之“来乃”。来乃者，胜势也。六曰《龙首独琴》，驃云《弥思弥》，此一弦而五音备，象王一德以畜万邦也。七曰《禅定》，驃云《掣览诗》，谓离俗寂静也。七曲唱舞，皆律应黄钟商。八曰《甘蔗王》，驃云《遏思略》，谓佛教民如蔗之甘，皆悦其味也。九曰《孔雀王》，驃云《桃台》，谓毛采光华也。十曰《野鹅》，谓飞止必双，徒侣毕会也。十一曰《宴乐》，驃云《唵笼纳摩》，谓时康宴会嘉也。十二曰《涤烦》，亦曰《笙舞》，驃云《窟那》，谓时涤烦略，以此适情也。五曲律应黄钟两均：一黄钟商伊越调，一林钟商小植调。乐工皆昆仑，衣绛叠毛，朝霞为蔽膝，谓之袂襦。两肩加朝霞，终腋。足臂有金宝环钏，冠金冠，左右珥瑯，绶贯花鬘，珥双簪，散以毳。初奏乐，有赞者一人先导乐意，其舞容随曲。用人或二、或六、或四、或八、至十，皆珠冒，拜首稽首⁽¹²⁾以终节。其乐五译而至，德宗授舒难陀太仆卿，遣还。开州刺史唐次述《驃国献乐颂》以献。

大和六年，南诏掠其民三千，徙之拓东。

《唐书》所载驃国如此。

掸也、骠也、緬也，核其疆域、物产、习尚，殆一国也。其名緬者，包见捷《緬略》谓自永昌西南，山川延邈，道里修阻，因名曰緬。檀萃《腾越州志》（《志》署撰人为知州屠述濂。）谓《汉书》音注“掸”音“擅”，《东观汉记》“掸”作“擅”⁽¹³⁾，与“緬”音近。又谓其地北接南诏，东北袤长，属羊苴咩城，今太和县城也。盛则总归于一，曰“掸”，曰“骠”；衰则各土目分据之，互为雄长，不专一名，今阿瓦犹曰“骠国城”，其地有曰“骠甸”，虽南诏君长亦称“骠信”云云。大抵地同而名异，若獯鬻、猡狁、匈奴、契丹之类。至其君长，非必一姓相传，亦若爽鸠氏、季荝、逢伯陵、蒲姑氏、太公望、田和之为齐，此兴而彼灭也。

《志》又云：汉有雍由调，唐有雍羌，“雍”音“瓮”，去声也。明有雍罕，今有瓮藉牙，其緬文每称相传一千七百年，盖自汉和帝永元九年丁酉⁽¹⁴⁾，雍由调受金印紫绶，以至于今乾隆庚戌，凡一千六百九十三年也。然则其首相传，果如是之久欤？

陆凉州蔡家堡有刘宋时石刻《宁州刺史龔使君碑》⁽¹⁵⁾，其文有“緬戎寇场⁽¹⁶⁾”之语，“緬”之名始见于此。徽宗崇宁四年，大理属夷波斯、昆仑、緬三国，进白象香物，緬始通于中国⁽¹⁷⁾。

元世祖至元八年，遣乞解脱因等使緬，招谕其王内附。十二年，云南省行言，緬王无降心，必须征讨。十四年、十七年、十九年，并发兵往征。二十年克之。二十二年，遣使人緬国宣谕。二十三年复征緬，二十四年，緬平定，岁贡方物。成宗大德元年，封緬王及其世子，王名立普哇拿阿迪提牙，世子名信合八的，緬之称王自此始。四年，緬王为其弟阿善歌也所杀，立其子窟麻刺哥撒八为王。终元之世，或

叛或服，然尚未自恃强大也。

明太祖即位，遣使赍诏谕缅，道阻不能达。洪武十六年，傅友德、沐英遣郭均美往返招徕，方内附。十七年，置平缅麓川宣慰，授故酋满散之子思伦为宣慰使，置太公府于江头城南。二十一年，思伦复叛，并吞孟定、孟艮、孟养、戛里，潜通东川、芒部、广西等府，出他郎甸之摩沙勒，沐英遣都指挥宁正击破之。二十二年，伦俱，进象，贡方物，谢罪。二十六年，缅酋南速来朝贡于京师。二十七年，置缅中宣慰使司，以土酋卜刺浪为使。永乐元年，缅酋那罗塔遣使来贡方物，诏定平缅、木邦、孟养、缅甸、八百、车里、老挝、大古刺、底马撒、孟定十宣慰司，以那罗塔为缅甸宣慰使。于是缅有二宣慰使，皆人贡不绝。

先是⁽¹⁸⁾，孟养宣慰使刀木旦与戛里相攻，那罗塔乘衅袭之，杀刀木旦及其长子，遂据其地。事闻，诏行人张洪等赍敕谕责。那罗塔惧，归其领土，遣人诣阙谢罪。帝释不问，乃给以信符，令三年一朝贡。

初，卜刺浪分其地，使长子那罗塔管大甸，次子马者速管小甸。于是有缅甸之号。卜刺浪死，那罗塔尽收其弟土地、人民。已而其弟复入小甸，遣人来朝，且诉其情。敕谕那罗塔兄弟和好如初，毋干天讨。六年，那罗塔复遣人入贡，谢罪。十二年，缅人来言为木邦侵掠。帝以那罗塔素强横，遣人谕之，使修好邻封，各守疆界。

宣德二年，以莽得刺为宣慰使。初，缅甸宣慰使新加斯与木邦仇杀而死，子弟溃散。国人共推莽得刺权袭，许之。自是来贡者惟署缅甸，而缅甸中之名不复见⁽¹⁹⁾。八年，莽得刺遣人来贡，谕以勿侵木邦地。

正统六年，麓川思任发叛，将讨之，命缅甸调兵待。七

年，任发兵败，过金沙江，走孟广，緬人攻之。帝谕能擒献贼首者，予以麓川地。八年，总督尚书王骥奏，緬甸酋马哈省、以速刺等已禽获思任发，不解至，唯以麓川地为言，朝廷遂有并征緬甸之命。是时，大师已集腾冲，緬使致书，期以今冬送思任发至贡章交付。骥与克期，遣指挥李仪等率精骑通南牙山路，抵贡章，受献，而緬人送思任发者竟不至。九年，骥驻师江上，緬人亦严兵为备，遣人往来江中，觇官军虚实。骥以麓川未平，緬难不可复作，乃令总兵官蒋贵等潜焚其舟数百，緬人溃，骥亦班师。于是总兵官沐昂奏：“緬恃险党贼，应加兵，但滇中方连年征讨，财力困弊，旱涝相仍，粮饷不给，未可轻举。臣已遣人谕緬祸福，俾献贼首，緬宜听从。”十二年⁽²⁰⁾，木邦宣慰罕盖法，緬甸故宣慰子马哈省、以速刺，遣使偕千户王政⁽²¹⁾等，献思任发首及诸俘馘至京，并贡方物。帝命马哈省、以速刺并为宣慰使，赐敕奖劳，给冠带、印信。未几，以速刺奏求孟养、戛里地，且请大军亟灭思任发之子思机发兄弟，而已出兵为助。帝谕以机发可不战擒，宜即灭贼以求分地，弗为他人得也。

景泰二年，赐緬甸阴文金牌、信符。时以速刺久获思机发不献，又放思卜发归孟养，朝廷知其要挟，故缓之。五年，緬人来索地，参将胡志以银戛等地与之，乃送机发及其妻孥。帝以思卜发既远遁，不必穷追，乃加赏锦币，降敕褒奖。

成化七年，镇守太监钱能言⁽²²⁾，緬甸宣慰称贡章、孟养旧为所辖，欲得之。帝命往勘，贡章系木邦、陇川分治，孟养系思洪发所掌，非緬境，令云南守臣传飭诸部，而緬甸以所求地乃前朝所许，贡章乃朝贡必由之途，乞与之。又乞以金齿军余李让为冠带把事，以备任使。兵部尚书余子俊等

以思洪发不闻有过，岂可夺其地；李让，中国人，而与为把事，亦非体，宜勿许，帝命兵部谕其使，孟养、贡章是尔朝贡所由，当飭边臣往谕思洪发，以通道往来，不得阻遏，余勿多望。

弘治元年，缅甸来贡，且言安南侵其边境，二年，遣编修刘戡谕安南罢兵。然缅地邻孟养，而孟养以缅先执思任发，故怨缅。

嘉靖初，孟养酋思陆子思伦纠木邦及孟密，击破缅，杀宣慰莽纪岁并其妻子，分据其地。缅诉于朝，不报。六年，始命永昌知府严时泰、卫指挥王训往勘。思伦夜纵兵鼓噪，焚驿舍，杀赉金牌千户曹义，时泰仓皇遁，乃别立土舍莽卜信守之而去。值安、凤之乱，不暇究其事。

莽纪岁有子瑞体，少奔匿洞吾母家，其酋养为己子。既长，有其地。洞吾之南有古喇，滨海，与佛郎机邻。三十三年，有马革大部落，号得楞子者，其酋名排来，兄弟争立，瑞体和解之，因听瑞体，争割地为献，受其约束，号瑞体为哒喇。哒喇，华言公道主人也。瑞体乃举众绝古喇粮道，杀其兄弟，尽夺其地，诸蛮皆畏服之。时灭缅者木邦、孟养，而与缅相抗者孟密也。孟密土舍兄弟争立，诉于瑞体。瑞体乃纳其弟为婿，改名思忠，遣归孟密，夺其兄印，因假道攻孟养及迤西诸蛮，（孟养宣慰司所属俗名“迤西”。）以复前仇，又使其党卓吉侵孟养境。后卓吉为思真婿猛乃头目别混所杀，瑞体怒，自将攻别混父子，擒之。遂招诱陇川、干崖、南甸诸土官，欲入寇。即覘知有备，又虑他蛮袭其后，乃遁归。于是镇巡官沐朝弼等上其事，兵部覆，荒服之外，治以不治。哒喇已畏威远遁，传谕诸蛮，不许交通结纳，诏可。时嘉靖三十九年也。

木邦土舍罕拔求袭不得，怒，投于緬。潞江宣抚线贵闻之⁽²³⁾，亦入緬。瑞体自以起孤微，有兵众，威加诸部，中国复禁绝之，遂谋内侵，乃命线贵趣召陇川土官多士宁。士宁言中国广大，诚勿妄动，瑞体稍稍寝。未几，士宁为其下岳凤所杀，干崖宣抚刀怕举亦死。罕拔乃请瑞体入干崖，干崖举，则陇川可坐定也。瑞体子应里桀黠多智，言于瑞体曰：“陇川、干崖虽无主，远难猝取。孟养思个近在肘腋，又吾世仇，万一乘虚顺流下，祸不测。”瑞体深然之，因借木邦兵一万取干崖，而自率兵侵孟养。既至，屡为思个所败，思个亦退保孟伦，相持久之，而陇川书记岳凤欺其主幼，私资重赂投緬，结为父子。蛮莫土日思哲亦迎附瑞体，调緬兵万余，出入于迤西界上，以牵制思个。复征木邦罕拔兵，会岳凤于陇川，袭孟密。

万历元年，緬兵至陇川，入之。岳凤遂尽杀士宁妻子族属，受緬伪命，据陇川为宣抚。乃与罕拔、思哲盟，必下孟密，奉瑞体以拒中国，伪为锦囊象函贝叶緬文，称西南金楼白象主莽哒喇弄王书报天皇帝，书中慢辞无状。罕拔又为緬招干崖土舍刀怕文，许代其兄职，怕文拒之，与战。适应里率众二十万分戍陇、干间，以其兵骤临之，怕文溃奔永昌。遂取干崖印，付罕拔妹，以女官摄宣抚，召盏达副使刀思管、雷弄经历廖元相佐之，同守干崖，以防中国。于是木邦、蛮莫、陇川、干崖诸蛮悉附緬，独孟养未下。

金腾副使许天琦遣指挥侯度持檄抚谕孟养，思个受檄，益拒緬。緬大发兵攻之，思个告急，会天琦卒，署事罗汝芳擒思个使，令先归待援，遂调兵至腾越，个闻援兵至，喜，令土目马禄喇送等领兵万余，绝緬粮道，且导大兵伏戛撒，诱緬兵深入，个率蛮卒冲其前，而约援兵自陇川尾击之。緬

兵既败，粮又绝，屠象马以食，瑞体窘甚。会有陈于巡抚王凝，言生事不便者，凝驰使止授军，汝芳闻撤退，思个待援不至。岳凤使知之，集陇川兵二千兼程进，导瑞体由间道遁去，思个追击之⁽²⁴⁾，緬兵大败，当是时，几获瑞体。

六年，廷议遣使至孟养，俾思个还所俘緬兵象，并赉以金帛，好言慰谕之，瑞体不谢。七年，緬复攻孟养，报戛撒之怨。思个以无援败，将走腾越，中途为其下所执，送瑞体，杀之，尽并孟养地。

十年，岳凤导緬兵袭破干崖，夺罕氏印，俘之。俄，瑞体死⁽²⁵⁾，子应里嗣，岳凤诱应里杀罕拔，尽俘其众⁽²⁶⁾。又说应里起兵众数十万，分道内侵。十一年，焚掠施甸，寇顺宁。凤子囊乌领众六万，突至孟淋寨，指挥吴继勋，千户折⁽²⁷⁾维垣战死。又破盏达，副使刀思定求救不得，城破，妻子族属皆尽。且窥腾冲、永昌、大理、蒙化、景东、镇沅诸郡。巡抚刘世曾请以南京坐营中军刘缙为腾冲游击，移武靖参将邓子龙为永昌参将，各提兵五千赴剿，并调诸土军应援。緬亦合兵犯姚关，缙与子龙大破之于攀枝花地，乘胜追击，自十年十月至十一年四月，斩首万余。复率兵出陇川、孟密，直抵阿瓦，緬将猛勺诣缙降，勺，瑞体弟也。緬将之守陇川、孟养、蛮莫者，皆遁去，兵凤及其子皆伏诛。官军定陇川，遂归。应里以其子思斗守阿瓦，复攻孟养、蛮莫，声言复仇。副使李材备兵腾冲，遣兵援之，战于遮浪，大破其象阵，生禽五千余人。

先是，蛮莫首思化投緬，材遣人招之，思化降。十九年，应里复率緬兵围蛮莫，思化告急。会天暑，军行不前，裨将万国春夜驰至，多设火炬为疑兵。緬人惧而退，追败其众。二十二年，巡抚陈用宾设八关于腾冲，留兵戍守，募人

至暹罗约夹攻緬，緬初以猛卯酋多俺为向导，寇东路，至是遣木邦罕钦擒多俺，杀之，遂筑堡于猛卯，大兴屯田。是年，緬帅思仁寇蛮莫⁽²⁸⁾，败之，斩其渠丙测。

二十三年，应里属孟珪、孟良二土司求朝贡，镇巡以闻，朝议令原差官黎景⁽²⁹⁾桂贲银币赐之，至境，不受，诏以景桂首事贪功纳侮，下于理。三十一年，阿瓦雍罕、木邦罕拔子罕禧俱入贡，暹罗得楞复连岁攻緬，杀緬酋长子莽机挝，古喇残破，自此不敢内犯。

緬在元时虽封以王，而明初颇衰，不过与诸土司等夷，中叶渐豪强，吞噬诸部，明初所设之三宣六慰诸土司，大抵皆服属之。天启、崇祯时遂绝贡职，永明王由榔奔窜其国，緬酋莽应时阳款而阴拘之，李定国率兵入，欲迎王以出，莽应时弗与，定国乃肆焚劫，应时密遣使乞援于我朝，约大兵至即俘永明王以献，时吴三桂以亲王镇云南，偕将军爱星阿率兵万余人入緬，莽应时送永明王于军，时顺治十八年也。三桂志在俘永明王，他非所虑，故边外木邦、猛密、大山诸土司听其仍为緬属，不复如明初之众建而分其势，由是，緬甸不为宣慰司，而竟国于西南。莽猛弒兄自立后，不通中国者六十余年，雍正七年，与整卖构兵，求进贡而不果⁽³⁰⁾，中国几不知有緬甸矣。

采五金之坑冶，滇人谓之“厂”，由“场”音而讹也。近緬之地恒有之，民之无业者多往来从事，谓之“走厂”。乾隆十一年，石屏州人吴尚贤家贫走厂，抵徼外之葫芦国，其酋伪称大山王蜂筑，信任之，使开茂隆厂，厂出银铜最盛，厂例无尊卑，皆以兄弟称，相尊曰爷，大爷主厂，二爷统众，三爷出兵。尚贤在茂隆为厂主，三爷则黄耀祖也。厂兴旺极，众数十万，有警，则兄弟全出。尚贤身材小，然临阵辄当

先，须虽少，然擢起，见者如遇矮脚虎，无不惊走，厂徒多勇力，数百斤炮可手挽而发之。凡在夷地开厂者皆互联络。有夷众憎某厂，欲攻之，而惮茂隆阻，用重币假道，尚贤阳许之，而阴告某厂，厂备之，夷众大败，回过茂隆，截杀之，无一脱者，所获不可胜计。众大欢，饮宴，中酒，尚贤忽大哭，哀不可止。众惊问故，尚贤曰：“吾非哭他，哭此厂败矣。吾与众兄弟忍饥寒开此厂，今一旦有此无妄财，各怀父母妻子以归，吾一人能支乎？为蛮有矣。”于是诸人各被酒为豪举，尽探怀中所掠者弃之渊，其操纵人皆此类。

缅甸自莽纪岁、莽瑞体父子相继，以莽名，中国人因呼缅甸人为莽子，而读“莽”字为平声。尚贤为茂隆厂主，莽子畏之甚，不敢稍侵之。然尚贤为人阴贼戾深，平生所与故人闻其富，往省之，尚贤欢迎款接，厚赐使归，暨将出境，辄使人杀而夺之回。三爷黄耀祖心不善之，谓此非可与久处，乃谋自脱，因请尚贤假徒往山猎，尚贤许之，因以其徒入葫芦，猎所得禽，时以遗蜂筑，蜂筑不之虞也，一夜遂破其国而有之，尚贤屡招之，不应。

先是，尚贤之邻有某甲，性忠实，曾为武弁，颇识字，会以老被黜，不能自存，往省尚贤，尚贤虽富，而妻子故在石屏，从不寄给镗铢费。至是，谓甲曰：“凡来此者，无能将吾银出境，今使人送汝出境，且付银与妻。”甲归，其妻趣使复往，幸再得多费。尚贤虽豪，然故厂徒不识官府事。甲再至厂，因说以进贡于朝可邀恩得为葫芦国王。尚贤正无如耀祖何，闻其言心动，就谋之。甲为陈请介耿马土司罕世屏，献茂隆厂，输银税为厂课，厂之出银，不可思议，公私大充裕。

当是时，群蛮所畏者茂隆吴尚贤与桂家宫里雁。桂家

者，故江宁人，随永明入缅之官族所遗种也。永明系本桂王常瀛，故随之人缅者称桂家，或称贵家。缅人劫永明时，诸人分散驻沙洲，蛮不之逐，谓水至当尽漂，既而水至，洲不没，蛮共神之，百余年生聚日盛，称桂家，兵力强，群蛮畏之。诸厂被蛮害而力弱不能支者，请教即往。时又有敏家，亦桂家之俦也。桂首宫里雁，貌伟而怪，满面皆鬣，每斗，矢石不能及身，故为蛮所畏。尝与缅首有隙，尚贤伺间，入缅欲和之，不听。因构缅与桂家战，不胜。乃说其首莽喇哒⁽¹¹⁾以进贡假威重。前明莽瑞体称为哒喇，此首袭其号以自尊大。尚贤此谋欲阴为己地。缅人虽从其言而尚贤以十六年进京贡十象并诸物，究不能得葫芦，扎于省城。辞大府已西行，忽被追还，拘于空室，饿而死。尚贤死而厂徒散。

时莽哒喇不道，敏家破其所居之阿瓦城，人据之。莽哒喇出走，与得楞锡箔诸夷构兵，为所杀。缅属木梳土目瓮藉牙起兵，声言为故主复仇。十八年九月，与桂家战，胜之，遂败敏家。十九年正月，瓮藉牙击败得楞诸夷，遂据缅首位。初于木梳筑城，寻徙故缅首之阿瓦。凡缅属土司皆降服之，有不服者，辄治兵攻击无虚日。

桂家据波龙厂采银，向有岁币输缅，瓮藉牙僭立，桂家不复输币，瓮藉牙击溃之，遂篡缅甸，莽氏绝。木邦土司罕莽底亦不甘为瓮藉牙属，与宫里雁合兵拒之。瓮藉牙遣土目落觉攻破之，罕莽底遁于孟坑。二十五年，瓮藉牙死，其子莽纪觉嗣，（一名“孟洛”，）与诸部构兵如故。二十七年，宫里雁为孟洛所迫，率其下谋内附，驻孟连。孟连土司刀派春苛索无已，宫里雁不受约束，会石牛厂周彦青招之，宫里雁念妻妾不相能，乃置其妻囊占及男妇千余人于孟连，而率其妾并奴婢六人赴彦青之招。宫里雁既去，刀派春乃分散其人

于各寨，而置曩占及二女于城中，曩占知入牢笼，潜语其人：“但望城中火起即来接应。”已而派春索其畜产，即与之，索其次女，即与之，索其长女，即与之，乃索曩占，曩占怒，夜入其家，手刃三十余口，遂纵火，其徒撒拉朵等见火光，尽集，乃偕奔孟养，遂归缅甸，而宫里雁实不之知也。而永昌知府杨重谷闻变，欲以宫里雁为功，乃调周彦青迓之，彦青始以好意请护厂，迫于本府，因卖友，宫里雁将行，妾卜之不吉，劝毋往，不听，泣而从之，由永昌至省城，坐以扰边罪，杀之于瓮城，以其妾婢六人及其子阿占、阿九付功臣家，妾亦死之，于是缅甸益无所忌，而兵端自此起。

滇人尝言，吴尚贤、宫里雁若在，岂有边祸？其说虽未必尽然，然足以见边外情形，能保厂者，即防边也。宫里雁与木邦相依倚，既死，木邦不能与抗，缅甸浸寻及我耿马土司矣。

先是，耿马虽内属，而于缅亦旧有岁币。至是，孟络遣其目普拉布⁽²⁾率兵二千来索，先阬入我孟定，执土司罕大兴，使为响导，入耿马，土司罕国楷邀之于滚弄江，击斩普拉布，余贼遁去。二十八年冬，缅贼复至我遮放边外，扬言来索木邦官，会罕莽底病死，贼乃退。三十年，孟络死，弟懵驳嗣。（一名“孟驳”。）三十一年，贼复索币于我孟连土司。相传孟连之先，本缅支子，有缅甸所赐象及金刀为重器，每替袭，必封上旧所赐而更请新者。至是刀派先嗣，缅甸遣人来索旧物，扬言有众六千，已抵腊戍，又千余人各带船钉十枚，将造舟渡滚弄江。讹言流闻，边民一日数徙，此永昌边外之扰也。盖我诸土司之近缅者，往时皆于缅私有年例，自瓮藉牙据位，号诸土司以其故等夷，不复予。而瓮藉

牙方与桂家、诸夷相攻，未暇远问，及桂家、木邦相继为所并，乃渐及我土司，此起衅之由。督、抚大使以此情人奏。皇上自有裁度，其时普洱边外，虽有贼众傲扰，而永昌边外，或不必用兵也。

普洱之役，自乾隆三十年始。车里土司忽有贼百余人突入，为土目刀铣等所败而去。其冬又有贼数千掠九龙江、小猛仑诸处，初不知为何贼也。总督刘藻亲往勘，亦莫得要领。传闻孟艮土司之族召散纠緦贼为助，篡据孟艮，导贼扰边。于是遣总兵刘得成⁽³³⁾、参将刘明智等分路堵截，而参将何琼诏失律败归。

三十一年春，刘藻自刎死，大学士杨应琚来滇办贼，会贼渐退，得以其间平整欠，以土目叭先捧守之，又平孟艮，以土目召冈守之。部署初定，而永昌边外适有緦贼征索孟连之事，巡抚常钧奏请，普洱事毕后，当即办永昌边外贼，上然之。

于是杨应琚移驻永昌，而僚属之喜事者，辄争言緦甸可取状，杨应琚初弗听，曰：“吾官至一品，年逾七十，复何求？而以贪功开边衅乎！”有副将赵宏榜者，少为波龙厂丁，颇悉緦事，曰：“愿假某兵数百，可生缚緦酋于麾下。”腾越知州陈廷献曰：“并不烦官兵，某已集土练四千以待矣。”杨应琚遂心动，欣然从之。于是赵宏榜率兵二百，袭蛮莫之新街，一鼓克之，以蛮莫土司瑞图来降。陈廷献遣人招孟密土司，不听，则诱致其所属之猛敛土目线官猛来降，而木邦故土司罕莽底之弟线瓮团及其子线五格，犹在孟阮，緦宁通判富森亦招之降，降者皆曰：“我地土若干，人户若干，愿内附，岁输粮若干。”杨应琚遽以拓地千里，人户数十万，岁输粮数万石入奏，而其地、其人、其粮则固尚在边外，我未尝得而有

之也。

新街者，南大金沙江水口，缅人与中国市易处，顺流而下，六日可至阿瓦，为贼最要地，贼闻其入于我也，率众数万来争，赵宏榜出拒之，恃勇不设备，全军皆覆，于是新街失守，贼摩而入，直薄陇川之虎踞关，提督李时升檄诸将御之，战于楞木，战于窠冈寨，互有胜负辄以大捷奏，贼复分兵绕入万仞关，掠残达，越陇川而出，会贼遣人议相约各退兵，毋相犯，诸将许诺，贼渡猛卯江去，李时升复趣诸将哈国兴等追之，被围于猛卯城，救至，围始解，先是，杨应琚见贼势大，知事未易就，乃以得不偿失奏请弃新附各土司地，有旨切责，至是，杨应琚以为贼已遁，檄总兵朱仑等进据木邦，木邦空无人，野无所掠，自宛顶运粮以给，天渐暑，瘴疠方兴，人多病，将军杨宁后至，甫数日，而贼大集，我师遂溃而归，木邦失守，时三十二年四月十八日也，杨应琚及李时升等皆获罪。

上命明瑞以将军兼总督，给满洲兵三千，调川黔及滇兵二万余，大举剿贼，至则简军实，练士卒，议分两路进，明瑞由锡箔路，参赞大臣额尔登额由猛密路，约相会于阿瓦，以九月二十四日出师，会大雨，三昼夜不绝，人马俱立泥潦中，糗粮尽湿，至芒市，易粮以行，而负粮以牛，不能速，十一月二日，始出宛顶，越八日，整队入木邦，军容甚盛，留参赞珠鲁纳守之，给兵五千，使为声援，明瑞自率万二千人抵锡箔江，结浮桥以渡，至蒲卡，始遇贼之前哨，擒数人，询知贼聚于蛮结，遂进蛮结，贼果立十六栅以待，领队大臣观音保麾众先据山之左臂，贼来争，不得上，翼日，两军相持未决，而觇贼栅甚坚，其法立木为栅，聚兵于其中，我兵枪炮仅及其栅，而贼从栅隙发鸟枪击我兵辄中，此贼之

长技也。哈国兴请分三路登山，俯趋而薄之，军士皆奋，时出边已逾月，未见贼，至是始与贼遇，无人不欲杀贼也。一呼而直逼其栅，有黔兵王连者，先跃入，十余人从之⁽³⁴⁾，贼恇乱，不知所为，多被杀，遂破一栅，乘势复攻，得其三，而十二栅之贼乘夜尽遁。盖贼自新街交兵以来，从未经此大创，已首窜喙伏不敢反抗矣。会明瑞一眼中伤几陨，越数日，始稍愈。乃复进兵至象孔，迷失道，而军粮已匮，集诸将议进止，诸将莫有敢言退者，明瑞念粮既断，势不能复进，而又虑猛密路之师或已先入，而将军转退兵，则法当死。闻猛笼有粮，且其地近猛密，冀可得猛密路消息，于是定计就粮猛笼。贼探知我兵不复向阿瓦，又我病兵有被掠者，询知军粮尽，乃纠众来追，及我兵于章子坝，自是，无日不战。明瑞及观音保、哈国兴更番殿后，抵猛笼，果多粮，军士赖以济。会岁暮，即其地度岁，而猛密之信杳如。三十三年春，乃取道大山土司以归，猛笼粮尚多，而牛马俱尽，无能驮载，人各携数升，余皆火之，将至大山，又有蛮化之捷。

先是，贼之缀我也，每夕驻营犹相距十余里，不敢逼。至是，我兵营于蛮化山颠，而贼即营于山半，明瑞谓诸将曰：“贼轻我甚矣，若不决一死战，盖将肆毒于我，无噍类也。贼久识我军号令，每晨我三吹波伦而起行，贼亦起而追。我明日仍吹波伦者三，而我兵尽伏于箐以待，毋得有一人留营者。”令既下，翼日三吹波伦訖，贼果谓我兵已行，争蚁附而上，我兵万众突出，枪炮声如雷，贼惶遽不及战，辄反走，趾及项背自相践踏，死者无虑二千余人，我兵乘势击杀又一二千，坡洞皆满。自是，贼不敢近。数日，每夜在数十里外轰大炮数声而已。而贼之先期过者，已栅于要路，明

瑞留蛮化五日，以所获牛马分犒军士，讫，行抵其立栅处，则已攻不能拔，有波龙人引以间道，始得出。过波龙老厂、新厂，故桂家所采银处，民居遗址径数里，计当日厂丁不下数万，俱为贼冲散，尽愀然者久之，而贼复增兵追至。

贼之分路袭木邦者，正月十八日已溃我木邦之师，珠鲁讷自刭死，参军杨重英被执。于是木邦之贼亦至。额尔登额之进猛密也，道闻老官屯有贼，欲先取之。既至而攻栅不克，顿兵数月，上以明瑞久绝军报，趣额尔登额援之。于是老官屯之师撤，而老官屯之贼亦至。

明瑞行抵小猛育，贼已猬集不下四五万人，我兵尚分七营，而环视四围皆贼也，而额尔登额之援不至，明瑞遣卒探路，返曰：路旁已有贼栅矣。乃令诸将达兴阿、本进忠等率军士乘夜出，而身自拒贼，相从者领队大臣观音保、札拉丰阿、总兵哈国兴、常青、德福及巴图鲁侍卫数十人，亲兵数百人。凌晨，血战于万贼中，无不一当百。已而札拉丰阿中枪死，巴图鲁侍卫皆散，观音保发数矢连殪贼，尚余一矢欲复射，忽收而策马向草深处，以其镞刺喉死，恐矢尽无以自戕而被执也。明瑞身负数伤，虑落贼手，力疾行，距战处已二十里，气仅属，乃从容下马，自割辫发授家人，使归报，而缢于树下⁽³⁵⁾。家人以木叶掩其尸而去，二月之十日也。

计自章子坝与贼相接，贼日增，我兵日少，孤军无援，转战五六十日，未尝一败。明瑞每晨起，即躬自督战，且战且撤，暨归营，率以昏时，勺水犹未入口，粮久绝，仅啖牛炙一脔，犹与亲随之战士共之，所将皆饥疲创残之余，明瑞体恤备至，有伤病者，令土练舁以行，不忍弃，故虽极困惫，无一人有怨志。其死也，非不能自拔归，盖以阿瓦未平，惧无以报命。上亦有全师速出之旨，而路阻不得达，遥

望阙廷，进退维谷，故傍徨展转，决计以身殉而又不忍将士之相随死也。结队徐行，持重自固，使贼不能覆我，直逼小猛育，距宛顶不过二百里，度将士皆可到，然后遣之出，而自以身死贼中，呜呼！此意良可悲已。方军势日蹙时斗愈力，尝谓诸将曰：“贼已知我力竭，必决死战者，正欲贼知我国家威令严明，将士用命，虽穷迫至此，无一人不尽力，庶使贼知所畏而后来者易于接办。”此其谋国之深，尤非徒慷慨赴死者所可同日语矣。

然明瑞之死，缅人不知也，而余威犹震。五月⁽³⁶⁾中，缅酋遣我兵之被俘者许尔功等八人赍贝叶书求和，副将军果毅公阿里袞奏其事，上虑贼非出于至诚，不可轻许，戒勿答。冬，阿里袞驻兵于边，上命雕剿以休之。于是遣待卫达里善等捣南坎，杀二百余人，海兰察等捣顿拐，亦杀二百余人，会副将军阿桂亦至营，两将军合将八百人袭戛鸠，杀六七百人。

三十四年春，上命大学士公傅恒来滇，经略兵事，以四月朔至永昌府城，越八日至腾越州，两阿将军及将军尹勒图至南徼，地多瘴，群议宜候霜降后出师，经略迟之，谓若是须坐守四五月，既糜饷，且军初到，当及其锐用之，久则先懈，非计也。其进兵之路，以阿瓦城在大金沙之西，若从锡箔路进，则阿瓦仍隔江外，惟腾越州西有戛鸠江，即金沙江之上流，过江则为猛拱、猛养两土司，前明王骥征麓川，追思机发至此，刻石江边，所谓“石烂江枯，尔乃得渡”者也。由猛拱、猛养可捣缅酋之木梳老巢，由木梳至阿瓦又皆陆行，步骑可直抵城下。乃定义大兵渡戛鸠而西，其偏师先议在普洱遥为声势，后改议从猛密路夹江而下，造舟于蛮莫以通往来。

部署既定，七月二十日，经略大兵起行，阿里衮从留，阿桂于蛮莫督造战舰。经略至夏坞集舟结筏，凡十日乃毕。渡师至猛拱，土官浑觉先遁，縶其小妻招之，乃来降，献驯象四、贝叶书一、（夷语谓之标格丁，盖编年纪候之书。）牛百头、粮数百石。至猛养，亦有牛、米之献。于是所历二千余里，皆不血刃而下。惟途间忽雨忽晴，山高泥滑，一马倒，则所载粮帐尽失，军士或枵腹露宿于上淋下潦中，以是多疾病。

猛拱、猛养虽缅甸，非缅甸地，故缅甸不遣兵来，而缅甸俗以八月前刈禾，至中秋则集兵而出。九月下旬，阿桂造百船成，所调闽、粤习流之士亦至，将由蛮莫江出大金沙江。贼已列舟扼江口，阿桂击败之，贼目宾雅得殊被创死。由是江路无阻。伊勒图往迎经略，遇于哈坎，经略以十月朔渡江回蛮莫，缅甸遂以大众水陆来犯。阿桂将步兵，哈国兴将水兵，陆路之贼先沸唇至，旌旗蔽野，势张甚。阿桂麾兵以鸟枪连环叠进，弓矢继之，骑兵又从旁蹂之，贼不支，遂大溃，我军追杀无算。哈国兴率舟师顺流下，贼首列舰以拒，有闽兵跃入贼船，一贼泗水遁，闽兵入水斩之，贼骇夺气，我兵欢而奋，因风水之势蹴之，贼舟自相撞击，多覆，凡杀溺死者数千，江水为之赤。江之西亦有贼结栅自固，阿里衮提兵往攻，连破二栅，余贼皆逃。是时，诸路军皆大捷。会经略已病，诸将欲遂以此藏事。阿里衮曰：“老官屯有贼栅，前年额尔登额进攻处也。距此仅一舍，不往破之，何以报命？”策马先行，经略以下皆随之。

贼栅据大坡，周二里许，自坡迤邐下，插于江，栅木皆径尺，入土甚深，遇树则横贯之以为柱，树之外，掘深濠三层，濠外又横卧十木之多枝者，锐其末而外向，名曰木签，

守御甚备。我兵为所阻，旬余不得进。先用大炮击之，栅木坚不折，有折者，贼辄补之。哈国兴斫箐中老藤长数百丈者，系铁钩于端，募敢死士夜往钩其栅者，三千人曳藤以裂之，为贼所觉，砍藤断而罢。经略又命火攻。先制挡牌御枪炮，一牌可护十数人，以两人舁而前，十数人各挟薪一束随之，百余牌同时并举如墙而进，拔签越濠至栅下，方燃火。忽西风起，火反烧我军，遂却回。最后遣兵穴地，至其栅底，实火药轰之，栅果突然起高丈余，贼惊扰，喊声震天，我兵皆挺枪抽刀，待栅破而掩杀，无何栅忽落而平，又起又落，如是者三，不复动，栅如故。盖立栅之坡斜而下，而地道乃平进，故坡土厚，不能迸裂也。然贼自是惧，其栅之插入江者，开水门以通舟，运粮械不绝。阿桂言：“如是，则贼终无坐困之日也。”拔战樞五十，越过其栅截之，时阿里衮已病甚，犹力疾督攻栅，视枪炮最多处辄当之。经略虑其伤，令统舟师以息劳，战舰整列，贼粮械不得入栅，由是益惧。

其酋帅眇旺摸遣人来乞和⁽³⁷⁾，愿结棚于两军适中地，请将军等往莅，眇旺模亲来而受要约。经略不许，诸将以军士多染瘴，日有死亡，争劝受降撤兵。乃遣哈国兴往责眇旺模以进表纳贡反土司地。诸事议未决，眇旺模左顾而去。哈国兴单骑入其栅责之。眇旺模不敢见，别遣人出请如约，适酋首僧馱亦遣使赉贝叶书来乞降，乃取其成而还。

四十一年，僧馱死，子坠脚牙嗣。四十七年，为其下孟鲁⁽³⁸⁾所杀，国人杀孟鲁立孟隄。五十三年，孟隄遣大头目三人、小头目十二人、跟役一百余人，恭赉金叶表文、金塔一、驯象八，并宝石、金箔、檀香、大呢等物诣耿马土司，具咨文，称“孟隄系瓮藉牙第四子，自幼为僧。因兄僧馱死，侄坠脚牙袭位，淫恶不法，殄灭身亡，头人迎我掌管国

事。我深知樽駁父子行事錯謬，蒙大皇帝恩德如天，撤兵以後不加征剿，感激時深，屢欲進貢，因暹羅國時相侵擾，並移建城池，未得備辦。今荷大皇帝洪福遠庇，緬地得享安寧，特差心腹大頭目業渺瑞洞、細哈覺控、委盧撒亞等，遵照古例賚送表文、馴象、貢物，懇請轉奏送京。”土司罕朝瓊申報順寧府知府全保、順云營參將花連布轉達大府總督富綱、巡撫譚尚忠，察驗得實，據情入告，然以楊重英被留在彼，未經送出，尚難遽信，上以楊重英之送出與否，無關緊要，令派員先送貢使親賚表文、貢物趨行，務于萬壽前趕至熱河，象只重累難行，不妨委員按程護送，凡筵宴接待事宜，俱加優厚。六月，富綱令原任迤南道賀長庚、順云營參將花連布、通事都司翁得勝、副通事兵丁冶在朝伴送緬使細哈覺控、委盧撒亞進，俱從優賞賚有差，仍授賀長庚為迤南道。九月，緬人送歸楊重英，行抵耿馬病卒，富綱、譚尚忠奏聞，上以楊重英並无从順緬甸情事，賞給道銜，並將伊子長齡釋放。五十四年，細哈覺控等回滇，賚到賞賚各物，並奉旨遣還緬人孟五、拉喀、者朵、波浦等四名回緬⁽³⁹⁾。

五十五年三月，孟闕遣目便居未駝、便居覺抓、細利覺抓、南達佳蘇等賚金葉表文、馴象六頭、長壽聖福一尊、万万壽佛經一部及土產各物進貢，其表文曰：管轄緬甸地方小臣孟闕，謹奏大皇帝寶座，念小臣前歲遣目投誠納款，仰蒙鴻慈恩准，已屬萬幸。乃上年貢使細哈覺控等轉回賚到御賜各種珍物，小臣出城三站跪領，不勝感激歡欣，又蒙賞還緬人孟五等四名，小臣差目赴關接回，恩德如天，將何圖報？欣聞今年八月恭逢大皇帝八旬萬壽，萬國來朝，小臣已經歸附天朝，理應進表慶祝，叩謝皇恩，不甚歡欣頌禱之至。小臣乃蒙恩准內附，自當永沐生成，仍求大皇帝逾格恩施，敕

赏小臣阿瓦封号，并准十年进贡一次，俾子子孙孙得以世世称藩，仰承恩泽。再，自禁止通商以后，边民生计艰难，还祈照旧开关，使小臣所产棉花等物藉以销售，不但小臣身蒙厚德，即举国臣民均沐天恩于万万年矣。谨具表云云。诏允封王、开关，并御赐诗一章、敕谕一道，并珍珠手串、荷包等物。令云南粮储道永慧、广南营参将百福赴缅宣封，腾越州知州屠述濂偕往。六月十五日出铁壁关，赏还迁徙马龙州木邦土司之姑线氏等八人，遣孟陨差目阿渺大万并其三子应也赴官屯一带迎候，沿途馈送鱼盐食米极为恭顺。十九日抵新街，孟干备船，扬帆直下，孟陨出离阿瓦四站之九钮城恭迎御赐。七月十日，永慧等抵阿瓦宣封，孟陨遵照指示仪注，跪迎，行三跪九叩礼，受封，并将敕书、御赐诗章、珍珠手串、荷包等物跪接敬谨收存。十三日，永慧等回舟，孟陨出城候送，并遣头目资金叶表文、驯象二头、贡物各项，随永慧等赴京谢恩，情愿世守藩隅，十年一贡，并谢赏还线氏之恩。八月二十一日进铁壁关，二十七日抵腾越。永慧、百福伴送贡使便居也控、苏令觉、应达觉三人并小头目暨跟役九人进京，此后按期进贡不绝。

自明嘉靖中，莽纪岁之子莽瑞体起洞吾，毒养父，有其地，以计灭得楞之弟兄，遂雄据之。东破缆掌，（即老挝。）西取土哑，（即暹罗。）攻景迈，服车里，囚恩个，陷罕拔，号召三宣，又得缅甸以异术佐之，树海冈七十自卫。其子应里继之，遂为西南雄长。其立国虽无纪纲，而王以下则有四大万，次则名为万韬，其外则有七万。如暹罗则缅甸言攸得拉，即谓攸得拉万，自古结些亦然。与中国交则谓得鲁万，夷言“得鲁”，汉人也，“万”即头人之称，以“万”作“蕴”者，讹也。其国好佛法，以缅甸字写经。用回回历，不置闰。其地

近佛郎机，西洋货物聚于潞，其闽、广皆通。火器皆西洋制法。用兵号令精严，胜则厚赏，赐名号为官，负则杀无赦。军前逃回者，尽抄杀其家属，故有逃者，其家必令之出，无敢匿者。各万无俸，任其贸易取利为官资。其地有汉人街，择汉人为街长，而不任用。其性多疑，与犬羊同，有所服之人则始终不变。征緬之役，总兵哈国兴自林冈寨角战为其所服，故每乞和，必求见哈国兴。得鲁蕴尤与熟，夷性如此。

入緬之路，由腾越州城南六十里为曩宋，十里为南甸土司，故为府。由南甸左行六十里为龙抱树，又五十里为杉木笼山，山之险者也。又三十里为蛮陇，又六十里为陇川土司，又四十里为邦中山，又一百里为猛卯土司，凡四百五十里⁽⁴⁰⁾。自南甸右行二十里至沙冲，二十里至猛宋，五十里至黄陵冈，五十里至干崖土司，八十里至盏达土司，三十里至太平街，又自翁轮三十里至铜壁关，凡三百五十里⁽⁴¹⁾。此自州由南分左右之里数也。自陇川八十里至腊撒土司，户撒在其北三十里。自腊撒至铁壁关八十里，由铁壁关而左二十里至蛮等，七十里至虎踞关，又五十里至南喜，三十里至等拐，又十里天马关，此境内南行之里数也。至于临夷之路则有五：一自腾北道四程至茶山界，自腾西道八程至里麻界，十程抵孟养境；一自州南一程至南甸，二程至干崖，四程至盏达蛮哈山，十程由蛮莫至猛密，二十七程至緬甸，三千里有奇至南海；一自腾南一程至南甸，四程至陇川，自陇川西南又十程至猛密，转达緬，自陇川东道又十程至木邦，转达景线，即古八百媳妇国；一自腾东南道二程至蒲窝，二程至芒市，转达镇康，旧谓古临夷之路，皆抚剿所必由；惟茶山所住号野人境，峭壁不可梯绳，弱水难于舟筏，而茶山、里麻，前明设有两长官司，明季时为野人所驱，奔入内

地，今尚有早土司后裔，已为齐民，其地闭塞，不通久矣。古勇、明光、滇滩诸隘之设，防野夷也。至于阿瓦之道，出铜壁、铁壁、虎踞三关皆可乘船赴緬，惟猛卯出天马关，陆道多于水道，前明用兵时密探其路，自天马关五十里而小濫，又五十里而蛮布，三十里而猛卡，四十里而蛮空，四十五里而猛老，四十里而猛勒，四十五里而蛮黑，六十里而猛密土司，三十里而不亚，七十里而章谷洞，三十里而尼孤，凡五百九十五里。然后船行两日即抵阿瓦，水陆兼行不过九百里耳。

而明将军征緬，由木邦出天生桥取宋寨，其地散漫，小径丛出，深入无继，必至溃败。傅经略由万仞关四十里，历猛弄、蛮理、止丹来夏南盏河，又三十里出夏鸠渡江，十里蛮乃，三十里蛮赧，又三十里麻里，而至猛拱，百五十里南乌赖，三十五里沙河，三十里深沟，又六十里而至孟养。其地至阿瓦甚远，且路径不熟，炎天瘴盛，因回师而驻老官屯。其路则出铁壁关五十里而至猛卡，又五十里而至楞木，又十里而至洗怕河，历猛允、猛唎而至新街，赵宏榜所败绩处也。南行即为老官屯。临大金沙江，贼分掘江之东西，我军逼其东寨而驻，故有造船之议，谓元人征緬，以此取胜也。要在熟悉地势，多集兵力，出其不意耳。緬人善于操舟，舟之头尾，多置西洋大炮，施转如飞，赵宏榜新街之败为其所击而溃，即是炮也。又提督常青言三十四年驻兵江岸时，月夜见江中现出巨象，象背载数十人，逆流起伏甚捷。水中用象载战兵，古所未闻。当志之以示用兵者，因之为备。

然唐时通天竺亦由腾越，盖有两道焉。一自诸葛城南行二百里至乐城，入驃国境，即今緬国也，经万公等八部落，

至悉利城七百里，又经突曼城至驃国千里，自驃西度黑山至中天竺迦摩波国千六百里，又西北渡迦罗都河至奔那伐檀那国六百里，又西南至中天竺东境，恒河南岸羯朱嚧罗国四百里，又西至摩羯佗国六百里，此则自腾越而南由缅甸城转西以至东天竺界，凡三千五百里，至中天竺一千六百里，共五千一百里也。自诸葛城西去腾越城二百里，又西至弥城百里，又西过山二百里至丽水城，乃西汉丽水，龙泉水二百里至安西城，乃西渡弥诺江水千里至大秦婆罗门国，又西渡大岭三百里至东天竺，北界个没卢国，又西南千二百里至中天竺东北界之奔那伐檀那国，与驃国往婆罗门路合。此则自腾越而西，由丽江进藏地至东天竺国北界二千里，又千二百里至中天竺仅三千二百里，视南道径一千九百里也。然则腾越正与天竺相对，中间为赤发野人所隔，迂道南行千七百里至缅甸，然后转而西至东天竺，又西北至檀那，计三千八百里，迂到西行，然后转南，亦至檀那，计三千二百里。若使驱逐赤发野人，开通直路，自腾越达天竺，不过千八九百里，昔汉武欲通西南夷，拓梁州之境直接大夏，其意甚伟，惜未能细察道路之孰迂孰径，是以功究未就。

其入边之路，则自永昌过蒲缥，将至怒江，有屋床山为百夷界限，高山夹箐，地险路狭，马不能并行，过是山三里许即怒江，沿江数十里上高黎共山，路亦颇险，上二十里，下一陡涧，又上三十里至山顶，夷人立栅为寨，过寨又下四十里许平地，乃陇川江上流，过此则无险隘之地矣。一路从怒江二日程至腾越，七日许到陇川；（即麓川。）一路自白崖过景东，从木通甸至湾甸，渡河入芒市，约十日程到陇川，又一路自怒江上流蒙来渡至景线，沿河小渡数十处皆可入境。

檀萃《緬考》谓：“吴尚贤构緬，而莽咄喇败死，国灭。宫里雁以数百人扼天生桥，而拒緬兵数万。故以边御边，一厂徒制之而有余。”师范著《滇系》，其跋《緬考》谓：“緬穴于滇之西南，天则炎溽烦蒸，地则水土恶劣，粤为前门，滇乃后户。如必尽榛荆而披荆之，粤以舟师捣其巢，滇以屯练夺其隘。约十七司各自为战，斯可矣。”又曰：“瓮也、孟也、蒙也，音可相通，今緬酋孟氏，其亦蒙之末裔欤？”

暹罗载记

緬甸故为宣慰司，隶于云南，明季绝朝贡。入我朝来，始虽抗拒，暨大兵平定后，进贡不绝。其西有国曰暹罗，一名赤土，一名土哑。明嘉靖中，緬酋莽纪岁支子莽瑞体起洞吾，毒养父，灭得楞酋排来弟兄，据有其地，西取土哑。万历间征緬，巡抚陈用宾遣黄袭使暹罗，使与得楞内外夹攻緬，緬自此不敢内犯。事具《明史·土司传》。緬既内属，则暹罗即云南之边裔矣。

《隋书·赤土传》曰：“赤土国，扶南之别种也。在南海中，水行百余日而达所都。土色多赤，因以为号。东波罗刺国，西婆罗娑国，南河罗旦国，北距大海，地方数千里。”《北史》列传同。《明史·暹罗传》曰：“在占城西南，顺风十昼夜可至，即隋、唐赤土国。后分为罗斛、暹二国。暹土瘠，不宜稼，罗斛地平衍，种多获，暹仰给焉。元时暹常入贡。其后罗斛强，并有暹地，遂称暹罗斛国。”合二《史》观之，其大略可知已。《隋书·东夷》中有新罗国在高丽东南，非此国也。

暹罗国周千里，风俗劲悍，习于水战，大将用圣铁裹身，刀矢不能入，圣铁者，人脑骨也，官分十等，自王至庶民，有事皆决于其妇，其妇人志量实出男子上，妇私华人，则夫置酒同饮，恬不为怪，曰：“我妇美，而为华人所悦也。”崇信释教，男女多为僧尼，亦居庵寺，持斋受戒，衣服颇类中国，富贵者尤敬佛，百金之产即以其半施之，气候不正，或寒或热，地卑湿，人皆楼居，男女椎结，以白布裹首，富贵者死，用水银灌其口而葬之，贫者则移置海滨，即有群鸦飞啄，俄顷而尽，家人拾其骨，号泣而弃之于海，谓之鸟葬，亦延僧设斋礼佛，交易用海贝，是年不用贝，则国必大疫，其人贡中国有象、象牙、犀角、孔雀尾、翠羽、龟筒、六足龟、宝石、珊瑚、片脑、米脑、糠脑、脑油、脑柴、蔷薇水、琥珀、丁皮、阿魏、紫梗、藤竭、藤黄、硫黄、没药、乌爹泥、安息香⁽⁴²⁾、丁香、乌香、胡椒、苏木、肉豆蔻、白豆蔻、草茛、乌木、大枫子及撒哈刺、西洋诸布。

隋炀帝时，其王姓瞿昙氏，名利富多塞，不知有国近远，称其父释王位出家为道，传位于利富多塞，炀帝募能通绝域者，大业三年，屯田主事常骏、虞部主事王君政等请使赤土，帝遣赏物五千段以赐赤土王，其年十月，骏等自南海郡乘舟，昼夜二旬，每值便风，至焦石山而过，东南泊陵迦钵拔多洲，西与林邑相对，上有神祠焉，又南行，至狮子石，自是岛屿连接，又行二三日，西望见狼牙须国之山，于是南达鸡笼岛，至于赤土之界，其王遣婆罗门鸠摩罗以舶三十艘来迎，吹鼙击鼓，以乐隋使，进金锁以缆骏船，月余，至其都，王遣其子那邪迦请与骏等礼见，先遣人送金盘，贮香花并镜镊；金合二枚，贮香油；金瓶八枚，贮香水；白叠布四条，以拟供使者盥洗，其日未时，那邪迦又将象二头，

持孔雀盖以迎使人，并致金花、金盘以藉诏函，男女百人奏鼙鼓，婆罗门二人导路，至王宫，骏等奉诏书上阁，王以下皆跪⁽⁴³⁾。宣诏讫，引骏等坐，奏天竺乐，事毕，骏等还馆，又遣婆罗门就馆送食，以草叶为盘，其大方丈，因谓骏曰：“今是大国中人，非复赤土国矣。饮食疏薄，愿为大国意而食之。”后数日，请骏等人宴，仪卫导从如初见之礼。王前设两床，床上并设草叶盘，方一丈五尺，上有黄白紫赤四色之饼，牛、羊、鱼、鳖、猪、玳瑁之肉百余品。延骏升床，从者坐于地席，各以金钟置酒，女乐迭奏，礼遗甚厚。寻遣那邪迦随骏贡方物，并献金芙蓉冠、龙脑香，以铸金为多罗叶，隐起成文以为表，金函封之，令婆罗门以香花奏鼙鼓而送之。即入海，见绿鱼群飞水上，浮海十余日，至林邑东南，并山而行。其海水阔千余步，色黄气腥，舟行一日不绝，云是大鱼粪也。循海北岸，达于交趾。骏以六年春与那邪迦于弘农谒，帝大悦，赐骏等物二百段，授秉义尉，那邪迦等官赏各有差。

唐以后无闻。元成宗元贞三年⁽⁴⁴⁾，进金字表。大德三年，成宗赐以金缕衣，皆暹国事。暹降于罗斛而合为一国，在顺帝至正间。

明洪武三年，命使臣吕宗俊等赍诏谕其国。四年，其王参烈昭毘牙遣使奉表，与宗俊等偕来，贡驯象、六足龟及方物，诏赐其王锦绮及使者币帛有差。已，复遣使贺明年正旦，诏赐《大统历》及彩币。五年，贡黑熊、白猿及方物。明年复来贡。其王儒而不武，国人推其伯父参烈宝毘邪哩哆啰禄主国事，遣使来告，贡方物，且献本国地图。七年，使臣沙里拔来贡。言去年舟次乌猪洋，遭风坏舟，飘至海国⁽⁴⁵⁾，赖官司救护，尚存飘余兜罗绵、降香、苏木诸物进献，广东省

臣以闻。帝怪其无表，既言舟覆，而方物乃有存者，疑其为番商，命却之。谕中书及礼部臣曰：“古诸侯于天子，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九州之外，则每世一朝，所贡方物，表诚敬而已。惟高丽颇知礼乐，故令三年一贡。他远国如占城、安南、西洋琐里、瓜哇、淳泥、三佛齐、暹罗斛、真腊诸国，入贡既频，劳费太甚。今不必复尔，其移牒诸国俾知之。”然而来者不止。十年，其世子昭禄群庸承父命来朝。帝命礼部员外郎王恒等赉诏及印赐之，文曰：“暹罗国王之印”，并赐世子衣币及道里费。自是，其国遵朝命，始称“暹罗”。比年一贡，或一年两贡。至正统后，或数年一贡云。二十八年，昭禄群庸遣使朝贡，且告父丧。命中官赵达等往祭，救世子嗣王位，赐赉有加。谕曰：“朕自即位以来，命使出疆，周于四维，足履其境者三十六，声通⁽⁴⁶⁾于耳者三十一，风殊俗异，大国十有八，小国百四十九，较之于今，暹罗最近。迺者使至，知尔先王已逝，王绍先之绪，有道于邦家，臣心欢悌，兹特遣使锡命，王其罔失法度，罔淫于乐，以光前烈。钦哉。”

初，成祖即位，诏谕其国。永乐二年，有番船飘至福建海岸，诘之，乃暹罗与琉球通好者。所司籍其货以闻，帝曰：“二国修好，乃甚美事，不幸遭风，正宜怜惜，岂可因以为利。所司其治舟给粟，俟风便遣赴琉球。”是月，其王以帝降玺书劳赐，遣使来谢，贡方物，赐赉有加，并赐《列女传》百册，使者请颁量衡为国永式，从之。

先是，占城贡使返，风飘其舟至彭亨，暹罗索取其使，羁留不遣。苏门答刺及满刺加又诉暹罗恃强，发兵夺天朝所赐印诰。帝降敕责之曰：“占城，苏门答刺、满刺加与尔受俱朝命，安得逞威拘其贡使，夺其诰印。天有显道，福善祸

淫，安南黎贼可为鉴戒。其即返占城使者，还苏门答刺、满刺加印诰。自今奉法循理，保境睦邻，庶永享太平之福。”时暹罗所遣贡使失风飘至安南，尽为黎贼所杀，止余李黑一人。后官军征安南，获之以归。帝悯之，六年八月，命中官张原送还国，赐王币帛，令厚恤被杀者之家。九月，中官郑和使其国，其王遣使贡方物，谢前罪。

十四年，王子三赖波罗摩刺札的赖遣使告父之丧。命中官郭文往祭，别遣官赉诏封其子为王，赐以素锦、素罗。随遣使谢恩。宣德八年，王悉里麻哈赖遣使朝贡。初，其国陪臣奈三铎等贡舟次占城新州港，尽为其国人所掠。正统元年，奈三铎潜附小舟来京，诉占城劫掠状。帝命召占城使者与相质，使者无以对，乃敕占城王，令尽还所掠人物。已，占城移咨礼部，言：“本国前岁遣使往须文达那，亦为暹罗贼人掠去，必暹罗先还所掠，本国不敢不还。”三年，暹罗贡使又至，赐敕晓以此意，令亟还占城人物。十一年，王思利波罗麻那惹智刺遣使入贡。

景泰四年，命给事中刘洙、行人刘泰祭其故王波罗摩刺札的赖，封其嗣子把罗兰米孙刺为王。天顺六年，王李刺蓝罗者直波智遣使朝贡。

成化十七年，贡使还，至中途窃买子女，且多载私盐，命遣官戒谕诸番。先是，汀州人谢文彬以贩盐下海，飘入其国，仕至坤岳，犹天朝学士也。后充使来朝，贸易禁物，事觉下吏。十八年，遣使朝贡，且告父丧，命给事中林霄、行人姚隆往封其子国隆勃刺略坤息刺九⁽⁴⁷⁾地为王。

正德十年，进金叶表朝贡，馆中无识其字者。阁臣梁储等请选留其使一二人入馆肄习，报可。嘉靖三十二年，遣使贡白象及方物，象死于途，使者以珠宝饰其牙，盛以金盘，

并尾来献。帝嘉其意，厚遣之。

隆庆中，其邻国东蛮牛求婚不得，恚怒，大发兵攻破其国。王自经，掳其世子及天朝所赐印以归。次子嗣位，奉表请印，予之，自是为东蛮牛所制，嗣王励志复仇。

万历间，敌兵复至，王整兵奋击，大破之，杀其子，余众宵遁，暹罗由是雄海上。移兵攻破真腊，降其王。从此岁岁用兵，遂霸诸国。

六年，遣使入贡。二十年，日本破朝鲜，暹罗请潜师直捣日本，牵其后。中书石星议从之，两广督臣肖彦持不可，乃已。其后奉贡不替。崇祯十六年犹入贡。

其国有三宝庙，祀中官郑和。《瀛涯胜览》载：暹罗环国皆山，峭拔崎岖，自占城西南舟行七昼夜，至新门海口入港，方达其国。王居宫室壮丽，民楼居，其楼密联槟榔片，藤系之，甚固。藉以藤席竹簟，寝处于中，王乃瑯里人也。白布缠头首，无衣腰束嵌丝帨加以绵绮压腰跨，象行或肩舆金柄伞盖，茭葦叶为之。男白布缠首，衣长衣，妇如之，乃椎结。男年二十，阴必嵌珠玉，及富贵者范金盛珠有声为美，否则贫贱人也。婚则僧群迎婿至女家，僧取女红贴于男领，曰利市。逾三日，僧暨亲党，拥槟榔彩舟送归，乃开筵作乐。言语与广东同。国西北二百余里有市镇，曰上水，通南居人无虑六百家云云。余与《明史·外国传》略同。其婚礼用僧事与元人周达观《真腊风土记》所载阵毯相似。真腊西南距暹罗半月程，土壤邻近，风俗不殊欤！

我朝顺治十年⁽⁴⁸⁾，暹罗遣使请贡。十六年、康熙二年、三年，俱入贡。康熙四年，进贡至京。礼部题定贡期三年一次，贡道航海至广东虎门入境。雍正七年入贡时，世宗宪皇帝御书“天南乐国”匾额以赐之。其地不产铜，乾隆元

年，请市黄铜造佛，部议不许，高宗纯皇帝特允给八百斤，十四年入贡。复赐御书“炎服屏藩”匾额。乾隆三十一年，为缅甸所破。四十六年，国人郑昭复土报仇，国王无后，吏民推昭为国长，遣使人贡。此后贡期、贡物、颁赏供给诸仪节并详《礼部则例》。

南 掌 载 记

腾越州西界，大金沙江江外为孟养，江内为蛮莫。其南则为孟密，又南为缅甸，其东为龙陵，又东为孟定，东南为木邦，又东为孟良，为车里。孟良之南为八百大甸，又东为老挝。

明嘉靖间，缅甸莽瑞体东破缆掌，盖老挝属部也。老挝俗呼为挝家，即古越裳氏地。自周以后，不通中国。明成祖即位，老挝土官刀线歹贡方物，始置老挝军民宣慰使司，以刀线歹为宣慰使。其地东至水尾，南至交趾，西至八百，北至车里宣慰使司，自司西北六十八程至云南布政司。其夷佩雕瓜为饰，衣服饮食类木邦。性犷悍，身及眉目皆黥绣花。酋长一代止存一子承袭，绝不育女。居高楼，见人不下，部属见之，所止有定地，名曰等限，使客亦然，设通事引之以至其地。其国人称至尊必曰：天旺，盖《春秋》天王之意。其产海贝、犀牛、乳香、诃子。交趾黎利之变，陈天平实由此遁入于京师。

自永乐后，连年入贡。成化十六年，贡使至，会安南攻老挝，镇守内官钱能以闻。因救其使兼程回，并量给道里费。明年，安南黎灏率兵九万，开山为三道，进兵破哀牢，

入老挝境，杀宣慰刀板雅及其子二人⁽⁴⁹⁾。其季子怕雅赛走八百，宣慰刀挽那遣兵送至景坎。黔国公沐琮以闻，命怕雅赛袭父职，免其贡物一年，赐冠带、彩币，以示优恤。既怕雅赛欲报安南之仇，觐中国发兵为助。帝以老挝、交趾皆服属中国久，恤灾解难，中国体也，令琮慎遣人谕之。

弘治十一年，宣慰舍人招揽章应袭职，因请赐冠带及金牌、信符。赉赏如制，其金牌、信符，俟镇巡官勘奏至日给之。嘉靖九年，招揽章言：“交趾应袭长子光绍，为叔所逐，出亡老挝，欲调象马送回。”守臣言：“据招揽章之言，惧纳亡之罪，具假我为制服之资，留之启衅，遣之招兵，宜听光绍自归，并赉其私纳罪。”报可。二十四年，云南巡抚汪文盛言：“老挝土舍怕雅闻征讨安南，首先思奋，且地广兵多，可独当一面，八百、车里与老挝相近，孟艮在老挝上流，皆多兵象，可备征讨。请免其察勘，就令承袭，以备征调。”从之。四十四年，土舍怕雅兰章遣人进舞牌牙象二、舞象三⁽⁵⁰⁾、犀角十，云南守臣以闻。礼部以非贡期，且无汉、缅公文，第来路险远，跋涉逾年，宜受其所贡，给赏遣之，毋令赴京。报可。时緬势方张，剪除诸部，老挝亦折而入緬，符印俱失。

万历二十六年，緬败，老挝来归，奉职贡，请颁印。命复铸老挝军民宣慰使司印给之。四十年，贡方物，言印信毁于火，请复给，明年再颁老挝印。时宣慰犹贡象及银器、缅甸席，赐予如例。自是不复至。

其俗与木邦同，部长不知姓，有三等：一曰招木弄，一曰招木牛，一曰招木化，而为宣慰者，招木弄也。

我朝雍正七年，老挝南掌国苏吗喇萨提拉岛孙差头日奉销金缅甸字薄叶表文，驯象二头，诣临元镇投请入贡。经督抚核明，老挝系俗名，南掌系国号，方言以水为“南”，以象为

“掌”，因水土出象，故名“南掌”，即古之越裳氏，僻处云南之极西，与交趾、缅甸交界，其人民繁盛，疆域辽阔，亦与两国相等，译缅甸表文，其词曰：南掌苏吗喇萨提拉表文投献北京天朝皇帝，叭拉札洒拉。（这通表文。）苏折利萨已萨侧哩。（是抒诚向化请安的。）色利达昨赛乃呀钹札那哈他（小的掌管南掌地方，心里时时刻刻想着。）天朝，松磻麻哈坦（南掌国号。）苏吗喇萨提拉，（南掌岛孙官名。）米拍腊洒萨赛色利米达。（时时刻刻想着，喜欢得很，即诚欢诚忭之意。）米钹腊坝纳干掌松多黑太召法王拉乍给哈。（有象二条进贡。）北京天朝皇帝，白黑他喇敬，（请晓得罢，即俯鉴愚诚之意。）母览哈札罢尾拟得困母笼额喇昨梯拉。（以古老三代以来，开天辟地有此古礼。）召舍秀秀马垂噶腊罢他你。（世世代代到如今了。）讷奈马哈纳管喇昨他你。（今南掌地方安享太平，要求天朝赏恩。罢，即俯赏人贡之意。）等松费法乍党欲奈匡巴尾你勿替萨色哩，（南掌在天朝车里边上，该当请安。）墨摆那歪乃怕喇乍烘笼本召法王榻览敬朱钹干。（这事请察明天朝皇帝，从今以后放在心里，即恳祈鉴察，抒诚向化，来格来王之意。）

由云南省城咨送入京，蒙世宗宪皇帝赏赉遣归，嗣后五年一贡。乾隆七年，高宗纯皇帝念其僻处天末，远道致贡未免烦劳，定为十年一贡⁽⁵¹⁾。贡道由陆路至云南永昌府入境⁽⁵²⁾，达京师。贡使称大头目，次头目，其次为先目、为通事，其次为夷目，为后生。赴京者不得过二十人，贡物均以所产驯象。乾隆六十年，庆祝高宗纯皇帝万寿，并请封号，使臣热河瞻觐，蒙恩加赏有差，颁给诰命印信，嘉庆五年⁽⁵³⁾，国王遣使进檀香三枝，奉旨使目，不必进京，照例筵宴，分别给赏敕书，交使目赍回，檀香解部奏交太常寺收贮。

校勘记

(1) 七千里 《后汉书·西南夷传》同，《后汉书·郡国志五》永昌郡“明帝永平（十）二年分益州置，雒阳西七千二百里。”详于此。

(2) 大都尉 《后汉书·西南夷传》作“汉大都尉”。

(3) 字成遍终 遍，原误作“伦”，据《新唐书·南蛮传下·骠国》及下文改。

(4) 捫鼓 《新唐书·南蛮传下·骠国》作“捫鼓”，似是。

(5) 南吕百 百，原作“西”，南吕在十二律中居第十位，在地支之酉，《新唐书·骠国传》正作“酉”，今据改。

(6) 捫鼓 原作“捫鼓”，据《新唐书·骠国传》改。

(7) 弦 原脱，据《新唐书·骠国传》补。

(8) 十二 原作“十一”，据《新唐书·骠国传》改。

(9) 纷 原作“分”，下文及《新唐书·骠国传》皆作“纷”，据改。

(10) 阼 《新唐书·骠国传》作“咙”。

(11) 达都 《新唐书·骠国传》作“荅都”。

(12) 拜手稽首 《新唐书·骠国传》作“拜首稽首”，《尚书·益稷》云：“皋陶拜手稽首”，此从《尚书》。

(13) 擅 原误作“擅”，据《后汉书·和帝纪》注引《东观汉记》改。

(14) 盖自汉和帝永元九年丁酉 丁酉，原误作“戊戌”，据《中国史历日和中西历日对照表》改。

(15) 宁州刺史囊使君碑 使君，原作“府君”，此碑全称《宋故龙骧将军护镇蛮校尉宁州刺史邛都县侯囊使君之

碑》，作“使君”是，今据改。

(16) 緬戎寇场 由于碑文漫漶，“戎”有释作“成”者，如云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杨蕓编著《三碑点校注译》116页。

(17) 宋徽宗崇宁四年……进白象香物緬始通于中国 《明史·云南土司三·緬甸》载：“宋宁宗时，緬甸、波斯等国进白象，緬甸通中国自此始。”有异。

(18) 先是 《明史·云南土司传三·緬甸》“先是”前承“永乐”五年，那罗塔遣使贡主物，谢罪。”句，似是。

(19) 而緬甸中之名不复见 緬甸中，《明史·云南土司传三·緬甸》作“甸中”，龚荫《明史云南土司传笺注》云：应是緬中，“宣德三年莽得剌任取后，緬中宣慰司地已完全为緬甸宣慰司所有，即緬中宣慰司已经不存在了”，故緬中之名不复见。

(20) 正统十二年 《明史·云南土司三·緬甸》同，《明史·云南土司二·麓州》作正统“十一年，緬始以任发及妻孥三十二人献至云南。”然《明史·英宗前纪》及《英宗实录》卷136俱系于正统十年十二月丙辰；《滇云历年传》卷六系于正统十一年三月，互异。

(21) 王政 原作“王玫”，据《明史·云南土司传三·緬甸》及《明史·云南土司传二·麓川》改。

(22) 成化七年镇守太监钱能言 “成化”二字原缺，承上文应为“景泰”，误。《明史·钱能传》载，能宪宗时（年号成化）“镇云南”，《明史·云南土司三》系此事于成化七年，今据补。

(23) 潞江宣抚线贵闻之 宣抚，本书《地理志·永昌府》作“安抚”，《明史·地理志·永昌府》载：“潞江安抚

司，洪十五年三月为府……，永乐元年正月析置潞江长官司……，十六年六月升安抚司。”似应作“安抚”

(24) 思个追击之 去，原误作“及”，据《明史·云南土司三·缅甸》改。

(25) (万历)十年……瑞体死 《滇史》卷十三载，瑞体死于万历九年九月十三日。

(26) (万历)十年……岳凤磁应里杀罕拔尽俘其众此事《明史·云南土司三·缅甸》亦系于同年，《明史·云南土司三·木邦》却系于万历十一年，互异。

(27) 祈 《明史·云南土司三·缅甸》作“祁”，《滇史》、《滇云历年传》作“初”，互异。

(28) 缅甸帅思仁寇蛮莫 帅，原误作“率”，据《明史·云南土司三·缅甸》正之。

(29) 景 《滇史》卷十四作“京”。

(30) 雍正七年与整卖构兵求进贡而不果，《清史稿·属国三·缅甸》系其事于雍正九年，互异。

(31) 莽哒喇 《清史稿·属国三·缅甸》作“麻哈祖”。

(32) 普拉布 《清史稿·属国三·缅甸》作“卜布拉”。

(33) 刘得成 得，《清高宗实录》卷753乾隆三十一年正月壬午条作“德”。

(34) 先跃入十余人从之 《清史稿·属国三·缅甸》作：“跃入栅内，八十余人继之”。

(35) 而缢于树下 《清史稿·明瑞传》同，然《清史稿·缅甸》作“明瑞枪伤于胁，呼从者取水至，饮水少许而绝。”

(36) 五月 原作“四月”，《清史稿·属国三·缅甸》作“五月”，《清高宗实录》卷812、乾隆三十三年六月庚申条载阿里衮奏：“五月十六日据游击巴勒塔等由龙陵驿送贵州兵许尔功等，贡缅甸乞降文书来到永昌。”作“五月”是，今据改。

(37) 矜旺摸遣人来乞和 矜旺摸，《清高宗实录》卷847乾隆三十四年十一月丁未条作“诺尔塔”，云：“大兵围攻老官屯，贼势窘迫，贼目诺尔塔致书恳乞解围”。

(38) 孟鲁 原作“孟尝”，据《清高宗实录》卷1159、乾隆四十七年六月庚寅条及《清史稿·属国三·缅甸》改。

(39) 并奉旨遣还缅甸人孟五拉喀者朵波满等四名回缅甸四名，《清高宗实录》卷1315、乾隆五十三年十月癸丑条载乾隆此谕，作“六人”，云：“本年缅甸……遣使贡表进贡，因思四十一年，曾将该处摆夷老段等十一名发往吉林、黑龙江，今该国既悔罪输忱，其前次发遣之人，自应给回。……兹据查明除病故外，尚有则列、波满、波些、孟五、拉喀、者朵六人，……令其归国，以示怀柔绥戢至意。”

(40) 凡四百五十里 以上各程里数共四百十里，似有误。

(41) 凡三百五十里 以上各程里数共三百十里，似有误。

(42) “安息香”后，《明史·外国·暹罗》尚有“罗斛香、速香、檀香、黄熟香、降真香、乳香、树香、木香”等诸种香料。

(43) 王以下皆跪 跪，《隋书·赤土传》作“坐”。

(44) 三年 《元史·暹传》作“元年”。

(45) 飘至海国 国，《明史·外国·暹罗》作“南”，似

是。

(46) 通 《明史·外国·暹罗》作“同”，《太祖实录》卷 243、洪武二十八年十二月戊午条作“闻”。

(47) 九 《明史·外国·暹罗》作“尤”。

(48) 十年 《清史稿·属国三·暹罗》作“九年十二月”，《清世祖实录》卷 70 顺治九年十二月戊午条载：广东巡抚“李栖凤又题：‘暹罗国请换给敕印勘合，以便入贡。’下部建议。”

(49) 成化十六年……明年安南入老挝境杀宣慰刀板雅及其子二人 此事《滇云历年传》系于成化十五年九月，《明宪宗实录》卷 206 成化十六年八月甲寅条载“云南总兵官沐琮等遣人探安南事，还自车里，言交人……攻取老挝二十余寨，杀二万余人”。作“成化十五年”似是。

(50) 舞象三 《明史·云南土司三·老挝》作“母象三”。

(51) 乾隆七年……定为十年一贡 《清史稿·属国·南掌》系于乾隆“八年二月”，《清实录·高宗实录》卷 194 系于乾隆八年六月甲寅，作“八年”似是。

(52) 贡道由陆路至云南永昌府入境 《清史稿·属国·南掌》作“由普洱府入”。

(53) 嘉庆五年 《清史稿·属国·南掌》系于“嘉庆四年”。

道光 云南志钞六

边 裔 志 下

越 南 载 记

南掌之西为缅甸，其东北则越南也。越南者，古之交趾，又曰安南。北与临安接壤，西与开化接壤，故唐懿宗时，云南蛮攻陷之。《史记·五帝本记》谓：颡项高阳氏所砥属“南至于交趾”，帝舜有虞氏“南抚交趾”。《后汉书·南蛮传》谓：“交趾之南有越裳国。”周公居摄六年，“以三象重译而献白雉。”“趾”一作“趾”。《礼记·王制篇》曰：“雕题交趾”，郑氏注云：“交趾，足相向，然浴则同川。”《后汉书·南蛮传》曰：“男女同川而浴，故曰交趾”。倪蜕《交趾传》曰：“交趾，古南交之地。趾、趾通基也，言此是南交之趾，故曰交趾。”其说于义为长。（倪蜕，国朝昆明人。）

秦始皇并天下，于此置象郡。秦亡，南越王越佗并之。汉武帝平南越，分其地为儋耳、珠崖、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日南、九真，凡九郡。而九真、日南、象三郡为交趾地，置交州刺史以领之，治羸陵。后汉属交州。世祖建武中，女子徵侧及其妹徵貳反，攻没其郡，自立为王。伏波将军马援讨平之，立铜柱为界。吴孙皓增置新昌、武平、九德三郡。

宋又增置宋平郡，而徙交州治龙编。梁、陈于交州置都督府。

唐初，仍曰交州。高宗调露时，始分岭南为东西二道节度，立五管，置安南都护府，属岭南道，“安南”之名始此。开元间，文教大兴，九真姜公辅遂用经术起家，入翰林为名宰辅。宣宗大中时，李琢为安南经略使，苛酷自私，交人不堪命，结南诏以叛。高骈为招讨使平之，始筑安南城，由安南至广州，江漕梗阻，多巨石，骈募工剡治，由是舟济安行，储饷毕给。又使者岁至，乃凿道五所，置兵护送，其径青石者，或传马授所不能治，既攻之，有雷霆碎其石⁽¹⁾，乃得通，因名道曰“天威”。

五代梁时，土豪曲承美专有其地。未几，南汉刘隐并而据之⁽²⁾，为交趾节度，既而杨廷艺⁽³⁾、绍洪相继为之。管内大乱，共推丁部领为交州帅，其子璿继之。

宋平岭表，始封璿为交趾郡王。然其奏章文书但称安南道，不以国名也。璿传弟璿，为其将黎桓所篡，淳化中，封桓为交趾郡王⁽⁴⁾。桓卒，子龙钺立，弟龙廷杀钺而代之。真宗景德中，因安抚使邵煜求修贡。诏许之，乃遣明骈⁽⁵⁾等人贡，授龙廷检校太尉，静海军节度处置等使、南安都护，御史大夫、上柱国，交趾郡王，仍赐名至忠。大中祥符三年⁽⁶⁾，求互市于邕州。诏止，许于廉州及如洪寨互市。盖以邕为边隅控扼之所，恐或直趋内地也。

至忠才年二十六，苛虐不法，国人不附。大校李公蕴尤为至忠亲任，尝令以黎为姓。其年，遂图至忠，遂之⁽⁷⁾，杀其弟明提、明昶等，自称留后，遣使奉贡。上曰：“黎桓不义而得，公蕴尤而效之，甚可恶也。”然以蛮俗不足责，遂用桓故事，授公蕴检校太傅，节度、都护，御史大夫、上柱国，交趾郡王，实封功臣号后加同平章事，开府仪同三司。其后或间岁或仍岁，以方物入贡。

公蕴卒，子德政袭爵，德政卒，子日尊世袭如故事。神宗即位，进封南平王，加开府仪同三司。二年，表言：“占城国久缺贡，臣亲率兵讨之，虏其王。”诏官其使，自是，日尊自帝其因，僭称皇帝，尊公蕴为太祖神武皇帝，国号“大越”，改元宝象，又改神武。

日尊卒，子乾德袭封如故，乾德幼，母黎氏，号太妃，与宦人李尚吉同主国事。熙宁初，萧注知桂州，自王安石用事，始求边功，议者言交趾可取，沈起代注，遂一意攻讨，籍溪峒丁为王民，擅纳知恩倩州依善美于内地，帝虑其妄发以激蛮祸，亟罢之，代以刘彝。乾德乞还善美并其属民七百人，不许，彝又言：广源州刘纪以兵略邕，管归化州依智会率其子进安逆战有功，诏授进安供奉官。初，广西屯北兵二十指挥，交人畏之，彝奏罢正兵而用枪仗手分戍。听偏校言，以为安南可取，大治戈船，交人来互市，率皆遏绝，表疏上诉，亦不得通。八年冬，遂分三道入寇，一自广府，一自昆仑关，连陷钦、廉二州，廉土丁八十守城皆驱，令负担登舟，已而尽杀之。又陷邕州，杀守将苏斌，屠⁽⁸⁾其民五万余口。诏以赵离为安南道行营都总管经略招讨使，李宪为副使，帅大军南征。寻罢宪，而以郭遼为招讨使，改离副之。九年十二月，破蛮决里隘，次富良江，蛮以精兵乘船逆战，遼击破之，杀其王子洪真。乾德惧，遣使奉表诣军门纳款，富良去其国不远，遼不敢渡，官军八万，死者什六，得其广源州、门州、思浪州、苏茂州及桃榔县而还。诏改广源为顺州，命陶弼知州事，余皆用其酋长。乾德乞再修职贡，还所夺州县。

乾德卒，子阳焕立。阳焕卒，子天祚立。高宗绍兴九年，广西帅司言乾德有侧室子奔入大理，改姓赵名智之，自

号南平王^⑨，闻阳焕死，大理遣归，与天祚争立，求人贡，欲假兵纳之，帝不许。

孝宗淳熙元年，诏：安南人贡，礼意可嘉，特赐安南国名，封南平王，李天祚封安南国王。帝以天祚嗣位四十年，故厚其礼，封以安南国焉。旧日章奏行移止称安南道，加封之后，浸自尊大，文书称国，不复可改矣。押伴安南进奉梁衍言：“安南人贡所过州县，差夫数多，自静江水路可至容州，又自北流遵陆一百二十里至郁林，自郁林州水路可至广州，皆有回脚盐船运盐，牛车可雇，自廉航海一日之程即交趾，则从静江而南二千余里可不役一夫而办。”诏逐路帅臣详其行程，既而尹子思等以为涉夏水溢，乞依例由钦州路以归。二年，安南国请印，以“安南王之印”六字为文赐之，其印比附枢密尚书省印，方二寸。

天祚卒，子龙翰⁽¹⁰⁾袭爵。故事，其王初立即封交趾郡王，久之进南平王，死则赠待中南越王。时词臣周必大行制曰：即乐国以肇封，既从世袭，极真王而锡命，何待次升？言不复封郡王，盖异礼也。

广西经略司言，安南国已办方物投进，上曰：“象乃无用之物，经由道路，重扰吾民，却不受，其人贡之物十受一。”龙翰薨，以子昊昂袭封。

自李公蕴篡夺之后，至昊昂，其名曰日、曰乾、曰阳、曰天、曰龙，皆有僭上之意，而累朝以其僻在海隅，不复与较。昊昂卒，无子，以女昭圣主国事，遂为其婿闽人陈日熨所有，李氏凡八传，二百余年而国亡。

理宗端平二年，安南国贡方物。淳祐二年，诏安南国王陈日熨，元赐效忠顺化保节功臣，增“守义”二字。景定三年，表乞世袭，诏授陈日熨安南国大王，男威晃安南国王。

宝祐元年，（蒙古宪宗三年）元世祖为太弟平大理，还，留兀良合台攻诸夷之未附者。五年，（蒙古宪宗七年）元兀良合台遣使招降交趾，不报。冬十月⁽¹¹⁾，进兵压境，遣其子阿术规其虚实，交人盛陈兵卫，阿术败其水军，虜战舰以还。兀良合台破其陆路兵，与阿术合击，大败之，遂入其国，日熨窜海岛。得前所遣使于狱中，以破竹束体人肤，比释缚，一使死，因屠其城。以气候郁热⁽¹²⁾，乃班师，复遣二使招日熨来归，日熨还，见国都残毁，大发愤，缚二使遣还。

六年，（宪宗八年）日熨传国于长子光昺，改元绍隆。遣其婿与其国人以方物来见兀良合台。时元诸王不花镇云南，兀良合台言于王，遣纳刺丁往谕光昺，遂纳款。景定二年，（元世祖中统二年）光昺遣其族人通侍大夫陈奉公、员外郎阮琛、阮演诣蒙古献书，乞三年一贡。世祖从其请，遂封光昺为安南国王。度宗咸淳三年，（蒙古世祖至元四年）世祖封皇子为云南王，往镇大理、鄯剌、交趾诸国。度宗咸淳七年，蒙古始改国号为元。

至元十四年，光昺卒，国人立其世子日烜，遣中侍大夫周促彦、中亮大夫吴德绍入朝。初，世祖谕以六事：一、君长亲朝；二、子弟入质；三、编民数；四、出军役；五、输纳税赋；六、置达鲁花赤统治之。日烜不从。世祖兴军征之，屢入其国。日烜辄遁匿不出，及军还，则遣使人贡。日烜卒，子日燾嗣。历传至端午，终元之世。

明太祖登极，诏谕薄海内外。洪武元年，其王日燾闻廖永忠定两广，将遣使纳款，以元之梁王尚在云南，持两端，太祖命汉阳知府易济招谕之。日燾遣少中大夫同时敏、正大夫段悌、黎安世⁽¹³⁾等奉表来朝，贡方物。帝命侍读学士张

以宁、典簿牛谅往封为安南国王。日燿卒，侄日燿嗣位。帝遣官往祭日燿，封日燿为王，赐金印。复以汉马授立铜柱镇南蛮，厥功甚伟，命使臣就祀之。且颁科举诏于其国。上以更定岳渎神号及廓清沙漠，两遣官诏告之。日燿遣上大夫阮兼、中大夫莫季龙、下大夫黎元普等谢恩，贡方物。四年，日燿为伯父叔明逼死，惧罪，贡象及方物。礼官见署表非日燿名，诘得其实，诏却之。叔明复朝贡谢罪，使者抵言日燿实病死，叔明逊避于外，为国人所推。帝命国人为日燿服，而叔明姑以前王印视事。七年，叔明遣使谢恩，自称年老，乞命弟端摄政，从之。端请贡期，诏三年一贡，新王世见。定使者毋过三四人，贡物毋厚。十年，端侵占城，败没。弟炜代立，帝遣官谕前王叔明，毋构衅贻祸，以叔明实主国事也。

广西思明土官诉安南犯境，安南亦诉思明扰边。帝移檄数其奸诬罪，炜惧，遣使谢罪。帝令馈云南军餉，炜即输五千石于临安。

国相黎季犛窃柄，废其王⁽¹⁴⁾炜，寻弑之。季犛，叔明婿也。立叔明子日焜主国事，仍假炜名人贡。朝廷不知而纳之，越数年始觉，命广西守臣绝其使，遣官诘责，却其贡。季犛复谗词入贡，帝虽恶其弑逆，不欲劳师远征，乃纳之。建文元年，季犛弑日焜，立其子禺⁽¹⁵⁾，又弑禺，立其弟案，方在襁褓中，复弑之，大杀陈氏宗族而自立，更姓名称为胡一元，名其子苍曰胡壹，谓出帝舜裔胡公后，僭国号大虞，年号元圣，寻自称太上皇，传位壹，朝廷不知也。

成祖既承大统，以即位诏告其国。永乐元年，壹自署权理安南国事，遣使奉表朝贡，言：“高皇帝时，安南王日燿率先输诚，不幸早亡，后嗣绝。臣陈氏甥，为众所推，权理

国事，望天恩赐封爵。”朝廷疑之，命行人杨渤等廉访。查使随渤等还，进陪臣父老所上表，如查所以诳帝者。帝乃封为安南国王。查遣使谢恩，然帝其国中自若也。已而故陪臣裴伯耆诣阙告难，尽发季犛父子篡夺，更姓名，僭位号始末，请复立陈氏后。帝得奏感动。会老挝送陈天平至，言：“臣天平，前王日烜孙，裔子，日焯弟也。黎贼尽灭臣族。臣窜伏岩谷，万死一生，得达老挝，陈氏后裔止臣一人，伏祈迅发六师，用章天讨。”帝益感动。查方遣使贺正旦，帝出天平示之，皆错愕下拜，有泣者。帝遣使令具篡弑之实以闻。查抵言未尝僭号改元，请迎天平归，奉为主。帝不虞其诈，许之，乃命天平还国。

四年，遣兵送之入鸡陵关，将至芹站，查伏兵邀杀天平。帝大怒，决意讨之。七月，命西平侯沐晟、新城侯张辅分道并进，入安南坡垒关。传檄数一元父子二十大罪，谕国人以辅立陈氏子孙意，所至皆克。贼乃缘江树栅，增筑土城于多邦隘，城栅连九百余里，大发北江民二百余万守之，诸江海口皆下木桩，所居东都严守备，水陆兵号七百万，欲持久以老官军。帝虑贼缓师以待瘴疠，敕辅等必以明年春灭贼。十二月，晟次洮江北岸，与多邦城对垒，辅遣陈旭攻洮江州⁽¹⁶⁾，造浮桥济师，遂俱抵城下，攻拔之。贼所恃惟此城，既破，胆裂。大军循富良江南下，遂捣东都。贼弃城走，大军入据之，薄西都。贼大烧宫室，驾舟入海。郡县相继纳款，抗拒者辄击破之。士民上书陈黎氏罪恶，日以百数。

五年正月，大破季犛于木丸江，宣诏访求陈氏子孙，于是耆老一千一百二十余人诣军门，言：“陈氏为黎贼杀尽，无可继者。安南本中国地，乞仍入职方，同内郡。”辅等以闻。

寻大破贼于富良江，季犛父子以数舟遁去。诸军水陆并追，次茶笼县，知季犛走义安，遂循举厥江，追至日南州奇罗海口，命柳升出海追之，贼数败，不能军。五月，获季犛及伪太子于高望山，安南尽平。

六月朔，诏告天下，改安南为交趾，乃于其地立交趾等处承宣布政使司、都指挥使司、按察司，设交州、北江、谅江、三江、建平、新安、建昌、奉化、清化、镇蛮、谅山、新平、演州、义安、顺化十五府，分辖三十六州，一百八十一县。又设太原、宣化、嘉兴、归化、广威五州，直隶布政司，分辖二十九县。其他要害，盛设卫所控制之。乃赦有司，陈氏诸王被弑者，咸予赠谥，建祠治冢，各置洒扫二十户。宗族被害者赠官，军民死亡暴露者瘞埋之。居官者仍其旧，与新除者参治。黎氏苛政一切蠲除，遭刑者悉放免，礼待高年硕德。鳏寡孤独无告者设养济院。怀才抱德之彦敦遣赴京。又诏访求山林隐逸、明经博学、贤良方正、孝弟力田、聪明正直、廉能干济、练达吏事、精通书算、明习兵法及容貌魁岸、语言⁽¹⁷⁾便利、膂力勇敢、阴阳术数、医药方脉诸人，悉以礼敦致，送京录用。于是张辅等先后奏举九千余人。九月，季犛、苍父子俘至阙下，与伪将相胡杜等悉属吏。赦苍弟卫国大王澄、子芮，所司给衣食。

六年六月，辅等振旅还京，上交趾地图，东西一千七百六十里，南北二千八百里。安抚人民三百一十二万有奇，获蛮人二百八万五千五百有奇，象、马、牛二十三万五千九百有奇，米粟一千三百六十万石，船八千六百七十余艘，军器二百五十三万九千八百。于是大行封赏，辅进英国公，晟黔国公，余叙贵有差。秦汉以来之土宇，陷于蛮夷者四百四十六年，一旦复入中国版图，文武群臣、亲王、藩服咸上表称

贺。

时中朝所置吏，务以宽厚辑新造，而蛮人自以非类，数相惊恐。陈氏故官简定者，先降，将遣诣京师，借其党陈希葛逃去，与化州伪官邓悉、阮帅等谋乱。定乃僭大号，纪元兴庆，国曰大越。出没义安、化州山中，伺大军还，即出攻盘滩威子关，扼三江府往来孔道，寇交州近境，诸州县皆响应，守将屡出讨，皆无功。事闻，命沐晟统云南、贵州、四川军四万人，由云南征讨。而遣使赍敕招降者，予以世官，贼不应。晟与战生厥江，大败。七年，败书闻，益发南畿、浙江、江西、福建、湖广、广东、广西军四万七千人，从英国公辅征之。辅以贼负江海，不利陆师，乃驻北江仙游，大造战舰，而抚诸遭寇逼播者，遂连破慈廉、广威诸营栅。侦其党邓景异扼南策州泸渡江⁽¹⁸⁾太平桥，乃进军威子关。伪金吾将军阮世每众二万，对岸⁽¹⁹⁾立寨栅，列船六百余艘，树桩东南以捍蔽。时八月，西北风急，辅督陈旭、朱广、俞让、方政等舟齐进，炮矢飘发，斩首三千级，生禽伪监门将军潘低等二百余人，获船四百余艘。遂进击景异，景异先走，乃定交州、北江、谅江、新安、建昌、镇蛮诸府。追破景异太平海口，获其党范必粟。

时阮帅等推简定为太上皇⁽²⁰⁾，别立陈季扩为帝，纪元重光。乃遣使自称前安南王孙，求封爵。辅叱斩之，由黄江、阿江、大安海口至福成江，转入神投海口，尽去贼所树桩栅。十余日抵清化，水陆毕会。定已奔演州，季扩走义安，帅、景异等亦散亡。于是驻军，捕余党。定走美良县吉利棚，辅等穷追及之。定走入山，大索不得，遂围之，并其伪将相陈希葛、阮汝励、阮晏等俱就擒。

先是，贼党阮师桧僭王，与伪金吾上将军杜元措等据东

潮州安老县之宜阳社，众二万余人。八年正月，辅进击之，斩首四千五百级，擒范支、陈元卿、阮人柱等二千余人，悉斩之，筑京观。将班师，言⁽²¹⁾：“季扩及党阮帅，胡具、邓景异等尚在滨州、义安，逼清化。而邓镛塞神投、福成江口，据清化要路，出没义安诸处，若诸军尽还，恐沐晟兵少不敌。”乃留江浩、俞让、花英、师祐等军，佐晟守御。五月，晟追季扩至虞江，贼弃栅遁，追至古灵县及会潮、灵长海口，斩首三千余级，获伪将军黎弄，季扩大蹙，奉表乞降。帝心知其诈，姑许之，诏授交趾布政使，阮帅等俱各授官。诏既下，贼无悛心。九年，复命辅督军二万四千，合晟军讨之，贼据月常江，树桩四十余丈，两岸置栅二里，列船三百余艘，设伏山右。秋，辅、晟等水陆并进，阮帅、胡具、邓景异、邓镛等来拒，辅令朱广等连舰拔桩以进，自率方政等以步队剿其伏兵。水陆夹攻，贼大败，帅等皆散走，生擒伪将军邓宗稷、黎德赫、阮忠、阮轩等，获船百二十艘。辅乃督水军剿季扩，闻石室、福安诸州县伪将军黎蕊等断锐江浮桥，阻生厥江交州后卫道路，遂往征之，蕊及范慷来拒，蕊中矢死，斩获伪将三人，斩首千五百级，追杀余贼殆尽，慷及杜个旦等亦就禽。

十年，辅督方政等击贼舟于神投海，大败之，阮帅等远遁，追之不及。辅军至义安、土黄⁽²²⁾，伪少保潘季祐等请降，率伪官十七人上谒。辅承制授季祐按察副使，署义安府事。于是伪将军陈敏等相继降。明年，辅及晟合军至顺州，阮帅等设伏爱子江，而据昆传山险，列象阵迎敌。诸军大破之，生擒伪将军五十六人，追至爱母江。贼溃散，邓镛弟铁及潘鲁、潘勤等尽降。明年春，进军政和，景异率党黎蟠等七百人逃逼蛮昆蒲栅，遂进罗蒙江⁽²³⁾，舍骑步行，比至，贼已

遁。追至叱蒲捺柵，又遁。昏夜行二十余里，闻更⁽²⁴⁾鼓声，辅率政等衔枚疾趋，黎明抵叱蒲干柵，江北贼犹寨南岸。官军渡江围之，矢中景昴肋，擒之。镛及弟铨亡走，追擒之，尽获其众，别将追阮帅于暹蛮，大搜，获帅及季扩等家属，帅逃南灵州，依土官阮茶汇。追获帅，斩茶汇。

季扩逃乂安竹排山，辅遣师祐袭之，走老挝。祐踵其后，老挝惧官军躏其地，自缚以献，及其弟伪相国季楷⁽²⁵⁾，他贼尽平。十三年二月，辅、晟等班师入京。四月，复命辅佩征夷将军印出镇。十四年召还。明年，命丰城侯李彬代镇。

交人故好乱。中官马骐以采办至，大索境内珍宝，人情骚动，桀黠者鼓煽之，大军甫还，即并起为乱。彬遣将讨灭之，而反者犹不止，俄乐巡检黎利亦乘机作乱，皆自署官爵，杀将吏，焚庐舍。有杨恭、阮多者，皆自称王，署其党韦五、谭兴邦、阮嘉为太师、平章，与群寇相倚，而潘僚、范玉尤猖獗。僚者，故乂安知府季祐子也，嗣父职，不堪马骐虐，遂反。土官路文律、陈苔等从之。玉为涂山寺僧，自言天降印剑，遂僭称罗平王，纪元永宁，攻掠城邑。彬东西征剿，日不暇给。中朝以贼久未平，十八年，命荣昌伯陈智助之。降敕责彬曰：“叛寇迄今未获，兵何时得息，民何时得安？宜广为方略，速奏荡平。”彬惶恐，督诸将追剿。明年秋，贼悉破灭，惟黎利不能得。

利初仕陈季扩为金吾将军，后归正，用为俄乐巡检，邑邑不得志。及大军还，遂反，僭称平定王，放兵肆掠。官军讨之，生擒其党范晏等，利遁去。出据可蓝堡⁽²⁶⁾行劫。诸将方政、师祐剿获其伪将军阮个立等，利逃匿老挝。及政等还，利潜出，杀玉局巡检，掠荔江，每追击，辄遁去。及群

盗尽灭，利益深匿。彬奏言，利窜老挝，老挝久不遣，情叵测。帝令彬送老挝使臣入京诘问，老挝乃逐利。

二十年春，彬卒，诏陈智代彬。二十一年，智追利于宁化州车来县，败之。利复远窜。明年秋，智奏利初逃老挝，后被逐归瑰县，其头目范仰等已率男妇千六百人来降，利虽求抚，而止俄乐不出，造兵器未已，必当进兵。奏至，会仁宗践阼，大赦天下，因敕智善抚之，而利已寇茶笼州，败方政军。利未叛时，与镇守中官山寿善。寿还朝，力言利与己相信，今往谕之，必来归。帝曰：“此贼狡诈，若为所给，则其势益炽。”寿叩头言：“如臣往谕而利不来，臣当万死。”帝颌之，遣寿赏敕授利清化知府，慰谕甚至，敕甫降，利已寇清化，得敕无降意，即借抚愚守臣，佯言俟秋凉赴官，而寇掠不已。

时洪熙改元，铸将军印分颁边将，智得征夷副将军印，又命安平伯李安往佐之。智素无将略，惮贼，因借抚以愚中朝，且与方政迕，顿兵不进，贼益无所忌，再围茶笼，智等坐视不救。阅七月，城中粮尽，巡按御史以闻，奏至而仁宗崩。宣宗初即位，敕赏智及三司官，智等不为意，茶笼遂陷，知州琴彭死之。尚书掌布按二司陈洽言：“利虽乞降，内携贰，既陷茶笼，复结玉麻土官、老挝酋长与之同恶。始言俟秋凉，今秋已过，复乞改授茶笼州，而遣逆党往嘉兴、广威诸州招集徒众，势日滋蔓，乞命总兵者速行剿灭。”上为降敕切责，期来年平贼。智始惧，与政薄可留关，败还，至茶笼又败，政勇而寡谋，智懦而多忌。素不相能，而山寿专招抚，拥兵又安不救，是以屡败。

宣德元年春，事闻，复降敕切责。时渠魁未平，而小寇蜂起，帝敕老挝不得容叛人。四月，命成山侯王通、都督马

瑛往讨黎利，削陈智、方政职，充为事官，通未至，贼犯清化，政不出战，都指挥王演击败之，诏大赦交趾罪人；黎利、潘僚降亦授职；停采办金银、香货，冀以弭贼，而贼无悛心，政督诸军进讨，李安等先奔，政由此败，谪为事官，立功赎罪，未几，智遣袁亮击贼黎善于广威州，渡河，遇伏兵，亮被执，善遂分兵三道犯交州，为陈浚、李安所败，善夜走，通分兵三道出击，遇伏兵大败，尚书陈洽死焉，通亦中肋还，利在义安⁽²⁷⁾闻之，鼓行至清潭，攻北江，进围东关，通素无战功，以父真死事封，朝廷不知其庸劣，误用之，一战而败，心胆皆丧，举动乖张，擅割清化以南地予贼，尽撤官吏军民还东关，惟清化知州罗通不从，利移兵攻之不下，帝闻通败，大骇，命安远侯柳升、保定伯梁铭督师赴讨，又命沐晟、兴安伯徐亨、新宁伯谭忠从云南进兵，两军共七万余人，敕通固守，俟升，二年春，利犯交州，通与战，斩伪太监黎秘及太尉、司徒、司空等官，获首级万计，利破胆，奔遁，诸将请乘势追之，通逗留三日，贼知其怯，复立寨浚濠，四出剽掠，三月，复发三万三千人，从柳升、沐晟征讨，贼分兵围邱温，都指挥孙聚力拒之，先是，贼以昌江为大军往来要道，发众八万余人来攻，都指挥李任等力拒，杀贼甚众，闰九月，诸将观望不救，贼攻益力，夏四月，城陷，任死之，时贼围交州久，通闭城不敢出，贼益易之，致书请和，通遂以利书闻。

升奉命久，俟诸军集，九月始抵隘留关，利既与通有成言，乃诡称陈氏有后，率大小头目具书诣升军，乞罢兵，立陈氏裔，升不启封，遣使奏闻，通大集官吏军民立坛与利盟誓，约退师，遣官偕贼使奉表及方物进献，沐晟军至水尾，造船将进，闻通已议和，亦引退，贼乘之，大败。

贼与升书：“黎贼篡弑，太宗皇帝兴师讨灭，求陈氏子孙。陈族避祸远窜，无从访求。今有遗嗣^曷，潜身老拙二十年，本国人民不忘先王遗泽，已访得之。倘蒙转达^{麟宸}，循太宗皇帝继绝明诏，还其爵土，匪独陈氏一宗，实蛮邦亿万生民之幸。”帝得书领之。^曷表亦至，称“臣^曷，先王^曷三世嫡孙”，其词与利书略同。帝心知其诈，欲藉此息兵，遂纳其言。

初，帝嗣位，与杨士奇、杨荣语交趾事，即欲弃之。至是，以表示廷⁽²⁸⁾臣，谕以罢兵息民意，廷臣不敢争。十一月，命侍郎李琦、罗汝敬等赍诏抚谕安南人民，尽赦其罪，与之更新，令具陈氏后人^之实以闻。因敕利以兴灭继绝之意，尽撤军民北还。诏未至，通已弃交趾还广西，山寿、马骥三司守令还钦州。凡得还者止八万六千人，为贼所杀及拘留者不可胜计。天下举疾通弃地殃民，而帝不怒也。

自永乐三年乙酉改交趾为郡县，至宣德三年戊申，凡二十四年而复陷，没于蛮。邱浚《大学衍义补》论《四方夷落之情》，略曰：

交趾本秦汉以来中国郡县之地，五代时为刘隐所并。至宋初⁽²⁹⁾，始封为郡王，然犹受中国官爵勋阶，如所谓特进检校太尉、静海军节度观察等使及赐号，推诚顺化，功臣皆如内地之臣，未始以国称也。其后封南平王，奏章文移犹称安南道。孝宗时，始封以王，称国，而天下因以高丽、真腊视之，不复知为中国郡县矣。李氏传八世，陈氏传十二世，至日焜，为黎季犛所篡，季犛上表窜姓名为胡一元，子苍易名查，诈称陈氏绝嗣，查为甥，求权署国事，太宗从其请，逾年，陈氏孙名天平者，始遁至京，诉其实，季犛乃表请迎天平，还以国，朝廷不逆其诈，遣使送天平归，抵其

境，季犛伏兵杀之，并及使者。事闻，太宗遍告天地神祇，声罪致讨，命张辅等征之，生禽季犛父子，献俘京师。诏求陈氏遗裔立之，国人咸称季犛杀之尽，无可继承者，金请复古郡县，遂立交趾都、布、按三司及各府州县卫所亦如内地。其后，有黎利者，乃其夷中之夷也，中官庇之，遂至猖肆，上表请立陈氏后，宣宗谓此皇祖意也。遂听之，即弃其地，俾复为国。呜呼！自秦并百郡，并趾之地已与南海、桂林同入中国。汉武帝立岭南九郡，而九真、日南、交趾与焉。在唐中叶，爱州人姜公辅已仕中朝为学士宰相，与中州之士相颉颃矣。奈何世历五代，为上豪所据，宋不能讨，遂使兹地沦于蛮夷之域，而为侏儻蓝缕之俗。三百余年不得与南海、桂林等六郡班班然礼乐以⁽³⁰⁾为声名，文物之乡，一何不幸哉！其间宋人虽一逐其王，元人虽再入其国都，而终不能有。太祖开国之初，陈氏首先纳款，太祖著之祖训，不许后人伐其国。陈氏为贼酋所戮，太宗体高皇之意，不绝陈氏之嗣，遣使送还其国，贼杀之并及使者，不得已兴师平之。求陈氏后不可得，乃用汉、唐故事，复立郡县，而守臣不谨，遂致夷獠复肆。而黎利者以求得陈氏后为词，宣宗体文皇帝之心，俾继陈氏之绝，不逆黎利之诈，遂为所蔽。而九真、日南之戕，秦、汉以来之遗民⁽³¹⁾既得见天日，而又沦于幽谷之中，何其重不幸哉！

又曰：安南疆域在秦、汉为三郡地，今其地东起⁽³²⁾广东之钦州，迤西历广西之左江至云南之临安，元江为界。钦以东，海道与之对境，钦之西乃南宁府界，南宁之东南思明府所属上思州、忠州、上下石西诸州，太平府所属龙英、太平、安平、上下冻诸州皆与之接境，而龙州乃其所必由之路，而凭祥县则其要害也。镇安府所属有归顺及下雷峒亦与

接境，二峒迤西，则云南界矣。临安之阿迷州、左能寨等九长官司，皆其近界，元江有水路通之，而蒙自县则其必由之路也。其道路在广西则由太平府历龙州及凭祥县抵其谅山府，至其所称东都者，可七日程。在广东则自钦州西南一日至其永安州，由玉山等处至其东都可五日程。在云南，则由临安府经蒙自县河底之莲花滩，至其东都，可五日程。此中国与交南边境之大略也。

邱浚所言，尚未知其后事。宣德三年，黎利遣使奉表谢恩，谗言属于正月物故，陈氏子孙绝，国人推利守其国，帝亦知其诈，不欲遽封，屡命访陈氏，并尽还官吏人民及其眷属。利皆饰词对，而进头目耆老奏为利乞封，帝许之。八年，利卒。

利虽受救命，其居国称帝，纪元顺天，建东、西二都，分十三道：曰山南、京北、山西、海阳、安邦、谅山、太原、明光、谅化、清华、义安、顺化、广南，各设承政司、宪察司、总兵使司，拟中国三司。东都在交州府，西都在清华府。置百官，设学校，以经义、诗赋二科取士，彬彬然有华风焉。僭位六年，私谥太祖。

子麟继，麟一名龙。自是其君长皆有二名，以一名奏天朝，贡献不绝。敕麟权署国事。英宗登极，遣使表贺，贡方物。帝以陈氏宗支久绝，封麟为安南国王。麟卒，私谥太宗。改元二：绍平六年、大宝三年。

子浚继，一名基隆，袭封为国王。英宗天顺三年，其庶兄琮弑之而自立。浚改元二：大利十一年、延宁六年，私谥仁宗。

琮一名宜民，篡位九月，改元天与，为国人所诛。

以浚弟灏继，灏一名思诚，六年，封灏为国王。灏雄

桀，自负国富兵强，辄坐大。宪宗成化四年以后，侵据广西凭祥，两破占城，执其王，遂改其国为交南州，设兵戍守。安南贡道，故由广西，时云南镇守中官钱能贪恣，取其货，灏素欲窥云南，遂以解送广西龙州罪人为词，假道云南入京，索夫六百，发兵继其后，云南大扰。灏既得凭祥，灭占城，遂侵广东琼、雷，盗珠池。广西之龙州、右平，云南之临安、广南、镇安，亦数告警。庙堂务姑息，虽屡降敕谕，无厉词。灏益玩侮无畏忌，占城久为所据，而诞词以解。十五年冬，灏遣兵八百余人，越云南蒙自界，声言捕盗，擅结营筑室以居。守臣力止之，始退。灏志意益广，亲督兵九万，开山为三道，攻破哀牢，侵老挝，杀宣慰刀板雅、兰、掌父子三人，其季子怕雅赛走八百以免。灏复积粮练兵，颁伪敕于车里，征其兵合攻八百，将士暴死者数千，咸言为雷霆所击。八百乃退其归路，袭杀万余人，灏始引还。灏卒，私谥圣宗，其改元二：光顺十年、洪德二十八年。子暉继，一名谙。暉卒，私谥宪宗，其改元曰景统。子淬继，一名敬甫，七月而卒，私谥肃宗。

弟谊继，一名璿，宠任母党阮种、阮伯胜兄弟，恣行威虐，屠戮宗亲，鸩杀祖母。种等怙宠窃权，逼谊自杀，拥立其弟伯胜。国人黎广等讨诛之，立灏孙暉，改谥谊为威穆帝。谊在位四年，改元端庆。暉，一名滢，多行不义。

武宗正德十一年，社堂烧香官陈嵩与二子昂、升作乱，杀暉而自立。诡言前王陈氏后，仍称大虞皇帝，改元应天。暉臣都力士莫登庸初附嵩，后与黎氏大臣阮弘裕等起兵讨之。嵩败走，获昂及其党陈璉等。嵩与升奔谅山道，据长宁、太原、清节⁽³⁾三府自保。登庸等乃共立暉兄灏之子暉⁽⁴⁾，改谥暉襄翼帝。暉在位七年，改元洪顺。将请封，因国乱不果，以

登庸有功，封武川伯，总水陆诸军。既握兵柄，潜蓄异志。黎氏臣郑綏以谏徒拥虚位，别立其族子酉榜，发兵攻都城。谏出走，登庸击破綏兵，捕酉榜杀之，益恃功专恣，遂逼妻谏母，迎谏归，自为太傅仁国公，率兵攻陈曷，曷败走死。登庸自称安兴王，谋弑谏。谏母以告，乃与其臣杜湿润间行以免，居于清华。登庸立其庶弟忘，迁居海东长庆府。世宗践阼，遣使诏谕，而其国大乱，道不通。谏遣使请封，为登庸所阻。令其党范嘉谟伪为忘禅诏，篡其位，改元明德，立子方瀛为皇太子，旋鸩杀忘，谥为恭皇帝。嘉靖九年，登庸禅位于方瀛，自称太上皇。移居都斋、海阳，作《大诰》五十九条，颁之国中。方瀛改元大正。其年黎谏卒于清华，国亡。

时两广守臣谓黎谏、黎忘均非黎暉应立之嫡，莫登庸、陈曷俱彼国篡逆之臣。于是，朝臣议征议抚，纷纷不决。安南黎宁遣国人郑惟僚等赴京，各陈登庸篡弑状，言：“宁即谏子。谏卒，国人立宁为世孙，权主国事。屡驰书边臣告难，俱为登庸邀杀，乞兴师问罪。”云南巡抚汪文盛以获登庸间谍及所撰伪《大诰》上闻。帝震怒，命守臣征讨。文盛传檄安南，登庸能束身归命，籍上舆图，待以不死。于是登庸父子遣使奉表乞降，且投牒文盛及黔国公沐朝辅，具述黎氏衰乱，陈曷叛逆，已与方瀛有功，为国人归附，乞贖其罪，修贡如制。辅等奏闻。而黎宁惧天朝，竟纳其降，备以本国篡杀始末及军马之数、水陆进兵道里来上。正集议间，方瀛遣使上表降，并籍其土地、户口，听天朝处分。凡为府五十有三，州四十有九，县一百七十有六。帝纳之，议仍遣仇鸾、毛伯温南征。如登庸父子束手归命，则待以不死。

伯温等抵广西，传檄谕以纳款宥罪意。时方瀛已卒，登

庸遣使请降，率从子文明及部目四十二人入镇南关，囚首徒跣，匍匐叩头，进降表，伯温称诏赦之，复诣军门，匍匐再拜，上土地军民籍，请奉正朔，永为藩臣，伯温等令归国俟命，疏闻，帝大喜，命削安南国为安南都统使司，授登庸都统使，秩从二品，银印，旧所僭拟制度悉除去，改其十三道为十三宣抚司，各设宣抚、同知、副使、僉事，听都统黜陟，广西岁给《大统历》，仍三岁一贡，更令核黎宁真伪，果黎氏后，割所据四府奉其祀，否则已之，制下，登庸悚惕受命。

登庸卒，方瀛子福海嗣，福海卒，子宏 瀛嗣，初，登庸以石室人阮敬为义子，敬有女，嫁方瀛次子敬典，因与方瀛妻武氏通，得专兵柄，宏 瀛立，方五岁，敬益专恣用事，登庸次子正中及文明避之都斋，其同辈阮如桂、范子仪等亦避居田里，敬举兵逼都斋，正中、如桂、子仪等御之，不胜，正中、文明率家属奔钦州，子仪收残卒遁海东，敬诡称宏 瀛歿，以迎立正中为词，犯钦州，为参将俞大猷所败，诛死，宏 瀛初立时，遣使黎光贲入贡，至南宁，守臣以闻，礼官以其国内乱，名分未定，止来使勿进，而令守臣核所当立者，至嘉靖三十年，事白，命授宏 瀛都统使，使赴关领牒，会部目黎伯疆与黎宁臣郑检合兵来攻，宏 瀛奔海阳，不克赴，光贲留南宁且十五年，其借来使人物故大半，宏 瀛祈守臣代请，诏许入京，宏 瀛卒，子茂洽嗣，神宗万历元年，授都统使。

时莫氏渐衰，黎氏复兴，互相构兵，其国益多故，始黎宁之据清华也，仍僭帝号，以嘉靖九年改元元和，居四年，为登庸所攻，窜占城界，国人立其弟宪，改元光照，十五年，廉知宁所在，迎归清华，后迁于漆马江，宁卒，其臣郑

检立宁子宠。宠卒，无子，国人共立黎暉四世孙维邦。维邦卒，检子松立其子维潭，世居清华，自为一国。

维潭渐强，举兵攻茂治，茂治败奔苍林县⁽¹⁵⁾。松诱土人内应，袭杀茂治，夺其都统使印。有莫敦让者，奔防城告难，总督陈璘以闻。松复禽敦让，势益张。茂治子敬恭与宗人履逊等奔广西思陵州，莫履机奔钦州。独莫敬邦有众十余万，起兵北道，击走黎党诸军，敦让得复归。众乃推敬邦署都统。黎兵攻南策州，敬邦被杀，莫氏势益衰。

左江副使杨寅秋定策，不拒黎，亦不弃莫。两遣官往问，以敬恭等愿居高平来告，而维潭求纳款之使亦数至，率其下入关谒御幄，一如登庸旧仪。安南复定，诏授维潭都统使，颁历奉贡，一如莫氏故事。维潭进代身金人，为俯伏状，镌其背曰：“黎氏世孙，臣黎维潭，不得蒲伏天门，恭进代身金人，悔罪乞恩。”自是，安而复为黎氏有，而莫氏但保高平一郡。

维潭卒，子维新嗣。莫氏宗党多窜处海隅，往往僭称公、侯、伯名号，侵狭边境，维新亦不能制。守臣数发兵夹剿，虽应时破灭，而边方颇受其害。维新卒，子维祺嗣。熹宗天启四年，维祺发兵击莫敬宽，克之，杀其长子，掠其妻妾及少子以归。敬宽与次子逃入山中，复回高平，势益弱。然迄明之世，二姓分据，终不能归一云。

其国有交冈，在蒙自县南境外，山岭错互，绵亘二百余里。我朝顺治十六年，遣使宣谕交趾国王，自交冈往，其头目奉主命来报职贡。十七年，都统莫敬曜纳款求封号，广西巡抚于时跃以其率先归附，且欲为黎氏劝，具奏报可，自后入贡相继。黎维祺闻高平莫氏投诚，亦遣使奉表款关，礼部题准照琉球国例，颁赐敕谕。康熙二年，遣陪臣黎⁽¹⁶⁾敦文

入贡，维祺未受封而卒，子维禧嗣。五年，遣翰林院侍读程方朝赍印册封维禧为安南国王。先是，敬曜卒，子元清袭，因授安南都统使。及维禧为王，黎、莫构衅相攻不已。六年，维禧盛兵攻高平，元清败绩，奔皈朝，男女老少不足三百口。七年，始闻于朝。上命暂移元清于南宁。谕令维禧以高平还之。维禧及其柄臣郑榘還元清⁽¹⁷⁾高平府及上琅、下琅、石林、广渊四州。十三年，维禧卒，子维淀嗣，与其臣郑榘复攻高平，元清挈家奔归顺，黎氏尽有高平之地。维淀卒，弟维征⁽¹⁸⁾嗣，十九年，大师会剿云南逆藩吴三桂，由剥隘进兵，时元清已死，其子敬光与泗城土官岑继禄为三桂军响导，二十年，云南平，维征遣陪臣邓公瓚奉贡，且言元清父子从逆事。上命敬光家属发回其国安插，敬光惧，不敢归，未至关自缢死⁽¹⁹⁾。其弟敬翺、敬宝、敬醒皆遁走，家属三百余人至安南，维征尽杀之。是年，郑榘死，子椿复柄国事。二十二年，册封维征为安南国王，御书“忠孝守邦”四字赐之。维征卒，子维禔嗣。雍正三年遣使进贡，御书“日南世祚”四字赐之。六年，奉旨特赐安南铅厂河内地四十里，以白马小赌咒河为界⁽⁴⁰⁾。乾隆四十九年，维禔⁽⁴¹⁾遣陪臣入贡，特赐“南交屏翰”匾额。

初，其国有左右辅政总理国事，左辅政阮氏、右辅政郑氏，皆世官，而阮氏权尤重。维禔嗣位，右辅政郑阿保乃阮氏婿，并夺阮氏权。于是两氏相仇。维禔黜阮氏于顺瓦⁽⁴²⁾，号广南王，独任郑氏。维禔卒，子维禔嗣⁽⁴³⁾，郑栋辅政。乾隆五十年，维禔病，郑栋杀其世子，将立维禔弟维谨，国人不服。郑栋自计惟瑞死，己可代立，但阮氏在顺瓦，当先灭之，乃可以逞。念广南王所属西山土酋阮岳、阮惠兄弟桀黠可用，诱与共灭广南，而许以其地界之，岳心忌栋，然利于

得地，即白广南王领兵讨栋，广南王予岳兵，岳因与栋合攻广南，尽灭阮氏而据其地，时乾隆五十一年六月也。

阮岳兄弟日强盛，自立为泰德王⁽⁴⁴⁾，郑栋亦自立为郑靖王，维禔皆无如何，郑栋有二子，长宗，次干，栋爱干，使总理国事。栋死，宗纠众攻干，干让位与宗，宗益欺主弄权，国人怨恨。阮岳、阮惠兄弟领兵攻杀郑宗，灭其家。维禔德阮氏，留惠辅政，妻以女，岳含怒返广南，五十二年七月，维禔卒，孙维祁嗣，惠意不惬，乃盗象马金银，率妻子返广南，兄弟不相睦，乃别居富春，遣其党阮任率兵攻维祁，维祁奔山南，阮任据其城，谋篡位。

五十三年四月，阮惠领兵攻杀任，扬言欲迎嗣君复位，维祁知其诈，不敢出，挈其群臣室家亡投广西，巡抚以闻，上命滇、粤集兵会讨。于是两广总督孙士毅督师出镇南关，由谅山进，云贵总督富纲督师次于开化为之声援。十一月，大兵败贼于寿昌江，进薄市球，贼阻富良江，攻克之。二十日，入安南城，定维祁位。比滇师入其境，而安南已平定矣。五十四年正月，振旅还滇。

黎氏虽复国，而国人不附，共推阮光平为国长，叩关内附，并求赴京瞻觐，遂封阮光平为安南国王，十一月，奉上谕阮光平祇受封爵，亦系天朝臣子，与陪臣贡使不同，明岁来京瞻觐，经过沿途各省地方与各督抚接见，自应以宾主之礼相待，所有一应接见仪注，著大学士会同礼部详悉酌议具奏，大学士等议以外国藩王趋赴阙廷，实为从来希有盛事，仿照外藩亲王见宗室亲王礼仪详悉酌定，五十五年七月十一日，阮光平及陪臣庆祝万寿，八月回国。嘉庆元年正月四日，太上皇举行千叟宴，安南使臣入宴献诗。

阮光平，一名阮惠，既代黎氏有国，入觐归，卒，子光

纘嗣。黎氏之甥阮种，一名阮福映，奔暹罗，暹罗妻以女弟，助之克复先所失之农耐，居之，称为旧阮，而光纘称新阮。旧阮常为新阮患，光纘幼昏，其臣陈宝玉侯专国，招集亡命，肆掠于海。乾隆五十九年，广东澄海人王贵利投入安南，随宝玉侯征农耐国有功，封为善艘队统兵。贵利侯其国，避称王字，改姓为伦，聚妻蓄发，光纘又加封大统兵进禄侯。安南旧阮渐强，新阮因分国内善艘为二队，一以御旧阮，一以入闽浙劫掠，以充军实。善艘者，好船也。先是，海盗蔡牵、侯齐添、朱濆等往来浙江、福建、广东三省属海洋滋扰，官兵擒捕未靖。嘉庆初，结连安南夷艇大为民害，人谓之艇匪，皆陈宝玉、伦贵利所招集之亡命，肆劫于闽浙，而其王未之知也。四年冬，盗船悉萃于浙，最大者为安南夷艇，其次有凤尾帮、水澳帮、箬黄帮，共数百艘盘距洋面，隐伺劫掠。上命户部侍郎阮元、巡抚浙江元熟筹殄灭之。策请于朝铸炮造船，立保甲，稽出入，奖将士，严赏罚。五年五月，贼艇泊于太平之松门黄沙宫，元勒兵至台州，合将卒会议，方整兵而出，晦于神。六月二十二日大风起，甚雨，贼舟皆撞击破碎。参将李成隆等由松门涉石塘，生获贼八百余人，余死于海，尽获其铜铁炮及他战具，且生获安南伪侯伦贵利，诛之，夷匪及凤尾二帮自此剿灭。具其事以闻，上命两广总督照会安南国王。十二月，光纘奏辨：“本国极南沿海农耐地方，渠贼阮种啸集盗伙，本国收抚舱客，以离贼党，且助洋面帆舵之役。伦贵利依附既久，听其随在巡防，不料暗藏顽狡，捏造印扎，潜约贼船，入洋抢劫，悔不先烛其奸，致干天宪”云云。其后光纘因人浙之艇艘无片帆返国，惟余本国善艘一队，又乏军实，连年窘弱，遂为旧阮阮福映吞灭。

嘉庆八年，阮福映遣使贡进表贡，缚送艇贼，呈缴安南旧领敕印，请改安南为南越，盖不知南越为广东旧名也。天子鉴其恭顺出力，封为越南国王。福映遣使谢恩，请定贡期，议准仍照前例二年一贡，四年遣使来朝，贡道由陆路至广西凭祥州，入镇南关，水路达京师。九年十月谢恩，并进十年例贡。

其都会在交州，即唐都护治所，其疆域东距海，西接老挝，南渡海即占城，北连广西之思明、南宁、云南之临安、元江。土膏腴，气候热，谷岁二稔，人性犷悍，骶、演二州多文学，交、爱二州多侗傜土。其国分十三道、十七府、二百四州县，交州府领五州一十三县，北江府领三州七县，谅江府领二州十县，谅山府领七州五县，新安府领四州一十三县，建平府领一州六县，镇蛮府领四县，奉化府领四县，建平府领一州六县，三江府领三州五县，宣化府领九县，太原府领一十一县，清化府领四州一十一县，义安府领四州一十三县，新平府领二州三县，顺化府领二州一十一县，升华府领四州一十一县，广威州领二县，嘉兴州领三县，归化州领四县，宣化州领三县，演州领三县。

云南入交趾有二道：其一道由蒙自经莲花滩入交州之石陇关，下程澜峒，循洮江源右岸四日至水尾州，又八日至交盘州，又五日至镇安县，又五日至夏华县，又二日至清波县，又三日至临洮府洮水，即富良江上流，其北为宣化江，南为沱江，所谓三江者也，临洮三日至山围县，又二日至兴化府，即古多邦城，自兴化一日至白鹤神庙三歧江，又四日至白鹤县，渡富良江；其一道自河阳隘循洮江左岸，十日至平源州，又五日至福安县，又一日至宣江州，又二日至端雄府，又五日至白鹤三歧江，然皆山径，欹侧难行；其循洮江

右岸入者，地势平夷，乃大道也；由莲花滩达安南之东都，可四五日而至。

乾隆五十三年十月，云贵总督富纲与提督乌大经，以兵八千往征，乃设二十五台站，自马白关起至宣光镇止，共二十台，计程一千一百里。马白属开化，为内地，出关二十里至达号寨，有小河名咒河⁽⁴⁵⁾，即交趾界矣。达号三十里至都龙，有都龙铜厂。都龙五十里至箐口，崎岖险要，过溪四。箐口三十里至南温河，过溪三，无村落。南温河四十里至竹瓦房，过溪四，路崎岖。竹瓦房五十里至清水河，路崎岖，过溪四，上坡四。清水河六十里至安边，过溪六，不用吊桥，大坡一。安边过渡，七十里至富灵社，路险平不一，无村落。富灵社七十里至泖油，崎岖平坦不一，无村落。外油八十里至泖巧，崎岖险要，过溪二十二，石坡二，土坡三，无村落。泖巧八十里至平衡，崎岖平坦不一，过溪四。平衡八十里至廊岭，过溪四，无村落。廊岭八十里至大蛮州，过贺良社。贺良社六十里至贺良下畔。贺良下畔至福安县冗律八十里。冗律过大河至雄异总上畔七十里。雄异总上畔至下畔七十里。异总下畔至宣化镇八十里。宣化镇至黎城尚有八日程，其地平坦，过渡潘河与红毛国交口，大河二道。故自马关至安边二百九十里，自安边至大蛮州四百五十里，自大蛮州至宣光三百六十里。总计一千一百里。

西藏载记

云南在中州西南，而三面皆临外域，西暨南为缅甸、暹罗、南掌、越南，其西北则唐、宋之吐蕃，又曰西番；元、明之乌斯藏，又曰西藏。

《唐书·吐蕃传》曰：“吐蕃本西羌属，百有五十种，散处河、湟、江、岷间；有发羌、唐旄等，然未始与中国通。居析支水西。祖曰鹈提勃悉野，健武多智，稍并诸羌，据其地，蕃、发声近，故其子孙曰吐蕃，而姓勃率野。”《宋史·吐蕃传》曰：“吐蕃，本汉西羌之地，其种落莫知所出，或云南凉秃发利鹿姑之后，其子孙以秃发为国号，语讹，故谓之吐蕃。”《明史·西域传》曰：“西番，即西羌，族种最多，自陕西历四川、云南西徼外皆是。其散处河、湟、洮、岷间者，为中国患尤剧。汉赵充国、张奂、段熲，唐哥舒翰，宋王韶之所经营，皆此地也。”史所记吐蕃之缘始如此。

唐、宋时，朝贡征伐不绝。元宪宗始于河州置吐蕃宣慰司都元帅府，又于四川徼外置碉门鱼通黎雅长河西等处宣抚司⁽⁴⁶⁾，世祖时复郡县，其地设官分职，以吐蕃僧人八思巴为大宝法王，赐玉印，既没，赐号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宣文辅治大圣至德普觉真智佐国如意大宝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师。自是，其徒嗣者咸称帝师，弟子号司徒国公，佩金印玉章者前后相望。

明太祖惩唐世吐蕃之乱，思制御之，惟因其俗尚，用僧徒化导为善，于是有乌斯藏大宝法王、大乘法王、大慈法王等号，而乌斯藏之名乃著，以其在四川之西，故俗谓之西藏。去云南丽江府千余里，四川马湖府千五百余里，陕西西

宁卫五千余里，其地多僧，无城郭，群居大土台上，不食肉娶妻，无刑罚，亦无兵革，鲜疾病。佛书甚多，《楞伽经》至万卷，其土台外，僧有食肉娶妻者。

吐蕃当隋开皇中，其主论赞索都胖河西四播城已五十年矣。国界西南与婆罗门接。自唐初有胜兵数十万，距都善五百里，号为强国，常为边患。其俗谓强雄曰赞，丈夫曰普，故号君长曰赞普。赞普妻曰末蒙。其君长或在跋布川，或居逻娑川。其国风、雨、雷、雹，每隔日有之，盛夏节气，如中国暮春之月，山有积雪，地冷瘴令人气急，不甚为害。有河跋海，去赤岭百里，方圆七十里，东南流入蛮与、蛮西二河，合流而东，号为漾鼻水，又东南出会川为泸水焉。其俗重鬼右巫，事羆羆⁽⁴⁷⁾为大神，喜浮屠法，习咒诅，国之政事，必以桑门参决，多佩弓刀，饮酒不得及乱，妇人无及政，贵壮贱弱，母拜子，子瞶父，出入前少而后老，重兵死，以累世战没为甲门，临阵奔北者，悬狐尾于首，表其似狐之怯。

唐太宗时，其主弃宗弄赞，亦名弃苏农，遣使求婚，帝以宗室女为文成公主降于吐蕃。中宗时，弃隶踏赞为赞普，又使求婚，帝以雍王守礼女为金城公主妻之。凡两世结婚，虽讲舅甥之礼，然不久即乘隙侵犯。且灭内附之吐谷浑，尽有其地，并西洱河诸蛮，东与松茂崑接，南极婆罗门，西取四镇，（太宗时，徙安西都护于龟兹，统于阙、碎叶、疏勒，号四镇。见《唐书·龟兹传》。）北抵突厥，幅员万余里，汉魏诸戎所无也。

云南在两汉暨三国汉，已置益州牂牁、越巂、永昌、云南、建宁、兴古诸郡，唐初置南宁州总管府，戎州、姚州都督府，然诸蛮尚各为首长，如建宁以东则有东爨乌蛮、西爨

白蛮，又其东有东谢蛮、南谢蛮，东谢之南有西赵蛮，皆在群河、兴古之间，其西为昆弥，以西潞河为境，名号不一，又有徒莫抵蛮、俭望蛮、白水西洱蛮，洱河之西有永昌蛮，其在越热者有松外诸蛮，大、小勃弄蛮，自诸葛亮定南中，承制封故白国龙佑那为建宁酋长，赐姓张，传十七世至张乐进求。唐高宗永徽元年，逊位于细奴逻，张氏世绝。细奴逻称蒙舍诏，自立为奇王，与越析、浪穹、邓赧、施浪、蒙嵩号曰六诏，蒙舍在南，故又称南诏，并隶剑南节度使。玄宗开元间，南诏皮罗阁并六诏为一，云南以西尽为所有，而北与吐蕃接壤。

先是，高宗咸亨三年，永昌蛮叛，姚州道行军总管梁积寿讨平之。仪凤二年，吐蕃始潜通潞蛮，调露二年，永昌蛮复叛，姚州蛮归吐蕃，中宗景龙元年，吐蕃及姚州蛮寇边，姚州道讨击使唐九徵败之。睿宗景云元年，姚州蛮引吐蕃攻杀监察御史李知古，时六诏犹未并也。南诏皮罗阁攻施浪诏蛮施望欠，灭之。施望欠弟施望千走吐蕃，吐蕃纳之剑川，与浪穹酋钵罗望杂居。开元二十五年，皮罗阁统军击吐蕃，又破剑川、潞河二蛮，皮罗阁薨，玄宗封其子阁罗凤为云南王，因为云南太守张虔陀所辱，怨愤极，乃阴修城堡，结吐蕃，置铁桥于金沙江，以通来往，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讨之，大败，阁罗凤遣使赴吐蕃告捷，吐蕃册凤为东帝，给金印，号赞普钟。赞普，番言君也，钟，番言弟也，谓为兄弟之国，而南诏是弟也。自此，南诏叛唐，而北臣于吐蕃。

天宝末，陇右河西节度使哥舒翰败吐蕃，复河源、九曲。肃宗至德元载，吐蕃陷兰州。后二年，赞普乞黎苏笼腊赞死，子孛悉笼腊赞嗣。安禄山之乱，数犯边，取陇右地入泾州，降刺史高晖，又破邠州入奉天。代宗幸陕，高晖导虜

人长安，立广武王承宏为帝，改元，擅作赦令，置官吏，衣冠皆南奔荆、襄，或遁栖山谷，乱兵因相攘钞，道路梗闭。时宰相郭子仪屯商州，或给虜曰：“郭令公军且来。”吐蕃大震。会少将王甫与恶少年伐鼓噪苑中，虜惊，夜引击，凡留京师十五日乃走。代宗大历十四年，吐蕃与南诏异牟寻合兵三道寇蜀，州县多陷。神策都将李晟击破之，遂克维、茂二州，追击于大渡河外。德宗即位，以岁与虜确亡获相偿，谋绥怀之，遣太常少卿韦伦持节归其俘，切敕边吏护亭障，无辄侵虜地。是时乞立赞为赞普，姓卢提氏，发使随伦入朝。明年，殿中少监崔汉衡往使，赞普曰：“我与唐舅甥国，诏书乃用臣礼卑我。”以“献”为“进”⁽⁴⁶⁾，“赐”为“寄”，“领取”为“领之”，并约西尽贺兰山为吐蕃境，乃讲好与其大相结赞约盟境上。约唐地泾州右尽弹筝峡，陇州右极清水，凤州西尽同谷，剑南尽西山、大度水，吐蕃守镇兰、渭、原、会，西临洮，东成州，抵剑南西磨些诸蛮、大度水之西南，尽大河北自新泉军抵大碛，南极贺兰橐驼岭，其间为闲田，二国所弃戍地，毋增兵，毋创城堡，毋耕边田。帝又命宰相尚书与虜使盟长安。

朱泚之乱，吐蕃请助讨贼，金吾卫大将军浑瑊用吐蕃兵破泚将韩旻于武亭川。初，与虜约，得长安，以泾、宁四州界之。会大疫，虜辄引去。及泚平，责旧约，天子薄其劳，第赐诏书，偿帛万匹，虜以为怨。贞元二年，犯泾、陇、邠、宁，掠人畜，败田稼。凤翔李晟遣部将王伾以锐兵薄其中军，虜惊溃走。侵凤翔，晟又击却之。又攻盐、夏，陷之。天子以边人残没，下诏避殿自责。虜得二州，皆戍以兵，然馈饷数困，屡请盟。帝从马燧之言，约盟于平凉，结赞伏精兵诱执盟会副使崔汉衡等。虜戍盐、夏，涉春疫大

兴，皆思归，乃火其庐舍，颓郭堞而去，以兵犯凤翔，焚掠宝鸡，剽泾阳华亭，掠牛羊率万计，泾、陇、邠之民，荡然尽矣。

南诏异牟寻有众数十万，吐蕃每入寇，常以为前锋，赋敛重数，又夺其险要地立城堡，征兵助防，异牟寻苦之。会西川节度使韦皋招抚群蛮，寻潜遣人因诸蛮求内附，朝议招纳之，以断吐蕃右臂。皋遣蛮使数寓书于寻，吐蕃疑之，因贲大臣为质，而发兵二万屯会川，以塞滇蜀之路，皋遣将击之，蕃兵败归，复遣书南诏欲与共袭吐蕃，驱之云岭之外。寻遣使诣皋，上表请弃吐蕃归唐，帝赐以诏书嘉之。皋遣其巡官崔佐时贲诏诣寻。吐蕃使者数百人先在其国，佐时劝寻悉斩蕃使，去所立之号，复南诏旧名。寻皆从之。

吐蕃自剽掠去后，又略泾、邠、宁、庆、鄜五州之鄙，又寇宁州转鄜、坊。韦皋以剑南兵与战，杀其将，西南少安。不三年尽得岷州地，久之，北廷沙陀别部叛，吐蕃因是陷北廷都护府，安西道绝，独西州人尚为唐守。吐蕃寇灵州，又寇泾州。诏城盐州以兵戍之，时韦皋破其堡壁五十余所，败其南道元帅，又与南诏破之于神川，遂断铁桥，俘其五王，取铁桥等十六城，降其众十余万人。寻献捷于朝，请复号南诏。帝遣使册立寻为南诏王。吐蕃赞普死，其子足之煎立，请修好。朝廷不许，遂寇盐州，陷麟州，韦皋屡破其兵，因定昆明诸蛮，皋围维州，赞普领兵来援，皋率南诏兵薄之，擒其首，献京师。

贞元十五年，异牟寻以邈川、宁北等城当寇路，乃峭山深堑修战备，请于韦皋，言：“昆明、岷州与吐蕃接，不先加兵，必为所胁，宜早图之。”吐蕃果谋袭南诏，将以十月围岷州，屯兵昆明，又屯西贡川。异牟寻告于韦皋，皋遣将武勉

屯黎州、嵩州以应之。吐蕃引众五万自巽贡川分二军攻云南，一军攻嵩州。皋以岷州实往来道，捍蔽数州，乃严兵以守。别遣将袭击，降其帅。吐蕃兵气顿衰，退至铁桥，南诏毒其水，人马饮之，多死。吐蕃益惧，遂屯三泸水，复城悉撮。悉撮，吐蕃险要地也。南诏与皋部将杜毗罗狙击之。十七年春，南诏夜绝泸水，斩吐蕃屯卒。吐蕃保鹿危山，杜毗罗设伏以待，吐蕃大酋皆降。南诏又合鬼主破之于泸西，吐蕃大惧，乃戍纳川等五城，欲悉师出西山、剑山，攻⁽⁴⁹⁾嵩州以绝南诏。皋遣将邢毗屯南、北路，赵昱戍黎、雅州。寻谓皋曰：“吐蕃声取嵩州，实窥云南，请进军羊苴咩城。”皋督诸将分道与南诏会，陈兵深入，克城七，焚堡百五十所，擒其将论莽热，杀获无算。帝降温旨劳异牟寻。是时，南诏之境东至于铜柱、铁桥、蟠桃、玉榆，东南至于交趾，南至于驩国木落山，西至于太石，西北至于吐蕃，北至于神川，东北至于黔、巫，纵横千里，国富兵强。

二十年，赞普死，其弟嗣立，遣使人朝。顺宗、宪宗时并遣使朝贡请和，且丐互市，诏许之。

元和十二年，赞普死，可黎可足立为赞普，使论矩立藏来朝，未出境即遣兵寇宥州、灵州。又以十五万围盐州，不能拔。复攻陷沙州。穆宗即位，复通使，未几又寇泾州。长庆元年，遣使来朝乞盟，乃盟于京师西郊。

明年，请定疆候，遣大理卿刘元鼎就盟其国。元鼎逾成纪、武川，抵河广武梁，故时城郭未隳，兰州地皆秔稻，桃李榆柳岑蔚，户皆唐人，见使者麾盖，夹道观。至龙支城，耆老千人拜且泣，问天子安否，言：“顷从军没于此，今子孙未忍忘唐服，朝廷尚念之乎？兵何日来？”言已，皆呜咽。密问之，丰州人也。过石堡城，崖壁峭竖，道回屈，虏曰铁刀

城，右行数十里，土石皆赤，虜曰赤岭，而信安王祹、张守珪所定封石皆仆，独虜所立石犹存。（开元十九年，唐与吐蕃以赤岭为界，表以大碑，见《唐书·吐蕃传》。）赤岭距长安三千里而羸，盖陇右故地也。曰闷怛卢川，直逻娑川之南百里，臧河所流也。（近人周琦《卫藏图识》：臧、当作藏，即西藏所由名也。）河之西南，地如砥，原野秀沃，夹河多怪柳，山多柏，坡皆丘墓，旁作屋，赫涂之，绘白虎，皆虜贵人有战功者，生衣其皮，死以旌勇，殉死者塞其旁，度悉结罗岭，凿石通车，逆金城公主道也。至麋谷，就馆，臧河之北川，赞普之夏牙也，周以枪纛，率十步植百长槊，中刺大帜为三门，相距皆百步，甲士持门，巫祝鸟冠虎带击鼓，凡人者搜索乃进，中有高台，环以宝楯，赞普坐帐中，以黄金饰蛟螭虎豹，身被素褐，结朝霞冒首，佩金镂剑，唐使者始至，给事中论悉答热来议盟，大享于牙右，饭举酒行，与华制略等，乐奏《秦王破阵曲》，又奏《凉州》、《胡渭》、《录要》、杂曲，百伎皆中国人，盟坛广十步，高二尺，使者与虜大臣十余对位，酋长百余坐坛下，上设巨榻，钵掣通升，告盟，一人自旁译授于下，歃血，盟毕，以浮屠重为誓，引郁金香水以饮，与使者交庆，乃降。

元鼎还，虜元帅尚塔藏馆客大夏川，集东方节度诸将百余，置盟策台上，遍晓之，且戒各保境，毋相暴犯，策署彝泰七年。

元鼎逾湟水，至龙泉谷，西北望杀胡川，哥舒翰故壁多在。湟水出蒙谷，抵龙泉与河合，河之上流，繇洪济梁西南行二千里，水益狭，春可涉，秋夏乃胜舟，其南三百里三山，中高而四下，曰紫山，直大羊同国，古所谓昆仑者也，虜曰阙摩黎山，东距长安五千里，河源其间，流澄缓下，稍

合众流，色赤，行益远，它水并注则浊，故世举谓西戎地曰河湟。河源东北直莫贺延碛尾，殆五百里，碛广五十里，北自沙州，西南入吐谷浑浸狭，故号碛尾。隐测其地，盖剑南之西。元鼎所经见，大略如此。

虜遣使入谢。宝历至大和，再遣使者朝。赞普立几三十年，病不事，委任大臣，故不能抗中国，边候晏然。死，以弟达磨嗣，凶悖少恩，政益乱。国中多灾异，人疫死者相枕藉。鄯、廓间，夜闻鼙鼓声，人相惊。

武宗会昌二年，赞普死，无子，以妃妹兄尚延力子乞离胡为赞普，始三岁，妃共治国。三年，国人以赞普立非是，皆叛去。其落门川讨击使尚恐热与其鄯州节度使尚婢婢相攻击，兵拏连岁不解。宣宗大中三年，恐热保渭州，求册为赞普，奉表归唐。帝诏问所欲，恐热倨夸自大，且求河渭节度使，帝不许。复趋落门川。久雨粮绝，还奔廓州。于是凤翔节度使李玘复清水，泾原节度使康季荣复原州，取石门等六关，得人畜几万。灵武节度使李钦取安乐州，诏为威州，邠宁节度使张钦绪复萧关，凤翔收秦州，山南西道节度使郑涯得扶州。凤翔兵与吐蕃战陇州，斩首五百级。是岁，河、陇高年千余见阙下，天子为御延喜楼，赐冠带，皆争解辫易服。因诏差赐四道兵，录有劳者；三州七关地腴衍者，听民垦艺，贷五岁赋；温池委度支榷其盐，以贍边；四道兵能营田者为给牛种，戍者倍其资餉，再岁一代；商贾往来于边者，关镇毋何留；兵欲垦田，与民同。

初，太宗平薛仁果，得陇上地；虜李轨，得凉州；破吐谷浑、高昌，开四镇。玄宗继收黄河积石、宛秀等军，中国无斥堠警者几四十年。轮台、伊吾屯田，禾菽弥望。开远门揭候警曰：“西极道九千九百里”，示戍人无万里行也。乾元

后，陇右、剑南、西山三州七关军镇监牧三百所皆失之。宪宗尝览天下图，见河湟旧封，赫然思经略之，未暇也。至是，群臣奏言：“王者建功立业，必有以光表于世者，今不勤一卒，血一刃，而河湟自归，请上天子尊号。”帝曰：“宪宗尝念河湟，业未就而殒落，今当述祖宗之烈，其议上顺、宪二庙谥号，夸显后世。”又诏：“朕姑息民，其山外诸州，须后经营之。”

明年，沙州首领张义潮奉瓜、沙、伊、肃、甘等十一州地图以献。始，义潮阴结豪英归唐，一日，众擐甲噪州门，汉人皆助之，虜守者惊走，遂摄州事。缮甲兵，耕且战，悉复余州，以部校十辈皆操挺，纳表其中，东北走天德城，防御史李丕以闻。帝嘉其忠，命使者资诏收慰，擢义潮沙州防御使，俄号归义军，遂为节度使。其后河、渭州虜将尚延心以国破亡，亦献款。秦州刺史高骈诱降延心及浑末部万帐，遂收二州，拜延心武卫将军。骈收凤林关，以延心为河、渭等州都游弈使。

懿宗咸通二年，义潮奉凉州来归。七年，北庭回鹘仆固俊击取西州，收诸部。鄯州城使张季頔与尚恐热战，破之，收器铠以献。吐蕃余众犯邠、宁，节度使薛弘宗却之。会仆固俊与吐蕃大战，斩恐热首，传京师。后中原多故，王命不及，甘州为回鹘所并，归义诸城⁽⁵⁰⁾多没。

浑末，亦曰唃末，吐蕃奴部也。虜法，出师必发豪室，皆以奴从，平居散处耕牧。及恐热乱，无所归，共相啸合，数千人，以唃末自号，居甘、肃、瓜、沙、河、渭、岷、廓、叠、宕间，其近蕃牙者最勇，而多马。

吐蕃之强也，几与唐为敌国，迨其丧败，唐祚亦亡。而云南自南诏蒙氏并而据之，始属于唐。继乃叛唐附吐蕃，后

复归唐，与吐蕃为难，吐蕃分散而蒙氏亦为郑买嗣所灭。

五代时，吐蕃族种分散，大者数千家，小者百十家，无复统一。自仪、渭、泾、原、环、庆及镇戎、秦州暨于灵、夏皆有之，各有首领，内属者谓之熟户，余谓之生户。中国衰乱，不能抚有，惟甘、凉、瓜、沙四州常自通于中国，甘州为回鹘牙⁽⁵¹⁾，而凉、瓜、沙三州将吏犹称唐官，数来请命。后唐明宗天成中，权知西凉府留后孙超遣大将拓拔承海来贡，明宗召见，承海云：“凉州东距灵武千里，西北至甘州五百里，旧有鄂人二千五百为戍兵，及黄巢之乱，遂为阻绝，超及城中汉户百余，皆戍兵之子孙也。其城方幅数里，中有县令、判官、都押衙、都知、兵马使，衣服言语略如汉人。”凉州郭外数千里⁽⁵²⁾，尚有汉民陷没者耕作，余皆吐蕃。其州帅稍失民情，则众皆啸聚，城内有七级木浮图，其帅急登之，给其众曰：“尔若迫我，我即自焚于此。”众惜浮图，乃盟而舍之。

宋太祖建隆二年，灵武五部以橐驼⁽⁵³⁾、良马致贡，来高等八族酋长越嵬等护送入界，敕书奖谕。秦州首领尚波于伤杀采造务卒，知州高防捕系其党，以状闻。上乃以吴廷祚为雄武军节度，代防安辑之。尚波于等感悦，乃献伏羌地。太宗太平兴国八年，秦州诸族以马来献，帝召其酋长，对于崇政殿，厚加慰抚，因谓宰相曰：“吐蕃言语不通，衣服异制，朕常以禽兽畜之。自唐室以来颇为边患，以国家兵力雄盛，聊举偏师，便可驱逐数千里外，但念其种类蕃息，安土重迁，倘因攘除，必致杀戮，所以置于度外，存而勿论也。”淳化元年，秦州大、小马家族献地内附。

吐蕃种族至多，有折平族、六谷诸族、仪州八族、都罗族、龙野马族，原、渭蕃部三十二族、陇山西延家族、咩通

族，河西蕃部四十五族者，龙十三族、龛谷懒家族、药令族、妙娥延族、宗家当宗章迷族、移逋 揆父族、宗哥族、觅诺族、吹麻城张族、永宁寨陇波他厮麻二族。太宗以后，来朝贡者抚之，或命以官。有侵犯者御之，或诛其帅。河西军折逋游龙钵，四世受朝命为首。真宗咸平元年来朝，自言河西军即古凉州，东至故原州千五百里，南至雪山、吐谷浑、兰州界三百五十里，西至甘州同城界六百里，北至部落三百里，周回平川二千里，旧领姑臧、神鸟⁽⁵⁴⁾、蕃禾、昌松、嘉麟五县，户二万五千六百九十三，口十二万八千一百九十三。今有汉民三百户，城周回十五里，如凤形，相传李轨旧治也。诏以龙钵为安远大将军。

唃廝罗者，宗哥族也，绪出赞普之后，本名欺南陵温篋逋，犹赞普也，羌语讹为篋逋。唃廝、华言佛也，罗、华言男也⁽⁵⁵⁾，自称佛男，犹中国之称天子也。廝罗聚众数十万，宗哥城东南至永宁九百一十五里，东北至西凉府五百里，西北至甘州五百里，东至兰州三百里，南至河州四百一十五里，又东至龛谷五百五十里，又西南至青海四百里，东至新渭州千八百九十里。仁宗明道初，授廝罗宁远大将军、爱州团练使。哲宗元符二年，唃廝罗嫡曾孙陇拶由青唐出降，封武威郡公，赐姓名曰赵怀德。徽宗崇宁元年，赵怀德至京师献地，封安化郡王。

宋兴以来，吐蕃种族率多款附内属，因而设州置使，其中唃氏最强。浸寻至赵怀德入京受封，而西蕃无复有抗中国者矣。

宋氏南渡，元起沙漠，宪宗、世祖疆理边徼，乃封驸马章古为宁濮郡王，镇西宁，以洮、岷、黎、雅诸州隶于宣慰司统治番众。世祖置榷场于碣门、黎州，与吐蕃贸易。又尝

两次发兵征之。武宗至大四年，吐蕃犯永福镇，又寇礼店、文州，皆遣兵往讨。

吐蕃，讹为土番，又曰西番。《日知录》曰：“外国之音，皆无正字，唐之吐蕃，即今之土鲁番是也。”《乌斯藏说》曰：“乌斯藏者，古之姑臧也。乌、姑声近，姑臧今属肃州，距藏远，第古之边邑，或长数千里，今亦尚然。”云云。（乾隆间望江擅撰，详备微门。）然则乌斯藏亦吐蕃族种，近于云南、四川者也。

乌斯藏在长河西之西，长河西在松潘、越嶲之南，壤地相接。明太祖定关中，建重镇于甘肃，以北拒蒙古，南捍诸番，使不得相合。洪武六年，诏吐蕃各族酋长，举故有官职者至京师授职，遂置五衙门，建官赐印，俾因俗为治。以摄帝师喃加巴藏卜为炽盛佛宝国师，元国公南哥思丹八亦监藏等为都指挥同知宣慰使元帅招讨等官。自是，蕃僧有封灌顶国师及赞善王、阐化王、正觉大乘法王、如来大宝法王者，俱赐印章诰命，其地为指挥司、宣慰司、招讨司、万户府、千户所凡三十有三：曰乌斯藏都指挥使司、曰朵甘卫都指挥使司、曰陇答卫指挥使司、曰朵甘宣慰使司、曰朵甘思招讨司、曰朵甘陇答招讨司、曰朵甘丹招讨司、曰朵甘仓塘招讨司、曰朵甘川招讨司、曰磨儿勘招讨司、曰沙儿可万户府、乃竹万户府、曰罗思端万户府、曰列思麻万户府、曰董卜韩胡宣慰使司、曰长河西鱼通宁远宣慰使司、曰朵甘思千户所、曰刺宗千户所、曰李里加千户所、曰长河西千户所、曰多八参孙千户所、曰加八千户所、曰兆日千户所、曰纳竹千户所、曰伦答千户所、曰果由千户所、曰沙里可哈思的千户所、曰李里加思东千户所、曰撒里土儿千户所、曰参卜郎千户所、曰刺错牙千户所、曰泄里坝千户所、曰阔侧鲁孙千户

所。

初，西宁番僧三刺为书招降罕东诸部，又建佛刹于碾白南川，以居其众。至是来朝贡马，请敕护持，赐寺额。帝从所请，赐额曰“瞿昙寺”。立西宁僧纲司，以三刺为都纲司⁽⁵⁶⁾，又立河州番、汉二僧纲司，并以番僧为之，纪以符契。自是，其徒争建寺，帝辄锡以嘉名，且赐敕护持，番僧来者日众。成祖永乐时，诸卫僧戒行精勤者，多授刺麻、禅师、灌顶国师之号，有加至大国师、西天佛子者，悉给以印诰，许之世袭，且令岁一朝贡。由是诸僧及诸卫土官辐辏京师。其他族种，如西宁十三族、岷州十八族、洮州十八族之属，大者数千人，少者数百，亦许岁一奉贡，优以宴赆。西番之势益分，其力益弱，西陲之患亦益寡。

惟松叠远在荒服之外，夷情狡狴，难以招徕。名虽土官，实无所制，且俗尚异端，故于松潘复立番僧二人为国师，曰商巴、曰绰领；二人为禅师，曰黎巴、曰完卜。商巴事道，黎巴事佛，皆受银印，令抚谕之。

太祖招徕番僧，本藉以化愚俗，弭边患。授国师、大国师者不过四五人。至成祖兼崇其教，封僧哈立麻为大宝法王，昆泽思巴为大乘法王，并领天下释教。又封阐化、赞善、护教、阐教、辅教等五王，各有分地，定制三年一贡。惟二法王以游僧，不常厥居，故其贡期不在三年之列。其外授西天佛子者二、灌顶大国师者九、灌顶国师者十有八，禅师、僧官不可悉数。又封释迦也失为大慈法王，诸王皆子孙世袭，惟护教王卒，无嗣，爵遂绝。大宝、大乘、大慈、阐化诸王皆在乌斯藏，余四王距藏或近或远。

初，太祖以西番地广，人犷悍，欲分其势而杀其力，使不为边患，故来者辄授官。又以其地皆食肉，倚中国茶为

命，故设茶课司于天全六番，令以马市，而人贡者又优以茶布。诸番恋贡市之利，且欲保世官，不敢为变。迨成祖益封法王及大国师、西天佛子等，俾转相化导，以共尊中国，故西陲宴然。

正德十年，武宗惑近习言，谓乌斯藏僧有能知三生者，国人称之为活佛，欣然欲见之，命中官刘允乘传往迎。所谓活佛者，恐中国诱害之，匿不出见。将士怒，欲胁以威。番人夜袭之，夺宝货、器械以去，将校死者二人，卒数百人，伤者半之。允乘善马疾走，仅免。返成都，戒部下弗言，而以空函驰奏，至则武宗已崩，世宗召允还，下吏治罪。

神宗朝，大宝法王朝贡不绝。时有僧锁南坚错者，能知已往未来事，称活佛，鞏粗顺义王俺答亦崇信之。万历七年，以迎活佛为名，西侵瓦剌，为所败。此僧戒以好杀，劝之东还。俺答亦劝此僧通中国，乃自甘州遗书张居正，自称释迦摩尼比邱，求通贡，馈以仪物。居正不敢受，闻之于帝。帝命受之，而许其贡。由是，中国亦知有活佛。此僧有异术，能服人，诸番莫不从其教，即大宝法王及阐化诸王，亦皆俯首称弟子。自是西方止知奉此僧，诸番王徒拥虚位，不复能施其号令矣。

当成祖之崇释教也，番僧受封者来朝京师，其徒交错于道，外扰邮传，内耗大官，公私骚然，帝不之恤，然至者犹即遣还。及宣宗时，则久留京师，耗费益甚。英宗初年，虽多斥逐，其后加封号者亦不少。景泰帝封番僧沙加为弘慈大善法王，班卓儿藏卜为灌顶大国师。英宗复辟，务反景帝之政，降法王为大国师，大国师为国师。成化初，宪宗复好番僧，至者日众。札巴坚参、札实巴、领占竹等，以秘密教得幸，并封法王，其次为西天佛子，他授大国师、国师、禅师

者不可胜纪。四方奸民投为弟子，辄得食大官，每岁耗费钜万。廷臣屡以为言，悉拒不听。孝宗践阼，清汰番僧，法王、佛子以下，皆递降，驱还本土，夺其印诰，由是鞏下复清。武宗蛊惑佞幸，复取领占竹至京，命为灌顶大国师，以先所降禅师三人为国师，由是番僧复盛。封那卜坚参及札巴藏卜为法王，那卜领占及绰即罗竹为西天佛子，绰吉我些儿者，乌斯藏使臣，封大德法王，乞令其徒二人为正副使，还居本土，且为请国师诰命，入番设茶。礼官刘春等言：“乌斯藏远在西方，性极顽犷，虽设四王抚化，而其来贡必为节制。”帝乃罢设茶教，而予之诰命。世宗立，复汰番僧，法王以下悉被斥。后世宗崇道教，益黜浮屠，自是番僧鲜至中国者。

诸王入贡，自成化元年定以三年为期。阿昔洞诸族土官言西番大小二姓为恶，教之不惧，惟国师刺麻劝化，则革心信服，乃进禅师远丹藏卜为国师，都纲子璫为禅师，以化导之。六年，申诸番三岁一贡之例，国师以下不许贡。五年，礼官言：“番地广远，番王亦多，若遵例并时入贡，则内郡疲供亿，莫若令诸王于应贡之岁，各具印文，取次而来。”报可。十八年，礼官言：“番王三岁一贡，贡使百五十人，定制也。近赞善王连贡者再，已遣四百四十三人⁽⁵⁷⁾。今请封请袭，又遣千五百五十人，违制宜却，乞许其请封袭者，以三百人为后来两贡之数，余悉遣还。”亦报可。番人素以入贡为利，虽屡申约束，而来者日增。穆宗隆庆三年，再定令阐化、阐教、辅教三王，俱三岁一贡，贡使各千人，半全赏，半减赏，全赏者遣八人赴京，余留边上，遂为定例。所贡物有画佛、铜佛、铜塔、珊瑚、犀角、毳毼、左髻毛纓、足力麻、铁力麻、刀剑、明甲冑之属，诸王所贡亦如之。诸番王

迄万历后朝贡不替。

庄烈帝崇祯十一年，流贼李自成为官军击败，自洮洩出番地，诸将穷追，复奔入塞内，番族亦遭蹂躏。十五年，西宁番族作乱，总兵官马炉督诸将五道进剿，斩首七百有奇，抚降三十八族而还。明年冬，李自成遣将陷甘州，独西宁不下，贼将辛恩忠攻破之，遂进掠青海，诸酋多降附，而明室亦亡。

其时，为陕西患者有三大寇：一河套，一松山，一青海。青海又曰西海，土最沃，且有番人屏蔽，故患尤不甚剧，事具《明史·西域传》，番人谓僧为喇嘛，盖即《明史》所谓刺麻而加口于左旁，（《鞑靼传》：隆庆四年，封俺答为顺义王，俺答请金字经及刺麻僧。《西域·朵甘传》：西番为恶，惟国师刺麻劝化，则革心信服。）其后遂有喇嘛之称。

我朝定鼎，威惠旁敷，圆颅方趾之伦，莫不戢锋受命。世祖章皇帝顺治五年以后，怀柔益远，诸蕃王、国师、禅师、喇嘛先后进贡，缴送明季所给诰敕印札，奉旨换给，礼部题定三年进贡一次。圣祖仁皇帝康熙二年，分番僧为四族，贡期定三年，自此遵行不废，以迄于今。而西藏地与漠南蒙古诸部落同入版图，隶于理藩院。凡经理之制，备载《大清会典》。西藏之地有四：曰卫、曰藏、曰喀木、曰阿里。辖六十余城，其疆理东至四川边境，西至大沙海，南至云南边境，北至青海。东西六千四百余里，南北六千五百余里。至京万四千余里。其封爵：辅国公三人、一等台吉一人、噶卜伦四人；（内一人即以辅国公为之。）代贡五人、第巴三人、堪布一人。其设官大臣二人、司官一人、笔帖式二人。其喇嘛道行至高者曰胡图克图，转世者曰胡毕尔汗，其

秩之贵者曰国师、曰禅师，次曰札萨克大喇嘛、副札萨克大喇嘛、札萨克喇嘛，又次曰大喇嘛、副喇嘛、闲散喇嘛。札萨克喇嘛以上给印，余给札付，其徒有德木齐格思规格隆班第之差。其庆祝礼西藏达赖喇嘛胡图克图，遇国家有大庆典，则贡物，有佛像、金经、银塔、五色帕、八吉祥之属，各具奏书，遣使以闻。达赖喇嘛于庆祝之外，具别寿帕、珊瑚、琥珀、数珠、藏香、氍毹以贡。贡使还国，均降敕慰问，赐金币有差，其贡期间年一贡，附达赖喇嘛以进，由四川之打箭炉，经理之制如此。

古分藏地为三康，为喀木，即今昌都则察木多也。卫即危，禹导黑水至于三危，为今拉撒语，故中藏也。藏则今后藏札什伦布落也，诏南北袤长四千里，东西延广四五百里。推之前藏，后藏其袤当亦如中藏。察木多为古康国，即乐府中之西域文康也欤？周舍《上云乐》已称之矣。

云南自唐昭宗时郑买嗣灭南诏，蒙氏历五代，逮宋，为赵、杨、段三氏窃据，均与吐蕃无所关涉。元、明设立郡县，吐蕃乌斯藏统于番僧，各守疆界，不相侵扰。我朝规画既定，而乌斯藏诸番王外称法王者有大宝、二宝、三宝、四宝之号，称活佛者尤不止一人，番民服从，谓之达赖喇嘛及班禅。其通内地虽由四川，而四川无藏俗，惟滇有之。丽江、维西、中甸俗皆与藏同。前《志》载：中甸于康熙八年为达赖喇嘛所窃据，自立营官，征其籽粒，而以皮革等物资青海。雍正五年，设州判驻其地。维西于康熙四十三年为达赖喇嘛所窃据，雍正五年，移通判驻其地。此皆为建置而志也。又载：准噶尔贼策妄阿拉布坦袭取西藏，杀拉藏罕汤古忒。康熙五十八年，上命都统五哥等三路进兵，克复西藏。雍正元年十二月，苦苦恼儿罗卜藏丹津犯西宁边界，上命云

南提督郝玉麟领兵二千驻扎查木道。二年，苦苦恼儿平，郝玉麟领兵回云南。五年，西藏噶隆阿拉布巴等杀康济鼐，其头目报仇战斗相持，上命云南及川、陕二省大员领兵往藏，安顿料理，此皆为师旅而志也。然西藏事固不止此。

顺治十七年，西番大宝法王因构争被逐，移居丽江府之中甸，遣喇嘛通路求人朝贡。十八年，蒙古、吐蕃于都台吉达赖喇嘛求通互市。时吴三桂镇云南，未叛，覆议开市于北胜州。康熙四年，蒙古侵据丽江府中甸，西番二宝法王哈马临清革丁等挈家来奔，吴三桂令居南关外古城。五年，蒙古开六台吉，乌斯藏达赖喇嘛犯丽江、永宁、北胜边境。二十七年，达赖喇嘛求互市于金沙江，总督范承勋以内地不便，请令在中甸互市，诏许之。西藏两次用兵，俱由查木道前进。世宗宪皇帝命发云南兵一千驻防其他。雍正七年，西藏平。九年，马腊奏称，查木道系通藏要路，且与滇省相近，仍遣云南兵一千驻扎。

丽江府属地近西藏，故附郭县及中甸同知、维西通判驻扎之地皆有喇嘛行教，土人莫不崇信，建寺以聚其徒。分红、黄二教。红教衣冠皆红，其类甚繁。黄教衣冠皆黄，止有一种，中甸未设流官时，喇嘛但有红教，而无黄教。其红教又分二派：一曰当览派，又称打览建，有承恩、报国、恨呼、普恩四寺；一曰噶嘛派，共建二十五寺。康熙年间，噶嘛劫杀营官，官兵剿除，并毁其居，惟留大宝一寺。时西藏遣黄教喇嘛至中甸，建立归化寺，安设喇嘛一千二百二十六人，并据大宝寺。

雍正二年，改土归流，世宗宪皇帝赐以额征青稞一千四百四石四斗三升二合，酥油折给青稞一百四十九石四斗，衣单银三百三十两，供品银八十两。高宗纯皇帝加赐青稞三百

石。

乾隆八年，噶嘛红教三滇复建象山寺，招集同侣，二十八年，西藏达赖喇嘛恐中甸人遵行红教，无益于黄教，遣使赴京投控，咨行云南总督判令象山寺止许现在十五人为额，不得出外打鼓念经。三十五年，红教滇结约土番红僧与黄僧争斗，互有杀伤，总督具奏，将滇结等定罪分别处决。于是中甸红教噶嘛之派尽绝，其报国、普恩、恨呼三寺之当览红僧亦为黄教侵削，渐次渐灭，惟存承恩一寺，住僧七十三人，迨后日就减少，存僧五十三人，土人欲投红教为僧者，辄为黄教阻遏，以致兴讼无已，总督移咨驻藏都统转咨达赖喇嘛，许承恩寺补足五十三人之数，此外不得增添，讼案乃寝。

西藏部落有廓尔喀者，岁以土物至藏中贸易，今年则取去年之值，率以为常，无行番僧估驻防势，积数年不偿物价。五十六年，廓尔喀人怀愤逞戈肆扰，班禅、达赖喇嘛相率奔窜。上命发兵往讨，云贵总督福康安由草地进，川陕总督孙士毅由打箭炉进。五十七年六月事平，凯还。

丽江所属喇嘛虽由西藏分支，然皆近地土人为之，每年进藏学经之人，往返日期皆由驻防各官册报，达赖喇嘛铸造铜佛、铜器，遣人赴中甸采买，需用马牛驮载，官为应备，递送出界，约用牛马将及二百，沿途给付柴草。

仁宗睿皇帝时，署丽江知府张宝和奉檄察勘红、黄二教喇嘛情形。尝于嘉庆十二年奏记大府曰：“承恩寺红教喇嘛，平日耕地纳粮，安分焚修，夷人疾病招往打鼓念经，不与争较谢资，非若黄教索谢必须牛马重物，是以夷民敬重红教。而黄教喇嘛总以非其同类，恃强构衅，不许红教招徒，屡经开导，坚执不从。”又曰：“中甸夷民，半系古宗，性思好佛，

家计稍宽，必令其子充当喇嘛，入寺之始馈遗礼物及合堂斋贡，已需银百数十两，父母家犹按时纳银纳粮供给，名虽为僧，其实常在家中指挥任意，父母尊长群相恭敬，乡村之人不敢抗拗，此犹额外未支钱粮之新僧也。充当日久，又须各物进藏参拜大宝、二宝、三宝、四宝诸喇嘛，给与夷帖回寺，遇有额缺，方可顶补，进藏之费又需二百余金。现在黄教喇嘛一千二百二十六名之外，额外新僧竟以千计，此等不耕不织，饱食暖衣，放债营利，刻剥贪婪，本息无偿至以子女抵折，喇嘛日见富厚，边夷日见困穷，若不稍加节制，其害将无底止”云云。喇嘛本夷狄之教，所以隆礼之者，以其为番人所敬信，故藉以镇抚西陲，犹元祖、明祖之意，或谓明季红教强于黄教，常欺凌之，第五世达赖喇嘛预识我大清必抚有中土，于太宗文皇帝时，取道蒙古人贡盛京，获封号延至今，黄教在维西者皆达赖喇嘛法子也。

活佛之事，最为荒诞，然丽江、中甸、维西诸处往往有之。其说以为喇嘛禅学有得者，死，投胎复生，不迷其前世，夷人称为活佛。西藏红教漠勒孤喇嘛主死，其徒卜其降生于维西之其宗。（地名。）乾隆八年，喇嘛众持其旧器访之。先是，么些头目有子名达机，甫七岁，指鸡雏问母曰：“雏能终依于母乎？”母曰：“雏长，将离母耳。”达机曰：“儿其雏乎？”母方怪其语，俄而喇嘛访活佛者至其宗，达机谓父母曰：“西藏有至此迎小活佛喇嘛数十辈，皆佛也，款留之，获福无量。”父母以为谗，不听。达机力言之，头目出视，而喇嘛数十辈不待言，皆自入，达机见之，踟趺于地，为古宗语，良久，众喇嘛奉所用钵珠及手书心经，各以相似者副之，达机审辨，均得其旧物，持钵挂珠，展经大笑。众喇嘛免冠罗拜而哭，达机退摩众喇嘛顶。一喇嘛取僧衣帽进，达

机自服之，数喇嘛以锦茵数十层累置中庭，拥达机敷坐，头目不知所为，众喇嘛奉白金五百，锦缎周各数十端为头目寿，曰：“此吾寺主活佛也，将迎归西藏。”头目以止此一子，不许，达机曰：“毋忧，明年某月、日，父母将生一子承宗祧，儿乃活佛转世，不能留也。”头目夫妇不得已，许之，且合掌而拜，众喇嘛拥活佛达机入达摩河佛寺，远近么些闻之，百千成群诣寺顶礼，布施无算，留三日而去，明年，头目果生一子，如达机所言月、日。

红教喇嘛相传有十三种，维西惟格马一种。善知识喇嘛者格马，四宝喇嘛之高第弟子也，其前世死之年无考，乾隆二十四年，生于六村么些通事王永善家，貌俊丽，不类么些，坐辄跏趺，能言，告其母曰：“儿旧土寒，惟产杏、葡萄、菘菹之属，不足奉以报母，虽然，数年后，可令母富也。”其母莫解。三十二年，四宝命喇嘛数人，以金银马骡值七百余金之物来王永善家迎之。善知识见迎者甚乐，与之所用旧器杂以相似者，悉能辨之，六村么些闻而往拜，善知识跏趺坐，摩拜者顶，皆合度。永善送之人藏，每程所过山川之状，未至皆先言之。善知识非名，其品第也，以华语译之也。

丽江贡生郭维炯之叔父生员郭子逢之子，言是三宝法王转世。十二年，其徒来迓，亦能前知，此皆乾隆时事。

嘉庆十年，丽江县红教喇嘛诣中甸迎土人阿机之子，称为活佛，黄教喇嘛率众阻挠，驻防同知为之和解，迎而去。其他传言活佛之神异大略如此，一说藏中活佛有六：大宝、二宝、三宝、四宝，其二乃班禅及达赖，是活佛即法王矣。

明徐宏祖霞客《游记》曰：“吐蕃国有法王、有人王，人王主兵革，法王主佛教⁽⁸⁾，人王以土地养法王，而不知有

中国；法王代人王化人民，而遵奉朝廷。大法王与二法王更为师弟，大法王将没，即先语二法王以托生之地。二法王如其言往求之，必得所生，抱归奉养而传之道。其抱归时，虽年甚幼，而前生事如探环穴中，历记不爽。二法王没，亦如之。其托生之家，各不甚遥，若只借为萌芽，而果则不易也。大与二，亦只互为渊源，而位则不更也。”《记》所言，未得其实。以今考之，所谓活佛凡四，不并生于世，此生则彼死，此死则彼生，托生转世后，必复其位。《隋书·经籍志》采佛氏之说曰：“人身虽有生死之异，至于精神，则恒不灭。”“由其道者，有四等之果，一曰须陀洹，二曰斯陀含，三曰阿那含，四曰阿罗汉。至罗汉，则出人生死，去来隐显，而不为累。”据其所说则活佛者，殆在四果之中邪？西藏之俗，本于西番，在唐为吐蕃，《册府元龟》载：五代唐明宗天成二年，回鹘西界吐蕃发使野利延孙等人贡，蕃僧四人，持蕃书两封，文字未详云云。今喇嘛所诵佛经，皆番文，必译之乃可晓。相传达摩阐教于其地而佛教兴，至今已千六百余年，其信然欤。

元世祖郡县吐蕃地，领于帝师。明太祖平云南，裂吐蕃三十三支分属郡县。我朝规模宏远，诸番莫不骈罗膜拜。中甸距前藏凡四十七站，站三十里或四十里，多露宿。悬峰峻岭，高人云表，路逢断壑辄伐木填堑以度。霜降后，雪已封山。丽江、鹤庆、剑川之行贾其地者，每岁以二月往，次岁六月始归，皆获厚利，藉以起家。所产则藏绸、藏茧、削毡、氍毹、皮革、茜草、红花、催生石，上品曰京青，盖以输京局者青矿，隶三宝法王。乾隆五十六、七年，发兵讨廓尔喀，运餉进藏，探明路程。谨仿明《黄汴图》注水陆路程途之例，具列左方⁽⁵⁹⁾。

校勘记

(1) 有雷震碎其石 《新唐书·高骈传》无“雷”字。

(2) 南汉刘隐并而据之 刘隐，《宋史·外国四·交趾传》原同，中华书局本校作“刘陟”，云：“刘隐是时已死，据《宋会要·蕃夷》四之20、《通考》卷330《四裔考》改。”

(3) 既而杨廷艺 廷，原作：“延”，《宋史·外国四·交趾传》同，中华书局本改作“廷”，校云：“据《宋会要蕃夷》、四之二0、《通考》卷330《四裔考》改。”今据改。

(4) 淳化中封桓为交趾郡王 原作“南平郡王”，按《宋史·外国四·交趾传》载：“淳化四年，进封桓交趾郡王。”“真宗即位，进封桓南平王兼侍中。”作“交趾郡王”是，今据改。

(5) 明駢 《宋史·外国四·交趾传》、《通考》卷330作“明昶”。

(6) 三年 原作“元年”，据《宋史·外国四·交趾传》、《通考》卷330《四裔考》改。

(7) 逐之 “之”字原缺，指至忠，据《宋史·外国四·交趾传》、《通考》卷三三0《四裔考》补。

(8) 屠 原误作“署”，据《续资治通鉴》卷71熙宁八年十二月戊辰条改。

(9) 南平王 《通考》卷330《四裔考》同，《宋史·外国四·交趾传》作“平王”。

(10) 翰 《通考》卷330《四裔考》同，《宋史·外国四·交趾传》作“翰”。

(11) 冬十月 《续通鉴》卷175同，《元史·安南传》作“十一月”。

(12) 以气候郁热 句前原有“国”字，衍，据《元史·安南传》删。

(13) 黎安世 原作“黎安安世”，衍一“安”字，据《明史·外国二·安南传》删。

(14) 王 《明史·外国二·安南传》作“主”。

(15) 禹 《明史·外国二·安南传》作“颶”。

(16) 洮江州 原作“洮州”，据《明太宗实录》卷47永乐四年四月十二日辛卯条、《明一统志》卷90补“江”字。

(17) 语言 二字原脱，《明史·外国二·安南传》同。中华书局本据《明史稿》传195《安南传》、《太宗实录》卷50永乐五年六月癸未条补“语言”二字，今从之。

(18) 泸渡江 原倒误作“泸江渡”，据《明太宗实录》卷65永乐七年八月庚申条、《明史·外国二·安南传》乙正。

(19) 岸 原误作“案”，据《明史·外国二·安南传》改。

(20) 太上皇 《明史·外国二·安南传》同，中华书局本有校，云：“本书卷一五四《张辅传》、《太宗实录》卷68永乐八年正丁酉条作‘越上皇’。”

(21) 言 原作“闻”，《明太宗实录》卷68永乐八年正月乙未条“闻”字下之内容，为张辅上奏；《明史·外国二·安南传》作“言”，是，今据改。

(22) 土黄 原作“上黄”，《明史·外国二·安南传》同，中华书局本据《太宗实录》卷50永乐五年六月癸未条，又卷八五永乐十年十月戊寅条及《大南一统志》卷一四改作“土黄”，是，今据改。

(23) 罗蒙江 原作“罗江”，《明史·外国二·安南传》

同，中华书局本据《太宗实录》卷91永乐十二年正月壬辰条、《国榷》卷一六页一〇九八、《读史方輿纪要》卷一一二补“蒙”字，今据补。

(24) 更 原脱，据《明太宗实录》卷91永乐十二年正月壬辰条及《明史·外国二·安南传》补。

(25) 楷 《明太宗实录》卷91永乐十二年三月癸未条、《明史·外国二·安南传》作“楷”。

(26) 可蓝堡 《明史·外国二·安南传》同，《明史·李彬传》作“可蒙棚”；《明太宗实录》卷113永乐十七年五月丙午条一作“可蓝册”，一作“可蓝堡”。互异。

(27) 义安 原为“清化”，《明史·外国二·安南传》同，中华书局本据《明史·王通传》、《宣宗实录》卷22宣德元年十一乙未条及王世贞《安南传》改作“义安”，校云：“时清化未破，黎利不得在清化”。今据改。

(28) 廷 原作“群”，《明史·外国二·安南传》及本书下文作“廷”，今据改。

(29) 至宋初 至，原脱，据《大学衍义补》卷一五三《四方夷落之情》补。

(30) 班班然礼乐以 六字原缺，《大学衍义补》有，意长，据补。

(31) 秦汉以来之遗民 遗，原作“夷”，据《大学衍义补》改。

(32) 起 原作“越”，据《大学衍义补》改。

(33) 清节 《明史·外国二·安南传》同，中华书局本校云：“《明史稿》传一九五《安南传》、《殊域周咨录》卷五都作‘清都’。”

(34) 乃共立啁兄灏之子谏 共，原作“其”，据《明

史·外国二·安南传》改；又、灏，《明史》中华书局本有校：“《明史考证摭逸》卷四〇据《识大录》改为‘灏’。”

(35) 茂洽败奔喜林县 茂洽，原作“茂治”，据上文及《明史·外国二·安南传》改；又、喜林县，《明史·外国二·安南传》同，中华书局本据《太宗实录》卷50永乐五年六月癸未条、《明一统志》卷九〇改作“嘉林县”，似是。

(36) 黎 原作“阮”，据《清圣祖实录》卷10康熙二年十二月辛酉条、《清史稿·属国二·越南传》改。

(37) 维禧及其柄臣郑棣還元清高平府及上琅下琅石林广渊四州 元清，原作“维禧”，误，《清圣祖实录》卷30康熙八年六月甲戌条云：“谨遵谕旨，将高平府石林、广源、上琅、下琅土地人民退还莫元清”，《清史稿·属国二·越南传》亦作“还莫元清”，今据改；又、上引二书“高平府”下无“及”字，似衍。

(38) 征 《清圣祖实录》卷86康熙十八年十一月壬子条作“禘”；《清史稿·越南传》作“正”。

(39) 敬光……自缢死 《清史稿·越南传》作：“敬光病歿泗城土府。”

(40) 以马白小赌咒河为界 马白，原作“白马”，据《清世宗实录》卷31雍正三年四月条及《清史稿·越南传》正之；又、咒，原作“兕”，形近而误，据上引二书改。

(41) 维禔 原作“维禔”，按：《清史稿·越南传》载，维禔薨于雍正十一年十一月；《清高宗实录》卷1202乾隆四十九年闰三月甲子条载“赏赉安南国王黎维禔御笔匾额曰‘南交屏翰’”，作“维禔”是，今据改。

(42) 顺瓦 《清史稿·越南传》作“顺化”，下同。

(43) 维禔卒于维禔嗣 按：《清史稿·越南传》雍正十

一年维禡菟，子维祐嗣；十三年，维祐菟，弟维祜嗣；乾隆二十六年，维祜菟，子维禡嗣。维禡至维禡间嗣王者尚有二代三人，此有脱文。

(44) 阮岳兄弟日强盛自立为泰德王 《清史稿·越南传》自立为泰德王者为元惠。

(45) 咒河 《清史稿·越南传》及《地理志》二十一皆作“赌咒河”，“赌”字似脱。

(46) 河西等处宣抚司 《元史·百官志三》卷八十七宣政院条，“河西”下有“宁远”；又、宣抚司，《元史·地理志三》陕西同，《元史·百官志》作“军民安抚司”。

(47) 叛 原作“驰”，据旧、新《唐书·吐蕃传上》改。

(48) 以缺为进 “以”前《新唐书·吐蕃传下》有“帝许之”三字。

(49) 攻 《新唐书·南蛮传上》作“收”。

(50) 城 原作“臣”，误，据《新唐书·吐蕃传下》改。

(51) 牙 《旧五代史·外国列传二·吐蕃》作“牙帐”，案云：“原本脱‘帐’字，今据《欧阳史》增入。”

(52) 千里 《宋史·外国传八·吐蕃》同，中华书局本据《宋会要方域》二一之一四、《通考》卷三三五《四裔考》改作“十里”。

(53) 囊驼 驼，原误作“驰”，据《宋史·外国传八·吐蕃》改。

(54) 神鸟 《宋史·外国传八·吐蕃》同，中华书局本据《通典》卷一七四《州郡》、《续通览长编》卷四三改作“神鸟”，似是。

(55) 喃厮，华言佛也，罗，华言男也 《梦溪笔谈·杂志二》同，《宋史·外国传八·吐蕃》作“河州人谓佛‘喃’，谓儿子‘厮罗’”，有异。

(56) 司 原脱，据《明史·西域传二·西蕃诸卫》及上下文补。

(57) 四百四十三人 《明史·西域传三·赞善王》作“四百十三”，此“十”前似衍一“四”字。

(58) 佛教 原作“教化”，据《徐霞客游记校注·滇游日记十三》改。

(59) 谨仿明《黄汴图》注水陆路程途之例具列左方按，原缺。

道光 云南志钞七

土 司 志 上

土司者，一曰土官，古封建诸侯之遗法也。天地判而人民生，群分族萃，此一聚落，彼一聚落，推其雄杰者为君长，各生所急以备燥湿，各因所处御寒暑，去其所害，就其所利，所居之地，自相葆就。小则一方一隅，大则千里百里，强弱众寡不一，兴灭存亡无常，神圣出为天子，其君长从而听命。寥廓之地，天子又立诸侯镇抚，与之并列，封建之大略如此。

古帝王日月所照，莫不砥属。《禹贡》五服，《周礼》九服，云南固在其中。故武王牧野之《誓》，有庸、蜀、羌、鬻、微、卢、彭、濮诸人。周室衰微，政令不能及远，西南君长始与中邦离遏。秦颇置吏，不久而亡。汉初之制，封建、郡县并行。武帝通西南夷，立郡县，与其君长共治。《史记·西南夷传》所列巴蜀西南外蛮夷君长各以什数，地方数千里，盖皆各君其境，各子其民者也。诸葛武侯南征，既平诸蛮，即其渠帅用之，使治其民。此土官之滥觞矣。自晋迄宋，或羁縻之，或弃绝之。

元立行省设官，蒙古、汉人、土人错杂。明太祖洪武十四年，大兵至云南，元之梁王走死，其所置土人之官次第来归。于是版藉其地，定府、卫、州、县之制，设官治之。由京选授者曰流官，谓其迁转如流也；仍用蛮酋袭职者曰土官，谓其附著于土也。综理政事之官，其治所曰承宣布政

司、提刑按察司、都卫指挥司，而土官亦立宣慰、宣抚、安抚、长官诸司。其府、州、县之土官，与府、州、县之流官职掌皆用。凡司、府、州、县土官并予世袭，有长有属，自食其土，不给以禄，岁各量出差发银，多寡有额。

明人所撰《土官底簿》，共载正德以前云南土司百五十家；国朝毛奇龄《蛮司合志》所述兼详，已录入《备征》。《明史·土司传》府、州、县土官并列其中，《序》谓：“大理、临安以下，元江、永昌以上，皆府治也。孟艮、孟定等处则为司，新化、北胜等处则为州，或设流官，或仍土职。今以诸府州概列之土司者，从其始也。”史摭其大纲，而支派本末则具于《底簿》。明自中叶后，抚绥失宜，威柄日弛，诸土司叛服靡恒，我国家德绥威怵，仁渐义摩，土官虽沿旧制，而逆命者必诛。旧籍所载，大半皆已改土归流，其存者亦无不革心顺化，与流官相辅。今悉志之，仍依《明史》之例，系之府、州，相传弗坠者，列于前，曰《世官》；昔有今无者，次于后，曰《废官》，而贡道、属夷、种人亦以类附。

夫封建肇于上古，夏禹涂山之会，执玉帛者万国。周初千八百国，入春秋者，仅一百二十四国。前后相较，多寡悬殊。盖德之所被，有远有近，抑亦历世既久，吞噬芟夷所致。观于《逸周书》、《史记》，解所云某氏以某事亡之类，大抵有道者常存，无道者渐灭，理固然也。西南诸夷，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其有君长者，各自以为一州王，不知中国广大。自汉至元，郡县官吏经制疏阔，华夷间厕。段氏当宋时，自王于滇，宋人几不知有大理国，其通使也必待重译，殆其言语服食颇异于中国矣。元亡而明兴，铲崖谷林箐而城廓之，易椎髻犍耳而冠裳之。广设学校，慎选

儒官，地虽汉夷杂处，一皆范以圣王之道，择其人之秀才者补诸生，土司子弟争以入簧序为荣，而丽江木氏、姚州高氏、尤乐与流寓之文士交游，所作诗词颇传于世。当是时，思皇济济，誉髦峨峨，古昔榛莽之区，居然文明之域，洎乎末造，中原多故，土酋吾必奎、沙定洲等相继而反。未几，流寇入滇，蹂躏屠戮，迫胁诸土司，其乱甚于晋之永嘉，师儒沦丧，礼义消亡，蛮夷犷悍猛鸷之风复炽，其致此也，虽由于人事之失，然无平不陂，无往不复，无乃关乎天运哉！暨我圣祖仁皇帝削平僭逆，偃武修文，民物攸归，山川重奠，儒林茂，圣道昌，土官土人戴尧天，宅禹甸，莫不倾慕，文章礼乐，衣冠樽俎，而仿效之。百数十年间涵育薰陶，土司子弟膺贡举成进士者接踵而起。且有好学之士，通经术，擅著作，与海内儒流颉颃，岂非圣天子作，兴鼓舞之效哉！且夫儒者诵法周、孔，其道本于尧、舜、文、武，薄海内外，罔不尊循，特地有遐迩，风气以渐而开，汉史谓齐鲁之文学出于天性，其时东南诸郡以蛮见揆，教泽未广故耳。滇在汉代，张叔、盛览、尹珍辈尝学于中国，归教乡里。然习俗佻傚，一傅众咻，旋为诸蛮酋所据，历千余年而后丕变维新，岂精华蕴蓄有所待而发欤？

土司之废革诛锄，由于骄盈凶暴，率其犬羊之性狡焉思逞，而传世不绝之家，类皆秉礼教、守法度，其存其灭亦如古之诸侯，故著其事迹以备法戒焉。

世 官

汉诸葛武侯用诸蛮渠帅为官，于是相沿有土官之制，其中有汉人而落于蛮者，日久亦化为蛮，夜郎、靡莫、邛笮、

襟榆、崑、昆明之地，其官多土著，而名皆不传。

自晋至隋，爨氏最盛，然不必以次相承，他族亦然。迨有明，踵元故事，大为恢拓。以劳绩之多寡，分尊卑之等差，袭替必奉朝命，虽在万里外，皆赴阙受职。府、州、县等官隶验封，宣慰⁽¹⁾、宣抚等官隶武选；隶验封者布政司领之，隶武选者都指挥司领之。于是文武相维，比于中土。

国朝定制，载于《大清会典》。吏部所属土官，则府、厅、州、县辖之，以治其土民。永昌府、景东厅、蒙化厅、永北厅各辖土知府一人，广南府辖土同知一人，丽江府、鹤庆州各辖土通判一人，景东厅辖土知事一人，永昌府、广南府、永北厅各辖土知州一人，永北厅辖土州同二人，镇南州辖土州同一人，土州判一人，新兴州辖土州判一人，永北厅、平彝县、云南县、楚雄县、新平县各辖土县丞一人，云南县辖土主簿一人，浪穹县辖土典史一人，临安府、云龙州、赵州、镇南州、鹤庆州、罗次县各辖土巡检一人，顺宁府辖土巡检二人，景东厅辖土巡检三人，浪穹县辖土巡检四人，景东厅辖土驿丞一人，其余正六品土官二人，从六品土官一人，正八品土官一人，正九品土官一人，从九品土官五人，未入流土官二人，凡五十一人，皆文职也。

兵部所属土弁，总督统焉。土守备：丽江府属一人，中甸厅一人，土千总：云龙州属二人，腾越厅属五人，中甸厅属十六人，维西厅属五人，土把总：云龙州属一人，腾越厅属五人，中甸厅属十六人，维西厅属五人，元江州属改授六品武士官三人，七品武士官二人，凡六十二人。土司统以总督、巡府。宣慰使：普洱府属一人，永昌府属一人，腾越厅属一人，宣抚使：顺宁府属一人，腾越厅属三人，安抚使：龙陵厅属一人，腾越厅属一人，千户：会泽县属一人，长官

司长官：临安府属二人、顺宁府属三人、大理府属一人、龙陵厅属一人、腾越厅属二人，凡十八人⁽²⁾，皆武职也。

《吏部会典事例》：顺治初年，定土知府、同知、通判、知州、州同、州判、吏目、知县、县丞、主簿、典史、经历、知事、巡检、驿丞等文职承袭，由部给牒，书其职衔、世系及承袭年月于上，名曰“号纸”，其应袭职者由督、抚察实，先使视事，令司、府、州、县、邻封土司具结，及本族宗图、原领号纸，咨部具题请袭，又定凡承袭之土官，嫡庶不得越序，无子，许弟承袭，族无可袭者，或妻为夷众信服者，亦许承袭，子或年幼，由督、抚题明注册，选本族土舍护理，俟其年至十五岁时承袭，土官年老有疾请以子代者，听。

《兵部会典事例》：康熙十一年题准，土官袭职，停其亲身赴京，取具地方官保结，并宗图呈报，该督、抚彙送到部，准其承袭，十九年题准，土官病故，其子病废不能承袭者，准与孙袭，乾隆七年议准，土官承袭，旧例由本省都司验明起文，今各省掌印都司业经裁汰，嗣后土官承袭，由布政使司详报督、抚，于半年内具题请袭，由部核对无异，题明准袭后，将替袭职衔缮入号纸给发，如有事故稽迟，不能请袭者，于半年限内咨部存案，日久亦准承袭。

云 南 府

土人为官，谓之土官，世世相传，谓之世袭，亦曰世守，云南自蒙、段窃据僻陋，在夷执事之官皆其部内之土人，元定其地，始由选授而来，然土官亦参其间，明改元之中庆路为云南府，置都指挥使司，流官、土官并用，于是有

流土之分。洪武十五年，傅友德、蓝玉、沐英等分兵攻诸寨之未服者，土官杨苴乘隙作乱，集蛮众二十余万攻云南城。时城中食少，士卒多病，都督谢熊、冯诚等据城固守，贼不能攻，遂远营为久困计。时沐英方驻师乌撒，闻之，将骁骑还救。至曲靖，遣卒潜入报城中，为贼所得，给之曰：“总兵官领三十万众至矣。”贼众惊愕，拔营宵遁，走安宁、罗次、邵甸、富民、晋宁、大理、江川等处，复据险树栅，谋再寇。英分调将士剿降之，斩首六万余级，生禽四千余人，诸部悉定。

英留镇云南，恩威著于蛮徼。每下片楮，诸番部具威仪出郭叩迎，盟而后启，曰：“此令旨也。”英卒，子春袭封西平侯，仍镇云南。春无子，弟晟嗣。后遂世守其土，皆能以功名显。每大征伐，辄以征南将军印授之，沐氏未尝不在行间，土官皆服从之。

考之志乘，云南府属之土官差少，盖附杨苴之乱者，皆以殊灭，且都会所在，设所官必由选授，不复参以土人，惟投诚而有功，乃存之耳。

罗次县炼象关从九品土官李东祚。其先李堵，本县昆石乡人，元时为防送千户。明洪武中，率众从征，歿于阵。录其子阿白为巡检，传十一世。至文秀⁽³⁾，国朝平滇，文秀投诚，仍授世职。卒，子廉洁袭，廉洁卒，叔父昆秀袭，昆秀卒，子廷杰袭。廷杰卒，子清臣袭，传至东祚，乾隆四十六年袭，五十年改为从九品土官，卒，子作栋袭。

禄丰县南平关从九品土官李世美。其先李喜怒，元时以土人为官。明洪武十六年，喜怒子矣招谕夷民复业有功，授

巡检。六传至印，万历三十五年，从征武定叛酋风阿克，殁于阵，无子，以次子罗绮之六世孙惟贤袭职。卒，子楚南袭。国朝平滇，楚南投诚，仍授世职。卒，无子，以印从弟惟白袭。惟白卒，子文南袭。文南卒，子天澂袭。天澂卒，文南弟秀南袭。秀南卒，孙毓俊袭。传至东来，乾隆五十年，改为从九品土官。卒，传至世美，道光七年袭。

大理府

蒙、郑、赵、杨、段五氏皆据大理为都。元灭段氏，命其后裔世为总管，传十一代，亦土官之类也，事具《各征志》。其外，县丞、主簿、典史、巡检、长官，置自明初而存于今者，复有十一家。若云南县之杨氏为杨干贞之裔，张氏为张乐进求之裔，无乃遥遥华胄乎！

赵州定西岭土巡检李泰源，其先李清字⁽⁴⁾，元末为弥只防守千户，明洪武十七年归附，授巡检。传至齐月，无子，卒，弟齐斗袭。国朝平滇，齐斗归附，仍授世职。卒，子以失明不袭，孙天成袭。天成卒，子绍廷袭。绍廷卒，子国正袭。传至仙升，道光四年卒。六年，子泰源袭。

云南县土县丞杨天锡，杨干贞之裔也，故契人种。元时，杨奴为县土官，明洪武十六年，以县降，授土官县丞。传至宗，正统三年，从征麓川有功，升知县。嘉靖七年，武定土酋风朝文叛，宗裔孙训从官军征之，战歿，诏立祠表其忠。初，杨氏官县丞时，有土兵一千五百人，麓川、蛮莫、木邦、寻甸、武定诸役，咸效力行间。传至如欉，万历十四

年，从征麓川，夺获象马。三十五年，武定酋凤阿克、寻甸夷目杨礼等相继叛，杨氏从征，其部所向克捷。大略皆徒跣裹毡，无部伍，其长技以劲弩毒矢，为诸夷所惮。居平与洱海卫军杂耕相安。如檉卒，从祀乡贤祠。子淇袭。淇卒，子玉蕴袭。国朝平滇，玉蕴子岳投诚，仍授世职。康熙六年，云南县改设流官知县，其土知县仍照祖职世袭县丞。岳传子肇基。肇基卒，子国泰袭。国泰卒，弟国臣袭。乾隆四十六年，传至天锡袭。

云南县土主簿张聚奎。其先有张兴者，唐张乐进求之裔，元时为品甸千户，品甸者，明时置洱海卫之地，即云南县也。洪武十七年，明兵下楚雄，兴首倡效顺，为指挥脱列伯响导，招谕甸民归附，献甲马，又攻石砦有功，授主簿。时云南县未设流官，杨氏、张氏分土而治。兴递传至纲。纲传子福曜、福星，皆无嗣。国朝平滇，纲弟维投诚，仍授世职。未几卒，以子祖荫袭。祖荫卒，子祚宏袭。祚宏年老告休，子文裕袭。文裕卒，弟庆裕袭。庆裕卒，子诏袭。诏年老告休，嘉靖二年，诏孙聚奎袭。

邓川州青索鼻应袭从九品土官杨承宗。其先杨良，波溯邑里人，元时为平化州判官。明兵克大理，以招叛功，授巡检。递传至应龙，无子，弟应鹏袭。国朝平滇，应鹏投诚，仍授世职。卒，子镇海袭。镇海卒，子国楷袭。递传至荣昌，乾隆五十年，改为从九品土官。传至鼎甲，嘉靖十一年卒。子承宗，年未及岁，以族舍遇春抚孤代理。

浪穹县土典史王萃。其先上元人，仕元为大理路判官，

家于邓川玉泉乡。明洪武十五年，大兵克大理，王药师生率义兵归附，献刍粟饷军，招抚夷民有功，授邓川州吏目。卒，子药师恭袭。故元右丞普颜笃叛，据浪穹佛光寨，十六年，药师恭从大军往征，既平，留守其地，改授浪穹县典史。卒，子药师保袭。每有征伐，皆以兵从。其时俗尚佛教，人名多冠以佛号，犹晋人之名缀以之字，药师者，佛号也。药师保卒，子宁袭。宁卒，子度袭。度卒，子瑞袭。瑞卒，侄文魁袭。文魁子汝荣由选贡官北直永平府训导。文魁卒，汝荣子彦袭。彦卒，子梦祖袭。梦祖卒，子凤洲袭。国朝平滇，凤洲投诚，仍授世职。凤洲卒，子允启早亡，以凤洲弟麟洲之子晋袭。晋卒，无子，以弟豫之子懋勋袭。未任事卒，子芝成袭。芝成卒，子垣袭。明中叶时，邓川土知州阿氏常从西平侯克定叛乱，而王氏士兵亦备一队，世以武著。自汝荣仕为儒官，其后嗣遂习文学。我朝雅化作人，土官子弟咸思自奋。麟洲人监肄业。晋、芝成、垣皆由生员承袭。芝成治水弭灾，著书传世，奉旨入祀乡贤祠，自有传。垣及子绍德，并食饩有年，例当岁贡，临期而卒。垣兄崧，由进士仕为知县。从子绍仪，以贡生入监，未仕而卒。云南土官中文学著名者，王氏为最，皆芝成之遗泽也。垣卒，嘉庆二十五年，绍德子萃袭。（杜允中填讳。）

浪穹县蒲陀崆土巡检杨寿培。其先杨顺，坊长里人，明洪武十五年，大兵克大理，指挥周能署大理卫事，以顺充通事，招抚蒙化、白崖等处人民，授巡检。其后数从邓川阿氏建功。传至凤阶，子失明不袭，孙争先袭。国朝平滇，争先投诚，仍授世职。争先卒，子续鹏袭。续鹏卒，子遗龙袭。遗龙卒，子遗凤袭。传至寿培，嘉庆二十年袭。蒲陀崆在浪

穹城东十五里，其南皆峻岭重崖，土贼多出没其中，明时置巡检司，设流官稽察，后裁流官，即以土官为巡检，今其地为邓川、浪穹往来孔道，行人已无戒心，而巡检司之名犹沿不革。

浪穹县凤羽乡土巡检尹见道，其先尹胜，邓川大邑里人，元末为木邦府判官⁽⁵⁾，明洪武十五年，大兵克大理，率众归附，从征佛光寨有功，授巡检，卒，子宗袭，宗卒，子志成袭，志成卒，子煊袭，煊卒，子献袭，献卒，子永基袭⁽⁶⁾，永基卒，子如盘袭，如盘卒，弟如川袭，如川卒，子位袭，位卒，子世忠袭，世忠卒，弟秉忠袭，秉忠卒，子德化袭，德化卒，弟德明袭，嘉靖六、七年间，安铨、凤朝文之乱，黔国公沐绍勋征各土官兵会剿，尹氏攻贼党李锁飞、李牙保等，败之，功最著，国朝平滇，德明投诚，仍授世职，卒，子承祚袭，传至焯，缘事黜革，乾隆五十五年，以见道袭，见道者，焯从弟裕之子也。

浪穹县上江嘴土巡检杨继凯，其先杨信，剑川沙一图人，初为乡长，明洪武十五年，大兵克大理，信以刍粟饷军，从破佛光寨，授巡检，卒，子位袭，位卒，子胜，胜子忠，忠子铎，铎子龙，龙子永，永子廷举，廷举子应接，杨氏自胜后尝失职，至龙，从征十八寨，始袭旧职，应接卒，子斌袭，斌卒，子康国袭，沐绍勋征安、凤之役，杨氏从邓川土知州阿国楨与贼战于木密城外。

明代土官凡知府、知州及佐杂等官，有分土者，名虽文职，所部皆有民兵、弓兵，无事耕田食力，有事御侮出征，不俟招募，略如唐初府卫之制，故文土官多著武绩。

国朝平滇，康国投诚，仍授世职。康国卒，弟福国袭。福国卒，子晔袭。晔卒，子太和袭。太和卒，乾隆五十年，子继凯袭。

浪穹县下江嘴土巡检何梦熊，其先何海，山后乡人。明洪武十六年，大兵征佛光寨，海自备刍粮，率土民从军。十七年，以功授巡检。卒，子亨袭。亨卒，子受禄袭。受禄卒，子信袭。信卒，子世爵袭。世爵卒，子贵袭。贵卒，子名臣袭。名臣卒，子忠袭。忠卒，子养正袭。养正卒，子光祖袭。崇祯二年，光祖从征龙首关土寇，阵亡，子应福袭。国朝平滇，应福设诚，仍授世职。应福卒，子万丈袭。万丈卒，弟一清袭。一清卒，子绍勋袭。绍勋卒，子天泉袭。天泉卒，嘉庆二十三年，孙梦熊袭。

浪穹一县，兼唐初浪穹、施浪两诏之地，广而险，其民汉少夷多。明置巡检司四所，设流官巡检与土巡检共治。后裁流官，以土官领司事。滇之士巡检大率如此。上江嘴距县城一百二十里，界连云龙州、剑川州。下江嘴距县城九十里，界连永平县、云龙州。地皆林箐茂密，奸宄易藏。今则服习我朝政教，夷人渐化为汉，非复阻深阂瞽之区矣。

云龙州箭杆场土巡检字恩隆，其先字忠，元武定路土官总管安邦之裔也。安邦传世至弄积，值元亡明兴，弄积妻商胜招谕人民归附，太祖授武定府土官知府，以其次子字忠为邓川州箭杆场土官巡检。弄积之子袭知府者传至凤英，弘治时，赐姓凤，而字忠之后以字为姓，世袭巡检。传至廷宣，值安铨、凤朝文之乱，从邓川州土知州阿国禎讨平之。廷宣与朝文同族，而奋不顾亲，人称其义。传至元勋，天启初，

从征四川永宁叛酋奢崇明，有功，升州同。其子显道力学，补诸生，用经明举乡贡进士，不乐就土职，以其子题凤袭。国朝平滇，题凤投诚，仍授世职，以州同管巡检事。康熙二年，改隶云龙州。题凤卒，子世昊⁽⁷⁾袭。世昊卒，其子昉袭前亡，以孙生文袭。生文卒，弟生民袭。生民卒，乾隆五十七年，子恩隆袭。

十二关长官司土副长官李龙文，其先李罗赛，北直赵州人。元末为防送千户，明洪武初，以招附品甸及头目自芑寻功授副长官，递传至弼，值沐绍勋征土官兵讨安铨、凤朝文，弼率兵百人与贼战木密城外，生擒贼党沙凹者乌，献贼军门。又率兵三百人剿赤石崖、俄喇诸寨，招致阿曲明夷民百六十余人，传自祚昌，天启初，沾益土妇设科等叛，祚昌从征，以恢复炎、松、沾、倘功，加衔游击，其兵多不过三百人。凤阿克之叛，亦以三百人卫姚安。祚昌传子清。清卒，子恬森袭。国朝平滇，恬森投诚，仍授副长官世职。传至燕华，卒。乾隆四十九年，子龙文袭。

云龙州归化里老窝土千总段克勋。其先段惟精，明土知州段保之裔。乾隆十二年，率土练随总统谢岳征秤戛夷贼，招抚鹅毛顶夷民十寨归顺，屡立战功。十七年，授千总世职。卒，子纪袭。纪卒，子克勋袭。道光元年，永北夷贼滋扰，调其土练一百余人从征，擒贼有功。

云龙州六库土千总段履仁，其先段复健，明土知州段保之十七世孙，乾隆十二年，随总统官征秤戛夷贼，生擒贼首有功。十七年授千总世职。卒，子云彩袭。云彩卒，子理

袭。理卒，嘉庆十三年，子履仁袭。

云龙州漕洞土把总左秦亨，其先左纳⁽⁶⁾，成都人，明洪武十五年⁽⁹⁾授土千总，后废除。十七世至世英⁽¹⁰⁾，乾隆十二年，率土练随总统征秤戛夷贼有功，授把总。卒，子武生绳祖袭，绳祖卒，嘉庆十三年，孙泰亨袭。

临安府

隋唐之世，云南诸酋虽受羁縻，奉职贡，然守土传世俨如古之诸侯。元代设官，多以土人厕之。明初流官与土官并设。临安府属长官司有九：曰纳楼茶甸、曰教化三部、曰溪处甸、曰左能寨、曰王弄山、曰亏容甸、曰思陀甸、曰落恐甸、曰安南，其官曰长官，曰副长官，皆以土酋为之。其地皆在郡南，远者二百余里，近者八九十里。西平侯沐晟征安南，取道于此。莲花滩之外既交荒外，而临安无南面之虞者，诸甸为之备也。

诸长官无姓名，各从族类本语定名，或从其父名之末字更接一字以相呼。弘治初，知府陈晟以《百家姓》首二句各分一姓加于各名之上，惟纳楼未受。所部民种类繁多，大都藏匿山林，喜则人，怒则兽，一言不合即以弓弩矢箭加遗，死则以财物偿之。不知文诰，长官司有所征发，用木刻书彝字于其上，字乃纳垢酋阿丁所撰，形如蝌蚪，凡万八百四十有奇，谓之“跬书”。禘祀用白马，（一名“拜禘”。）有夷经，亦彝字。其精者能知天象，断阴晴。卜用雄鸡，生刳取两髀束之，细剖其皮，骨有细窍，刺以竹签，相多寡、向背、顺逆之形，以占吉凶。或取山草束而拈之，略如蓍法，皆有

验。诸酋甚尊信之。又厚养死士，名曰“苴可”，出军则令为前锋，无行伍纪律，战则蹲身渐进，三四步乃挺标跃起，人挟三标，发其二，必中二人，其一则以击刺，不发也。弩甚劲，矢有毒，饮血立死。寨设营长，名曰“火头”，诸夷所敬惮。婚丧葬祭各沿其旧俗。食嗜生葷，切肉为齏，加豆蔬，和之以蒜，众甘焉。俗或以六月二十四日为节，十二月二十四日为年；或以六月属蛇日为节，十月属蛇日为年。至期，折松枝为棚，以祀天祭祖，长幼皆严肃，无敢哗者。力善背负，而不善肩担，凡运薪米，数百斤皆任之于背，系带于所负之物，自后绕出胸前而束之，或曳以颡，伛偻而行，宛如服轭之状。村落则呼为庄，亦呼为寨；统括村落之名曰甸，曰猛。川泽则呼为海，田以分计，一分犹言一区，而分读去声。谷以背计，一背二十升，五背为一石；又以尔计，一尔二十四升，六升为桶，四桶为尔，四尔为石，皆方言也。至杖曰扶老，盐曰磋，则以汉文暗合矣。

云南诸郡夷民习俗语言皆大同小异，而临安种类较多，土官亦众。自沐氏世镇云南，威信远昭，昔之夷酋凭恃险阻者，莫不奉令惟谨。其中有功者升赏，有罪者降黜，设官之数，已与旧制不符。迨我国家声灵赫濯，推亡固存，改革因仍悉协时宜。于是雕题凿齿之伦，骛辚乎渐渍于礼教，变夷俗而向华风焉。

纳楼茶甸长官司土副长官普永年，其先自唐世至元皆为蛮酋。语在《图说》。明洪武十五年，金朝兴定云南，司普少资历代印符纳款，授长官司副长官。十七年朝贡，给诰命冠带遣归。传十一世，至普率。率父延兴，崇祯时与土酋普名声构难，死。率年甫八岁，沙定洲屡谋害之，赖其母禄

氏匪之于元江，得免。国朝平滇，率投诚，仍授世职。康熙四年，附宁州禄昌贤反⁽¹¹⁾，官军讨之，率乞降，免死。二十年，大师复滇，其子向化呈缴吴逆伪札，仍令承袭。向化卒，子仁袭。仁卒，子天民袭。天民卒，子济袭。济以事谪新疆，从父弟泽袭。泽卒，子承恩袭。承恩卒，道光七年，子永年袭。

所分地山峻林深，水多瘴疠，辖夷人五种，村落一百有三。其俗衣食朴陋，耕织勤苦，婚丧相助，民多老死不至城郭；畏官法，急输纳，比诸司为效顺。天民旧建义学，至今不废。

亏容甸长官司土副长官孙汉。其先阿附，元初为部长，隶元江路。传至阿普，明洪武十五年纳款，赐姓孙，授长官司正长官，改隶临安。二十三年，奉调开元江路，积劳染瘴歿，子略袭。略卒，子蕃袭。蕃卒，子武袭。武卒，子启宗袭。启宗卒，子应寿袭。应寿卒，子承祖袭。承祖当万历二十年，奉檄疏通沿河一带，抚按有节，著忠勤之奖，传子景元。至孙大昌，会国朝平滇，赍原领印信诣信郡王军前投诚，授长官司副长官。传子永祚，康熙二十年，大师复滇，永祚首缴吴逆伪札，仍予世职。传子世基，有军功，无子，传弟世业。世业子思圣病歿，传孙荣。荣卒，子廷对袭。廷对卒，道光六年，子汉袭。

此甸本唐之铁容部，讹为亏容。地险而狭，其长官邀赐姓之荣，独能代著勤劳，无诸司桀骜之习。所辖夷人三种，村落二十，民俗专事稼穡，安分无争。世基尝为夷众设义学，俨有中夏风纪⁽¹²⁾。

思陀乡土舍李绍先。其先遮比，明洪武时以夷酋纳款，捍御交南有功，授思陀甸长官司副长官。旧隶元江，改隶临安，语在《图说》。遮比传遮亏，遮亏传亏习，亏习传习宗，习宗传宗白，宗白传白祥，白祥传李秉忠⁽¹³⁾，始姓李。国朝平滇，秉忠投诚，仍授世职。传子承觉，承觉卒，世绝。康熙二十年，以李世元继袭，改为土舍。传子经国。经国传兆龙，兆龙传瑞，瑞传熙，熙卒，道光六年，子绍先袭。

唐之官桂思陀部壤地本广，析而为五，溪处、瓦渣、左能、落恐，皆此部所分，而思陀之壤地遂狭。所辖夷人惟窝泥一种，村落二十有六。《一统志》载，思陀山顶平旷，有旧寨遗址。今之寨近猛屏，山势极险峻，每岁仲春以建寅日祭祷，民始安。

溪处乡土舍赵国梁。其先有，夷人无姓，所居溪处山，因以溪处为名。传二世曰处遂，三世曰遂配，四世曰配束，五世曰束克，六世曰赤嵩。及七世自恩⁽¹⁴⁾，当洪武十五年，捍御交南有功，授溪处甸长官司副长官。永乐九年，自恩入朝贡马及金银器，奏言：“本司岁纳海肥七万九千八百索，非土所产，乞准折输钞银为便。”户部以洪武中定额难之。成祖言：“取有于无，适以厉民，况彼远夷，尤宜宽恤。”诏除海肥之赋。自自恩后，子孙之名一以恩字相承。数传至恩海、恩荣、恩贵，皆不知有姓。弘治间，知府陈晟始教之姓赵，然恩之名犹未易也。遂传恩禄、恩宜、恩洪、恩福以至恩忠，国朝平滇，投诚，仍授世职。康熙四年，附禄昌贤叛，伏殊。以其弟恩廉袭，改为土舍。恩廉传恩厚，恩厚传恩义，恩义传恩宠，及云龙而名始变。云龙传焕，焕传国宝，国宝

传盛，盛传理。嘉庆二十二年，宗哈寨夷民高罗衣纠众作乱，理从之，被获伏诛，族目保举国梁承袭。

此乡在府治西南三百一十五里，因山得名，其山奇峭延长，中多溪涧，民居傍山立寨，春温夏热，秋燥冬寒，晨昏迷雾人人肌骨，焚夷、保罗二种处其中，务农业而不知《诗》、《书》，盖风气尚未开也。稽之旧乘，于唐属官桂思陀部，于元或隶云南行省，或隶元江，自明至今改隶临安，村落四十有二。

唐南诏蒙氏时，诸蛮凡三十七部，官桂思陀其一也。历郑、杨、段，不通中国。元定云南，设官多以土人之酋为之，于是，官桂思陀析为五甸，甸各设官，瓦渣亦五甸之一，明洪武十五年，其酋阿因归附，赐姓钱，授长官司副长官。自钱因、钱玉、钱威远，十三世至觉耀，国朝平滇，觉耀投诚，仍授世职。康熙四年，附禄昌贤等反，官兵擒斩之，改职土舍，以钱运袭，运传登龙，登龙传正元，正元传锡荫，锡荫传继祖，继祖传瑾，瑾年老告休。道光元年，子国勋袭。

此乡在府治西南二百四十里，寒暑不均，潮湿殊甚。土舍所辖夷人五种，寨三十有六。

左能乡土舍吴俊，其先吴蚌颇，居左能山下，开辟草莱，众夷推为长。明洪武时，纳粮有功，即以所开辟地别为一甸，不属思陀，授蚌颇长官司副长官，蚌颇传猎豆，猎豆传龙胜，龙胜传安，安传上登。数世皆桀骜，不听道府铃束，坐以除职。国朝平滇，有吴应科者出投诚，稽其谱系为蚌颇十一世孙，因改授土舍，应科传顺，顺传世臣，世臣传

弟世标，世标传义，义传廷辅，廷辅子俊，嘉庆元年袭。
所辖夷人惟窝泥一种，村落八，余详《图说》。

落恐乡土舍陈元龙，其先他有，元时为军民万户土官，明洪武二十五年纳款，赐姓名陈开基，授落恐甸长官司副长官，沿革详《图说》，自基传十四世而至陈玉，会国朝平滇，诣军前投诚，因号纸遗失，给以土舍委牌，改甸称乡，玉传良栋，良栋传国宾，国宾传大用，大用传廷佐，廷佐传永锡，永锡传接祖，接祖传纶，嘉庆六年，纶以被控抗调革黜，道光元年，令纶子元承袭。

所辖夷人惟窝泥一种，村落十。

阿邦乡土舍陶珍，其先陶硕德，当明初开辟兹土，洪武二十年，招抚夷民输纳籽种，传子蕴，从征交趾有功，授抚夷土守备，隶临安。传八世，至顺祖，国朝开滇，投诚，旋议土司不宜加以武爵，改为土舍。顺祖传斌，斌传文璧，文璧传仁，仁传永祚，永祚传佺，佺传起鳌，起鳌传珍，珍年未及岁，嘉庆二十一年，珍母刁氏抚孤署事。

所辖惟焚夷一种，村落四，其乡在府治东南二百一十里，地狭民贫，鲜有盖藏。

纳更山巡检司土巡检龙夔，其先龙嘴⁽¹⁵⁾，当明洪武时，因开辟荒山，给以冠带，又交趾贼兵入境，捍御有功，授巡检，隶临安。嘉靖六年，安南莫登鸠杀黎忘，篡据其国，作伪大诰五十条。云南巡抚汪文盛上之朝，世宗震怒，议发兵进讨。登庸闻之，遣人行觐，至纳更，为龙氏土舍所擒，自龙嘴传至天正，盖七世矣。国朝开滇，天正首投诚，

仍授世职。天正卒，侄得云袭。得云卒，子在田袭。（此非《明史》列传之在田。）在田卒，子耀袭。耀卒，无子，其兄玺袭。玺卒，子腾霄袭。腾霄告老，子恩袭。嘉靖二十二年，临安江外夷贼作乱，恩以失守渡口，讳匿贼情被逮，在途病死。其子济青及亲属迁徙江宁，遗职以族人龙夔承袭。

旧司治在纳更山下，今界蛮尹、冷敦二山之间，距府治东南二百八十里。民居近山，多雨，沿江多瘴，一境之内，一岁之中，气候不齐，所辖夷人四种，寨八十有三。司西为礼社江，有老虎滩渡，司东为蛮板河，有蛮板渡，司南为蛮铁河，有蛮铁渡。所谓纳更三渡也。

慢车乡土舍刁⁽¹⁶⁾其勋。其先刁冈，当国朝顺治间，元江逆夷作乱，随官军征剿有功，授土舍世职，隶元江，改隶临安。冈传板，板传玺，玺传国良，国良传英，英传裕，裕传其伟，其伟无子，以弟其勋袭。

乡在府治西南一百四十里，所辖夷人四种，村落十有八。

稿五卡⁽¹⁷⁾土把总龙定昌。其祖在渭，本纳更司土目，当国朝雍正间，随官军进剿元、普逆夷有功，临元镇总兵官董芳给以土把总职衔，传子瑄，乾隆五十年，议请删除。嘉庆二十二年，江外逆夷作乱，瑄及子定国随官军进剿，同时阵亡。总督伯麟请令世袭，以定国弟定昌代理，俟其生子，立为定国之嗣，承袭土把总。诸乡皆文职，而稿卡独武弁。

三司六乡之外有十五猛，皆险要之区，纵横四百余里，万岭插天，三江绕迳，鸟道蚕丛，人迹罕至。猛设寨一

人，亦世世相继，督征钱粮，虽无品秩，然既为夷众之长，当附载之。

猛喇寨长刀秉铨，其先刀起凤，国朝顺治十五年投诚，凤传温，温传怀，怀传定邦，定邦传易罕，易罕传国安，国安传有光，有光幼，国宁继，国宁死，弟国洪继，国洪死，子秉铨继。

猛丁寨长张元龙，其先张政，康熙三十三年投诚，传子义登，有罪伏法，改委土目张忠，忠传天德，天德传清，清传元龙。

猛梭寨长刀允亮，其先刀金率，顺治九年以庄田归附，金率死，服南继，服南死，美玉继，美玉死，德明继，德明死，正民继，正民死，国祥继，国祥死，弟国正继，国正死，世英继，世英死，允亮继。

猛赖寨长刀治安，其先刀正奇，传子宁，暨孙莫邦、卫邦，卫邦传子治平，治平传弟治安。

猛蚌寨长刀九功，其先刀正文，与猛赖皆由猛丁分管，始于雍正四年，正文传子顺，暨孙定边，定边传九功，其由猛丁分管，而后于二猛者有茨桶坝。

茨桶坝寨长李国定，其先李文第，以乾隆十八年掌寨，传子锡爵、天爵，暨天爵子如松，如松传子国定，三猛由猛丁而分，与旧三猛并列为六，其在顺治十五年同猛喇投诚者有五亩、五邦。

五亩寨长陶升，其先陶振祖，死，子余庆继，余庆死，子溶继，溶死，子联登继，联登被斥，弟联科继，联科死，联登子礼继，礼退，弟义继，义退，礼之子聚泰继，聚泰斥，而义复继，义斥，而聚泰又继，聚泰再斥，而永泰继，永泰死，升继。

五邦寨长刀镇远。其先刀宗仁，死，子起凤继。起凤有罪伏法，弟起龙继。起龙死，子之富继。之富死，子其昌继。其昌被斥，先委阿邦乡土舍陶文杰代理，后令其昌侄易雄继。易雄死，弟易汉继。易汉死，波继。波死，安定继。安定死，安正继。安正死，镇远继。

者米寨长王永安。其先王光耀，康熙二十一年投诚，后传弟光有。光有死，子一龙继。一龙死，子秉忠继。秉忠死，子正九继。正九死，子永安年幼，其从兄联魁代理。

猛弄寨长白明。其先白安，雍正十三年投诚，后传侄士正。士正死，子文龙继。文龙死，子如美继。如美死，子锦继。锦死，子文光继。文光死，子明继。

马龙寨长李裕。先是，乾隆二十年，以陶顺为寨长，顺退与族人汝明。汝明仍退与顺子正龙。复退与纳更龙现。现退与六呼夷民白凤高，今委李裕掌寨。

旧《府志》⁽¹⁸⁾但载喇、丁、梭三猛。嘉庆四年，知府江浚源所修《府志》补入八猛，凡十一猛。其自前明归附，迄于今不貳者，有宗哈瓦遮、斗岩、阿土、水塘四猛。

宗哈瓦遮寨长有三：正掌寨普昌鼎，副掌寨白湛、普林。初，万历十四年，马豸投诚，传十一世，皆马姓。至乾隆五十七年，马宜泰为普、白二姓所控，于是分而为三，以马联升、普万、白鹤鸣分掌，相传至今。

斗岩寨长李成藩。其先李朝，崇祯五年归附。朝死，白如琦代。如琦退，朝子察总继。察总死，李资宽代。资宽退，察总子得辅继。得辅死，子兴邦继。兴邦退，子廷标继。标死，子成藩继。

阿土寨长陶源。其先陶嵩，崇祯十年归附。嵩死，子扁继。扁死，子成继。成死，子孔昭继。孔昭死，子耀祖继。

耀祖死，子源继。

水塘寨长陶武，其先陶成，崇祯十二年归附，成死，子国祥继，国祥死，子璧继，璧死，子汝明继，汝明死，子文继，文死，弟武继。

此十五猛者，或肇自胜朝，列于荒服；或入我国家，迎风纳款，愿隶版图。百数十年以来，践土食毛，输将恐后，力纾志定，固我藩篱，传曰：天下有道，守在四夷，岂不信然哉！

楚 雄 府

楚雄土官，明洪武十七年，以高政为府同知，阿鲁为定边县丞，皆故元土官也。其时，初改元之威楚开南路宣抚司为楚雄府，即其土官之有名望者用之。永乐中，政入朝，时仁宗监国，嘉其勤诚，升知府⁽¹⁹⁾，子孙仍袭同知，政卒，无子，妻袭。又卒，宣德五年，政女思弄奏乞袭知府，帝曰：“皇考有成命，令袭同知。”六年，进贡，骑象入彰义门，观者为之绘土妇贡象图，事见《蛮司合志》。高氏其后无闻。明初之制，土官皆赴阙受职，当时，因元之土官而受职者必多，今所存者并新改来属之姚州所设，凡九氏。

楚雄县正八品土官杨熙，其先杨允廉，元时为土官。明洪武十五年，允廉子益归附，随西平侯沐英征段氏有功。次年，随颖川侯傅友德入朝，授县丞⁽²⁰⁾，卒，子俊袭，俊卒，无子，弟正袭。正统四年，随王骥征麓川，攻破绵线寨，生擒七人，斩首二十四级，钦赏纱缎并马。正卒，子芳袭，芳卒，子永义袭，义卒，子感袭，感卒，子鸣雁失明不

裘，孙绍先裘。绍先卒，子宏道裘。宏道卒，子宗儒裘。宗儒告休，子春盛裘。国朝平滇，春盛投诚，仍授世职。卒，子毓秀裘。毓秀卒，子世勋裘。世勋卒，子天泽裘。乾隆五十年，改为正八品土官。天泽卒，道光六年，子熙裘。

定远县九品土官李纯。其先李禄久，元末，以土人有军功委署本县印务，明初归附，仍受知县⁽²¹⁾，传子苴⁽²²⁾，改授主簿。传至文，文传国用，国用传玉，玉传世卿。国朝平滇，世卿投诚，仍授世职。卒，子浚裘。浚卒，弟济裘。济卒，子德晟裘。德晟卒，子毓英裘。乾隆五十年，改为正九品土官。传至纯，嘉庆十年裘。

姚州从六品土官高维藩。其先高义，元末以土人为知州。明初，义子惠归附，授州同⁽²³⁾。传至应麒，应麒传昂，昂传品，品传显锡。国朝平滇，显锡投诚，仍授世职。显锡卒，无子，侄辅裘。辅卒，子启宗裘。启宗卒，弟宗亮裘。传至配森⁽²⁴⁾，乾隆五十年，改为从六品土官。传至维藩，乾隆五十七年裘。

镇南州土州同段钟泰。其先段良，元末为威楚路金事⁽²⁵⁾，明洪武十五年归附，授州同⁽²⁶⁾。传钦，钦传承祖，承祖传明柱，明柱传光先，光先无子，传弟光赞。国朝平滇，光赞投诚，仍授世职。卒，子恒麒裘。传至钟泰，乾隆六十年裘。

镇南州土州判陈瑚。其先陈均祥，元末为威楚路土官，明初归附，授州判。传至寿，寿传恭，恭传全，全传忠，忠

传献文，献文传策，策传筹，筹传国试，国试传景勋，景勋传梦桂，梦桂传膳科，膳科传吕虞，国朝平滇，吕虞投诚，仍授世职。卒，子振世袭，振世卒，无子，以国试次子大勋之孙恩典袭，恩典卒，孙辅世袭，传至瑚，乾隆五十年袭。

镇南州阿雄关从九品土官者际泰，其先~~某某~~，明洪武初从征有功，授巡检。传至利仁⁽²⁷⁾，利仁传壁峰，壁峰传祚，祚传文，文传光祖。国朝平滇，光祖投诚，仍授世职。卒，子宗盛袭，传至朝英，乾隆五十年，改为从九品土官。卒，子英文袭，英文卒，道光三年，子际泰袭。

镇南州镇南关从九品土官杨富，其先杨堂⁽²⁸⁾，明洪武初归附，从征有功，授巡检。传至世惠，世惠传珏，珏传继祖。国朝平滇，继祖投诚，仍授世职。传至文辉，乾隆五十年，改为从九品土官。传至富，嘉庆二十年袭。

广通县回蹬关从九品土官杨朝旺，其先杨保，明洪武十七年⁽²⁹⁾归附，从征有功，授巡检。传至光宠，光宠传懋勋，懋勋传忠祚，忠祚传弟忠萃。国朝平滇，忠萃投诚，仍授世职。卒，子琮袭，卒，侄士龙袭，士龙卒，侄恒袭，恒卒，弟怡袭，乾隆五十年，改为从九品土官，传至朝旺，嘉庆二十年袭。

广通县沙矣旧从九品土官苏庭桂，其先苏诚，充黑盐井灶长。明洪武十五年，大兵克云南，诚解盐入省投见，授冠带把总，防守黑、琅二井。二十八年，武定土贼者歹行劫课银，诚率防兵奋勇擒贼，叙功授巡检。传至什得，什得传起

鸾，起鸾传鉴，国朝平滇，鉴投诚，仍授世职，卒，子承宗袭，承宗卒，弟承祖袭，承祖卒，子显仁袭，递传至敬，乾隆五十年，改为从九品土官，传至庭桂，嘉庆二十三年袭。

澄江府

云南诸府，明代多设土官，大率因元之旧，盖元之官制，蒙古、汉人、土人参用也。云南府为元中庆路治，澄江与之比邻，而疆寓不广，故土官独少，所领二州二县，惟新兴地近鲁奎山贼巢，设土官驻东山镇之。

新兴州土州判王潮，其先王凤明，王敬之后，国朝康熙十九年，征南大将军赖塔讨吴世璠，凤以伪授游击率所部诣广西路投诚，令随征，至石门坎马别河，与敌鏖战，取银锭山，先登有功，授州判，使世其官，驻研和邑捍御蛮寇，凤告休，子迪吉由州附生袭，从征鲁奎野贼优叙，卒，子遵袭，遵卒，子携桂袭，携桂卒，子均由增生袭，钩卒，子雨民袭，雨民病退，嘉庆四年，子潮袭。

景东直隶厅

明制，军民府、土州、土县，设官如府、州、县，洪武七年，西南诸蛮夷朝贡，多以元官授之，其府、州、县正贰属官，或土或流，盖以土官知府、州、县事，则不设流官，惟佐贰用流官也。厥后改土归流，前之土官知府、州、县者，始以流官易之，而原设之土官，惟存衔名，或降改其职而分领缉巡之务，受治于所在之流官，其初土官所分之地，蛮夷萃处，其人非顽犷即椎鲁，土官较彼颇有才智，故能制

之。及乎气化日开，土民渐习于华，必隶于流官，乃克昭一。道德同风俗之盛，此固理势之自然矣。

明之云南诸府以土官知府事者凡十，（武定、丽江、景东、元江、顺宁、永宁、镇沅、蒙化、孟良、孟定。）景东其一也。他府贰属或参以流官，而此府知事、巡检、驿丞皆土官。洪武时，尝设景东卫，置流官经历。嘉靖时，设流官通判。万历时，裁通判，设流官同知，而印则掌于土官知府。国朝平滇，官制因明之旧。康熙四年，改流官同知为景东府掌印同知，于是土官知府不掌印，不理事，而官衔如故。乾隆三十七年，改府为厅，掌印同知为直隶同知。印为关防，惟土官之世袭者仍称景东府知府，授以铃记。知事、巡检、驿丞亦然。

景东府土知府陶德增，其先阿只鲁，元时为开南州管理，统威远及案板、母龙、猛统三甸。明洪武初，大兵至楚雄，阿只鲁子俄陶遣通事姜固宗、阿哀纳款，献象、马、铠仗，并元所给牌、印。诏以开南地置景东府，授俄陶知府事，赐文绮、裘衣，颁印，世其职。十八年，百夷思伦发叛，率众十余万来攻北吉寨，俄陶御之，为所败，率其民千余家避于大理府之白崖川。事闻，帝嘉其忠，遣通政司经历杨大用赉百金文绮赐之，为立景东卫。沐英讨平思伦发，俄陶仍旧职，颁赐金带，且镌“诚心报国”四大字褒之。俄陶卒，子陶干袭，遂赐姓陶。干传等，等传瓚。正统中，偕卫兵征麓川者张羽牙，杀奉徽等，晋阶大中大夫，资治少尹。瓚传洪，洪传桀，桀游国学，以孝义著。桀传炳，炳传化起，化起传金。金未袭时，者东甸土贼来寇，劫印去，金追斩之，夺印回，及袭，以壮勇闻。金卒，子淞袭。嘉靖时，

征铁索、米鲁、那鉴、安铨、凤继祖、乌撒诸役，皆以兵从。建立郡学。湫卒，子明卿袭，事母至孝，与母刁⁽³⁰⁾氏并以节孝受旌。天启、崇祯间，从征安效良，普名声有功，加三品服。明卿卒，子玺袭。以善事其亲，举孝子。玺卒，子尔鉴袭，年十八，歿于倭贼之难，无子，以明卿弟明弼之子空袭。国朝开滇，空投诚，仍授世职。空告休，子秉鉴袭。秉鉴卒，子健袭。健卒，无子，秉鉴弟大鉴袭。土官旧有养廉田，不纳粮。大鉴始请升科，人称其忠。雍正五年，擒土贼刀如正，蒙赐银缎，并荫监生一人。大鉴卒，子淳袭。淳卒，无子，弟澄袭。澄告休，子士樾袭。士樾卒，子应昌袭。应昌卒，子熊袭。熊有罪黜革。道光七年，子德增幼，其叔父煊代理。

陶氏在明时，每调其兵二千，必自效千余，餉士之费，未尝仰给公家。天启六年，官军征贵州水西安邦彦，明卿以象阵建功，《明史》载之《土司列传》。我朝雍正间，大鉴及淳俱以军功显，论者以为克绳祖武云。

土知事姜之嵘。其先姜固宗，镇南州人。明洪武初，以把事随阿哀等赍故元所授土官俄陶金牌印信诣军前纳款，寻以象、马入贡，又从都督冯诚攻碍嘉，擒土酋刀猛温有功，赐冠带。卒，宣德二年，因宗子嵩进京朝贡，授猛温正长官，寻改本府知事。嵩传钺，钺传源，源传廷璧，廷璧传文。嘉靖中，率夷兵从征凤继祖有功，具题奖赏。卒，子可久，先以岁贡仕为四川教谕，以其子述望袭。天启三年，督夷兵一千赴省防守，歿于军。姜氏世为土府首领，凡发土府象兵，皆以姜氏督之，而可久能以文学仕，入祀忠孝祠，可谓贤矣。国朝平滇，述望子启滨投诚，仍授世职。卒，无

子，以叔父显望袭，达望之弟也。显望传启武，启武传继申，继申传增，增传之岐。之岐卒，无子，嘉庆七年，弟之嵘袭土知事之职。

原随土府管理民事，自康熙四年，改土归流后，惟听流官调遣。雍正五年，征威远、镇沅逆夷，雍正十年，征茶山土酋刀兴国，俱委启武管理军粮，议叙加级，具载案册。

保甸土巡检陶镇。其先陶暹，景东乡人。明宣德中，充土府头目，贡马⁽¹⁾赴京，授巡检。正统元年，设巡检司于保甸，隶景东土府。从征他郎甸者张羽牙寨有功，升县丞，仍管司事。传子华，递传至承宣。国朝平滇，承宣设诚，仍授世职。卒，子增袭。增卒，子舜举袭。舜举卒，子瑜袭。瑜卒，子自淑袭。自淑卒，子仲选袭。仲选卒，嘉庆十六年，子镇袭。

保甸旧隶土府，明时，陶氏奉调出师，土巡检皆从。嘉庆元年，威远保贼滋扰，仲选奉调，率土练防堵戛里、蛮乐，擒解奸细王应梦，总督富纲赐袍套嘉奖之。

三岔河土巡检杨天池。其先杨胜，板桥村人。明宣德中，充土府把事。正统五年，随土府进征叛贼有功，授土府冠带把事。卒，子详袭。寻因三岔河哨土贼出没，又一碗水、瓦窑坡二哨当寇贼之冲，土知府陶洪请设巡检司防守，从之。以胜子详为土巡检，专任司事。卒，子奎袭。奎卒，子鹤承袭。鹤承卒，子立程袭。立程卒，子国翰袭。崇祯元年，从征安效良有功，加衔守备。四年，从征普名声，殁于军。子鸿绪袭。鸿绪卒，弟鸿仁袭。国朝平滇，鸿仁投诚，仍授世职。卒，子承文袭。承文卒，子可昌袭。可昌卒，子

傅袭。傅卒，子起彬袭。起彬卒，嘉庆二年，天池袭。

板桥驿土驿丞云灿南。其先阿赛，景东乡人。明初，充俄罗哨头目，通晓汉夷言语，迎送宾旅，得其欢心，土府保充板桥驿土驿丞。进京朝贡。宣德六年，麓川叛贼过江滋扰。阿赛率乡兵抵敌，斩首三级，升衙巡检，管驿丞事。卒，子阿哀袭。阿哀卒，子阿徐袭。阿徐卒，弟阿秀袭，赐姓云。取名汉，汉弟阿英取名云沧。汉卒，无子，云沧孙必高袭。必高父端，云沧子也，有疾，故传其子。必高卒，子腾袭。腾卒，子联极袭。国朝平滇，联极随土知府设诚，仍授世职。卒，子振宗袭。振宗卒，子仍袭。仍卒，子嵩袭。嵩卒，乾隆四十四年，子灿南袭。

广南府

土同知依兆桂。其先依郎恐，智高之裔也。元至元间，立广南西道宣抚司，郎恐以军功授宣抚。传子不花。不花卒，无子，传弟贞佑⁽³²⁾。明洪武十七年归附，改广南府，以贞佑子郎金⁽³³⁾为同知。二十八年，郎金入朝，赐锦绮钞锭。二十九年，都指挥同知王俊奉命率后卫官军至广南筑城建卫。贞佑不自安，结众据山寨拒守。俊遣人招之，不服。时伏草莽中劫掠，觐官军进退。俊乃遣指挥欧庆等分兵攻各寨，自将取贞佑。诸寨悉破，贞佑穷促就擒，械送京师，降郎金为府通判。卒，弟郎举袭。宣德元年，入朝贡马。正统时，富州土官沈政与郎举互讦，纠众侵地，相仇杀十余年。时方征麓川，惮兵威不敢动。未几，郎举以从征功升同知。卒，无嗣，四门舍目共推依文举署事，屡立战功，万历七

年，实授同知，子应祖从征三乡，亲获贼首，诏赏银百两，播州之投，征其兵三千讨寻甸叛目，皆有功，赐四品服。

自文举藉四门舍目推拥之力得授职后，依氏袭替必因之，土官之政，出于四门，租税仅取十之一，道险多瘴，知府不至其地，印以临安指挥一人署之，指挥出，印封一室，人取，必有瘟疫死亡。

应祖递传至仕英，万历末，知府廖铉避瘴临安，以印付仕英子添寿，添寿死，家奴窃印归于其族叔依仕祥，时仕英亲弟仕翮例得袭，索仕祥印，仕祥不与，献地于泗城土官岑接，与连婚，构兵灭仕翮家，及仕祥死，子琳以印送接，巡抚王懋中调兵往问，接出印送于官，廷议治铉擅离与守，巡矢抚之罪，诏勿问，仕翮传至绍周，从征东川，寻甸有功，升土知府职衔，卒，子鹏袭，国潮平滇，鹏设诚，缴印，仍授同知世职，顺治十八年，设流知府，鹏卒，子绳英袭，绳英卒，子振裔袭，振裔卒，子毓荣袭，乾隆三十一年，调毓荣从征普洱、缅甸，著有功绩，三十七年，颁给土同知关防，毓荣卒，子世昌袭，嘉庆二年，从征贵州苗匪，射死贼目一人，所统土练杀死贼众一百十五人，生擒四人，授四品冠服并戴花翎，军中染病，凯还后卒，无子，弟世熙袭，世熙卒，道光七年，子兆桂袭。

富州土知州沈珮琦，其先沈郎先，元时为富州及安宁州土官，梁王署其子永秀为元帅，明洪武中，永秀归附，授富州土知州，卒，子大忠袭，大忠卒，子弦经袭，永乐六年，弦经入贡，值仁孝皇后丧，奉香币致祭，弦经卒，子政袭，与土通判依郎举争地互讦，英宗命总兵官沐昂等勘处，正统七年，昂奏二人叛逆无实迹，因有隙相妄奏，兵部请治政等

罪，帝以蛮人有之，政传善，善传继⁽³⁴⁾，递传至崑瑞。国朝平滇，崑瑞设诚，缴印，仍授世职。康熙九年，颁给州印，寻以罪黜，子肇乾袭。肇乾复以罪黜，子灿袭。灿卒，子毓栋袭。嘉庆十七年，毓栋告休，子珮琦袭。

富州之地，在元时尚有安宁、罗佐二州，明省二州入富州，隶广南府，其东、南、北三方并与广西接壤。

广西直隶州〔无〕

顺宁府

猛猛土巡检罕廷珑，其先罕甸，元末明初，开辟荒土，招集夷民建立村寨，众皆悦服，推之为长。顺宁本蒲蛮地，名庆甸，元明宗置顺宁府大侯长官司。洪武十五年，顺宁归附，改大侯长官司为大侯州。宣德中，大侯土舍奉赦、奉学兄弟构兵，时罕甸已传三世至罕竟，从官军征剿有功，授巡检世职。竟传五世至清，年甫六岁，明末奔窜失其印信、号纸，未能清袭，仍管地方，传子紫芝。国朝康熙五十四年投诚，贡象，仍授世职，颁给钤记。顺宁附境有猛猛、猛撒、猛緬，谢肇淛《滇略》谓之三猛。紫芝递传至朝鼎，以其地处极边，界连外域，乾隆四十一年，定为经制土巡检，颁给印信、号纸。朝鼎有罪黜革。嘉庆二十年，以其子廷珑袭。

顺宁三猛，《明史》谓“猛猛最强，部落万人，时与二猛为难。其地田少菁多，射猎为业。猛緬地虽广，而人柔弱，部长赐冠带，最忠顺。猛撒微弱，后折入于耿马”云云。及我朝乾隆十一年改土归流，名曰緬宁，设猛緬厅，为通判治

所，而以土巡检隶之，于是三猛为一。

云州大猛麻土巡检俸世勋。其先土舍奉⁽³⁵⁾健，大侯州土知州之分派也。明洪武中，开辟荒土，招抚百姓，得授土舍。传至奉⁽³⁶⁾恭，万历二十二年，从征耿马，禽贼有功，升授土巡检。恭传诏，诏传朝宣，朝宣传新命。国朝平滇，新命投诚，仍授世职。卒，子召宝袭。递传至世勋，嘉庆十一年袭。云州本明之大侯州，知州为土官凤氏世袭。自万历时改土归流，至今土官巡检畏法守礼，无复构兵之风矣。

顺宁土官旧有知府猛氏、知州奉氏、猛緬长官司奉氏，后皆改土归流，惟存二巡检。乾隆二十九年改永昌府所属而来属者，曰耿马，曰孟琏。

耿马直隶宣抚司罕恩沛。其先罕苾忠，本木邦宣慰司所属土官。明万历间，緬甸攻木邦，苾忠奔永昌。其后有罕冈坎、冈金从邓子龙征緬甸有功，授冈坎宣抚司印，驻耿马，边徼十八土司之一也。冈坎卒，无子，弟冈金袭。冈金卒，子冈括⁽³⁷⁾袭。国朝平滇，冈括投诚，仍授世职。其差发银旧纳于金腾道，道裁后径解布政司，因改为直隶宣抚司。冈括卒，子抒忠袭。抒忠卒，子世藩袭。世藩卒，子国楷袭。国楷卒，侄朝琮袭⁽³⁸⁾。朝琮告休，孙君相袭。君相卒，其长子恩保未袭而亡，次子恩沛年幼，道光四年，恩沛母线氏抚孤代理。

孟琏宣抚司刀派全。其先坎把法，本哈瓦蛮，开辟荒地，招集夷民，守土传世，改名孟琏。明永乐四年，头目刀派派遣子坏罕入贡，上言：“孟琏旧属麓川平緬宣慰司，后隶

孟定府，而孟定知府刀名扛亦故平缅头目，素与等夷，乞改隶。”遂设长官司，隶云南都司，命刀派送为长官，赐冠带印章。正统四年，思任发反，以兵破孟珪，遂降于麓川，为木邦宣慰罕盖法击败。七年，总督王骥征麓川，招降孟珪、亦保等寨，敕赐孟珪故长官司刀派罕子派乐等彩币。嘉靖中，孟珪与孟养、孟密诸部仇杀数十年，司废。至万历十三年，陇川平，（陇川即麓川。）复称猛脸，亦十八土司之一也。（此据《明史·土司传》，《前志》所无。）派乐递传至派真，其叔父派汉娶于车里，因以车里兵杀派真而夺其官。时陇川犹未平也，派汉既夺官，率车里人贡。十九年，又劝缅甸人贡，朝廷贯其夺官之罪，派汉死，弟派金袭，传至派鼎，国朝康熙四十八年，贡象投诚，授宜抚司世职。传至派新，因其地处极边，界连外域，定为经制宜抚司，颁给印信、号纸。传至派全，年未及岁，道光七年，其叔派森抚孤代理。

曲靖府

云贵总督旧驻曲靖府。元至元间置宣慰司，盖土官所治也。明因元旧，于所属州县多设土官，其后裁改废绝，今惟平彝县有海氏。

土县丞海朝宗，其先龙海，元时为越州土知州。越州者，至元十二年所置，即南宁县也。明洪武十四年，平云南，龙海归附，遣子入朝，诏以海为知州。寻为乱，西平侯沐英禽之，徙辽东，至盖州病死。阿资继其职，益桀骜，遂叛。帝命英会征南将军傅友德进讨，阿资率众寇普安，大肆剽掠，友德率兵击之，斩其营长，阿资退屯普安，倚崖壁为寨。友德以精兵蹙之，蛮众皆缘壁攀崖，坠死者不可胜数，

生禽一千三百余人，获马畜甚众。阿资遁还越州，复追击败之，斩其党五十余人。阿资穷蹙，请降。初，阿资之遁也，扬言曰：“国家有万军之勇，我有万山之险，岂能灭我。”英乃请置越州、马龙二卫⁽³⁹⁾，扼其险要，复分兵追捕，至是遂降。帝以平彝尤当要冲，四面皆诸蛮部落，乃即平彝千户所改置卫。已，阿资复叛，命何福为平羌将军，率师进讨，屡败贼众，会连月淫雨水溢，阿资援绝，与其众降。福择旷地，列栅以置其众。二十七年，阿资复反，西平侯沐春及福率兵，营于越州城北，遣壮士伏于歧路，而以兵挑战，蛮悉众出，伏起，大败之，阿资脱身遁。初，曲靖土军千户阿保、张琳所守，地与越州接壤，部众多相与贸易。春使人结阿保等，覘阿资所在及其经行地，星列守堡，绝其粮道，贼益困。二十八年，福潜引兵屯赤窝铺，遣百户张忠等捣贼巢，禽阿资，斩之，俘其党。越州乃平。

永乐间，阿资子禄宁诣阙进贡，授土县丞，与亦佐县丞沙氏分土而居。（亦佐县，元时置，后并入罗平州。）其地南北一百二十里，士马精强，征调银至三千八百两。

传至海潮，以功升土州判，又传至自明子阔，国朝平滇，阔投诚，仍授世职。康熙八年，裁县，移阔驻越州。卒，子细乾袭。细乾卒，弟纳乾袭。三十四年，改平彝卫为彝县，纳乾为土县丞，传子一清。一清卒，从弟藏珍袭。递传至朝宗，道光七年袭。

武定直隶州

省城之北为武定，旧设府治，滇之北门锁钥也。明初，因元之旧，知府及所领州县皆以土官为之，意在以夷治夷，

且藉强宗以固圉耳。永乐以后，颇设流官，而土官之权未替，其中凤氏传世最久，为乱滋甚，兴废始末，具详《废官志》中。我国家内安外帖，烽燧不烟，御寇之功，无俟群蛮之长，今所设者，惟二职而已。

勅品甸土巡捕李均，其先李孟勤⁽⁴⁰⁾，本江南人，随黔国公入滇，开屯田于勅品乡。宣德中，从征叛蛮有功，授巡捕世职。传子可柱，可柱传春，春传景，景传万罗，万罗传安吉，安吉传从义，从义从讨吾必奎，语详《废官志》。传子惟忠，国朝平滇，惟忠设诚，仍授世职。惟忠传瑛，瑛传咸正，咸正传溥，溥传有德，有德传均，即今土巡捕也。

勅品旧隶和曲州，州裁府降，遂隶武定。其地万山四塞，中独旷衍，长三四十里，宽十余里，平畴回牧，俨如世外桃源。武定、元谋土族错居其间，夹道榴花，临风舒锦。李氏守土较诸酋独永者，势微守分之效也。贾谊论汉之封建，长沙功少而最完，执疏而最忠，可参观已。

环州甸土舍李寿庚，其先安纳，明嘉靖四十四年，从征叛酋凤继祖有功，授土舍，传三世，改姓李。

先是，寻甸州明初为军民府，成化间，土知府安洋、安迺屢不靖，降为马头，改设流官，而马头仍世袭，传至安铨。嘉靖七年，知府马性鲁因征粮裸挞铨妻凤氏，系之狱。铨遂作乱，执性鲁。武定土舍凤朝文与之连兵，陷武定，犯省城，左布政徐瓚讨平之。

安纳，盖铨族之不从逆者，耻与同族，故异其姓。传至宗唐，国朝康熙二十年投诚，仍授土舍世职。传子兆元，递传至魁衡，嘉庆二十四年，魁衡子寿庚袭。李氏自改姓后，

曾以军功授元谋县土知县，又授土总兵职衔，其升降迁改之故无考。

丽江府

云南三面皆连外域，丽江在省城西北，与怒夷、西藏接壤，元时皆以土官治之，延至明代，木氏之功最著，官亦最显。暨鹤庆州来属，其旧设之土官并中甸、维西二厅新设之土弁，统归府属，故文武土职较多于诸府，武职自土守备以下皆随时量材充补，不予世袭，故不录，所设之数，具详《图说》。

正六品土官木睿，其先禄麦，西域人，宋徽宗时至丽江，蛮酋羡陶阿古奇其状貌，妻以女，推为蛮酋，夷众咸服从。生子阿琮，七岁不学而识字，及长，通百蛮之语，偶入玉龙山，见石洞有水，饮之，听鸟音即语所言。大理段兴智闻其异，召而历试，果不谬。宋理宗宝祐元年，蒙古兀良合台征大理，阿琮子阿良率夷众迎降，授茶罕章宣慰司总管，名其地曰丽江。从世祖禽兴智，授副元帅，传子阿胡，阿胡传阿烈，阿烈传阿甲，元顺帝授宣抚司副使，传子阿得。顺帝北迁，明洪武十五年，大兵平云南，阿德归附，置丽江府，以阿得为知府。十六年，阿得入朝贡马，赐姓木。或曰：禄麦乘木，泛金沙江而来，及阿得为知府，遂姓木。其时沐英以西平侯镇云南，英本姓木，太祖加水旁以别之；且于右旁加点，使异于沐浴之沐⁽⁴¹⁾。语涉荒唐，未足据也。十八年，巨津土酋阿奴聪叛，劫石门关，陆仲亨讨之⁽⁴²⁾，捕获伏诛。阿得从征，斩其伪元帅朱保，又从沐英征景东、

定边，皆有功，予世袭。二十四年卒，子初当袭。初守巨津州石门关，与西番接境，既袭职，英请以初弟亏为千夫长，代守石门，上从之。初传土，土传森，森从黔国公沐晟征麓川有功，正统五年，赐诰命，加授大中大夫、资治少尹，传子崧。成化十一年，疏奏鹤庆千夫长赵贤屡纠群贼越境杀掠，乞调官军禽剿。宪宗命移知守臣计画，崧传泰，泰传定⁽⁴³⁾，定传公，公传高。嘉靖三十九年，进助殿工银二千八百两，诏加文职三品服色，给诰命。四十年，又进木植银二千八百两，诏进一级，授亚中大夫，给诰命。高传东，东传旺，旺传青。

万历三十一年，巡按御使宋兴祖奏：“税使内监杨荣欲责丽江土官退地听采。窃以丽江自太祖令木氏世守石门以绝西域，守铁桥以断吐蕃，滇南藉为屏藩。今使退地听采，必失远蛮之心。即令听谕，已使国家岁岁有吐蕃之防；倘或不听，岂独有伤国体。”疏上，事得寝。其时土官，《明史》不言何人，按其世次，乃木增也。自得至增十三世矣。增善武略，且好文雅。北胜蛮乱，率兵禽贼首高兰，又助饷银二万余两，叙功晋通奉大夫、布政使，升广西右参政，四川左参政，授太仆寺卿。其职以子懿袭，追赠祖旺、父青，如其官。天启二年，以病告，加授左参政，致仕。五年，特给诰命以旌其忠。增延纳儒流，所著作为一时名士称赏。《明史》谓云南诸土官好礼守义以丽江木氏为首，诚非虚美也。

国朝平滇，懿投诚，缴上元朝所赐三台银印，明朝所赐镇边金印。顺治十七年，颁给印信，仍授知府世职。懿传子靖，靖传弟樾，樾传子森，森传子兴，兴传从弟钟。雍正元年，为土人所控，降钟为通判，改设流官知府，以原颁府印付之。传子德，德传子秀。乾隆五十年，改为正六品土

官。嘉庆二十二年，秀子睿袭。木氏自阿得为土官已传世二十，历五百余年矣。

兰州土舍罗印祚，其先罗克，元时为万户，明洪武十五年归附，以军功授兰州知州。其时丽江为军民府，领四州，兰州其一也。克传牙，从土知府木初征刀於孟，尝著战功，递传至乾。国朝平滇，投诚缴印，值裁州入府，未颁号纸，遂停袭。康熙三十三年，汉客与傣僮构衅，仍设土官，授乾孙维馨土舍，传至印祚，道光二年袭。

鹤庆州正六品土官高世禄。其先高惠直，元时为鹤庆路总管同知，子赐为土千户。传至海，明初归附，从征佛光寨有功，授千户世职。传至藩臣，崇祯元年，生禽苗贼有功，授指挥僉事，赠其父玉明威将军。国朝平滇，藩臣子应星投诚，仍授世职。传子彦，康熙二十二年，朝议土官不宜加以武爵，改授彦鹤庆府土通判。彦传孙澂，乾隆三十五年，降鹤庆府为州，隶丽江府，旋改土通判。乾隆四十五年，澂子世禄袭。五十年，改为六品土官。

鹤庆州观音山从九品土官王德恒，其先王友德，明洪武初率夷众归附，从征大松坪土贼，生禽杨奴等，献诚，授土官巡檢，以名同颖国公，去德字。传至之和⁽⁴⁴⁾，之和传钦，钦传印兆。国朝平滇，印兆投诚，仍授世职。传子天受，递传至元顺，乾隆五十年，改为从九品土官。元顺年老告休，传至安周，道光八年袭。

鹤庆州在城驿未人流土官田德昌，其先田宗，元时为鹤

庆路判官。明洪武十五年归附，从征佛光寨有功，授驿丞，时城内有驿，以宗领之。递传至得惠，得惠传泰年，泰年传珍。国朝平滇，仍授世职，珍传世禄，世禄传生蕙，生蕙传大治，乾隆五十年，改为未入流土官。传至荣，道光八年，荣子世昌袭。

鹤庆州观音山土驿丞郭崇德。其先郭生，洪武初归附，从征佛光寨有功，授观音山土驿丞。传至维藩，维藩传升，升传朝镇，朝镇传弟朝柱。国朝平滇，朝柱投诚，仍授世职。传朝镇子鼎，鼎传绍仪，绍仪传斌，斌传世禄，乾隆五十年，改为未入流土官。传至崇德，嘉庆十一年袭。

元江直隶州

元世祖至元元年，讨平么些徒蛮⁽⁴⁵⁾、阿剌诸部，置元江路，领十二部，所设之官大抵皆土官也。明洪武十五年，改路为府，以土官那直知之。其叛乱改革之略，载于《明史》。国朝顺治十六年，大师平滇，土酋那嵩私通李定国以叛，官军讨平之。改土设流，元江土官惟存新平县杨氏。康熙、雍正间，寇氛偶炽，师旅间兴，效力戎行者，量功甄录，复有世袭土弁焉。

永丰里土把总方定柱。其先方从化，本鲁魁山夷目，山在新平县东南九十里。明天启四年，土贼鲁魁、鲁克等据之梗化，故以贼名名山，立十二哨戍之。康熙二十七年，总督范承勋令临安府知府黄明招抚，从化归附，授土巡检。传至绳祖，以不能约束夷众停袭。雍正五年，绳祖子国臣从征茶

山、江坝，总督鄂尔泰给以土千总职衔。十年，从征普洱、思茅有功，总督尹继善给以委牌，管理旧制地方。传子正，正传子永祥，永祥无子，以侄保柱降等承袭，为土把总。传子印，印无子，道光七年，印从叔定柱袭。

茄革里土把总方承勋。其先方山苏，康熙三十八年充从化里中土目，约束夷众。山苏死，子国用接充。雍正七年，从征茶山、江坝，总督尹继善给以土把总职衔。传侄体，体传子荣光，荣光传子椿，椿传子承勋，道光八年袭。

儒林等里土把总施文瑞。其先施糯利，雍正五年，从征镇沅、威远、茶山、江坝，总督鄂尔泰给以土千总委牌。十年，从征普洱、思茅，总督尹继善给与土守备职衔。传子配宽，配宽无子，以其弟配贤降等承袭为土千总。配贤死，子瀛降等承袭为土把总。因事被黜，以其从弟源袭，传子文明。道光五年，文明弟文瑞袭。

在城土千总刀荫曾。其先刀似龙捕贼有功，雍正八年，总督鄂尔泰给以土千总委牌，驻城内。似龙无子，侄谨有疾。传谨子廷锬。廷锬传子凤翥，凤翥传弟凤鸣，嘉庆二十五年，凤鸣子荫曾袭。

新平县土县丞杨大生。其先杨宗周，本鲁魁山夷目，康熙二十七年，临安知府黄明同总兵马山招抚诸夷，宗周率夷目方从化、普为善、李尚义投诚，授土县丞。二十九年，尚义叛，宗周约束族众，无一人附贼，得保旧职。传子世恩，世恩传子昌祚，昌祚传子际泰，际泰传子圣举，圣举孙大

生，嘉庆二十五年袭。

新平县斗门磨沙（一名瓦白果。）土千总邱程，其先邱国良，雍正十年，从讨叛夷杨昌奉等有功，授土千总。传子罇，罇传子钟瑄，钟瑄子程，嘉庆二十四年袭。

新平县喇呀土把总普暉，其先普庆祥，雍正十年，从讨叛夷杨昌礼等有功，乾隆五年授土千总。传孙怀德，怀德无子，以其弟怀义降等承袭为土把总。传子联升，联升传弟联标，联标子暉，嘉庆二十四年袭。

新平县他旦土把总普万年，其先普洪亮，雍正十年，随父仁讨叛夷有功，乾隆三年，授洪亮土把总。传子忠，忠传子王臣，王臣传子映，映子万年，道光二年袭。

新平县老是达土把总李文治，其先李张保，雍正十年，从征叛夷有功，乾隆五年，授土把总。传子朝聘，朝聘传子瑤，瑤子澍，有疾，道光六年瑤侄文治袭。

新平县岩旺土把总李世康，其先李显智，随父毓芳讨叛夷有功，乾隆三年授显智土把总。传子鹏林，鹏林无子，传侄世英，世英无子，嘉庆十八年，世英从弟世康袭。

普洱府

元江府通判分防之地名曰普洱，裁通判设府，降元江为州，其制皆在国朝，语详《图说》。而土司则始于明初所设

六慰，普洱居一焉。一县三厅又各有攸属，是郡与永昌皆邻外域，故土司独多。

车里宣慰司土官刀绳武，其先刀坎，明洪武十五年，率蛮长归附，置车里军民府，以坎为知府，车里之原始具于《图说》。元于其地置府、置路、置州，不知其时坎为何官也。十七年，改置军民宣慰使司，以坎为宣慰使。

二十四年，子刀暹答嗣，遣人贡象及方物。永乐元年，暹答令其下剽掠威远知州刀算党及民人以归，西平侯沐晟请发兵讨，成祖命晟移文谕之，如不悛即以兵，继又以车里已纳威远印，是悔过之心已萌，不必加兵，晟使至，暹答果惧，还刀算党及威远之地，遣人贡马谢罪，成祖以其能改过宥之，自是频入贡。朝廷遣内官往车里者，道经八百大甸，为宣慰刀招散所阻，暹答遣使请举兵攻八百，成祖嘉其忠，八百伏罪，赦车里班师，复加奖劳。四年，遣子典入国学，实阴自纳质。成祖知其隐，赐衣币慰谕遣还。以道里辽远，命三年一贡，著为令。

十一年，暹答卒，长子更孟自立，骄狠失民心，更孟长子霸羨年幼，叔父刀怕汉请暂署司事，俟霸羨长还之。继而怕汉死，其妻密召前夫子刀弄冒为暹答孙请袭。十五年，命弄袭宣慰使，而以更孟从弟双孟为本司同知。十九年，双孟恶刀弄强冒反压已，事多掣肘，乘蛮人不服，奏言弄暴民，民无宁居，乞别设治所以抚其众，诏分其地，置靖安宣慰使司，升双孟为宣慰使，命礼部铸印给之。弄大恚，日兴兵仇杀。先是，布政司承差刘亨征差发银于车里，诳弄派取诸部银，预输之官，应免常年差发，而每年征输仍不免。宣德三年，承差洪溢来征银，蛮人大江，谓弄卖己自贖，遂佐双孟

逐弄，弄不敌，投之老挝。洪溢乃奏称：“车里宜慰刀弄与靖安宜慰刀双孟仇杀，弃地投顺他族，请差官察治招抚。”宣宗命黔国公同三司按问。会双孟死，子霸供袭靖安宜慰，而刀弄亦死于老挝。弄母乃具言：“儿弄为承差刘亨所卖预科差发银，而复征之，蛮人不平，故儿弄奔老挝货贖，思以偿民，不幸蒙霜露死，又不幸蒙恶声，儿弄实未弃地，亦未尝与双孟仇杀投他族。”三司乃上状罪亨等。而更孟之子霸羨亦年长，遣土目入贡，并请袭职。宣宗命霸羨袭车里宜慰，而以霸供为靖安宜慰如故。

九年，霸供上言：“靖安原车里地，今析为二，致有争端，乞仍并为一，岁贡差发悉如旧例。”从之，革靖安宜慰仍归车里，而以霸供、霸羨共为宣慰使。

正统六年，麓川宜慰思伦发叛。英宗诏给车里信符金牌，命合兵剿贼。景泰三年，代宗以霸羨奉调有功，免其积欠差发金。（前《志》称景泰元年授刀凯冷宜慰司，《明史》及《蛮司合志》皆无此人。）天顺元年，总兵官沐璘奏：“刀霸羨自杀，弟板雅忠等已推兄三宝历代承职。今板雅忠又作乱，纠合八百相仇杀。”英宗命璘亟为抚谕，并勘奏应袭者。二年，英宗以三宝历虽刀更孟之子，仍庶孽夺嫡，谋害刀霸羨，致板雅忠借兵攻杀，不当袭。但蛮民推立，姑从众愿，命袭宜慰使。

成化十六年，交趾黎灏叛，颁伪敕于车里，期会兵共攻八百。车里持两端。云南守臣以闻，宪宗遣使敕车里诸土官互相保障，勿怀二心。二十年，复敕车里等部慎固封疆，防交人人寇，不得轻与文移，启衅纳侮。

嘉靖十一年，缅甸莽应里据摆古，蚕食诸蛮。宜慰刀糯猛折而入缅，有大、小车里之称。以大车里应缅，而以小车

里应中国。万历十一年，官军大征緬，命元江土舍那怒往招。糯猛复归，献驯象、金屏、象齿诸物，谢罪。诏受之，听复职。天启七年，巡抚闵洪学奏，緬人侵孟艮，孟艮就车里求救。宣慰刀棍猛遣兵象万余赴之。緬人以是恨车里，兴兵报复。棍猛年已衰，重赂求和。緬闻棍猛子召河蕓有女名召乌冈，色美，贵献乌冈，河蕓别以女给之。緬知其诈，大愤，攻车里愈急。棍猛父子不能支，遁至思茅地，（“茅”，《明史》作“毛”。）緬追执之以去。中朝不及问。

国朝顺治十七年，车里宣慰刀穆涛投诚，仍授世职。穆涛于棍猛不知何属也。穆涛传子猛桃，猛桃传子召匾猛，召匾猛传子金宝，金宝传弟绍文，乾隆三十二年，以懦怯无能革职，其子维屏袭。三十八年，维屏挈家潜逃，裁宣慰司。四十二年，复设，以绍文子士宛袭，颁给印信、号纸。传至绳武，嘉庆二十二年袭。

司旧隶元江府，雍正七年改隶普洱府，朝隆元年，移攸乐同和驻其地，名思茅厅，而九龙江外之六版纳仍属于司。

宁洱县普藤土千总刀定辅，其先刀猛比，雍正五年，从征橄榄坝逆夷有功，授土守备职衔。十年，又于普洱、思茅军务效力，令其管理地方。传至刀先猛，降等承袭为土千总。先猛传应达，应达传定辅，道光六年，定辅卒，其子候袭。

宁洱县猛旺土把总召士林，其先召猛冈，雍正五年，从征橄榄坝有功，授土把总。传子猛楠，递传至联元，年老告休，传子士林，道光年袭。

宁洱县整董土把总召廷玉，其先召音，雍正十年，从征普洱、思茅有功，授土把总，传元鼎，有病告休，传子廷玉，道光二年袭。

宁洱县猛乌土把总召忠勇，其先召匾，雍正七年，从征橄榄坝有功，授土把总，无子，传至外孙士林，以疏防黜革，其职传匾外曾孙召先，嘉庆七年，召先为猛笼土把总刀永和土练戕害，其职传弟召炳，嘉庆二十年炳子忠勇袭。

宁洱县乌得土把总刀世忠，其先召斋，乾隆六年，普洱镇，府会给土把总职衔，传至刀正朝，乾隆三十年以军功授土把总，传子世忠，道光年袭⁽⁴⁶⁾。

他郎厅儒林等里土把总施咆，其先施腻勒，雍正五年，从征茶山有功，授土千总，传子配臣，乾隆三十一年，从征普洱，给土守备职衔，传至雨春，降等承袭为土千总，传侄中科，降袭土把总，卒，无子，道光年，以其从叔咆袭。

他郎厅定南等里土把总龙天升，其先龙那甲，康四十六年，从征孟连有功，给土千总职衔，递传至遵化，授土把总，管理地方，传子天升，嘉庆年袭。

威远厅猛戛土千总刀廷珠，其先刀希锦，乾隆二十年，充补土目，洞察边夷贼盗勤劳，二十九年，镇沅府请给土千总职衔，传至廷珠，嘉庆二十年袭。

威远厅猛戛土把总兼袭云骑尉刀世爵，其先刀成秀，乾

隆十三年充补乡长，稽察匪类，防范外夷，与刀希锦并著勤劳，镇沅府请给土把总职衔。传子文龙，奉调出师威远，阵亡。嘉庆六年，子世爵袭，兼荫云骑尉。

威远厅猛班土把总兼袭云骑尉周敏，其先周靖，乾隆三十年，从征缅甸有功，授土把总。嘉庆元年，威远倮贼作乱，靖奉调从征，阵亡。靖子朝经复奉调续往，禽斩贼众，奉旨：土把总周靖照七品土官例赏恤，给予云骑尉世职，袭次完时，给予恩骑尉，世袭罔替，即令周朝经兼袭云骑尉。十八年，南兴张辅国抗违不法，朝经奉调会剿，事竣，奉旨赏给四品顶戴，并赏蓝翎。道光四年，卒，子敏承袭把总兼云骑尉。

思茅厅倚邦土把总曹铭，其先曹当斋，雍正七年，从征橄榄坝逆夷有功，授土把总。传子秀，秀传子世宠，世宠传弟世德，世德传子辉业，辉业传子铭，嘉庆二十四年袭。

思茅厅猛遮土千总刀廷柱，其先刀细网纳⁽⁴⁷⁾，从征橄榄坝逆夷有功，授土千总。传子召喃，召喃传子朗，朗传子廷柱，道光年袭⁽⁴⁸⁾。

思茅厅易武土把总伍荣曾⁽⁴⁹⁾，其先伍乍虎，从征橄榄坝有功，授土把总。传子朝贵，朝贵传弟朝元，朝元传子耀祖⁽⁵⁰⁾，耀祖传子荣曾，嘉庆二十四年袭。

思茅厅猛腊土把总召道，其先召糯，从征逆夷有功，授土千总。传子文，降等承袭为土把总，传子道，乾隆三十六

年袭。

思茅厅六困⁽⁵¹⁾土把总刀溶，其先刀国辅，从征逆夷有功，授土把总⁽⁵²⁾。传子镇，镇传子敬胜，敬胜传弟敬永，敬永传子溶，道光年袭⁽⁵³⁾。

思茅厅猛阿土把总召翁，其先召叭占，从征逆夷有功，授土把总⁽⁵⁴⁾。传子召占，召占死，无子，嘉庆十七年，夷众请以族舍召翁袭，从之。

思茅厅猛笼土把总刀灿星，其父刀镇藩，本猛笼土目，嘉庆七年，猛笼土把总刀永和犯罪潜逃，以镇藩充补其职。传子灿星。先是，雍正七年，普洱、思茅夷民作乱，有叭先者，从征有功，授土把总。无子，传侄刀阿兴⁽⁵⁵⁾，阿兴传弟刀匾猛。乾隆三十八年，车里宣慰刀维屏挈家潜逃，经过其境，匾猛不能阻截，黜革迁徙江西，以土目邵庆充补其职。邵庆无嗣，以猛遮土千总刀朗代理，传至叭先奄，有病告退，以土目刀永和充补，传至镇藩。嘉庆二十二年，镇藩子灿星袭。

思茅厅橄榄坝土把总刀奏凯，其父刀太昌，以土目充补革退土把总叭奄间遣职，嘉庆七年，为猛庞土把总刀永和土练戕害，十一年，奏凯以子承袭。先是，乾隆三十年，橄榄寨土目喇钐斋从征普洱逆夷有功，授土把总。三十九年，以不能约束夷民黜革，土目叭奄间充补，其后年老革退，以太昌充补，传子奏凯。

思茅厅攸乐土目刀直乃。先是，普安营旧设汛兵，雍正十年裁撤。附近村寨请以叭奄杠充土目，管理其地，给之委牌，传至直乃，乾隆四十五年袭。

思茅厅仆蛮寨土目先阿，乾隆八年充补其地土目，先系喇咩區，其子年功，故及先阿。

蒙化直隶厅

土知府左荫曾，其先左青罗，元时为顺宁府同知，传至禾，为九部火头顺宁司通事，明洪武十四年，大兵至云南，诏谕诸蛮；十五年，平其未服者，左禾款附；十七年，以禾为蒙化州判官，永乐九年，禾入朝贡马，赐予如例，其子伽从征麓川，战于大侯，功第一，进秩临安知府，掌蒙化州事。正统中，升州为府，以伽为知府。

所部江内诸蛮，性柔，颇驯扰，江外数枝，以勇悍称，每应征调，多野战，无行武。

伽卒，孙琳袭，琳卒，弟瑛袭，瑛传铭，铭传正⁽⁵⁶⁾，先是，左氏世袭知府，正统间，设流官通判，而印仍掌于土官，正德间，印归通判，而别给左氏知府铃记，万历间，改通判为同知，结衔曰：蒙化府掌印同知，印归之流官，自正始也。正传文臣，文臣传柱石，柱石传近嵩，近嵩传星海，国朝平滇，星海投诚，仍授世职，传子世瑞，世瑞传嘉谟，嘉谟传麟哥⁽⁵⁷⁾，麟哥传元生，元生好文，能作大字，传孙长泰，长泰子荫曾，道光七年袭。

南涧土县丞阿钟瑛，其先阿鲁，明洪武十六年，从征叛

酋刀思良，奋勇效谋有功，授定边县土县丞，传至阿应鹏，国朝平滇，应鹏设诚，仍授世职。传子志经，志经传世忠，世忠传世勋，世勋传抱琛，抱琛传绍唐，绍唐传天成，天成传天章，天章传阁凤，阁凤传钟琳，钟琳传钟瑛，道光七年袭。

定边本楚雄府属县，雍正七年，裁县治，以其地来附，改称南涧，设巡检，而土官隶于厅。

永昌府

云南之境西、南、北三面皆连外域，而永昌府在西，壤接缅甸，尤为边陲重地。所领二厅、二县，各有土官治所，为府、为州、为司、为弁、为目，凡二十氏蛮长。蛮民习俗介在华夷之间，可以为内地之藩篱也。

孟定府土知府罕翁。其先木邦土官罕贯，（《明史》作“罕葛”。）正统中，从王骥征麓川，禽贼首色鸡、色罕有功，奏授都督，令食孟定之土。孟定者，蛮名景麻，元文宗至顺四年，立孟定路军民总管府，领二甸，隶大理金齿等处军民宣慰司。洪武三十五年，土酋刀名扛入朝，贡方物，赐绮帛钞币，设孟定府，以刀浑立为知府。

先是，麓川平缅宣慰司思伦与土目刀干孟相杀，太祖命西平侯沐春、都督何福进讨。福禽干孟，因分其地，设孟养、木邦、孟定三府。（思伦，《明史》作“思伦发”，又有作“思伦法”者，毛奇龄《蛮司合志》谓：“法”者，夷王号也。）永乐元年，改设孟养、木邦为宣慰司，以刀木且为宣慰使。二年，孟定土官刀景发遣人贡马，赐钞、罗绮，遣使赐印

诰、冠带、裘衣，复颁信符、金字红牌。孟定与孟珪皆麓川地，其土目皆故等夷，恶相属，多以互侵土地仇杀。宣德六年，土知府罕颜法以为言，敕黔国公沐晟遣官抚谕，俾各归侵掠。及麓川之叛，孟定知府刀禄孟遁走，失其地，罕葛始以有功得之。《明史》诸书所载孟定之大略如此。

是则孟定知府先属刀氏，后属罕氏。刀氏著名者，名扛、浑立、景发、禄孟四人，其世次不可考。罕氏当宣德时已有土知府颜法，而正统时，罕葛乃以木邦土官从征授官，其源委莫能明也。葛五传至于荣，万历十二年，巡抚刘世曾遣腾越游击刘缙、永昌参将邓子龙提兵取陇川，禽叛贼岳凤父子，平孟定故地，改授荣知府。十五年，颁孟定府印。荣传信，信传贵，贵传见明，见明传宋，宋传珍，国朝平滇，珍投诚，仍授世职，颁印信、号纸。珍传侄监猛，监猛传大兴。乾隆二十七年，木梳逆夷作乱，大兴不能抵御，又不通知邻封，被劾革职，迁徙江宁，遗职以其弟大亮袭。大亮传梁发，梁发传翁，嘉庆四年袭。

湾甸州土知州景庆长，其先景法，（《明史》作“刀景发”。）元末为万户，明洪武中归附，招抚夷众，设立猛洞二冈，锡腊二冈，猛波罗一冈，岁纳差发银。授湾甸正长官。永乐元年，西平侯沐晟以其近于麓川，土广人稠，奏设湾甸长官司，导改为湾甸州，以景法为知州，给印章金牌，并置流官吏目一员。七年，景法子景宋（《明史》作“悬”。）入朝贡马，赐予如例。

传至宗真，万历十一年，率弟宗材导木邦叛贼罕虔人寇姚关，宗真死于阵，宗材伏诛。宗真子从年幼贷死，降为州判。后从讨猛廷瑞有功，复旧职。传子承恩，承恩传国泰，

国泰传先哲，国朝平滇，先哲叔父文智诣军前设诚，仍授世职，颁印信、号纸。先哲传荣名，荣名传毓英，毓英无子，传弟毓璉，毓璉传廷玉，廷玉传福，福传弟祚，祚传在邦，在邦无子，传侄庆长。嘉庆六年，庆长病歿，承袭之人尚未定议。其地之疆界、沿革详《十八土司图说》。

镇康州土知州刀冈克彰，复姓刀冈。（《明史》作“刀门”。）其远祖在元时不知何官，入明以土官知镇康州，其名皆不传。镇康之疆界、沿革详见《图说》。

《明史》谓洪武十七年，改镇康府为州。永乐二年，遣官颁信符及金字红牌于镇康州。七年，以湾甸同知曩光为知州，镇康地隶湾甸，曩光请增设署所，故有是命。曩光盖克彰先世，而旧《志》谓：“正统中，土官刀冈光以从王骥征麓川功，授土知州。”所言与《史》互异。蛮方语音转译无定，不足详考。

永乐中，麓川平缅宣慰使思行发头目有刀门发，刀门柰二人，见于《明史·土司传》，与刀冈光殆同族也。《明史》又载：“永乐二十一年，知州刀孟广来朝，贡马。宣德三年，赐康州土目刀门渊等钞币有差。成化五年，知州刀门夏遣使贡马及金银器，赐予如例，及妻。”此皆刀冈氏之事矣。传至刀冈敬，（《明史》作“冈坎”。）隆庆间，耿马舍人罕虔妻以女，导之附缅，虔败敬死，其弟恩归义仍袭旧职。传子积，木邦首思礼诱之归缅，不从。天启二年，木邦兵据喳哩江，积奔姚关，守备遣官兵援之，木邦兵乃退。

国朝平滇，积子达投诚，仍授世职，颁给印信、号纸。达传珍，珍传鉴，鉴传铕，铕传济，济传克彰，道光二年袭。

龙陵厅遮放宣抚司土副使多定邦，其先多怀们与陇川宣抚多歪网⁽⁵⁸⁾皆元初多线瓜之后，明正统元年，多怀们从征猛卯有功，及平麓川，分其地置宣抚司，授多怀们副使，居遮放，为陇川之贰。陇川者，故麓川也。其酋思氏叛乱，十一年，兵部尚书靖远伯王骥二次率师征之，破走思机发，立陇川宣抚使司，以麓川归顺部长恭项为宣抚使，多歪孟为本司同知。其后恭项迁移云南，多歪孟代为使，居陇川。怀们传功，功传思谭，万历中，从征蛮莫、緬瓦、陇川，累功，益以陇川江外地。传至尔忠，国朝平滇，尔忠投诚，仍授世职，颁给印信、号纸。传子贤辅，贤辅传世禄，世禄传量，量传万灵，万灵传彭年，彭年传来朝，来朝传显荣。嘉庆十三年，显荣为庶兄显武所杀。道光二年，显荣弟定邦袭。

司南六十里三台山，极险峻，为控制木邦之要隘，地气最热，风俗与芒市同。

龙陵厅潞江安抚司土官线祖绥，其先曩璧法，（《明史》无“法”字。）元时不知何官。明洪武十五年，大兵克金齿，曩璧法归附，授潞江长官。永乐元年，设长官司，二年，颁给信符、金字红牌。九年，曩璧法遣子维罗法贡马、方物，赐钞币，寻升为安抚司，颁印信，曩璧法人朝贡象、马、金银器谢恩。其子先卒，传孙曩旧法，遣弟曩贯入贡，改姓线，始名线旧法。正统五年，麓川平缅宣慰思任发叛，线旧法上告，英宗谕整兵以待。未几，麓川贼遣部众夺据其地，杀伤官军，潞江遂削弱。传子卜法，卜法传捧。（《明史》作“安捧”。）正德十六年，捧夺其从弟掩庄田三十八所，掩讼于官，不报，捧遂集蛮兵围掩寨，纵火，屠掠掩母子妻妾及

蛮民男妇，死者八十余人，据有其地。官军诱执之，摔死于狱，其子诏及党与皆斩。（事见《明史》，《案册》与此异。）嘉靖四年，捧弟潮袭，潮传田，田传贵，贵传世恩，世恩传弟世禄，世禄传侄有功。国朝平滇，有功投诚，仍授世职，颁给印信、号纸。传侄崇毅，崇毅传国勋，国勋传于陞，于陞传朗，朗传维坤。乾隆三十四年，维坤从官军征缅甸，禽贼有功，叠授赏赉。传子海，海传子祖绶，祖绶无子，嘉庆四年，祖绶弟祖绶袭。

其司地在保山、腾越之间，西负高黎贡山，东临潞江，群峰崿崿，一水漾洞。当龙陵之咽喉，为郡西之屏蔽。孔道冲繁，土田瘠薄，官役往来，供亿频仍。境内跬步皆山，瘴毒特甚，隆冬衣葛，汗出浃然。岁纳差发银八十两，今土官子弟已有游痒食饱者，盖将駸駸日上焉。

龙陵厅芒市安抚司土官放承恩。其官职原始旧《志》与《明史》差互。旧《志》云：“明正统九年，放定正随征缅甸有功，授芒市长官司。”《明史·土司传》云：“正统七年，总兵官沐晟奏：‘芒市陶孟刀放革遣人来诉，与叛寇思任发有仇。’”据《明史》则刀放革在放定正之前，而档册又以放革之父为放贞，放贞之父为放定正，夷酋世系诂可核实乎？陶孟者，土司之头目，见《明史·孟养土司传》，夷酋之名，每以刀字冠之，故有刀放革之称，无足异也。芒市之建置、形胜，具详《图说》。

初，放革与叛酋思任发同恶，任发为官军所败，放革乃言与之结衅，欲禽其子思机发兄弟以献。朝廷知其诱诈，谕以如能去逆效顺，当密调土兵助剿机发。正统八年，思机发令其党涓孟车等来攻芒市，官军败之。靖远伯王骥请设芒市

长官司，以放革为长官，隶金齿卫，成化八年，木邦囊罕弄乱，掠麓川，敕芒市等长官司整兵备调，万历初，长官放福与陇川伪宣抚岳凤联姻，导緇寇松城⁽⁵⁹⁾营，事觉伏诛，立舍目放纬领司事，辖于陇川，放纬者，福之孙，时岳凤已伏法，陇川宣抚乃多歪孟也，纬传珀，珀传廷臣，崇祯十三年，廷臣解象入京，升为安抚司，颁给印信，顺治四年，廷臣及子国璋为緇寇所掳，国璋逃归，仍袭父职，传子爰众，国朝平滇，仍授世职，颁给印信、号纸，传子弥高，弥高传子天球，天球传子仁，仁传子作藩，作藩传子愈彰，愈彰无子，传从弟愈著，愈著传子泽重，嘉庆二十一年，泽重以不职被劾，迁徙大理府，道光六年，以泽重子承恩袭。

其地人稍脆弱，男子以石榴皮染齿使黑，妇人分发直额为一髻，垂于后，跣足衣皮，土产香橙、橄榄、芋、蔗。

保山县鲁长土千总茶耀宗，其先茶尚庆，以土人充巡捕，乾隆十二年，从征秤戛倮倮有功，授土千总，驻鲁长⁽⁶⁰⁾寨，防御野贼，传子发春，发春传侄耀宗，嘉庆元年袭。

登埂土千总段豫，其先段联第，云龙州六库人，以土巡捕从征秤戛有功，授土千总，驻登埂寨，传子允恭，允恭传侄耀，耀传豫，嘉庆十三年袭。

卯照土目段珍，其先段联甲，从征秤戛有功，授土目，驻卯照寨，传子允伸，允伸传侄珍，嘉庆十二年袭。

府之属州腾越，今改为厅，其疆域斗入西极之外，错杂群蛮之间，因其地为土司，授蛮酋为土官，以夷制夷之略

也。明万历年间，巡抚陈用宾筑八关以控扼诸蛮。关内土司有五：南甸、陇川、干崖为宣抚司，猛卯为安抚司，盏达为副宣抚司。乾隆三十五年，户撒、腊撒二夷地各设长官司，于是土司有七。厅治居北，而七土司在南，近厅治者，惟南甸。自南甸而分左右，右则干崖、盏达，左则陇川、猛卯、户撒、腊撒。所谓土官者，犹得古人分土之遗意，世世相承，如古之诸侯。腾越土官惟麓川思氏以强横见灭，余俱保姓受氏，自明至今，迭传已数百年。此外，土弁、土目设于乾隆十二三年间者凡五，皆以从征拜夏功，予世袭。

南甸宣抚司土官刀鸿绪。其先刀贡猛，本姓龚，江南上元人也。明初以百夫长从大军征云南，迁千夫长，驻南甸，旋以招抚曩猛功，授腾冲千户，改姓刀，盖以卫千户而防守南甸者也。南甸旧名南宋甸，建置形势具详《土司·图说》。永乐十一年，贡猛子贡罕（前《志》作“蛮”）入贡，改南甸为州，以贡罕为土知州。宣德三年，麓川侵其地，贡罕请讨，朝廷不许，谕麓川还其所侵地。五年，请于所还地置四巡检司，宣宗命吏部除官。八年，又奏：“州与麓川接壤，旧有二百夫长在腾冲千户所，后为麓川侵据，不守者十余年，今蒙谕还，窃恐再侵，乞于赖邦哈、九浪、莽孟洞三处各置巡检，以土军杨义等三人为之。”命下三司勘覆，如所请。正统二年，奏：“麓川思任发夺其萝葡丝庄二百七十八村，乞遣使谕还。”英宗命西平侯沐晟处置奏闻，麓川之役自此起。贡罕子落硬从征有功，九年，升州为宣抚司，以落硬为宣抚使通判，刘思勉为土同知。六年，颁给金牌、信符、勘合，加敕谕之。天顺二年，复置南甸驿丞一人，以土人为之。落硬子落盖袭为宣抚，奏南宁伯毛胜遣腾冲千户蔺愈占

其招八地，逼民逃窜，英宗敕云南三司官同巡按御史诣其地体勘，以所占田寨退还，治胜、愈罪。落盖传子落宾，递传落过、落樛、落成、落正、落宪，落宪当万历十一年冬陷于緬。其子落临以平岳凤功升宣慰司宣慰使。是时，刀氏再有功于国。自落临传大才、落掌、落庆、落启、落保，父子相继者凡十有一世。落保谢病，让其兄呈祥，（凡“落”字，旧《志》俱作“乐”，）国朝平滇，呈祥投诚，仍授宣抚世职，颁给印信、号纸。呈祥传启元，启元传恩赐，恩赐之袭在雍正十二年。递传鼎铭、三锡、继翰，继翰无子，传弟维周。道光六年，维周子鸿绪袭。

刀氏起贡猛，至鸿绪凡二十四世，越四百余年，为三宣冠，可比古之任宿、须句、颛臾，世守犂济之世。然自贡猛以招抚曩猛，落硬以助平麓川，落临以助讨岳凤，世效诚节，至恩赐、鼎铭、三锡，三世皆以幼孤袭职，恩赐母李氏、鼎铭母放氏、三锡母思氏皆以守志抚孤，不坠先业著闻，其世祀也固宜。刀氏本姓龚，以一小校随黔宁王沐英入滇，而胙土绵于黔宁，可不谓贤乎！

司治故为府州地，在半个山下，所辖萝葡丝庄与小陇川，皆百夫长之分地，知事谢氏居曩宋，冈氏居盞西，宣抚世居蛮干。所部直抵大金沙江，与孟养地犬牙相错。司南南牙山为入緬之大路，昔靖远伯王骥破麓川，取道于此，前通铜壁关，关外布领垂哈，旧为百夫长地。逾盞达，外有德户冈，自八关筑而诸险弃之关外矣。其山曰丙弄、曰蛮干、曰温泉、曰杉木笼、曰南牙。其水曰小梁河、曰孟乃河、曰大盈江。其关梁曰黄连坡、曰小陇川。其土产孔雀、叫鸡、红藤篾。其俗婚娶以谷、茶二长筒，鸡卵五七笼为聘；客至，以谷、茶供奉，手拈而食。旧纳差发银百两，今十一两。

陇川宣抚司土官多廷侯，其先多歪罔，以陇川宣抚司同知代恭项为宣抚。陇川者，故麓川平缅宣慰司地也。建置形胜具详《土司·图说》。麓川平缅，元时分置两路，明洪武十五年，大兵下金齿，蛮酋思伦法归附，（法，《明史》作“发”。）并两路为一，置麓川平缅宣慰使司，以思伦法为宣慰使。已，思伦法及其子孙思任法、思机法、思卜法相继反乱，皆自称法。法者，夷言王也。大军进讨，降而复叛，王骥至于三征，自洪武十八年至成化元年，遗孽殆尽。

先是，正统六年，王骥再征时，思机法脱走。十一年，分其地，立陇川宣抚司，以恭项为宣抚使。恭项者，故麓川部长，首倡归顺，效力有功，遂命于麓川故地开设宣抚。其时土司有同知、副使、佥事等官，因从恭项之请，以刀歪孟为同知，刀落囊为副使，陇帚为佥事。既而总兵官言：“恭项暴杀无辜，刻虐蛮人，同知刀歪孟为夷众信服，乞安置项于别卫，以刀歪孟代。”乃安置恭项于曲靖，命刀歪孟为宣抚。“刀”转音为“多”，夷人不知书，惟汉人所写。《明史》有“多外罔”，又有“多歪孟”，盖一人而传语致异，此多氏始为宣抚之由也。明定云南，元时土官归附，蛮人无姓，或请姓于主将，主将谩之曰：“汝辈之性，惟刀、砍、斧、剃耳，安得有姓。”其人误性为姓，遂取四字姓之，刀转为刁，砍转为衍，又为罕，斧转为普，剃转为多。汉人即其语书之，刀为首姓，故土司中刀氏十居六七，刀与刁形声皆相近，或作刀，或作刁，不能悉辨。其余三姓亦相传不绝。

多歪罔者，本白夷种，其父曰甸法，甸法父曰线瓜。线瓜当元中统初举麓川内附，归功于思氏，退为陇川陶孟。陶孟者，夷言头目也。自元中统至明正统、景泰间百八九十

年，凡三世，盖皆老寿，而重冈遂起为宣抚，既得姓，乃以所姓姓其祖父。景泰七年，修职贡，成化十九年卒，守土垂四十年。子多亨法袭，传子淦，淦三子：多鲤、多鯨、多鯢。淦卒，鯢弑其兄鲤而自立，按问伏辜，以鲤子参诏袭，传子士宁。

有抚州人岳凤商于滇，入士宁幕，士宁宠之，妻以妹，生子曩乌，父子枭雄，奸黠以罔士宁，行媚于内而愚弄之于外，虽夏之泥、浇不翊也。时缅甸莽瑞体虎视诸夷，招士宁，士宁不从，岳凤诃间，劝士宁行，行至摆古，复返，凤使其子曩乌鸡杀士宁，其妻怀印，携二子多忠、多孝奔永昌，当事不能救，使之归，岳凤袭杀其妻女，夺印投缅，受缅甸伪命，代士宁为宣抚，据其地，时万历五年也。缅，故洪武时所置缅甸宣慰司，而莽瑞体则袭任宣慰使也，世服属中国，岳凤导之叛，大举入寇，全滇皆震，当事莫知所为，巡抚刘世曾、巡按董裕奏调游击刘挺、参将邓子龙大破缅兵于攀枝花。当是时，劲卒雄师，锋林箭雨，杀伤俘馘，自嘉靖时巡抚吕光洵破武定逆首凤继祖后，又有此大战。（详《废官志》。）十年十月起至十一年四月，卒禽岳凤父子，语具《缅甸载记》，事平，以士宁子忠嗣职，忠传思顺。

二十年，莽瑞体子应里分道入犯，一人遮犯、芒市，一人腊撒、蛮藪，一人杉木笼，并出陇川，思顺不敌，奔猛卯。缅初以猛卯同知多俺为向导，寇东路，至是，大军遣木邦宣慰罕钦禽多俺，杀之。未几，思顺死，蛮莫酋思正乘丧袭陇川，据其妻罕氏，旋归蛮莫。思顺子安民以守将索赂不能堪，三十五年叛，入缅，已而缅听抚，遣安民归。安民久据蛮湾，桀骜甚，署永腾参将周全⁽⁶¹⁾遣二指挥袭之，为所败，巡抚周嘉谟督兵亟讨，其族人挟其弟多安靖诛之以献。

先是，万历中，分陇川副使多恭居遮放，同知多俺居猛卯。至是，陇川乱甚。安靖尚幼，而安民之弟安邦亦附缅甸，寄居蛮莫，于是众官会议，以安靖袭宜抚。奏称：“陇川与干崖、南甸并为三宣，作我藩卫，多安民背汉投缅，罪不容诛，天讨所加，已膏铁锁。安靖以安民亲弟，绝无从逆之念，且有讨贼之功，举其祖父故土而畀之，天理人情，既安且顺。但安靖年幼，议以副使多恭之子思谭抚安靖，行宜抚事，俟十年后仍还安靖。又恐思谭久据不归，请以宜抚印贮于腾越州库，仍设官兵于杉木笼山控制之。”奏请既行，陇川仍粗定。明之季年，滇中大乱，安靖为流寇孙可望部将王复臣所杀。国朝平滇，安靖子绍宁投诚，仍授世职，颁给印信、号纸。绍宁无子，以其弟述宁子胜祖袭。胜祖传子治国，治国传子世臣，世臣传子益善，益善传子有功，有功嫡子朝勋夭亡，传其庶弟朝珍。乾隆三十三年，官军征缅甸，陇川当要冲，朝珍失察，段思瑞越境，部议革职留任。无子，病歿，以有功弟有爵袭，朝珍之叔父也。有爵传子朝惠，朝惠传子廷侯，嘉庆二十四年袭。

陇川岳凤之变，非刘缜、邓子龙之良将，何能扑灭？多氏守土，柔而可驯，故屡蹶复起，以至于今。其俗与南甸同，有城郭宫室，人皆楼居，土产大芋，尺二三寸，旧纳差发银一百七十两，今八两。

干崖宜抚司土官刀如连，其先祁忠国，江南应天人，从明师入滇，驻干崖。干崖，故元之镇西路也。在柔远路西，东隔麓川，建置形胜具详《土司·图说》。洪武中，忠国从征缅甸有功，永乐元年，设干崖长官司，以忠国领之，改名曩欢，遣目奉表贡象、马。二年，颁给信符、金字红牌，并

赐冠服。初，成祖以百夷新附，命制信符及金字朱牌，颁给木邦、八百大甸、麓川平缅、缅甸、车里、老挝六宣慰司，干崖、大侯、里麻、茶山四长官司，潞江一安抚司，以及孟良、孟定、湾甸、镇康等府州土官。其制以铜范信符五、阳文者四、阴文者一，以一合四，俱相符。阳文分刻“文行忠信”四字，而阴文则兼刻之。乃作批文，勘合底簿，自一号至百号止。其号之字则车里以“车”字，缅甸以“缅”字，各编底簿，而发阴文信符及批文勘合百道于诸土官，发底簿于布政司，其阳文信符及批文百道则藏之内府。凡朝廷遣使赉阳文信符及批文各一至布政司，比同底簿，然后遣人送使往，令土官比同阴文信符，及勘合，即如命行。其信符之发，初发“文”字，次发“行”字，周而复始。又制朱牌，镂金字，敕书其上谕之。其文略曰：“敕土官：尔以远人慕义，虑大小臣民，假朝廷差使需索，持命礼部铸信符付尔，凡调发及当办诸事，须凭信符乃行。如越次及比字号不同，与有信符无批文，有批文无信符者，皆诈也。其禽之至京，处以死罪。至勘合百道，凡军民疾苦及奉信符所办诸务，与贡献方物，俱填写勘合，与司比号而书之底簿。然后司官亦遣官同赉奏闻。若边疆机事征发调遣，从三司官会同计议，已经承行，则亦填写勘合奏闻如例。毋忽。”（见毛奇龄《蛮司合志》。）干崖在长官中，故颁给及之。

五年，设古刺驿隶干崖。曩欢复遣子思曩朝贡，赐赉如例。改姓刀，称刀曩恋。正统九年，论干崖长官刀怕便征麓川功，升干崖为宣抚司，以怕便为宣抚副使。怕便者，曩恋子也。（前《志》谓正统中，刀怕率以麓川功升宣抚司，与《明史》异。）怕便传怕率、怕轰、怕开、怕落。其叔土舍怕愈欺怕落幼，劫印夺职，盗众不服，起兵相攻。时弘治三年

也。四年，按察司副使林俊、参将沐详檄谕之，始释兵归印。怕落年老致仕，子怕元袭，传子怕举，嘉靖三十九年，緬酋莽瑞体叛，招诸土司入寇，万历初，怕举卒，其妻罕氏，木邦宣慰罕拔妹也，拔叛附緬，诱怕举弟怕文袭职以臣緬，且许妻以妹，怕文不从而与之战。緬兵十万骤至，怕文溃，奔永昌，罕拔遂取宣抚印付其妹，据干崖。十年，陇川逆酋岳凤破干崖，夺其印。十一年，刘綎禽凤父子，追印，竟不可得，而怕举子怕庚及雷弄、廖元伯，遮放刀落恩，南甸刀落突，盏达刀思定皆陷于緬。（诸人陷緬，事见《蛮司合志》，据其文尚在禽岳凤前，盖凤破干崖时也。）怕文奔后，怕瑄袭怕举职。三十九年，以怕瑄子定边屡有平叛功，仍授世职，加三品服。定边年老，传子镇国。

顺治四年，流寇孙可望据滇，遣伪都督王复臣调贡方物，以其迟延，兴兵问罪。盏达土副使刀思韬乘乱谋夺其地，以定边、镇国父子五人送省城，俱被害。国朝平滇，镇国子建勋设诚，仍授世职。康熙二十四年，颁给宣抚司印信、号纸，传子秉忠，秉忠传子捷泰，雍正元年，遣往木邦清理猛古、猛卜民粮，还报有功，卒，子鸿业袭，传子得众。乾隆三十二年，官军征緬，办粮、办夫、建造营房、塘汛，于土司中最为效忠出力，年老致仕，子世侯袭，传子绍虞。嘉庆十九年，如连袭，绍虞之子也。

刀宣抚本江南祁氏，到滇四五百年，刀曩亦有平麓川功。刀怕文拒罕拔，抗緬酋，力战不支，奔归内地。刀定远当神宗晚年，噩事孔棘，屡以平叛之功膺受服命，遭际末流，父子死于逆乱，何其戚也。其孙建勋复继，以至于今，守职输诚，谅哉！

境内四时皆蚕，以其丝织五色土锦，又有白蚕布、白

莲花、竹蹄，蹄大如兔而肥，旧纳差发银五十两，今六两六钱。

盞达副宣抚司土官刀思镇方，盖刀怕便之后也，本与干崖为一族，其地亦干崖之一冈。明正统间，怕便已为宣抚，朝京师，赐名思忠，以思忠别子思效为副长官，居盞达。思效传子思猛，思猛卒，无子，以思效庶孙思镇袭，传子思国，思国卒，无子，传弟思廷。万历十年，岳凤父子纠结缅甸及土司象兵数十万分道内侵，攻雷弄、盞达、干崖、施甸，思廷求救不得，城破，阖室被害，其子思官先出在外，未与其难。木邦宣慰罕拔叛附緬，连兵入寇，为其所执，死之。及罕拔为緬酋莽应里所杀，思官兄思权乃嗣其职，传子思丙，思丙传子思韬。

自思效以来，虽为干崖长官之贰，皆自相承代，至思韬时，始授副宣抚司印敕，流寇孙可望据滇为乱，思韬谋夺干崖，致害定边父子，语具前《传》，顺治十六年，国朝平滇，思韬投诚，仍授世职，颁给印信、号纸，传子思铉，思铉传子思琳，思琳传子思弼，思弼传子思儒，思儒传子思定。道光六年，思定年老致仕，子思镇方袭。

盞达本干崖之族，万历间，两世殉国难，可谓惨矣。明亡后，欲夺干崖而害其大宗，抑何悖哉！境内有巨石关、万仞关，坝尾卡通于外夷，今纳差发银四两四钱。

猛卯安抚司土官衍连，所治本麓川地，故平麓城也。明万历初，分陇川副使多恭居遮放，同知多俺居猛卯，皆多氏族，白夷也。緬酋莽应里猖獗，多俺为其耳目，引之寇边。陇川宣抚多思顺患之，二十六年，乃纠猛密头目思化、芒市

头目多泰等击多俺，杀其子多荒。十二月，多俺纠众袭遮放，败还，不复归猛卯，投木邦，据囊义山。永昌同知漆文昌授计木邦宣慰罕钦，使禽之，谋泄，多俺欲奔摆古，追击雷耸，并其子多烘、多囊，斩之。乃筑堡于猛卯，号平麓城。于是猛密头目思化败缅甸于迭速，缅甸逐之，人居蛮莫，朝廷以为蛮莫宜抚可使。

思化卒，子思正袭，入据陇川，已而回蛮莫。缅人潜师袭，取思正首而去，乃立其弟思忠。后其地为缅人占据，退处干崖之蛮洒寨。会巡抚周嘉谟平多安民之乱，筹于平麓城屯田，请以思忠安置猛卯开屯，改姓衍，名衍忠。复论禽安民功，授安抚司安抚使，岁给银五百两。明亡后，缅兵犯境，掳衍忠至缅甸被害。以舍目衍珑承袭，时永明王尚在滇也。珑传子瑾，瑾传子珍，珍传子瑄。国朝平滇，瑄投诚，仍授世职，颁给印信、号纸。传子秘，秘传子志，志传子玥，玥传子杓⁽⁶²⁾，杓无子，以弟衿袭。嘉庆十九年，衿子连袭。

所治有土城，明万历中，巡抚阵用宾创筑，其地东至遮放，抵南弄六十里。南至木邦界，抵江边十里。西至猛密界暮习天马关八十里。北至陇川界邦中山顶四十里。气候最热，商贾罕入其境，收获独早。

当衍玥袭职时，值缅甸内乱，缅酋咄喇为得楞子所杀，其子色亢瑞冻出奔，木梳头目瓮藉牙起兵逐敏家，复阿瓦城，败得楞，由木梳徙居阿瓦自立，旧所属各土司不服者以兵劫之，色亢瑞冻之出奔也，挈妻子族属男妇八十余人至猛卯。总督艾必达、巡抚郭一裕檄令衍玥驱之出境，时乾隆十九年也。明洪武中，麓川平缅宣慰使思伦法避其部长刀干孟之难，挈家奔云南，西平侯沐春遣送京师，太祖悯其穷而来

归，为之兴师讨禽干孟，使思伦法复归，事载《明史·土司传》。色亢瑞冻之奔与思伦法相同，而所以处之则异。瓮氏据地自立后，孟密、孟养诸土司地尽归于彼，猛卯衍氏能保其土，则我国家威服远夷之效也。

户撒长官司土官赖有位，其先赖罗义，四川巴县人，明正统时，兵部尚书王骥征麓川，罗义为左哨把总，随师有功，令守户撒，传子玉，玉传弟汉，汉传子猛弄，猛弄传子镇，镇传子豪，豪传弟罕，罕传子祥，祥传子送，送传弟迁，迁传子洪猛，洪猛传子国宣，凡十二传，无故。

国朝康熙十二年，逆藩吴三桂以其地为沐氏勋庄，追缴札付，时国宣子朝佐尚在襁褓。及长，永顺镇给札协防边境。四十三年，承袭土舍。五十一年，因与赖文明争地失官，改设火头，其地归腾越州管理，历五十余载矣。乾隆三十四年，干崖人赖邦俊伴送猛拱土目兴堂札进京，请复土舍旧职，副将军阿桂、总督彰宝议以户撒地处极边，与野夷接壤，应设长官司管理。稽核旧案，赖邦俊之父赖君爱系故土司子孙，请授君爱户撒长官司长官。又有腊撒与户撒毗连，旧有土官盖姓，传至盖世禄亦被占夺其地，盖世禄之裔盖朝选，有子荣邦，年力精壮，亦请给还土职，使与南甸、干崖、陇川各土司唇齿相依，内外捍御，实于边防有益，其议既行，于是赖君爱领户撒长官司，颁给印信、号纸，赖君爱者，自谓是赖朝佐之孙也，然君爱居干崖之遮木寨，非朝佐嫡派，而朝佐嫡派赖君赐与侄赖小五久居户撒，夷人稔知其世系，君爱承袭后，不善抚慰，夷众屡寻衅端，争助君赐，三十八年，纠集夷民杀君爱及其弟君荣、幼童应祖，官司将收捕君赐，有死党百余人挟之逃关外，有遮漫者，君爱之腹

心也，时出入诃伺，为官司所获，因以印札调君赐，君赐从百余人持刃而前，官兵为之却走，遥呼曰：“故知尔等皆好汉，然杀人偿命，法也，结党持刃将何为？”君赐气夺，官兵皆慰喻之，令遣其党去。君赐乃悉挥之，出泣曰：“小人窜伏山林亦死，何如出而死，以了公事耶！”翌日黎明，缚解永昌，并凶党伏诛。其职仍以君爱子邦杰袭，传子荣祖，荣祖无子，传弟兴祚。道光元年，兴祚子有位⁽⁶³⁾袭。

所管寨六十有四，编户一千一百有十，男女口万三千二百二十有三，岁纳差发银六两。

腊撒长官司土官盖世英，其先况本，亦四川巴县人，与赖罗义同时从征，授把总，至千崖，卒，子况伦袭，从征木邦病卒。子允忠，有功，授腊撒土守备。卒，子宜袭。成化间，从征木邦，阵亡。子盖猛袭，痛其父阵亡，以为况姓不祥，乃以名之上一字为姓，姓盖名猛。传子盖明，明无子，以弟元袭。传子光胜，光胜传侄伦，伦传子哄猛，哄猛传子裕，裕传子世禄，调征野贼有功，授腊撒长官司土官。国朝平滇，偕三宣投诚，仍授世职。吴逆镇滇，占据二撒地为勋庄，追取印札，于是失职。世禄子可升，可升子朝选。康熙三十九年，布政司给朝选札付，管理地方。雍正二年，裁土职归州管辖。自是，子孙居于腊撒，与齐民无异。乾隆三十四年，以遮木通事赖邦俊请复土职，遂并设腊撒长官司，语具前《传》。朝选子曰文宽，文宽子曰荣邦，乃以荣邦为长官，颁给印信、号纸。传子起凤，道光五年，起凤子世英袭。

所管寨三十有一，户四百五十，男女口二千四百五十，岁纳差发银四两。

大塘隘土把总刘开辅。其先刘尔游，从征秭戛有功，授职。传至开辅，道光六年袭。

又一员刘魁麟，承其先刘尔立土把总之职，嘉庆十七年袭。二刘同功同职，所管之地亦同。

茨竹寨土把总左华殿，其先左正邦，从征秭戛有功，授职。传子时望，时望传子廷标。嘉庆十九年，廷标子华殿袭。

古勇隘土把总杨正雄。其先杨德深，江西金溪人，客居古勇，从征秭戛有功，授职。传子东冕，从征新街，阵亡。以其侄祖文袭。传侄辅国，因疏于防范被黜，以其弟祖培袭。道光四年，祖培侄正雄袭。

明光隘土把总杨占和。其先杨建国，从征秭戛有功，授职。以其子析桂袭，传子能远，能远传子思仁，嘉庆十三年，思仁子占和袭。

滇滩隘土目柴梁宇。其先柴某，湖广襄阳人。明洪武间，从军至腾越，分驻滇滩防御野夷。传至德尊，乾隆十二年，值土目艾允中死，无嗣，夷众保举德尊承充，给以土目委牌。传子廷杰，廷杰传侄霖雨，霖雨死，无子，以从叔相贤袭。嘉庆二十二年，相贤子梁宇袭。

永北直隶厅

滇在蜀西南，与之连界者为永北，孤悬金沙江外，元明两代置府、置州，治之者皆土官也。国朝由府改厅，流官同领之，而以土官隶焉。府、州贰属统归厅辖。

永宁府土知府阿会元，其先卜都各吉，元时为永宁州土官，明洪武十四年，率所部归附，授永宁州知州。永乐三年，其子各吉八合率种人入京朝贡，命袭父职。四年，设四长官司隶之，以土酋张首等为长官，各给印章，赐冠带彩币，寻升永宁为府，隶布政司，升各吉八合知府，遣之赉敕，往大西番抚谕蛮众。

宣德四年，蛮寨矢不刺非纠四川盐井卫土官马刺非作乱，各吉八合为所杀，官军抚定之。命其子卜撒袭知府，复为所杀。时为语曰：“土官数奇，逢两刺非。”卜撒之妻诉于朝，逮马刺非入京，死于路。以卜撒之弟南八袭。盐井土官又来侵，据节卜、上、下三村，逐南八，掠夜白、尖住、捉卜瓦诸寨。事闻，命都督同知沐昂勒兵谕以祸福，并移檄四川行都司下盐井卫谕还所据村寨。正统三年，朝议以永宁、盐井卫土官争地仇杀不已，宜置流官控制，乃设流官同知、经历各一员于澜沧卫城内，建立官署，掌管印信，保护地方。于是府印归于流官，结衔为永北府掌印同知，而土官仍称知府。

南八传子阿直，阿直传弟阿绰，自是以阿为姓。绰传子贵，贵传子晖，晖传子和，和传子英，英传弟雄，雄传侄孙承忠，承忠传子铨，铨传子镇麟。国朝平滇，镇麟投诚，仍授世职。传子庭锬。康熙三十七年，改北胜州为永北府，以

永宁土府隶之。传子锦辉，锦辉传弟锦先，锦先传子有威，有威传子世昌，世昌传子良弼，良弼无子，以叔父启昌袭，传子良辅，嘉庆元年袭。

土府距厅治四百五十里，界连蒙古。所辖夷人有么麽、西番二种，不通汉教，流官所不能治，阿氏爵为郡守，传世久长，良有以夫。

北胜州土知高守箴。其先高俊，段氏忠臣高泰祥之裔也。泰祥殉国，元宪宗官其子高琼、高长寿等，语详《大理世家》。

当段氏时，高大惠镇成纪，元至元十五年，于其地置施州，旋改北胜州，又改北胜府，高氏世官其地，自俊传至斌祥，元末为知府。明初归附，洪武十七年，改府为州，隶澜沧卫，以斌祥子策为知州，复设土判官，亦以高氏为之。《明史·土司传》：“宣德四年，土判官高琳子瑛来贡方物，请袭父职。十年⁽⁶⁴⁾，土知府高瑛来朝贡。”考北胜改府为州或云洪武十五年，或云十七年，何以宣德中复有土知府之名？高氏《世谱》又无琳、瑛二代，与史氏驳异。盖高氏官于北胜者二家，一为大惠之后，一为泰祥之后，其称知府也，或以判官加衔，或以知州加衔，传世既久，莫辨其支派矣。

永乐六年，策子铭袭为知州，传子昶。正统六年，从征麓川著有奇功，升授府同知，仍管理州事。七年，州蛮苦于澜沧卫官罕侵渔，以州直隶云南布政司，设流官吏目一员。昶传子泰，泰传弟秦，秦传子聪，聪传子仑，以功绩卓异，授四品散官，朝列大夫。传子德，德传子承祖，承祖传子世懋，世懋无子，传弟世昌。

初，承祖歿时，世懋甫六岁，其嫡母木氏抚孤代理，既

长，始任事。万历四十八年，世昌以弟袭兄职，其族子兰妄称世昌乃奸生子，不当袭，讼之官，不听。世昌畏逼走丽江，告舅氏知府木增，寻还，至澜沧，宿客舍，兰围而纵火，杀其家七十余人，发其祖父墓，自称钦授把总，大掠丽江。木增请讨之，谓法纪弁髦，尾大不掉，不治将有隐忧。上官嘉其义，命增率所部进剿，获兰，梟之。

世昌传子斗光，国朝平滇，斗光投诚，仍授世职。传子赞熙，赞熙传子配勋，配勋传子良弼，良弼传子龙跃。乾隆二十二年，缘事革职，迁徙，以其子祖培袭。传子兴。道光二年，兴子守箴袭。

高氏自斌祥至守箴凡十八世。初，后晋时，高氏佐段思平建义立国于大理，高氏世为显官，段氏世衰，国人立高升泰为主，其子泰明避升泰遗命，复以位还段氏。元兵破大理，高泰祥被执，不屈而死，宪宗叹为忠臣，其苗裔世守北胜，可想见遗泽之远矣。北胜州今为永北直隶厅，以土州隶之，与州同章氏翼居厅治，而北胜之名如故。

北胜州土州同章鹤龄，其先章吉帖木儿，元末为北胜府土官知府，时北胜未改州也。明洪武十五年，西平侯沐英克大理，吉帖木儿率所部归附，英令其子观音奴从征三营叛贼，部兵逃伍降，授土同知，暨改府为州，因改同知为州同。传子观音海，递传章英⁽⁶⁵⁾、章远能、章辅，凡五世，皆以子继。辅无子，传弟轮。

初，土官替袭，必至京师，天顺八年，敕云南等处土官今后告袭者，三司勘明会奏，该部行令，就彼冠带袭职，于是，土官不至京师，轮袭兄职在奉敕后矣。

辅传子宏⁽⁶⁶⁾，宏传子鹏，鹏当嘉靖时，从征叛酋凤朝

文等，叠次建功，及子讲承袭，犹以前功受赏。讲传子采，采传子成文，成文传永，永传柱国，柱国无子⁽⁶⁷⁾，弟兴国袭。国朝平滇，兴国投诚，仍授世职。传弟佐国，佐国传子法祖，法祖传子祖荫，祖荫传子荫升，荫升传子兆祥，兆祥传子昶。

昶没时，其妻马氏怀妊七月，及期生男，各鹤龄，循例以昶母高氏抚孤代理。高氏老死，而鹤龄犹幼，未符承袭之例，复以其母马氏抚孤代理，俟鹤龄年满十五承袭。章氏之传远矣，鹤龄生不见父，抚以两世之嫠，仅延一线之祚，不綦危哉！

顺州土州同子文俊，其先世居牛贖，为诸蛮长，传至子日，元初内附，世祖以其地置顺州。子日从征吐蕃有功，命知州事。传子希，希传子舆，明洪武十五年，大兵定云南，舆率土人归附。十七年，设流官知州，改舆为土官州同，传子清，清无子，其妻高氏名观音铭，承袭夫职。

初，洪武时，三将军下云南，武定土官弄积妻商胜，首先归附，授中顺大夫、武定军民府女知府，锡之世袭诰命，高观音铭之为女州同，在宣德元年，沿祖制也。自是，土官死而子幼，妻妾及女皆可代理，遂成故事。然女人为官，古固有之。晋惠帝时，宁州刺史李毅病卒，值牂牁路塞，朝不命官，文武以毅女秀明达有父才，奉之领州事，事载《华阳国志》，固不仅洗氏之夫人城也。观音铭年老致仕，以清侄孙喜袭，传子英，英传子海，海无子，传弟潼，武定凤朝文之乱，从军有功，时嘉靖六年也。潼传子鸣韶，鸣韶传子如璧，如璧传子一龙，一龙传子天锡。自如璧至天锡，当万历、天启、崇祯之际，滇中多故，奉调从征，并受赏赉，天

錫累加銜至游击。国朝平滇，天錫子祿祥投誠，仍授州同世職。傳子大賢，大賢傳子玠，玠傳子肱，肱傳子宗麟，宗麟傳子文翰，文翰無子，乾隆四十五年，文翰弟文俊襲。道光元年，永北境內山前、后夷賊作亂，文俊奉調率侄開一從征，禽獲賊首梅依、老十瞎子、地王唐老大及從賊數十人，招安夷民數十村。加文俊知州職銜，開一六品頂服。

所分之境在厅治西七十里，建置沿革具詳《圖說》。子姓始于契，封商賜姓，自成湯以至微子啓，皆承之，其后分为殷氏、來氏、宋氏、空桐氏、稚氏、北殷氏。司马迁述于《殷本紀》。然秦汉以来，子姓无著名之人，王应麟著《姓氏急就篇》，于子姓亦无所考。今云南有此姓，世守一官，岂当时分封之遺黎欤？杞即干夷，楚习干蛮，中土且然，何论边徼。代远年湮，莫能究诘已。

蒞藥州土舍阿为桂，其先阿的，居罗共賧，世为夷酋。元世祖至元九年，阿的内附，以其地置蒞藥州，授的知州。傳子吉⁽⁶⁸⁾。明初平云南，不废其官。洪武十九年，吉袭任知州。父子两世，历元之十帝，明之一帝，凡一百余年，其寿可知。嘉靖时，孟密酋思真年至一百十岁，《明史》著之，因有事而附见，阿的父子无事可书，其年遂隱。山泽之叟大寿者多，人无从知之耳。吉傳子各，各傳子珀⁽⁶⁹⁾，珀無子，傳弟奴，奴傳佐，佐傳洪，洪傳鸞⁽⁷⁰⁾，鸞傳岐凤，岐凤傳朝用，朝用傳遼，遼傳鎮，鎮傳永臣，凡八世以子继父。永臣無子，以弟永忠子尚义襲。国朝平滇，尚义投誠，值兵燹叠起，遺失印信、号紙，无凭繳換，惟布政司給以土舍委牌，管理地方。尚义傳子嗣祖，嗣祖傳弟嗣賢，嗣賢傳子騰龙，騰龙傳子逢泰，逢泰傳子其吉，其吉傳子尔福。嘉

庆十九年，尔福子为柱袭。

阿氏袭知州者十四人，袭土舍者八人，传世十九。所分之境在厅治北二百二十里，建置沿革具详《图说》。阿姓所始，《姓氏急就篇》引《风俗通》谓阿衡之后，又后魏阿伏干氏改阿氏。按阿衡乃伊尹之官名，商、周以来，此姓无著名之人，而云南阿姓土官，废者、存者凡十家，土人之姓此者复不少。《逸周书·王会解》载伊尹为四方献令，正南有瓠、邓、桂国、损子、产里、百濮、九菌诸国，云南固在其中，伊尹之子孙殆有食采于此者耶？或曰：“酋本无姓，汉人问之，酋应以阿。阿乃语辞，《老子》所谓‘维之与阿，相去几何？’是也。汉人因其语书之，遂谓其姓如此。”但不应十家皆然也。

开化府

云南诸郡与交趾接壤者为临安，明时设长官司九：曰纳楼茶甸、曰教化三部、曰溪处甸、曰左能寨、曰王弄山、曰亏容甸、曰思陀甸、曰落恐甸、曰安南，皆土官领之。安南在元为舍资千户所，以地近交趾，改名安南。《明史》谓：“临安无南面之虞者，以诸甸为之备”。又谓：“滇南丧败，卒由王弄山土官沙定州之祸。”史盖综其始末言之，语具《废官志》。国朝康熙四年，平土贼王朔等，以教化、王弄、安南三长官司地置开化府，于是开化接壤交趾，而所属土官惟康熙时投诚之周氏。

正八品土官周绍曾，其先周应龙，江南人，迁居开化，有胆略。康熙十二年，吴三桂反，被胁从至湖广峒口，知其必败，率所部奔出，伪将马宝招降，不从，屯于广西泗城。

十九年，诣征南将军赖塔投诚，从征石门坎、黄草坝有功，给以总兵札付。二十二年，督、抚会议改授开化府土经历，颁给印信。传子荣昌，荣昌传子天爵，天爵传子麟。麟无子，以天爵弟天成袭，传子震，震传子尚德。乾隆五十年，改为正八品土官。传子绍宗，嘉庆元年，缴还印信。十八年，因私垦田亩革职。绍宗弟绍曾袭。

东川府

滇蜀连疆，东川府介其间，隶滇隶蜀，建置具详《图说》。其土官禄氏，传世最久。迨国朝雍正二年，禄应龙之母禄氏献土，改设流官知府，东川已无土官矣。府西北二百八十里设巧家厅，距厅治六十里。木期古寨，每有生番潜匿其中，抢劫行商。乾隆三十一年，议设土千户防守，给以会泽县土千户铃记。会泽，东川府附郭县也。嘉庆十六年，改隶巧家同知管辖，而铃记仍旧未改。禄氏始末，详见《废官》。

会泽县木期古寨土千户禄万春，其伯祖父禄瑞，为四川会理州会理村土千户，值东川增设土千户，以其子承恩拨充。承恩死，其子保富应袭祖父禄瑞会理千户之职，而东川千户以瑞侄承爵袭。嘉庆九年，承爵子万春袭，其氏族不知于应龙何属也。

镇沅直隶州(无)

昭通府

四川之乌蒙府，国朝改隶云南，易以嘉名曰昭通，盖以乌蒙乃晦昧之义也。旧设之土官已废，惟有康熙时所设之千户。

永善县桧溪阿兴土千户安象恒，其先安永长，阿兴土人。康熙三十四年，化谕苗蛮投诚，授土千户，给印信，驻防桧溪。雍正六年，米贴禄氏吞都、德昌叛，永长奉檄堵截，禽获德昌等。八年，德昌土舍木谷、四哥等从乌蒙叛，挟怨杀永长，其子天柱袭，传子庆朝，庆朝传子清。嘉庆七年，补荫恩骑尉世职，子象恒袭。

琅盐井提举司

土巡捕李大源，其先李普政，居宝泉乡，为土人之长。明洪武六年，寻获盐卤，掘开成井，煎炼有效，授土巡检世职。传至化枢，凡七世。国朝平滇，化枢投诚，授土巡捕，递传至勤，年老告替。道光二年，子大源袭。

校勘记

(1) 宣慰 原误作“宣谕”，《明史·职官志五》土官条有宣慰使司、宣抚司，云大本亦作“宣慰”，是，今据改。

(2) 宣慰使……凡十八人 据上文，宣慰使以下武职有十九人。

(3) 阿白为巡检传十一世至文秀 《土官底簿》，阿白至文秀仅八世。

(4) 字 《土官底簿》作“字”。

(5) 木邦府判官 《新纂云南通志·土司考》同，《土官底簿》作“木光路府判”，《元史·地理志四》有“蒙光路军民府。木邦路军民府。”此“木光”为“蒙光”之讹否？待考。

(6) 瑄卒子缺袭缺卒子永基袭 《新纂云南通志·土司考》同，瑄传至永基为三代，然《土官底簿》载，瑄至永基有四代，尹瑄、尹首、尹澄、尹永基，与此异。

(7) 吴 《新纂云南通志·土司考》作“吴”。

(8) 其先左纳 《潜洞左氏土司家谱》（转引自《云南文物》1993年6月总第35期谢道辛《云龙潜洞左氏土司考略》，下同。）左纳作“早纳”，早纳十三传，至早万相，“万历四十七年计献逆首段进忠等，蒙铃（应为“黔”）国公沐恩赏冠带，改赐姓左。”

(9) 十五年 《潜洞左氏土司家谱》作“十六年”。

(10) 左纳……授土千总后废除十七世至世英 按：《清史稿·土司传三》云南大理府潜洞土把总条载，世英曾祖左文灿于顺治十八年“以堵御功授土官长官司，子伟袭。”此有脱文。

(11) 附宁州禄昌贤反 《清史稿·土司志三》临安府纳楼茶甸长官司条作“附王、禄叛”，王，指王耀祖，《清圣祖实录》康熙四年六月己巳条载平西王吴三桂疏，云：“云南省城迤东土首耀祖等窥臣远征水西，本年三月窃据新兴，僭号大庆，谋犯省城。”此有脱文。

(12) 风纪 原作“风已”，不祥，依文意改。

(13) 秉忠 《新纂云南通志·土司考》、《清史稿·土司传》同，天启《滇志·羁縻志·土司官氏》临安府作“泰华”，有异。

(14) 自恩 《明史·云南土司传》、《新纂云南通志·

土司考》同，天启《滇志·土司官氏》作“束充”，有异。

(15) 龙嘴 《新纂云南通志·土司考·一》同，天启《滇志·羁縻志·土司官氏》作“官”，《土官底簿》纳更山巡检司巡检作“政”，互异。

(16) 刁 《清史稿·土司传三》均作“刀”。

(17) 卡 原作“卞”，据《清史稿·土司传·三》、《新纂云南通志·土司考四》改。下同。

(18) 府志 原作“府治”，据文意改。

(19) 政入朝时仁宗监国……升知府 按：高政为知府，《明史·土司传一》、《蛮司合志》同，然《土官底簿》楚雄府同知条云：高政于洪武“十六年，总兵官拟任本府同知，十七年实授”，《明太祖实录》卷159洪武十七年春正月壬子条载：“以云南土首……高政为楚雄同知”。据《土官底簿》，升知府者为高政妻高纳的斤。

(20) (杨益) 随颖川侯傅友德入朝授县丞 《土官底簿》楚雄县丞条载：杨益洪武“十六年朝觐，十七年除吕合巡司土官巡检。”未为县丞，场氏为楚雄土官县丞自杨益次子杨正始，《土官底簿》云：场正“正统四年纳米，升本县土官主簿，累征麓川有功，升本县土官县丞。”

(21) (李禄久) 明初归附仍受知县 受知县，《定远县志·土司》同，《土官底簿》定远县主簿条载：“禄九洪武十五年闰五月总兵官拟任本县县丞”，不为知县。

(22) (禄久) 传子苴 《新纂云南通志·土司考》同，《土官底簿》载，苴乃禄久之伯父。

(23) 明初义子惠归附授州同 《土官底簿》姚州同知条云：高义“洪武十六年归附，总兵官将男高惠札任本州同知”，与此异。

(24) 忝 《新纂云南通志·土司考》作“泰”。

(25) 段良元末为威楚路金事 《新纂云南通志·土司考一》同，《土官底簿》镇南州同知条作“前元任本州同知”。

(26) (段良) 明洪武十五年归附授州同 《土官底簿》云：洪武“二十五年实授本州流官同知”，《明太祖实录》卷216洪武二十五年二月甲寅条载“……楚雄府镇南州土官段良……赐绮帛钞锭有差。”互异。

(27) (者伯) 传至利仁 按：《土官底簿》阿雄(府)〔关〕巡检司巡检条，者白八传至利仁，本钞凡云“某传至某”，其间乃有节文。

(28) 堂 《土官底簿》镇南巡检司巡检条作“昌”。

(29) 十七年 《土官底簿》回瞪关巡检条作“十五年”。

(30) 刁 《新纂云南通志·土司考三》作“刀”。

(31) 贡马 天启《滇志·羁縻志》第十三作“贡象”。

(32) 不花卒无子传弟贞佑 《新纂云南通志·土司考四》同，天启《滇志·羁縻志》第十三作：“不花生依郎，天兵南下归附，授土同知。死，无嗣，祔佑袭。”此有脱误。

(33) 郎金 《明太祖洪武实录》卷172洪武十八年三月庚午条同，《土官底簿》广南府知府条作“郎金”。

(34) 继 《土官底簿》广南府富州知州作“继祖”。

(35) 奉 《新纂云南通志·土司考一》作“俸”。

(36) 奉 《新纂云南通志·土司考一》作“泰”。

(37) 搵 《新纂云南通志·土司考四》作“摆”。

(38) 国楷卒侄朝琮袭 《新纂云南通志·土司考四》作“国楷卒，子朝琮袭。”有异。

(39) 英乃请置越州马龙二卫 马龙，原作“龙马”，《新纂云南通志·土司考一》、《明史·云南土司一》同，中华书局校点本《明史》传一九五《曲靖传》、《环宇通志》卷一一二等书改作“马龙”。今按：《明太宗实录》卷195洪武二十二年二月末是月条亦作“马龙”，是，今据改。

(40) 勤 《新纂云南通志·土司考五》作“勒”。

(41) 英本姓木太祖加水旁以别之且于右旁加点使异于沐浴之沐 按本《钞》黔宁王沐氏之沐皆作“沐”，今一律作“沐”。

(42) 阿奴聪叛劫石门关陆仲亨讨之 奴，《明太祖实录》卷179洪武十九年十二月戊申条、《明史·云南土司二》同，《新纂云南通志·土司考四》作“双”（雙），有异；亨，原作“享”，据《明太祖实录》卷179洪武十九年十二月戊申条、《明史·云南土司二》、《新纂云南通志·土司考四》改。

(43) 嵌传泰泰传定 泰，《土官底簿》丽江军民府知府条同，《新纂云南通志·土司考四》作“恭”。

(44) 友德……传至之和 《土官底簿》观音山巡检条友德四传至嘉靖二年应魁袭，尚无之和，此处有节文。

(45) 讨平么些徙蛮 么些徙，《明史·云南土司二》同；《元史·地理志四》元江路条作“思么”，建水州条、宁州条皆作“些么徙”，“么些”，似误倒。

(46) 传子世忠道光年袭 《新纂云南通志·土司考一》普洱府条作“乾隆四十四年袭”。

(47) 其先刀细网纳 《新纂云南通志·土司考一》思茅厅猛遮土千总条无“纳”字。

(48) 道光年袭 《新纂云南通志·土司考一》作“嘉庆

十五年袭”。

(49) 伍荣曾 《新纂云南通志·土司考一》思茅厅易武土把总条作“伍荣”，无“曾”字。

(50) 朝元传子耀祖 《新纂云南通志·土司考一》思茅厅易武土把总条作：“朝元死，子英降等承袭，英死，子耀祖袭。”耀祖为朝元孙，非其子，此文“子”后有脱文。

(51) 六因 《清史稿·地理志二十一》云南普洱府思茅厅条载“西：玉屏、六因”诸山，然同书《职官志四》作“六顺”土把总《新纂云南通志·土司考四》六顺土把总条亦作“六顺”，互异。

(52) 刀国辅……授土把总 把总，《新纂云南通志·土司考四》作“千总”，云：“授土千总，国辅死，子镇降等承袭。”作“千总”似是。

(53) 道光年袭 《新纂云南通志·土司考四》作“嘉庆二十年袭”。

(54) 召叭占……授土把总 土把总，《新纂云南通志·土司考一》猛阿土把总条作“土千总”，云：“授土千总，叭占死，子召占降等承袭。”作“土千总”似是。

(55) 兴 《新纂云南通志·土司考一》猛笼土把总条作“与”。

(56) 正 《土官底簿》蒙化知府条作“禛”。

(57) 哥 《新纂云南通志·土司考三》蒙化土知府同，《蒙化左土官记事》抄本（载《西南古籍研究》1987年合刊）作“奇”。

(58) 闷 本书下文及《新纂云南通志·土司考五》速放宣抚司土副使条皆作“孟”。

(59) 城 《新纂云南通志·土司考五》芒市安抚司条

同，然《明史·云南土司三》芒市条作“坡”，似是。

(60) 长 原误作“掌”，据上文及《新纂云南通志·土司考二》鲁长慕千总条改。

(61) 周全 《新纂云南通志·土司考五》腾越厅陇川宣抚司条同，然《明史·云南土司二》麓川条作“周会”，天启《滇志·官师志》七之三都指挥僉事有云：“周会，南京水军前卫人。”似是。

(62) 初 《新纂云南通志·土司考五》猛卯安抚司条作“初”。

(63) 有位 原误作“在位”，据《清宣宗实录》卷9嘉庆二十五年十一月甲戌条及《新纂云南通志·土司考五》户撒司条改。又，道光元年，上引二书皆作“嘉庆二十五年”。

(64) (宣德)十年， 原作“十五年”，宣德仅有十年，《明史·云南土司二》北胜条作“十年”，“五”字衍，今据删。

(65) 英 《新纂云南通志·土司考三》北胜土州同条同，《土官底簿》洞沧卫军民指挥使司北胜州副同知条作“美”。

(66) 辅传字宏 上文云“辅无子，传弟轮”，《土官底簿》亦云：章辅“故，无嗣，因请择其近族承袭”。“辅”似为“轮”之讹。

(67) 柱国无子 “国”下原衍“柱”字，云大本迳删，《新纂云南通志·土司考三》亦无，今据删。

(68) 投(阿)的知州传子吉 《土官底簿》蒞蒺州知州条载，洪武十六年……“阿吉暂承曾祖职事办事”，则阿吉似为阿的曾孙。

(69) 珀 《土官底簿》作“白”。

(70) 鸾 《土官底簿》作“臺”。

道光 云南志钞八

土司志下

废官

云南土官肇于元而盛于明，其世谱有溯及宋以前者，皆荒略不备。粤自诸葛武侯定南中，欲使夷汉粗安，不留兵，不运粮，故用其渠率为官。沿及元代，多予世袭，前明征伐颇藉其力，沙源、禄永命、龙在田、吾必奎、普名声俱以从征善战著名。然自嘉靖初年至万历中，土酋之反者八九起，及其末造，沙定州之变，屠戮焚烧，滇人几无孑遗。幸赖我朝大兵南指，剿除僭逆，抚辑流亡，黎氓不啻更生，荒屯重为乐土。《易传》曰：“物不可以终尽，故受之以复。”其斯之谓欤？

旧《志》所载，土官承袭者六十五家，（内有本朝新设者七家。）又《附录》已废者九十六家。盖明承元旧，所设凡一百五十四家，与《土官底簿》所载大数略同。自修《志》至今，将及百年，废者、增者复有数家，故稽之档册与旧《志》不符。承袭之家具著于前篇，其已废之家，《明史·列传》及《蛮司合志》尝摭其关于治乱兴亡者载之，而《滇考》与旧《志》亦记其略。用是杂采诸书，志于《世官》之后，目曰《废官》。观其所以保全及所以覆败，亦人鉴之一端也。《明史》曰：土官、土吏“大姓相擅，世积威约，而必假我爵禄，宠之名号，乃易为统摄，故奔走惟命。

然调遣日繁，急而生变，恃功怙过，侵扰益深，故历朝征发，利害各半。其要在于抚绥得人，恩威兼济，则得其死力而不足为患。”呜呼！斯言可谓约而尽矣。倪蜕《土官说》、刘彬《永昌土司论》采入《杂著》，兹不录。

云南府

昆明县赤水鹏巡检司土巡检阿刺马丹，明洪武中，从刘侍郎使车里，后从征阵亡，录其子马速鲁麻为巡检，传至马时升⁽¹⁾，后废。

昆明县清水江巡检司土巡检李保，明永乐中，以通事译夷语，宣谕八百诸酋，授巡检，传至李贤，洪熙中人贡，褒以敕谕，进将仕郎。其地控昆明、富民二邑之交，李氏所辖有篾浪、九村，武定夷人累犯诸城，恒拒之。传至李国柱，后废。

罗次县土官杨大用，宁州人，明洪武中归附，授景东府知事，累官右参政。其后有杨正者自请录用，初为邓川上江巡检⁽²⁾，后调楚雄沙场巡检，寻授罗次县土知县，宋鲁、安铨、那鉴之乱，咸征其部兵至五百而止。传至似震，国朝平滇，似震投诚，仍授原职。以其无军功不予世袭，而县设流官。凡诸土官先经投诚授职后复废除者，皆如此。

安宁州土官董赐，元时为土知州，明洪武十四年，大军平云南，赐率众归附。十六年，置鹤庆府，以赐为知府⁽³⁾。十七年，以赐次子节⁽⁴⁾为安宁知州。十八年，以赐为云南前⁽⁵⁾卫

世袭指挥僉事，赐世为蛮酋，从军讨贼有功，率其属入朝，故与子节并有世袭知府、知州之命，赐自以父子俱受显荣，无以仰报，子节幼冲，不达政治，乞还父子所授官，而自为安宁知州。太祖曰：“尔能绥靖边鄙，授尔官以酬尔勋，今辞尊居卑，奈何？”命诸大臣议之，皆以赐既有功，不可听其辞，而节之官则可免。于是改赐明威将军、指挥僉事⁽⁶⁾。谕曰：“云南前卫，密尔安宁，特命是职，尔其绥辑远人⁽⁷⁾，以安边鄙，其毋再辞。”赐之辞官、太祖之改授，《明史》备书之，足见一时明良之美焉。其时大臣虽有节官可免之议，然赐谓子节不达政治，谕谓“前卫密迹安宁”，可知节官不免，故使父子相近，易于商榷也。赐告老，以职传长男⁽⁸⁾保，递传至承诏，凡十一世，明亡卫裁，其官始废，此董赐长男所任之指挥僉事也。

赐次男节，任安宁州土知州，入朝贡马，马至阙下皆嘶，太祖异之，授奉训大夫，还任，立学校，建州署，课农桑，教树畜，民俗为之聿新。传子福海，福海传玉，玉传方，方传沂，沂传堂，堂传民表，民表传希文，其后世次无考，不知废于何时。嘉靖间，杨慎戍滇，伪撰《杂事秘辛》一书，诡称得于安宁土官董氏，则是时其官犹在也。然洪武时已设流官知州，岂流土并治耶？《滇系》谓：“安宁土知州，沿至应袭董九成”，未详所据。

宜良县汤池巡检司土巡检马坂。〔旧《志》作“娜”。〕明正统中，以通事屡从使臣入三宣，导诸夷贡方物，从夷酋之请，以其子马祺为巡检。凤继祖之乱，发其兵三百人从征，蔽甸不靖，又征其众戍昆阳，后废。

大理府

邓川州土知州阿这，羊塘里民。明洪武中，蛮贼高生与故元右丞普颜笃作乱，这执忠不屈，卒禽高生，以功授知州。传至阿国桢⁽⁹⁾，嘉靖七年，从征安铨、凤朝文之乱，又从巡抚邹应龙荡平赤石崖，论功叙賚，传至阿荣⁽¹⁰⁾，万历中，以八百众护饷，征岳凤、罕拔，建隄川土城。又以六百人剿捕寻甸贼李贤等，其后矣堵、蛮罕诸役咸在行间。传至阿尚夔⁽¹¹⁾，国朝平滇，尚夔投诚，仍授世职。传至觅远，雍正四年，以纵贼殃民革职，迁徙江西。

云龙州土知州段保，盖元代大理总管段宝之族也。元平大理，赦其主段智兴，〔一作“兴智”。〕仍录段氏子姓，世守其土，以智兴弟实为总管，传十世，至宝。闻明太祖开基江南，遣其叔真由会川奉表归款。洪武十四年，征南将军傅友德克云南，授宝子明宣慰使。

明遣都使张元亨贻征南将军书曰：“大理乃唐交绥之外国，鄯阐实宋斧画之余邦，虽列营屯，徒劳兵甲。请依唐、宋故事，宽我蒙、段，奉正朔，佩华篆，比年一小贡，三年一大贡。”友德怒，辱其使，明再贻书曰：“汉武习战，仅置益州，元祖亲征，祇缘鄯阐，乞赐班师。”友德答书曰：“大明龙飞淮甸，混一区宇，陋汉、唐之小智，卑宋、元之浅图。大兵所至，神龙助阵，天地应符。汝段氏接武蒙氏，运已绝于元代，宽延至今。我师已歼梁王，报汝世仇，不降何待？”〔案：梁王世仇事见《滇载记》，采入《备征》。〕十五年，征南左将军蓝玉、右将军沐英率师攻大理，大理城倚点苍山，东临洱河为固。〔东，《明史》作“西”，误。〕闻王师至，聚

众掘下关。下关者，南诏皮罗阁所筑龙尾关也，号极险，玉等至品甸，（案：品甸即洱海，今名云南县。）遣定远侯王弼以兵由洱水趋上关，为犄角势，自率众抵下关，造攻具。遣都督胡海洋由石门间道夜渡河，绕出点苍山后，攀木援崖而上，立旗帜。昧爽，军抵下关者望见皆踊跃欢噪，蛮众惊乱，英身先士卒，策马渡河，水没马腹，将士随之，遂斩关人，蛮兵溃⁽¹²⁾，拔其城，酋长段世就禽，世与明皆段宝子也。至京师，太祖谕曰：“尔父宝曾有降表，朕不忍废。”赐长子名归仁，授永昌卫镇抚，次子名归义，授雁门镇抚。《明史》所载段氏之事如此。归仁、归义之后不知所终。

段保於宝，未详何属。元既录用段氏子姓，保之祖或为云龙蛮酋，递传至宝。明兵克云南，保率所部归附，从征普颜笃有功，乃改元之云龙甸军民府为云龙州，遂以保领州事。传至绶⁽¹³⁾，绶传嘉龙，嘉龙妻纵虐，失夷众心，其叔父土舍段进忠谋夺其职，计诱漕涧夷杀嘉龙而篡之。巡抚沈徽炳檄兵备熊鸣岐禽斩嘉龙，奏改知州为流官，时万历四十八年也。天启中，嘉龙子綵有剿寇功，给冠带鈔束夷众。传子德寿，后废。迨国朝乾隆十二年，段氏之裔段克勋、段履仁以征秤戛功，各授千总世职，详见前篇。

明代大理府属土官先设而后废者，巡检十家：曰楚场司杨波、曰你甸司李义、曰安南坡司李纳、曰宾居司董保、曰金沙江司得力王石、曰师井司杨胜、曰上五井司杨惠、曰顺荡井司李良、又有杨世勋、曰十二关司李智，驿丞三家：曰德胜关驿王义、曰洱西驿张鉴、曰云南驿袁娜。凡此十三家，始因有功见录，继以式微致废。事迹世次俱无可征，仅存其官职姓名而已。

夫土官中，未尝无垂名不朽之人，宁州弄甥、杨钩，丽江阿得、木增，顺宁猛盖，蒙化左伽，并以立功立德，崇祀乡贤祠。《明史》称木氏“知诗书，好礼守义。”而石屏龙在田，当崇祯时，以土舍勤王，大破流贼于楚、豫间，五载二十八捷，上疏献策，忠愤之气溢于言表，《明史》特为立传，与马世龙、贺虎臣等同赞，其无忝爪牙之任。官无论崇卑，人无论中外，要在有所建树也。

临安府

府属土官，旧有教化、王弄、安南三长官司，国朝康熙四年，平其酋王朔、张长寿等，以其地置开化府。诸司事迹，志于《开化·废官》。

石屏州土官龙在田，州之龙朋里里长也，精悍桀黠。明嘉靖十六年，野贼出没州境，调宁州土舍禄祚驻防宝秀团山，其孙嘉懋夜劫乡宦，伏诛，乃授在田冠带，为土舍，防守地方。《明史·本传》曰：天启二年，云南贼安效良、张世臣等为乱，在田与阿迷普名声、武定吴必奎⁽¹⁴⁾等征讨，数有功，得为土守备。新平贼嗣石屏、安效良攻沾益，在田俱破走之。巡抚闵洪学上其功，擢坐营都司。崇祯二年，与吴必奎收复乌撒。

八年，流贼犯凤阳，诏征云南土兵，在田率所部应诏，击贼湖广、河南，频有功，擢副总兵。总理卢象升檄讨襄阳贼，至则象升已奉诏勤王，命属熊文灿。十年三月，击禽大盗郭三海。十一年九月，大破贺一龙、李万庆于双沟，进都督同知。明年三月，大破贼固始，斩首三千五百有奇。张

献忠之叛也，文灿命在田驻谷城，遏贼东突。诸将多忌在田，谗言日兴。及文灿被逮，在田亦罢归，还至贵州，击平叛贼安陇壁。

十五年夏，中原盗益炽。在田上疏曰：“臣以石屏世弁，因流氛震陵，奋激国难，捐货募精卒九千五百，战象四，战马二千，入楚、豫破贼。贼不敢窥江北陵寝，滇兵有力焉。五载捷二十有八，忌口中阻，逼臣病归。自臣罢，亲藩辱，名城屡陷。臣妄谓讨寇必须南兵，盖诸将所统多乌合，遇寇即逃，乏饷即噪。滇兵万里长驱，家人父子同志，非若他军易溃也。且一岁中，秋冬气凉，贼得驰骋，春夏即入山避暑，养锐而出，故其气益盛。夫平原战既不胜，山蹊又莫敢撓，师老财殫，荡平何日？滇兵轻走远跳，善搜山，臣愿整万众，力扫秦、楚、豫、皖诸寇，不灭不止，望速给行粮，沿途接济。臣誓捐躯报国，言而不效，甘伏斧钺。帝壮之，下兵部议，寝不行。

逾二载，乙酉八月，吴必奎叛，黔国公沐天波檄在田及宁州土知州禄永命协讨，击禽之。未几，沙定洲作乱，据云南府，在田不敢击。明年，定洲攻在田，不下，移攻宁州，寻陷嵯峨，在田走大理。又明年，孙可望等至贵州，在田说令攻定洲，定洲迄破灭。在田归，卒于家。史所传如此。

在田子韬，年及冠，值国朝平滇，诣吴三桂请袭父职，三桂不许。康熙四年，土酋宁州禄昌贤、新兴王耀祖等纠合诸酋同反，龙韬及从子飞扬与焉，官军讨平之。在田以忠著，韬以叛诛，父子异辙，惜哉！

阿迷州土官，《明史》有和宁，又有普柱，不知是一是二。洪武中归附，为土知州。后设流官，录普柱后觉为东山

巡檢，既而以他事廢。正德二年，以廣西維摩、王弄山與阿迷接壤，盜出沒，仍令普覺後納繼前職。普維藩者，與寧州祿氏構兵，師殲焉。維藩子名聲，幼育於官，既長，有司使繼父職。名聲收拾舊部，勇於攻戰，從討貴州叛首奢崇明、安邦彥有功，仍授土知州，漸驕恣。崇禎五年，御史趙洪范按部，名聲不出迎。已，出戈甲旗幟列數里。洪范大怒，謀之巡撫王伉，請討，得旨。官軍進圍州城，名聲恐，使人約降，而陰以重賄求援於元謀土官吳必奎。時官軍已調必奎從征，必奎與名聲戰，兵始合，佯敗走。官軍望見，遂大潰，布政使周士昌戰死。朝廷以起衅罪伉，逮治，而名聲就撫。然驕恣益甚，當事者頗以為患。已而廣西知府張繼孟道出阿迷，以計毒殺之。

名聲妻萬氏，本江西寄籍女，淫而狡。名聲死後，改嫁王弄山副長官沙源之子定洲。名聲有子曰服遠，（《開化志》作“福元”，）與萬氏分寨居，定洲誘殺服遠，并其地。事見《明史·土司傳》。（《開化府志》：“馬者哨舊有土舍普柱，數與寧州祿土官仇殺，卒為祿氏所滅。名聲仍普氏家童，狡佞勇健，屢從捕寇，遂冒普姓，承土舍職。水烏之亂，與沙源、吳必奎等破賊有功，既而隨御史傅宗龍援黔，宗龍以內艱歸，名聲亦還，授阿迷土知州。御史趙洪范惡其驕蹇，貽書巡撫王伉，謂其養痾，眾議請剿。時寧州土官祿滉與名聲互讐，人傳伉欲剿名聲，名聲懼，乃詐為祿土官家人，訴名聲於伉，以覘虛實。伉果有即討之言，名聲遂反。官軍進圍阿迷，王伉遣名聲故交庄其菴往諭，名聲留飲，佯使人告急，且密語左右曰：‘官兵四至皆無慮，惟從某管人，甚可忧。’庄得名聲語，歸告伉，伉不知為計，遣將攻某管，伏發，全師皆陷。其兵頭何天衢反正自效，名聲移兵攻之，中

炮死。”《志》所言与史颇有异同。又谓：“内监同广西知府张继孟假赍赏至阿迷，相与款洽数日，临别，置毒槟榔中，是夜，名声中毒暴死。”云云，而冯甦《滇考》以为张继孟置毒茶中，名声饮之而死。《明史》以计毒杀之说，盖采用之。事详《备征志》。）沙定洲、万氏事，详后《开化府·废官》。

阿迷州旧有土目李氏，其先世无考。传至阿则，康熙四年，沙定洲之党王朔反，攻临安，阿则遣子思敬与官兵夹击，平之，授土知州。思敬病废，子廷枢袭。传弟廷正，廷正传子慧，慧传弟纯。雍正四年，纯以侵盗钱粮，籍其产，迁徙江西。

宁州在元初为宁海府，后改州。宪宗四年，以其酋普提为土知州，传至弄甥，明初归附，禽元将达里麻，太祖嘉之，赐姓禄，使世袭知州，卒，祀乡贤祠。

传八世至普奉，以专横伏法。降袭州同，命禄世仁为之。后世仁子绍先有勇略，万历中，从征陇川岳凤有功，复土知州职。传子华浩，从征罗平叛首者继荣有功，加秩，至运同，传子厚，厚传子溥。溥无子，其弟昌文与侄永命争袭。永命走，告黔国公沐天波。未几，昌文死，天波授永命冠带候袭，从讨安效良、吴必奎，皆有功。会沙定州叛，劫黔府，永命巷战，天波始得出，定洲移兵攻之，城陷，永命战歿。叔父渥袭，传弟昌贤。国朝平滇，昌贤投诚，仍授世职。顺治十七年，降州同，明年，以举首梅道人等谋逆，复原职。康熙四年，纠合迤东诸酋同反，伏诛。

永命与龙在田并著忠勤，而昌贤与龙韬同谋叛逆，论者

以为鸾鸣产于一族云。

宁州土州判李者禄，其先世无考。国朝康熙十九年，克平吴逆，者禄投诚，授土州判。传占鳌、云鳌、实宝、国勋，凡五世而绝。

嵯峨县土官有二：曰知县、曰主簿，当元时，阿只为阿剌军民总管，明初，其孙禄羨归附，授土县丞，寻以功升知县⁽¹⁵⁾，弘治间，专任流官，土官惟司巡捕，传至禄益，叛逃江外。国朝平滇，复出投诚，仍授世职。康熙四年，与土主簿王扬祖附禄昌贤叛，伏诛职除。

王扬祖之先曰王添祥，明永乐间从征麓川有功，授土主簿，传至扬祖，以叛诛职除。

蒙自县土知县，元明威将军阿只孙也。明初归附授职，传子钦，钦传子荣，荣传子刚，刚传子仁。弘治十五年，改设流官，职除。

明初，嵯峨土知县为陆羨，亦阿只孙，与此陆羨当是一人。旧《志》于蒙自土知县不著其名，《县志》则曰“陆羨，近人”，《临安府志》从之。盖阿只有二孙：一为嵯峨土官，一为蒙自土官。官蒙自者，其名失传，《县志》因为阿只孙，而阿只孙之为土知县者，名陆羨，遂以之为始官蒙自之人，而不知其误也。

陆氏废后，其土舍、目把窃据村落，各自为长，何起龙据新现城，何起凤据鲤海寨，宁州禄重据土官村，禄君恩据奇木岭，而沙源据安南司，称老寨，势最强。万历时，何氏不法，沙源以计灭之，并有其地。详见《开化府·废官》。

蒙自县土县丞李世屏，其父曰日方，日芳父曰辅舜。辅舜者，禄重之目把，而禄重者，明宁州土知州禄氏之舍人也。重父华诰，先尝调镇蒙自，故，重据土官村。重溺于酒色，不能驭众，辅舜叛归沙源，子孙遂家于蒙自。国朝康熙四年，日芳弟日森、子世藩、世屏附禄昌贤叛，总兵阎镇讨平之，斩日森、世藩，俘世屏充大理军。吴三桂反，给世屏伪总兵札。复滇后，世屏投诚，授蒙自土县丞，不予世袭。日森妻割发换肉啖夫，不受辱死，语在《烈女志》。

楚 雄 府

旧《志》载楚雄府属土官凡十四家，承袭不绝者九家，已具前篇。（内有新改来属者一家。）久经裁革者汇而志之，凡五家。

镇南州英武关土巡检张禾，明永乐中授职⁽¹⁶⁾，传至世荫、世俊。

沙桥驿土驿丞，明洪武初授职，传至韬。

广通县土主簿段玺，明洪武初授职，传至佳荫。

黑盐井土巡检樊奇国，传至可亨。

又，土巡检杨登高，传至德隆。（按：盐井不归府辖，而地在府境，土官既废，姑附其名于此）。

澄 江 府

河阳县安置土官刀门俸，初为镇康土知州。明正统中，从讨麓川，克上江，深入湾甸，直捣缅甸，累功升孟定知

府，以其子刀班线为镇康知州。后门倭入贡，麓川思氏余孽纠木邦攻镇康，杀班线，掠其金牌、印信，复攻孟定。门倭次子刀禄孟不能支，挈家奔永昌。时王骥班师未久，不能复征，因安置门倭于澄江，而令木邦土官罕葛食孟定之土。

门倭传至刀宸子韬，国朝平滇，韬投诚，给札管理西、南二门土军，防守府城，仍予世袭。传至廷俊，裁革。

江川县关索岭土巡检李实，县人，明宣德元年，以关索岭地险，流官鲜堪其任，设巡检司，以实领之。七传至振文，崇祯十三年，督弓兵筑宁州城，及沙定洲之乱，城破，全家死于难。

新兴州铁炉关土巡检王爵，明正统中，以州人为通事，从征麓川有功，授巡检。铁炉关地接昆阳，奸宄易匿，设巡检司以扼其要，令爵世守之。五传至先荣，国朝平滇，投诚，仍授世职。传至钥，以罪戍边，职除。

路南州土官秦普，明洪武十七年归附⁽¹⁷⁾，授州同知。永乐中，升知州。传子禄，禄传子福，福无子，有女二，曰宏⁽¹⁸⁾真、曰庆姐，相继典州事。成化中，设流官知州，土官遂废。时楚雄土知府高政女思弄，亦继父职，其后无闻，盖皆以无子而改设流官也。秦氏虽失官，先泽未斩，其土舍秦世文尚与征调之列，世文子国选犹摄捕盗事，然益削弱不振，与编氓伍，征调亦不及矣。

所属夷皆罗罗，性顽犷，然值土官至，争迎于家，击牲以饮，率妇人罗拜于下，执礼甚恭，杀之无怨。凡土官所属，大抵如此。

景东直隶厅 (无)

广南府 (无)

广西直隶州

元之广西路，明洪武初改为广西府。土官普德归附，使署府事。传至昂贵，肆恶不法，成化十一年革职，安置弥勒州，改设流官。

土府照磨高仁义，明姚安府土同知高贤族兄也。英宗正统六年，从定西伯蒋贵征麓川，累功授姚安府照磨。及贤子贵嗣为同知，于仁义为从子，而官居其上，以为嫌，乃调广西，专司巡缉。传至齐嵩，无子，以支属文启袭，随革除。

师宗州土知州阿的，其先世普恩，元时为武德将军。明洪武初，的归附，授土知州。二十年，同广西知府普德、弥勒知州赤善各遣人贡马，诏赐文绮钞锭。

传至孙珑哥，遂以珑为姓。传至珑有光，死，妻妾秦氏、昂氏分领州事，众夷无统纪，因以恣肆。传至珑耿，遣李璜赴京请袭，璜竟请改土设流，职遂除。

弥勒州土知州赤善。(《广西府志》作“喜”。)明洪武二十年，贡马。弘治六年，改设流官⁽¹⁹⁾，职除。

旧维摩州土知州资氏，世领州事，设流官后，资高、资

金相继作乱，州治为墟，其后资金为家奴所杀，世绝。

顺宁府

元明宗置顺宁府，蒲蛮长孟佑之后请内附，因授土知府，赐姓猛氏。明洪武十五年，顺宁归附，以土酋阿悦贡署府事。十七年，命阿日贡为顺宁知府。二十三年，土酋猛邱、土知府子邱等，不输征赋，自相仇杀，大理卫指挥郑祥征蒙化贼，移师至甸头，破其寨，猛邱请降，输赋，乃还。猛邱死，把事阿罗复起兵相攻击。二十九年，西平侯沐春遣郑祥与指挥李荣等分道进讨，禽阿罗等，诛之。后贡赐如制，《明史》所载，洪武时归附授官者为阿悦贡、阿日贡，而旧《志》以为猛阔，未知孰是。

顺宁本名庆甸，汉诸葛武侯徙孟获于此，元之孟佑或其苗裔，而其地乃蒲蛮所居，即古之濮人，后以孟佑为之长也。顺宁与大侯接壤，顺宁土知府猛氏、大侯土知州奉氏世为婚姻。

万历中，顺宁猛廷瑞（旧《志》云：猛阔六传至廷瑞。）与兄孟思贤争袭，相攻杀，而大侯奉赦、奉学兄弟亦然。奉学倚廷瑞，与兄赦日构兵，（《明史》以廷瑞为奉学妻父，《蛮司合志》及旧《志》以廷瑞为奉学女夫，未知孰是。）巡抚陈用宾檄参将李先著、副使邵以仁勘处，以仁袭执廷瑞，因请改顺宁为流官。先著被檄，极言不可讨，被谤语，逮下狱，瘐死。然廷瑞实无反谋，以参将吴显忠戕其富，诬以助恶，索金不应，遂谗于巡按张应扬，转告巡抚陈用宾。廷瑞大恐，不得已，斩奉学以献。显忠益诬其阴事，傅以反状，抚、按会奏，得旨大戮。廷瑞出，献印、献子以

候命，显忠帅兵入其寨，尽取猛氏十八代蓄货数百万，诱廷瑞至会城，诛之，献捷于朝，于是所部十三寨尽愤，始聚兵反。官兵悉剿除之，并杀其子，且坐先著以纵贼罪论死。以仁超擢右都御史，荫子。未几，坐大辟系狱，应扬亦病卒。人以为天道云。

云州在明为大侯御夷州，土知州奉氏，其先奉维，正统中，从靖远伯王骥建功，世官大侯。

传至奉赦，万历中，与弟奉学不相能，分州而治，各设官署，称上下二衙，虽赦居上衙，学居下衙，顾相抗无次第，有司虽知之，亦不问。奉学与顺宁猛廷瑞，翁婿也。二十五年，廷瑞兴兵攻其兄思贤，奉学助之，频年构兵，奉赦愤激，赴省缴印而还，巡抚陈用宾疏请征剿，语在前《传》，事平，改顺宁土官为流官知府，而改大侯州为云州，设流官知州。朝议以奉赦愤兵缴印，罪非叛比，官其子国佐为土州判，国朝平滇，国佐以不换新号纸，停袭。

猛缅长官司长官奉布，与大侯土知州奉氏同远祖，明洪武初，开辟土地，招集蛮夷，世为土舍。四传至奉历，万历中，从征猛麻，奉供有功，授长官司长官。传子升，以肆虐为头目奉墮所杀。其弟奉鼎、奉星争袭，巡抚周嘉谟令鼎、星分食其地，以其母陶氏护印。鼎传侄宝，沙定洲之叛，赴援有功，加衔宣抚司宣抚，传子国珍。国朝平滇，国珍投诚，仍授世职。卒，子圣年幼，其母刁氏代理。传国珍弟国祥，改为长官司长官。卒，仍传兄子圣，圣传廷珍。廷珍溺爱次子钦诏，欲使承袭，乃杀其应袭之长子钦赦。乾隆十一年革职，安置江西，设流官通判分驻其地，为缅宁厅，后改

为猛缅厅。

明代顺宁土官，先设而后废其传世不可考者，复有六家，汇次之。

猛猛土官奉正，万历二十七年授巡检。

猛撒土官罕存，与奉正同授巡检。

阿林寨土巡检杨氏。

莽水寨土巡检莽氏。

右甸守御所千户蒋氏、段氏。

曲靖府

土知事杨光，明宣宗时为腾冲守御所吏目，英宗正统三年，麓川叛酋思任发内侵，屠腾冲，掳光去，黔国公沐晟讨之，逾二年，光自麓川脱归，以贼情形告，因予金帛，令结麓川百夫长刀乌猛，期与合兵围贼。攻江东西刀刚、贡囊诸寨，皆下之，夺其浮桥，大军得以毕济，论功迁光为曲靖府知事，其传世无考。

南宁市白水关土巡检李桧芳⁽²⁰⁾，明初，以营卒从指挥李观克大理、乌撒有功，授职。传至承恩世绝。

沾益州土官，元时安举宗为曲靖宣慰使，明太祖既平蜀，命征南将军傅友德以通永宁之兵捣乌撒，元右丞实卜遁走，诸蛮望风降附，土官禄哲妻实卜（非元右丞）与夫弟阿哥率众归顺，授实卜乌撒土知府、阿哥沾益土知州。

乌撒隶四川布政使司，沾益隶云南曲靖府，洪武十六

年，沾益州土官安索、叔安磁等赴京贡马及罗罗刀、甲、毡衫、虎皮，诏赐磁冠带⁽²¹⁾，绮、罗衣各一袭，并文绮纱锭。（据包见捷《志草》，安索即阿哥，盖译语转音致异也。）传至安世鼎，（旧《志》作九鼎。）无子，妻安素仪署州事。万历元年，奏以乌撒土知府禄墨次子安绍庆为嗣。绍庆者，阿哥兄禄哲之七世孙也。乌撒、沾益虽滇蜀异辖，而宗派同源，故彼绝此继，通为一家。

禄墨长子云龙袭乌撒土知府，而次子绍庆袭沾益土知州。己，禄墨及长子云龙与两孙俱歿。绍庆妻以次子安效良归宗袭乌撒土知府。云龙之妻隄氏，镇雄女土官者氏之女也，以为云龙虽歿，尚有遗孤，因挟外家兵力与绍庆为敌。绍庆则以隄氏所出，明属假子，亦倚沾益兵力与隄氏为难。彼此仇杀，流毒一方。绍庆死，孙安远袭，效良弟效贤娶水西女设科，作乱，逐安远。天启三年，官兵禽设科，诛之。是时，滇、蜀、黔诸土司往往出为边害，安效良附逆于水西土舍安邦彦，且合永宁宣抚奢崇明诸部三十六营直抵沾益，对垒城下。五日，副总兵袁善、宣抚使沙源等力战，出奇兵破之。效良败死，妻安氏无子，妾设白生其爵、其禄，二妇素不相能，安氏居盐仓，设白母子居抱渡。安氏遂代效良为土官，迎沾益土官安边为夫。安氏者，贵州水西宣慰安位之女儿也。藉安位代陈，谓安边实绍庆嫡孙，宜袭知州。总督朱燮元曲为调护，欲予以职衔，分乌撒安置之。云南抚、按坚执不可。既而安氏死，遂令其爵署乌撒知府，其禄署沾益知州。

其禄传重镇，重镇传安民。国朝平滇，安民投诚，仍授世职。传子世基，以横暴为其下所讦，令其子于蕃袭。雍正四年，于蕃以不法革职，迁徙江宁，于其地置宣威州。

沾益州松韶关土巡检李英，明正统二年，从征麓川有功，授职，传至舒和，世绝。

时曲靖军民知府晏毅言：“土官承袭，或子孙、或兄弟、或妻继夫、或妾继嫡，皆无豫定次序，多至临袭争夺，以故仇杀连年⁽²²⁾，乞敕该部移文所司，豫为定序造册，土官有故，如序袭职。”事下所司议行，此巡检之设亦从其请也。

沾益州安置土官恭项，明麓川宣慰司部长。正统中，靖远伯王骥讨叛首思任发，项首先归顺，率万人为响导，每战先登，俘思任发、思机发妻奴八十余人，斩夷首夷万余级，复出私积饷军。三月，麓川既定，改为陇川宣抚司，以项为宣抚使，项子恭立，入贡，授为长史。未几，项失宣抚印，请再给，英宗责项以不能宣扬国威，反失印，罪应不宥，姑从宽颁给。时板蹇据者蓝寨，侵扰陇川，百夫长刀门线、刀木立进兵围之，斩板蹇等二十三人，命赐有功者皆为冠带把事。十一年，总兵官言：“陇川致乱，皆由恭项暴杀无辜，刻虐蛮人。同知多歪孟为蛮众信服，乞安置项于别卫，以多歪孟代。”英宗以项来归有功，屈法宥之，命于曲靖安置，仍管宣抚世职，并遣敕往谕，而以多歪闷代领陇川宣抚司，项居曲靖，传至恭默世绝，以其地归沾益州。

陆凉州土官阿纳⁽²³⁾，明初内附，授知州。传至资曹，以军功升府同知，传至资世守，万历中以罪戍边，职除。

马龙州旧有土知州沙氏、常氏。其兴革无考。

罗平州旧名罗雄，元时阿邦龙少为蛮酋，以叛诛，地归施氏。顺帝末，沾益州土目者落⁽²⁴⁾，乘施宗、施秀荒淫失政，袭取其地，明初归附，授土知州。嘉靖中，传至浚，见营长妻美，杀营长，夺其妻，生子继荣，十四岁即持刀逐杀浚，浚大惊，欲置之死，以其母，故不忍，假使就学，锢他室，实囚禁之。隆庆中，浚老无子，乃释继荣，使替职。继荣据州，遂逐浚，浚诉之镇巡官，命迎浚归。继荣阳事之，实则禁锢如他日囚己状，且别囚其嫡母隆氏，而遮烝父妾，有沙氏者不从，自经死。浚密遣土目者希诉镇巡官，继荣知之，杀者希。会万历九年，调罗雄兵征緬，继荣将行，恐留浚为难，遂弑浚。

继荣母本营长妻，归浚不知几月而生继荣，倘未及妊期而生，或是营长遗体。梁豫章王综母吴淑媛，本齐东昏侯妃，武帝纳之，七月而生综，综自疑为东昏子，闻俗说以生者血沥死者骨，渗入，即为父子，乃私发东昏墓，出骨，沥血试之，又自杀其次男⁽²⁵⁾，取其骨试之，并验，于是叛梁入魏，追为东昏服。事见《梁书·豫章王综传》。综未试骨血时已恒怨忿武帝，继荣十四即欲杀浚，无乃孽报循环之故？然综之叛，但追溯东昏为父，而无弑武帝之谋，若继荣，初不自疑为营长之子，其弑浚也，非以报仇，甚至囚浚妻，烝浚妾，虽宋之元凶邵、隋之炀帝有所不为，岂营长死而有知，其鬼阴相之邪？

继荣既赴调，道出沾益，时土知州安世鼎死，其妻安素仪典州事，亦应调将行。继荣见素仪，大悦，遂请合兵，宿其营，通焉，且阴倚沾益兵力自助。师过越州，（即今南宁县。）见土舍海现寡嫂资氏有殊色，即顿兵其家，淫乐不进。知州越⁽²⁶⁾应奎愤甚，白于兵备，谋匿兵资氏壁禽之，

继荣脱走，自知不容于众，遂纠其党反。

先是，继荣生时有异征，及生，广颡大鼻，双目如凤，两手垂过膝，尝曰：“吾以此二肘挥斥天下，足矣！”及反，妖僧王道、妖道杨五郎见继荣貌，大奇，请依之。继荣喜过望，乃炼丁甲，祠鬼，杀处妾衅旗鼓，号为神兵。辟教场演战象，募诸土兵，檄征马卜、古獐诸部，诸部多应者。独水西隆有义，本继荣外家，畏祸，且恨继荣囚辱母隆氏，不应。当是时，临安、普安、临元诸兵各统土兵甚严，而巡抚刘世曾、巡按李廷彦并檄诸道防不测。继荣乃以阿束、阿古、李志明等各提兵壁法郎、偏头、龙甸、羊街子等处，攻破陡坡、鸭子塘、陆凉，斩土舍沙东、土妇资氏，夺其军。筑石城于赤龙山，寨高插天，广六十里，建龙楼凤阁于其中，环以群寨，其下有龙潭九口，险不可越。料诸军妻女，尽质寨上。继荣警晬、树黄纛、笳吹，日幸群寨，淫诸军妻女，诸军无敢抗者。

十三年，巡抚刘世曾调诸土兵，宁州禄华浩，嵯峨六志贞，师宗陇胜，水西隆有义，沾益安绍庆，越州资氏，寻甸木遇春，路南番腾云、秦世文，新化普同春，武定僕世功，亦佐沙腾蛟等诸道进兵。适裨将刘缜破緬解官回，世曾以兵属缜。缜遂驰赴普乍营，直捣赤龙寨，斩阿古，捕酋隆氏、资氏、海氏、贼渠杨达孝、妖道杨五郎等，进攻普得龙及陀木、舌星诸寨，斩王道、张道，俘获男妇及降贼一万七千四百人，器械什物无算。追奔至阿拜江，隆有义所将卒斩继荣。捷闻，世曾请于其地置定雄军，建城，设流官知州，以者继仁为巡检，续者氏后，给以庄田，一切簿书、狱讼，尽属流官。

未几，蛮寇必大（《蛮司合志》作“必六”，此从《明

史》。) 袭继荣别寨，据其妻小，隆氏壁大庄寨反。十四年，破定雄军，杀巡检继仁，执知州何倭。世曾遣副将李存、参将蔡兆吉等统宁州、越州、水西、沾益、寻甸、亦佐诸土兵，攻破大庄寨，斩必大，悉诛其党。于是，改罗雄州为罗平州，调维摩州黄宇领州事，何倭视维摩，〔维摩，今为师宗县。〕者氏世绝。继荣若果者浚之子，则其生相之异，正以启其逆乱而殄者氏之□宗，为夺妻杀夫之报也欤？

寻甸州元时为仁德府，明时为寻甸军民府。其土官之见于《明史》者，洪武十五年，仁德土官阿孔等贡马及方物；十六年，土官安阳人朝贡马及虎皮、毡衫等物，诏赐衣服锦绮、钞锭；十七年，以寻甸土官沙琛为知府；成化十二年，土官舍人安宣聚众杀掠，命镇守官相机抚捕，《史》所记诸土官世次莫考，大率皆安氏也。成化十四年，土知府安晟死，安暘、安迺兄弟争袭，巡抚王恕与黔国公沐琮请罢寻甸土官，改流官知府，降安氏为马头。嘉靖六年，寻甸知府马性鲁征差发银，系马头安铨妻凤氏于狱簿比，裸下体笞之。铨怒，召众作乱，侵掠嵩明州，由杨林木蛮攻寻甸，将抢知府马性鲁报怨，而性鲁已弃城遁，乃杀指挥王升、唐功等。时武定凤朝文叛，铨与之合，为芒部土舍禄庆所杀。事详《武定·废官》。

易隆驛土驛丞奄索，明洪武中以寻甸府把事从征，有功授职。传至奄荣，世绝。

平彝县土县丞沙普额，明初归附，领县事，后降亦佐县丞，与龙氏分土而居，传至运泰，职除。

武定直隶州

南诏诸蛮三十七部，武定为罗婺部。明初，因元之旧，置军民府。其土官始于弄积妻商胜。（弄积，《蛮司合志》作“法叔”，此从《武定府志》。）洪武十四年，首先归附，授中顺大夫、武定军民府女知府。考其世族，本东爨乌蛮，居幸邱山中，宋孝宗淳熙间，有阿而者（阿而，《明史》作“阿历”。）能服其众，大理段氏举为罗武部长。“武”即“婺”之转音也。阿而子矣袜、矣袜子普緡、普緡子矣根、矣根子矣格，世袭其职。

理宗淳祐十二年，元世祖以太弟征云南，矣格降顺，命为北部⁽²⁷⁾土官总管，传子郡则，（一作“亏则”。）中统中，（宋理宗景定时。）置罗武路，以郡则为总管。传子安邦，一名阿巴。至元七年，改罗武路为武定路，以安邦为武定路军民府土官总管。传子安慈。自阿而至安慈，传土七世。安慈字惠山，绰有武略，以功授武德将军，赐龙虎符、金牌，兼云南行省参政。顺帝至正二十四年卒，子弄积嗣。弄积一名三保奴，以功升授亚中大夫，兼管八百司元帅。自世祖末年征八百大甸，丧师者屡矣，而定之者由弄积，其功大，于是兼制全滇，势亦大。然安慈、弄积两世俱能其官，崇祀名宦祠，与赛典赤辈争辉。

弄积死，子海积幼，其妻商胜摄事。洪武十五年正月，运米千石至金马山接济大军，招谕人民。十六年，遣使贡马二十四匹，入京觐太祖，既受土府诰命。十七年，还府。二十六年，请告子海积袭。建文元年⁽²⁸⁾，商胜卒。商胜虽蛮裔，而识天命所在，又善于抚恤，夷众安之。成祖嗣统，仍

称洪武三十五年，海积入覲，永乐元年死于会同馆。二年，以其妻萨周袭。三年入覲，十一年死。商智者，海积子弄交之妻也。弄交前死，黔国公沐晟请以商智袭，成祖从之。初，商胜以女土官能先中庆，澄江三路达鲁花赤归忱于沐英，英因资其人覲，得世守滇服北门。英旋镇云南，倚为捍蔽。及让帝遁荒至云南，黔国公因送之武定土府。成祖初年，海积入覲，善于天威，恐其事露，殂于藁邸，实自裁也。而萨周、商智以二女子仍遵前志，庇让帝往来，不废忠顺，亦事之难者，而其迹甚隐矣。宣德二年，商智卒，无子，以海积弟弄积之子阿宁袭。会连年发师征麓川，调各土兵，阿宁老不任剧，乃请告，以子矣本袭，时景帝景泰元年也。传子金甸，甸无子，以庶弟凤英继职。

凤英本名阿英，字时杰。弘治三年，入覲，孝宗宠异之，赐姓凤，自此以凤为姓。十三年，奉命征竹子箐梁王山，以功进亚中大夫。十五年，征贵州普安，以功进云南布政司右参政。正德二年，征师宗豆温乡，功尤伟，赐“尽忠报国”金带一具。六年卒。英之在官也，正己爱民，勤幹政务，历练武勇，弓马娴习，当道交荐，故所至有功。又知人善任，麾下乐为用命。其自梁王山归也，偕宾佐泛舟掌鸠河，勒功石壁，具载英之世系。其晋参政在弘治壬戌，而《武定府志》谓：“正德丙寅，凤英贿交太监刘瑾，升以云南布政司右参政⁽²⁹⁾，仍管府事。英护众人省，欲于布政司堂上任，司官不许，乃于仪门上任，即返。”（案《蛮司合志》亦有此说。）又谓：“元谋尉谈章署县事，揭英诸不法于抚，按，具奏，奉旨勘问。”《农部琐录》云：“弘治时，朝政清明，不容有此滥授，造此说者，恶其后人之叛逆而波及之也。”又云：“《明史·本传》亦谓晋参政在正德初，皆误。”（案：

《明史》系进秩于正德三年，而无仪门上任之事。）

英既歿，子朝明袭。朝明字景昭，土名矣禄，早补云南府诸生，器颇不凡。正德十五年，征广西府十八寨，以功赐宝钞表里。自夙英勋高位显，诸土酋皆惮之，而朝明复负才望，颇怀异志。火头吾孟才披其叛状告之官，朝明被劾革职，乃阴遣心腹刘宣、董溥载金宝赂钱宁，求复官。钱宁者，故厮养，结镇守太监钱能，冒官参将，甚用事。既入朝明贿，令宣、溥冒滇人保举，得内批袭知府。部檄下，巡按唐龙执奏朝明罪不当袭，郎中苏天秀复奏，得旨，朝明仍降土舍。然其知府事如故也。及死，子凤昭袭。（昭，《明史》作“诏”，此从《武定志》。）

昭，土名矣折，字承恩。心志甚大，而夙氏已渐衰，昭奉母瞿氏典府事，其妻索林佐之。昭叔父朝文潜蓄异谋，嘉靖七年⁽³⁰⁾，寻甸土酋安铨反，都御史傅习讨之，败绩。欧阳重代习，令朝文屯守禄劝之厂江。朝文素与安铨通，安铨之反，由寻甸知府马性鲁裸挾其妻。其妻，夙氏女也。明年春，朝文遂自厂江拥兵叛，还攻禄劝、武定，陷之。杀同知袁俸、知州秦健等十三人。时瞿氏母子俱奔省城，朝文遂与铨连兵二万，屯于省城西北门外，焚军民房屋，云南大震。诸大吏不能画一计，唯仓惶报闻而已。诏以右都御史伍文定为兵部尚书，提督云、贵、川、湖军务，调土、汉官军讨之。

初，沐氏世镇云南，诸土官之进止予夺，归其掌握，故有蠢动，辄易制。世镇滋疑，防闲周密，临之以中官，牵之以抚、按，有事必与三司会议，动多掣肘，土官承袭，积至二三十年不得职。自是镇臣之权分，而土官慢令玩法，无所忌惮。

朝文因是给其众，谓瞿氏母子已被戮，朝廷且尽剿武定。夷众信之，诸失职者云集响应，尽从朝文。官军遣二人入朝文军招谕之，仍抗命，且执留二人，不令返。所调集各土舍闻流言，又重自疑，畏不敢前。时黔国公沐绍勋虽制于三司，意不嫌，然世守土，有急终自任。当文定未至时，即督所部先进，以便宜榜示：失职者先给冠带，俟破贼后，奏请承袭。于是土官子弟咸感奋，竞进击贼，斩强渠十余人。朝文奔回武定。（案：平朝文之功，《府志》没沐氏不著，此据《明史》叙之。）绍勋疏请教授方略，得便宜行事，并贯各土舍罪，有功许承袭，作其敌忾之气。世宗赐敕奖励，绍勋无所牵制，益得施展，即令瞿氏母子亲写夷书，解散其众。安铨势孤，亦走还寻甸，官军伺贼退，始出城，设空营以逐之。瞿氏与昭率众自省城回武定，蛮民相顾惊喜曰：“我主故在也。”咸投凤昭降。朝文计穷，乃东奔，绝普渡而走，土兵追败之。朝文仍与安铨合围副使张峨于木密。

修撰杨慎戍滇，愤大吏之畏缩，纵贼以殃民也，乃为《恶氛行》，曰：

金碧山前恶氛起，贼马⁽³¹⁾来饮滇池水。城西放火银汉红，火焰城头高十里。两重日晕围白虹，万家仰首呼苍穹。相顾惨然无颜色，呜呼命寄须臾中。贼徒浑几个，枕戈临水卧。我军屯北门，分明不敢过。土酋胁盟来索官，城上无言骑堞看。父老仓皇双泣泗⁽³²⁾，细说去冬寻甸事。弦急柱促柄倒持，首祸今朝竟何自。堂堂之阵谁主兵？喁喁⁽³³⁾公等皆儒生。贼来不敢令出哨，贼去俱解排⁽³⁴⁾空营。岂无雄武士，奋身思一决。咫尺辕门不敢前，怒发冲冠气填咽。况闻千金逐日费，连月公储已倾竭。土官⁽³⁵⁾抄掠尽村园，升天无梯地无穴。照壁间阎逾百年，太平官府真神仙。紫微迢迢

华盖运，虚将鼓朴威穷边，边隅一旦纷解瓦，喑鸣变作孳孳者。喑鸣孳孳两奈何？君不见，建武年中任校尉；又不见，开元年中张虔陀⁽³⁶⁾。

盖安铨之乱，由马性鲁系挾其妻所致也，慎既为诗伤之，会贼困峨于木密所，峨与慎同乡，慎闻，即戎服率僮奴及步卒百余驰往援之，合谋固守，而绍勋所部各土司兵亦至。于是，十二关副长官李弼、邓川土知州阿国桢率凤羽乡尹巡检、上江嘴杨巡检、箭杆场字巡检及他土司兵俱会于木密，战城外。慎率城内兵开门出，夹攻之。李弼于马上禽贼党沙凹、者乌等。尹巡检亦攻李锁飞、李牙保等，败之，贼大溃。朝文率家奴数人，取道沾益，走东川，沾益营长辅祐追斩朝文于汤郎箐。而安铨众犹盛，据寻甸故巢，列寨数十，官兵分哨夹攻之，先后皆破，乃并力攻拔其必古老巢。铨奔东川，入芒部，为土舍禄庆所执，其下阿志因斩以降。生禽渠贼千余，斩首二千余级，俘获男女千二百余，牛马器械无算。迨文定至，而贼已平矣。

字巡检名廷宣，本朝文之族，而为国忘私，力战功多，人颇贤之。语在《世官志》。

论者谓是役也，微瞿氏母子之夷书，贼不即解，省城必危。微慎之戎服往援，木密亦危，贼必复集，滇祸不可遽解。而先是，巡按晋安郭楠疏乞宥慎，下诏狱，因世宗怒慎甚，故不敢叙慎功。文定既至，但处置未尽事宜，亦无敢为慎言。于是，梟朝文与铨首示诸夷，籍其产，家属戍边。而瞿氏与昭，招抚良善万有七千，出粟千石，给济复业，救出被掳男妇五百余口，给亲完聚，解散余党二万余人，武定人心自此安靖。

且夫土官非甘于乱也，夷人愚而恋主，番部谨于所事，

其积威之渐有由来矣。彼其世严者，沐氏耳。中官挠沐氏之权，而抚司从中牵率，吏胥上下其手，请袭非贿不行，彼所贪者爵命，既不可得，则益以自弃，至于罪恶彰著，然后兴师讨之。军民日困，地方日坏。惜空名之爵，贻无穷之祸。朝廷非必为此，由奸腐迂鄙之徒，玩妾以济其私，至于斯极。大学士杨一清，滇人也，深悉其弊，因凤氏之乱，劾切陈之。沐绍勋亦以为言。虽得旨允行，究不能革。自是，朝廷惰偷，封疆败坏，日甚一日，迄于滇亡⁽³⁷⁾，皆坐此弊。

昭既以平朝文功，仍袭知府职。阅三年，征蒙自、峨眉有功，患疹卒于军。朝廷优恤，赐银百两，遣官致祭。昭既卒，而瞿氏以母袭子官。先是，府印自洪武以来，俱掌于土官，正德间，有司议以流官同知掌印，于是土府权轻，惟专巡捕、征粮而已。瞿氏既袭，所辖四十七马头阿台等请以印属瞿氏，吏部循旧例从其请。十六年，瞿氏仍掌府印，权复重。然瞿氏颇善抚驭，守土尽职，相安者数十年。

阿伦者，朝文之养子也。朝文既诛，阿伦幸免。三十六年，易门夷李向阳与土县丞王一心⁽³⁸⁾作乱，称混天王，以普文为军师，构党七千人，分布四境，潜与阿伦通，然事犹未显，会小人构谋，劫印归索林，乃以瞿氏告老，举索林自代，上请。索林既袭，遂失事姑礼。（此事纪载不同，或以为姑有外行，或以为妇自窃位，然当以邓世彦之言为主。）瞿氏大悲，乃阴翼阿伦为子，挟其甥婿贵州水西土舍安国亨、四川建昌土官凤氏兵力，谋夺索林官以与阿伦。不克，乃令阿伦挟贖人京具疏，自诬为索林囚禁，诣阙告之。阿伦因更名凤继祖，纳级指挥使，诈称受朝命已袭武定土府，舆马冠带以归，土人争附之。遂逐索林，据其府。索林抱印奔会城⁽³⁹⁾，巡按官谕解之。索林归武定，视事如故，而复听

继祖留瞿氏所。于是妇姑隙益深。索林因与总管郑竑等谋诛继祖，事泄，继祖遂大发兵围府，行劫和曲、禄劝等州县。索林复抱印走省城，巡抚曹忬⁽⁴⁰⁾下令收印，逮郑竑等系狱，令瞿氏管理府事，而贷继祖，责其自新。赦宗庆接忬后，请讨继祖，不能克，云南土县丞杨训死之，遂罢兵。继祖潜往会理，招集亡命，诱索林与讲好，新抚吕光洵遣索林、郑竑等回武定，继祖遂执杀竑等七十人，纠众攻武定之新城。临安通判胡文显督百户李鳌、土舍王德隆来授，至鸡溪子隘遇伏兵，鳌及德隆俱死。继祖出掠富民、罗次界。东川营长阿科，其妇翁也，助之攻曲靖、寻甸诸府，其势大炽。光洵以继祖劫杀自恣，恶焰薰逼，于是奏调各土司兵分路进剿。先是，兵备金事张泽将寻甸兵二千驰救新城，战败，及千户刘裕俱被执。贼劫以求抚，泽不许，且潜书趣光洵进兵，勿以己为念。光洵乃命分哨而进，逢贼于武定，大军奋勇，冲突虏营，矢锋雨集，炮声雷响，百里之内，草原为赤。光洵亲压敌垒，熊罴十万，纵横攫轶。贼遁归东山寨，即三台山也。官军围之，兵锋笋束，行阵萑密，飞鸟不过，螭蟻不通。继祖计穷，乃携泽及索林走照姑。泽终不为求抚，遂害泽。官军追之急，乃由直勒渡过江，依阿科。众谓贼既入蜀境，茫茫林箐，无路可攻，盍释诸？光洵力排众议，定策造舟，戒令速发。金炮掀天，旌旗蔽日，履险如夷，直趋姜堡。而巡按刘思向亦以状闻，乃诏云南、四川会兵进讨。光洵招徕响导，图写地形，望影揣情，知贼不远。运筹遥授，警戒军中。是夜果有三千余贼冲劫官营，官军有备，禽斩百余，大呼追逐，坠崖落涧者无算。遂乘胜尾贼至会理寨，贼设伏道旁，官军先觉，入葛可山，大破之，直捣蒲桃村，毁贼营千余间，斩伐林箐一十三处。由是刮野扫

地，莽野如濯，鬼无隐迹，物无遁形，四面夹攻，不容线罅。

初，继祖之走东川也，土官凤氏与之通，已而见滇、蜀官兵及禄绍先等兵皆会，乃背继祖，发卒七千来济师。继祖益穷窘，贼帅者色遂斩继祖，赴绍先营以降，恶党卜大才、阿力⁽⁴¹⁾、赵士杰等，先后皆伏诛。先是，继祖既与李向阳、王一心通，而姚安土同知高钦及弟钩亦与相应。光洵甫至，即诛李向阳。至是，大姚县土官高继先缚钦、钩，并斩王一心。四凶既除，诸夷胆落，余党降者，释之复业，凯歌而还，万姓欢迎，山川草木，蔚有佳气。奏捷上闻，饮至论功。

御史太和赵汝濂颂光洵功，立碑于点苍山，谓：“甲子之夏，斩僭号二贼于昆阳。秋，斩奚本等三贼于禄纳。冬，擒者索于兴化州。乙丑，诛亏遮于寻甸。昔之蜂屯猬集者既一扫而空，乃今深根固蒂者，又一战而拔。自此当宁，无南顾之忧，边庭蒙至治之泽⁽⁴²⁾。揆之武侯在汉，勋著南征，今日骏功，诚不多让”云。然是役也，史称黔国公沐朝弼破贼巢三十余，而汝濂碑竟未之著。光洵字信卿，仕履详《秩官志》。

凤氏既平，武定同知邓世彦条二十事，请改土设流，奏记于光洵。光洵入奏，免凤索林罪，授其支属凤历子思尧为土经历。事既允行，邓世彦记之曰：

云南，古靡莫地，自哀牢内附不常，我国家混一区宇，中国其地，赤子其人，如武定设军民府⁽⁴³⁾，流同知佐焉，因俗易政，相忘于治。凤氏守官乐土，与国同休可也。凤英远孽⁽⁴⁴⁾朝文煽乱，索林窃位酿祸，继祖再叛据城，杀官夺印，仅朝廷远虑，大兵剿灭，法当族诛。当道悯思免稚年，

先逃省会，冠带之议改未决，民夷听抚前诉，激者、谄者、叱者、吸者，小恐恹恹，大恐纍纍，其发若机括。因吁众悉造于庭曰：“巨魁截⁽⁴⁵⁾，余党附，众生矣，若此者何居。”咸仰天嘘嗒不言。势重莫反⁽⁴⁶⁾，当先之，如改设何。庭叩震地，曰：“旦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彦亦恹恹自任，若有真宰而不得其朕，夜草二十事，胥此意也。当道悉允行，上其议于朝，钦升刘公宗寅知府事，添设推官谭君经，降思尧袭经历，给庄田一百所，庄户以次编入图籍，不期月，遐迩交贺，曰：“而今后知流官之便于民也。”夫川竭而谷虚，邱夷而渊实，改设行而宁谧，亦势也，难乎其议矣。此议生于人心，陈以臆见，谋于各官，主之者前院吕公光洵、刘公思问、今院陈公大宾、刘公应贤也。四公不自有其功，归之朝廷，吁亦莫功。纯璞不残，孰为衲裤？白玉不毁，孰为珪璋？土治相安，孰为改设？今日之功，凤氏积累之罪也，罪罪而功名焉。二十事其侈说兴⁽⁴⁷⁾，以为是而必行，则俗惑于辩，以为非而必去，则政蔽于矫，今种种之民，训行乡约，亲亲长长，甘食易服，乐俗安居，将至老死而不惑，且知法之无所用也。呜呼！星星之始，涓涓之流，毋决防而扑易，因勒二十事于石。时隆庆元年，十有一月也。

凤思尧既袭经历，而夷人之赴府者，必往拜谒思尧如主，其父凤历，以不得知府，怨望，阴结四川七州及贵州水西宣慰安国亨谋作乱。刘宗寅遣人谕之，不听。三年，凤历纠众，称思尧知府，夜袭郡城，城中备严，不能入，退屯鲁墟，宗寅夜出兵斫其营，贼溃走，至马刺山，禽凤历，伏诛。

以为凤氏祸本已永绝矣，而万历三十五年，复有凤阿克之乱，阿克者，继祖之从子也。凤氏绝时，阿克徙于江外，

盖四十余年矣。有郑举者，阿克之马头也。阿克马头四十八人，惟郑举富于财。陈典，墨吏也，以同知晋知府，假廉访收禁举。举置金鱼腹，馈典，乃已，已复收之，如是再四。举恶其无厌，阴蓄异谋。时管甸马一龙、马化龙等侵夺诸夷，有司不为理，诸夷咸怨，举乘此与凤阿克号召诸夷造反。典略不为戒，曰：“夷虏何能为已。”典以事赴省，而阿克连江外土兵大举入寇。攻武定，城中狂徒为内应。守城士皆纨袴子，不习武事，城破，竟莫知贼入。武定指挥金守仁、千户王应爵、男妇四百五十余人俱执义死，千户梅应时等战死。十二月，阿克拥推官白明通以兵随后，直抵省城，竟无一卒迎战。明通至城下，进公移，请以典之冠带印信给贼。不许。贼围城，从北门绕西门而东，分道肆掠，焚劫一空，索印甚急。许之，乃去。明日复来，镇抚不得已，随印与之，始拔营归武定。立阿克为知府，陷元谋、和曲、禄劝诸城。未一月，破一府三州四县，云南大震。寻甸夷目大理保、杨礼、招补、阿白、者色⁽⁴⁸⁾及夷妇海冲等尽叛。明年正月，贼破禄丰，知县苏梦旻死之。左布政使彭应时、右参政杨俊臣、副使陈禔、都司范继斌、游击段泉、守备裴希度、王之瑞分兵讨阿克。六月，诸路进剿，贼奔武定，走克梯、龙三藏，已，复奔东川。土司禄哲缚阿克、郑举献军前，余贼郑文、郑宗舜亦就禽，惟武定印竟失所在⁽⁴⁹⁾。俘阿克等九人至京师，磔于市。

巡按邓渼〔渼，《明史》作“漾”，此从《武定志》〕愤之，作《武定变》诗，读之者流涕。其辞曰：

朝登武定城，暮宿抵罗次。有何庞眉叟，遮车泣诉事。问叟何所苦，问叟何所覿？叟髯复健忘，忆一不记二。

往者万历初，边隅幸康乂⁽⁵⁰⁾。守令咸得人，民物鲜札

厉，伍伯不到门，什一有恒税。斗⁽⁵¹⁾米裁十钱，半甔易一醉。龟贝自转输，工贾⁽⁵²⁾集駢望。相欢太平人，但供角抵戏。

呜呼十载间，乾坤一幽闭。中丞文且武，抵掌谈封拜。羽檄岂虚来，兵革靡宁岁。忍以百万命，而快一人意。忍血千里地，而希茅土赐。守城本蠢贼，中丞甚狂獗。此辈欲榨子，况彼粪除隶。咆哮而负隅，逢者鲜不噬。不忍任⁽⁵³⁾民怨，奈何虎冠吏。一夫敢倡难，余孽竟昌炽。讹传寇初集，颇遭守者詈。龟勉授残甲，垂头望睥睨。蜂涌围已合，蚁薄城遂溃。巷战力不敌，免胄期陨碎。烈烈金与王⁽⁵⁴⁾，阖门竟死义。宛转娥眉女，慷慨丈夫气。泣抱黄口儿，牵挽及梯奴。相继付烈焰，义不污贼燬。草间苟求活，羞彼郡都尉。难扑燎原火，易乘破竹势。中丞文且武，小丑曾蒂芥。下令城中外，毋得辄引避。按堵第如故，已定退贼计。贼来如风雨，剥肤患孔亟。晨兴牙门启，文武咸就位。寇贼在门庭，请问计安出？中丞喋无语，汗流手顫悸。但云乌合众，不久自当退。城外鼓盈天，城中哭震地。贼徒皆重铠，踉跄错其臂⁽⁵⁵⁾。每闻得汉儿，刃腹必洞刺。刳肠挂树枝，乌鳶下争食。尸积云津桥，血流溟海溢。中丞非不武，空拳安可试。登楼望贼徒，悚然思所畏。或用缓贼谋，姑为好语慰。彼贼若罔闻，嗔目仍攘袂。恶詈至不堪，左右皆沮愧。甘受城下盟，窃发虞奸细。犒用十二牛，文锦先皮币。葦紫织成衣，黄金钩落带。银印龟形钮，本自上方制。名器敢轻假，曾谢挈瓶智。贼众始拜舞，观者犹恹恹。贼来荷戈入，贼去驮金回。可怜窃窈娘，抑作犬羊配。虏获动无算，男妇必累骑。辐重百里间，绵绵行不绝。俘贼固骁悍，小胜辄怙恃。中丞文且武，开门悉精锐。击归伺其怠，小丑安足矜。但闻攀墙

看，谁将一矢遗？夷民旧部落，府主新仪卫。前歌后有舞，送归太守廨。昭昭汉日月，几向蛮天坠。

忍死幸须臾，延颈王师至。焚香拜马首，双颊如雨泪。不意沟壑馘，复睹汉旌帜。感激活我恩，人持一笥饵。长跪主帅前，帅闻乃大许。怒声吼如雷，立命三军士：居此围城中，尽与贼勾结。从贼有显戮，任其所斩刈。军士拥上前，两手捋其发。举刀便欲斫，观者但踴眙。叩头连乞命，我辈有何罪？“尔辈岂无罪，是尔命尽日！昨传中丞令，首开购级例。重赏不逾时，以此竟趋利。搜贼无所得，失利且有害。头颅许借我，谁能别真伪？”老幼闻此言，号啕泪盈眦。生既无门控，死当诉上帝。骈首就锋刃，流血如泉沸。次第列功状，报禽日三四。中丞启捷书，抵掌大称快。摧军益前进，功多赏亦倍。传教诸将营，努力功名会。“今年杀诸贼，金印如斗大。当取悬肘后，急击慎勿失。”天网恢恢布，多杀神所忌。逆贼既就俘，将吏亦被逮，糜烂同一理，谁逃百六厄？

叟昔有三子，诸孙绕膝嬉。酷⁽⁵⁶⁾经丧乱来，并无髻齿嗣。田园已芜没，居室遭焚薶。亲友凋零尽，生理迷所寄。人皆美高年，高年有悵悴。

叹息老叟语，停鞍重馘歎。召变良有初，妖象著为替。叮唾作战场，噫嘻岂偶值。

漢，新城之进士也。中丞，谓陈用宾；守臣，谓黔国公沐睿；中档，谓镇守太监某；金、王，谓金守仁、王应爵；都尉，谓白明通也。诸人酿祸流毒，侥幸平贼，犹复论功。漢先已疏陈其事，诗中更痛切言之。

时睿父右都督昌祚已老矣，恨睿与用宾比貽害滇南，亦疏论失事状，而都司张名世杀平民冒首功，诏逮用宾及睿，与名世、陈典、白明通、禄劝知州黄榜、元谋知县毛文彩俱

下狱，仍起昌祚镇滇，睿除名，余皆论死。用宾以十七年巡抚，经理缙事，颇有规模，一旦变起萧墙，束手无策，身填牢狱，人皆惜之。旧《志》称其用兵如神，平阿克功进都御史。卒，予谥荫，盖未究其始终也。

阿克既平，越十余年，而凤阿歹复作乱。阿歹者，凤氏之裔也。凤氏世职既革，子孙沦于火头。天启二年，沾益土妇没科及土目补蚌、奈科、李贤、期曲等叛，陷各堡卫。而阿歹与夷目张世臣纠小东川贼千余攻他颇、补知二堡，陷之，进攻武定。知府胡其槿极力捍御，巡抚沈徽炳以便宜起参将李思忠援武定，走世臣。而东川酋亦反，与沾益贼合，陷城邑⁽⁵⁷⁾，没官军，势张甚。新抚闵洪学至，以次恢复。世臣诈乞降，阳许之。而以守备金为贵驻倘甸，李瑗驻补知。四年七月，李瑗等袭斩张世臣于他颇，阿歹与其党阿仓降，乱始平。

阿歹旋死，其妇奢卓，东川法夏之女也，赘江外鲁鸡为夫，自称土舍，剪灭凤族，肆行无忌，历数十年，夷民受害滋甚。国朝康熙四年，和曲知州彭蠡以闻，命左镇沈应时剿之。奢卓逃匿东川母家，乃分武定、寻甸兵戍撒甸。七年，索之急，其母家始缚卓夫鲁鸡及婢伪为卓以献。吴三桂据滇，卓始复窃入撒甸，雄制诸夷。二十年，吴逆平，卓始遵化。夫卓以一夷妇，藉凤氏之余威，其夫乃后赘，非凤氏裔，犹能煽胁诸种抗颜行者十余年，究不能予以法，凤氏存日，当何如哉？

凤阿爱者，奢卓女，盖赘鲁鸡之所生也。冒姓凤，已嫁贵州普安龙天祐为妻矣。会奢卓死，阿爱假奔丧为名逃归，据撒甸，不回普安。天祐死，私招常应运为夫。应运者，马龙之夷酋，性最狡，非如鲁鸡之甘代妻就缚者，遂冒凤裔，

雄制诸夷，未及三载，阿爰死，遗子凤如松。应运旋娶陆氏，乃复姓常，生子曰常守嗣。应运每出游，从夷姬数十，戎服乘马，纵辔山冈，围猎酣饮，夷姬环坐，抗喉而歌，其徒连臂踏脚，与歌相和，所过村寨，鸡犬皆空。然夷民愚而恋主，本非其主，犹爱其似者而奉之。虽虐之至死，终不肯叛。五十四年，知州李廷宰奉檄逐之。明年，应运弃凤如松而挟妻陆氏及幼子潜遁，火头鲁甫、阿俄等请于廷宰，愿归流官治，无贰心。廷宰大喜，谓：“往者入撒甸，众夷长矛劲弩相迎，今常酋已逐，自是帖然矣。”乃为诗曰：

重来不作往时看⁽⁵⁸⁾，向化倾心比户安。麦绿正逢新雨润，人归犹带旧刀痕。长矛劲弩销藏尽，夏税秋粮次第完。开府运筹威德远，春风夷地起歌欢。

已而应运潜入绞平之树机，不时出没。五十七年，复入撒甸，诱胁数千人攻卓于马，逼杉松营，距城四十里。变起仓卒，城中固不知也。营卒俱出耕山，无擐甲者。塘卒妇某，见事急，挟大钞金鸣于山头，若集大众状。贼疑有备，遽退走。是役也，微此妇几陷州城。廷宰愤极，白于总督蒋陈锡、巡抚甘国璧、提督张谷贞，发曲靖、寻沾、武定三路兵会剿。师次鹧鸪河不进，廷宰以诗趣之，云：

鹧鸪河畔拥貔貅，春柳山花忽变秋。月照宝刀横壮气，兵谈虎帐出奇谋。三军行过仍鸡犬，一令传来动岳邱。血溅平芜首首落，昨宵东望堕旄头。

盖讽之也。然官军进次树机时，应运已过江遁入东川⁽⁵⁹⁾，迄漏诛，而自死。营弁馘其首，传于云南。应运死后，陆氏亦死，诸夷遂散，田土悉入官。逮如松于马龙，送京师。守嗣甫数龄，为其奴某所窜，官捕急。某匿之于山箐，采芋、橡哺之，用夷礼跪进，事之如主。稍宽，辄呼其侣与俱来，

所散党渐复，仍据故业，阴相往来，长吏颇知之，然不能问。雍正间，征乌蒙、法夏，长吏募土兵助剿。土兵惟凤氏所统，夙与慕连土酋那德发争战久，最练且强，参将南天章诃得守嗣故在，招奴某至曰：“吾知汝主在，汝毋欺吾，吾能出汝主，必不汝欺。幸此时征法夏，募土兵，汝能出几何兵助剿？幸有功，吾当为汝请上官入奏，贲汝主罪，复故业。于汝何如？其以汝主来。”某诺之，然不敢以守嗣出，恐诱而诛之。计以其子六斤代，如诛，可免吾主，不诛而得功，吾主可放出。遂以六斤见，天章不辩为非守嗣也，仍使挟之归。某大喜，自诡以五百兵从，果如约。某最劲健，骑乌骓，挟长鏢直入贼巢，官军乘之，遂平贼。天章大喜，遂以守嗣谒宪府，给执照，仍居撒甸。守嗣知读书，应童子科，旋补诸生。土人称为常土司，不复名凤氏。而凤如松至京师，亦蒙贲罪。

《农部琐录》曰：“人传凤氏专土时，其富敌国，开银厂二十四，获银山积，而狮子尾厂尤盛，常一日出银充二十四路，所畜牛马六畜，皆城而圈之，今永平村前土垣，周里余，即凤氏鸭城也。又传，其家照宝镜，每开厂，持镜照之，即知银之所在。其说不经。予论凤氏之先世抚斯土，有功德于民，而矣格、商胜，当草昧之初，即知委命真主，不失旧物。安慈、弄积俱著绩于滇，崇祀名宦祠。萨周、商智隐庇遁帝，世笃忠贞。凤英伟略雄才，奏绩于孝宗。清明之代，虽朝文构逆，兵犯省城，西维震动，而瞿氏一纸，顿时解散，可谓贤于十万师矣。故能保土享其富贵五百余年。末世骄盈，自取败灭，盛极而衰，数固然也。”凤氏混于武定，而字忠一线仍延于云龙，非有功德于民，而能若是邪！[字忠事详《云龙·世官》。]

和曲州金沙江土巡检李安吉奴，大理人。明初以部尉从观音保降，后从沐英攻乌撒、及征越州，累功授职，传至齐楠，其后无考。

和曲州摩耳山土巡检刘保山，亦以观音保部曲归附，论乌撒、永昌、越州功授职，传至银哥，其后无考。

元谋县土官，其先有广哀者，本樊夷⁽⁶⁰⁾也。元时世袭知县，属武定路，时矣格为北部总管，广哀属之。传子阿吾，明师下云南，武定女土官商胜首先归附，阿吾从之。沐英令阿吾招谕所部，仍守旧职。是时，武定军民府二州一县并以土官领之。永乐初，二州改设流官，惟元谋如故。武定旧《志》略载：阿吾传子吾起，自是以吾为氏，起传弟吾超，以设流革除。而《明史·土司传》载：“宣德元年，元谋县故土知县吾忠子政来朝。”未知吾忠为吾起之子，抑吾超之子也⁽⁶¹⁾。此后世次无传。

迨至嘉靖七年，寻甸安铨、武定凤朝文造反。有吾大用者，超之裔也，率土兵从征效顺，杀贼功多，授职巡捕。传子孟才⁽⁶²⁾。万历三十五年，凤朝文之子阿克与郑举作乱，陷武定、禄劝、元谋。孟才以三百众同官兵恢复县治，复有功。孟才卒，子道南袭。道南卒，子必奎袭。吾氏失官久，自大用、孟才屡有讨贼功，而酬之甚薄，仍为土巡捕而已。然夷人不知巡捕卑，仍以土知县视之，从其所役使，无敢稍秩，而必奎强悍过其祖父，夷人咸效命，与安南宣抚使沙源、石屏土官舍人龙在田、宁州土知州禄永命、阿迷土巡检普名声俱号劲旅，能杀贼。

天启元年，乌撒土酋安效良反。安效良者，沾益州土知州安绍庆之次子也。绍庆之先世官乌撒土知府，与沾益土知州安世鼎同族。世鼎无子，其妻安素仪奏取绍庆继沾益职，而绍庆之兄安云龙为乌撒土知府，没，无后。绍庆奏遣效良归乌撒承袭。云龙之妻隗氏拒之，争夺垂数十年，大吏不为断制。会永宁宣抚奢崇明、永西土舍安邦彦同叛，效良与之通，陷乌撒卫，伏兵毕节，杀都司杨明廷，纠土妇设科、土目补蚌、奈科、李贤、期曲、张世臣俱叛，陷沾益、倘甸、松林、炎方、交水、白水六堡，并陷平夷卫，又破禄劝之他颇，补知二堡，合东川土酋禄千钟等攻嵩明。于是巡抚沈儼劾调必奎及禄永命、普名声、龙在田等与参将袁善、守备金为贵、宣抚使沙源驰救嵩明，击走效良。而设科等复劫陆凉，杀知州郭俊义，效良合水西贼至沾益，破官军，守备李加培、周嘉映战死，亦佐营长安应龙引补蚌等陷亦佐县，寇越州，围罗平，势张甚，蜀道几不通。会巡抚闵洪学至，遣必奎与沙源、袁善等讨贼。必奎遂恢复炎方、松林等站，蜀道复通。而设科、李贤、张世臣亦先后诛夷。效良见贼势衰，阳为恭顺，遂函安应龙首级及所劫乌撒卫、所各印来献。洪学劳其使而归之，行至曲靖，盗杀其使。会黔抚王三善死，水西贼复炽。效良因以杀使为辞，合邦彦、崇明兵三十九营抵沾益，袁善、沙源力战却之，必奎坚守炎方，以老贼众，袁善乘胜间出，与必奎内外夹击，复大败之，时五年三月也。五月，效良复入寇，必奎与袁善、沙源等大败之于马龙州，效良走死，贼平，必奎以前后功晋土守备。

崇祯二年，必奎复与龙在田收复乌撒。当是时，土司中吾必奎、沙源、龙在田、禄永命、普名声并以屡从征讨著名，又共履戍行建功，每有战伐，镇抚大吏惟恃此数人。巡

按赵洪范按部，有恶于名声，怂恿巡抚王伉讨之。四年，名声遂反，使人求援于必奎，且贿之。伉不知也，调必奎屯兵临安，攻名声，进围阿迷，从深箐入，伏发，必奎卖阵先走，全师皆陷。监军布政使周士昌没于阵，参将朱永吉死之。名声既战胜，仍巧词乞抚，当事策无所出，俯从之，亦置必奎不问。明年，名声死，或以为广西知府张继孟所毒；或以为自攻其兵头何天衢，中炮死；或以为其妻万氏鸩之；疑莫能明也。名声死后，必奎内不自安。

八年，流贼犯凤阳，诏征云南土司兵助讨，在田率所部精卒九千五百、战象四、战马二千行，而必奎等瞻望不前。在田战中原，五年二十八捷，诸将忌而逼之归。诸土司闻之，谓诸将易与耳，益骄蹇，不奉命。

及张献忠据蜀，寇氛渐逼云南，黔国公沐天波遣参将李大赞屯会川以防侵轶。大赞贪婪，数扰诸夷，必奎不能堪，遂结县民王清、刘升等据元谋叛，时国朝顺治二年也。九月，遣兵头高科、吾凌霄陷武定府，焚劫一空，遂陷禄丰、定远诸城。天波闻变，调禄永命、龙在田率所部征之。且檄沙源之子定洲协剿。永命等进兵元谋，而定洲有他志，逗遛于后。在田等至乔甸，率七八人直前，突斩贼百人，而勒品土舍李从义亦率兵助之。必奎大败，奔江外，诸军追至会川，必奎穷蹙自杀。其子安世先，受天波招抚，仍袭父官。

必奎既平，定洲始抵昆明，乘机而反，走天波，据省城，称安南王。自是，云南倾覆。祸发于吾必奎，继之以沙定洲、孙可望、李定国，互相吞噬，乱十余年始定。龙在田说孙可望攻灭定洲，厥功甚伟，其后以寿终于家。禄永命以力战死。必奎累世有讨贼功，其才不下于在田，使当时大吏善取之，何尝不赖其用？惜乎其不能，且逼之使叛也。

丽江府

土照磨木目，本府人，明初从征麓川有功授职，传至木直刺，未袭而死，世绝。

通安州土州同高赐⁽⁶³⁾，元为义兵万户，明洪武十五年归附，从征佛光寨，招谕未附诸夷，且以刍粟饷大军，论功授职，传至元，其后无考。

明洪武中，置鹤庆府，以土官高隆署府事。十七年，以高仲为同知。正统二年，副使徐训奏，鹤庆土知府高伦与弟纯屡逞凶恶，屠戮土庶，与母杨氏并叔宜互相贼害，英宗敕黔国公沐昂谕使输款，如恃强不服，即调军禽捕。五年，复敕昂等曰：“比闻土知府高伦妻刘氏同伦弟高昌等纠集罗罗、么些人众，肆行凶暴，事发，不从逮讯。敕至，即委官至彼勘实，量调官军擒捕首恶，并逮千户王蕙及高宜等至京质问。”八年，鹤庆民杨仕洁妻阿夜珠告伦谋杀其子，复命法司移文勘验。已而大理卫千户奏报⁽⁶⁴⁾，伦擅率军马，欲谋害亲母；又称其母告伦不孝及私敛民财，多造兵器，杀戮军民，支解泉示等罪。遂敕黔国公沐晟等勘覆，及奏至，言伦所犯皆实，罪应死。伦复屡诉，因与叔宜争袭，又与千户王蕙争娶妾，以致挟仇诬陷，所勘杀死皆病死及强盗拒捕之人。伦母杨亦诉伦无不孝，实由宜等陷害。复敕晟及御史严恭确访⁽⁶⁵⁾。既而奏当，伦等皆伏诛，高氏族人无可继者，乃于流官中擢泸州知州林道节为知府⁽⁶⁶⁾，鹤庆之改流官自此始。《明史》所载鹤庆土官高氏之事如此。

洪武中，董赐为鹤庆土知府，其子节为安宁土知州，父子并受朝命。是时，高仲为鹤庆府同知，仲盖高隆之子，高与董先后为土知府，非一族也。董氏之后，世袭指挥僉事。高氏之后，世袭鹤庆知府。稽之史传，其事昭然。旧《志》乃谓董氏之后沿至高伦，正统间，以淫暴革除。高氏、董氏混而为一，何以传信乎？董氏事详前《云南府·废官》。

土知事董信，明初以征普颜笃功授职，传至禄，弘治六年革除。正德七年，禄孙从贤，仍袭前职，传至堂荫，后无考。

剑川州土官赵保，明洪武初归附，以功授千户，递传至震，国朝平滇，震投诚，仍授世职。康熙二十二年，改官州判。传子元丽，雍正九年，以遗失号纸革除。

元江直隶州

明改元之元江路为府。洪武十七年，其土官那直入朝贡象⁽⁶⁷⁾，太祖命为元江知府，赐袭衣冠带。十八年，置因远罗必甸长官司隶之，以土酋白文玉为副长官。直传荣，永乐三年，入朝贡，成祖厚加赐予，改为元江军民府，给之印信。时百夷屡为边患，荣请躬率兵及馈运，往攻八百⁽⁶⁸⁾，成祖嘉劳之。十二年，那直子邦入贡方物。宣德五年，黔国公沐晟奏，元江土知府那忠被贼刀正、刀龙等焚其麻宇及经历印信，今获刀龙、刀洽赴京，乞如永乐故事，发辽东安置，以警边夷。宣宗从之，且命礼部铸印给之。忠传端，端传宪⁽⁶⁹⁾。

嘉靖二十五年，宪叔父鉴杀宪，夺其印，并收因元驛印记。巡抚应大猷以闻，世宗命镇巡官发兵剿之。二十九年，那鉴惧⁽⁷⁰⁾，密约交蛮武文渊谋乱，抚、按官胡奎、林应箕，总兵官沐朝弼奏请副使李维、参政胡尧时督兵进剿。鉴益纵兵攻掠村寨。朝弼与巡抚石简调武定、北胜、亦佐等土、汉兵，分五哨，调兵既集，朝弼与简驻临安，分部进兵。破木龙寨，降甘庄，贼势渐蹙。鉴遣经历张维及生儒数人诣南谟监督王养浩所乞降。时左布政徐樾以督餉至南谟，樾迂暗，闻维言，谓鉴计穷，乃约翼日令鉴面缚出城来降。左右咸谓夷诈不可信，樾不听，如期亲率百人往城外受降。鉴纵象马夷兵突出，冲之，樾及左右皆死。巡按赵炳然以闻，世宗降敕切责，褫简职，克期捕贼贖罪。朝弼与简乃督集五哨兵，环元江而壁，令南谟哨督兵渡江攻城，选路通哨、甘庄哨各精卒二千佐之。鉴知二哨精卒悉归南谟，潜遣兵象乘虚冲路通哨。官兵不意贼至，仓猝烧营走，监督郝维狱奔入甘庄哨，甘庄亦大溃，督哨李维亦遁，惟余南谟，逼城而军。武定女土官翟氏、宁州土舍禄绍先、广南依兵头目禄友仁咸恨鉴戕主夺嫡，誓死不退。督哨王养浩因激奖之，翌日，鼓噪攻城，贼大败，闭门不出，官兵围之，鉴乞降，官兵惩徐樾之败，不应。城中折屋而爨，斗米银三四钱，时瘴毒起，大兵乃复撤，期秋末征之。

朝弼以状闻，世宗定二哨失事诸臣罪，行抚臣厚赏翟氏、禄绍先、禄友仁等，敕朝弼会同新抚臣郝象贤调兵讨贼。三十二年，象贤至镇⁽⁷¹⁾，调集土、汉兵七万人，广集粮运，克期分哨进剿，为必取计。鉴惧，伏药死。象贤徵百户汪辅入城，抚谕其众，禽其贼首及戕土官那宪之阿捉，杀布政徐樾之光龙、光色等，皆斩首以献。鉴子恕输所占那

旗、封寨等村寨，并出所掠镇沅府印，纳象十二支，输累岁通赋。象贤命官民推那氏当立者，众举前土官那端从孙从仁，象贤疏言其状，请废恕，贷其死，命从仁暂统其众，加汪辅以千户职，世宗从之。

万历十三年，恕以招降车里功，许袭祖职，赏银币，领长官司一，曰因远罗必甸。

递传至嵩，国朝平滇，嵩投诚。顺治十六年，与许名臣暗通李定国谋叛，铎尼、吴三桂讨平之。十七年，改设流官。（《蛮司合志》：嘉靖三十年，那鉴以争袭，杀土知府。巡抚石简督兵进讨，鉴诈降，请赴军门，而亲率劲贼与左布政徐樾抗战，樾至元江，鉴毒江上流，人马饮之辄死。师少却，鉴乃纵象骑直趋樾军，杀樾。黔国公沐朝弼调土兵大剿，鉴败自杀，遂革土官，收印，令临安卫指挥一人往署之，然其印犹藏那氏，每文移指挥取印，必以夷兵蜂拥送印至，环伺之，署讫，复拥去。万历中，土舍那天福篡兄自立，即鉴孙也。案《合志》所载与《明史》差互，附录之，以备参考。）

元江当明初，于元之元江路置马龙他郎甸长官司。洪武十七年，以普赐为副长官。宣德八年，普赐弟普宁入朝贡马。八月，黔国公沐晟奏，摩沙勒寨万夫长刀瓮及弟刀眷纠蛮兵侵占长官司衙门，杀掠人民。宣宗命遣人抚谕。正统二年，晟奏瓮不服招抚，请调兵剿捕。英宗以蛮众仇杀，乃其本性，可仍抚谕之，事遂不竟。其后无考。

新化州摩沙勒土巡检普宁，明洪武中归附，授职。递传至荣，荣传弟从化，从化传治，治传天晓。国朝平滇，天晓

弟承勋投诚，仍授世职。康熙四年，遼东诸酋同反，承勋潜遁，不知所终。

新平县南碛土巡检易速，明初归附，授岷峨县伽罗关巡检。传至体乾，万历中，从征蛮贼，建新平县，改调南碛。传弟体元，体元传弟象极，国朝平滇，象极投诚，仍授世职。康熙四年，附王耀祖、禄昌贤等同反，伏诛。

新平县结白土巡检方从化，本鲁魁山贼目，国朝康熙二十七年，临安知府黄明招抚向化，授职。传至绳祖，雍正三年，以不能约束夷众，停袭。

新平县杨武坝土巡检李尚义，本鲁魁山贼目，国朝康熙二十七年，投诚授职。二十九年，复叛，官军讨平之。

新平县了味土巡检普为善，本鲁魁山贼目，国朝康熙二十七年，同杨宗周受知府黄明招抚，授职。传子永昌，永昌传子成忠，后革除。

普洱府

威远州土知州刀算党，元时土官，明洪武初投诚⁽⁷²⁾。三十五年，置州，以算党为知州。永乐二年，算党为车里所掳，夺其地。成祖命西平侯谕之，乃还算党及侵地。三年，成祖赐刀算党金字红牌。宣德三年，宣宗给土官刀庆罕信符，勘合底簿。正统二年，土官刀盖罕遣人人贡，英宗以新信符给之。六年，刀盖罕合兵剿麓川叛寇，以捷闻。英宗敕

曰：“叛寇思任发侵尔境土，尔母招彘猛效忠朝廷，出赀分赍头目，尔母子躬擐甲胄，贾勇杀贼，斩其头目派罕，追逐余贼过江，溺死数千，斩首数百，得其战舰、战象，忠义卓然，今授尔修正庶尹，封尔母太宜人，俱锡诰命。”时西南诸部多相仇杀，所给金牌、信符烧毁不存。景泰六年，刀盖罕随乃吾等人朝，景帝复给金牌、信符。成化元年，威远州土舍刀朔罕遣头目刀昔思贡象马，刀氏名见于史者，自算党而庆罕而盖罕，皆知州，至朔罕称土舍。

其俗男女勇健，走险如飞。境内有河，汲水浇炼炭上即成盐。无秤斗，以筭计多寡量之。

传至刀镞子汉臣⁽⁷³⁾，国朝平滇，投诚，仍以知州世袭。传子国栋。至光焕，以纵匿野贼削职，安置江西。雍正二年，改土州为直隶同知，乾隆三十五年，设威远厅，隶普洱府。

蒙化直隶厅

样备驿⁽⁷⁴⁾土驿丞尹义，明初从征佛光寨授职。其传世无考。

永昌府

保山县土官，其所居曰“喧”、曰“寨”，或称百夫长，或称千夫长，或称实授百户，或称火头。见于旧籍者敢顶上、下喧罕氏，旱纳喧线氏，石册寨、施甸东山寨、下腾场寨、金齿东山寨、甸头寨、保场甸⁽⁷⁵⁾、乌邑寨，凡七寨并莽氏，皆副千夫长也；古里喧罕⁽⁷⁶⁾氏、荡习喧孟氏、蛮云喧

旱氏、西牙喧线氏、渡⁽⁷⁷⁾良邑寨、木瓜郎寨、阿思郎寨、南窝寨、周册寨、信邑寨、瓦窑寨，凡七寨并莽氏，北冲寨、罗明寨、罗古寨、罗板寨，凡四寨并旱⁽⁷⁸⁾氏，潞江寨左氏，皆百夫长也；蛮冈喧帚⁽⁷⁹⁾氏、锦邑寨、老姚寨、交邑寨、牛旺寨、山邑寨，凡五寨并莽氏，皆实授百户也；蒲缥寨莽氏，火头也。此外，以“喧”称者，尚有崩戛喧宾氏，蛮雷⁽⁸⁰⁾喧旱氏，空广喧罕氏，蛮宽喧幸氏，刺伦喧旱氏，蛮养上喧、蛮养下喧刀氏。以“寨”称者，尚有枯柯寨、明邑寨、茶山寨、乾海子寨。旧称十五喧二十八寨，其建置裁革皆无考。

永平县县丞，元时有马氏，世为土副使。明初，马锁飞归附，授职。传至马一骊、一骏、一驥，驥传溼。国朝平滇，溼投诚，仍授世职。传至燕，雍正五年，有罪革除。

明代永昌所属土官，先设而后废，其传世不可考者复有十二家，汇次之：

施甸长官司莽氏。

凤溪长官司莽氏⁽⁸¹⁾、把事张氏。

甸头巡检司莽氏。

水眼巡检司莽氏。

打牛坪驛丞杨霖，明正统中，从征麓川授职⁽⁸²⁾。

腾越州龙川江驛丞王氏，百夫长刀氏。

永平驛丞李氏。

打牛坪巡检司蒙氏。

右甸守御所正千户蒋氏、副千户蒋氏。

土司之设，所以屏蔽中夏，捍御群蛮。故云南沿边诸郡于府州外，设有宣慰、宣抚、安抚、长官诸司，历世久远，情形变易，前之系籍于职方者，后或沦于化外，制度虽更，地舆固在。观于往昔得失之由，亦从违之金鉴也。取其近于永昌者汇次于篇，即不近者亦以类附。

孟良府，明永乐三年始设，隶云南都司，以土酋刀哀为知府，给印浩冠带。刀哀请设治所，岁纳差发黄金六十两⁽⁸³⁾。六年，土知府刀交遣弟刀哈哄贡象及金银器。礼部言：“刀交尝构兵攻劫邻境，诈满不诚，宜却其贡。”成祖曰：“蛮夷能悔过来朝，往事不足责。”命赐钞及绒锦绮帛。是后贡赐皆如例。宣德六年，宣宗命内官杨琳赍彩币⁽⁸⁴⁾往赐知府刀光。正统间，其地多为木邦所并。景泰中入贡，知府名庆马辣⁽⁸⁵⁾，不知于刀氏何属也⁽⁸⁶⁾。

地多虎，农者于树杪结草以护稼。衣皆套头，鹅毛为褥。其长名怕诏，居层楼，有妻数百，晡时，乘象出浴于江，浴毕，剃服罗拜，其长解约臂金镯，授者当夕。其官师曰司禄、刀猛，卒伍曰赏些。嘉靖间附于緬，与景迈莽应龙相表里，然亦未敢背也。云南知府赵浑（《明史》作“赵混一”）尝以抚夷入其境，其长偃蹇无礼，后无复往者。国朝平滇，为羁縻地，余详《十八土司图说》。

老挝军民宣慰使司。（详《边裔志·南掌载记》。）

木邦军民宣慰使司，古为百夷，即樊夷也。其建置、地界，具详《图说》。元世祖时，命将伐交趾，经其所部，尽降之。明洪武十五年，立府，以罕的法为知府。永乐二年，

改立司，以罕的法为使。时官军征八百大甸，罕的法功最，成祖遣使赉之，及其部领有差。明年遣使人贡，颁赐及其母妻。罕的法卒，其子罕宾法人朝请袭。七年，奏缅甸宜慰使那罗塔数诱臣叛，臣不敢从逆，若天兵下临，誓当效命。成祖嘉其忠，敕劳之，重赐及其祖母、母、妻。十一年，遂攻破缅甸城寨二百余⁽⁸⁷⁾所，献俘于京师。宣德三年，罕门法请袭。宣宗遣使赐赉并及祖母、母、妻。正统三年，官军征麓川，罕门法以兵会剿。五年，宜慰罕盖法与其祖母美罕板大败麓川于孟定、孟珪地，杀其部长二十人、斩首三万余级，获马、象、器械甚众。英宗嘉其功，加授罕盖法怀远将军，封美罕板太淑人。七年，罕盖法遣兵攻拔麓川板罕、贡章等寨，追至孟蒙，获其孥七人，象十二头，麓川首思任发父子遁孟广。英宗命指挥陈仪劳之，且曰：“能繫贼首来献，即酬以麓川土地、人民。”八年，诏免木邦岁办金万四千两。罕盖法遣人谢恩，并献所获思任发家口。十一年，同缅甸献思任发首，且修职贡，因求麓川地。朝议以麓川已设陇川宣抚司，乃以孟止地给之，并遣官谕祭其母，以表忠勤，免其岁办银八锭⁽⁸⁸⁾。三年，景泰元年，罕盖法奏乞陇川界者阑⁽⁸⁹⁾、景线地，未报，其子罕落法辄发兵据之。陇川宣抚刀歪孟诉于总兵官沐璘。璘遣使谕归之，而与以底麻之地。

四年，罕落法袭父职，族人构难，落法避于孟更，遣人求救于沐璘。璘以闻，诏左参将胡志抚谕之，与其族人盟。然落法犹避居孟都，不敢归。孟都蛮者，地近陇川，岁调蛮兵二百更番护之。天顺元年，镇守中官奏罕落法与所部交攻，遣人求援。朝廷以非犯边疆，不许。盖所部乃孟密也。明年，落法奏为思坑、曩罕弄所攻。盖曩罕弄据孟密而叛木邦也。语在后《孟密传》。《腾越州志》曰：史称曩罕弄为

宣慰罕揲法之女，嫁孟密思外法。罕揲法卒，孙落法嗣，曩罕弄娥族人与争。按：木邦始罕的法，而罕宾法、罕门法、罕盖法，盖法即落法之父，无有揲法。又称：孟密复叛木邦，因木邦宣慰罕竈法亲迎妇于孟乃寨，孟密土舍思揲乘虚袭据木邦，诱降其头目高答落等，聚兵阻路，罕竈法不得归，依孟乃寨者三年。巡抚张诰奏遣大员抚谕，思揲犹不服。乃耀兵以威之，高答落等惧，谋归罕竈法，思揲欲杀之，罕竈法乞救，乃调土兵合三宣抚兵至蛮遮，围之。思揲惧，乃罢兵。史不详其年月⁽⁹⁰⁾。又、一传中既称罕落法，又称罕竈法，未知为一人、为两人？既称落法避于孟更，又称竈法困于孟乃，未知为一事、为两事⁽⁹¹⁾？且既称盖法子落法，又称罕揲法卒，孙落法嗣，后又有罕竈法。史之横决错乱如此。惟《滇志》与《陈氏八编》俱云罕揲卒，孙罕竈立。）

成化二十年，设孟密安抚司，以曩罕弄子思柄为使。初，孟密土舍思揲欲杀木邦宣慰罕竈法，围蛮遮，宣慰妻求救于孟养酋思陆。孟密素畏思陆之兵，闻其将至，遂解去。木邦与思陆谋，共取孟密。于是蛮中之患又在孟养。嘉靖初，思陆子思伦与木邦宣慰罕烈同击杀缅甸酋莽纪岁，而分其地。

隆庆二年，木邦土舍罕拔告袭，有司索赂，不为请，叛投缅。时缅甸莽瑞体复强，用罕拔收陇川，瑞体子应里用岳凤言诱拔杀之，时万历十一年也。拔子进忠守木邦，应里遣弟应龙袭之，其孽子罕凤与耿马舍人罕虔欲禽进忠献应龙。进忠携妻子内奔，虔等追至姚关，焚顺宁而去。十二年，官军破缅甸于姚关，立进忠子钦。钦死，其叔罕植约暹罗攻缅，缅甸恨之。三十四年，缅甸以三十万众围其城，请教于内地，不

至，城陷，罕禧被掳，缅甸立孟密思礼领其众，罕氏遂亡。

木邦自罕的法而罕宾法、而罕门法、而罕盖法、而罕穹法、（一作“落法”。）⁽⁹²⁾而罕烈、而罕拔、而罕进忠、而罕钦、而罕禧，名见于《明史》者凡十，其世次未尽详也。罕氏最忠顺于明，屡有大功，明所以宾礼之最深，不同他土司，故于六慰中分地最广。

夷类数种，男子皆衣白，文身髡发，摘髭须，修眉睫；妇人则白衣桶裙，耳戴金圈，手戴象镯。其产响锡、胡椒。国朝平滇，为荒外地。

孟密（或作“猛密”。）宣抚使司，其初本木邦部落，故附于木邦，地界、物产详见《图说》。明永乐间，木邦宣慰罕宾法征八百、缅甸有功，成祖畀以孟密十三处地，而孟密之宝井最有利，陶孟思歪法（一作“外法”。）领之。陶孟者，土目之号，犹汉称巡检也。木邦宣慰罕揲法利宝井所有，特以爱女曩罕弄妻思歪法，罕揲法卒，孙罕穹法立，（《明史》作“落法”。）嗜酒好杀，曩罕弄自恃姑行，不乐受任节制，曩族人与争。景泰中，遂以孟密叛。天顺二年，与思坑攻罕穹法，罕穹法奏之，曩罕弄逐宣慰，据公署，傍掠麓川、孟养诸地，自称天娘子，其子思柄（《蛮司合志》作“思揲”。）称宣慰。黔国公沐琮奏委三司官往抚，曩罕弄骄蹇不服，且欲外结交趾兵，逼胁木邦、八百诸部。成化初，毛胜守云南，孟密宝石许得自贡，不关木邦，而太监钱能直就征其地，曩罕弄益怙无忌，掠地自广。十七年，沐琮以剿闻，曩罕弄大惧。会大学士万安幸用事，有刘宾玉者，（刘宾玉，《腾越州志》作“周兴五”。）江西人也，遣孟密谓曩罕弄曰：“无忧，万阁老权而贪，阴结昭德宫，盗赂以重宝而阴

持之？”时兵部尚书张鹏主用兵，安执不可，其言甚可听，而不知其以私阻也。遂命副都御史程宗与译者序班苏铨至云南抚谕，时成化十八年也。明年，宗至孟密，曩罕弄恃有内援，益倨傲不出迓，遣人请曰：“我妇人，不能远涉，愿都堂就我。”宗乃逾南牙山就之，又请曰：“我见都堂须有坐。”宗乃命坐，曩罕弄坐定，互译良久，已而笑曰：“我孟密之于木邦，犹大象之孕小象也，今小象长成，躯倍大象矣，宁能复入大象腹中乎！”宗不能折，反然之，于是，铨受其金，给宗上奏，以所侵木邦地畀之，为设安抚司，以思柄为使，世其职，时二十年也。时孟密据宝井之利，资为结纳，而木邦为孟密所侵，兵力积弱不能报，虽屡奏诉，竟不得直，由是孟养诸酋大不平，遣大陶孟伦索提兵卫罕穹法，声言必灭孟密，会弘治改元，副使林俊稍割孟密地还木邦，曩罕弄不敢逆命，遂与木邦并立，为世仇，三年，罕穹法发程宗等受金事，时宗已致仕，追论之，孝宗以事在赦前，不问，自万安、程宗勘处失宜，诸酋纷纭进退，中国用兵且数十年。

孟密自思柄官安抚，继之者曰思揆、曰思真，思真年至百十岁⁽⁹³⁾。嘉靖中，土舍思奔、思灞兄弟争立，走诉于緬。緬人杀思奔，立思灞，思灞改名思忠。万历十二年，思忠赍伪印来归，朝命授为宜抚，已而复投緬，乃以其母罕烘代掌司印，十六年，緬攻孟密，罕烘不能支，率子思礼、从子思仁奔孟广⁽⁹⁴⁾，而孟密遂失。十八年，緬复攻孟广，罕烘、思礼奔陇川，思仁奔工回，而孟广又失。先是，思仁从罕烘奔孟广时，通于思忠妻甘线姑，遂欲妻之，罕烘不许。及罕烘携线姑走陇川，思仁奔雅盖，率兵象犯陇川，欲携线姑。会陇川宜抚多思顺有备，弗克逞，思仁亦走归緬，緬伪署思仁于孟密，食其地。

初，孟密宝井朝廷每以中官出镇，司采办，武宗朝，钱能最横，至嘉靖、隆庆时犹然。万历二十年，巡抚陈用宾言：缅甸拥众直犯蛮莫，全滇之祸，皆自开采启之。时税使杨荣纵其下，以开采为名，恣睢暴横，蛮人苦之，缅甸因得执词深入。巡按宋兴祖极言其害，请追还荣等，神宗皆不纳。时孟密酋思真，年一百岁犹在也。

凡采办必先输官，然后与商贾贸易，每往五、六百人，其属有地羊寨，在孟密东，往来道所必经，寨中男妇皆黄睛黛面类鬼，翦旧铜器联衽之，缠两足间以为饰，然工幻术，能易人心肾手足致死，即马牛亦然。采办人有强索其饮食者，多腹痛死，已而所乘马亦死，剖之，则马腹皆土石也。思真尝剿之，杀数千人，不得绝。后复议剿，以兵少中止。国朝平滇，为荒外地。

缅甸宣慰使司。（详《边裔志·缅甸载记》。）

麓川、平缅，元时皆属缅甸，与八百国、占城接壤。有城郭室屋，人皆楼居，地产象马，最强盛。明洪武十五年，大兵下金齿，平缅蛮酋思伦发（或作“法”，或但称“思伦”，此从《明史》。）闻之惧，遂降。因置平缅宣慰使司，以伦发为宣慰使，伦发故百夷也。麓川与平缅连境，寻命伦发兼统麓川之地，改为麓川平缅宣慰使司。

十八年，伦发反，率众寇景东，都督冯诚征之，失利，千户王升战死。二十一年，伦发诱群蛮寇马龙他郎甸之摩沙勒寨，西平侯沐英遣都督宁正击破之，斩首千五百余级。伦发悉举其众，号三十万，象百余，寇定边，欲报摩沙勒之役，新附诸蛮皆为尽力。英选师三万亟趋至，贼列象阵搏

战，英列弩注射，突阵大呼，象多伤，其蛮亦多中矢毙，蛮气稍缩。次日，英率将士益置火枪、神机箭，更番射，象奔，贼大败，捣其巢，斩首三万余级，降卒万余人，象死者半，生获三十有七⁽⁹⁹⁾。伦发遁，以捷闻。

二十二年，伦发遣把事、招纳等上言：“往者谋逆，皆由把事刀厮郎、刀厮养所为。乞贷死，愿输贡赋。”太祖遣通政司经历杨大用赍敕往谕思伦发修臣礼，悉偿前日兵费，庶免问罪之师。伦发听命，遂以象、马、白金、方物入贡谢罪，大用并令献叛首刀厮郎等一百三十七人，平缅遂平。自是，三年朝贡。

己，百夷屡以兵侵夺缅境，太祖遣行人李思聪等使缅甸及百夷，思伦发谢罪罢兵，适其部长刀干孟叛，思聪谕以朝廷威德，叛者稍退。思聪归，述其山川、人物、风俗、道路之详，为《百夷传纪》以进。

初，平缅俗不好佛。有僧自云南往，善为因果报应之说，伦发信之。又有金齿戍卒逃入其境，能为火銃、火炮之具，伦发喜其技能，俾系金带，与僧位诸部长上。刀干孟等不服，遂与其属叛，攻腾冲。伦发率其家走云南，平西侯沐春遣送至京师。太祖悯之，命春为征南将军，何福、徐凯为副将军，率云南、四川诸卫兵往讨刀干孟。并遣伦发归，驻潞江上，招谕其部众，赐伦发金、银、钞等。春以兵送伦发于金齿，使人谕刀干孟迎伦发归，干孟不从。遣左军都督何福、瞿能等将兵五千讨之。逾高良贡山，直捣南甸，大破之，杀刀名孟，斩获甚众。回兵击景罕寨，寨凭高据险，坚守不下，官军粮械俱尽，贼势益张。使告急于春，春率五百骑往救，乘夜至潞江，诘旦渡。率骑驰蹙，扬尘蔽天，贼不意大军至，惊惧，遂破之。乘胜击崆峒寨，贼夜溃。春寻病

卒，干孟竟不降。又命都督何福往讨，未几，禽干孟归，伦发始还平缅。太祖命为宣慰，回居麓川。分其地，设孟养、木邦、孟定三府，隶云南；设潞江、干崖、大侯、湾甸四长官司，隶金齿。

永乐元年⁽⁹⁶⁾，升孟养、木邦为宣慰司，孟养宣慰刀木旦与邻境仇杀而死，缅甸乘机并其地。未几，缅甸宣慰新斯加又为木邦宣慰所杀。时伦发已死，子行发袭，亦死。次子任发袭。任发狡猾逾于父兄，差发金银不以时纳，朝廷稍优容之。正统初，任发乘缅甸之危，侵有其地，遂欲尽复其祖父故地，称兵扰边，略孟养地，侵及孟定、湾甸、南甸、潞江，并攻陷腾冲，黔国公沐晟乞调大兵进讨。英宗敕晟率都督沐昂、方政等讨之。师次潞江，任发遣其将緬检截江拒守。晟遣使谕降，任发佯许诺，晟信之，无渡江意，任发乃遣众万余夺潞江，沿江造船三百艘，欲取云龙，政欲出战，晟不可。政不胜愤，乃独率其麾下夜渡江，击走緬检，破贼旧大寨，斩首三千余级。遂与其子瑛、部将顾勇等乘胜深入，逼任发上江。上江，贼重地也，蛮兵大集，政远攻疲甚，求援于晟。晟不遣，曰：“渡江非我使也。”久之，以少兵往，复不进。政知晟无援意，遣其子瑛还，而身与顾勇陷阵死。晟自知不免，以冷水搅酥饼啖之，发疾卒⁽⁹⁷⁾。

英宗乃敕沐昂代晟讨贼。而任发益横，犯景东，剽孟定，杀大侯知州刀罕汉等千余人，破孟⁽⁹⁸⁾赖诸寨，孟珪长官司诸处皆降之。昂抵陇把，以粮乏引归。任发仍遣人以象马金银修贡，饰词谢罪。昂乃条上攻取之策，请兵十二万分三道进。六年，以定西伯蒋贵为平蛮将军，都督李安、刘聚副之，以兵部尚书王骥总督军务，大会诸道兵十五万讨之。任发遣贼将刀令道等十二人率众三万余、象八十只，抵大侯

州，欲夺景东、威远。而骥将抵金齿，任发遣人乞降，骥受之，密令诸将分道入。右参将冉保从东路攻细甸、湾甸水寨，入镇康，趋孟定；骥与贵由中路至上江，会腾冲；左参将宫聚自下江据夹象石；至期，合攻之。贼拒守严，銃弩飞石，交下如雨。次日乘风焚其栅，火竟夜不息。官军力战，拔上江寨，斩刀放戛父子，擒刀孟项⁽⁹⁹⁾，前后斩馘五万余，以捷闻。七年，骥率兵渡下江，通高黎贡山道⁽¹⁰⁰⁾。至腾冲，前军抵于木笼⁽¹⁰¹⁾。时任发率二万余众据高山，立硬寨，连环七营，首尾相应。骥遣宫聚、刘聚分左右翼缘岭上，骥将中军横击之，贼遁。军进马鞍山，捣贼寨。寨两面拒江壁立，周回三十里皆立栅开甬，军不可进，而贼从间道潜师出马鞍山后。骥戒中军毋动，命方瑛率精骑六千突入贼寨，斩首数百级，复诱败其象阵。而从东路者，合木邦人、马，招降孟通诸寨。元江同知杜凯等亦率车里及大侯蛮兵，招降孟琏长官司，并攻破乌木弄、戛邦等寨，斩首二千三百余级。齐集麓川，守西峨渡，就通木邦信息。百道环攻，复纵火焚其营，贼死不可胜算。任发父子三人并挈其妻孥数人，从间道渡江，奔孟养，麓川平，捷闻，还师。

时任发败走孟蒙，复为木邦宣慰所击，追过金沙江，走孟广，缅甸宣慰卜刺当亦起兵攻之。英宗敕木邦、缅甸：能禽任发献者即以麓川地与之。未几，任发为缅人所禽，缅人挟之求地，其子思机发穷困，谢罪，乞守故地。朝议谓首逆未除，余孽复炽，复命王骥、蒋贵统大军再征麓川。八年春，骥率师至金齿，机发求降，骥遣人至缅甸索任发，缅甸坚执前诏，必予地乃出任发。骥乃趋者蓝，捣贼巢，破之。机发脱走，俘其妻子部众，立麓川宣抚司而还。思机发窃据孟养，负固不服自如也。

十一年，缅甸始以任发及其妻子三十二人献⁽¹⁰²⁾，任发于道中不食，垂死，千户王政斩之，函首京师，而机发与弟卜发尚潜据孟养。十二年，黔国公沐斌奏请分谕木邦、缅甸诸宣慰司分道讨机发，沐斌等至腾冲，督诸军追捕，机发终不出，许以恩贷，复不至。英宗复命王骥总督军务，都督同知官寨率官军、土军十三万人往讨。至是，骥凡三征麓川矣。十四年，骥率诸将自腾冲会师，由干崖造舟，至南牙山舍舟陆行，抵沙坝，复造舟至金沙江。机发于西岸埋栅拒守，大军顺流下，至管屯，适木邦、缅甸两宣慰兵十余万亦列于沿江两岸，缅甸备舟二百余为浮梁济师，并力攻破其栅寨，得积谷四十万余石，军饱，锐气倍增，贼领众至鬼哭山，筑大寨，于两峰上筑二寨为两翼，又筑七小寨，绵亘百余里。官军分道并进，皆攻拔之，斩获无算，而思机发、思卜发复奔遁。时王师逾孟养至孟邦，孟养在金沙江西，去麓川千余里，诸部皆震，誓曰：“自古汉人无渡金沙江者，今王师至此，真天威也。”骥还兵，其部众复拥任发少子禄（《蛮司合志》作“陆”）据孟养地为乱，骥等虑师老，度贼不可灭，乃与思禄约，许以土目，得部勒诸蛮，居孟养如故，立石金沙江为界，誓曰：“石烂江枯，尔乃得渡！”（《蛮司合志》云：枯、渡叶。）思禄亦惧，听命，乃班师。捷闻，英宗为告庙，云：“景泰五年，緬執思機發，送京獻俘，誅之”。隴川宣撫司既立，以后语详《世官》类，孟养事详后《传》。

孟养军民宣慰使司，俗名迤西⁽¹⁰³⁾，其建置沿革、山川具详《土司》、《图说》。元成宗元贞二年，置军民总管府，不知其首为谁。至明，而刀氏、思氏始著。洪武中，平緬宣慰思

伦发为头目刀干孟所逐，赴京陈诉，太祖命西平侯沐春以兵纳之，分其地，设孟养、木邦、孟定三府。永乐元年⁽¹⁰⁴⁾，升孟养为宜慰司，以故元土官刀木且为宜慰使。四年，孟养与夏里相仇杀，缅甸宜慰那罗塔乘衅劫之，杀刀木且及子思栾发而据其地。成祖遣行人张洪谕归之。十四年，复设孟养宜慰司，以刀木且次子刀得孟为使，侄玉宾为同知。自木且被害，司遂废，孟养之人从玉宾散居干崖、金沙江诸处者三千余人。朝廷尝命玉宾署宜慰使以抚之，故仍命为本司同知，令其率众复业。正统二年，麓川酋思任发逐刀氏，夺取孟养地。刀玉宾势弱，不能支，走永昌死，地遂为思氏所有。王骥征之，任发遁入缅，其子机发、卜发、禄发匿孟养，任发、机发先后捕诛，卜发逃，思禄仍据孟养，夷众推拥思禄为主，改名思洪，逐朝廷所置缅甸之子银起莽，且上状言：“缅不能抚其人民，愿立思氏，永纳差发。”时已三征麓川矣。王骥度终无如思氏何，乃奢石江上盟之，遂班师。时虽授思氏金牌，终无印信也。凡通文书，但称金沙江奴婢而已。

成化中，思禄以祖母珠带及诸珍物赂镇守太监钱能，能召见饮食，思禄稍稍放纵。弘治改元，诏以金牌、信符给徼外土酋，时孟养宜慰久废，而兵部失检，仍按旧籍颁发。思禄得之，遂以牌、符呼召诸夷曰：“天朝复官我矣！”乃略取旁邑自广。会孟密安抚土舍思揆侵据木邦地，争杀累年，守臣议征之，思禄乃请自效。时蛮众相传孟密畏思禄兵，参政毛科请于总兵镇巡官檄召之，未至，思揆遣人赂思禄，思禄不受，曰：“吾破孟密，宝将焉往，而需赂为？”盖孟密有宝井也。科等闻其语，益喜，遣使促其发兵。思禄遣大陶孟伦索领蛮兵象马过金沙江，伦索指飞鹰笑曰：“我曹犹此鹰也，得

食即食之耳。”科闻之大愠。时思揆令陶孟思英以兵守蛮莫。孟养兵至，思英坚守不出，已而请和。官军粮绝，遽引退。伦索亦恐思英绝其归路，取道干崖而还。科念伦索前语，急令孟养还兵守疆界，思禄不听。初，靖远伯王骥与之约誓，非总兵官符檄，不得渡江。自是，遂犯约，数兴兵过江，大攻孟密，取蛮莫、贡章诸寨。

弘治十二年，云南巡按谢朝宜奏请驱思禄退归江外，设冥顽不听，便当决策用兵。孝宗下镇巡官议剿抚之宜，数年不决。十六年，巡抚陈金乃遣金腾参将卢和抚谕思禄，令掣兵过江，归所占蛮莫等地，再三申以祸福。思禄听命，退还前所据地十三处，撤回象马蛮兵，渡金沙江而归。时思禄觐得宣慰司印，部执不予，遂自立为宣抚。嘉靖初，诸夷以仇杀侵夺各上诉，世宗命镇、巡按勘，镇巡遣官遍历诸夷，各伏罪，还所侵地。会思禄已死，其子思伦与木邦罕烈各入贡。思伦纠木邦、孟密破緬，杀宣慰莽纪岁及其妻子，分据其地。

自正统中，思禄通孟养，至嘉靖初，已六十年。思任发之祖为思伦发，而思禄之子又曰思伦，大抵夷俗不以为嫌，犹杨迈之后仍称杨迈耳。思伦既破緬，緬诉于朝。六年，朝命永昌知府严时泰、卫指挥王训往勘。思伦夜纵兵鼓噪，焚驿舍，杀千户曹义，时泰仓皇遁。乃别立土舍莽卜信守之而去。时盖嘉靖八年也。

莽纪岁子瑞体，报杀父之仇，使头目卓吉侵孟养。二十九年，孟养酋思真使其婿别混杀卓吉，瑞体攻别混父子，禽之。诸夷见瑞体强盛，相从为乱。兵备副使许天琦愤之，遣指挥侯度持檄招诸夷至，孟养头目思个欲决从违，乃设二木牌，一书天皇帝号，一书莽酋名，率众罗拜，以卜之。莽酋

牌倾于地，而天皇帝牌卓立如故，乃决意内向。莽酋恨思个，急攻之，思个告急。会天琦卒，罗汝芳代，檄⁽¹⁰⁵⁾调汉、土兵赴援，师至腾冲。思个喜，令土目乌⁽¹⁰⁶⁾禄喇送潜引兵万余于阿瓦地，绝其粮道。自率众伏于戛撒，诱缅兵入，截其归路。请援兵自陇川邀其后，孟养兵冲其前，又会水兵开江上石闸以冲溃缅舟。计既定，缅兵果为所诱，入戛撒。思个坚壁不与战，伏兵厄险隘，绝粮道，以俟援兵至，共击之。久之，缅兵饥困甚，以撒⁽¹⁰⁷⁾金易合米，始屠象马，继剥树皮、掘草根而食之，军中疫作，死者山积。瑞体恐，请和，思个不应。复遣使速援兵。援兵正集腾冲，会有以人贺，行者虑为兵阻，移书止汝芳，汝芳不应。巡抚王凝驰檄止之，汝芳愤极，兵不得发。思个困缅兵月余，日夜望援，竟不至。陇川伪酋岳凤，瑞体假子也，集夷兵二千，兼程援瑞体，导之由间道遁。思个知之，率众追缅兵。缅兵大败，几获瑞体，其众生还者十不一二。时万历四年十二月也。

六年，廷议遣使至孟养，令思个还所俘缅兵、象，且赍缅酋金帛，好言慰谕之。缅酋不谢。七年，瑞体复率兵、象来侵，以报戛撒之怨。朝廷不能救，思个内奔，中途为奴郎都等执，送瑞体，不屈死之。（一云以幽死。）瑞体遂尽据孟养地。目舍奔永昌，稍安置于内地。十二年，思义归孟养。十三年，思威败缅于密堵，杀缅目多曩长。十七年，思远贡方物，赉以金币，授宣慰⁽¹⁰⁸⁾。十八年，缅报密堵之役，思远率其子昏奔盞西，缅以其目曩瓮据之。其后，思轰送款于朝，与蛮莫酋思正结为唇齿，据金沙江共抗缅。三十年，缅袭思正，思轰驱兵、象倍道救之，至则正已被杀。三十二年，缅攻入迤西，思轰走死，缅以其目思华守其地。华死，

妻怕氏代理，緬人更番戍守，连年征发，从军甚苦，皆曰：“孟养不亡，蛮何得至此。”叛之后曰放思祖，有众千余，不敢归，寄食于干崖。

孟养自刀木且、刀玉宾后，为思任发所并，麓川平后，其少子思禄入据之，递传思伦、思真、思个、思义、思威、思远、思襄，终并于緬。其酋之以名见者如此，世次则未详也。思氏亡于麓川，而窜居孟养，犹延祀垂二百年。

其地在金沙江外有两日程，与蛮莫同襟金沙江，而孟养居其上流，南至底马撒，江连西洋，北极吐蕃，西通天竺，东南邻于緬，下湿夜寒，夷民濒江建竹楼以居，一日数浴云。

蛮莫安抚司，明万历十三年始设，故《明史》无传，亦十八土司之一也，山川、疆界具详《图说》。旧为孟密分地，置土目守之，其后稍强，遂据以自立，犹孟密之于木邦焉。当緬报怨攻孟养时，其酋思哲迎附莽瑞体，万历元年，与木邦罕拔、陇川岳凤盟，奉瑞体以拒中国，为锦囊象函贝叶緬文，语在《緬甸载记》。于是，蛮莫与木邦、干崖、陇川皆附緬，緬为置将以守之。

十年，緬连诸夷入犯，刘綎、邓子龙征之。綎招降岳凤，遂携凤父子往攻蛮莫，平之，获思哲，释不诛，其土舍陷于緬者，曰：“思顺不知于思哲何属？”綎兵抵阿瓦，思顺来降，时孟密思化居猛哈，（即蛮哈。）与孟养思威、孟密思忠、木邦罕凤俱杀緬将归綎。会朝廷进綎副总兵，镇蛮莫，以思顺为土官。迨綎还，诸夷复散去。

孟养属部有密堵、送速二城，久为緬据，思威既内附，提兵复取之。十四年，緬酋莽应里攻破二城，以头目多曩

长、散铎率兵屯守。十五年，思威纠思化、思顺各士兵又求助以复二城。游击刘天俸遣募兵五百往助之。緬人见，以为汉兵大至，惊溃，威乘胜杀緬兵千余人并二城之从緬者，阵斩多曩长，遂复二城。金腾兵备李材上其事，神宗下巡按御史苏鄂覆劾，时在阵多士兵，不知取首级，既而复往，则已腐烂。遂以冒功复奏，逮材、天俸，俱下狱，论者冤之。

十六年十月，思顺复投緬，朝命以思忠等归义，升忠孟密宣抚，思化猛哈同知，思顺蛮莫安抚。比信符至，而思忠、思顺等已复投緬，乃以忠母罕烘，顺母罕送各代子领本司印。九月，应里攻孟密，罕烘不能拒，率其孙思礼、从子思仁奔孟广，猛哈、思化复进，奔蛮莫据之，罕送率其子思华奔腾越。时有问罪思化之议，巡抚萧彦密令抚夷同知漆文昌抚化，文昌单骑入化垒，化稽顙听命，且云：“奴有助孟养杀緬贼功，今无所归，愿寄食于蛮莫。”从之。十九年，緬围蛮莫，思化告急，会天暑，军行不前，裨将万国春夜驰至，多设火炬为疑兵，緬兵惧而退，大败之。二十年九月，緬复攻蛮莫，思化奔等练山，参将邓子龙救之，军等练。緬兵进屯遮遮，子龙击之，大战于控哈，斩首百余级，把总李朝、岳顺战死。緬兵退屯沙洲，相持月余，緬兵寻去。二十一年十一月，緬遣头目允墨率大兵入据蛮莫，思化败走，允墨分道内犯，追思化，巡抚陈用宾遣将御之，以捷闻。盖由思化居蛮莫，为中道梗，故緬恨思化，急攻之。时当事不察，有安插思化之疏，且归咎于思化，其实不然也。二十四年十月，緬遣思仁、丙测寇蛮莫，思化求救，参将吴守忠击走之，斩丙测。是时，边威稍振，诸蛮皆绝緬入贡。二十六年，孟养思轰亦奔緬来归。

二十七年，緬攻思轰，檄各土司赴救，緬兵溃去。时思

化之子思正与思衰结为唇齿，共抗緬。二十九年，思正乘隄川宜抚多思顺之丧，袭之，掳其妻罕氏。三十年，阿瓦雍罕攻思正，木邦罕拔子罕榼⁽¹⁰⁹⁾率兵从之，思正奔腾越，当事者杀正以止兵，后守备李天常往蛮哈，至橄欖坡，有鸟夜鸣，声甚哀，天常异之，询之土人，对曰：“自思正死后即有此鸟，哀鸣三年矣。”因述思正见枉状。天常感之，乃祝之曰：“若果思正，当为尔复仇、复地。”遂止不鸣。用宾乃为复其地，然其后终陷于緬。《腾越州志》曰：“猛廷瑞、思正两冤，陈用宾不得永年矣！”

八百大甸军民宜慰使司，其缘起及山川、疆界具详《图说》。明洪武二十一年，八百媳妇国遣人人贡，遂设司⁽¹¹⁰⁾。二十四年，土官刀板冕遣使贡方物，自是至永乐初，频遣使人贡，朝廷赐予如例。永乐二年，设军民宜慰使司二，以土官刀招你为八百乃者宜慰使，其弟刀招散为八百大甸宜慰使。遣员外郎左洋往赐印诰，袭衣⁽¹¹¹⁾。刀招散遣人贡马及方物谢恩，五年一朝贡。

是岁，遣内官杨瑄赍敕谕孟定、孟养等部，道经八百大甸，为刀招散所阻，弗克进。三年，成祖敕西平侯沐晟讨之。晟率师及车里诸宜慰兵至八百境内，破其猛利石崖及者答二寨，又至整线寨，木邦兵破其江下等十余寨，八百恐，遣人诣军门伏罪，乃以所陈词奏闻，成祖遂敕晟班师。

正统十年，给八百大甸金牌、信符各一，以前所给牌为暹罗国寇兵焚毁也。

成化十七年，安南黎颢已破老挝，颁伪敕于车里，期会兵攻八百。其兵暴死者数千，传言为雷所震。八百因遣兵扼其归路，袭杀万余人。土官刀揽那以报。黔国公沐琮奏：“揽

那能保障生民，击败交贼，救护老挝，交人尝以伪敕胁诱八百，八百毁敕，以象贖之，请颁赏以旌忠义。”宪宗命云南布政司给银百两、彩币四表里以奖之。

弘治二年，刀攬那孙刀整赖贡方物，求袭祖职，兵部言：“八百远离云南，瘴毒之地，宜免勘予袭。”孝宗从之，仍给冠带。

其人皆僇夷，刺花样于眉目间，见客则把手为礼，好佛恶杀，寺塔以万计，敌人侵之，不得已出师，得其仇而罢，俗名慈悲国，其产巨象及安息、白檀诸香，嘉靖间，为緬所并，其首避居景线，名小八百，緬首莽应里以弟应龙居景迈城，为右臂，万历十五年，刀氏上书请恢复，不报，后竟为緬有。

茶山长官司，在腾越厅西北，去厅治五日程，距高黎贡山之北，极高而寒，五谷不蔟，其人强犷喜斗，旧属孟养，明永乐二年，设长官司，以早章为长官，颁给信符、金字红牌，三年，孟养纠上江土目刀孟永叛，早章不附，五年，请命，赐印，八年，早章遣人贡马，十五年，章举头目早瓮为副，传至早玉，授正长官，其北与丽江野人接境，明末，副长官早大宸所部为野人杀掠，无孑遗，奔入内地，惟正长官早邓尚存，其地南至南甸，西至里麻，国朝平滇，为荒外地。

里麻长官司，明永乐六年设，隶云南都司，以刀思放为长官，思放本里麻招刚，招刚者，蛮官之名，思放籍其地入朝，故有是命，仍赐印章冠带，八年，遣头目贡马，万历中，刀思庆袭，早奔副之，传至思虎，为野人所掠，尽弃其

地，与把事李廷高奔赤石坪。副长官堪信⁽¹¹²⁾亦被杀，无噍类。其地东接茶山，西北皆野人，有整冬、温冬二山，部夷皆娥昌蛮，国朝平滇，为荒外地。

钮兀长官司，明宣德八年置。钮兀、五隆诸寨在和泥之地。其酋任者、陀比等朝贡至京，奏地远蛮多，请授职以总其众。兵部请设长官司，宣宗从之，遂以任者为长官，陀比副之。其地蛮名也兀，东至元江直隶州界，南至车里宣慰司界，西至威远厅界，北至临安府思陀甸界。民皆倭泥，类蒲蛮，男子馆髻于顶上，白布缠头，妇人白皙，盘头露顶，花布套头，见人无拜礼。其长官传世无考。国朝平滇，为荒外地。

东倘长官司，明宣德八年设。初隶缅甸，缅甸宣慰昔得谋杀当荡头目新把的，而夺其地，新把的遣子莽只贡象、马、方物，乞置司，庶免侵杀，宣宗从之，置长官司，命新把的为长官。其后无考。

瓦甸长官司，明初设，隶金齿。永乐九年，改隶云南都司。土官刀怕赖言：金齿远，都司近。故改隶焉。宣德八年，置曲石、高松坡、马缅三巡检司，以授通事杨贤、杨中、范兴三人。正统五年，长官早贵为麓川思任发所获，早贵杀其守者十七人，挈家来归。英宗嘉其忠顺，命所司褒赏，以早贵为安抚。其后无考。

促瓦、散金二长官司，明永乐五年同设⁽¹¹³⁾，隶云南都司。其地旧属麓川平缅，蛮酋注甸八等人朝，请别设司。成

祖从之，命注甸八等为长官，各给印章，其后无考。

永北直隶厅（无）

开化府

国朝以临安土司之地置开化府，虽设流官治之，而土司旧事关系于滇之治乱者，不可以不志也，其地土凡八所，其酋凡九氏。

教化三部长官司，一在八寨，又名阿雅；一在枯木；一在教化山，合三部为一司，故曰三部。其长官皆龙海基之裔也，海基，吴人，宋仁宗皇祐初流寓于此。值广源州蛮依智高反，宣徽南院使狄青讨之，海基向导有功，素为诸夷所服，青还朝，海基不从，遂据三部，从其俗以长之，犹夫庄蹻之于滇，杨端之于播。云南久为宋祖所弃，大理段氏又以其穹远而置之，海基乃如孟尝君之中立为诸侯，维摩、王弄、安南、牛羊、新现皆属之，接壤交趾。海基卒，子基雅继。基雅卒，子老穆继。老穆卒，子穆等继。穆等卒，子等根继。等根卒，子南绍继。南绍卒，子绍补继。绍补卒，子补亚继。补亚卒，子宏健继。宏健卒，子建能继，凡九世。终宋之世，皆守海基故地。

元兴，云南诸路悉平，立阿契万户府，在今府属安南里之老寨，以建能为土官。其下有牙车部、强现部、教化部，故蒙氏旧疆也，皆以龙氏子孙领之。世祖至元初，龙建能卒，子股宗继。股宗卒，子宗门继。宗门卒，子门鼓继。门

鼓卒，子者党继。者党卒，子党吴继。党吴卒，子者纳继。者纳卒，子者宁继。

明洪武十四年，傅友德、沐英等平云南，者宁赴轅纳款，始设长官司，以者宁为长官。先是，王弄、安南、维摩诸处自海基以后，皆令舍人分理，相传日久，渐不尊大宗约束。至是，俱改姓，率所部迎降，因分属广西、临安二府，而安南、王弄各设长官司，与教化三部并列。其余牛羊、新现、维摩、布旧、八寨，亦各设土舍附之。者宁从征交趾，屡著军功，加衔云南卫指挥，赐四品服。及卒，子宜继。宜卒，子保继。保卒，子蛟继。蛟卒，子彻继。嘉靖十四年，交趾人武严威叛其主，谗言欲附中朝，求土司为通。彻与会于颠三作，（地名，）严威掳彻而去，子古袭。十九年，大兵讨交趾伪王莫登庸，古进征莲花滩，禽其伪官裴行检、杜文勋、阮基等，交人恨之。适头目白阿沙叛，投交冈酋武文渊，兴兵攻古，古奔岑洗坡，其子凤翔奔史拱，部民御退交兵。古等乃还，龙氏势少衰。古卒，子凤翔继。凤翔卒，子敬继。是时，龙氏宗支繁衍，敬三子乃各领一部，长子胜安领阿雅，次子德胜领教化，三子胜全领枯木，皆为副长官。

当交兵人犯时，诸长官四散逃窜，教化司无主，抚司令张泽署之。泽死，无后，仍归德胜，因冒姓张，传张长寿。枯木龙胜全传元庆，后俱从禄昌贤反，伏诛。元庆妻资氏，于归未久，不得于夫而能尽妇道，及夫被录，环侍不懈，卒，殉之。阿雅龙胜安传上登，上登始兴学校，好文雅。而教化司德胜乃与王弄司副长官沙源之子定洲、定海联为婚姻。明末，交冈酋武氏兴兵人犯，源约上登附从，上登厉声叱之。阿迷女酋万氏欲攻八寨、教化，无由起衅，遣头目赵奴卖至阿雅，纠上登据省城。上登曰：“我本汉臣，数百年受

国家厚恩，恨无尺寸功，何忍从逆，遗万代骂名！”缚奴卖送临安，奴卖惧，自刎死。万氏切齿，遂诱枯木土舍龙元祚为内应，发兵攻上登，上登不能支，率妻子奔交趾，寻染瘴卒。地为万氏所并。

龙氏自海基以来，上下几五百年，历世二十有五，中间王师数征交趾，龙氏莫不从军，其余交兵年年入犯，随时堵御，能使不为边患。其长官皆奉法效忠，而上登尤为杰出。明末江阴人陈鼎赘婿其家，著《滇黔婚礼记》，推原龙氏之先为周室苗裔，自蜀汉时受爵于此，其言或多夸饰，然较大理段氏土宇规模虽不能及，而传世历年且将过之。惜僻陋在夷，其安民御寇之方，无有纪述者耳。

安南长官司，本阿梵蛮所居，旧名褒古，后名舍资。元为舍资千户所，以地近交趾，改名安南⁽¹¹⁴⁾，属临安路。明洪武十五年，土官那由以其地归附，设长官司，授那由副长官。正德八年，蒙自土舍禄祥争袭父职，鸩杀其嫡兄禄仁，长官司土舍那代助之称乱，守臣讨平之。事闻于朝，革蒙自土舍，改长官司为新安守御千户所，调临安卫中所官军戍之。

万历四十八年，建水土酋刀春琪勾交趾兵入犯，攻破五邦等地。王弄山土目沙源率众堵截，斩其伪侯伯三人，巡抚委以王弄副长官事。源骁勇，有将材，数从征调有功，继以征建水功，复以安南长官司废地界之。后征东川、水西、马龙山等处，全云南会城，称首功，累加至宣抚使，时号沙兵。蒙自土目何起龙据新现，多不法，源以计灭之，并其地。诸土司尽败亡，惟沙氏独强，贵州土官安效良等作乱，入寇云南，源奉调征之，遇贼于嵩明，大破其众，嵩明人立

祠以祀。

源卒，子定海继，沙氏势少衰，会阿迷州土知州普名声死，其妻万氏据名声余众，侵夺邻境诸司，赘沙源仲子定洲为婿。初，名声娶教化长官龙桐之妹为妻，龙桐者，龙上登之子，与上登同奔交趾而死者也，名声以事诣省城，复娶万氏归，宠之，生子服远，万氏毒杀龙氏而据嫡位，名声死后，日选头目之壮而美者更番侍寝，不如意辄杀之，虽唐之武曌，有所不为，久之，觉无以服人，乃募赘婿，沙源与名声并从征著名，素相往来，其子定海、定汉、定洲三人皆与万氏通，万氏欲于沙氏兄弟中择其一为夫，而定海推鲁，不能得其欢，驾言阉其兄弟，名曰天定而明配，定洲因饮定海酒，鸩杀之，定洲年逾弱冠，美姿质，与万氏子服远同岁月生，服远耻万氏所为，尝醉后宣言必杀定洲，万氏以身庇之，得免，乃与分寨而居，定洲窃杀服远而并其地，自是，兼有安南、阿迷之众，复吞诸夷，自元江，南连交趾，东抵广南，北至广西，绵亘数千里，称兵二十万。

崇祯末，元谋土知县吾必奎叛，黔国公沐天波剿之，调定洲从征，定洲迁延在后，及至省城，必奎已兵败而死，天波厚劳定洲，定洲留屯城外，不肯归，会奸徒饶希之、余锡朋者通天波金，锡朋常出入土司家，夸黔府富盛，定洲心动，阴结都司阮韵嘉、张国用、袁士宏诸人为内应，既定洲入城辞行，天波以家讳日不视事⁽¹¹⁵⁾，定洲率众噪而入，焚劫其府，天波闻变，由小窰出遁，时宁州土官禄永命、石屏土官龙在田俱以奉调征吾必奎还省，永命在城，巷战拒贼，从官周鼎止天波留讨贼，天波疑鼎为定洲诱己，杀之，西走楚雄，其母陈氏、妻焦氏走城北普吉村之金井庵，皆举火自焚死，定洲据省城，盘踞黔府，劫巡抚吴兆元为题请代沐氏

镇云南，而执家居大学士王锡袞置贡院，胁之传檄州县，全滇震动。禄永命、龙在田俱引所部去，万氏在阿迷闻之，惊曰：“吾家当为此贼败矣！”谋至省执定洲投诚。既至，见定洲洋洋卤簿，警蹕，建旗纛，晨夕笳鼓，与王侯等，乃大喜。夫妻乘八人肩舆，持名帖与抚按往来，欣然自得。闻天波在楚雄，决策追之。时国朝顺治二年，而云南犹未奉正朔也。

顺治三年，定洲追天波至楚雄。金沧副使杨畏知奉调至城中，谓天波曰：“公在此，贼必以全力聚攻，聚攻城必破。公何不西走永昌，使楚雄得为备。贼西追，恐楚雄塞其后，留攻楚雄，又恐公从西来，首尾牵制，上策也。”天波从之。定洲至楚雄，城闭不得入，乃去。遣其党王朝、李日芳等分攻大理、蒙化，陷之，屠杀甚惨。畏知乘间撤城外居民尽入城，筑陴浚隍，调土、汉兵守之。定洲闻禄永命等各固守，不敢至永昌，恐畏知截其归路，急还兵攻楚雄。畏知坐城楼，贼发巨炮击之，火焰笼城榭，众谓畏知已死，及烟散而畏知端坐自如，贼相惊为神。畏知伺贼间，辄出奇兵，杀贼甚多。贼引去，东攻石屏，不下，还攻宁州，禄永命战死。贼计迤东稍稍定，乃复攻楚雄，分兵为七十二营，环城掘濠，为久困计。

会流寇张献忠死，其部将孙可望率余众由遵义入滇，诈称黔国焦夫人弟来复仇，民久苦沙乱，喜其来，迎之，不知为贼也。定洲解楚雄围去，迎战于革泥关⁽¹¹⁶⁾，大败，遁归阿迷。可望破曲靖及交水，俱屠之。遂由陆凉、宜良入省城，据官署，法禁苛切，较沙贼尤甚。分遣李定国徇迤东诸府，而可望自率兵西出，畏知御于启明桥，兵败被执，语在《秩官志》。李定国之徇临安者，定洲部目李阿楚拒战甚力，定国穴地置炮，炮发城陷，屠之，杀城中官民于城外白场，

凡七万八千余人，斩获不与焉。当时皆意定国破临安，必袭阿迷，取定洲，乃仅掠临安子女而回，所过无不屠戮。迤西以慢知在军中，得保全。

初，定洲走归阿迷，屯兵甸革龙，与万氏分险固守，其下汤嘉宾⁽¹¹⁷⁾、陈长寿等各据一山立营，相去数十里，为犄角之势。且私通交趾，以借其援。会可望与定国不协，声定国罪，杖之百，责以取定洲自赎。定国既至，适汤嘉宾迎定洲夫妻，就其营宴。定国侦之，率兵围其营。困守三阅月⁽¹¹⁸⁾，绝其水源，出降者相续，遂械定洲、万氏回省，剥其皮市中，杀其党数百人，可望遂据滇，而天波卒走死于緬。

王弄长官司长官阿額⁽¹¹⁹⁾，本龙氏舍人。明洪武十四年，改姓归附，授职。传阿乍、乌珀、乌志得、乌腾凤、乌高举凡六世。后不知所终。万历中，沙源有功，当事委掌司事。源子定洲为李定国所杀，其党王朔聚定洲余众，据其地及安南。国朝平滇，朔投诚，仍授前职。康熙四年，附禄昌贤反，官军讨之，朔自焚死，地归于府。

维摩乡，本教化龙氏舍人分管，传龙金、龙方，无后。明成化八年，交趾兵入犯，抚司调富州土官沈启后抵御，有功，遂令驻其地防守。启后卒，子开先继。嘉靖三十七年，交趾兵犯弥勒、维摩、师宗等处，大肆劫掠。开先伏兵，出奇取胜，斩首一千余级，授维摩州土官印信。传子游龙。万历三十四年，交趾兵围维摩城，游龙出战，从辰至酉，禽斩甚多。交趾兵败走，游龙穷追，中药弩，殁于阵。子札继。札卒，子忠继。忠幼读书，长娴韬略，凡交趾兵可入路径，悉设锐兵强弩各之，交趾人始不敢内侵。忠卒，子孟继。孟

卒，无子，族人争袭，各据要地，互相残杀。

国朝康熙四年，沙定洲余党王朔据王弄、安南，纠教化张长寿、枯木龙元庆、八寨李成林、牛羊侬得功、维摩沈应麟、沈兆麟诸首同反，应麟、兆麟不知于沈孟何属也，官军讨平之，始设开化府。二十年，吴逆荡平，沈锡麟投诚，复授土舍，寻死，职除。

牛羊寨，本教化三部地，明末附于广南土舍依金贵，金贵传继武，继武传宗武，宗武传得功。康熙四年，得功从王朔等叛，伏诛。宗武首先投诚，当事令抵御交趾，授都司职。传子万钟，万钟传子得爵。十三年，得爵从吴三桂反，职除。

新现寨，明时属安南司那代管辖。万历时，蒙自土目何起龙据之，沙源灭何氏，并其地。及源子定洲被戮，为兵头阿勒三所据。康熙四年，因王朔之乱，大兵讨平，置乐龙里。

布旧土舍罗嘉，明时交趾所置，传至罗九，为教化司土人白红所夺。传子玉，玉死，子白林、白明、白洪，万历二十一年，谋攻教化，为长官张德胜所败。林等遁阿迷，其地后归于府。

八寨土舍李氏，其名失传，明时属教化司龙氏。传至李应辉，万历间，与布旧土舍白林叛，攻教化，称白、李二家，颇桀骜难制。白林败逃，李氏传至成林，康熙四年，附禄昌贤等反，官军讨平之。

东川府

元之东川路，明改为府，洪武十四年，以土官禄鲁祖为知府，隶云南布政司，十六年叛，讨平后改归四川，土人相传南诏时有人携妇自曲靖来，居府之阿汪，妇娠，儿斗于腹中，后孪生二子，父欲杀其一，母抱之逃，及长，遂王乌蒙，其与父留者亦据东川，互相攻杀，土酋禄氏即其种也，所言殊涉于怪，然宋时封阿朶为乌蒙王，载于《明史》，不诬也。

禄鲁祖之名见旧《志》，而《明史》无之，《东川府志》则以明初归附者为宁隆，不知与禄鲁祖是一人是二人也？其承袭知府者，洪熙时曰阿得⁽¹²⁰⁾，宣德时曰撮格，（阿得妻。）嘉靖时曰禄庆、曰安氏、（禄庆妻。）曰宁著、（禄位妻。）曰阿采，万历时曰禄寿、泰昌，天启时曰禄千钟，国朝顺治时曰禄万兆，（千钟子。）康熙时曰禄永升、（万兆子。）禄永邦、（永升弟。）禄永高、（永邦弟。）禄永明、（永高弟。）禄应龙、（永明长子。）禄应凤，（永明次子。）三十四年，永明妻禄氏因二子被害，争杀相寻，陈请改土归流，于是设知府、经历等官，给禄氏庄田养贍终身，而世职遂除。雍正四年，改隶云南布政司。

禄氏世系，千钟以前记录舛讹阙略，其见于《明史》者：

嘉靖三十九年，命勘东川阿堂之乱，初，东川土知府禄庆死，子位幼，妻安氏摄府事，有营长阿得革颇擅权，谋夺其官，因先求烹安氏不得，乃纵火焚府治，走武定州，为土官所杀，得革子堂，奔水西，贿结乌撒土官安泰，入东川，

囚安氏。贵州宣抚安万铨起兵攻阿堂所居寨，破之。堂妻阿娶⁽¹²¹⁾携幼子奔沾益。诏下云、贵、四川抚按官会勘。时位及弟儻已前歿，因讯禄氏所当袭者，堂以己幼子诡名禄哲以报，据府印如故。

四十年，营长者阿易谋于堂之心腹母勒、阿济等，掩杀堂于夏来矣石之地，其子阿哲就禽。安万铨取东川府经历印，畀禄位妻宁著署之。巡按王大任请访禄氏支派之宜立与所以处阿哲者，部覆报可。

四十一年，颁给东川府印。而禄位近派悉绝，惟同六世祖有幼男阿采，抚按请以采袭禄氏职，姑予同知衔，令宁著署掌，后果能抚辑其众，仍进袭知府。

万历三十八年，巡按邓澍⁽¹²²⁾疏称：东川酋长禄寿、禄哲兄弟，安忍无亲，日寻干戈。

四十三年，云南巡按吴应琦言：东川土官禄寿、禄哲争袭以来，各纵部众，越境劫掠。

泰昌元年，云南抚按沈徽煇等言：东川禄千钟、禄阿伽纵贼披猖，为患不已。

《明史》所称东川之事止此。惟阿哲本阿堂逆种，非禄氏宗派；禄寿、禄阿伽不知何人之子；阿采不知结局；此史文之疏漏也。大抵禄氏在明时，其人其事荒忽难征，顺治十六年，禄万兆投诚以后，乃有可考。

万兆者，千钟长子也，娶妻安氏，生七子。万兆卒，安氏欲令诸子递为知府，而长子永昌以罪自杀，四子永德前死，乃以永升、永邦、永高、永明递袭。季子永厚急不能待，当永明承袭后，即乘机据城作乱。永明剿叛回，执之，安氏力解，得免于死，杀其同谋者数十人。永明患痘疮，安氏杀犬以压，永明遂死，遗二子，名应龙、应凤，皆幼。永

厚率其党来夺印，永明妻禄氏率头目吴应选怀印，携二子走鲁甸母家，蛮民从之者四百余户。吴应选诉之川抚，勘明应龙嫡长当袭，乃遣官弁甲士护送应龙归府袭职，居水城。值永厚死，其母其妻皆安氏，蛮人以老安氏、小安氏别之。

康熙二十五年十月八日，诸蛮助祭永厚。二安氏诱官弁至营，露刃胁之曰：“蛮族相争，官军幸勿自苦。”遂入水城杀应龙及应选，于是东川为小安氏所据。蛮民者素怀印潜走鲁甸，界禄氏，曰：“府君虽不返，印幸勿伤也，兄终弟及，尚急图之。”禄氏抱应凤日泣于庭，曰：“呜呼！天乎！禄氏存亡，在此一线，头目、营长苟不以死生异视，惟今日图之，若以势不相敌，急缚寡妇孤儿，挈印献城，可求富贵，且免四境罹灾，亦惟今日。”客有吴起枚、丁文举、彭文元者，闻而感泣，为诉于永宁道协。时小安氏亦犍金至蜀，为长子世英求袭，有司追贿入官而斥其使。

二十七年，蜀中大吏授兄终弟及之义，遣官至牛栏，谕营长、头目及精通文理、译讲化导之汉人，有能夹辅应凤袭职者，事竣叙功奖赏。时嵩明诸生陈清、沾益诸生余联甲久客者海，乃说其营长沙都曰：“小安氏覬觎非分，其事必败，汝在营长中素忠顺，何不出助应龙。”⁽¹²³⁾者沙都妻安氏，沾益土官法照女也，有贤名。亦劝夫曰：“苟有利于地方，惟二君之言是从。”沙都乃出迎蜀使，与之协力抚孤。二十九年五月，者沙都夜就江滨，结藤桥，迎应凤归。与小安氏战于大红，者沙都兵败，妻安氏逃免，陈清、余联甲谋出奇兵，破走小安氏，乃清威宁营弁带兵百人戍牛栏江干。先是，东川大风，飘瓦积如山高；禄氏所豢群鹅飞二三里乃止；有女樵于山，产卵，剖之，中有鸟兽刀剑之形。种种怪异，人皆以为不详。三十年七月，者沙都乞师于乌蒙，以其子禄乘正为

质。乌蒙酋禄天德怨小安氏执杀其子甲假，亦图报复，乃率兵万人入东川助战。三十一年正月，安氏败走阿汪。三月，者沙都拥护应凤人知府事，以陈清、余联甲佐之。五月，者沙都卒。

三十三年，小安氏来夺府治，应凤奔夸狼箐。八月，蜀师来援，系小安氏头目数人以归。十月，盗杀东川知府禄应凤于寝室，小安氏使阿厦刺之也。者沙都子禄秉忠挈孥渡江，走威宁。小安氏大肆杀掠，村寨一空。陈清、余联甲说安氏曰（此安氏盖者沙都之妻、禄秉忠之母）：“小安氏凶德不悛，遣人穴壁行刺，今大盗未获，府君未殒，又不告之上官，将来蜀师问罪，其将何辞以对？为秉忠计，不若速归土城，殒府君，告蜀帅，以待进止。”安氏领之，乃召秉忠自鲁甸迎禄氏归。小安氏既连弑二官，大掠寻甸、嵩明、武定、马龙、沾益、会川，回至沙沟暴死。蜀抚以闻，捕斩其党戈已、沙都等，阿厦自尽，仍戮其毙。

蜀中会议，令举禄氏当袭者以报。小安氏子世豪、世雄皆强暴，长子世英，尝纵其下人杀死守备常珍，事在康熙二十五年。二人犍金要路，冀得承袭。于是陈清、余联甲、禄秉忠相与谋，曰：“承袭之事，决在今日。小安氏逆恶滔天，府君父子兄弟迭死非命，乃不共戴天之仇。往时既常治兵相攻，如世英承袭，则祸患相寻，吾辈与禄氏之族俱无噍类，且殃及百姓矣。”秉忠泣下，问计。清与联甲曰：“以今日情事度之，莫若献土归流，不惟府君寡母得安，吾辈及四境人民亦可免患。世英虽强悍，其若官军何？”秉忠然之，遂以其谋白于禄氏。召诸头目、营长同盟，陈情于巡抚，言：“应龙、应凤迭遭小安氏母子谋杀，后嗣无人。东川之民侧目凶顽，虽惮其威势，然私心窃恨。若以世英承袭，则人将曰：‘杀命

吏无罪，且得官，必有效尤而起者，东川将无宁壤。”巡抚谕令择其营、目中贤者立之，禄氏申言：“营、目势均体敌，即贤恐不相下。若求诸邻境，终非嫡派，惟改土设流便。”巡抚谕以改土设流，边疆重务，嫠妇不知大体，妄听左右之言，宜更议。禄氏固请再三，且曰：“氏家不幸，祸起闾墙。十余年间，民遭荼毒。宗裔即不乏人，但杀官断难为官，继嗣究非嫡嗣。且立官以靖民也，今遗骸遍野，积血成渠，鬼哭黄昏，磷飞黑夜，见者惨目，闻者伤心，争官谋袭之祸乃至于此。前车既覆，后车当戒，执事軫念莫敖，哀及羊舌，谓禄氏之宗不当一日殄绝，独不为阖郡苍生计邪？除改土设流，更无别议。若不蒙俞允，氏惟有负印匍匐，缢衣叩阙，死而后已。”巡抚于是据情人告，定议允行，改设流官。禄氏歿，葬灵壁山麓，表其墓曰：“忠节”。

镇沅直隶州

土官刀平，其先有中旺者，元时为元江路总管，传至平。明洪武十五年，与兄那直归附，授平千夫长。建文四年，置镇沅州，以平为知州。永乐中，从征八百，又从攻石崖、者达寨外部，整线来降，升镇沅为府，以平为知府。先是，洪武十五年，置元江府，以土官那直领府事，那直殆即刀平之兄，与平同时归附者，故授弟千夫长，授兄知府。《明史》分传而不申言之，略也。

平后传至刀宁息，嘉靖中，调其兵千人从征寻甸土舍安铨。二十九年，元江叛首那鉴之乱，安息子仁率兵从征，克鱼复寨。初，镇沅印为那氏所夺，刀氏承袭，皆以冠带署事。至是，得印以献，世宗命仍给之。传至刀允中，国朝平

滇，投诚，仍授世职。允中卒，子长庚袭，传至瀚，雍正五年，以贪劣削职，安置江宁，改设流官。乾隆三十五年，降府为州，直隶迤南道。

者乐甸夷名者岛，明洪武末，土官刀木板内附。永乐元年，设长官司。十八年，长官刀谈入朝贡马，自是刀氏世领司事。其地山险多瘴，介于镇沅、元江、景东间。日事攻战，铠械犀利，兵寡而勍，诸部惮之。传至刀晟，国朝平滇，晟子宗乔投诚，仍授世职。传子佩玉，佩玉传弟佩璋，佩璋传于联斗。雍正四年，联斗缴上长官司印，请设流官，遂改其地为恩乐县，给联斗九品冠带。

昭通府

元之乌撒、乌蒙宣慰司地，明洪武十六年，改设乌撒、乌蒙、芒部三府，隶四川布政使司⁽¹²⁴⁾。十七年，皆改为军民府，各以土官领之。其地即今之昭通郡县也。土官久废，摭其大略著于篇。

乌撒女酋实卜，明洪武十六年，太祖授以官，加赐珠翠。

二十年，知府阿能赴京。二十三年，阿能遣子弟入监读书。

二十七年，知府卜穆奏沾益州屡侵其地，太祖命沐春谕之。

宣德七年，乌蒙、乌撒土官禄昭、尼禄等争地仇杀。

景泰元年，贵州诸苗叛乱，景帝敕谕乌撒、乌蒙诸府土

官普茂等戒严防守，毋听贼众诱惑。

成化十二年，乌撒知府陇旧等奏，留同知再任三年，宪宗从之。

正德中，芒部土舍陇寿与庶弟陇政及兄妻支禄争袭，支禄倚乌撒土舍安宁、土妇奢勿兵力仇杀。语在后《芒部志》。

嘉靖中，东川阿堂贿结乌撒土官安泰，语在《东川·废官志》。乌撒土知府见于《明史》者如此。

洪武时，女土官实卜与夫弟阿哥归附，实卜为乌撒土知府，阿哥为沾益土知州。其后彼绝此继，通为一家。乌撒知府传至禄墨，万历元年，沾益知州无嗣，以禄墨次子安绍庆袭。无何，禄墨及长子安云龙之袭知府者，与两孙俱歿。安绍庆奏以次子安效良归宗，袭乌撒知府。于是与安云龙之妻陇氏争杀无已。语在《沾益·废官志》。

乌蒙土知府阿普，明初归附授官。洪武十六年，入朝贡方物，病卒⁽¹²⁵⁾，太祖赐绮衣并棺殓之具，遣官致祭，归其柩于家。其后见于《明史》者，洪武时曰亦德、曰实哲，宣德时曰禄昭，景泰时曰普茂⁽¹²⁶⁾，世次事迹皆无可考。国朝雍正四年，禄万钟以匿奸抗质削职，迁徙江西，改设流官，为昭通府，隶云南布政使司。

芒部土知府发绍⁽¹²⁷⁾，明洪武十六年授官。正德中，传至陇慰⁽¹²⁸⁾。土舍陇寿与庶弟陇政及兄妻支禄争袭仇杀。嘉靖元年，朝廷以嫡故立寿，而政与支禄倚乌撒土舍安宁、土妇奢勿兵力，仇杀如故。四年，政诱杀寿，夺其印。镇巡官谕安宁，缚政、禄及诸助恶者。政为官军禽于水西，追获芒

部印信。五年，改芒部为镇雄府，设流官知府。分属其地为怀德、归化、威信、安静四长官司，使陇氏疏属阿济、白寿、祖保、阿万四人统之，而以通判程洸为试知府。

六年，土目沙保谋复立陇氏，拥陇寿子胜纠众攻陷镇雄城，执程洸，夺其印，杀伤数百人，洸奔毕节。官军捕斩沙保，事闻，乃革镇雄流官，而以陇胜为通判，署镇雄府事。令三年后果能率职奉贡，仍复知府旧衔。时嘉靖九年也。

胜传子清，清传子来凤，来凤卒，妻禄氏更名陇应祥，代理府事。水西首叛，应祥有保固功，授贵西道，卒，封正议大夫。子怀玉袭，授太仆卿。子鸿勋袭，国朝平蜀，鸿勋投诚，仍授世职。传子天成，天成传子联岳，联岳传弟联嵩，联嵩传子庆侯。雍正五年，乌蒙叛，庆侯以藏匿奸宄削职，迁徙江西。改土府为州，设流官，隶昭通府。（《明史·四川土司列传》：万历三十九年，“命陇鹤书承袭镇雄土知府。鹤书原名阿卜，自其始祖陇飞沙献土归顺，授为世职知府，五传而为庶鲁卜，别居于果利地，又四传而为庶禄姑，别居夷良、七欠头地，又五传而陇氏之正支斩矣。水西安尧臣赘于禄，欲奄有之，众论不平，始有驱安立陇之奏，奉旨察立陇后，女官者氏以阿固应。阿固者，鲁卜之六世孙，而易名陇正名者也。于是主立阿固而先立其父阿章。章寻病死，阿固不为夷众所服，往复察勘，者氏及四十八目、十五火头等共推阿卜，阿卜者，禄姑之五世孙，咸以为长且贤，而者氏且以印献，遂定立阿卜，而以阿固充管事”云云。所叙次与前后不相应，今从《旧志》。）

校勘记

(1)传至马时升 《土官底簿》赤水鹏巡检司条，阿刺

马丹五传至马时升。

(2) 邓川上江巡检 原误作“上江邓川巡检”，《明史·地理志七》大理府邓川州浪穹县：“西有上江嘴、西南有下江嘴二土巡检司”，明代上江嘴巡检隶属邓川州，应作“邓川上江巡检”，今据改。

(3) 十六年置鹤庆府以赐为知府 “赐为知府”事，《明太祖实录》卷 159 系于洪武十七年春正月壬子条，云：“以云南土酋……董赐为鹤庆府知府，赐之子节为安宁州知州”，《明史·云南土司二》鹤庆条、《土官底簿》云南府安宁州知州条皆载于洪武十七年，与此异。

(4) 以赐次子节 《土官底簿》云南府安宁州知州条载，董赐“无子”，“董节系是土官董赐侄男，比先冒作亲男教任安宁州知州”，则“次子”应作“侄子”。

(5) 前 原脱，据《明太祖实录》卷 170 洪武十八年春正月壬辰条、《明史·云南土司二》鹤庆条补。

(6) 改赐明威将军指挥僉事 《明太祖实录》卷 170 洪武十八年春正月壬辰条作“改授赐明威将军云南前卫世袭指挥僉事”。

(7) 綏辑远人 辑，原作“靖”，据《明太祖实录》卷 170 洪武十八年春正月壬辰条及《明史·云南土司》鹤庆条改。

(8) 长男 《土官底簿》云南府安宁州知州条作“庶生男”。

(9) 传至阿国楨 《土官底簿》邓川州知州条，阿这六传，方至阿国楨。

(10) 阿荣 崇禎《重修邓川州志四·职官》作“阿荣宗”。

(11) (荣) 传至阿尚夔 据崇禎《重修邓川州志五·官师志·土官》载：“阿岑，袁伯父荣宗之职”，则其间尚有阿岑一代。

(12) 渍 原缺，据《明史·云南土司一》大理条补。

(13) 段保……传至绶 此乃节文，据《土官底簿》云龙州知州条，段保六传，尚未至绶。

(14) 吴必奎 《明史·龙在田传》作“吾必奎”，下同。

(15) 禄美归附……寻以功升(岷峨)知县 禄美，《新纂云南通志·土司考一》同，《土官底簿》临安府岷峨县知县条作“禄佑房”，按：禄美，《明太祖实录》卷161洪武十七年夏甲戌条，《明史·云南土司一》临安条皆载陆(禄)美为蒙自知县，未为岷峨知县；天启《滇志·羈縻志十二》临安府有岷峨县世袭知县“昔净〔郡志作‘禄佑’。〕”，与禄佑房似为一人，与此异。

(16) 张禾明永乐中授职 《土官底簿》英武关巡检司条载：张禾叔长宗于“洪武十七年实授”，故，“亲任张寺”袭，故，寺子张禾于“正统五年九月”承袭，与此异。

(17) 洪武十七年归附 《土官底簿》澄江府路南州知州条作“洪武十五年归附，……十七年赴京朝覲，除本州同知。”

(18) 玄，《土官底簿》本条作“元”，盖原作“玄”，避清圣祖康熙玄烨讳而改。

(19) 弘治六年改设流官 六年，原作“十年”，《土官底簿》弥勒州知州条作“弘治六年十一月改设流官”；《明孝宗实录》卷82弘治六年十一月丁丑条亦云：“改设云南维摩、弥勒二土官知州为流官知州”，“十年”是，今据改。

(20) 李检芳 检，《土官底簿》南宁县白水关巡检条作

“袞”，云：“旧名桂芳”，与此异。

(21)冠带 《明太祖实录》卷156洪武十六年九月乙丑条作“纱帽金带”，云：“诏赐安磁纱帽金带绮罗衣各一袭、锦一匹、织金文绮五匹、帛二匹、钞三十三锭”。

(22)多致临襄争夺以故仇杀连年 “多”、“以故”三字原缺，据《明英宗实录》卷27正统二年二月丙戌条补。

(23)阿纳 《土官底簿》陆凉州知州条作“资宗”。

(24)者落 《土官底簿》罗雄州知州条作“普苴”。

(25)又自杀其次男 《梁书·豫章王综传》作“并杀一男”。

(26)越 原作“赵”，《明史·云南土司一》曲靖条作“越”，按：天启《滇志·官师志四》郡县题名罗平州知州内第十名乃“越应奎”，今据改。

(27)北部 《明史·云南土司二》武定条同，《农部瓊录·土司志》作“北路”，《元史·地理志四》云南诸路行中书省载：至元“八年，分大理国三十七部为南、北、中三路”，作“路”似是。

(28)元年 原作“二年”，据《武定凤氏本末笺证》引《凤英自题世系碑》改。

(29)右参政 原作“左参政”，据上文及《明武宗实录》卷16正德元年八月壬子条、《蛮司合志》改。

(30)嘉靖七年 《明世宗实录》卷84嘉靖七年正月壬辰条载：嘉靖“六年冬，云南土舍安铨作乱”，“七年”似应作“六年”。

(31)贼马 天启《滇志·艺文志九》作“虏马”。

(32)泣泗 天启《滇志》作“涕泗”。

(33)喙 天启《滇志》同，《武定凤氏本末笺证》作

“嗎”。

(34)排 天启《滇志》作“抬”。

(35)上官 天启《滇志》作“土兵”。

(36)开元年中张虔陀 开元，各本均同，然阁罗凤遣兵攻杀唐姚州都督府都督张虔陀，事在玄宗天宝九载，作者大概考虑诗词的平仄对仗，以上句“建武”对“天宝”，平仄不调，故以玄宗另一年号“开元”代之。

(37)造于滇亡 滇，《农部琐录·土司志》作“明”，意长。

(38)王一心 《农部琐录·土司志》、天启《滇志·文志十一》载《云南平诸夷碑》皆作“王一新”。

(39)会城 原作“会理”，据下文及《明世宗实录》卷519嘉靖四十二年三月辛卯条、《明史·云南土司二》武定条改。

(40)忤 《明世宗实录》卷519嘉靖四十二年三月辛卯条同，《新纂云南通志·土司考三》武定直隶州条作“忤”。

(41)阿力 《云南平诸夷碑》作“阿方”。

(42)边庭蒙至治之泽 此句原脱，据万历《云南通志》卷15补。

(43)武定设军民府 《农部琐录·土司志》“府”字后有“隶土官知州”句。

(44)远孽 原作“谋孽”，《农部琐录》同，《武定凤氏本末笺证》据《武定府改土设流记》改作“远孽”，是，今据改。

(45)截 《农部琐录·土司志》作“歼”，《新纂云南通志·土司考三》武定府条作“戮”，此作“截”，截没也，亦通。

(46) 势重莫反 《农部琐录·土司志》句前有“悟曰”二字。

(47) 二十事其侈说兴 兴，原误作“与”，据《武定直隶州志·艺文志》引邓世彦《武定府改土设流记》改。

(48) 者色 《明神宗实录》卷 447 万历三十六年六月甲申条作“者则”。

(49) 惟武定印竟失所在 句前《农部琐录·土司志》有“获各州印信”五字。

(50) 义 原作“又”，《尚书·康诰》“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义”，云大本误改作“又”，今从之。

(51) 斗 原作“蚪”，从《武定直隶州志·艺文志》改。

(52) 贾 从原误作“價”《农部琐录·土司志》作“贾”，左思《吴都赋》：“士女伫盼，工贾骈坐。”今据改。

(53) 任 《农部琐录·土司志》、《武定直隶州志·艺文志》皆作“因”。

(54) 王 原误作“玉”，《农部琐录·土司志》、《武定直隶州志·艺文志》皆作“王”，指王应爵，今据改。

(55) 踉跄错其臂 踉跄，《农部琐录·土司志》、《武定直隶州志·艺文志》同，应作琅琅，象声词，金玉撞击之声，此指身着铠甲，金属片相互撞击发出的声音。

(56) 酷 《武定州志》同，《农部琐录·土司志》作“自”。

(57) 与沾益贼合陷城邑 沾益，《农部琐录·土司志》作“沾撒”。《明史·四川土司一》载，泰昌元年，“时诸土司皆桀骜难制……安效良以乌撒首附逆于邦彦，并力攻陆广，复合沾益贼围罗平，陷沾益，为云南巡抚因洪学所败。”沾撒，指沾益州与四川乌撒府，似是。

(58)重来不作往时看 康熙《禄劝州志·艺文志》作“重来尽改旧时观”。

(59)东川 民国《禄劝县志·武备志》作“会川”。

(60)夔夷 天启《滇志·羁縻志十二》武定府元谋县条同，夔夷，今白族；《土官底簿》和曲州元谋县知县条作“景东百夷人”，百夷，今傣族，互异。

(61)未知吾忠为吾起之子抑吾起之子也 按：据《土官底簿》和曲州元谋县知县条载，吾忠于洪武三十五年袭职，故。宣德元年，男吾改袭职，风疾，正统八年，男吾起袭职，故，无嗣。天顺二年弟吾超袭职，可知吾忠为吾起、吾超的祖父，非其子也。

(62)(吾大用)传子孟才 孟，《新纂云南通志·土司考三》元谋县土官条作“万”；又，《土官底簿》载，吾大用“故，嘉靖九年(1530)十二月，亲男吾至先”袭职，知吾大用直接传于吾至先，下文载孟才活动于万历三十五年(1607)前后，距至先袭职已七十七年，似非吾大用之子，此有脱文。

(63)高赐 《土官底簿》丽江府通安州同知条作“高清”。

(64)报 原缺，据《明史·云南土司二》补。

(65)确访 原缺，据《明史·云南土司二》补。

(66)擢泸州知州林遵节为知府 泸州知州，原作“泸州知府”，据《滇史》卷十一正统八年及上文改；又，林遵节，原作“林遵节”，据《明史·云南土司二》及《滇史》卷十一改。

(67)贡象 “象”下原有“马”字，《明太祖实录》卷159洪武十七年二月丙子条云：“云南元江土酋那直来朝，贡象。”《明史·云南土司二》元江条亦无“马”字，今据删。

(68)八百 原作“百夷”，据《明太宗实录》卷44永乐三年秋七月乙卯条及《明史·云南土司二》元江条改。

(69)端传究 此句脱文颇多，《土官底簿》元江军民府条载，那端六传方至那究，可参。

(70)惧 原缺，据《明史·云南土司二》元江条补。

(71)(嘉靖)三十二年象贤至镇 按：此事《明世宗实录》卷393系于同年正月丁酉，而《滇史》卷十二系于三十一年，有异。

(72)洪武初投诚 《土官底簿》威远州知州条作“洪武三十一年，在金齿司归附。”

(73)(朔罕)传至刀鏹子汉臣 《土官底簿》威远州知州条，刀朔罕传至刀鏹，其间尚有刀逊罕、刀宁、刀能三人，可参。

(74)样备驛 样备，原作“漾濞”，《土官底簿》作“样备”，《明史·地理志七》载，蒙化府“西有样备江”，有“样备”巡检司；清代方称“样备”为“漾濞”，此记明代事，作“样备”是，今据改。

(75)保场甸 甸，天启《滇志·羁縻志十二》作“寨”，本书下文云“凡七寨”，作“寨”疑是。

(76)罕 天启《滇志·羁縻志十二》作“早”。

(77)渡 天启《滇志·羁縻志十二》作“波”。

(78)早 天启《滇志·羁縻志十二》作“早”。

(79)帚 天启《滇志·羁縻志十二》作“扫”。

(80)雷 天启《滇志·羁縻志十二》作“场”。

(81)莽氏 天启《滇志·羁縻志》、《天下郡国利病书》同，《明史·云南土司二》永昌条载其长官姓阿，云：洪武二十三年，“置凤溪长官司，以永昌府通判阿凤为长官。”莽荫

《明史云南土司传笺注》云：“据江应梁先生曾听保山地区父老言是改姓，初姓阿，后改姓莽，再改姓蒋。”

(82)打牛坪驛丞楊霖明正統中从征麓川授取 光緒《永昌府志》同，《土官底簿》打牛坪驛驛丞条作：“楊陵，……洪武十六年，拜見總兵官，擬充本驛驛丞，十七年實授。”与此异。

(83)岁納差發黃金六十兩 万历《雲南通志·羈縻志》作：“孟艮府額征金十六兩六錢六分。”有异。

(84)賚彩币 《明宣宗實錄》卷78 宣德六年夏四月癸丑条作“賚敕及彩币”。

(85)景泰中入貢知府名庆马辣 《明英宗實錄》卷251《景泰附錄》69 景泰六年三月戊午条載：“雲南孟艮府土官知州庆马辣遣人貢金銀器皿方物”；同書卷252《景泰附錄》70 景泰六年夏四月戊子条載：“雲南孟艮府頭目板孟丙等來朝，貢方物，陞辭，命賚敕及錦币等物歸賜其土官知府庆马辣及其妻。”知庆马辣并未亲自入貢。

(86)(庆马辣)不知于刀氏何属也 《土官底簿》孟艮知府条，庆马辣为把痘交之子，把痘交似即刀光。

(87)二百余 《明史·雲南土司三》木邦条作“二十余”。

(88)銀八錠 原倒誤作“八錠銀”，据《明英宗實錄》卷150 正統十二年二月癸丑条改。

(89)者闌 《明史·雲南土司三》木邦条作“者藍”。

(90)思揀惧乃罢兵史不详其年月 按：《明孝宗實錄》卷94 弘治七年十一月戊戌条載张浩上奏處置此事的经过，可參。

(91)既称落法避于孟更又称它法困于孟乃未知为一事为

两事 按：此为两事。本《志》与《明史·云南土司三》木邦条皆载，景泰“四年(1453)，罕落法袭父职，族人构难，落法避于孟更。”而竈法困于孟乃，事在弘治五年(1492)前后，《明孝宗实录》卷94弘治七年十一月戊戌条载：孟密土舍思揆“因其宣慰使罕竈法亲往孟乃寨纳妇，乘虚袭之，…罕竈法不得还，依住孟乃寨者三年”，两事相隔约四十年，不可混淆。

(92)而罕盖法、而罕竈法（一作落法） 《明英宗实录》卷227景泰四年三月己巳条载：“命故木邦宣慰使罕盖法子罕落法袭职”，而竈法乃弘治间木邦宣慰，并非一人。

(93)思真年至百十岁 “岁”后原有“始卒”二字，不辞，《明史·云南土司三》孟密条无，今据删。

(94)罕烘不能支率子思礼从子思仁奔孟广 子，本书《土司志·废官》蛮莫条及天启《滇志·羁縻志》猛密条皆作“孙”。

(95)象死者半生获三十有七 《滇史》卷十洪武二十一年作：“生获四十七象，余象皆被矢如刺猬以死。”

(96)永乐元年 《明史·云南土司传二》同，《明史·地理志七》作“永乐二年六月”，《明太宗实录》卷29亦系于永乐二年六月癸酉，与此异。

(97)以冷水搅酥饼啖之发疾卒 《滇云历年传》卷6正统四年载：“闰二月，晟征麓川败绩而还，在路郁郁不食，日惟啖油饼一二枚。每叹曰：‘事虽副将有违节制，然我主将也，罪莫逃乎？’至楚雄，饮药卒”。与此有异。

(98)孟 原缺，据《明史·云南土司二》麓川条补。

(99)刀孟项 项，《明英宗实录》卷86正统六年闰十一月辛巳条、《明史·云南土司二》皆作“项”，似是。

(100)道 原缺，据《明史·云南土司二》麓川条补。

(101)木笼 《明史·地理志七》南向宣抚司条载：南向“南有沙木笼山，上有沙木笼关。”“木”前似脱“沙”字。

(102)(正统)十一年缅甸始以任发及其妻子三十二人献《滇云历年传》系此事于正统十年，《明史·英宗前纪》系于正统十年十二月丙辰。

(103)俗名逸西 天启《滇志·羁縻志》孟养条同，《明史·云南土司二》作“蛮名逸水”。

(104)永乐元年 《明史·云南土司二》、《明史·地理志七》作永乐二年，《明太宗实录》卷32系此事于永乐二年夏六月癸酉，云：“改木邦、孟养二府为军民宣慰使司”，作“二年”是。

(105)撒 《滇史》卷十三作“撮”。

(106)乌 《明史·云南土司三》缅甸条作“马”。

(107)撒 《滇史》卷十三作“撮”。

(108)(万历)十七年思远贡方物贲以金币投宣慰 《明神宗实录》卷221系孟养宣慰司入贡于万历十八年三月丙午；又，《明史·云南土司三》作“思远乘乱自立为宣慰，贡象方物”，有异。

(109)植 原作“稷”，据《明史·云南土司三》缅甸条改。

(110)洪武二十一年……遂设司 《明史·云南土司三》八百条同，《明史·地理志七》作：“洪武二十四年六月改置”，互异。

(111)赐印诰裳衣 《明史·云南土司三》八百条作“赐印诰冠带裳衣”。

(112)堪信 天启《滇志·羁縻志十二》里麻长官司条

作“早堪信”。

(113)促瓦教金二长官司明永乐五年同设 永乐五年，《明史·土司传三》同，《明太宗实录》卷78、《明史·地理志七》皆系此事于永乐六年四月，似是。

(114)安南 《元史·地理志四》、《明一统志》卷86《临安府》及《明史·地理志七》皆作“安南道防送军千户”。

(115)天波以家讳日不视事 康熙《云南府志》卷五《沿革志》云：顺治二年十二月朔“时因日蚀，天波不出视事”，与此异。

(116)革泥关 原作“草泥关”，《明史·云南土司传一》同，《清史稿·地理志二十一》澄江府路南州条有“革泥关”，是，今据改。

(117)汤嘉宾 《明史·云南土司一》云南条作“杨嘉”。

(118)困守三阅月 《明史·云南土司一》云南条作“相拒数日”。

(119)颀 《新纂云南通志·土司考二》开化府条同，天启《滇志·羁縻志十二》临安条作“颀”。

(120)其承知府者洪熙时曰阿得 《土官底簿》东川军民府条，阿得袭知府在永乐十年。

(121)娶 《明史·四川土司一》作“聚”。

(122)泐 原作“漆”，《明史·四川土司一》同，中华书局本据《明史稿》卷185及《神宗实录》卷460万历三十七年七月甲申条、同书卷468万历三十八年二月丁酉条改作“泐”，是，今据改。

(123)应龙 上文云“有能夹辅应风袭职者”，下文云“迎

应凤归”，“应龙”似应作“应凤”。

(124)明洪武十六年改设乌撒乌蒙芒部三府隶四川布政使司 《明史·地理志四》四川云：乌撒、乌蒙、镇雄(芒部)于“洪武十五年正月为府，属云南布政司。十六年正月属四川布政司。”《明史·四川土司一》乌蒙条亦作洪武“十六年以云南所属乌撒、乌蒙、芒部三府隶四川布政使司。”本文“设”字似衍。

(125)乌蒙土知府阿普明初归附授官洪武十六年入贡方物病卒 《土官底簿》乌蒙军民府知府条，最初为知府者为亦得，洪武十九年，实哲替之，实哲故，才传至其子阿普。有异。

(126)景泰时曰普茂 普茂非乌蒙知府。《明史·四川土司》云：“景泰元年，敕谕乌撒、乌蒙诸府土官普茂等”，据《土官底簿》乌撒军民府土官知府条，普茂为乌撒土官，正统四年袭职，约卒于成化初，本书引用《明史》，失辨致误。

(127)发绍 《明史·四川土司一》乌蒙乌撒东川镇雄条一同本书(8004页)，一作“陇飞沙”(8011页)，互异，盖音译不同。

(128)正德中传至陇懋 《土官底簿》芒部军民府知府条，陇懋于成化四年“告袭，行勘未报”，有异。